中國歷代名著全譯叢書

资治通鉴全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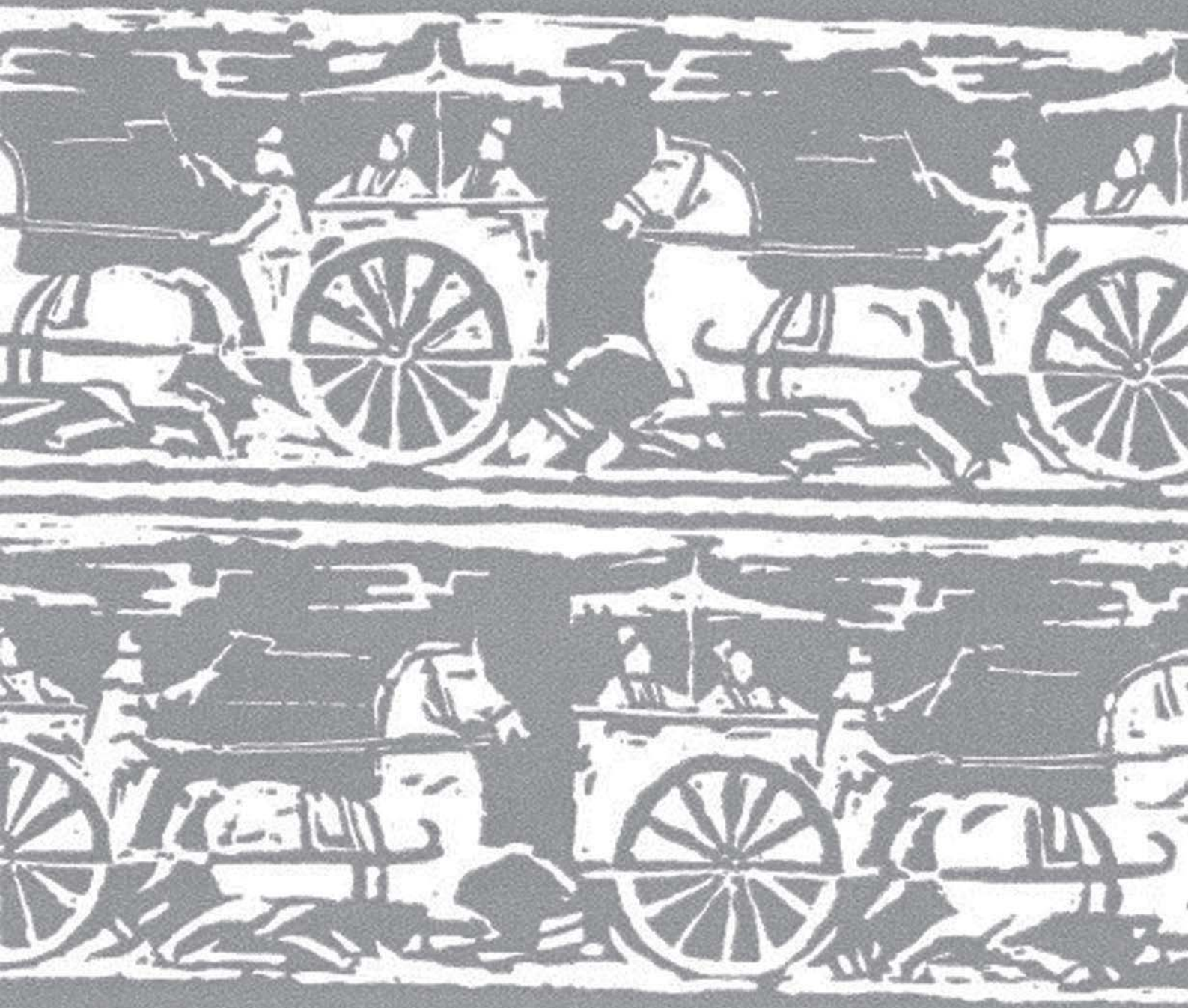
〔宋〕司马光 原撰　张舜徽 审订
李国祥　顾志华　陈蔚松　主编

贵州人民出版社

中国历代名著全译丛书

资治通鉴全译

张舜徽 主编



贵州人民出版社

中共中央党校图书馆
登录号 873562
书号 K204.3
374-1 3:5

资治通鉴全译

第十六册

唐代宗大历十四年正月起（公元779年）
唐宪宗元和十四年己亥（公元819年）

卷二百二十六
至二百四十

贵州人民出版社

资治通鉴全译卷第二百二十六

唐纪四十二　起屠维协洽八月，尽重光作噩五月，凡一年有奇。

代宗睿文孝武皇帝下

大历十四年

1 八月，甲辰，以道州司马杨炎为门下侍郎[1]，怀州刺史乔琳为御史大夫[2]，并同平章事。上方励精求治，不次用人，卜相于崔祐甫[3]，祐甫荐炎器业，上亦素闻其名，故自迁谪中用之[4]。琳，太原人，性粗率，喜诙谐，无他长，与张涉善，涉称其才可大用，上信涉言而用之；闻者无不骇愕。

2 代宗之世，吐蕃数遣使求和[5]，而寇盗不息，代宗悉留其使者，前后八辈，有至老死不得归者；俘获其人，皆配江、岭。上欲以德怀之，乙巳，以随州司马韦伦为太常少

卿，使于吐蕃，悉集其俘五百人，各赐袭衣而遣之。

3 协律郎沈既济上选举议[6]，以为："选用之法，三科而已：曰德也，才也，劳也。今选曹皆不及焉；考校之法，皆在书判、簿历、言词、俯仰而已[7]。夫安行徐言，非德也；丽藻芳翰，非才也；累资积考，非劳也。执此以求天下之士，固未尽矣。今人未土著，不可本于乡闾；鉴不独明，不可专于吏部。臣谨详酌古今，谓五品以上及群司长官，宜令宰臣进叙，吏部、兵部得参议焉。其六品以下或僚佐之属，许州、府辟用，其牧守、将帅或选用非公，则吏部、兵部得察而举之，罪其私冒。不慎举者，小加谴黜，大正刑典。责成授任，谁敢不勉！夫如是，则贤者不奖而自进，不肖者不抑而自退，众才咸得而官无不治矣。今选法皆择才于吏部，试职于州郡。若才职不称，紊乱无任，责于刺史，则曰命官出于吏曹，不敢废也；责于侍郎，则曰量书判、资考而授之，不保其往也；责于令史，则曰按由历、出入而行之，不知其他也。黎庶徒弊，谁任其咎！若牧守自用，则罪将焉逃！必州郡之滥，独换一刺史则革矣。如吏部之滥，虽更其侍郎无益也。盖人物浩浩，不可得而知，法使之然，非主司之过。今诸道节度、都团练、观察、租庸等使[8]，自判官、副将以下，皆使自择，纵其间或有情故，大举其例，十犹七全。则辟吏之法，已试于今，但未及于州县耳。利害之理，较然可观。易令诸使僚佐尽受于选曹[9]，则安能镇方隅之重，理财赋之殷乎？"既济，吴人也。

4 初，衡州刺史曹王皋有治行，湖南观察使辛京杲疾之，

陷以法，贬潮州刺史。时杨炎在道州，知其直，及入相，复擢为衡州刺史。始，皋之遭诬在治，念太妃老，将惊而戚，出则囚服就辩，入则拥笏垂鱼[10]，即贬于潮，以迁入贺；及是，然后跪谢告实。皋，明之玄孙也。

【注释】

①道州：隋开皇十六年(公元596年)设置，唐代多次废而复置，治所亦有变动，乾元后，治所在今湖南道县。

②怀州：北魏天安二年(公元467年)设置，后有兴废，唐武德二年(公元619年)复置，治所在今湖南沁阳县。

③卜(bǔ 补)：此处指选择。

④谪(zhé 折)：此处指降职处分。

⑤吐蕃：唐时在青藏地区建立的藏族地方政权。赞普(王)松赞干布时，建都于逻娑城(今拉萨)。吐蕃是唐人对这一政权的称呼。

⑥协律郎：汉武帝时设协律都尉，晋改称协律校尉，后魏改称协律郎，至明、清不变，属太常寺，主管音乐技术事宜。

⑦书判、簿历、言词、俯仰：唐代择官用人通常使用的标准。书判指书法优雅，文词华美，文理通畅；簿历指历年累积的成绩和资格；言词指言语表达和辩论能力；俯仰指当面观察其体貌是否丰伟，言词是否恰当。

⑧节度、都团练、观察、租庸等使：节度使，唐初沿北周和隋旧制，于重要地区设总管，总揽数州军事，至睿宗景云时，有节度使之名，玄宗时总各州军、民、财政；都团练使，唐中期以后，于不设节度使的地区置都团练使，团练使，掌本区各州军事，常与观察使、防御使互兼；观察使，唐乾元元年(公元758年)改采访处置使为观察处置使，掌考察州县官吏政绩，后兼理民事；租庸使，唐玄宗开元十一年(公元723年)设置，负责征收赋税事宜，实行两税法后即废。

⑨㬎(xiàng 相)："向"的异体字，不久以前。

⑩拥笏(hù 互)垂鱼：笏，大臣上朝时随身所带用以记事的手板；鱼，唐高宗时，给五品以上官员随身饰银鱼袋，三品以上饰金鱼袋，皇室郡王、嗣王也

佩饰金鱼袋，以表明高贵的身份和地位。

【译文】

唐纪四十二　起己未（公元779年）八月，止辛酉（公元781年）五月，共一年十个月。

代宗睿文孝武皇帝下

大历十四年（己未，公元779年）

1 八月，初七，皇帝任命道州司马杨炎为门下侍郎，怀州刺史乔琳为御史大夫，一并晋加同平章事头衔。皇帝正励精图治，破格任用人才，为选用宰相而征询崔祐甫的意见，崔祐甫推荐了杨炎的器识和才干，皇帝也早已听说了杨炎之名，所以就将正受降职处分的他破格提升为宰相。乔琳，是太原人，性格比较粗疏随意，喜欢开玩笑，并没有什么特长，与张涉是好朋友，张涉说他是个应该重用的能干之才，皇帝听信了张涉的话而任命他为宰相；听到乔琳被任命为宰相消息的人，没有不感到震惊与诧异的。

2 代宗时代，吐蕃屡次派遣使臣向唐朝求和，却又不停地向唐境骚扰侵犯，因此代宗把每次派来求和的使臣都拘留起来，前后一共有八批人，有的直到老死都没能回去；而在交战中俘虏的吐蕃人，都流放发配到大江以南，或者五岭以外。皇帝想用恩德来怀柔感化他们，初八，便任命随州司马韦伦为太常少卿，派遣他出使吐蕃，并集合所有被流放的吐蕃俘虏共五百人，赐给每人一套衣服，将他们遣送回去。

3 协律郎沈既济上奏提出有关人才选举的意见，他认为："选用人才的办法，只根据三个标准就行，这三个标准就是德行、才能和劳绩。而现在负责选用人才的机关都没有考虑到这三个标准；他们考核人才的办法，仅凭看他的书法是否优雅，文理是否通畅，资历是否深长，言语表达和辩论是否流利，言谈举止是否恰当，待人接物是否得体等。步履稳重，轻言慢语，并不表明一个人有德行；词藻

华丽，书法清秀，并不表明一个人有才能；资历深长，屡受考核，并不表明一个人有功劳。根据这些标准来挑选天下的贤能之士，当然就不可能得到真正满意的结果。现在有些人根本就不住在他的家乡，家乡对他的德行和才干的评价不足为凭；鉴定审察不能做到名实相符，那么选拔人才，就不能完全由吏部操办。微臣我详细认真地研究了古今择人任官的办法，觉得五品以上的官员和中央各机关内的负责官员，应当责令宰相推荐叙用，吏部和兵部可以参加任用他们的讨论。六品以下官员和幕僚辅佐一类的人员，允许州、府自主征召聘用，如果州府长官和将帅有选聘不公正的事情发生，那么吏部和兵部都可以根据实际情况来告发，惩罚那些通过徇私舞弊而就任的官员。而那些不能谨慎聘用属官和幕僚的负责官员，轻则贬官免职，重则依法惩处。任用官员，要求他取得相应的政绩，谁还敢不勤奋努力，忠于职守呢？这样一来，那么贤能之士不需要奖励就会被提升，无才无德的小人也不需要压制就会被淘汰，这样各种人才都可以得官任职，那么政治事务没有处理不好的。现在施行的铨选办法，都是由吏部选取人才，下放到州郡试用。如果才能和职务不相称，办事不力，严重失职，责备刺史用人不当，刺史就会辩解说他所任用的官员都是吏部选派下来的，不敢不用；责备吏部侍郎，吏部侍郎就会辩解说他完全是根据书法文章、资历考绩等条件而任命的，不能担保他日后政绩如何；责备最初推荐他的家乡官吏，他们就会辩解说是照章办事，提供他的籍贯和资历材料，对其他情况一概不知。受害的只是黎民百姓，这罪责究竟应该由谁来承担呢？如果这种不称职的官员是州郡长官自己聘用的，那么州郡长官能推卸自己的罪责吗？如果证实是州郡长官自己任人唯亲、徇私舞弊而造成的弊端，那么只要换一个刺史就可以革除了。如果是吏部选才不当，官员名实不符，那么虽然更换了侍郎也无济于事。现在人才济济，朝廷不能够量才录用，是制度和办法不当造成的，不是主管部门的过错。现在各道节度使和都团练使、观察使、租庸使，

从判官、副将以下的官员，都让他们自己选择聘用，这样即使中间有营私舞弊的情况，但总的说来，十人之中还有七人是名实相符、才职相称的。而征辟官吏的办法，现在已经施行，只是还没有普及到州县。什么有利什么有害，其道理是非常明白的。如果以前的各官吏的属官和幕僚、佐辅人员都由吏部选派，他们怎么能够肩负起镇守一方的重任，处理征收赋税的繁杂工作呢？"沈既济，是吴县人。

4 当初，衡州刺史曹王李皋很有政绩，湖南观察使辛京杲非常忌恨他，故意设置了一个圈套使他做了违法的事，受到处分而贬官为潮州刺史。当时杨炎在道州，知道曹王李皋为人正直，等到杨炎进入朝廷做了宰相，又调升他做衡州刺史。当时，在李皋受诬陷被当作囚犯审理期间，考虑到母亲郑氏太妃年事已高，如果知道这件事会受刺激而替他担忧，所以出庭时就身着囚服进行申辩，回家时就换去囚服，手持笏板，身佩金鱼袋，盛装一如往常，即使是被贬任潮州刺史时，也仍然回家向母亲报喜说自己被升调了；直到现在重任衡州刺史，才跪在母亲面前说出了实情。李皋，是曹王李明的玄孙。

5 朔方、邠宁节度使李怀光既代郭子仪[1]，邠府宿将史抗、温儒雅、庞仙鹤、张献明、李光逸功名素出怀光右，皆怏怏不服。怀光发兵防秋[2]，屯长武城[3]，军期进退，不时应令。监军翟文秀劝怀光奏令宿卫，既离营，使人追捕，诬以他罪，且曰："黄芮之败[4]，职尔之由！"尽杀之。

6 九月，甲戌，改淮西曰淮宁。

7 西川节度使、同平章事崔宁，在蜀十余年，恃地险兵强，恣为淫侈，朝廷患之而不能易；至是，入朝，加司空，兼

山陵使。

南诏王阁罗凤卒[5]，子凤迦异前死，孙异牟寻立。冬，十月，丁酉朔，吐蕃与南诏合兵十万，三道入寇，一出茂州[6]，一出扶、文[7]，一出黎、雅[8]，曰："吾欲取蜀以为东府。"崔宁在京师，所留诸将不能御，虏连陷州、县，刺史弃城走，士民窜匿山谷。上忧之，趣宁归镇[9]。宁已辞，杨炎言于上曰："蜀地富饶，宁据有之，朝廷失其外府，十四年矣。宁虽入朝，全师尚守其后，贡赋不入，与无蜀同。且宁本与诸将等夷，因乱得位，威令不行。今虽遣之，必恐无功；若其有功，则义不可夺。是蜀地败固失之，胜亦不得也。愿陛下熟察。"上曰："然则奈何？"对曰："请留宁，发朱泚所领范阳兵数千人[10]，杂禁兵往击之，何忧不克？因而得内亲兵于其腹中，蜀将必不敢动，然后更授他帅，使千里沃壤复为国有，是因小害而收大利也。"上曰："善。"遂留宁。

初，马璘忌泾原都知兵马使李晟功名[11]，遣入宿卫，为右神策都将。上发禁兵四千人，使晟将之，发邠、陇、范阳兵五千，使金吾大将军安邑曲环将之，以救蜀。东川出兵，自江油趋白坝，与山南兵合击吐蕃、南诏，破之。范阳兵追及于七盘，又破之，遂克维、茂二州。李晟追击于大渡河外，又破之。吐蕃、南诏饥寒陨于崖谷死者八九万人。吐蕃悔怒，杀诱导使之来者。异牟寻惧，筑苴咩城[12]，延袤十五里，徙居之。吐蕃封之为日东王。

8 上用法严，百官震悚。以山陵近，禁人屠宰；郭子仪之隶人潜杀羊，载以入城，右金吾将军裴谂奏之[13]。或谓谂

曰："郭公有社稷大功，君独不为之地乎？"谓曰："此乃吾所以为之地也。郭公勋高望重，上新即位，以为群臣附之者众，吾故发其小过，以明郭公威权不足畏也。如此，上尊天子，下安大臣，不亦可乎？"

9 己酉，葬睿文孝武皇帝于元陵；庙号代宗。将发引，上送之，见辒辌车不当驰道[14]，稍指丁未之间，问其故，有司对曰："陛下本命在午，不敢冲也。"上哭曰："安有枉灵驾而谋身利乎？"命改辒直午而行。肃宗、代宗皆喜阴阳鬼神，事无大小，必谋之卜祝，故王屿、黎干皆以左道得进。上雅不之信，山陵但取七月之期[15]，事集而发，不复择日。

【注释】

①朔方、邠宁：朔方，唐代方镇名称，开元九年（公元 721 年）设置，治所在灵州（今宁夏灵武县西南）；邠宁，唐代方镇名称，乾元二年（公元 759 年）设置，治所在邠州（今陕西彬县）。

②防秋：秋天庄稼收获时节，北方游牧民族常南下抢劫，必须驻守军队警戒防备。

③长武城：在今陕西长武县西北泾河南岸，唐代曾在此驻地军队戍守。

④黄花（bei 倍）之败：唐代宗大历八年（公元 774 年），朔方兵马使浑瑊率军在黄花原抗击吐蕃军队，老将史抗、温儒雅等轻敌，不服从浑瑊指挥，结果大败。

⑤南诏：唐朝时以乌蛮为主体，包括白蛮等族的地方政权。开元时期皮逻阁统一六诏，迁都太和城（今云南大理县境），全盛时辖有今云南全境和四川南部、贵州西部一带。

⑥茂州：唐代州名，治所在汶山县（今四川茂汶羌族自治县）。

⑦扶、文：扶即扶州，唐代州名，治所在同昌县（今四川南坪县东北）；文即文州，唐代州名，治所在曲水县（今甘肃文县西白龙江南岸）。

⑧黎、雅：黎即黎州，唐代州名，治所在今四川汉源县北清溪镇东北；雅即

雅州,治所在蒙山县(今四川雅安县西)。

⑨趣(cù 促):催促。

⑩范阳:唐代方镇名称,治所在幽州(今北京市城区西南)。

⑪泾原:唐代方镇名称,治所在泾州(今甘肃泾川县北)。

⑫苴咩城:即羊苴咩城,在今云南大理县境,先后为南诏、大理国都。

⑬谂(xù 胥):此为人名。

⑭辒(wēn 温)辌(liáng 凉):古代送葬用的一种丧车。

⑮七月之期:古代礼仪规定,皇帝(天子)停丧七月后方能下葬。

【译文】

5 朔方、邠宁节度使李怀光接替了郭子仪的职务之后,邠宁节度使属下的老将史抗、温儒雅、庞仙鹤、张献明、李光逸等人,功劳名望一向都在李怀光之上,对受制于李怀光不服气。李怀光调兵防秋,驻军于长武城,军队调动驻扎,老将们不都按规定和要求执行命令。监军翟文秀建议李怀光上奏皇帝,请下诏将他们调作宫廷宿卫,等他们离开军营之后,李怀光便派人将他们逮捕,给他们捏造罪名,并且说:"黄花原之所以打败仗,完全是由你们这帮家伙不服从命令造成的!"于是将他们全部杀害。

6 九月,初七,改称淮西为淮宁。

7 西川节度使、同平章事崔宇,在蜀地经营十几年,凭借地势险要,兵力强大,奢侈荒淫,为所欲为,朝廷虽然觉得他是一大祸患,却无法撤换他的职位;直到现在崔宇北上入朝,才有了机会,给他晋加司空头衔,并且兼任山陵使。

南诏王阁逻凤去世,他的儿子凤迦异在他之前就死了,他的孙子异牟寻继承王位。冬天,十月初一,吐蕃与南诏联合,调兵十万,分三路侵扰唐朝属地,一路侵扰茂州,一路侵扰扶州、文州,一路侵扰黎州、雅州,并且扬言:"我们将攻下蜀地作东府。"崔宇当时正在京师,留守蜀地的将领抵挡不住三路进攻,吐蕃与南诏接连攻下蜀地的州、县,唐朝的刺史弃城而逃,百姓躲藏到深山大谷之中。皇帝

非常担忧，催促崔宁回蜀镇守。崔宁已经向皇帝辞了行，杨炎却对皇帝说："蜀地富饶，崔宁据守此地而视为已有，朝廷丧失了这所京外的府库，到现在已经有十四年了。崔宁虽然现在身在京师，但他的全部军队还替他看守着地盘，征收的赋税不上缴朝廷，虽有蜀地，实际情形与没有相同。而且崔宁的功劳地位本来与其他一些将领差不多，由于乘乱夺得高位，因无威望，其命令难以执行。现在即便将他派遣回去，恐怕也不会有什么功劳；假如他能退敌立功，那么按理也不能更换他西川节度使的职务。因此，蜀兵被打败，固然要丧失蜀地，即使打了胜仗，朝廷也无法实际得到蜀地。希望陛下慎重考虑。"皇帝问："既然这样，那该怎么办才好？"杨炎回答说："请陛下将崔宁留在京师，调派朱泚率领的范阳兵几千人，连同中央的禁卫军一起抵御敌人，还怕不能取胜吗？同时还能够将亲信的禁卫军安插在蜀府的腹地之中，蜀地将领一定不敢轻举妄动，然后任命另外一人统帅蜀地，使广袤辽阔的富饶之地重新为朝廷所有，这正是因小害而获大利。"皇帝听后说了声："好！"于是将崔宁留在京师。

当初，因为马璘嫉妒泾原都知兵马使李晟功高名重，派他到朝廷卫戍，担任禁卫军右神策都将。皇帝派遣禁卫军四千人，让李晟统帅，又调集邠宁、陇右、范阳之兵五千，由金吾大将军安邑人曲环率领，前往援救蜀地。他们从东川同时出兵，自江油向白坝挺进，与山南守军合击吐蕃、南诏，打败了入侵之敌。范阳军追击到七盘一带，再次打败入侵之敌，收复了维州、茂州。李晟率军将敌人赶到大渡河外，又打了一次胜仗。吐蕃、南诏的士兵饥寒交迫，掉到悬崖而死的多达八九万人。吐蕃军队悔怒之下，杀了当初引诱他们进攻蜀地的人。异牟寻非常恐惧，构筑苴咩城，城垣和防御工事长达十五里，将首府迁居至此。吐蕃封他为日东王。

8 皇帝法令严明，执行严厉，文武百官都非常震惊、害怕。由于皇帝入葬日期将临近，因此禁止一般人屠宰牲口；郭子仪的仆人偷偷

地杀了羊，将它弄进京城，右金吾将军裴谂将这件事上奏给皇帝。有人对裴谂说："郭公对朝廷立有安帮固国的大功劳，难道你就不给他留点余地吗？"裴谂说："我这样做，就是为他着想啊！郭公功高望重，皇帝刚刚继位，认为满朝文武大臣中有很多人都附从于他，所以我故意揭发他的小小过错，借以表明 郭公的权势和威望并不足以令人震慑和担心。这样一来，就可以对上尊重当今天子，对下也安定了群臣，这样做不也是可以的吗？"

9 十三日，葬睿文孝武皇帝于元陵；庙号为代宗。在灵柩即将运往元陵的时候，皇帝出来送丧，发现丧车不是正对着道路的中间，而是稍微有点偏西，便问是什么原因，主管丧事的官员回答说："陛下的本命在'午'，不敢用先帝的灵车冲犯啊。"皇帝哭着说："哪有让先帝的灵驾受委曲而只谋自身利益的事呢？"命令将灵车对准子午方向的路中央而行。肃宗、代宗都喜欢阴阳鬼神，无论事情大小，都事先要求神问卜，因此，王屿、黎干都凭借旁门左道而受宠信。当今皇帝不太相信阴阳鬼神这一套，先帝下葬，只按照礼仪规定停殡七个月，待各种事情都办妥当之后就出殡，而不另外选择吉日。

10 十一月，丁丑，以晋州刺史韩滉为苏州刺史、浙江东・西观察使。

11 乔琳衰老耳聩，上或时访问，应对失次，所谋议复疏阔。壬午，以琳为工部尚书，罢政事。上由是疏张涉。

12 杨炎既留崔宁，二人由是交恶。炎托以北边须大臣镇抚，癸巳，以京畿观察使崔宁为单于・镇北大都护、朔方节度使[1]，镇坊州[2]。以荆南节度使张延赏为西川节度使。又以灵盐节度都虞候醴泉杜希全知灵、盐州留后[3]；代州

刺史张光晟知单于·振武等城[4]、绥·银·麟·胜州留后[5]；延州刺史李建徽知鄜、坊、丹州留后[6]。时宁既出镇，不当更置留后，炎欲夺宁权，且窥其所为，令三人皆得特奏事，仍讽之使伺宁过失。

13 十二月，乙卯，立宣王诵为皇太子。

14 旧制，天下金帛皆贮于左藏，太府四时上其数，比部复其出入。及第五琦为度支、盐铁使，时京师多豪将，求取无节，琦不能制，乃奏尽贮于大盈内库，使宦官掌之，天子亦以取给为便，故久不出。由是以天下公赋为人君私藏，有司不复得窥其多少，校其赢缩，殆二十年。宦官领其事者三百余员，皆蚕食其中，蟠结根据，牢不可动。杨炎顿首于上前曰："财赋者，国之大本，生民之命，重轻安危，靡不由之，是以前世皆使重臣掌其事，犹或耗乱不集。今独使中人出入盈虚，大臣皆不得知，政之蠹敝，莫甚于此。请出之以归有司。度宫中岁用几何，量数奉入，不敢有乏。如此，然后可以为政。"上即日下诏："凡财赋皆归左藏，一用旧式，岁于数中择精好者三五千匹，进入大盈。"炎以片言移人主意，议者称之。

15 丙寅晦，日有食之。

16 湖南戍帅王国良阻山为盗，上遣都官员外郎关播招抚之。辞行，上问以为政之要，对曰："为政之本，必求有道贤人与之为理。"上曰："联比以下诏求贤，又遣使臣广加搜访，庶几可以为理乎？"对曰："下诏所求及使者所荐，惟得文词干进之士耳，安有有道贤人肯随牒举选乎！"上悦。

17 崔祐甫有疾，上令肩舆入中书；或休假在第，大事令中使咨决。

【注释】

①单(chán 缠)于·镇北大都护：唐代主要负责防卫北部边疆的镇北都护府的长官，其治所在大安军(今内蒙古乌拉特前旗东北)。

②坊州：唐代州名，治所在中部县(今陕西黄陵县西南)。

③灵、盐州：即朔方军，唐代方镇名称，治所在灵州(今宁夏灵武县西南)。

④单于·振武：唐代方镇名称，治所在单于都护府(今内蒙古和林格尔西北)。

⑤绥·银·麟·胜州：绥即绥州，唐代州名，治所在上县(今陕西绥德县)；银即银州，唐代州名，治所在今陕西横山县境；麟即麟州，唐代州名，治所在新秦县(今陕西神木县境)；胜州亦是唐代州名，治所在榆林县(今内蒙古准格尔旗东北)。

⑥鄜(fū 夫)：即鄜州，唐代州名，治所在洛交县(今陕西富县)。

【译文】

10 十一月，十一日，调任晋州刺史韩滉为苏州刺史、浙江东、西观察使。

11 乔琳年老体衰，耳朵聋背，皇帝有时因事询问，他回答的时候，往往语无论次，而且他的见解和建议又多迂腐不切实际。十六日，皇帝将乔琳调任工部尚书，罢了他处理朝廷大政的权力。皇帝也因此疏远了张涉。

12 杨炎已将崔宁留在京师，于是两人的关系十分紧张。杨炎以北部边疆须派大臣镇守安抚为借口，二十七日，调派担任京畿观察使的崔宁为单于·镇北大都护和朔方节度使，坐镇坊州。调派荆南节度使张延赏任西川节度使。又派担任灵盐节度都虞候的醴泉人杜希全任负责灵州和盐州各种事务的留后；代州刺史张光晟担任

主管单于·振武等城和绥州、银州、麟州、胜州事务的留后；延州刺史李建徽担任负责鄜州、坊州、丹州事务的留后。当时崔宁已经赴任所担任了节度使职务，按常理不应该在他的辖区内设置留后职务，杨炎这样做，目的在于剥夺崔宁的权力，而且为了监视他的所作所为，还给杜希全、张光晟，李建徽三人可以不经过节度使直接向朝廷汇报情况和提出建议的特权，并暗示他们要窥伺崔宁的过失。

13 十二月，十九日，立宣王李诵为皇太子。

14 以前的制度规定，征收天下的财赋都储备在左藏之中，由太府每年按四季汇报储藏数量，然后由比部审核支出和收入。等到第五琦担任度支和监铁使职务时，因为当时京师中有许多居功自傲和手握大权的豪将，向国库要钱要物，毫无节制，第五琦管不住他们，于是上奏皇帝，把天下财赋全部储藏在皇家内库大盈中，派宦官负责管理。皇帝也觉得这样取用和赏赐比较方便，所以征收的财赋长时期都储藏在内库中。这样一来，就把从天下征收而来的公赋当作了皇帝的私人财产，主管部门不能探知征收的财赋究竟有多少，没法核实收入与支出的盈亏，这种情况持续了将近二十年。负责管理内库收支的宦官有三百多人，都从中贪污盗窃，他们串通勾结，结成死党，互相包庇，根深蒂固。杨炎在皇帝面前叩头上奏说："财赋，是治理国家的根本，是百姓得以维持生命的源泉，国家的盛衰安危，无不与财赋收入的多少有关，所以前朝都是派国家的重臣掌管，即便如此，也难免有损耗和混乱不清的情况。现在却完全让宦官们负责管理收支，审核盈亏，而大臣们都不知道其中的实情，朝政的弊端，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所以请将主管财赋的大权移交出来，重归主管部门。计算一下皇宫中一年所需费用多少，让主管部门按数纳入内库，他们绝对不敢使宫中用度缺乏。这样一来，就可以好好地治理国家了。"皇帝当天就下诏令："凡是征收的财赋，都归左藏储备，一切都依照旧法行事，每年从中选择上好的布帛三

五千匹，送入大盈内库。”杨炎仅以简短的几句话就改变的皇帝的想法，谈起这件事，大家都称赞他。

15 三十日，日食。

16 湖南盗贼头目王国良凭借山势险要，对抗朝廷，为害地方，皇帝委派担任都官员外郎的关播去招抚。关播辞行的时候，皇帝问他治理国家最重要的是什么，他回答说：“治理国家的根本之处在于，必须找到德才兼备的人辅助治理天下。”皇帝说：“我最近下诏求贤，又派使臣到各地广泛地寻察访问，这样做，大概可以将天下治理得太平吧？”关播回答说：“陛下下诏所要征召的和使臣们推荐的，只能得到一些凭文采词章求官取职的人，哪有德养深厚的贤才肯凭州县的文书，就甘心接受推举的呢？”皇帝听了非常高兴。

17 崔祐甫生了病，皇帝便下令用轿子将他抬进中书省来议事，有时他在家休养，遇有大事，就派宦官去征询他解决的办法。

德宗神武孝文皇帝一

建中元年

1 春，正月，丁卯朔，改元。群臣上尊号曰圣神文武皇帝；赦天下。始用杨炎议，命黜陟使与观察、刺史“约百姓丁产[1]，定等级，改作两税法[2]。比来新旧征科色目，一切罢之；二税外辄率一钱者，以枉法论。”

唐初，赋敛之法曰租、庸、调[3]，有田则有租，有身则有庸，有户则有调。玄宗之末，版籍浸坏，多非其实。及至德兵起[4]，所在赋敛，迫趣取办，无复常准。赋敛之司增数而莫相统摄，各随意增科，自立色目，新故相仍，不知纪极。

民富者丁多，率为官、为僧以免课役，而贫者丁多，无所伏匿，故上户优而下户劳。吏因缘蚕食，旬输月送，不胜困弊，率皆逃徙为浮户，其土著百无四五。至是，炎建议作两税法：先计州县每岁所应费用及上供之数而赋于人，量出以制入。户无主、客，以见居为簿[5]；人无丁、中[6]，以贫富为差；为行商者，在所州县税三十之一，使与居者均，无侥利。居人之税，秋、夏两征之。其租、庸、调杂徭悉省，皆总统于度支。上用其言，因赦令行之。

2 初，左仆射刘晏为吏部尚书[7]，杨炎为侍郎，不相悦。元载之死[8]，晏有力焉。及上即位，晏久典利权，众颇疾之，多上言转运使可罢；又有风言晏尝密表劝代宗立独孤妃为皇后者。杨炎为宰相，欲为元载报仇，因为上流涕言："晏与黎干、刘忠翼同谋，臣为宰相不能讨，罪当万死。"崔祐甫言："兹事暧昧，陛下已旷然大赦，不当复究寻虚语。"炎乃建言："尚书省，国政之本，比置诸使，分夺其权，今宜复旧。"上从之。甲子[9]，诏天下钱谷皆归金部、仓部，罢晏转运、租庸、青苗、盐铁等使。

【注释】

①黜陟使：官名。唐太宗贞观八年（公元 634 年）派李靖等十二人为黜陟使，即此职之初设。黜陟使巡视全国各地，威权颇重。

②两税法：安史之乱后，唐朝政府改革税制，推行两税法。其主要内容为按贫富差别定纳税等级，按亩定税，分春秋两季征税。

③租、庸、调：两税法推行以前的唐代赋税制度。其内容为每丁每年纳"租"粟二石或稻三石；纳"调"绫、绢、绝各二丈，或布二丈五尺，麻三斤；服"庸"（服役）二十日。

④至德兵起:至德为唐肃宗年号,时值安史之乱初期,至德兵起即指安史之乱。

⑤见(xiàn 现):通现。

⑥丁、中:唐玄宗天宝三年(公元745年)规定,凡十八岁以上,二十三岁以下男子为中男,二十三岁以上男子为成丁。成丁和中男均须承担赋税徭役,但在量上有所区别。

⑦仆射:官名,唐代尚书省长官,分左、右仆射,均为朝廷宰相。

⑧元载:字公辅,凤翔岐山(今属陕西)人,唐肃宗时官至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代宗时仍任宰相之职,为政贪横,贿赂公行,奢侈荒淫,大历五年(公元770年)与唐代宗密谋诛杀太监鱼朝恩,后因事获罪被杀。元载之死与刘晏大有关系。

⑨甲子:按建中元年正月无甲子日,恐是丙子或戊子之误。

【译文】

德宗神武孝文皇帝一

建中元年(庚申,公元780年)

1春季,正月初一,改年号为建中。朝廷群臣为皇帝上尊号称圣神文武皇帝;皇帝下令大赦天下。皇帝采用杨炎的建议,命令黜陟使与观察使、刺史"统计各地百姓的人口和田地财产,制定贫富等级,国家赋税的征收改行两税法。近年来出现的各种混乱的税收名目,一律取消。二税以外,如果官吏滥收百姓一钱的,以违犯国法论处。"

唐朝初期,征收赋税分租、庸、调三种方法,有田产的就要缴纳田租税,有人口的就要缴纳人丁费——庸税,有家庭的就要按户口缴纳调税。玄宗末年,户口记载逐渐混乱不堪,户籍册与实际情况出入很大。到了至德年间,战乱四起,各地的赋税,被迫按上级命令马上催收,不再有标准。征税机构一再增加,而朝廷却不进行统筹管理,以至于各机构随意增加赋税的种类,几乎没有终止的时候。百姓中富有而且人口众多的家庭,大部分都打通关节,得到官家或

者寺院的庇护而免除赋税和徭役。百姓中贫穷而且人口众多的家庭，没什么办法免缴赋税，所以富裕的家庭更加优游自在，而贫穷的家庭更加劳苦困顿。官吏们趁机盘剥贪脏，中饱私囊，租赋十天半月就要上缴一次，老百姓经不起这种折腾，于是大多逃亡到外地去，成为飘忽不定的流动户口，真正从祖辈一直定居在本乡本土的，还不到总数的百分之四五。事情发展到这种地步，杨炎建议制定两税法：先计算州县每年所需要的开支和应上缴给中央政府的数目，根据这个总数向治下的老百姓征收赋税，制定标准。户口不管是定居本土的，还是迁移流动的，都以现在居住地登记入册；人口不分成丁、中男，只按贫富状况作区别；四处买卖经商的，于所在州县内缴纳三十分之一的盈利，使他们与定居务农的人分摊赋税，而不至于侥幸漏税。定居户的赋税，分夏、秋两季征缴。而以前实行的租、庸，调和各种杂役等一律免除，而赋税征收由度支全权负责管理。皇帝采纳了他的建议，于是下令免除百姓以前尚未缴清的赋税，全面实施两税法。

2 当初，左仆射刘晏担任吏部尚书，杨炎任吏部侍郎，两人关系很不融洽。元载之所以被处死，刘晏暗中曾落井下石，起过很大作用。等到现在的皇帝继位时，刘晏已经掌管了很长时间的财政大权，大家都嫉恨他，许多人向皇帝上奏，建议撤销转运使这一机构。还有谣言传说刘晏曾经密本上奏，劝代宗皇帝册立独孤妃为皇后。杨炎当上宰相后，想替元载报仇，因而痛哭流涕地对皇帝说："刘晏与黎干、刘忠翼同谋反叛，臣身为宰相而不能讨伐他们，真是罪该万死！"崔祐甫对皇帝说："这件事真相不清楚，既然陛下您早已宽宏大量地赦免了当事人，那么就不应该因听到流言蜚语而再加追究。"杨炎又建议："尚书省，是推行政令最重要的机构，近来设置的诸使，分掌了尚书省的权力，现在一切大权应该重新收归尚书省。"皇帝采纳了他的意见。甲子这一天，皇帝下诏命令天下所有钱粮事务都归金部、仓部掌管，罢免刘晏转运、租庸、青苗、盐铁使等职务。

3 二月,丙申朔,命黜陟使十一人分巡天下。先是,魏博节度使田悦事朝廷犹恭顺[1],河北黜陟使洪经纶,不晓时务,闻悦军七万人,符下,罢其四万,令还农。悦阳顺命,如符罢之。既而集应罢者,激怒之曰:"汝曹久在军中,有父母妻子,今一旦为黜陟使所罢,将何资以自衣食乎?"众大哭。悦乃出家财以赐之,使各还部伍。于是军士皆德悦而怨朝廷。

4 崔祐甫以疾,多不视事;杨炎独任大政,专以复恩仇为事,奏用元载遗策城原州,又欲发两京、关内丁夫浚丰州陵阳渠[2],以兴屯田,上遣中使诣泾原节度使段秀实,访以利害,秀实以为:"今边备尚虚,未宜兴事以召寇。"炎怒,以为沮己,征秀实为司农卿。丁未,邠宁节度使李怀光兼四镇、北庭行营、泾原节度使,[3],使移军原州,以四镇、北庭留后刘文喜为别驾[4]。京兆尹严郢奏:"按朔方五城,田屯沃饶之地,自丧乱以来,人功不及,因致荒废,十不耕一。若力可垦辟,不俟浚渠。今发两京、关辅人于丰州浚渠营田,计所得不补所费,而关辅之人不免流散,是虚畿甸而无益军储也。"疏奏,不报。既而陵阳渠竟不成,弃之。

5 上用杨炎之言,托以奏事不实,己酉,贬刘晏为忠州刺史。

6 癸丑,以泽潞留后李抱真为节度使。[5]

7 杨炎欲城原州以复秦、原,命李怀光居前督作,朱泚、崔宁各将万人翼其后[6]。诏下泾州为城具,泾之将士怒曰:"吾属为国家西门之屏,十余年矣。始居邠州,甫营耕桑,

有地著之安。徙屯泾州，披荆榛，立军府；坐席未暖，又投之塞外。吾属何罪而至此乎？”李怀光始为邠宁帅，即诛温儒雅等，军令严峻；及兼泾原，诸将皆惧，曰：“彼五将何罪而为戮？今又来此，吾属能无忧乎？”刘文喜因众心不安，据泾州，不受诏，上疏复求段秀实为帅，不则朱泚。癸亥，以朱泚兼四镇、北庭行营、泾原节度使，代怀光。

【注释】

①魏博：唐代方镇名称。广德元年（公元763年）设置，治所在魏州（今河北大名县东北）。

②两京、关内：两京，唐代显庆二年（公元657年）以后指京城长安（今陕西西安市）和东都洛阳（今河南洛阳市）。关内，秦、汉、唐等王朝通称古函谷关（今河南灵宝县东北）或今潼关以西王畿附近地区。

③北庭行营：即北庭都护府，唐代长安二年（公元702年）设置，治所在金满县（今新疆吉木萨尔县北破城子），辖境约相当于今阿尔泰山以西，咸海以东，天山北路和巴里坤湖周围地区。

④留后：官名。唐代中后期，节度使的子弟或者亲信将吏代行节度使职权者，称为节度留后。另外，也有观察留后。事后多半由朝廷补行手续，正式任命他们为节度使、观察使等职务。

⑤泽潞：唐代方镇名称：至德元年（公元756年）设置，治所在潞州（今山西长治市），大历时并入昭义军，建中时复为方镇。

⑥泚（cǐ此）：此为人名。

【译文】

3 二月，初一，皇帝派遣黜陟使十一人分头巡视各地。在此之前，魏博节度使田悦对待朝廷还算恭敬、服从。河北黜陟使洪经纶，对当时的政治格局和实际情况了解得不深不透，听说田悦统辖的军队人数有七万之多，因而按规定下了一道命令，让田悦裁减四万，

让编余人员回老家种地。田悦表面上服从命令,根据要求裁军。但是不久就召集被裁人员,挑拨、激怒他们说:"你们长期生活在军队中,上有父母,下有妻儿,如今一旦被黜陟使的一纸命令裁减,那将靠什么来养家糊口呢?"众人嚎啕大哭。田悦于是拿出自己的钱财分送给他们,让他们各归原队。从此以后,官兵们都感激田悦而怨恨朝廷。

4 崔祐甫因病魔缠身,不大管理政事;杨炎因而得以独揽朝廷大权,他专干些报恩复仇的事情。他上奏皇帝请求采用元载以前提出的计划,修建原州城,又想征派两京、关内地区的壮丁疏通丰州的陵阳渠,以便兴办屯田。皇帝派了宦官作使者去见泾原节度使段秀实,询问利害关系。段秀实认为:"现在的边防还比较空虚,不太适宜调动士卒、壮丁大兴土木,招致敌人入侵。"杨炎对此非常震怒,认为他有意跟自己过不去,于是调段秀实担任司农卿,撤其兵权。十二日,任命邠宁节度使李怀光兼任四镇、北庭行营、泾原节度使,并命他将部队调往原州,委任四镇、北庭留后刘文喜为别驾。京兆尹严郢上奏说:"朔方五城,原来所屯垦的本来是一片肥沃土地,自从战乱发生以来,劳力严重不足,以致于沃土荒废,可以耕种的土地还不到十分之一。如果有足够的劳力可以垦种,就不需要等到疏通渠道以后再去屯田了。现在如果征派两京、关内地区的壮丁去丰州疏通渠道,垦荒种田,细细计算,实在是得不偿失,而关内一带的老百姓难免会因此而四处逃亡流散,这样做的结果,不但会减少关内地区的人丁,使首都附近空虚,而且也不会增加军粮储备。"这篇奏疏,被杨炎故意扣压,没有上报给皇帝。结果,按杨炎的计划,疏通陵阳渠的工程一直都没能够完成,最后半途而废了。

5 皇帝听信了杨炎的话,十四日,以刘晏上奏不符合实际情况为借口,将刘晏降职为忠州刺史。

6 十八日,委任泽潞留后李抱真为节度使。

7 杨炎想通过修筑原州城,恢复秦州、原州的旧貌,派李怀光前

去督导工程的进行，朱泚、崔宁各率兵士万人在后辅翼。皇帝下诏命令泾州负责准备筑城器具，泾州的将士对此非常愤怒，他们说："我们固守国家西边的大门，已经十几年了。最初驻扎邠州，刚刚将荒芜之地开垦出来，开始经营农桑，有安心驻守此地之感时，把我们调往泾州开荒屯田，我们披荆斩棘，备经辛苦，修建军营，可是我们在这里连凳子都还没有坐热，又要将我们调往苦寒的塞外之地。我们到底犯了什么罪，要受这等折磨？"李怀光刚就任邠宁节度使一职时，就杀了温儒雅等老将，而且军规军令极为严厉；等他兼任泾原节度使后，在泾原的一些将领都非常恐惧。他们相互议论道："温儒雅、史抗、庞仙鹤、张献明、李光逸五位将领有什么罪过？为什么将他们杀了？现在他又要来统帅我们，我们能不担心吗？"刘文喜趁众将士人心惶惶不安之机，据守泾州，不服从朝廷的指挥，上奏请求朝廷派段秀实回泾原来统帅将士，不然的话，就派朱泚来担任节度使。二十八日，朝廷委任朱泚兼任四镇、北庭行营、泾原节度使，取代李怀光。

8 三月，翰林学士、左散骑常侍张涉受前湖南观察使辛京杲金，事觉；上怒，欲置于法。李忠臣以检校司空、同平章事、奉朝请，言于上曰："陛下贵为天子，而先生以乏财犯法，以臣愚观之，非先生之过也。"上意解，辛未，放涉归田里。辛京杲以私忿杖杀部曲[1]，有司奏京杲罪当死，上将从之。李忠臣曰："京杲当死久矣！"上问其故。忠臣曰："京杲诸父兄弟皆战死，独京杲至今尚存，臣故以为当死久矣。"上悯然，左迁京杲诸王傅[2]。忠臣乘机救人，多此类。

9 杨炎罢度支、转运使，命金部、仓部代之。既而省职久

废,耳目不相接,莫能振举,天下钱谷无所总领。癸巳,复以谏议大夫韩洄为户部侍郎、判度支,以金部郎中万年杜佑权江、淮水陆转运使,皆如旧制。

10 刘文喜又不受诏,欲自邀旌节[3];夏,四月,乙未朔,据泾州叛,遣其子质于吐蕃以求援。上命朱泚、李怀光讨之,又命神策军使张巨济将禁兵二千助之。

11 吐蕃始闻韦伦归其俘,不之信,及俘入境,各还部落,称:"新天子出宫人,放禽兽,英威圣德,洽于中国。"吐蕃大悦,除道迎伦。赞普即发使随伦入贡,且致赙赠[4]。癸卯,至京师,上礼接之。既而蜀将上言:"吐蕃豺狼,所获俘不可归。"上曰:"戎狄犯塞则击之,服则归之。击以示威,归以示信。威信不立,何以怀远?"悉命归之。

12 代宗之世,每元日、冬至、端午、生日,州府于常赋之外竞为贡献,贡献多者则悦之。武将、奸吏,缘此侵渔下民。癸丑,上生日,四方贡献皆不受。李正己、田悦各献缣三万匹,上悉归之度支以代租赋。

【注释】

①部曲:原为古代军队的编制名称,后来成为士卒的称呼。魏晋南北朝时,指世家豪族和将领的私人武装。部曲在身份上隶属于主人。这里指家仆。

②左迁:这里指降职处分。

③自邀旌节:指自己请求朝廷任命为泾原统帅这件事。

④赙(fù 讣)赠:指为办丧事送礼。

【译文】

8 三月,翰林学士,左散骑常侍张涉接受了前任湖南观察使辛京

杲的贿赂，事情被发觉以后，皇帝非常震怒，准备将张涉依法严惩。李忠臣以检校司空、同平章事、奉朝请的身份，劝皇帝说："陛下您贵为天子，而您的老师却因为家境贫困而触犯法律，依臣子我个人的愚见，这并不是您老师的过错。"皇帝的怒气因此才消了许多，初六这一天，皇帝将张涉撤职处分，放回原籍。辛京杲因为心中一时怒起，用棍子打死了一个家仆，有关机构的主管官吏上奏按照法律的相应条文，应将辛京杲判以死罪，皇帝准备依奏处理。李忠臣对皇帝说："辛京杲早就该死了！"皇帝问他说这话的缘故，李忠臣回答说："辛京杲的父辈和兄弟们全都为国家战死了，只有辛京杲一人死里逃生，至今还活着，所以我认为他早就该死了。"皇帝听了这番话后动了恻隐之心，将辛京杲降职做诸王傅。李忠臣常常在关键时候救人，多半都是采用这种方式。

9 杨炎撤消了度支和转运使这两个机构，将事务交由金部和仓部负责管理。不久，因为尚书省内的官员长期没有管理过这类事务，业务荒废了，其中各个环节相互接应不上，许多事务难以开展，以致于天下钱粮的征收、储藏、转运等事务就像没有机构管理似的。二十八日，又委任谏议大夫韩洄担任户部侍郎，管理度支事务，委任金部郎中万年人杜佑兼任江、淮水陆转运使，一切事务恢复原状。

10 刘文喜再度抗拒朝廷命令，想自任泾原节度使。夏天，四月初一，他以泾州为基地反叛朝廷，派他的儿子去吐蕃作人质，以此请求吐蕃援助。皇帝下令朱泚、李怀光率部属将士讨伐刘文喜，又派神策军使张巨济率领禁卫军二千人去增援。

11 吐蕃起初听说韦伦要代表朝廷将战俘送还吐蕃，还不太相信，等到战俘送回境内，各自回到自己的部落，到处宣传"新任皇帝将宫女放回家园，将奇禽异兽放归山林，他的英明德治，使中国出现一派祥和、安定的气象。"吐蕃首领非常高兴，隆重迎接韦伦。吐蕃赞普马上派出使节随韦伦向唐朝进贡，并且为代宗皇帝的丧事

送了份厚礼。初九,吐蕃使节到了首都长安,皇帝按礼接见了来使。不久,驻守蜀地的将领上奏皇帝说:"吐蕃豺狼成性,俘虏他们的人不能放回去。"皇帝说:"戎狄侵犯边境,就坚决予以打击,如果他们服顺了我们,就放回他们的俘虏。坚决打击在于向他们显示我们的威力,归还他们的战俘在于向他们显示我们的诚意和信誉。如果没有威力和信誉,那么怎能怀柔周边的夷狄呢?"同时下令放回所有战俘。

12 在代宗时代,每逢正月初一、冬至和端午等节日,或者皇帝的生日,各州府在正常的赋税之外,竞相给皇帝进贡,进贡数量多的,那么皇帝就喜欢他们。武将、奸吏等无不以向皇帝进贡为借口,趁机对下属和百姓巧取豪夺,中饱私囊。十九日,是皇帝的生日,全国各地送来的生日礼物,皇帝一概不接受。李正己、田悦每人给皇帝进献细绢三万匹,皇帝全部交给了度支,用来抵免应征的租赋。

13 五月,戊辰,以韦伦为太常卿;乙酉,复遣伦使吐蕃。伦请上自为载书[1],与吐蕃盟;杨炎以为非敌,请与郭子仪辈为载书以闻,令上画可而已,从之。

14 朱泚等围刘文喜于泾州,杜其出入,而闭壁不与战,久之不拔。天方旱,征发馈运,内外骚然,朝臣上书请赦文喜以苏疲人者,不可胜纪。上皆不听,曰:"微孽不除,何以令天下!"文喜使其将刘海宾入奏,海宾言于上曰:"臣乃陛下藩邸部曲[2],岂肯附叛臣,必为陛下枭其首以献。但文喜今所求者节而已,愿陛下姑与之,文喜必怠,则臣计得施矣。"上曰:"名器不可假人,尔能立效固善,我节不可得

也。"使海宾归以告文喜，而攻之如初。减御膳以给军士；城中将士当受春服者，赐予如故。于是众知上意不可移。时吐蕃方睦于唐，不为发兵，城中势穷。庚寅，海宾与诸将共杀文喜，传首，而原州竟不果城。

自上即位，李正己内不自安，遣参佐入奏事；会泾州捷奏至，上使观文喜之首而归。正己益惧。

15 六月，甲午朔，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崔祐甫薨。

16 术士桑道茂上言："陛下不出数年，暂有离宫之厄。臣望奉天有天子气，宜高大其城以备非常。"辛丑，命京兆发丁夫数千，杂六军之士，筑奉天城。

17 初，回纥风俗朴厚[3]，君臣之等不甚异，故众志专一，劲健无敌。及有功于唐，唐赐遗甚厚，登里可汗始自尊大[4]，筑宫殿以居，妇人有粉黛文绣之饰；中国为之虚耗，而虏俗亦坏。及代宗崩，上遣中使梁文秀往告哀，登里骄不为礼。九姓胡附回纥者，说登里以中国富饶，今乘丧伐之，可有大利。登里从之，欲举国入寇。其相顿莫贺达干，登里之从父兄也，谏曰："唐，大国也，无负于我，吾前年侵太原，获羊马数万，可谓大捷，而道远粮乏，比归，士卒多徒行者。今举国深入，万一不捷，将安归乎？"登里不听。顿莫贺乘人心之不欲南寇也，举兵击杀之，并九姓胡二千人，自立为合骨咄禄毗伽可汗，遣其臣聿达干与梁文秀俱入见，愿为藩臣，垂发不剪，以待诏命。乙卯，命京兆少尹临漳源休册顿莫贺为武义成功可汗。

【注释】

①载书:这里指表示双边友好而缔结盟约的文书。

②藩邸部曲:德宗皇帝曾封藩雍王,担任天下兵马元帥,指挥军队讨伐史朝义,凡在雍王属下的士兵,均称雍王的部曲。

③回纥:古代民族名。匈奴后裔。名称颇多,隋时名韦纥,后称回纥,唐代中叶,攻破东突厥,建政权于今鄂尔浑河流域。其辖境东起兴安岭,西至阿尔泰山。最盛时势力曾达中亚费尔干纳盆地。曾助唐平安、史之乱。后为黠戛斯所破,分成三部西迁,其中迁往河西走廊的发展成今天的维吾尔族。

④可汗:古代北方一些少数民族最高首领的称。

【译文】

13 五月初五,皇帝任命韦伦为太常卿;二十二日,又派遣韦伦再次出使吐蕃。韦伦请求皇帝亲自拟写一份与吐蕃结好的誓约文书,与吐蕃结成友好之盟;杨炎认为吐蕃与唐朝地位悬殊,不必皇帝亲自动手,而让像郭子仪这一级的人物拟定结盟文书后,呈报给朝廷,由皇帝认可就行了,皇帝听从了他的建议。

14 朱泚等率兵将刘文喜团团围在泾州城里,封锁其进出道路,然而刘文喜却据城坚守,不与朱泚等交战,朱泚等人久久不能攻下泾州城。当时正值天气干旱,又要征调平民百姓为军队运输粮饷,因此导致朝野哗然,民情骚动。朝廷大臣中,上书皇帝请求赦免刘文喜、以减轻军疲民困状况的人,多得不可胜数,皇帝一概不听,强调说:"一个像刘文喜这样小小的孽臣贼子都不能消灭,那还有什么威信号令天下?"刘文喜派遣手下将领刘海宾进京面奏皇帝,刘海宾对皇帝说:"臣子本来是陛下从前藩镇行营中的一个部属,哪里会肯附从叛逆皇上的罪臣呢?我一定会替陛下砍下刘文喜的头,给您献上来。但是刘文喜现在所要求的,不过是请求陛下给一个名义,希望陛下就暂时给了他,那时刘文喜一定会因此放松警惕,而我的计划就可以实现了。"皇帝说:"名位官爵,不能随便给人,你能为朝廷效力立功,固然很好,但刘文喜想得到我赐给他节度使的名

位，是万万不可能的。"让刘海宾回泾州城去将朝廷的态度告诉刘文喜，同时继续围攻泾州城。皇帝节减自己的膳食开销以补贴前线作战将士的军费。城中将士应当发给春季服装的，也照旧赐给。因此，大家都知道皇帝消灭刘文喜的决心是坚不可移的。当时吐蕃正与唐朝开始建立了友好关系，不肯为刘文喜派出援兵，泾州城内势孤力弱。二十七日，刘海宾与名位将领联合起来杀了刘文喜，将他的头颅传送到京城去。原州城因为这场战事最终没有筑城。

自从现今皇帝继位以来，李正己内心就惶惶不可终日，派遣一个随从佐僚入京奏事；正巧碰上攻破泾州城的捷报传到，皇帝让他看了刘文喜的首级后再回去，这样一来，李正己更加害怕。

15 六月初一，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崔祐甫逝世。

16 有个叫桑道茂的方术之士对皇帝说："陛下在最近的这几年中，暂时会有被迫离开皇宫的厄运。依臣子的观测，奉天一带有天子气象，应该扩大这座城池，以防备万一有什么事情发生。"初八，皇帝命令京城长官征调壮丁夫役几千名，加上六军士卒，扩建奉天城。

17 当初，回纥风俗朴素淳厚，君臣之间的等级差别不很悬殊，所以上下目标一致，同心同德，打仗勇猛强健，所向无敌。等到后来安史之乱爆发，协助唐王朝剿灭有功，唐王朝对他们的赏赐和赠送的东西非常丰厚，登里可汗因此开始妄自尊大，一改游牧习惯，修建宫殿居住，后宫妃妾粉饰打扮，讲求华丽的装饰；唐王朝为登里可汗白白地耗费了大量钱财，而回纥的风俗也因此大大地变坏了。等到代宗去世，现今皇帝派遣宦官梁文秀作使者前去回纥报丧，登里态度傲慢，没有任何礼节表示。有九姓胡人中投奔回纥的，当时劝说登里可汗，认为唐王朝物产丰富，现在应趁唐朝国丧之机，出兵攻伐，可以获得很大利益。登里可汗听从了这一建议，想动员全国力量，大举入侵唐王朝。回纥的宰相顿莫贺达干，是登里可汗的堂兄，规劝登里说："唐，是一个强大的国家，没有什么对不起我们的，

我们前年侵入太原，虏获几万羊万，可称得上打了一个大胜仗，可是路途遥远，粮草缺乏，等到返回的时候，士卒之中，多半是步行走回来的。现在调动全部力量，深入攻袭唐王朝的国土，万一不胜，那将回到哪里去呢?"登里可汗不听他的意见。于是，顿莫贺乘人心不想南下侵略唐朝之机，发动兵变，杀了登里可汗，加上九姓胡二千人，自立为合骨咄禄毗伽可汗，派其使臣聿达干与梁文秀一起到唐朝京城晋见皇帝，表示愿意归顺唐朝而充当藩臣，并且垂发不剪，以等待皇帝的诏命。二十二日，皇帝派遣京兆少尹临漳人源休为使臣前往回纥册封顿莫贺为武义成功可汗。

18 秋，七月，丙寅，邵州贼帅王国良降。国良本湖南牙将，观察使辛京杲使戍武冈[1]，以扞西原蛮[2]。京杲贪暴，国良家富，京杲以死罪加之；国良惧，据县叛，与西原蛮合，聚众千人，侵掠州县，濒湖千里，咸被其害。诏荆、黔、洪、桂诸道合兵讨之，连年不能克。及曹王皋为湖南观察使，曰："驱疲甿，诛反仄，非策之得者也。"乃遗国良书，言："将军非敢为逆，欲救死耳。我与将军俱为辛京杲所构，我已蒙圣朝湔洗，何心复加兵刃于将军乎？将军遇我，不速降，后悔无及。"国良且喜且惧，遣使乞降，犹疑未决。皋乃假为使者，从一骑，越五百里，抵国良壁，鞭其门，大呼曰："我曹王也，来受降！"举军大惊。国良趋出，迎拜请罪。皋执其手，约为兄弟，尽焚攻守之具，散其众，使还农。诏赦国良罪，赐名惟新。

19 辛巳，遥尊上母沈氏为皇太后[3]。

20 荆南节度使庾准希杨炎指，奏忠州刺史刘晏与朱泚书求营救，辞多怨望，又奏召补州兵，欲拒朝命，炎证成之；上密遣中使就忠州缢杀之，己丑，乃下诏赐死。天下冤之。

初，安、史之乱，数年间，天下户口什亡八九，州县多为藩镇所据，贡赋不入，朝廷府库耗竭，中国多故，戎狄每岁犯边，所在宿重兵，仰给县官，所费不赀，皆倚办于晏。晏初为转运使，独领陕东诸道，陕西皆度支领之，末年兼领，未几而罢。

晏有精力，多机智，变通有无，曲尽其妙。常以厚直募善走者，置递相望，觇报四方物价，虽远方，不数日皆达使司，食货轻重之权，悉制在掌握，国家获利而天下无甚贵甚贱之忧。常以为："办集众务，在于得人，故必择通敏、精悍、廉勤之士而用之；至于句检簿书，出纳钱谷，必委之士类；吏惟书符牒，不得轻出一言。"常言："士陷赃贿，则沦弃于时，名重于利，故士多清修；吏虽洁廉，终无显荣，利重于名，故吏多贪污。"然惟晏能行之，他人效者终莫能逮。其属官虽居数千里外，奉教令如在目前，起居语言，无敢欺绐。当时权贵，或以亲故属之者，晏亦应之，使俸给多少，迁次缓速，皆如其志，然无得亲职事。其场院要剧之官，必尽一时之选。故晏没之后，掌财赋有声者，多晏之故吏也。

晏又以为户口滋多，则赋税自广，故其理财，以爱民为先。诸道各置知院官，每旬月，具州县雨雪丰歉之状白

使司，丰则贵籴[4]，歉则贱粜[5]，或以谷易杂货供官用，及于丰处卖之。知院官始见不稔之端，先申，至某月须如干蠲免，某月须如干救助，及期，晏不俟州县申请，即奏行之，应民之急，未尝失时，不待其困弊、流亡、饿殍，然后赈之也。由是民得安其居业，户口蕃息。晏始为转运使，时天下见户不过二百万，其季年乃三百余万；在晏所统则增，非晏所统则不增也。其初财赋岁入不过四百万缗，季年乃千余万缗。

晏专用榷盐法充军国之用。时自许、汝、郑、邓之西，皆食河东池盐，度支主之；汴、滑、唐、蔡之东，皆食海盐，晏主之。晏以为官多则民扰，故但于出盐之乡置盐官，收盐户所煮之盐转鬻于商人，任其所之，自余州县不复置官。其江岭间去盐乡远者，转官盐于彼贮之。或商绝盐贵，则减价鬻之，谓之常平盐，官获其利而民不乏盐。其始江、淮盐利不过四十万缗，季年乃六百余万缗，由是国用充足而民不困弊。其河东盐利，不过八十万缗，而价复贵于海盐。

先是，运关东谷入长安者，以河流湍悍，率一斛得八斗至者，则为成劳，受优赏。晏以为江、汴、河、渭，水力不同，各随便宜，造运船，教漕卒，江船达扬州，汴船达河阴[6]，河船达渭口[7]，渭船达太仓，其间缘水置仓，转相受给。自是每岁运谷或至百余万斛，无斗升沈覆者。船十艘为一纲，使军将领之，十运无失，授优劳，官其人。数运之后，无不斑白者。晏于扬子置十场造船，每艘给钱千缗。或

言“所用实不及半，虚费太多”。晏曰：“不然，论大计者固不可惜小费，凡事必为永久之虑。今始置船场，执事者至多，当先使之私用无窘，则官物坚牢矣。若遽与之屑屑校计锱铢，安能久行乎？异日必有患吾所给多而减之者；减半以下犹可也，过此则不能运矣。”其后五十年，有司果减其半。及咸通中，有司计费以给之，无复羡余，船益脆薄易坏，漕运遂废矣。

晏为人勤力，事无闲剧，必于一日中决之，不使留宿，后来言财利者皆莫能及之。

【注释】

①武冈：即武冈县。三国吴宝鼎元年（公元266年）改都梁县置，治所即今湖南武冈县。南朝梁天监元年（公元502年）改为武强县。唐武德四年（公元621年）复置，移治今湖南城步县。明初废。

②西原蛮：唐代西原（广西新宁西南）地区的壮族。分布在今广西的左、右江一带。从事农耕，兼事渔猎，纺织，冶炼也发达。唐肃宗乾元初至文宗大和末（公元758～835年）间，因不堪唐政府赋税等的压迫，在黄乾曜等的领导下，多次起兵反抗。

③遥尊上母句：浓氏在开元末选入代宗宫中，安史之乱爆发，玄宗逃离首都，各位封王的妃妾来不及随玄宗出逃的，都被叛军俘虏，关押在东都洛阳的掖庭。后来代宗攻克东都，找到沈氏，留她在东都宫中。史思明再次攻下东都时，沈氏不知去向。

④籴（dí 敌）：买进粮食。

⑤粜（tiào 跳）：卖出粮食。

⑥河阴：即河阴县，唐开元二十二年（公元734年）置，治所在河南郑州市西北。

⑦渭口：渭水入黄河之口。

【译文】

18 秋天，七月初四，邵州叛贼首领王国良向朝廷投降。王国良本来是湖南军队中的一个低级军官，观察使辛京杲派遣他率部驻扎武冈，以抵御西原蛮的侵扰。辛京杲为人贪婪贱暴，知道王国良家里非常富有，辛京杲诬加了他一条死罪；王国良非常害怕，于是据守武冈县城反叛朝廷，与西原蛮联合起来，聚集一千多人，侵扰州县，劫掠财货，沿湖一带上千里的地方，都受到了危害。皇帝下诏命令荆南节度使、黔中观察使、江南西道观察使、桂管经略观察使等联合率兵讨伐他，但一连几年都没有打垮王国良。等到曹王李皋担任了湖南观察使时，李皋认为："调动疲惫不堪的老百姓，来讨伐图谋不轨的人，这并不是什么高明计策啊。"于是写了封信给王国良，信中说："王将军你并不是敢反叛朝廷的人，这样做不过是想解救自己。我和王将军你都被辛京杲诬陷，我蒙皇上恩典，不白之冤已昭雪，怎么会忍心以武力来对付你呢？王将军你遇到我来湖南主持事务，如果不立即投降，那将后悔莫及。"王国良得信后既高兴又害怕，想派使者前来求降，但还疑疑惑惑，犹豫不决。这时曹王李皋假装成去劝降的使者，带了一个随从，骑马翻山越岭五百里，到达王国良据守的营垒前，用马鞭抽打营门，大声呼叫："我是曹王，前来接受你们投降的！"王军大惊，王国良急忙跑出来，迎拜告罪。李皋拉着他的手，与他结为兄弟，将各种兵器统统烧光，遣散了所有士卒，让他们回乡务农。皇帝下诏赦免王国良的罪行，并给他赐名叫惟新。

19 十九日，皇帝遥尊下落不明的母亲沈氏为皇太后。

20 荆南节度使庾准仰承杨炎的旨意，向皇帝上奏诬告忠州刺史刘晏给朱泚写信，请求他营救自己，而且信中说了许多怨恨朝廷的话。又上奏说刘晏征召、补充忠州的兵员，想抗拒朝廷的命令，杨炎在旁边证明上述情况完全属实；于是皇帝便秘密地派遣宦官去忠州，用绳子勒杀了刘晏，二十七日，皇帝才下诏赐刘晏死。天下的人

都觉得刘晏死得冤枉。

当初，爆发了安、史之乱，在短短的几年间，百姓流离失所，户口登记数目，十中损失了八九，而州县多半被各地藩镇控制，征收的赋税不上缴，朝廷的府库耗费已尽，国家内乱连连发生，周边的戎狄等部也年年侵犯边疆，朝廷在边境驻扎重兵，其后勤给养全部仰赖朝廷供给，所耗费的钱财，无法计算，一切都靠刘晏策划筹办。刘晏最初担任转运使一职时，只负责管理陕东各道的财政，陕西的各道都归度支管理，刘晏任职后期，才兼管陕西各道，但时间不长就被罢官了。

刘晏精力旺盛，聪明机智，能够将钱财的流通弄得很活，处处都做到恰到好处。他常常用高薪召募一些善于走路的人，在各地设置消息传递站，前后相望，绵亘不绝，让他们负责观测各地的物价，随时汇报，虽然距离遥远，但没几天就可以到达转运使司，粮食货物价格的涨跌和支配大权，全部都控制在他的手中，国家获得了实际利益，社会上的各方面也没有粮食货物价格暴涨暴跌的担心。他常常认为："要办好各种事情，其关键在于选择任用最恰当的人才，所以必须选择通晓事务，灵活敏捷，精明强干，廉洁勤奋的人才，使其发挥才干；至于核查记帐簿册，收支钱财谷物，那就必须委任谨慎的士人来办理；实际跑腿办事的胥吏则只让干些缮写文书的事，不能让他们随便发表意见。"他还常常说："士人要是陷入收取赃物、谋求贿赂的境地，就自己断送了仕宦前程，对他们而言，荣誉声名重于实际的财货之利，所以士人多半能够以清高廉洁自守；胥吏虽然廉洁奉公，但干到最后也不会有非常显赫的荣耀，对他们而言，实际利益重于荣誉名声，所以胥吏们多半都会贪污。"但是只有刘晏能够很好地让士人和胥吏廉洁奉公，别人要效仿他，最终也难做到。他的属下官员即使身在数千里之外，遵奉他的教令就像在他的身边一样，生活起居、言行举止，从没有人敢蒙骗他的。当时朝廷内外的一些达官贵人，有的将自己的亲戚故旧托给刘晏要委以官

职的，他也答应下来，而且给这些人薪俸多少，升迁官职速度的快慢，都能按权贵们的意思办，但就是不让这些人过问内部事务。而转运使属下的各要职，一定都由声名卓著，才干超群的人担任。所以刘晏去世后，朝廷内外掌管财赋大权而又有声望的人，多半是刘晏以前的部下。

刘晏又认为国家的人口增多，那么征收赋税的来源自然就很广泛，因此他掌管财赋，以爱护老百姓为第一件大事。在各道都设置负责巡视下情的知院官，每十天一月，都要将各州县下雨降雪等气候和是丰产还是歉收的具体情况上报转运使司，丰收年景，就高价买入粮食，歉收年景，就将库存粮食低价卖出，或者用库存粮食用民间交换各种物品，供应官府的需用，以及把这些物品运到粮食丰收的地方出卖。知院官一开始发现某地有谷物难以丰收的迹象，就要向转运使司事先申报情况，说明某月需要免除多少赋税，某月需要国家给多少救济，到了时候，刘晏不等所在州县向朝廷申请，就上奏核准实施，以解救民间百姓的危急，从未错过时机，而不致于老百姓到了贫困破弊，背井离乡、饿死路途的地步，才去救济。所以老百姓得以安居乐业，而人口也大量繁殖增长。刘晏开始作转运使时，天下户口统计不超过二百万户，而到刘晏执政的后期，户籍总数有三百余万户；而且在刘晏统辖区域之内，人口就增长，不是刘晏统辖的区域，人口就没有增多。他任转运使之初，国家财赋收入每年不超过四百万缗，到了他执政的后期，国家财赋收入每年都超过一千万缗。

刘晏采用政府实行食盐专卖的方式筹集经费，供给军队和朝廷开支。当时，从许州、汝州、郑州、邓州以西地区，居民都吃的是河东盐池出产的食盐，由度支负责管理；而汴州、滑州、唐州、蔡州以东地区，都吃的是海盐，由刘晏负责管理。刘晏认为官僚越多，老百姓受到的骚扰就越多，因此只在生产食盐的地方设置盐官，收购盐户煮制出来的食盐转卖给盐商，听任盐商贩运到各地去出卖；其余

不产盐的州县不再设置盐官。像江岭一带远离产盐区的地区，那么就将官盐转运到那里储存起来，遇到盐商贩运断绝而盐价暴涨的时候，就将库存官盐削价出售，这种盐称为常平盐，官府获得了卖盐的利益而老百姓又不因为盐价太贵而买不起盐。刚开始江淮一带的食盐利润每年不超过四十万缗；但刘晏执政后期，每年达到六百余万缗，因此国家财政充足而老百姓也不受加税增赋之苦。但是像河东池盐的盐利，每年不超过八十万缗，价格却比海盐还贵。

先前，将关东的谷物运往首都长安，因为河流湍急凶险，一般运一斛有八斗达到目的地的，就算很有成效和功劳了，要受到优待和奖赏。刘晏认为长江、汴河、黄河、渭水，水情不太相同，要各自视情况方便与否，建造合适的运船，培训行船运输的人员。由长江来的运输船只抵达扬州进入淮河，而汴河来的船只从清口抵达河阴，黄河中的船只抵达渭河入黄河的河口，渭河中的船只将粮食转运到太仓。这中间在河岸附近设置粮仓，在各自负责的仓库之间装卸，接力运送。从此以后，每年运送粮食到京城的多达百余万斛，而没有一斗一升粮食翻沉到江河中的。运粮船每十艘编为一队，派军队全权负责，运输十次粮食没有损失的，才算有功劳而予以优待，提升官职。押运者经过几次运送后，因操劳过度，没有不头发花白的。刘晏在扬子县设置十个造船场建造运输船，每造一艘船付给工钱一千缗。有人认为"造一艘船所花费的钱实际上不到付给他们的一半，这样付钱实在是浪费太多。"刘晏说："我不这样看，要干大事情，本来就不能在小的花费方面太吝啬。凡是干一件事，一定要作长远打算。现在刚开始设置造船场，办理造船一事的人非常多，应当先让他们私人不缺钱用，那么造出来的官船才会牢固耐用。如果一开始就同他们在费用方面斤斤计较，那怎能希望他们造出来的船长期使用呢？日后一定有认为我多给了钱而要减少的人；材料、工钱减少的数额不超过一半的话还行，如果超过了一半，造出来的船就不能运输粮食了。"过了五十年，主管机构果然将造船费用减

少了一半。到了咸通年间,主管机构核算造船费用如数付给,使造船人员除工钱以外没有一点赚头,所以造出来的船更加薄脆而容易损坏,水运粮食的事务就废驰了。

刘晏办事勤勤恳恳,全力以赴,凡事不论轻重缓急,一定在当天处理完毕,决不留到第二天,后来掌管财赋大权的人没有一个能赶上他的。

21 八月,甲午,振武留后张光晟杀回纥使者董突等九百余人[1]。董突者,武义可汗之叔父也。代宗之世,九姓胡常冒回纥之名,杂居京师,殖货纵暴,与回纥共为公私之患;上即位,命董突尽帅其徒归国,辎重甚盛。至振武,留数月,厚求资给,日食肉千斤,他物称是,纵樵牧者暴践果稼,振武人苦之。光晟欲杀回纥,取其辎重,而畏其众强,未敢发。九姓胡闻其种族为新可汗所诛,多道亡,董突防之甚急;九姓胡不得亡,又不敢归,乃密献策于光晟,请杀回纥。光晟喜其党自离,许之。上以陕州之辱[2],心恨回纥;光晟知上旨,乃奏称:"回纥本种非多,所辅以强者,群胡耳。今闻其自相鱼肉,顿莫贺新立,移地健有孽子[3],及国相、梅录各拥兵数千人相攻[4],国未定。彼无财则不能使其众,陛下不乘此际除之,乃归其人,与之财,正所谓借寇兵赍盗粮者也[5]。请杀之。"三奏,上不许。光晟乃使副将过其馆门,故不为礼;董突怒,执而鞭之数十。光晟勒兵掩击,并群胡尽杀之,聚为京观。独留一胡,使归国为证,曰:"回

纥鞭辱大将，且谋袭据振武，故先事诛之。”上征光晟为右金吾将军，遣中使王嘉祥往致信币。回纥请得专杀者以复仇，上为之贬光晟为睦王傅以慰其意。

22 加卢龙、陇右、泾原节度使朱泚兼中书令，卢龙、陇右节度如故。以舒王谟为四镇、北庭行军、泾原节度大使，以泾州牙前兵马使河中姚令言为留后。谟，邈之子也，早孤，上子之。

23 癸丑，诏赠太后父、祖、兄、弟官，及自余宗族男女拜官封邑者告第告身，凡百二十有七通；中使以马负而赐之。

24 九月，壬午，将作奏宣政殿廊坏[6]，十月魁罡[7]，未可修。上曰：“但不妨公害人，则吉矣。安问时日！”即命修之。

25 大历以前，赋敛出纳俸给皆无法，长吏得专之；重以元、王秉政，货赂公行，天下不按赃吏者殆二十年。惟江西观察使路嗣恭按虔州刺史源敷翰，流之。上以宣歙观察使薛邕，文雅旧臣，征为左丞；邕去宣州，盗隐官物以巨万计，殿中侍御史员寓发之。冬，十月，己亥，贬连山尉。于是州县始畏朝典，不敢放纵。

上初即位，疏斥宦官，亲任朝士，而张涉以儒学入侍，薛邕以文雅登朝，继以赃败。宦官武将得以藉口，曰：“南牙文臣赃动至巨万，而谓我曹浊乱天下，岂非欺罔邪！”于是上心始疑，不知所倚仗矣。

26 中书舍人高参请分遣诸沈访求太后，庚寅[8]，以睦王述为奉迎使，工部尚书乔琳副之，又命诸沈四人为判官，

与中使分行诸道求之。

【注释】

①董突:中华书局本称:"张:作'突董',下同"。本书二百二十七卷建中三年21为"突董"。

②陕州之辱:唐代宗宝应元年(公元762年)雍王李适(唐德宗)以天下兵马元帅的身份到陕州,率僚属前往见驻扎在河北的回纥可汗,回纥可汗指责李适不行跪拜之礼,并将其重要僚属鞭打致死。陕州之辱即指此。

③移地健:为登里可汗之名。

④梅录:回纥将军的称号。

⑤赍(jī 基):送给。

⑥将作:即将作监,负责掌管宫室、宗庙、陵寝和其他建筑事宜。

⑦魁罡:阴阳先生观天测地的术语,凡是与魁罡相关的月份和地方,对兴建土木工程不利。

⑧庚寅:按建中元年十月无庚寅日,疑为庚戌之误。

【译文】

21 八月初三,振武留后张光晟杀了回纥派到唐朝来的使臣突董等九百多人。突董是武义可汗的叔父。在代宗时代,九姓胡经常冒充回纥人,杂居在唐朝的京师中,贱买贵卖,欺良霸市,为非作歹,与回纥人一道成为唐朝首都中官府和老百姓的共同祸患;当今皇帝继位之后,命令突董将所有的九姓胡和回纥人统统带回回纥居住地去,他们带回去的各种货物、装备非常多。到了振武,他们停留了好几个月,要求当地官府供应大量食品和物资,他们一行每天光吃肉就要上千斤,别的东西也和这差不多,突董放纵手下砍柴和放牧的人任意践踏良田和砍伐果木,给振武人带来了许多痛苦。张光晟想杀了这群回纥人,夺取他们携带的物资装备,但是又害怕他们人多势大,不敢贸然行动。九姓胡人听说他们这一种族的人全部被新可汗杀了,多半中途逃跑了,突董防备他们逃跑非常严;九姓胡

人不得逃跑，又不敢与突董一道回回纥去，于是秘密地向张光晟献谋划策，请求他杀了这群回纥人。张光晟对突董一行人内部分裂感到高兴，答应了九姓胡人的要求。当今皇帝因为在陕州受到侮辱，所以心里痛恨回纥人，张光晟了解皇帝的心意，于是上奏朝廷说："回纥中纯粹的回纥人并不很多，协助他们而使他们强大的，不过是其他胡人。现在听说他们自相残杀，顿莫贺新作可汗，登里可汗移地健还留下一个孽子，以及回纥的相国、梅录各自带兵几千人相互攻打，他们国内的局势还不稳定。他们没有财物就无法驱动各自的部下，陛下您不乘此机会除掉回纥，相反放回他们的人马，赐给他们财物，这种做法，正是所说的将兵器借给敌寇，将粮食送给盗贼啊。请求您让我杀了他们。"三次上奏杀回纥，皇帝都不允许。张光晟于是派他的一位副将，经过回纥使臣所住的客馆门前，故意不像经常那样有礼貌；突董对此非常愤怒，把唐朝的副将抓住打了几十鞭。张光晟以此为借口，调兵突然袭击了突董一行人，将回纥人和其他胡人都杀光了，并将他们的尸首堆积成丘，供人观赏。只留下一个回纥人，让他回国说清楚这件事，对他说："回纥使臣用鞭抽打唐朝的大将以侮辱唐王朝，而且策划袭击官军，占据振武，所以我们事先杀了他们。"皇帝上调张光晟为右金吾将军，派遣宦官王嘉祥作使者前往回纥赠赐符信和钱财。回纥可汗请求唐朝皇帝将一手操纵杀死突董一行人的主事者交给回纥，借以报仇，皇帝专门将张光晟贬职为睦王傅，以安抚回纥可汗。

22 为卢龙、陇右、泾原节度使朱泚晋升兼任中书令一职，仍旧担任卢龙、陇右节度使。派舒王李谟担任四镇、北庭行营、泾原节度大使一职，以泾州军队中的牙前兵马使河中人姚令言为泾原留后。李谟，是李邈的儿子，很小时父亲就死了，当今皇帝将他收为养子。

23 二十二日，皇帝下诏封赠太后的父亲、祖父、兄弟们官爵，以及给宗族中其余的男女们任官封邑，都颁给策命和委任状，总共有一百二十七件；由宫中的宦官用马驮了分赐给这些人。

24 九月二十一日，负责土木工程建设的将作监上奏宣政殿的廊庑损坏了，而十月份又正值天罡、河魁，不宜兴土木修建。皇帝说："只要不妨碍公事、危害众人，那就是大吉大利，何必管什么时辰、日期呢？"马上命令缮修。

25 大历年间以前，赋税征收的收入与支出、官吏的薪俸多少，都没有一定的规矩，负责管理这些事情的官吏得以擅自作主；再加上元载、王缙执政，官场腐败，贿赂公行，国家不惩治贪官污吏将近二十年。只有江西观察使路嗣恭惩治了虔州刺史源敷翰，将这个贪官流放到边疆。皇帝认为宣歙观察使薛邕温文尔雅，雍容大度，又是先帝的旧臣，于是升调到京师担任左丞；薛邕离开宣州的时候，贪污、盗窃宣歙节度使官署的金钱财物，其价值高达数万，这件事被宫中的侍御史员寓揭发出来。冬天，十月初九，皇帝将薛邕贬职为连山县尉，这样一来，州县官吏才开始畏惧朝廷法典的惩治，不敢随意放纵自己的贪欲。

皇帝刚刚继位时，排斥疏远宦官，亲近、倚重文臣，而张涉凭借博雅的儒学入侍皇帝，薛邕凭借优雅的文采担任朝廷重臣，都相继以接受贿赂和贪赃枉法受到惩处。宦官、武将们以此作借口，说："尚书、中书、门下各省中的文官们贪赃枉法、贪污受贿的数目动不动就高达数万，反而说我们这些人搞乱了天下，这不是欺骗了天下，诬蔑我们吗？"皇帝于是在心中开始产生了疑虑，而不知道究竟应该听信和依仗哪些人了。

26 中书舍人高参请求皇帝派遣皇太后沈氏家族的人，分别去各地寻访多年去向不明的太后，二十日，派睦王李述为奉迎使，工部尚书乔琳为奉迎副使，又任命四位沈姓家族的人担任判官，与宫中宦官们一道，分多路去寻访沈太后的下落。

27 十一月，初令待制官外，更引朝集使二人，访以时政得失，远人疾苦。

28 先是，公主下嫁者，舅姑拜之，妇不答。上命礼官定公主拜见舅、姑及婿之诸父、兄、姊之仪，舅、姑坐受于中堂，兄、姊立受于东序，如家人礼。有县主将嫁①，择用丁丑，是日，上之从父妹卒，命罢之。有司奏："供张已备，且殇服不足废事。"上曰："尔爱其费，我爱其礼。"卒罢之。至德以来，国家多事，公主、郡、县主多不以时嫁，有华发者，虽居禁中，或十年不见天子；上始引见诸宗女，尊者致敬，卑者存慰，悉命嫁之。所赍小大之物，必经心目。己卯、庚辰二日，嫁岳阳等九十一县主。

29 吐蕃见韦伦再至，益喜。十二月，辛卯朔，伦还，吐蕃遣其相论钦明思等入贡。

30 是岁，册太子母王氏为淑妃。

31 天下税户三百八万五千七十六，籍兵七十六万八千余人，税钱一千八十九万八千余缗，谷二百一十五万七千余斛。

【注释】

①县主：古代诸侯、帝王家族的女姓的封号，皇帝之女为公主，诸王之女为郡主，诸王之孙女为县主。

【译文】

27 十一月，皇帝第一次诏令除待制官以外，另外加派两名朝集使，巡视各地，咨询眼下朝庭政治的得与失，访察边远地区老百姓

的疾苦。

28 当初,公主们出嫁到丈夫家中,丈夫的父母都要向新媳妇下拜,而新媳妇不必回礼。皇帝命令礼官负责制定公主下嫁夫家拜见公婆和丈夫的父辈、哥哥、姐姐们的礼仪规范,其规定为公婆坐在中堂接受新媳妇的行礼,哥哥姐姐则站在中堂的东边接受行礼,公主所行之礼为家人礼节。某次,有位县主即将出嫁,选择的黄道吉日是十七日,正巧这一天,皇帝的堂妹去世,因而下令暂停婚娶。主管官员上奏说:"所有工作都已准备齐全,而且比较疏远的未成年的亲戚去世了并不影响办婚事。"皇帝说:"你吝惜为办婚嫁之事而花费的钱财,而我重视的是礼法上的规定。"结果还是取消了当天的婚礼。自从至德年间以来,国家内乱外患,不太安宁,公主、郡主、县主多半不能够按时出嫁,有的人头发都花白了,她们虽然深居皇宫大院中,有的上十年也见不到皇帝一面;当今皇帝开始接见所有的宗室女性,对辈份高、年龄大的人,便表示尊敬之意,对辈份低、年轻的,便表示安慰。命令有关部门为她们寻找合适的婆家,都嫁出去。她们携带到夫家的陪嫁,无论大小物件,皇帝要么亲自过目,要么亲自过问。十九日、二十日这二天,嫁出岳阳等共九十一位县主。

29 吐蕃首领见韦伦再次以唐朝使臣身份抵临吐蕃,更加高兴。十二月初一,韦伦自吐蕃启程回国,吐蕃首领派遣同相论钦明思等人携带物品同行入朝献贡。

30 这一年,册封皇太子的生母王氏为淑妃。

31 这一年,天下的纳税户有三百零八万五千零七十六户,注册在籍的士兵有七十六万八千余人,征收的税钱有一千零八十九万八千余缗,征收的谷物有二百一十五万七千余斛。

二 年

1春，正月，戊辰，成德节度使李宝臣薨[1]。宝臣欲以军府传其子行军司马惟岳，以其年少暗弱，豫诛诸将之难制者深州刺史张献诚等，至有十余人同日死者。宝臣召易州刺史张孝忠，孝忠不往，使其弟孝节召之。孝忠使孝节谓宝臣曰："诸将何罪，连颈受戮？孝忠惧死，不敢往，亦不敢叛，正如公不入朝之意耳。"孝节泣曰："如此，孝节必死。"孝忠曰："往则并命，我在此，必不敢杀汝。"遂归，宝臣亦不之罪也。兵马使王武俊，位卑而有勇，故宝臣特亲爱之，以女妻其子士真，士真复厚结其左右；故孝忠、武俊独全。

及薨，孔目官胡震，家僮王他奴劝惟岳匿丧二十余日，诈为宝臣表，求令惟岳继袭，上不许；遣给事中汲人班宏往问宝臣疾，且谕之。惟岳厚赂宏，宏不受，还报。惟岳乃发丧，自为留后，使将佐共奏求旌节，上又不许。

初，宝臣与李正己、田承嗣、梁崇义相结，期以土地传之子孙。故承嗣之死，宝臣力为之请于朝，使以节授田悦；代宗从之。悦初袭位，事朝廷礼甚恭，河东节度使马燧表其必反，请先为备。至是悦屡为惟岳请继袭，上欲革前弊，不许；或谏曰："惟岳已据父业，不因而命之，必为乱。"上曰："贼本无资以为乱，皆藉我土地，假我位号，以聚其众耳。旁日因其所欲而命之多矣，而乱日益滋。是爵命不足以已乱而适足以长乱也。然则惟岳必为乱，命与不命等耳。"竟不许。悦乃与李正己各遣使诣惟岳，潜谋勒兵拒命。

魏博节度副使田庭玠谓悦曰："尔藉伯父遗业[2]，但谨事朝廷，坐享富贵，不亦善乎？奈何无故与恒、鄆共为叛臣[3]？尔观兵兴以来，逆乱者谁能保其家乎？必欲行尔之志，可先杀我，无使我见田氏之族灭也。"因称病卧家。悦自往谢之，庭玠闭门不内，竟以忧卒。

成德判官邵真闻李惟岳之谋，泣谏曰："先相公受国厚恩，大夫衰绖之中[4]，遽欲负国，此甚不可。"劝惟岳执李正己使者送京师，且请讨之，曰："如此，朝廷嘉大夫之忠，则旄节庶几可得。"惟岳然之，使真草奏。长史毕华曰："先公与二道结好二十余年，奈何一旦弃之？且虽执其使，朝廷未必见信。正己忽来袭我，孤军无援，何以待之？"惟岳又从之。

前定州刺史谷从政，惟岳之舅也，有胆略，颇读书，王武俊等皆敬惮之，为宝臣所忌，从政乃称病杜门。惟岳亦忌之，不与图事，日夜独与胡震、王他奴等计议，多散金帛以悦将士。从政往见惟岳曰："今海内无事，自上国来者，皆言天子聪明英武，志欲致太平，深不欲诸侯子孙专地。尔今首违诏命，天子必遣诸道致讨。将士受赏，皆言为大夫尽死；苟一战不胜，各惜其生，谁不离心？大将有权者，乘危伺便，咸思取尔以自为功矣。且先相公所杀高班大将，殆以百数，挠败之际，其子弟欲复仇者，庸可数乎？又，相公与幽州有隙，朱滔兄弟常切齿于我，今天子必以为将；滔与吾击柝相闻[5]，计其闻命疾驱，若虎狼之得兽也，何以当之？昔田承嗣从安、史父子同反，身经百战，凶悍闻

于天下，违诏举兵，自谓无敌；及卢子期就擒，吴希光归国，承嗣指天垂泣，身无所措。赖先相公按兵不进，且为之祈请，先帝宽仁，赦而不诛，不然，田氏岂有种乎？况尔生长富贵，齿发尚少，不更艰危，乃信左右之言，欲效承嗣所为乎？为尔之计，不若辞谢将佐，使惟诚摄领军府，身自入朝，乞留宿卫，因言惟诚且留摄事，恩命决于圣志；上必悦尔忠义，纵无大位，不失荣禄，永无忧矣。不然，大祸将及。吾亦知尔素疏忌我，顾以舅甥之情，事急，不得不言耳！"惟岳见其言切，益恶之。从政乃复归，杜门称病。惟诚者，惟岳之庶兄也，谦厚好书，得众心，其母妹为李正己子妇。是日，惟岳送惟诚于正己，正己使复姓张，遂仕淄青。惟岳遣王他奴诣从政家，察其起居，从政饮药而卒；且死，曰："吾不惮死，哀张氏今族灭矣！"[6]

刘文喜之死也，李正己、田悦等皆不自安；刘晏死，正己等益惧，相谓曰："我辈罪恶，岂得与刘晏比乎？"会汴州城隘，广之，东方人讹言"上欲东封，故城汴州"。正己惧，发兵万人屯曹州；田悦亦完聚为备，与梁崇义、李惟岳遥相应助，河南士民骚然惊骇。

永平旧领汴、宋、滑、亳、陈、颍、泗七州，丙子，分宋、亳、颍别为节度使，以宋州刺史刘洽为之；以泗州隶淮南；又以东都留守路嗣恭为怀·郑·汝·陕四州、河阳三城节度使。旬日，又以永平节度使李勉都统洽、嗣恭二道，仍割郑州隶之，选尝为将者为诸州刺史，以备正己等。

【注释】

①成德:即成德军,另名恒冀、镇冀,唐、五代方镇名称、宝应元年(公元762年)设置,治所在恒州(后改为镇州,今河北正定县)。宋初废。

②伯父遗业:田承嗣为田悦之伯父,这里指田悦承袭节度使职权。

③恒、郓:即成德节度使和淄青节度使。成德节度使治恒州,淄青节度使治郓州,故以恒、郓代称。

④衰(cui 崔)绖(dié 牒):古代丧服的一种形式,这里代指服丧。

⑤柝(tuò 拓):巡夜打更用的梆子。

⑥张氏:李宝臣原姓张,名忠志,因李宝臣之子准备反叛朝廷,按当时法律,这种罪要诛及宗族,所以李惟岳反叛朝廷要连及张氏。

【译文】

建中二年(辛酉,公元781年)

1 春,正月初九,成德节度使李宝臣逝世。李宝臣本想将他自己所拥有节度使的军权和职位传给他的儿子行军司马李惟岳,因为觉得他年轻昏弱,不通世故,所以事先就为惟岳杀了属下将领中难以控制的如深州刺史张献诚等人,以致于有十几个重要将领在一天中被杀死的。李宝臣命令易州刺史张孝忠到恒州,但张孝忠不来,又派他的弟弟张孝节去召请他。张孝忠让孝节对李宝臣说:"各位将领犯了什么罪,要将他们一起杀死?我张孝忠怕死,不敢前往恒州见您,但也不敢背叛您,我的心思正像您不入朝晋见皇帝一样。"张孝节哭着说:"如果你不去,那我一定会被李宝臣杀死。"张孝忠说:"我要是去的话,那么我们兄弟俩都会被杀掉,但有我在这里,李宝臣一定不敢杀你。"张孝节于是回恒州去复命,李宝臣并没有将他治罪。兵马使王武俊这个人,地位虽然很低,但忠勇可嘉,所以李宝臣特别喜欢他,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他的儿子王士真作妻子,王士真同李宝臣身边的亲信随从关系又特别好;因此只有张孝忠、王武俊两人保全了自己的生命。

李宝臣死后,孔目官胡震和李氏家仆王他奴都劝李惟岳秘不

发丧二十余天，而伪冒李宝臣的名义上表朝廷，要求让李惟岳继承自己节度使的权位，皇帝没有答应；而是派遣给事中汲县人班宏去恒州探视李宝臣的病情，并且晓以大义。李惟岳以重礼贿赂班宏，班宏不接受，返回首都如实向皇帝汇报情况。李惟岳这才发丧，自己任命担任留后，指派属下的各级官吏联名上奏朝廷，要求皇帝让李惟岳担任节度使，皇帝又没有答应。

当初，李宝臣与李正己、田承嗣、梁崇义拥兵自重，相互勾结，都希望将土地传给子孙后代。所以田承嗣死后，李宝臣极为卖力地向朝廷说情，让皇帝将节度使职位授给田悦；代宗皇帝依了他。田悦刚开始承袭节度使权位的时候，对朝廷非常恭顺有礼，河东节度使马燧上表朝廷，认为田悦一定会背叛朝廷，请事先对他多加防备。到现在，田悦多次向朝廷请求让李惟岳承袭节度使权位，皇帝想革除以前的政治弊端，不答应他的请求；有人劝皇帝说："李惟岳事实上已经继承了他父亲的权力和职位，不就此任命他为节度使，他一定会反叛朝廷。"皇帝说："叛贼们本来没有什么资本来叛乱朝廷，都不过是借我王朝的土地，借着朝廷赐给的权位与名号，来聚集他们的党羽。从前为了满足他们的欲望而任命职位的事情很多，可是天下没有太平。这是因为赐予官爵权位并不能够阻止他们起来祸乱，反而助长了他们的叛乱。既然李惟岳一定要反叛朝廷，那么任不任命他为节度使，情况都一样。"最后还是没有答应。田悦于是与李正己各派使者去见李惟岳，阴谋策划率兵抗拒朝廷的命令。

魏博节度副使田庭玠对田悦说："你凭借你伯父的遗业，只要恭谨地听命于朝廷，就能够坐享荣华富贵，不也是很好的吗？为什么无缘无故地与成德节度使、淄青节度使共同去背叛朝廷？你看看，自从战乱发生以来，反叛朝廷、兴风作浪者，谁能保全他家庭的完整呢？你一定要一意孤行，对抗朝廷，可以先杀了我，不要让我看到田氏灭族的惨祸。"因而称病闭门不出。田悦亲自前往田庭玠家谢罪，田庭玠闭门拒绝，最后竟因此忧虑过度而死。

成德判官邵真听说了李惟岳的计划，流着眼泪劝李惟岳说："先公蒙受国家的大恩大德，而你现在还在居丧期间，马上就想要背叛朝廷，这样做太不应该了。"劝李惟岳将李正己派来的使者抓起来送交朝廷，而且请求朝廷让自己带兵讨伐他，说："这样一来，朝廷嘉许你的忠诚，那么任命你为节度使的事也许很快就办了。"李惟岳觉得他说的对，让邵真草拟奏章。长史毕华说："先公与成德、淄青二道交结友好关系二十几年，怎么能突然之间背叛他们呢？而且即使抓了他们的来使送给朝廷，朝廷也未必信任你。李正己要是突然来袭击我们，我们孤军无援，那用什么来对付呢？"李惟岳又听从了他的话。

前定州刺史谷从政，是李惟岳的舅舅，这个人有胆识、有谋略，又喜欢读书，王武俊等人都很敬畏他，因此而被李宝臣所嫉忌，谷从政于是就称病不出。李惟岳也嫉忌他，有什么事情不同他一起商量，日日夜夜地只与胡震、王他奴等商议策划，放开手脚在将士身上花钱以笼络他们。谷从政去见李惟岳，对他说："现在天下平安无事，从首都来的人，都说当今皇帝聪明英武，发誓要让国泰民安，天下无事，很不希望各地诸侯的子孙割地自重。你现在首先违抗皇帝的命令，皇帝一定会派遣各道节度使率兵来讨伐。你属下的将士在受到赏赐的时候，都说要为你拼死效力；假如一仗没有打胜，他们各自珍惜自己的生命，那谁还与你同心同德呢？属下有权的大将，都想乘你情况危急，窥伺一个机会，砍下你的头来立功。而且先公所杀的那些高级将领，差不多有百来号人，在你遭受挫折或失败的时候，他们的子弟想找你复仇的，那人数是难以数清的啊！另外，先公与幽州留后朱滔结下怨仇，朱滔兄弟时时刻刻对我们恨得咬牙切齿，现在的皇帝必定选他作主将率兵前来；而且朱滔又与我们境壤相接，打梆的声音都听得到，他一旦接到朝廷的命令，必将快马疾驰，全力以赴，就像饥饿的虎狼捕捉动物一样，势不可挡，到时我们又如何阻挡？从前田承嗣协同安禄山、史思明父子一起反叛朝

廷，身经百战，以凶悍能战闻名天下，在他违抗朝廷命令，举兵造反时，自称天下无敌；等到卢子期束手被擒，吴希光投降朝廷，田承嗣只能怪上天不保佑而仰天流涕，没有立身之地。全靠先公对他按兵不动，没有发起攻击，而且在朝廷为他求情，先皇帝宽厚仁慈，赦免了他的罪行而没有杀他，要不然，田氏一家哪还有人活到今天？何况你生长在荣华富贵的环境中，年龄还小，没有经历过什么艰难险阻，于是就相信了你身边亲信随从的话，想效仿田承嗣来反叛朝廷吗？为你作长远的打算，还不如暂时离开你身边的将领、僚属，让你的哥哥惟诚代理成德节度使的事务，你自己进京入朝，请求皇帝留你在京宿卫首都，并且对皇帝说让李惟诚暂时留在军府中代理职务。任命谁来做节度使，完全由皇帝决定；皇帝对你的忠诚信义一定会感到高兴，那么你即使得不到显赫权位，也不会失去显荣厚禄，一辈子也没有什么忧虑。否则，将要大祸临头。我也清楚你一向疏远、忌恨我，但看在我们舅甥关系的情份上，考虑到事情危急，我不得不说这些话！"而李惟岳见他说的话太过于率直，更加厌恶他。谷从政于是又回到家里，闭门谢客，称病不出。李惟诚，是李惟岳同父异母的庶出兄长，为人谦虚宽厚，喜欢读书，深得人心，他同母异父的妹妹是李正己的儿媳妇。当天，李惟岳将李惟诚送到李正己那里，李正己让惟诚恢复原来的张姓，于是留他在淄青做官。李惟岳差王他奴到谷从政家里去，观察他的日常生活起居，谷从政喝毒药自杀；在他快要断气的时候说："我并不是怕死，而是为张氏要落到灭族的下场感到悲哀啊！"

对刘文喜被杀这件事，李正己、田悦等人都感到惶恐不安；刘晏被赐死，李正已等人更加害怕，他们说："我们这些人的罪恶，哪是刘晏能够相比的！"正好遇到朝廷觉得汴州城太狭窄，要扩建城墙，东方人就散布谣言说"皇帝想要扩展朝廷能够控制的东边的疆土，所以扩建汴州城。"李正己心怀恐惧，调集军队万余人驻扎曹州；田悦也修整城防，调聚兵马，与梁崇义、李惟岳遥相呼应，互为

援助,河南的军队和老百姓对此惊慌不安,大为震动。

永平军原来负责汴、宋、滑、亳、陈、颍、泗七州的防务,十七日,朝廷将宋州、亳州、颍州分出来另设一节度使来管辖,调派宋州刺史刘洽担任节度使;将泗州改为隶属淮南军;又派东都留守路嗣恭担任怀州、郑州、汝州、陕州等四州、河阳等三城的节度使。十天以后,又派永平节度使李勉统一指挥刘洽、路嗣恭所管辖的两道,又从路嗣恭辖下分出郑州直属李勉,选择曾担任过将领的人担任上述各州的刺史,以此防备李正己等人作乱。

2 初,高力士有养女嫠居东京[1],颇能言宫中事,女官李真一意其为沈太后,诣使者具言其状。上闻之,惊喜。时沈氏故老已尽,无识太后者,上遣宦官、宫人往验视之,年状颇同,宦官、宫人不审识太后,皆言是。高氏辞称实非太后,验视者益疑之,强迎入上阳宫。上发宫女百余人,赍乘舆服御物就上阳宫供奉。左右诱谕百方,高氏心动,乃自言是。验视者走马入奏,上大喜。二月,辛卯,上以偶日御殿[2],群臣皆入贺。诏有司草仪奉迎。高氏弟承悦在长安,恐不言,久获罪,遽自言本末。上命力士养孙樊景超往覆视,景超见高氏居内殿,以太后自处,左右侍卫甚严。景超谓高氏曰:"姑何自置身于俎上?"左右叱景超使下,景超抗声曰:"有诏,太后诈伪,左右可下。"左右皆下殿。高氏乃曰:"吾为人所强,非己出也。"以牛车载还其家。上恐后人不复敢言太后,皆不之罪,曰:"吾宁受百欺,庶几得之。"自是四方称得太后者数四,皆非是,而真太后竟不知

所之。

3 御史中丞卢杞，奕之子也，貌丑，色如蓝，有口辩；上悦之，丁未，擢为大夫，领京畿观察使。郭子仪每见宾客，姬妾不离侧。杞尝往问疾，子仪悉屏侍妾，独隐几待之。或问其故，子仪曰："杞貌陋而心险，妇人辈见之必笑，他日杞得志，吾族无类矣！"

杨炎既杀刘晏，朝野侧目，李正己累表请晏罪，讥斥朝廷。炎惧，遣腹心分诣诸道，以宣慰为名，实使之密谕节度使云："晏昔朋附奸邪，请立独孤后，上自恶而杀之。"上闻而恶之，由是有诛炎之志，隐而未发。乙巳，迁炎为中书侍郎，擢卢杞为门下侍郎，并同平章事，不专任炎矣。杞蕞陋，无文学，炎轻之，多托疾不与会食[3]；杞亦恨之。杞阴狡，欲起势立威，小不附者必欲置之死地，引太常博士裴延龄为集贤殿直学士，亲任之。

4 丙午，更汴宋军曰宣武。

5 振武节度使彭令芳苛虐，监军刘惠光贪婪；乙卯，军士共杀之。

6 发京西防秋兵万二千人戍关东[4]。上御望春楼宴劳将士，神策军士独不饮，上使诘之，其将杨惠元对曰："臣等发奉天，军帅张巨济戒之曰：'此行大建功名，凯还之日，相与为欢。'故不敢奉诏。"及行，有司缘道设酒食，独惠元所部瓶罂不发[5]。上深叹美，赐书劳之。惠元，平州人也。

7 三月，置澱州于郾城[6]。

8 辛巳，以汾洲刺史王翃为振武军使、镇北・绥・银等

州留后。

9 遣殿中少监崔汉衡使于吐蕃。

10 梁崇义虽与李正己等连结,兵势寡弱,礼数最恭。或劝其入朝,崇义曰:"来公有大功于国[7],上元中为阉宦所谗,迁延稽命;及代宗嗣位,不俟驾入朝,犹不免族诛。吾岁久衅积,何可往也?"淮宇节度使李希烈屡请讨之,崇义惧,益修武备。流人郭昔告崇义为变,崇义闻之,请罪,上为之杖昔,远流之;使金部员外郎李舟诣襄州谕旨以安之。舟尝奉使诣刘文喜,为陈祸福,文喜囚之,会帐下杀文喜以降,诸道跋扈者闻之,谓舟能覆城杀将。至襄州,崇义恶之,舟又劝崇义入朝,言颇切直,崇义益不悦。及遣使宣慰诸道,舟复诣襄州,崇义拒境不内,上言"军中疑惧,请易以他使"。时两河诸镇方猜阻,上欲示恩信以安之,夏,四月,庚寅,加崇义同平章事,妻子悉加封赏,赐以铁券;遣御史张著赍手诏征之,仍以其裨将蔺杲为邓州刺史。

11 五月,丙寅,以军兴,增商税为什一。

12 田悦卒与李正己、李惟岳定计,连兵拒命,遣兵马使孟祐将步骑五千北助惟岳。薛嵩之死也,田承嗣盗据洺、相二州,朝廷独得邢、磁二州及临洺县。悦欲阻山为境,曰:"邢、磁如两眼,在吾腹中,不可不取。"乃遣兵马使康愔将八千人围邢州,别将杨朝光将五千人栅于邯郸西北以断昭义救兵,悦自将兵数万围临洺;邢州刺史李共、临洺将张伾坚壁拒守。

贝州刺史邢曹俊,田承嗣旧将也,老而有谋,悦宠信

牙官扈崿而疏之，及攻临洺，召曹俊问计，曹俊曰："兵法十围五攻；尚书以逆犯顺，势更不侔。今顿兵坚城之下，粮竭卒尽，自亡之道也。不若置万兵于崞口以遏西师，则河北二十四州皆为尚书有矣。"诸将恶其异己，共毁之，悦不用其策。

【注释】

①嫠(li 离)：寡妇。

②偶日：唐朝规定，皇帝只在单日里接受群臣的祝贺。偶日即双日，皇帝找到了太后，非常高兴而一反常规。

③会食：唐朝的制度规定，各位宰相每天都要在政事堂一起吃饭。

④戍关东：唐德宗初年，与吐蕃缔结友好盟约，西部相对平安，而河南、河北一带的藩镇却联合起来抗拒朝廷的命令，关东地区反而不太安宁，必须抽调军队去防范他们。

⑤罂：瓶一类的容器，腹大口小。

⑥澱州：唐建中二年(公元 781 年)设置，治所在郾城县(今河南郾城县)。长庆元年(公元 821 年)废。

⑦来公：即来瑱，曾为梁崇义之上司。

【译文】

2 当初，高力士有一个养女寡居东京洛阳，经常能说一些皇宫中的旧事，宫中的女官李真一怀疑她就是失踪的沈太后，因而就去负责寻找沈太后下落的使臣那里详细地说明这一情况。皇帝听到这一消息，又惊又喜。当时同太后有交往的沈家的老人和长辈们都去世了，已经没有人能认识太后。皇帝派遣宦官、宫人前去东都洛阳审视验证，因为年龄和容貌都很相同，而这些宦官和宫女又不是都能真正认识太后，都说这人就是太后。高氏反复声称她不是太后，去审察验证的人更加怀疑而不肯相信她的话，就这样强逼着将她

迎进了上阳宫。皇帝派了一百多位宫女,送了车舆、衣服和许多皇帝用的东西到上阳宫去供奉她。左右随从百般开导引诱,要她承认自己是太后,高氏听了这些甜言蜜语而动心了,于是就自己称自己是曾失踪的太后。负责审察验视的人快马疾驰入首都汇报,皇帝听了非常高兴。二月初二,皇帝一反常规,在双日登殿上朝,满朝文武大臣都入殿前来向皇帝祝贺。皇帝下令有关主管官员拟定礼仪,来奉迎皇太后。高氏的弟弟高承悦住在首都长安,担心如果不说出事实的真象,天长日久,一旦被识破了,免不了要治罪,于是马上向朝廷说明了这件事的前后经过。皇帝下令让高力士的养孙樊景超前往东都洛阳去复察。樊景超看见高氏深居东宫中的内殿,俨然以皇太后的身份自居,侍从林立,警卫森严。樊景超对高氏说:"姑妈您为什么不顾身家性命,把自己放在俎案上呢?"左右的侍从大声叱喝樊景超,让他走开,樊景超高声说:"皇帝有诏令,皇太后是伪装冒充的,左右侍从全部退下。"左右侍从们都听说有皇帝的诏令而退下大殿。高氏于是解释道:"我是被人强迫的,并不是我自己要冒充太后啊。"樊景超用牛车将高氏拉回家里。皇帝担心以后人们不再敢去辨认太后,所以一切人员都不怪罪,而且说:"我宁愿受一百次蒙骗,也许有一次能真正找到太后。"此后各地声称找到太后的事情有很多,但都不是,真太后一直不知道到哪里去了。

3 御史中丞卢杞,是卢奕的儿子,他的相貌长得奇丑无比,脸色深青,但是口才很好;皇帝很喜欢他,十八日,提升他为御史大夫,兼任京畿观察使一职。郭子仪每次接见宾客,他的姬妾都不离左右。卢杞曾经去郭子仪那里探视他的病情,郭子仪将所有的侍妾都支走,独自一个人在厅中接待他。有人就问他这样做是什么缘故,郭子仪回答说:"卢杞相貌丑陋而心地阴险,妇道人家见了他的样子一定会讥笑,有朝一日,卢杞得了势,那么我们郭家就没有一个人能活下去的了!"

杨炎杀了刘晏以后,朝野内外都非常震惊,李正己多次上表为

刘晏洗刷罪名，讽刺指责朝廷处事轻率。杨炎对此非常害怕，于是就派遣宠信心腹们分别前去各道，借宣抚安慰的名义，让他们暗中对各道节度使们说："刘晏以前与奸邪之人相互勾联，结为同党，请先皇帝立独孤妃作皇后，是皇帝自己恨刘晏而将他杀了。"皇帝知道这件事后，非常讨厌杨炎，自此以后就有了除掉杨炎的想法，只是藏在心中没有说出来。十六日，将杨炎调任中书侍郎，升卢杞为门下侍郎，都加上同平章事的官衔，共同处理天下大政，而不再只专门任用杨炎以操纵朝政了。卢杞身材矮小，长相丑陋，又没有文采和学问，杨炎瞧不起他，经常假称身体有病而不愿同他一起在政事堂进餐，卢杞对此也耿耿于怀，痛恨杨炎。卢杞阴险狡猾，想建立自己的势力，树立自己的威望，凡是稍有不附从他的人，一定要将他置于死地才罢休，援引亲信太常博士裴延龄作集贤殿直学士，而对他非常信任。

4 十七日，改称汴宋军为宣武军。

5 振武节度使彭令芳为政苛刻暴虐，监军刘惠光为人贪婪成性，二十六日，军士们共同起来杀了他们的俩人。

6 调派驻扎在京西的防秋部队一万二千人到首都东边去戍守关东。皇帝御驾亲临望春楼设宴为出征的将士送行，惟独只有属于神策军的将士们不喝酒。皇帝派人去问原因，将领杨惠元回答说："我们从奉天出发时，军帅张巨济告戒我们说：'这次出发如果能大建功名，凯旋回师，我们再举杯畅饮。'我们遵守军帅不打胜仗不喝酒的诫令，所以不敢奉诏饮酒。"等到部队要出发，有关主管官员沿途摆设酒菜，只有杨惠元率领的神策军部队不开瓶酒。皇帝对此大为赞赏，亲笔写信加以慰劳。杨惠元，是平州人。

7 三月，在鄜城设置澂州。

8 二十二日，升任汾州刺史王翃作振武军使、镇北·绥·银等州留后。

9 派遣殿中少监崔汉衡出使吐蕃。

10 梁崇义虽然与李正己等人相互联合，结为同党，但因为自己势单兵弱，对朝廷算是比较有礼而恭顺的了。有人劝他入京晋见皇帝，梁崇义说："来公曾为朝廷立下汗马功劳，上元年间被宦官谗言诬陷，说他拖延执行皇帝的命令；等到代宗继承皇位，他不等驾好车马就去朝见皇帝，尚且还免不了族诛之祸，朝廷对我陈见已深，我哪里还能进京入朝啊？"淮宁节度使李希烈多次上奏朝廷请求出兵讨伐梁崇义，梁崇义非常害怕，更加勤练兵马，加强防备。被梁崇义流放的郭昔向朝廷告发梁崇义图谋叛乱，梁崇义知道这件事情后，上奏朝廷请治郭昔诬告罪，皇帝为梁崇义廷杖了郭昔，将他流放到更远的地方。并派遣金部员外郎李舟到襄州传达皇帝安慰梁崇义的谕旨。李舟曾奉朝廷之命到泾州刘文喜处，向他陈说违抗朝令和恭顺中央的利害祸福，刘文喜不听他那一套，将他囚禁起来，正好碰上刘文喜的部将杀了文喜，向朝廷投降。各道中那些飞横跋扈的节度使听了这件事，都说李舟能够攻陷人家的城池，杀害手握大权的将领。所以当李舟到达襄州时，梁崇义很厌恶他；李舟又劝说梁崇义进京入朝，语气直率急切，梁崇义听了更加不高兴。到后来朝廷派出使臣到各道去慰问安抚，李舟又被派去襄州，梁崇义拒他于边境之外而不接受他，并上奏朝廷说"军队中的将领对李舟心怀疑惧，请另派一个使者来。"当时正值河南、河北各镇相互猜忌，互不信任的时期，皇帝想通过示恩和表示诚信来安抚他们，夏天，四月初二，皇帝晋加梁崇义同平章事官衔，他的妻儿老小也都加了封赏，并且赐给他铁券；派遣御史张著带着皇帝亲笔写的命令去征召他入朝，仍派他的副将蔺杲作邓州刺史。

11 五月初八，因为要调兵打仗，将商税由原来的三十税一提高到十税一。

12 田悦终于与李正己、李惟岳商议决定，相互联合起来，共同以武力抗拒朝廷的命令。派遣兵马使孟祐率领步兵、骑兵五千人到北方去协助李惟岳。薛嵩死后，田承嗣窃据了洺州、相州，朝廷只控制

了邢州、磁州和临洺县。田悦想凭借山势的险阻划分边境。他说："邢州、磁州就像两个隐患，在我的心腹中，不能不攻下来。"于是派兵马使康愔率领八千将士包围邢州，又派别将杨朝光率领五千人在邯郸西北设营立寨，以阻断昭义军派来解救邢州的救兵。田悦自己亲率将士几万人围攻临洺城；邢州刺史李共、临洺守将张伾坚守营垒，奋力抵抗田悦军队的进攻。

贝州刺史邢曹俊，是田承嗣时期的旧将，经验丰富，老谋深算，田悦宠信牙官扈崿疏远他，到了要进攻临洺的时候，田悦才召见邢曹俊询问打仗的谋略，邢曹俊回答说："《孙子兵法》上所谓的十围五攻，就是指现在这种以寡敌众的情况；而你又是通过反叛朝廷来对抗朝廷的军队，其情其势更不相当。现在我们的军队围攻装备精良、防守坚固的城池，直到粮草断绝、兵力耗竭，这实际上是在自取灭亡。不如在崞口一带驻守一万大军阻挡自西山而下的救兵，这样一来，黄河以北的二十四州都将属于尚书你的地盘了。"各位将领都厌恶邢曹俊的计策与自己的不同，共同起来毁谤他，田悦也没有采用他的策略。

资治通鉴全译卷第二百二十七

唐纪四十三　起重光作噩六月，尽玄默阏茂，凡一年有奇。

德宗神武圣文皇帝二

建中二年

1 六月庚寅，以浙江东·西观察使、苏州刺史韩滉为润州刺史、浙江东·西节度使，名其军曰镇海。

2 张著至襄阳，梁崇义益惧，陈兵而见之。蔺杲得诏不敢发，驰见崇义请命。崇义对著号泣，竟不受诏。著复命。

癸巳，进李希烈爵南平郡王，加汉南、汉北兵马招讨使，督诸道兵讨之。杨炎谏曰："希烈为董秦养子[1]，亲任无比，卒逐秦而夺其位。为人狼戾无亲，无功犹倔强不法，使平崇义，何以制之？"上不听。炎固争之，上益不平。

荆南牙门将吴少诚以取梁崇义之策干李希烈，希烈以少诚为前锋。少诚，幽州潞人也。

时内自关中，西暨蜀、汉，南尽江、淮、闽、越，北至太原，所在出兵，而李正己遣兵扼徐州甬桥、涡口，梁崇义阻兵襄阳，运路皆绝，人心震恐。江、淮进奉船千余艘，泊涡口不敢进。上以和州刺史张万福为濠州刺史。万福驰至涡口，立马岸上，发进奉船，淄青将士停岸睥睨不敢动。

3 辛丑，汾阳忠武王郭子仪薨。子仪为上将，拥强兵，程元振、鱼朝恩人谗毁百端，诏书一纸征之，无不即日就道，由是谗谤不行。尝遣使至田承嗣所，承嗣西望拜之曰："此膝不屈于人若干年矣！"李灵曜据汴州作乱，公私物过汴者皆留之，惟子仪物不敢近，遣兵卫送出境。校中书令考凡二十四，月入俸钱二万缗，私产不在焉；府库珍货山积。家人三千人，八子、七婿皆为朝廷显官；诸孙数十人，每问安，不能尽辩，颔之而已。仆固怀恩、李怀光、浑瑊皆出麾下，虽贵为王公，常颐指役使，趋走于前，家人亦以仆隶视之。天下以其身为安危殆三十年，功盖天下而主不疑，位极人臣而众不疾，穷奢极欲而人不非之，年八十五而终。其将佐至大官，为名臣者甚众。

4 壬子，以怀、郑、河阳节度副使李芃为河阳、怀州节度使[2]，割东畿五县隶焉。

5 北庭、安西自吐蕃陷河、陇[3]，隔绝不通，伊西、北庭节度使李元忠、四镇留后郭昕帅将士闭境拒守[4]，数遣使奉表，皆不达，声问绝者十余年；至是，遣使间道历诸胡自回

纥中来，上嘉之。秋，七月，戊午朔，加元忠北庭大都护，赐爵宁塞郡王；以昕为安西大都护、四镇节度使，赐爵武威郡王；将士皆迁七资。元忠姓名，朝廷所赐也，本姓曹，名令忠；昕，子仪弟〔之子〕也。

【注释】

①董秦：即李希烈养父，唐王朝赐其姓名为李忠臣，其为人贪残好色，曾在淮西节度使任上，被其养子李希烈和部将丁暠等赶走，后在朝廷任检校司空、同平章事等职。

②艽(qiú 求)：此为人名。

③安西：即安西府，唐贞观十二年(公元639年)设置，治所在今甘肃临潭县东，为唐代一战略要地。

④伊西：唐代西北部边疆军事防御区域，其范围大概在伊吾县(今新疆哈密县)一带。

【译文】

唐纪四十三　起辛酉(公元781年)六月，尽壬戌(公元782年)，共一年七个月。

德宗神武圣文皇帝二

建中二年(辛酉，公元781年)

1 六月初三，任命浙江东·西观察使、苏州刺史韩滉担任润州刺史、浙江东·西观察使，将他所指挥的军队定名为镇海军。

2 张著到达襄阳，梁崇义心里更加害怕，在府邸布置军阵来接见他。蔺杲接到皇帝的命令后不敢去邓州走马上任，驱马急驰到襄阳面见梁崇义请示。梁崇义只是对着朝廷来使张著的面放声大哭，始终不接受皇帝的诏命。张著只得回京向皇帝汇报。

初六，皇帝给李希烈晋加南平郡王的爵位，委以汉南、汉北兵马招讨使的职务，负责督导各道军队联合讨伐梁崇义。杨炎劝告皇

帝说："李希烈是董秦的养子，董秦对他特别亲信厚爱，最后他还是驱逐了董秦而夺取了其节度使的权位。他这个人凶狠暴戾，六亲不认，在无功无劳的时候，尚且倔强任性不守朝廷法度，假使他消灭了梁崇义，那将用什么办法来控制他？"皇帝不听他这一套，杨炎坚决地反对晋封李希烈，皇帝对杨炎更加不满意。

荆南牙门将吴少诚以消灭梁崇义的计策去求见李希烈，李希烈便委任他作了讨梁的前锋。吴少诚，是幽州潞县人。

当时内地自关中，西部到蜀、汉，南边到江、淮、闽、越，北边到太原，各地都在征调军队，但是李正己派兵控制了徐州的交通要道甬桥、涡口，梁崇义重兵盘踞襄阳，主要运输线路都被切断，弄得到处人心惶恐不安。江、淮一带给首都运送物品的一千多只船，停在涡口不敢继续前进。皇帝委派和州刺史张万福担任濠州刺史。张万福策马赶到涡口，骑马站在河岸边，命令上供的船只出发，李正己的军队站在河岸边，眼睁睁地望着船队经过而不敢有半点举动。

3十四日，汾阳忠武王郭子仪去世。郭子仪官至大将军，自己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程元振、鱼朝恩这些宫内近侍就千方百计地诬蔑毁谤他，郭子仪办事认真，只要皇帝一纸诏书征召他入朝，不管什么场合，他都会在接到命令后的当天上路，因此在皇帝面前任何诬蔑毁谤他的话都不起作用。郭子仪曾经派遣使者到田承嗣那里去，田承嗣遥望西方向他跪拜说："我这双膝，不向人下跪已经有好多年了！"李灵曜占据汴州反叛朝廷时，经过汴州的无论是公家的还是私人的钱财货物，全部都要扣留下来，只有郭子仪的货物过汴州时，他连靠都不敢靠近，并且还要派兵护送其安全出境。他担任中书令共二十四年，每月的官俸收入多达二万缗，私有财产还不包括在内；他家的仓库里奇货珍宝堆积如山。他的家人有三千，八个儿子和七个女婿都在朝廷中任显官要职；孙子辈的有几十个，他们每次来问候，郭子仪不能都叫出名字，只是对他们点点头而已。仆固怀恩、李怀光、浑瑊都出自他的部下，他们虽然身势显赫，贵为王

公，但郭子仪对他们常常是颐使气指，随意使唤，他们在郭子仪面前也是恭谨万分。而且郭子仪家里的人，也把他们当成家仆一样对待。天下家国的安危系于他一人身上，前后将近有三十年，他的功劳卓越，超群绝伦，但是皇帝丝毫不怀疑他有异谋，他的权位到达做臣子的顶点，而大家都不嫉恨他，他的生活穷奢极欲，纵情享受，但人们并不以此指责他，他活了八十五岁，高寿而终。他部下的副官、僚佐们做到大官，成为朝廷中著名臣子的人非常多。

4 二十五日，委任怀州、郑州、河阳节度副使李芃为河阳、怀州节度使，并将东都洛阳的五县划归他管辖。

5 北庭、安西自从吐蕃攻占了河西、陇右一带，与朝廷之间因交通阻隔，信息不通。伊西、北庭节度使李元忠、四镇留后郭昕率领将士们封闭边关，据阻苦守，多次派遣使者去首都入朝上奏，都没送到，因此同朝廷断绝音讯十几年；直到现在，派出使臣才抄小路偷偷地经过诸胡地区，取道回纥抵达首都，皇帝对他们的艰苦卓绝和忠诚非常赞赏。秋，七月初一，晋加李元忠为北庭大都护的官衔，赐给他宁塞郡王的爵位；升任郭昕为安西大都护、四镇节度使，赐给他武威郡王的爵位；其他所有将士都连升七级。李元忠的姓和名，都是朝廷赐给的，他本姓曹，名令忠；郭昕，是郭子仪弟弟的儿子。

6 李希烈以久雨未进军，上怪之，卢杞密言于上曰："希烈迁延，以杨炎故也。陛下何爱炎一日之名而堕大功？不若暂免炎相以悦之，事平复用，无伤也。"上以为然。庚申，以炎为左仆射，罢政事。以前永平节度使张镒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镒，齐丘之子也。以朔方节度使崔宁为右仆射。

7 丙子，赠故伊州刺史袁光庭工部尚书。光庭天宝末为伊州刺史，吐蕃陷河、陇，光庭坚守累年，吐蕃百方诱之，不下。粮竭兵尽，城且陷，光庭先杀妻子，然后自焚。郭昕使至，朝廷始知之，故赠官。

8 辛巳，以邠宁节度使李怀光兼朔方节度使。

9 癸未，河东节度使马燧，昭义节度使李抱真，神策先锋都知兵马使李晟，大破田悦于临洺。

时悦攻临洺，累月不拔，城中食且尽，府库竭，士卒多死伤。张伾饰其爱女，使出拜将士曰："诸君守战甚苦，伾家无他物，请鬻此女为将士一日之费。"众皆哭，曰："愿尽死力，不敢言赏。"李抱真告急于朝，诏马燧将步骑二万与抱真讨悦，又遣李晟将神策兵与之俱；又诏幽州留后朱滔讨惟岳。

燧等军未出险，先遣使持书谕悦，为好语，悦谓燧畏之，不设备。燧与抱真合兵八万，东下壶关[1]，军于邯郸，击悦支军，破之。悦方急攻临洺，分李惟岳兵五千助杨朝光。明日，燧等进攻朝光栅，悦将万余人救之，燧命大将李自良等御之于双冈[2]，令之曰："悦得过，必斩尔！"自良等力战，悦军却。燧推火车焚朝光栅，斩朝光，获首虏五千余级。居五日，燧等进军至临洺，悦悉众力战，凡百余合，悦兵大败，斩首万余级。悦引兵夜遁，邢州围亦解。

时平卢节度使李正己已薨，子纳秘之，擅领军务。悦求救于纳及李惟岳，纳遣大将卫俊将兵万人，惟岳遣兵三千人救之。悦收合散卒，得二万余人，军于洹水；淄青军其

东，成德军其西，首尾相应。马燧帅诸军进屯邺，奏求河阳兵自助；诏河阳节度使李芃将兵会之。

10 八月，李纳始发丧，奏请袭父位，上不许。

11 梁崇义发兵攻江陵，至四望③，大败而归，乃收兵襄、邓。李希烈引军循汉而上，与诸道兵会；崇义遣其将翟晖、杜少诚逆战于蛮水，希烈大破之；追至疏口，又破之。二将请降，希烈使将其众先入襄阳慰谕军民。崇义闭城拒守，守者开门争出，不可禁。崇义与妻赴井死，传首京师。

【注释】

①壶关：又名壶口、吾儿关。即今山西黎县东北东阳关。

②双冈：又名卢家疃。在邯郸西北、临洺以西一带。

③四望：即四望山，又名大府山。以山势最高，可四处瞭望而得名，在今湖北南漳县南。

【译文】

6 李希烈因为天气久雨不停而没有率军出发，皇帝对此非常恼怒。卢杞趁机暗中对皇帝说："李希烈之所以拖延军务，徘徊不前，这是因为杨炎的缘故啊。陛下您何必为顾及杨炎一时的名位关系，而丧失了平定叛逆这件大事的时机呢？还不如暂时先将杨炎的宰相职务免了，以让李希烈高兴而进剿叛逆，等到除掉了梁崇义之后，再重新任命他为宰相，也没有什么妨碍啊。"皇帝认为他说的有道理。初三，调派杨炎担任左仆射一职，罢了他主持朝廷大政的权力。任命前永平节度使张鎰任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张鎰，是张齐丘的儿子。又任命朔方节度使崔宁为右仆射。

7 十九日，追赠已故伊州刺史袁光庭为工部尚书。袁光庭在天宝末年担任伊州刺史，吐蕃攻陷河西、陇右一带之后，袁光庭率领将

士坚守伊州达数年之久，吐蕃想方设法地诱降他，都没有取得成功。最后粮竭兵尽，在城池马上就要被攻破的时候，袁光庭先杀了他的家眷，然后引火自焚而死。郭昕派的使者抵达首都，朝廷才知道这件事。因此朝廷要追赠他官衔。

8 二十四日，委派邠宁节度使李怀光兼任朔方节度使。

9 二十六日，河东节度使马燧、昭义节度使李抱真、神策先锋都知兵马使李晟，率兵联合作战，在临洺将田悦打得大败。

当时田悦围攻临洺城，接连攻了几个月都没有攻下来，临洺城中的粮食将尽，府库中的储备已经用完，将士多半非死即伤。守将张伾将他的爱女打扮了一番，带着她出来向将士们下拜说："各位坚守城池，连月与敌人苦战，我家里没有别的什么东西了，让我将自己的女儿卖了，以供各位将士们一天所需的费用。"在场将士都感动得哭了，说："我们情愿为坚守城池拼死力战，而不敢要求任何奖赏。"李抱真飞书向朝廷告急，皇帝下令让马燧率领步兵，骑兵二万人与李抱真一起讨伐田悦，并且调派李晟率领神策军兵士与他们一起合击田悦；又命令幽州留后朱滔率兵讨伐李惟岳。

马燧等人率领的军队在还没有出壶关险要之前，先派使者带了封信去劝说田悦，向他说了不少好听的话，田悦觉得马燧怕他，因而对他们率军前来没有多加防备。马燧与李抱真联合出兵八万人，军队经过壶关向东边挺进，驻扎在邯郸，攻击田悦的一支部队，打败了他们。这时，田悦正向临洺发起急攻，只能将李惟岳援助的部队五千人派出支援杨朝光。第二天，马燧等率军向杨朝光的营垒发起进攻，田悦亲自率领一万多人前来救援杨朝光，马燧命令大将李自良等率部在双冈一带阻击田悦，并严令他："如果田悦打过了双冈，就杀你的头！"李自良等人拼死力战，田悦带的军队被打退。马燧推出着火的车辆焚烧杨朝光的营垒，杀了杨朝光，其余被斩首的有五千多人。过了五天，马燧等率部进军到临洺，田悦出动了所有的部队，全力应战，总共打了一百多个回合，田悦的军队大败，被

斩首的达一万余人。田悦带领残兵败将连夜逃窜，邢州的围困也随之被解除了。

那时平卢节度使李正己已经去世，他的儿子李纳把这事隐瞒下来，擅自统领军权。田悦向李纳和李惟岳求救，李纳派遣大将卫俊率兵一万人，李惟岳派兵三千人去援救他。田悦收罗散兵游勇，共召集到二万多人，驻扎在洹水县；李纳的军队驻扎在他的东边，李惟岳的部队驻扎在他的西边，他们首尾相互接应。马燧率领各支部队进驻鄴县，上奏朝廷请求河阳的军队来援助；皇帝下诏命令河阳节度使李芃率部与马燧会合。

10 八月，李纳才为他的父亲李正己发丧，他上奏朝廷请求继承父亲的职位，皇帝不答应。

11 梁崇义派兵去进攻江陵，至了四望山这一带，被朝廷的军队打得大败而回，于是他将自己的部队集合起来，驻扎在襄阳和邓州。李希烈带领军队沿着汉水而上，与各道的军队汇合，梁崇义派他的将领翟晖、杜少诚在蛮水拦截，被李希烈打得大败；李希烈的军队将他们追赶到疏口，又打败了他们。翟晖、杜少诚请求投降，李希烈命令他们带领残余部众先进襄阳去安抚、晓谕军民。梁崇义关闭城门，抗拒朝廷的军队，但是守城的士兵打开城门，纷纷争着出城，毫无办法禁止。梁崇义只得和他的妻子跳井自杀，他的脑袋被砍下来，送到了首都。

12 范阳节度使朱滔将讨李惟岳，军于莫州；张孝忠将精兵八千守易州，滔遣判官蔡雄说孝忠曰："惟岳乳臭儿，敢拒朝命；今昭义、河东军已破田悦，淮宁李仆射克襄阳，计河南诸军，朝夕北向，恒、魏之亡，可伫立而须也。使君诚

能首举易州以归朝廷，则破惟岳之功自使君始，此转祸为福之策也。”孝忠然之，遣牙官程华诣滔，遣录事参军董稹奉表诣阙，滔又上表荐之；上悦。九月，辛酉，以孝忠为成德节度使。命惟岳护丧归期，惟岳不从。孝忠德滔，为子茂和娶滔女，深相结。

13 壬戌，加李希烈同平章事。

14 初，李希烈请讨梁崇义，上对朝士亟称其忠。黜陟使李承自淮西还，言于上曰：“希烈必立微功；但恐有功之后，偃蹇不臣，更烦朝廷用兵耳！”上不以为然。

希烈既得襄阳，遂据之为己有，上乃思承言。时承为河中尹，甲子，以承为山南东道节度使[1]。上欲以禁兵送上，承请单骑赴镇；至襄阳，希烈置之外馆，迫胁万方，承誓死不屈，希烈乃大掠阖境所有而去。承治之期年，军府稍完。希烈留牙将于襄州，守其所掠财，由是数有使者往来。承亦遣其腹心臧叔雅往来许、蔡[2]，厚结希烈腹心周曾等，与之阴图希烈。

15 初，萧嵩家庙临曲江，玄宗以娱游之地，非神灵所宅，命徙之。杨炎为相，恶京兆尹严郢，左迁大理卿；卢杞欲陷炎，引郢为御史大夫。先是，炎将营家庙，有宅在东都，凭河南尹赵惠伯卖之，惠伯买以为官廨，郢按之，以为有羡利。杞召大理正田晋议法，晋以为：“律，监临官市买有羡利，以乞取论，当夺官。”杞怒，贬晋衡州司马。更召他吏议法，以为：“监主自盗，罪当绞。”炎庙正直萧嵩庙地，杞因潜炎，云“兹地有王气，故玄宗令嵩徙之；炎有异志，故于

其地建庙。”冬，十月，乙未，炎自左仆射贬崖州司马；未至崖州百里，缢杀之。惠伯自河中尹贬费州多田尉[3]；寻亦杀之。

16 辛巳[4]，册太子妃萧氏。

17 癸卯，祫太庙[5]。先是，太祖既正东向之位，献、懿二祖皆藏西夹室[6]，不飨；至是，复奉献祖东向而飨之。

18 徐州刺史李洧，正己之从父兄也。李纳寇宋州，彭城令太原白季庚说洧举州归国；洧从之，遣摄巡官崔程奉表诣阙，且使口奏，并白宰相，以“徐州不能独抗纳，乞领徐、海、沂三州观察使，况海、沂二州，今皆为纳有。洧与刺史王涉、马万通素有约，苟得朝廷诏书，必能成功。”程自外来，以为宰相一也，先白张镒，镒以告卢杞。杞怒其不先白己，不从其请。戊申，加洧御史大夫，充招谕使。

【注释】

①山南东道：唐开元二十一年(公元733年)分山南道东部而设置，治所在襄州(今湖北襄樊市)，辖境相当于今河南伏牛山、桐柏山西南，陕西秦岭以南，湖北随州、京山、仙桃等县市以西，四川涪陵、万县和陕西紫阳，石泉等县以东，长江以北地区。后废。

②许、蔡：即许州、蔡州。李希烈从襄阳撤出后，先移镇蔡州，后移镇许州。

③费州：唐贞观年间设置，治所在今贵州思南县。后废。

④辛巳：查建中二年十月无此日，恐为辛卯或癸巳之误。

⑤祫(xiá 峡)：古代皇帝或诸侯把远近祖先的牌位集合在太祖庙举行大合祭的一种迷信活动。

⑥献、懿二祖：献祖李熙为唐太祖李渊之祖，懿祖李赐为李渊之父。

【译文】

12 范阳节度使朱滔即将出兵讨伐李惟岳，将军队驻扎在莫州；

张孝忠率领精锐兵卒八千人防守易州，朱滔派遣判官蔡雄去易州劝说张孝忠："李惟岳是个乳臭未干的小子，竟敢违抗朝廷的命令；现在昭义军、河东军已经打败了田悦，淮宁节度使李希烈仆射率军攻克了襄阳，看看在河南的各路军队，正马不停蹄地日夜向北挺进，李惟岳和田悦的灭亡，已是指日可待的了。假使你能够领头率易州归顺朝廷，那么打败李惟岳的头功，便是你的，这是你转祸为福、转危为安的上策啊。"张孝忠觉得他说的在理，于是派遣牙官程华去见朱滔；另外又派遣录事参军董稹奉表入朝以表忠诚，朱滔也上表举荐他；皇帝对此非常高兴。九月初六，皇帝任命张孝忠为成德节度使。又命令李惟岳护送其父李宝臣的灵柩回首都，李惟岳不服从命令。张孝忠非常感激朱滔，替他的儿子张茂和娶了朱滔的女儿作媳妇，以加深双方的感情联系。

13 初七，晋加李希烈同平章事官衔。

14 当初，李希烈请求朝廷让他带兵征讨梁崇义时，皇帝对满朝文武大臣屡次赞赏他的忠贞。黜陟使李承从淮西回到首都，对皇帝说："李希烈一定能够建立小的战功；但是怕他在有功之后，恃功自傲而不听从朝廷的命令，那就更要烦劳朝廷对他用兵了！"皇帝对他这一番话不以为然。

李希烈攻下襄阳后，马上将它据为己有，这时皇帝才想到李承的话正确。当时李承正担任河中尹这一职务，初九，皇帝调派李承担任山南东道节度使。皇帝要派禁卫军护送他去襄阳上任，但李承请求让他单枪匹马去军府就职；当他到达襄阳之后，李希烈将他安置在驿馆，不让他进入军府，李希烈千方百计地威胁利诱，李承誓死不向李希烈屈服，李希烈无可奈何，于是在襄阳全境大肆抢劫财物之后离开襄阳。李承在此治理了整整一年时间，被抢掠的军府才开始复原。李希烈派一个牙将留在襄州，守护他所抢劫的财物，因而经常有使者来来往往。李承也派他的亲信心腹臧叔雅往来于许州、蔡州之间，拉拢李希烈的亲信周曾等人，与他们交结深厚，暗中

谋划对付李希烈。

15 当初,萧嵩的家庙靠近曲江,唐玄宗认为曲江一带是游玩娱乐的地方,不适宜为神灵在这建居住的地方,下令让他将家庙迁走。杨炎担任宰相后,讨厌京兆尹严郢,将他降调为大理卿;卢杞想陷害杨炎,便让严郢担任了御史大夫。先前,杨炎即将修建家庙,他自己有座住宅在东都洛阳,就委托河南尹赵惠伯将它卖掉,赵惠伯便买下来作了官舍,严郢将这件事检举出来,揭发他从中谋取了厚利。卢杞召集大理正田晋等讨论如何惩处,田晋认为:"按照法律规定,主管官吏负责购买东西而从中渔利的话,以勒索贿赂论处,罪当撤职。"卢杞对此非常震怒,将田晋贬职为衡州司马。另外召集别的官吏讨论处罚事宜,他们认为:"负责主管的官吏,从自己管辖的财物中谋取利益,是监守自盗,论罪当处以绞刑。"杨炎修建的家庙正对着萧嵩原来家庙庙址,卢杞因此而说他的坏话,说"那个地方有作天子的瑞气,所以玄宗命令萧嵩将家庙搬走;而杨炎心中另有图谋,所以在那里为自己建家庙。"冬,十月初十,杨炎从左仆射的职位上被贬降为崖州司马;当他去赴任,在离崖州还有一百里路程的地方,皇帝下令绞死了他。赵惠伯从河中尹的位职上被贬为费州多田县尉;没过多久,皇帝也下令杀了他。

16 辛巳日,册立太子妃萧氏。

17 十八日,在太庙中合祭列祖列宗。在此之前,太祖的灵位已经供奉在东向的正中间的位置上,太祖的祖父和父亲献、懿二祖的灵位都奉藏在太庙的西夹室内,没有对他们的灵位四时祭祀;而到现在,又将献祖的灵位供奉在太庙东向的位置上,四时祭祀。

18 徐州刺史李洧,是李正己的堂兄。李纳侵掠、攻打宋州,彭城县令太原人白季庚劝说李洧率所管辖的徐州归附朝廷;李洧听从了他的劝告,派遣摄巡官崔程奉表入京向朝廷表示忠诚,要他口头上奏皇帝,同时禀告宰相,就说:"仅凭徐州一州的力量不能抵抗李纳,想要求朝廷任命自己为统帅徐州、海州、沂州的观察使,何况

海、沂二州，现在都被李纳据有。我和海、沂二州刺史王涉、马万通一向交情很好，如果朝廷能任命我为三州观察使的话，那么海、沂二州一定能和徐州一起抵抗李纳。”崔程由外地来朝廷，误以为宰相的职权与地位都是相同的，禀告谁都一样，便将李洧要说的话先向张镒汇报，张镒又将它告诉给卢杞。卢杞对崔程不先禀告自己十分生气，因此没有答应李洧的请求。二十三日，朝廷晋加李洧御史大夫官衔，让他当招谕使。

19 十一月，戊午，以永乐公主适检校比部郎中田华[1]，上不欲违先志故也。

20 蜀王傀更名遂[2]。

21 辛酉，宣武节度使刘洽，神策都知兵马使曲环，滑州刺史襄平李澄，朔方大将唐朝臣，大破淄青、魏博之兵于徐州。

先是，李纳遣其将王温会魏博将信都崇庆共攻徐州，李洧遣牙官温人王智兴诣阙告急。智兴善走，不五日而至。上为之发朔方兵五千人，以朝臣将之，与洽、环、澄共救之。时朔方军资装不至，旗服弊恶，宣武人嗤之曰：“乞子能破贼乎？”朝臣以其言激怒士卒，且曰：“都统有令，先破贼营者，营中物悉与之。”士皆愤怒争奋。

崇庆、温攻彭城，二旬不能下，请益兵于纳；纳遣其将石隐金将万人助之，与刘洽等相拒于七里沟。日向暮，洽引军稍却，朔方马军使杨朝晟言于唐朝臣曰：“公以步兵

负山而陈，以待两军，我以骑兵伏于山曲，贼见悬军势孤，必搏之；我以伏兵绝其腰，必败之。”朝臣从之。崇庆等果将骑二千逾桥而西，追击官军，伏兵发，横击之；崇庆等兵中断，狼狈而返，阻桥以拒官军。其兵有争桥不得，涉水而渡者。朝晟指之曰：“彼可涉，吾何为不涉？”遂涉水击，据桥者皆走，崇庆等兵大溃；洽等乘之，斩首八千级，溺死过半。朔方军尽得其辎重，旗服鲜华，乃谓宣武人曰：“乞子之功，孰与宋多？”③宣武人皆惭。官军乘胜逐北，至徐州城下，魏博、淄青军解围走，江、淮漕运始通。

22 己巳，诏削李惟岳官爵；募所部降者，赦而赏之。

23 甲申，淮南节度使陈少游遣兵击海州，其刺史王涉以州降。

24 十二月，李纳密州刺史马万通乞降；丁酉，以为密州刺史。

25 崔汉衡至吐蕃，赞普以敕书称贡献及赐，全以臣礼见处；又，云州之西④，当以贺兰山为境，邀汉衡更请之。丁未，汉衡遣判官与吐蕃使者入奏。上为之改敕书、境土，皆如其请。

26 加马燧魏博招讨使。

【注释】

①以永乐公主句：唐代宗大历九年(公元774年)，为了笼络势力强大的地方割据力量、魏博节度使田承嗣，答应将皇女永乐公主许配给田承嗣的儿子田华。

②傀(guī 归)：此为人名。

③宋：唐德宗初期，以宋州、亳州等地划属宣武军，宋州刺史刘洽担任宣武节度使，故宋指宣武军的兵士。

④云州：应为灵州。

【译文】

19 十一月初四，皇帝将永乐公主嫁给了检校比部郎中田华，这是因为现今皇帝不想违背先皇帝的心愿的缘故。

20 蜀王李愧改名为李遂。

21 初七，宣武节度使刘洽、神策军都知兵马使曲环、滑州刺史襄平人李澄、朔方军大将唐朝臣各率所部，在徐州将李纳、田悦控制的淄青节度使、魏博节度使辖下的军队打得大败。

在此之前，李纳派他的将军王温率部与魏博的将军信都崇庆一起向徐州进攻，徐州刺史李洧马上派牙官温县人王智兴去朝廷告急。王智兴行走如飞，不到五日就到达了京城长安。皇帝为徐州调派了朔方军的兵士五千人为援军，命令唐朝臣率领，与刘洽、曲环、李澄共同率部前去援救。当时朔方军的装备、粮食没有及时运来，军队的旗帜，士兵的服装都破破烂烂，宣武军的官兵们都讥笑他们："乞丐们也能去消灭敌人吗？"唐朝臣用这瞧不起他们的话来激怒部下士兵，而且说："李都统有命令，先攻破敌人营垒的人，营中的所有财物全部赏给他。"士兵们都愤怒不已而奋力争先杀敌。

信都崇庆、王温进攻彭城，二十天了还未能攻下，于是请求李纳增派兵力，李纳派遣大将石隐金率领一万人来援助，与刘洽等人率领的朝廷军队在七里沟交战。天快要黑的时候，因抵挡不住，刘洽带兵稍稍后撤，朔方军的马军使杨朝晟对唐朝臣说："唐公你率步兵背山布阵，以待魏博、淄青两镇的军队，我率骑兵在山坳中埋伏，敌人看到你们孤军作战，一定觉得势单力弱向你进攻；我到时便率埋伏的骑兵拦腰截击，一定会将他们打败。"唐朝臣听从了他的建议。信都崇庆等人果然上当，率领骑兵二千人过桥向西，追击

朝廷的官兵，伏兵突然出现，拦腰痛击；信都崇庆等人的军队被拦截，前后中断，只得狼狈后退，占据桥头来抵御朝廷军队。他们的军中，有争着过桥而不能通过的士兵，转而涉水渡河的。杨朝晟指着他们说："他们可以涉水过河，我们为什么不能？"于是率部涉水过河攻击敌人，据守桥头的人也都逃跑了，信都崇庆等人的军队被打得溃不成军；刘洽等也乘机出击，斩杀敌人八千，而溺死水中的超过了一半。朔方军的将士缴获了敌军所有的物资装备，旗帜、军服都鲜艳华美，焕然一新，于是他们对宣武年的士兵说："乞丐们立的功劳，与你们宣武军相比，究竟谁多？"宣武军的士兵都觉得惭愧无比。朝廷的军队乘胜向北追击敌人，直到徐州城下，魏博、淄青的军队放弃对徐州的包围而撤走，江、淮一带的漕运到这时才通畅无阻。

22 十五日，皇帝下诏命令削除李惟岳的官职和爵位；招募他部队中投降朝廷的将士，一律不予追究，并且还加以奖赏。

23 三十日，淮南节度使陈少游派兵进攻海州，海州刺史王涉率海州归降朝廷。

24 十二月，李纳辖下的密州刺史马万通向朝廷求降；十三日，朝廷仍任命他为密州刺史。

25 崔汉衡出使到了吐蕃，赞普认为皇帝的敕书中在双方关系上称"贡献"和"赐"等，完全以臣属的礼仪对待吐蕃；另外，又认为灵州的西边，应当以贺兰山为界，要求崔汉衡再代他请求皇帝加以更改。二十三日，崔汉衡派遣判官与吐蕃的使者到首都长安入奏朝廷，皇帝为吐蕃改了敕书的措辞和边境界限，都满足了赞普的要求。

26 加马燧魏博招讨使官衔。

三 年

1 春，正月，河阳节度使李艤引兵逼卫州，田悦守将任履虚诈降，既而复叛。

2 马燧等诸军屯于漳滨。田悦遣其将王光进筑月城以守长桥，诸军不得渡。燧以铁锁连车数百，实以土囊，塞其下流，水浅，诸军涉渡。时军中乏粮，悦等深壁不战。燧命诸军持十日粮，进屯仓口，与悦夹洹水而军[1]。李抱真、李艤问曰："粮少而深入，何也？"燧曰："粮少则利速战，今三镇连兵不战，欲以老我师；我若分军击其左右，悦必救之，则我腹背受敌，战必不利。故进军逼悦，所谓攻其所必救也。彼苟出战，必为诸君破之。"乃为三桥逾洹水，日往挑战，悦不出。燧令诸军夜半起食，潜师循洹水直趋魏州，令曰："贼至，则止为陈。"留百骑击鼓鸣角于营中，伺抱薪持火，俟诸军毕发，则止鼓角匿其旁；俟悦军毕渡，焚其桥。军行十里所，悦闻之，帅淄青、成德步骑四万逾桥掩其后，乘风纵火，鼓噪而进。燧按兵不动，先除其前草莽百步为战场，结陈以待之，募勇士五千余人为前列。悦军至，火止，气衰，燧纵兵击之，悦军大败。神策、昭义、河阳军小却，见河东军捷，还斗，又破之。追奔至，三桥已焚，悦军乱，赴水溺死不可胜纪，斩首二万余级，捕虏三千余人，尸相枕藉三十余里。

悦收余兵千余人走魏州。马燧与李抱真不协，顿兵平邑浮图。悦夜至南郭，大将李长春闭关不内，以俟官军，久之，天且明，长春乃开门内之。悦杀长春，婴城拒守。城中

士卒不满数千,死者亲戚,号哭满街。悦忧惧,乃持佩刀,乘马立府门外,悉集军民,流涕言曰:"悦不肖,蒙淄青、成德二丈人保荐,嗣守伯父业,今二丈人即世,其子不得承袭,悦不敢忘二丈人大恩,不量其力,辄拒朝命,丧败至此,使士大夫肝脑涂地,皆悦之罪也。悦有老母,不能自杀,愿诸公以此刀断悦首,持出城降马仆射[2],自取富贵,无为与悦俱死也!"因从马上自投地。将士争前抱持悦曰:"尚书举兵徇义,非私己也。一胜一负,兵家之常。某辈累世受恩,何忍闻此?愿奉尚书一战,不胜则以死继之。"悦曰:"诸公不以悦丧败而弃之,悦虽死,敢忘厚意于地下!"乃与诸将各断发,约为兄弟,誓同生死;悉出府库所有及敛富民之财,得百余万,以赏士卒;众心始定。复召贝州刺史邢曹俊,使之整部伍,缮守备,军势复振。

李纳军于濮阳[3],为河南军所逼,奔还濮州,征援兵于魏州。田悦遣军使符璘将三百骑送之,璘父令奇谓璘曰:"吾老矣,历观安、史辈叛乱者,今皆安在?田氏能久乎?汝因此弃逆从顺,是汝扬父名于后世也。"啮臂而别[4]。璘遂与其副李瑶帅众降于马燧。悦收族其家,令奇慢骂而死。瑶父再春以博州降,悦从兄昂以洺州降,王光进以长桥降。悦入城旬余日,马燧等诸军始至城下,攻之,不克。

【注释】

①洹水:即今河南北部卫河支流安阳河。

②马仆射:即河东节度使马燧。

③濮阳:即濮阳郡,治所在濮阳县(今河南濮阳县西南),西晋末年设置、

隋开皇十六年(公元596年)改为濮州,唐天宝初年改为濮阳郡,乾元初又改为濮州。

④啮(niè 涅):咬。

【译文】

建中三年(壬戌,公元782年)

1 春,正月,河阳节度使李芃率军进逼卫州,田悦驻守卫州的大将任履虚假装投降朝廷,不久又反叛了。

2 马燧等人率领的各路军队驻扎在漳水之滨。田悦派遣他的手下将领王光进修筑两头临水的拱形月城来防守长桥,马燧等人不能过河。马燧于是用铁链将几百辆车子串系好,在车厢中装满了土袋,填塞在长桥的下游,河水变浅以后,各路军队涉水渡过漳水。当时朝廷的各支军队缺乏粮食,田悦等人的军队坚守在加深加固的营垒中不出来迎战。马燧命令各支部队的士兵带足十天的粮食,进驻仓口,与田悦的部队隔着洹水在对岸驻扎。李抱真、李芃问马燧说:"我们的粮草缺乏而又深入敌军腹地,这是什么缘故呢?"马燧回答说:"粮草缺乏,只有速战速决才对我们有利,现在魏博、淄青、成德三镇军队联合不出兵迎战,是想拖垮我们的军队;我们如果分散兵力,向田悦的军队的两边出击,田悦一定出兵援救,那么我们就腹背受敌,与他们打仗对我们必然不利。因此主动出兵,进逼田悦,这就是兵法上所谓的攻其必救。他如果出来迎战,就一定会被你们打败。"于是建造了三座桥,让大军过了洹水,天天去田悦营垒前挑战,田悦就是龟缩不出。马燧命令各支军队半夜起来吃饭,偷偷地沿着洹水直向魏州城进发,下令各军:"敌人来后,马上停止前进,立即布下战阵。"并且留下一百名骑兵在兵营中击鼓吹号,仍然一如往日抱来柴草,打着火把。等各路军队都出发后,就停止击鼓吹号,隐藏在一边,一等田悦的军队过了河以后,马上将桥烧毁。马燧等人率领的军队行到十里左右的地方,田悦知道了情况,他立即

率领淄青、成德两镇的步兵、骑兵共四万人过桥跟踪追击马燧等人，并借着风势一路放火，喧嚣着向前进发。马燧立即命令军队停止前进，先将前面一百步远的树木杂草清除，以作战场，然后部署人马，严阵以待，又招集勇士五千余人排在阵前作先锋。田悦的军队到的时候，火也熄了，士气也衰疲了，马燧指挥军队出击，田悦的军队被打得大败。神策、昭义、河阳三军虽在进攻中稍受挫折，但看到马燧的河东军打了大胜仗后，回过头来重新加入战斗，又将田悦的军队打败。朝廷的军队乘胜追敌到营垒时，河上的三座桥梁已被埋伏的骑兵烧毁，田悦的军队阵脚大乱，跳河逃走而被淹死的人数不胜数，朝廷军队杀敌二万多，抓的俘虏有三千多人，死尸体遍地都是，长达三十余里。

田悦收集残兵败将一千多人逃向魏州。因马燧与李抱真关系不和，朝廷军队停留在平邑的寺庙一带。田悦连夜逃到了魏州的南门外，大将李长春紧闭城门，不让田悦进来，想等朝廷军队前来，过了很长时间，天快要亮了，朝廷追兵还没有来，李长春只得打开城门，将田悦放进城门。田悦于是杀了李长春，据城拒守。当时，魏州城内的士兵只有几千人，满街都是战死将士的家人们在嚎啕痛哭。田悦对此又担心又害怕，于是手拿佩刀，骑马站在军府门外，集合全城的所有军民，痛哭流涕地对他们说："这一切都是我的过错，我承蒙淄青李正己、成德李宝臣两位老前辈的推举保荐，继承了我伯父的权位，现在两位老前辈都已经去世，而他们的公子都得不到朝廷允许而承袭节度使的职位，我不敢忘记两位老前辈对我的深恩大德，自不量力，就抗拒起朝廷的命令来，以致于失败到这步田地，导致各位将士的惨死，这都是我田悦的罪过。但是我上有年迈的母亲，不能自杀，只希望在场的诸位用这把刀把我的头砍下来，拿出城外向朝廷的马燧仆射投降，去得到荣华富贵，不要同我一起死在这里！"于是从马上翻滚下来。将士们纷纷争着上前抱扶田悦说："田尚书你举兵行义，并不是为了自己啊？打仗中的一胜一负，本来

是兵家常遇到的事情。我等几代受你的恩惠，怎么能忍心这样对待你呢？我们愿意在尚书你的带领下再决一战，打不了胜仗就为你献身。”田悦说：“各位将士不因我田悦吃了败仗而抛弃我，我田悦即便死了，在九泉之下也不敢忘记你们的深情厚意！”于是与各位将领各自剪断头发，结成兄弟，发誓同生共死；将府库中储藏的所有钱财，加上向富豪们征收的钱财，总共有一百多万，全部赏给将士；城中的军民这才安下心来。田悦又召来贝州刺史邢曹俊，让他负责整顿部队，修缮武器和城墙工事，加强守备，军队的声势和士气又振作起来。

李纳的军队驻扎在濮阳，被河南军队的进攻逼迫，又逃回了濮州，而向魏州请求派兵增援。田悦派遣军使符璘率领三百名骑兵到李纳军中，符璘的父亲符令奇对符璘说：“我已经老了，我曾亲眼见过的安禄山、史思明那一帮反叛朝廷、兴祸作乱的人，现在哪还有一个人活在世上？田氏又能维持多久呢？你如果乘此机会弃暗投明，归顺朝廷，那就是你将你父亲的名声传扬于后世，尽了大孝。”说完咬着儿子的手臂作生死离别。符璘于是与他的副手李瑶率领部下将士向马燧投降。田悦将他的家人都抓了起来，抄没了他的家产，符令奇大骂田悦而死。李瑶的父亲李再春率博州投降朝廷，田悦的堂兄田昂率领洺州投降朝廷，王光进在据守的长桥向朝廷投降。田悦进入魏州城十几天以后，马燧等人率领的各路人马才到魏州城下，向田悦发起进攻，但没有攻下魏州。

3 丙寅，李惟岳遣兵与孟祐守束鹿[1]，朱滔、张孝忠攻拔之，进围深州。惟岳忧惧，掌书记邵真复说惟岳，密为表，先遣弟惟简入朝；然后诛诸将之不从命者，身自入朝，使

妻父冀州刺史郑诜权知节度事，以待朝命。惟简既行，孟祐知其谋，密遣告田悦。悦大怒，使衙官扈岌往见惟岳，让之曰："尚书举兵，正为大夫求旌节耳，非为己也。今大夫乃信邵真之言，遣弟奉表，悉以反逆之罪归尚书，自求雪身，尚书何负于大夫而至此邪？若相为斩邵真，则相待如初；不然，当与大夫绝矣！"判官毕华言于惟岳曰："田尚书以大夫之故陷身重围，大夫一旦负之，不义甚矣。且魏博、淄青兵强食富，足抗天下，事未可知，奈何遽为二三之计乎？"惟岳素怯，不能守前计，乃引邵真，对扈岌斩之，发成德兵万人，与孟祐俱围束鹿。丙寅，朱滔、张孝忠与战于束鹿城下，惟岳大败，烧营而遁。

兵马使王武俊为左右所构，惟岳疑之，惜其才，未忍除也。束鹿之战，使武俊为前锋，私自谋曰："我破朱滔，则惟岳军势大振，归，杀我必矣。"故战不甚力而败。

朱滔欲乘势攻恒州，张孝忠引军西北，军于义丰[3]。滔大惊，孝忠将佐皆怪之，孝忠曰："恒州宿将尚多，未易可轻。迫之则并力死斗，缓之则自相图。诸君第观之，吾军义丰，坐待惟岳之殄灭耳。且朱司徒言大而识浅，可与共始，难与共终也！"于是滔亦屯束鹿，不敢进。

惟岳将康日知以赵州归国，惟岳益疑王武俊，武俊甚惧。或谓惟岳曰："先相公委腹心于武俊，使之辅佐大夫，又有骨肉之亲。武俊勇冠三军，今危难之际，复加猜阻；若无武俊，欲使谁为大夫却敌乎？"惟岳以为然，乃使步军使卫常宁与武俊共击赵州，又使王士真将兵宿府中以自卫。

4 癸未，蜀王遂更名遡。

5 淮南节度使陈少游拔海、密二州，李纳复攻陷之。

6 王武俊既出恒州，谓卫常宁曰："武俊今幸出虎口，不复归矣！当北归张尚书。"常宁曰："大夫暗弱，信任左右，观其势终为朱滔所灭。今天子有诏，得大夫首者，以其官爵与之，中丞素为众所服，与其出亡，曷若倒戈以取大夫，转祸为福，特反掌耳；事苟不捷，归张尚书，未晚也。"武俊深以为然。会惟岳使要藉谢遵至赵州城下[3]，武俊引遵同谋取惟岳；遵还，密告王士真。闰月，甲辰，武俊、常宁自赵州引兵还袭惟岳；遵与士真矫惟岳命，启城门内之。黎明，武俊率数百骑突入府门；士真应之于内，杀十余人。武俊令曰："大夫叛逆，将士归顺，敢违拒者族！"众莫敢动。遂执惟岳，收郑诜、毕华、王他奴等，皆杀之。武俊以惟岳旧使之子，欲生送之长安。常宁曰："彼见天子，将复以叛逆之罪归咎于中丞。"乃缢杀之，传首京师。深州刺史杨荣国，惟岳姊夫也，降于朱滔；滔使复其位。

【注释】

①束鹿：即束鹿县。唐至德元年（公元756年）改鹿城县置，治所即今河北束鹿县东北旧城。

②义丰：即义丰县。隋开皇六年（公元586年）设置，治所在今河北安国县。唐万岁通天二年（公元697年）改为立节县，神龙元年（公元705）年复为义丰县。宋初废。

③要藉：官名，唐代各节度使中的官职，地位比较重要，多半都由节度使的心腹僚佐担任。

【译文】

3十二日,李惟岳派兵增援孟祐,与他共同防守束鹿县城,朱滔、张孝忠联合向束鹿城发起进攻,攻克了这座城,进而包围深州。李惟岳对此既担心又害怕,掌书记官邵真再次劝说李惟岳,要他秘密向朝廷上表称臣,先派弟弟李惟简上京入朝;然后对部属将领中有反对意见、不服从命令的人格杀无论,再亲自入朝,让岳父冀州刺史郑诜暂时代理节度使的职务,等待朝廷的处理意见。李惟简已经出发到首都去了,孟祐知道了这一 计划,于是秘密派遣使者将这件事告诉了田悦。田悦勃然大怒,派衙官扈岌去见李惟岳,责备他说:"田尚书起兵违抗朝廷命令,完全是向朝廷为大夫你求任节度使职务,并不是为了他自己。而现在大夫你竟然听信了邵真的话,派弟弟奉表入朝,完全把谋反的罪名推给田尚书,以求为自己洗刷罪名,田尚书在什么地方对不起你,以至于你如此对待他呢?如果你能为他杀了邵真,那么他就一如既往地对待你,否则,就与大夫你断绝一切关系!"判官毕华对李惟岳说:"田尚书只因为了你的缘故而身陷朝廷军队的重围之中,如果大夫你一旦背叛了他,那实在是太不够义气了。况且魏博、淄青二镇兵势强大,粮草储备丰足,足以对抗朝廷的军队,现在事情的成败还无法预知,为什么立即就采取下策呢?"李惟岳为人一向比较懦弱,不能坚持前面已经决定了的计策,竟把邵真带来,当着扈岌的面杀了;又调派成德镇将士一万人,前去与孟祐一起围攻束鹿城。十二日,朱滔、张孝忠与前来围攻的军队在束鹿城下交战,结果,李惟岳的军队被打得大败,他烧营焚垒,落荒而逃。

兵马使王武俊被李惟岳身边的一些亲信诬谄,李惟岳因此而对他心存怀疑,只是考虑到他是一个有勇有谋的人才,所以才没忍心将他除掉。在束鹿的这次战争中,他派王武俊当前锋打头阵,而王武俊私下为自己打算,觉得"我要是打败了朱滔,那么李惟岳军队的势力会因此大为振作,回来后他一定会杀我。"所以在作战时

不太卖力，结果败退。

朱滔想乘胜进攻恒州，而张孝忠却带着自己的军队向西北进发，驻扎在义丰县城而不去围攻恒州。朱滔对此大为惊异，张孝忠的部将和僚佐对此也都觉得奇怪，张孝忠解释说："在恒州还有很多身经百战的老将，不能轻易地小看了他们。如果我们进逼恒州，他们就会团结起来拼死力战，如果暂缓进攻，那么他们内部就会相互算计，各图自保。你们各位慢慢看吧，我们驻军义丰，坐等李惟岳军队的灭亡就是了。而且，朱司徒这个人，只会说大话，见识却很浅薄，可以与他在开始时一起合作，但难以共同分享最后的果实！"就这样，朱滔也只得驻军束鹿，不敢贸然围攻恒州。

李惟岳的部将康日知率领赵州投奔朝廷，李惟岳因此更加怀疑王武俊，王武俊也就更加害怕。有人对李惟岳说："您的先公对王武俊极为信任，视为心腹亲信，让他辅佐大夫你，而且你们两家又是骨肉之亲。王武俊是位在三军中以有勇有谋著称的大将，在现在这种危急的时候，对他多方猜忌、限制；如果没有王武俊，那您又能派谁来抗击进攻的军队呢？"李惟岳觉得说的有道理，于是派步军使卫常宁与王武俊一道率部进攻赵州，又派王武俊的儿子王士真率兵驻扎在军府中保卫自己。

4 二十九日，蜀王李遂更名为李遹。

5 淮南节度使陈少游攻下的海、密二州，又被李纳攻陷了。

6 王武俊离开恒州后，就对卫常宁说："我王武俊今天有幸脱离虎口，是不会再回去了的！我将向北投奔张孝忠尚书。"卫常宁说："李大夫非常昏庸懦弱，信任身边的一群小人，看现在的形势，他将会被朱滔消灭。现在皇帝有诏令，凡能砍下李大夫头的人，那么就赐给他李惟岳曾有过的官职和爵位，中丞你一向受众人尊敬和爱戴，与其从这里逃出去，还不如倒戈去把李大夫给杀了，这样转祸为福，真是易如反掌；若是事情没有成功，投奔张孝忠尚书，也不晚哪！"王武俊觉得他的话说得的确有道理。当时正遇上李惟岳派要

藉宫谢遵来赵州城下王武俊的军营中，于是王武俊将他拉进来一起策划干掉李惟岳；谢遵回恒州后，秘密地将此计划告诉给王武俊的儿子王士真。这年闰一月的二十一日，王武俊、卫常宁从赵州带领军队回恒州袭击李惟岳，谢遵与王士真假称是李惟岳的命令，开城门将军队放了进来。天快亮的时候，王武俊带领几百名骑兵冲进节度使军府的门内；王士真在府内配合与接应，杀了十几人。王武俊下令说："大夫李惟岳反叛朝廷，将士们要归顺朝廷，谁敢抗拒命令，就杀了他全族人！"大家都不敢轻举妄动。于是抓了李惟岳，逮捕了郑诜、毕华、王他奴等人，将他们一一斩首。王武俊看在李惟岳是已故节度使、自己前上司李宝臣的儿子的份上，想将他活着送往首都长安。卫常宁劝他说："李惟岳如果见到了皇帝，一定会将反叛朝廷的罪名又推到中丞你身上。"听了这话，王武俊于是勒死了李惟岳，将他的人头传送到首都长安去。深州刺史杨荣国，是李惟岳的姐夫，向朱滔投降；朱滔让他官复原职。

7 复榷天下酒[1]，惟西京不榷。

8 二月，戊午，李惟岳所署定州刺史杨政义降[2]。时河北略定，惟魏州未下；河南诸军攻李纳于濮州，纳势日蹙。朝廷谓天下不日可平；甲子，以张孝忠为易、定、沧三州节度使，王武俊为恒冀都团练观察使，康日知为深赵都团练观察使，以德、棣二州隶朱滔[3]，令还镇。滔固请深州，不许，由是怨望，留屯深州。王武俊素轻张孝忠，自以手诛李惟岳，功在康日知上，而孝忠为节度使，已与康日知俱为都团练使，又失赵、定二州，亦不悦。又诏以粮三千石给朱

滔，马五百匹给马燧。武俊以为朝廷不欲使故人为节度使，魏博既下，必取恒冀，故分其粮马以弱之，疑，未肯奉诏。

田悦闻之，遣判官王侑、许士则间道至深州，说朱滔曰："司徒奉诏讨李惟岳，旬朔之间，拔束鹿，下深州，惟岳势蹙，故王大夫因司徒胜势，得以枭惟岳之首，此皆司徒之功也。又天子明下诏书，令司徒得惟岳城邑，皆隶本镇；今乃割深州以与日知，是自弃其信也。且今上志欲扫清河朔，不使藩镇承袭，将悉以文臣代武臣，魏亡，则燕、赵为之次矣；若魏存，则燕、赵无患。然则司徒果有意矜魏博之危而救之，非徒得存亡继绝之义，亦子孙万世之利也。"又许以贝州赂滔。滔素有异志，闻之，大喜，即遣王侑归报魏州，使将士知有外援，各自坚。又遣判官王郅，与许士则俱诣恒州，说王武俊曰："大夫出万死之计，诛逆首，拔乱根，康日知不出赵州，岂得与大夫同日论功？而朝廷褒赏略同，谁不为大夫愤邑者？今又闻有诏支粮马与邻道，朝廷之意，盖以大夫善战，恐为后患，先欲贫弱军府，俟平魏之日，使马仆射北首，朱司徒南向，共相灭耳。朱司徒亦不敢自保，使郅等郊愚计，欲与大夫共救田尚书而存之。大夫自留粮马以供军；朱司徒不欲以深州与康日知，愿以与大夫，请早定刺史以守之。三镇连兵，若耳目手足之相救，则他日永无患矣！"武俊亦喜，许诺，即遣判官王巨源使于滔，且令知深州事，相与刻日举兵南向。滔又遣人说张孝忠，孝忠不从。

【注释】

①榷(què 却):专营、专卖。

②定州:北魏天兴三年(公元400年)改安州而设置,治所在卢奴县(北齐改为安喜县,即今河北定县)。隋大业三年(公元607年)改为博陵郡,九年又改为高阳郡,唐武德四年(公元621年)复为定州,天宝初改为博陵郡,乾元初复为定州。

③德、棣:即德州和棣州。德州,隋开皇九年(公元589年)设置,治所在安德县(今山东陵县)。大业初年改为平原郡。后几经更改,唐乾元元年(公元758年)复为德州。棣州,隋开皇六年(公元586年)设置,治所在阳信县(今山东阳信县西南)。后几经废改,唐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复置,移治厌次县(今山东惠民县东南)。

【译文】

7 朝廷恢复了对全国各地由官府专卖酒的制度,只有西京长安没有实行。

8 二月初五,李惟岳所委任的定州刺史杨政义向朝廷投降。这时河北一带基本上已经平定,只有魏州一处还没有攻下;河南的各支朝廷军队在濮州向李纳进攻,李纳捉襟见肘,形势日渐窘迫。朝廷认为天下不久就可以平定无事;十一日,朝廷任命张孝忠为易、定、沧三州节度使,王武俊为恒冀一带都团练观察使,康日知为深、赵一带都团练观察使,将德州、棣州划给朱滔管辖,命令他回到原地幽州本镇驻守。朱滔再三向朝廷要求将深州划给自己管辖,皇帝都没有答应。因此对朝廷心生怨恨,不听命令仍驻军深州。王武俊一向瞧不起张孝忠,他自认为是他杀了李惟岳,功劳要比康日知大,但张孝忠却当了节度使,自己只与康日知一样做了都团练使,同时在辖地内还割出赵州、定州给别人,心里极为不高兴。皇帝又下诏令让王武俊送给朱滔三千石粮食,送给马燧五百匹马。王武俊认为这是因为朝廷不愿意让叛军的旧将做节度使的缘故,打败田悦的魏博镇叛军以后,一定会进攻恒冀,所以才将他库存的粮食和马匹

调运外地，以削弱他的力量，因为有这种疑虑，所以不肯执行朝廷的命令。

田悦听说了这件事，于是派判官王侑、许士则秘密地抄小路前去深州，劝说朱滔道："朱司徒您奉皇帝命令征讨李惟岳，在短短的十天半月之间，就攻克束鹿城，打下了深州，李惟岳的军势日渐削弱，所以王武俊能乘朱司徒您的势如破竹的优势，才杀了李惟岳，这些都是司徒您的功劳啊。另外，皇帝明白无误地下诏书，命令说朱司徒要是夺得了李惟岳的城池的话，都可以划归您管辖；现在竟将深州划归康日知管辖，这是出尔反尔，自己违背了信义，而且现今的皇帝想要扫清河朔一带与朝廷作对的势力，不让藩镇的子孙世袭权位，将要完全用文臣代替武臣的职务，就像从前魏国被灭，而燕国、赵国就紧跟其后灭亡一样；如果魏国还存在，那么燕国、赵国就会安然无恙。要是朱司徒您真的有心怜悯魏博镇的危难处境而想救我们的话，不但可以得到使快要灭亡的东西保存下来，快要断绝的东西继续下去的仁义之名，而且也是为能使自己的子孙万代享受荣华富贵啊！"又许诺将贝州地方全部作为礼物送给朱滔。朱滔一向对朝廷存有背叛的念头，听了这一番话，非常高兴，马上就让王侑回魏州去报信，告诉将士们有强大的外援力量，各自坚守阵地。又派遣判官王郅与许士则一起去恒州，向王武俊游说："王大夫您冒着极大的生命危险，采取行动杀了反叛朝廷的罪魁祸首，拔掉了祸乱的根源，康日知的脚没有出赵州一步，怎么能与大夫您的功劳相提并论呢？但是朝廷对你们两人的褒奖和封赏却差不多，现在谁不为您感到愤愤不平呢？又听说皇帝下诏令将您的粮食和马匹调派给邻近的道，朝廷的用意，大概是认为您英勇善战，恐怕成日后的心腹大患，先削弱您军府的实力，等到扫平魏州之后，再派马燧仆射率军向北，朱滔司徒率兵向南，南北夹击来消灭您。朱滔司徒也不敢自保无虞，所以派我来向您献计，想与大夫您一起救助田悦尚书，不使他的势力被消灭。大夫您把粮食和马匹留下来供给

自己的将士们用;朱滔司徒不想把深州给康日知,想把它给您,请您早点派定刺史去镇守深州。如果三镇能够联合起来,就像耳目手足一样彼此相助,那么以后你们大家永远都没有忧患了!"王武俊听了以后也大为高兴,便答应了,并立即派判官王巨源出使到朱滔那里,同时让他代理深州刺史的各项事务,与朱滔约定马上率兵南下救援田悦的日期。朱滔又派人去劝说张孝忠与他们联合,但张孝忠不答应。

9 宣武节度使刘洽攻李纳于濮州,克其外城。纳于城上涕泣求自新,李勉又遣人说之,癸卯[1],纳遣其判官房说以其母弟经及子成务入见。会中使宋凤朝称纳势穷蹙,不可舍,上乃囚说等于禁中,纳遂归郓州,复与田悦等合。朝廷以纳势未衰,三月,乙未,始以徐州刺史李洧兼徐、海、沂都团练观察使,海、沂已为纳所据,洧竟无所得。

李纳之初反也,其所署德州刺史李西华备守甚严,都虞候李士真密毁西华于纳,纳召西华还府,以士真代之。士真又以诈召棣州刺史李长卿,长卿过德州,士真劫之,与同归国。夏,四月,戊午,以士真、长卿为二州刺史。士真求援于朱滔,滔已有异志,遣大将李济时将三千人声言助士真守德州,且召士真诣深州议军事,至则留之,使济时领州事。

10 庚申,吐蕃归多日所俘掠兵民八百人。

11 上遣中使发卢龙、恒冀、易定兵万人诣魏州讨田悦[2]。

王武俊不受诏，执使者送朱滔，滔言于众曰："将士有功者，吾奏求官勋，皆不遂；今欲与诸君敕装共趋魏州，击破马燧以取温饱，何如？"皆不应。三问，乃曰："幽州之人，自安、史之反，从而南者无一人得还，今其遗人痛入骨髓。况太尉、司徒皆受国宠荣，将士亦各蒙官勋，诚且愿保目前，不敢复有侥冀。"滔默然而罢。乃诛大将数十人，厚抚循其士卒。

康日知闻其谋，以告马燧，燧以闻。上以魏州未下，王武俊复叛，力未能制滔，壬戌，赐滔爵通义郡王，冀以安之。滔反谋益甚，分兵营于赵州以逼康日知，以深州授王巨源，武俊以其子士真为恒、冀、深三州留后，将兵围赵州。

涿州刺史刘怦闻滔欲救田悦[3]，以书谏之曰："今昌平故里，朝廷改为太尉乡[4]、司徒里[5]，此亦丈夫不朽之名也。但以忠顺自持，则事无不济。窃思近日务大乐战，不顾成败而家灭身屠者，安、史是也。怦忝密亲，默而无告，是负重知。惟司徒图之，无贻后悔。"滔虽不用其言，亦嘉其尽忠，卒无疑贰。

滔将起兵，恐张孝忠为后患，复遣牙官蔡雄往说之。孝忠曰："昔者司徒发幽州，遣人语孝忠曰：'李惟岳负恩为逆'，谓孝忠归国即为忠臣。孝忠性直，用司徒之教。今既为忠臣矣，不复助逆也。且孝忠与武俊皆出夷落[6]，深知其心最喜翻覆。司徒勿忘鄙言，他日必相念矣！"雄复欲以巧辞说之，孝忠怒，欲执送京师；雄惧，逃归。滔乃使刘怦

将兵屯要害以备之。孝忠完城砺兵，独居强寇之间，莫之能屈。

滔将步骑二万五千发深州，至束鹿；诘旦将行[7]，吹角未毕，士卒忽大乱，喧噪曰："天子令司徒归幽州，奈何违敕南救田悦？"滔大惧，走入驿后堂避匿。蔡雄与兵马使宗顼等矫谓士卒曰："汝辈勿喧，听司徒传令！"众稍止。雄又曰："司徒将发范阳，恩旨令得李惟岳州县即有之，司徒以幽州少丝纩[8]，故与汝曹竭力血战以取深州，冀得其丝纩以宽汝曹赋率，不意国家无信，复以深州与康日知。又，朝廷以汝曹有功，赐绢人十匹，至魏州西境，尽为马仆射所夺。司徒但处范阳，富贵足矣；今兹南行，乃为汝曹，非自为也。汝曹不欲南行，任自归北，何用喧悖，乖失军礼？"众闻言，不知所为，乃曰："敕使何得不为军士守护赏物？"遂入敕使院[9]，擘裂杀之。又呼曰："虽知司徒此行为士卒，终不如且奉诏归镇。"雄曰："然则汝曹各还部伍，诘朝复往深州，休息数日，相与归镇耳。"众然后定。滔即引军还深州，密令诸将访察唱率为乱者，得二百余人，悉斩之，余众股慄；乃复引军而南，众莫敢前却。进，取宁晋，留屯以待王武俊。武俊将步骑万五千取元氏，东趋宁晋。

武俊之始诛李惟岳也，遣判官孟华入见。华性忠直，有才略，应对慷慨；上悦，以为恒冀团练副使。会武俊与朱滔有异谋，上遽遣华归谕旨。华至，武俊已出师，华谏曰："圣意于于大夫甚厚，苟尽忠义，何患官爵之不崇，土地之不广？不日天子必移康中丞于他镇，深、赵终为大夫之有，

何苦遽自同于逆乱乎？异日无成，悔之何及！”华旻在李宝臣幕府，以直道已为同列所忌，至是为副使，同列尤疾之，言于武俊曰：“华以军中阴事奏天子，请为内应，故得超迁，是将覆大夫之军，大夫宜备之。”武俊以其旧人，不忍杀，夺职，使归私第。

田悦恃援兵将至，遣其将康愔将万余人出城西，与马燧等战于御河上[10]，大败而还。

【注释】

①癸卯：建中二年二月无癸卯日，当为己卯或癸未之误。

②易定：即易州和定州。易州，隋开皇元年（公元581年）改南营州设置，治所在今河北易县。

③涿州：唐大历四年（公元769年）设置，治所在范阳县（今河北涿州市）。

④太尉：这里指朱滔的哥哥朱泚。

⑤司徒：这里指朱滔。

⑥夷落：当时对契丹一带少数民族部落的称谓。

⑦诘旦：第二天早晨。

⑧纩（kuàng 矿）：棉絮。

⑨敕使院：当时军队中一般都有一处专门的居室，居住来传达皇帝命令的朝廷使者，这一地方称敕使院。

⑩御河：今河南、河北两省境内的卫河，是隋炀帝时期开凿的永济渠的一段。

【译文】

9宣武节度使刘洽向固守在濮州的李纳进攻，攻下了濮州外城。李纳在城墙上痛哭流涕地要求改过自新，李勉又派人去劝说他，癸卯这一天，李纳派他手下的判官房说带着他的胞弟李经和儿子李成务上京师朝见皇帝，以示臣服。正好中使宋凤朝回京汇报说李纳

已到山穷水尽的地步，不能就此放过他，皇帝于是就将房说等囚禁在宫中，李纳便投奔郓州，又一次与田悦等人联合起来。朝廷看到李纳的势力并没有衰竭，三月十三日，才任命徐州刺史李洧兼徐、海、沂三州都团练观察使，海州、沂州已经被李纳占据，实际上李洧一无所得。

李纳当初反叛朝廷的时候，他所任命的德州刺史李西华的备战防守非常严密，担任都虞候的李士真暗中在李纳面前诋毁李西华，李纳将李西华召回军府，让李士真接替德州刺史职务，李士真又假传李纳的命令召见棣州刺史李长卿，李长卿奉召经过德州时，李士真劫持了他，与他一起投归了朝廷。夏，四月初六，朝廷任命李士真、李长卿为德州、棣州刺史。李士真向朱滔求援，当时朱滔已有反叛朝廷的打算，就派手下大将李济时率兵三千人声称去帮助李士真防守德州，而且召李士真来深州共同讨论军事大计，李士真去了深州，便被朱滔软禁起来，派李济时代理德州刺史一职。

10 初八日，吐蕃送回了以前俘虏的兵民八百人。

11 皇帝派遣身边的宦官为使者传令卢龙、恒冀、易定三镇调派兵力一万人去魏州攻打田悦。王武俊不服从皇帝命令，把使者抓起来送给朱滔，朱滔向部下将领们鼓动说："将士中有功劳的人，我向朝廷上奏请求封官晋爵，朝廷都没有答应；我现在想与你们一起整装出发去魏州，打败马燧，以求得一个温饱，你们看怎么样？"大家都不回答。问了几次，才有人说："家在幽州的人，自从安禄山、史思明反叛朝廷以来，跟随他们南下作战的，没有一个人能够活着回家的，直到今天，他们的家人仍然悲痛万分。况且太尉和司徒您在朝廷中都享有崇高的荣耀，将士们也都承蒙朝廷赐给官职和勋位，我们实在只求得能维持现状，不敢再有别的什么侥幸奢望。"朱滔当时没说什么，后来却因此杀了几十位大将，然后重重地对他们手下的士兵们进行犒赏和安抚。

康日知得知朱滔的阴谋以后，马上告诉了马燧，马燧立即向朝

廷报告。皇帝认为魏州还没有攻下，王武俊又反叛了朝廷，实在没有力量去制服朱滔，所以在初十，赐给朱滔通义郡王的爵位，希望以此来安抚他。可是朱滔谋反活动更加积极，分派一支兵力驻扎赵州，以威逼康日知，将深州交给王武俊的部下王巨源统领，王武俊派他的儿子王士真作恒州、冀州、深州三州的留后，自己带兵去围攻赵州。

涿州刺史刘怦听说朱滔想去救助田悦，就写了封信去劝他说："现在你的故乡昌平，朝廷已将它改称为太尉乡、司徒里了，这也是大丈夫一生一世的不朽功名了。你只要对朝廷忠心耿耿，顺服不二，那就什么事情都可办到。我私下在想，近年来好大喜功，以发动战争为乐，而不顾事情是否成败，最后导致家破身亡的，是安禄山、史思明这样的人。我刘怦有幸能与司徒你关系亲密，如果现在什么都不提醒你，那就辜负了你对我的亲信和厚爱。但愿司徒你自己好好考虑，以免后悔不及。"朱滔虽然没有听刘怦的劝告，但也很赞赏他对自己的一片忠心，对他始终都没有产生怀疑。

朱滔马上就要出兵援救田悦，但又担心张孝忠成为自己的后顾之忧，于是又派牙官蔡雄去劝说他。张孝忠对蔡雄说："从前朱司徒从幽州出兵时，派人对我张孝忠说：'李惟岳辜负皇恩，反叛朝廷'，并对我说，只要我归顺朝廷，就是皇帝的忠臣。我张孝忠生性耿直，一直按朱司徒的话行事。现在我既然已经作了皇帝的忠臣，那就不再协助反叛朝廷的逆贼。况且我张孝忠和王武俊都是边塞夷落部族人，非常了解他是个有奶便是娘、最没有信义的人。但愿朱司徒不要忘记我这一句话，将来必有一天他会想起我这番话的！"蔡雄还想花言巧语地劝说张孝忠，张孝忠大为震怒，准备将他押送京师；蔡雄非常害怕，逃了回去。朱滔于是就派刘怦率兵驻扎在要害地带以防备张孝忠。张孝忠修整城墙，磨砺武器，严密防守，独自夹在强大的敌人之间，没有人能使他屈服。

朱滔率领步兵和骑兵二万五千人从深州出发，到了束鹿；第二

天早晨准备继续南行，出发的号角还没有吹完，忽然队伍大乱，士兵们大声喊道："皇帝命令朱司徒回幽州去，为什么违抗朝廷命令南下援救田悦？"朱滔惊慌失措，跑到驿站后厅里躲了起来。蔡雄和兵马使宗顼等人出面来哄骗士兵们说："你们不要吵闹！听候司徒传达命令。"兵士们才慢慢安静下来。蔡雄又说："当时朱司徒在范阳将要出兵时，皇帝下令恩准凡是攻占了李惟岳州县的人，所占州县就属他管辖，朱司徒因为幽州之地缺少丝棉，所以率领你们竭尽全力，血战到底，攻取深州，希望从深州得到丝棉，以减轻你们的赋税，没想到朝廷言而无信，又把深州划归康日知管辖。另外，朝廷认为你们对国家有功，每人赏赐绢十匹，东西运送到魏州西部的时候，全部被马燧仆射劫夺了。就个人而言，朱司徒只在范阳，已足以安享荣华富贵；现在他率军南下，为的正是你们，而不是为他自己。你们不想南下，那么你们可以随意回北方去，也不用喧哗反乱，违抗军纪啊！"大家听了这番话，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就问道："朝廷来传令的使臣为什么不为我们这些士兵好好守护皇帝赏赐的东西呢？"于是冲进敕使院，一怒之下将敕使撕裂四肢而死。又高呼道："我们虽然知道司徒南下是为了士兵，但还是不如遵照皇帝的诏令回幽州镇所去！"蔡雄说："那么你们各自归队，明天早上再回深州，在那里休息几天后，再一起回幽州镇所。"大家这才平静下来。朱滔马上率领军队回深州，秘密下令各位将领明察暗访最先出来兴风作浪的人，一共查出了二百多人，将他们全都杀了，其余的人都吓得胆颤心惊；于是朱滔又率领军队南下，士兵中再没有一个人敢率先反对。一路前进，攻下了宁晋县，便停止前进，驻扎在此以等待王武俊率兵前来汇合。王武俊率领步兵和骑兵一万五千人攻下元氏县后，向东赶往宁晋。

王武俊当初杀了李惟岳，马上就派判官孟华入京师晋见皇帝。孟华为人忠诚耿直，有才能，善于谋划，与皇帝交谈，慷慨陈辞，应答如流；皇帝很赏识他，任命他为恒冀团练副使。正遇上王武俊与

朱滔有反叛朝廷的计划，皇帝马上就派遣孟华回去传达皇帝的命令。孟华到了恒州，王武俊已经带兵出发了，孟华劝告他说："皇帝心里对王大夫你很器重，如果你对皇帝忠贞不二，那还担心什么官职爵位不高，自己的辖地不广呢？很快皇帝就会将康日知中丞调往其他镇，深州、赵州最终将会为你所有，你又何苦轻率地与反叛朝廷的人同流合污呢？假如事情不成功，那将后悔不及！"孟华从前在李宝臣幕府任职的时候，因为为人正直，心里想什么就说什么，被同僚们忌恨，到现在做了团练副使，从前的同僚们更加嫉恨他，都在王武俊面前诬蔑他说："孟华把我们军中的秘密都上奏给皇帝，请求皇帝让他作内应，所以能够得到越级提拔；他的这些建议，实际上是要消灭您的军队，您对他应该多加防备。"王武俊因为他一直是自己的旧属，不忍心杀害他，只是撤了他的职务，让他回家去了。

田悦自恃外地援兵就要到了，于是派他的大将康愔率兵万余人出了西城，与马燧等的朝廷军队在御河旁交战，结果大败而回。

12 时两河用兵，月费百余万缗，府库不支数月。太常博士韦都宾、陈京建议，以为："货利所聚，皆在富商，请括富商钱，出万缗者，借其余以供军。计天下不过借一二千商，则数年之用足矣。"上从之。甲子，诏借商人钱，令度支条上。判度支杜佑大索长安中商贾所有货，意其不实，辄加榜捶，人不胜苦，有缢死者，长安嚣然如被寇盗。计所得才八十余万缗。又括僦柜质钱[1]，凡蓄积钱帛粟麦者，皆借四分之一，封其柜窖；百姓为之罢市，相帅遮宰相马自诉，以千万数。卢杞始慰谕之，势不可遏，乃疾驱自他道归。计并

借商所得，才二百万缗，人已竭矣。京，叔明之五世孙也。

13 甲戌，以昭义节度副使、磁州刺史卢玄卿为洺州刺史兼魏博招讨副使。

初，李抱真为泽潞节度使，马燧领河阳三城；抱真欲杀怀州刺史杨锜、锜奔燧，燧纳之，且奏其无罪，抱真怒。及同讨田悦，数以事相恨望，二人怨隙遂深，不复相见。由是诸军逗桡，久无成功，上数遣中使和解之。及王武俊逼赵州，抱真分麾下二千人戍邢州，燧大怒曰："余贼未除，宜相与戮力，乃分兵自守其地！"欲引兵归。李晟说燧曰："李尚书以邢、赵连壤，分兵守之，诚未有害。今公遽自引去，众谓公何？"燧悦，乃单骑造抱真垒，相与释憾结欢。会洺州刺史田昂请入朝，燧奏以洺州隶抱真，请玄卿为刺史，兼充招讨之副。李晟军先隶抱真，又请兼隶燧，以示协和。上皆从之。

14 卢龙节度行军司马蔡廷玉恶判官郑云逵，奏贬莫州参军[2]。云逵妻，朱滔之女也，滔复奏为掌书记。云逵深构廷玉于滔，廷玉又与检校大理少卿朱体微言于泚曰："滔在幽镇，事多专擅，其性非长者，不可以兵权付之。"滔知之，大怒，数与泚书，请杀二人者，泚不从；由是兄弟颇有隙。及滔拒命，上欲归罪于廷玉等以悦滔，甲子，贬廷玉柳州司户，体微万州南浦尉[3]。

15 宣武节度使刘洽攻李纳之濮阳，降其守将高彦昭。

【注释】

①僦柜：唐宋时期为客商存放钱物的一种设施。唐代城市中，商人们为了钱财物品的安全和避免转运麻烦，多存放在僦柜这种设施中。

②莫州：唐开元十三年（公元725年）改鄚州为莫州，治所在莫县（今河北任丘县北）。

③万州南浦：万州，唐贞观八年（公元634年）以浦州改名，治所在南浦县（今四川万县市）。天宝初年改为南浦郡，乾元初年复为万州。南浦，即南浦县，三国蜀汉建兴八年（公元230年）以羊渠县改名，治所在今四川万县市，后多有改移，隋开皇十八年（公元598年）改为南浦县。

【译文】

12 当时正值河南、河北等地发生战争，朝廷每月要支付军费一百多万缗，国库亏空，不能支付军费已达几个月。太常博士韦都宾、陈京提出建议，认为："货物买卖的利益，都聚集在富商手中，请皇帝下令搜括富商们的钱财，让这些富商们留下一万缗钱财以作己用，其余的全部借给官府以供应军队。这样算起来，不过只借用一二千个富商的钱财，就可供应军队几年的用度。"皇帝采纳了他们这项建议。十二日，皇帝下诏命令官府向商人们借钱，让度支具体负责借款事宜。负责度支事务的杜佑派人在长安城的商人们中大肆调查钱财和货物数量，如果怀疑商人们所报不实，就随便地对他们进行拷打、鞭笞，商人们忍受不了这种痛苦，竟有上吊自杀的，整个长安城一片混乱，就像是受了敌人和强盗们的劫掠一样。这样大肆搜刮，度支才借得商人钱财八十多万缗。朝廷又搜刮钱庄和当铺，凡是储积了钱币、衣帛、粟麦的人，都借他们储积数量的四分之一，并且封存了各钱庄、当铺和粮窖，以致于市内的商人们关门停业，相互间联合起来阻拦宰相的坐骑来诉苦，人数很多，成千上万。宰相卢杞起初还安慰拦路的人，并向他们解释，看到赶来阻拦的人越来越多，无法以口舌劝阻，就急急忙忙走另一条路回府了。就这样，朝廷也才总共借款二百多万缗，但是商人们已钱尽财竭了。陈

京，是陈朝宣帝的儿子陈叔明的五世孙。

13 二十二日，派昭义节度副使、磁州刺史卢玄卿担任洺州刺史兼魏博招讨副使。

当初，李抱真担任泽潞节度使，马燧统领河阳三城；李抱真想杀怀州刺史杨钫，杨钫投奔马燧，马燧收留了他，并且向朝廷上奏说杨钫没有罪错，李抱真因为此事对马燧非常恼怒。等到他们共同征讨田悦时，彼此多次因为具体事情相互不满和怨恨，仇恨越来越深，不再见面谋划。这样一来，两军相互拖延、观望，以致对田悦的战争长时期没有取得成果，皇帝多次派身边的宦官作使者去调解他们之间的关系。后来王武俊率军进逼赵州，李抱真将自己的部队分出一千人去邢州驻防，马燧勃然大怒说："残余的敌人还没有消灭光，大家应该彼此配合，全力作战，他竟然分散兵力去防卫自己的地盘！"自己也想率兵撤回根据地。李晟劝马燧说："李抱真尚书认为邢州、赵州连境接壤，分出一支部队去防守邢州，对整个战局实在是没有害处。现在您如果轻率地带兵回根据地去，大家都将会如何评价您呢？"马燧恍然大悟，觉得李晟说得非常有道理，于是亲自一人单骑去李抱真的兵营中拜访，两人彼此尽释前嫌，重结旧好。正好洺州刺史田昂请求入朝，马燧就上奏皇帝将洺州划归李抱真管辖，请示让卢玄卿担任洺州刺史，兼任招讨副使。李晟所率军队先前隶属于李抱真，现在又请求也同时隶属于马燧，以显示双方关系融洽。皇帝对这些请求都批准了。

14 卢龙节度行军司马蔡廷玉憎恨判官郑云逵，上奏朝廷请求将他贬官为莫州参军。郑云逵的妻子是朱滔的女儿，朱滔又向朝廷上奏请任命郑云逵为掌书记。郑云逵因此在朱滔面前大肆诬陷、毁谤蔡廷玉，蔡廷玉又与代理大理少卿朱体微对朱滔的哥哥朱泚说："朱滔在幽州军镇内，凡事独断专行，生性不是有长者风度的人，不能将事关重大的兵权交给他。"朱滔知道这件事后，非常震怒，多次写信给朱泚，请他杀了这两人，朱泚都没有答应；这样一来，兄弟之

间的关系就有了很大的裂缝。后来朱滔违抗朝廷命令，皇帝想通过归罪于蔡廷玉等人的办法来让朱滔改变态度，所以在十二日，将蔡廷玉贬职为柳州司户，将朱体微贬职为万州南浦县尉。

15 宣武节度使刘洽进攻李纳的濮阳，降服了濮阳守将高彦昭。

16 朱滔遣人以蜡书置髻中遗朱泚，欲与同反；马燧获之，并使者送长安，泚不之知。上驿召泚于凤翔，至，以蜡书并使者示之，泚惶恐顿首请罪。上曰："相去千里，初不同谋，非卿之罪也。"因留之长安私第，赐名园、腴田、锦彩、金银甚厚，以安其意；其幽州·卢龙节度、太尉、中书令并如故。

上以幽州兵在凤翔，思得重臣代之。卢杞忌张镒忠直，为上所重，欲出之于外，己得专总朝政，乃对曰："朱泚名位素崇，凤翔将校班秩已高，非宰相信臣，无以镇抚，臣请自行。"上俛首未言，杞又曰："陛下必以臣貌寝，不为三军所伏，固惟陛下神算。"上乃顾镒曰："才兼文武，望重内外，无以易卿。"镒知为杞所排而无辞以免，因再拜受命。戊寅，以镒兼凤翔尹、陇右节度等使。

初，卢杞与御史大夫严郢共搆杨炎、赵惠伯之狱，炎死，杞复忌郢。会蔡廷玉等贬官，殿中侍御史郑詹误递文符至昭应送之，廷玉等行已至蓝田，召还而东，廷玉等以为执己送朱滔，至灵宝西[1]，赴河死。上闻之，骇异，卢杞因奏："朱泚必疑以为诏旨，请遣三司使案詹[2]。"又言："御史

所为，必禀大夫，请并郢案之。"狱未具，壬午，杞奏杖杀詹于京兆府；贬郢费州刺史，卒于贬所。

上初即位，崔祐甫为相，务崇宽大，故当时政声蔼然，以为有贞观之风；及卢杞为相，知上性多忌，因以疑似离间群臣，始劝上以严刻御下，中外失望。

17 淮南节度使陈少游奏，本道税钱每千请增二百。五月，丙戌，诏增他道税钱皆如淮南；又盐每斗价皆增百钱。

18 朱滔、王武俊自宁晋南救魏州，辛卯，诏朔方节度使李怀光将朔方及神策步骑万五千人东讨田悦，且拒滔等。滔行至宗城[3]，掌书记郑云逵、参谋田景仙弃滔来降。

19 丁酉，加河东节度使马燧同平章事。

20 辛亥，置义武军节度于定州，以易、定、沧三州隶之。

21 张光晟之杀突董也，上欲遂绝回纥，召册可汗使源休还太原。久之，乃复遣休送突董及翳密施、大·小梅录等四丧还其国，可汗遣其宰相颉子斯迦等迎之。颉子斯迦坐大帐，立休等于帐前雪中，诘以杀突董之状，欲杀者数四，供待甚薄；留五十余日，乃得归。可汗使人谓之曰："国人皆欲杀汝以偿怨，我意则不然。汝国已杀突董等，我又杀汝，如以血洗血，污益甚耳！今吾以水洗血，不亦善乎？唐负我马直百八十万匹，当速归之。"遣其散支将军康赤心随休入见，休竟不得见可汗而还。己卯，至长安，诏以帛十万匹、金银十万两偿其马直。休有口辩，卢杞恐其见上得幸，乘其未至，先除光禄卿。

【注释】

①灵宝：即灵宝县，汉代为弘农县，唐代开元末年改为灵宝县，治所在今河南灵宝县境内。

②三司使：即唐代中书省、门下省和御史台三个重要机构的长官。

③宗城：即宗城县，隋仁寿元年(公元601年)改广宗县设置，治所在今河北威县东。

【译文】

16.朱滔写了一封信用蜡封了，派人藏在发髻中送给朱泚，想和他一起反叛朝廷；马燧抓住了朱滔的使者，搜获了此信，派人将信和使者押送到首都长安，朱泚不知道这件事。皇帝立即命驿马飞驰至凤翔去召朱泚入朝，朱泚到了朝廷，皇帝将朱滔写的信和派的使者让他看，朱泚诚惶诚恐地连忙向皇帝叩头请求处罚。皇帝说："你们兄弟远隔千里，从一开始就不是同谋，这不是你的罪过。"因而将他软禁在他长安的私宅中，赏赐给他著名的林园、肥沃的土地、绫罗锦缎以及许多金银财宝，以此来安慰他；他所担任的幽州、卢龙节度使、太尉、中书令等职务一如既往，没有变化。

皇帝觉得朱泚所统领的幽州军队驻在离首都不远的凤翔，考虑到必须要派一个朝廷的重要大臣去取代朱泚。卢杞忌恨张镒为人忠诚耿直，受皇帝的信重，想把他排挤到朝廷之外，而自己能够总揽朝政，无所牵制，于是就对皇帝说："朱泚的名望和地位一向都很高，驻扎在凤翔的军中将领和校官们的官职级别也都比一般军镇的要高，如果不是像宰相这样的皇帝的亲信重臣，是没有办法镇制安抚他们的，所以我请求去代理朱泚的职务。"皇帝低头沉思，没有回答，卢杞又对皇帝说："陛下你一定觉得我其貌不扬，不能被三军将士所信服，那就只有请陛下您自行裁定了。"皇帝于是看着张镒说："身兼文武全才，朝野内外都称得上德高望重的，那就没有人能代替你了。"张镒心知被卢杞排挤，但又没有什么借口可以推辞

的,因而只得向皇帝再三拜谢,接受了命令。二十六日,皇帝下令让张镒兼任凤翔尹、陇右节度使等职务。

当初,卢杞与御史大夫严郢共同陷害了杨炎、赵惠伯。杨炎死后,卢杞又忌恨严郢。当时正碰上蔡廷玉等人被贬官,殿中侍御史郑詹将文书传到昭应派人解送,蔡廷玉等人已经走到蓝田了,又被召回向东去,蔡廷玉等人认为自己会被送给朱滔,他们走到灵宝县西边时,都投黄河自杀了。皇帝听到这一消息,非常震惊,卢杞乘此机会上奏说:"朱泚一定会怀疑这件事是陛下下的诏令,请派三司使去审讯郑詹。"又说:"御史干这件事,一定已经向御史大夫汇报过,请将严郢一并审讯。"这件事情还没有完全弄清楚,三十日,卢杞上奏皇帝请在京兆府中用刑杖打死郑詹,将严郢贬职为费州刺史,严郢后来死在费州。

皇帝刚继位的时候,崔祐甫担任宰相,他为政极力崇尚宽大仁慈,所以当时皇帝为政的声誉很好,被认为有太宗时期"贞观之治"的作风;后来卢杞担任宰相,他知道皇帝为人喜怀猜疑,因而常常以自己怀疑、猜想的事情在皇帝面前挑拨是非,离间君臣关系,又劝皇帝以严厉的办法来统驾群臣,以致于朝野内外对皇帝大失所望。

17 淮南节度使陈少游上奏朝廷,请求在本道内的田税和商税每一千钱再增收二百钱。五月初四,皇帝下诏命令各道增收田税和商税都以淮南道为标准;另外,食盐每斗的价钱都增加了一百钱。

18 朱滔、王武俊率军从宁晋南下救援魏州的田悦。初九,皇帝下诏命令朔方节度使李怀光率领朔方和神策军的步骑一万五千人向东开拔,攻打田悦,同时抵御朱滔等人的反叛军。朱滔行军到宗城时,掌书记郑云逵、参谋田景仙背叛朱滔向朝廷投降。

19 十五日,加河东节度使马燧同平章事官衔。

20 二十九日,在定州设置义武军节度这一机构,把易州、定州、沧州三州划归它管辖。

21 张光晟杀了突董以后，皇帝想同回纥断绝外交关系，召册封可汗的使臣源休回太原。过了很久以后，才又派遣源休将突董和翳密施、大、小梅录等四人的尸体送回回纥，回纥的可汗派宰相颉子斯迦等人迎接。颉子斯迦坐在大帐中间，让源休等唐朝使者站在大帐前的雪地里，责问杀突董的情况，多次想杀掉源休，而且对这些唐朝使者的生活供应和待遇都很差；将源休等人拘留在回纥长达五十多天，才放他们回来。可汗派人对源休说："我们的国人都想杀了你来报仇，我自己则同他们的想法不一样，你的国家已经杀了突董等人，我又杀了你这个唐朝的使者，那就像用血来洗刷血迹，越洗就越不干净！现在我用水来冲洗血迹，不也是很好的吗？唐朝欠我们的马价值绢一百八十万匹，应该立即给我们还过来！"派了散支将军康赤心随同源休一同入朝晋见，源休竟然没能见到可汗一面就回来了。六月二十八日，他们一行抵达长安，皇帝下诏用绢帛十万匹、金银十万两还给回纥，充当买马的钱。源休口才很好，卢杞害怕他见了皇帝，会被皇帝赏识，乘他在赶往长安的途中，就事先任命了他光禄卿这一职务。

22 朱滔、王武俊军至魏州，田悦具牛酒出迎，魏人欢呼动地。滔营于愜山，是日，李怀光军亦至，马燧等盛军容迎之。滔以为袭己，遽出陈；怀光勇而无谋，欲乘其营垒未就击之。燧请且休将士，观衅而动，怀光曰："彼营垒既立，将为后患，此时不可失也。"遂击滔于愜山之西，杀步卒千余人，滔军崩沮；怀光按辔观之，有喜色。士卒争入滔营取宝货，王武俊引二千骑横冲怀光军，军分为二；滔引兵继之，官军大败，蹙入永济渠溺死者不可胜数，人相蹈藉，其积

如山，水为之不流，马燧等各收军保垒。是夕，滔等堰永济渠入王莽故河[1]，绝官军粮道及归路，明日，水深三尺余。马燧惧，遣使卑辞谢滔，求与诸节度归本道，奏天子，请以河北事委五郎处之[2]。滔欲许之，王武俊以为不可；滔不从。秋七月，燧与诸军涉水而西，退保魏县以拒滔，滔乃谢武俊，武俊由是恨滔。后数日，滔等亦引兵营魏县东南[3]，与官军隔水相拒。

23 李纳求救于滔等，滔遣魏博兵马使信都承庆将兵助之。纳攻宋州，不克，遣兵马使李克信、李钦遥戍濮阳、南华以拒刘洽[4]。

24 甲辰，以淮宁节度使李希烈兼平卢·淄青·兖郓·登莱[5]·齐州节度使[6]，讨李纳；又以河东节度使马燧兼魏博、澶相节度使；加朔方、邠宁节度使李怀光同平章事。

25 神策行营招讨使李晟请以所将兵北解赵州之围，与张孝忠分势图范阳，上许之。晟自魏州引兵北趋赵州，王士真解围去。晟留赵州三日，与孝忠合兵北略恒州。

26 演州司马李孟秋举兵反[7]，自称安南节度使；安南都护辅良交讨斩之[8]。

27 八月，丁未[9]，置河东、西水陆运、两税、盐铁使二人，度支总其大要而已。

28 辛酉，以泾原留后姚令言为节度使。

29 卢杞恶太子太师颜真卿，欲出之于外。真卿谓杞曰："先中丞传首至平原，真卿以舌舐面血。今相公忍不相容乎？"杞矍然起拜，然恨之益甚。

30 九月癸卯，殿中少监崔汉衡自吐蕃归，赞普遣其臣区颊赞随汉衡入见。

31 冬，十月，辛亥，以湖南观察使曹王皋为江南西道节度使。皋至洪州，悉集将佐，简阅其才，得牙将伊慎、王锷等，擢为大将，引荆襄判官许孟容置幕府。慎，兖州人；孟容，长安人也。

慎常（尝）从李希烈讨梁崇义，希烈爱其才，欲留之，慎逃归。希烈闻皋用慎，恐为己患，遗慎七属甲，诈为复书，坠之境上。上闻之，遣中使即军中斩慎，皋为之论雪；未报。会江贼三千余众入寇，皋遣慎击贼自赎；慎击破之，斩首数百级而还，由是得免。

32 卢杞秉政，知上必更立相，恐其分己权，乘间荐吏部侍郎关播儒厚，可以镇风俗；丙辰，以播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政事皆决于杞，播但敛衽无所可否。上尝从容与宰相论事，播意有所不可，起立欲言，杞目之而止。还至中书，杞谓播曰："以足下端愨少言，故相引至此，曷者奈何发口欲言邪？"播自是不复敢言。

33 戊辰，遣都官员外郎樊泽使于吐蕃，告以结盟之期。

34 丙子，肃王详薨。

35 十一月，己卯朔，加淮南节度使陈少游同平章事。

36 田悦德朱滔之救，与王武俊议奉滔为主，称臣事之，滔不可，曰："愜山之捷，皆大夫二兄之力，滔何敢独居尊位？"于是幽州判官李子千、恒冀判官郑濡等共议："请与鄆州李大夫为四国，俱称王而不改年号，如昔诸侯奉周家

正朔。筑坛同盟,有不如约者,众共伐之。不然,岂得常为叛臣,茫然无主,用兵既无名,有功无官爵为赏,使将吏何所依归乎?"滔等皆以为然。滔乃自称冀王,田悦称魏王,王武俊称赵王,仍请李纳称齐王。是日,滔等筑坛于军中,告天而受之。滔为盟主,称孤;武俊、悦、纳称寡人。所居堂曰殿,处分曰令,群下上书曰笺。妻曰妃,长子曰世子。各以其所治州为府,置留守兼元帅,以军政委之;又置东西曹,视中书、门下省;左右内史,视侍中、中书令;余官皆仿天朝而易其名。

武俊以孟华为司礼尚书,华竟不受,呕血死;以兵马使卫常宁为内史监,委以军事。常宁谋杀武俊,武俊腰斩之。武俊遣其将张终葵寇赵州,康日知击斩之。

李希烈帅所部三万徙镇许州,遣所亲诣李纳,与谋共袭汴州;遣使告李勉,云已兼领淄青,欲假道之官。勉为之治桥、具馔以待之,而严为之备。希烈竟不至,又密与朱滔等交通,纳亦数遣游兵渡汴以迎希烈。由是东南转输者皆不敢由汴渠,自蔡水而上。

37 十二月,丁丑,李希烈自称天下都元帅、太尉、建兴王。时朱滔等与官军相拒累月,官军有度支馈粮,诸道益兵,而滔与王武俊孤军深入,专仰给于田悦,客主日益困弊。闻李希烈军势甚盛,颇怨望,乃相与谋遣使诣许州,劝希烈称帝,希烈由是自称天下都元帅。

38 司天少监徐承嗣请更造《建中正元历》,从之。

【注释】

①王莽故河：古时黄河水患严重，为害甚大，在龙门一带曾有漯川、北渎两河引黄河水，北渎在王莽时期塞绝，因称王莽故河。

②五郎：即朱滔。朱滔排行第五，五郎是对他的尊称。

③魏县：西汉设置，治所在今河北大名县西南。后废，隋开皇六年（公元586年）复置，唐天宝三年（公元744年）移治今大名县西北。

④南华：即南华县。唐天宝元年（公元742年）以离狐县改名，治所在今山东菏泽县境。

⑤登莱：即登州和莱州。

⑥齐州：北魏皇兴三年（公元469年）改冀州设置，治所在历城县（今山东济南市），后反复改名，唐乾元初复为齐州。

⑦演州：唐贞观元年（公元627年）以骠州改置，治所在安人县（今越南义安省演州西安城），后移治所忠义县（今越南义安省演州）。

⑧安南都护：安南都护府的军政长官。安南都护府为唐调露元年（公元679年）改交州都督府置，治所在宋平县（今越南河内市），辖境约北边包括今云南红河、文山、广南等县以南，南至越南河静、广平省界，东有广西那坡、靖西、龙州、宁明等县一部分。

⑨丁未：按《旧唐书·德宗本纪》和《资治通鉴》均为建中三年八月丁未，查《二十史朔闰表》八月无丁未日，恐为丁巳日之误。

【译文】

22 朱滔、王武俊的军队到了魏州，田悦准备了好菜、好酒出城迎接，魏州一带的人对援军的到来，欢呼声震天动地。朱滔的军队驻扎在愜山。就在这一天，李怀光的军队也到了，马燧等人的军队排着整齐的队伍隆重迎接李怀光的部队。朱滔以为他们要来袭击自己，匆匆忙忙调兵列阵；李怀光打仗虽然勇敢却没有谋略，他想乘朱滔的营垒还没有修建好就去袭击。马燧请他暂时先让将士们休整一下，静观对方的变化，伺机采取行动。李怀光说："如果他们把营垒等修建好了，就将成为我们进攻的障碍，这种机会千万不能错过。"于是不听劝告，率领军队在愜山之西向朱滔发起进攻，杀掉敌

人的步兵一千多人，朱滔的军队被打得溃不成军；李怀光骑在马上观看到这一场面，得意洋洋，面有喜色。他属下的士卒争相跑进朱滔的军营中抢掠金银财宝，王武俊率领二千骑兵向李怀光军队中间横冲而来，将李怀光的军队拦腰截成两部分；朱滔这时也率领部属将士紧跟王武俊之后向李怀光的军队进攻，结果朝廷的军队被打得大败，被逼得跳进永济渠中淹死的人，多得数不胜数，自己人相互践踏，尸体堆积如山，河水因此阻塞不流，马燧等人各收己军，退入营中以自保。这天晚上，朱滔等人率军筑坝阻水，将永济渠水引入王莽故河，断绝了朝廷军队的运粮之路和退路。第二天，朝廷军队驻扎地的周围已水深三尺多。马燧非常害怕，派遣使者卑躬屈膝地向朱滔道歉赔罪，请求他网开一面，放他与各位节度使各自回到本道，并上奏皇帝，请求皇帝将河北地区的事情都交给朱五郎处理。朱滔想答应马燧的说请，王武俊认为不能答应；朱滔没有听从王武俊的意见。秋，七月，马燧与各道节度使率领军队涉水渡河，向西边撤退，退守魏县以抵御朱滔，到这时朱滔才向王武俊道歉，王武俊因这件事而从此对朱滔怀恨在心。过了几天，朱滔等人也率领军队驻扎在魏县东南部，与朝廷军队隔水对峙。

23 李纳向朱滔等人求救，朱滔派遣魏博镇兵马使信都承庆率兵去增援。李纳进攻宋州，没有攻下，派遣兵马使李克信、李钦遥驻守濮阳县、南华县以抵抗刘洽。

24 二十三日，朝廷任命淮宁节度使李希烈兼任平卢、淄青、兖郓、登莱、齐州节度使，让他率兵征讨李纳；又任命河东节度使马燧兼任魏博、澶相节度使；加朔方、邠宁节度使李怀光同平章事官衔。

25 神策行营招讨使李晟请求自率所部将士向北进发去解赵州之围，与张孝忠分兵两路夺取范阳，皇帝批准了这一请求。李晟从魏州率兵向北方的赵州进发，王士真放弃了对赵州的围困，撤退了军队。李晟在赵州停留了三天，与张孝忠的军队联合起来，向北进攻恒州。

26 演州司马李孟秋率领军队反叛朝廷，自称安南节度使；安南都护辅良交率军讨伐，杀了李孟秋。

27 八月，初七，朝廷设置河东、河西水陆运、两税、盐铁使二人，度支只是从总体方面管理这些事情而已。

28 十一日，朝廷任命泾原留后姚令言为节度使。

29 卢杞厌恶太子太师颜真卿，想把他从朝廷外放出去。颜真卿对卢杞说："令尊先中丞被斩传首级到平原，我颜真卿硬是用舌头将令尊脸上的血舐干净了。而现在相公你竟如此忍心不能容下我吗？"卢杞听这话后左右惊视，肃然下拜，但内心里更加痛恨颜真卿。

30 九月二十三日，殿中少监崔汉衡从吐蕃回到朝廷，赞普派他的臣子区颊赞随崔汉衡入朝晋见皇帝。

31 冬，十月初二，朝廷任命湖南观察使曹王李皋为江南西道节度使。李皋到了洪州，将所有的将领和佐僚们全部召集起来，检查考核他们的才干，发现了牙将伊慎、王锷等人，将他们提升为大将，延请荆襄判官许孟容，任命他为自己的参谋人员。伊慎是兖州人；许孟容是长安人。

伊慎曾经跟随李希烈讨伐梁崇义，李希烈赏识他的才干，想挽留他，伊慎不愿意，只身逃回。李希烈听说李皋重用伊慎，担心他将成为自己的后患，为了陷害他，赠送给他七捆犀甲，以捏造他反叛朝廷自立为王的罪名，并且伪冒伊慎的名义写回信，故意将信丢在伊慎驻防境内。皇帝听说了这件事，派宦官作使者去李皋军中要将伊慎就地斩首，李皋为他向皇帝申诉雪冤；而得不到皇帝的答复。正碰上长江中的盗贼三千多人骚扰、劫掠江南西道，李皋派遣伊慎率军攻击盗贼以赎罪；伊慎打败了盗贼，斩杀盗贼几百个首级，这才免于一死。

32 卢杞掌管朝廷大政，知道皇帝一定会再任命一个人做宰相，担心新任的宰相会分割自己的权势，找了一个机会推荐吏部侍郎

关播，说他儒雅宽厚，可以担当镇住风气，改易习俗的重任；初七，皇帝任命关播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但是一切军国大政都由卢杞决定，关播只是唯唯诺诺，凡事都不能有所作为。皇帝曾有一次从容地与两位宰相讨论国事，关播有不同的意见，站起来想要说出来，卢杞用眼神制止了他。待两人回到中书省官邸，卢杞对关播说："只因为你稳重端庄，寡言少语，所以我才向皇帝引荐让你做了宰相，刚才你为什么要开口说话呢？"关播从此以后不敢再说什么。

33 十八日，派遣都官员外郎樊泽出使吐蕃，告诉吐蕃赞普双方结盟的日期。

34 二十六日，皇子肃王李详逝世。

35 十一月，初一，加淮南节度使陈少游同平章事官衔。

36 田悦对朱滔的援救感恩戴德，与王武俊商议拥戴朱滔为君，而自居臣子地位来服顺他，朱滔不同意这种做法，说："在愜山取得大捷，都是大夫您与王二兄的功劳，我朱滔岂敢独居二位仁兄之上？"于是幽州判官李子千、恒冀判官郑濡等人一起商议："请与鄆州李纳大夫一起成为四国，都称王而不改变李氏唐王朝的年号，就像从前各诸侯国奉周王朝为正统一样。设立祭坛，共结同盟，有不遵守同盟协议的，大家一起来讨伐他。否则，岂能像这样一直做朝廷的叛臣，茫然不知所从，采取军事行动既无正当名义，对有功之人又无官职、爵位加以奖赏，使将士、官吏不知应该跟从谁呢？"朱滔等人都觉得这一建议有道理。于是朱滔就自称冀王，田悦称魏王，王武俊称赵王，仍然请李纳称齐王。这一天，朱滔等人在军中筑设祭坛，祭告上天接受王号。朱滔作了盟主，称自己为"孤"；王武俊、田悦、李纳都将自己称为"寡人"。他们居处的地方称为"殿"，处理各项事务的文书称为"令"，各部属上书称为"笺"。妻子称为"妃"，长子称为"世子"。他们各自以直接辖治的州的所在地为王府，设置留守兼元帅，将军事、政事委托给他们负责；又设置东西曹，负责处理中书省、门下省事务；设左右内史，负责处理侍中、中

书令的事务；其余的各级官职都仿照朝廷，只是改变了一下名称。

王武俊委任孟华为司礼尚书，孟华始终不肯接受，最后呕血而死；任命兵马使卫常宁为内史监，将军事委托给他负责。卫常宁暗地谋杀王武俊没能成功，王武俊腰斩了他。王武俊派遣将领张终葵进攻赵州，康日知将他击溃，并且杀了他。

李希烈率领所部将士三万人移驻许州，派遣亲信心腹去李纳那里，与他讨论共同袭击汴州事宜；又派使者去告诉李勉，说自己已兼任淄青节度使，想借道李勉的辖区去走马上任。李勉为李希烈走马上任架设桥梁，准备好饮食等他到来，而又周密布置防患他。李希烈最后没有来，他又秘密地与朱滔等人联络，李纳也多次派遣小分队渡过汴河去迎接李希烈。这样一来，由东南一带转运到首都长安的物资都不敢经过汴渠，转而改道蔡水北上。

37 十二月，二十九日，李希烈自称天下都元帅、太尉、建兴王。当时朱滔已经与朝廷军队对峙了几个月，朝廷军队有度支这一机构负责运送粮草等，各道也派兵增援，而朱滔与王武俊都是孤军深入，一切供应都仰赖田悦筹措，宾主双方都感到日益困弊不堪。他们听说李希烈军队势力非常强盛，都很恨他不给予援助，于是就相互商量派使者去许州，劝李希烈称皇帝，李希烈由此自称天下都元帅。

38 司天少监徐承嗣请求皇帝重新修订《建中正元历》；皇帝接受了这一建议。

资治通鉴全译卷第二百二十八

唐纪四十四　起昭阳大渊献正月，尽十月，不满一年。

德宗神武圣文皇帝三

建中四年

1 春，正月，丁亥，陇右节度使张镒与吐蕃尚结赞盟于清水[1]。

2 庚寅，李希烈遣其将李克诚袭陷汝州，执别驾李元平。元平，本湖南判官，薄有才艺，性疏傲，敢大言，好论兵；关播奇之，荐于上，以为将相之器，以汝州距许州最近，擢元平为汝州别驾，知州事。元平至汝州，即募工徒治城；希烈阴使壮士应募执役，入数百人，元平不之觉。希烈遣克诚将数百骑突至城下，应募者应之于内，缚元平驰去。元平为人眇小，无须，见希烈恐惧，便液污地。希烈骂之曰："盲

宰相以汝当我，何相轻也？”以判官周晃为汝州刺史，又遣别将董待名等四处抄掠，取尉氏，围郑州，官军数为所败。逻骑西至彭婆[2]，东都士民震骇，窜匿山谷；留守郑叔则入保西苑。

上问计于卢杞，对曰：“希烈年少骁将，恃功骄慢，将佐莫敢谏止；诚得儒雅重臣，奉宣圣泽，为陈逆顺祸福，希烈必革心悔过，可不劳军旅而服。颜真卿三朝旧臣，忠直刚决，名重海内，人所信服，真其人也！”上以为然。甲午，命真卿诣许州宣慰希烈。诏下，举朝失色。

真卿乘驿至东都，郑叔则曰：“往必不免，宜少留，须后命。”真卿曰：“君命也，将焉避之？”遂行。李勉表言：“失一元老，为国家羞，请留之。”又使人邀真卿，不及。真卿与其子书，但敕以“奉家庙、抚诸孤”而已。至许州，欲宣诏旨，希烈使其养子千余人环绕慢骂，拔刃拟之，为将刳啖之势[3]；真卿足不移，色不变。希烈遽以身蔽之，麾众令退，馆真卿而礼之。希烈欲遣真卿还，会李元平在座，真卿责之，元平惭而起，以密启白希烈；希烈意遂变，留真卿不遣。

朱滔、王武俊、田悦、李纳各遣使诣希烈，上表称臣，劝进，使者拜舞于希烈前，说希烈曰：“朝廷诛灭功臣，失信天下；都统英武自天，功烈盖世，已为朝廷所猜忌，将有韩、白之祸[4]，愿亟称尊号，使四海臣民知有所归。”希烈召颜真卿示之曰：“今四王遣使见推，不谋而同，太师观此事势，岂吾独为朝廷所忌无所自容邪？”真卿曰：“此乃四凶，

何谓四王？相公不自保功业，为唐忠臣，乃与乱臣贼子相从，求与之同覆灭邪？"希烈不悦，扶真卿出。他日，又与四使同宴，四使曰："久闻太师重望，今都统将称大号而太师适至，是天以宰相赐都统也。"真卿叱之曰："何谓宰相？汝知有骂安禄山而死者颜杲卿乎？乃吾兄也。吾年八十，知守节而死耳，岂受汝辈诱胁乎？"四使不敢复言。希烈乃使甲士十人守真卿于馆舍，掘坎于庭，云欲坑之，真卿怡然，见希烈曰："死生已定，何必多端？亟以一剑相与，岂不快公心事邪？"希烈乃谢之。

【注释】

①清水：即清水县。西汉时期设置，治所在今甘肃清水县西北。后有兴废。五代唐长兴元年(公元930年)移治今甘肃天水市。

②彭婆：即鼓婆镇。在今河南伊川县东北彭婆镇。

③刓(tuán 团)：割、截断。

④韩、白之祸：韩即韩信，西汉开国功臣。白即白起，战国时期秦国人。二人均有勇有谋，英勇善战，屡立战功。后均因功大勋高受忌恨，被陷害致死。韩、白之祸即指此。

【译文】

唐纪四十四　起癸亥(公元783年)正月，止十月，不满一年。

德宗神武圣文皇帝三

建中四年(癸亥，公元783年)

1 春，正月初十，陇右节度使张镒与吐蕃的代表尚结赞在清水县签订了唐朝与吐蕃结盟的盟约。

2 十三日，李希烈派他手下的将领李克诚袭击汝州，攻下了汝州城，抓住了汝州别驾李元平。李元平，本是湖南的判官，有点小才

气，但性情粗疏傲慢，敢于说大话，又喜好谈论军事；宰相关播觉得他是一名难得的奇才，把他推荐给皇帝，说他是个担任大将和宰相的人材。因为汝州距离许州最近，提升李元平任汝州别驾，负责处理汝州事务。李元平到了汝州之后，马上就召募民工，修城筑墙；李希烈偷偷地派军中壮士伪装后应李元平之召去修城筑墙，进来了好几百人，李元平对此一无所知。李希烈派遣李克诚率领几百名骑兵突然袭击到汝州城下，应召入城的乔装民工在城内接应，将李元平绑走了。李元平身材短小，又不长胡须，见了李希烈以后非常恐惧，以致大小便失禁，弄得满地污秽。李希烈骂他道："宰相真是瞎了眼，竟把他看成和我一样，为什么将我轻视到这种地步？"于是任命判官周晃作汝州刺史，又派别将董待名等人在汝州一带四处烧杀抢掠，攻下了尉氏县，进而围困郑州，朝廷军队多次被他们打败。他们巡逻的骑兵西边到了彭婆镇，弄得东都洛阳一带的士绅、百姓心惊胆颤，纷纷跑进山谷中躲藏起来；东都留守郑叔则退守洛阳西边的西苑。

皇帝询问卢杞处理此事的对策，卢杞回答说："李希烈年轻气盛，骁勇善战，依仗有功而骄横傲慢，他属下的将领和僚佐对他的行动都不敢有所劝阻；如果能够派一员德高望重的朝廷大臣，去对李希烈传达陛下的诏旨，向他陈说反叛朝廷的祸乱和顺事朝廷的福禄，李希烈一定会革心洗面，悔过自新，这样就可以不必烦劳陛下您出动大军，化干戈为玉帛地使他顺服。颜真卿是玄宗、肃宗、代宗三朝的元老旧臣，对朝廷忠心耿耿，为人公平正直，办事刚毅果断，声名蜚誉海内，为朝野内外所信服，真是办这件事的合适人选啊！"皇帝觉得有道理，于是在十七日，派遣颜真卿去许州传达皇帝的旨意、安慰李希烈。诏令一下来，满朝文武大臣都大惊失色。

颜真卿乘坐驿车抵达东都洛阳，洛阳留守郑叔则对颜真卿说："您这一去，一定难以幸免，还是稍微逗留一下，等待朝廷再来的命令。"颜真卿说："我出使许州是皇帝的命令，这怎么能逃避呢？"执

意启程去许州。李勉向皇帝上表奏道:"如果失去了一位德高望重的元老,那就是国家的羞辱,请将他留下。"同时又派人半路去邀拦颜真卿,结果没有赶上。颜真卿写给他儿子的信,只是要他"祭奉祖庙,抚育族中的孤幼"而已。颜真卿到了许州,想向李希烈宣读皇帝的诏旨,李希烈派他一千多"养子"围着颜真卿谩骂吵嚷,闹个不停,他们还拔刀剑比划着他,作出要把他剁碎吃掉的架式;颜真卿镇定自若,脚步不动,脸色不变。李希烈这时突然上前用身体挡住他,指挥众"养子"退下,将颜真卿请进宾馆,很礼貌地接待他。李希烈想让颜真卿回首都长安去,正巧碰到李元平也在座,颜真卿义正辞严地训斥他,李元平惭愧不已地起身离去,写了封密函将这事告诉给李希烈;于是李希烈改变了主意,将颜真卿拘留在许州,而不让他回长安。

朱滔、王武俊、田悦、李纳各自派遣使者到李希烈那儿去,对他上表称臣,劝他做皇帝,各位使者在李希烈面前隆礼重拜,劝说李希烈道:"朝廷诛杀功臣,失信于天下;都统您天赋英武,功勋盖世,现在您已经受到朝廷的猜忌,马上就会像韩信、白起那样功高震主而招致的祸害。希望您赶快称皇帝,名正而言顺,使四海之内的臣民知道有所依靠。"李希烈召来颜真卿,让他看看这一场面说:"现在四王派使者来推尊我,他们不谋而合,颜太师您看了这种情形,这难道只有我一个人被朝廷猜忌而无地自容吗?"颜真卿说:"这四个人分明是朝廷四凶,你为什么称他们为四王?相公你不明哲保身,安于现状,做唐的忠臣,而与乱臣贼子们同流合污,想和他们一起覆灭吗?"李希烈很不高兴,搀扶颜真卿出去。又有一天,颜真卿与朱滔等人派来的四名使者同赴宴会,四位使者说:"久闻颜太师德高望重,现在李都统马上就要做皇帝而太师您恰好来了,这是上天将宰相的合适人选赐给李都统啊!"颜真卿恕斥他们道:"什么叫宰相?你们知道有因责骂安禄山而死的颜杲卿这个人吗?他就是我的哥哥。我现在已年有八十,知道应该为朝廷守节而死,难道还

会受你们这些人的引诱和胁迫吗?"四位使者不敢再说什么。于是李希烈就派了十个全副武装的兵士在宾馆看守颜真卿,他们在庭院中挖了一个坑,说要活埋他,颜真卿泰然处之,见到李希烈时说:"我的死生已经被定了下来,你何必如此煞费苦心?立即给我一剑,那样你不就可以称心如意了吗?"李希烈又向他赔罪道歉。

3 戊戌,以左龙武大将军哥舒曜为东都、汝州节度使,将凤翔、邠宁、泾原、奉天、好畤行营兵万余人讨希烈[1],又诏诸道共讨之。曜行至郏城[2],遇李希烈前锋将陈利贞,击破之;希烈势小沮。曜,翰之子也。

希烈使其将封有麟据邓州,南路遂绝,贡献、商旅皆不通。壬寅,诏治上津山路[3],置邮驿。

4 二月,戊申朔,命鸿胪卿崔汉衡送区颊赞还吐蕃。

5 丙寅,以河阳三城、怀、卫州为河阳军。

6 丁卯,哥舒曜克汝州,擒周晃。

7 三月,戊寅,江西节度使曹王皋败李希烈将韩霜露于黄梅[4],斩之;辛卯,拔黄州[5]。时希烈兵栅蔡山,险不可攻。皋声言西取蕲州[6],引舟师溯江而上,希烈之将引兵循江随战,去蔡山三百余里,皋乃复放舟顺流而下,急攻蔡山,拔之。希烈兵还救之,不及而败。皋遂进拔蕲州,表伊慎为蕲州刺史,王锷为江州刺史[7]。

8 淮宁都虞候周曾、镇遏兵马使王玢、押牙姚憺、韦清密输款于李勉。李希烈遣曾与十将康秀琳将兵三万攻哥舒

曜，至襄城[8]，曾等密谋还军袭希烈，奉颜真卿为节度使，使玢、憺、清为内应。希烈知之，遣别将李克诚将骠军三千人袭曾等，杀之，并杀玢、憺及其党。甲午，诏赠曾等官。始，韦清与曾等约，事泄不相引，故独得免。清恐终及祸，说希烈请诣朱滔乞师，希烈遣之，行至襄邑[9]，逃奔刘洽。希烈闻周曾等有变，闭壁数日；其党寇尉氏、郑州者闻之，亦遁归。希烈乃上表归咎于周曾等，引兵还蔡州，外示悔过从顺，实待朱滔等之援也。置颜真卿于龙兴寺。

丁酉，荆南节度使张伯仪与淮宁兵战于安州[10]，官军大败，伯仪仅以身免，亡其所持节。希烈使人以其节及俘馘示颜真卿；真卿号恸投地，绝而复苏，自是不复与人言。

9 夏，四月，上以神策军使白志贞为京城召募使，募禁兵以讨李希烈。志贞请诸尝为节度、观察、都团练使者，不问存没，并勒其子弟帅奴马自备资装从军，授以五品官；贫者甚苦之，人心始摇。

10 上命宰相、尚书与吐蕃区颊赞盟于丰邑里[11]，区颊赞以清水之盟，疆场未定，不果盟。己未，命崔汉衡入吐蕃，决于赞普。

【注释】

①好畤：即好畤县。秦代设置，治所在今陕西乾县东五里好畤村。后历有兴废，唐武德二年(公元619年)复置，贞观二十一年(公元647年)移治今永寿县西南好畤河镇。

②郏城：即郏城县。北魏改郏县设置，治所在今河南郏县，后历有兴废。

③上津：即上津县，南朝梁以上洛县改置，治所在今湖北郧西县西北上津

镇。后历有兴废。

④黄梅：即黄梅县。隋开皇十八年（公元598年）以新蔡县改置，治所在今湖北黄梅县西北。元代初年迁治于今黄梅县。

⑤黄州：隋开皇五年（公元585年）以衡州改置，治所在南安县（在今湖北新洲县）。唐中和五年（公元885年）迁治于黄冈县。

⑥蕲州：北周以罗州改置，治所在齐昌县（隋改为蕲春县，在今湖北蕲春县北），后规格历有升降。

⑦江州：西晋元康元年（公元291年）设置，治所在南昌县（今江西南昌市），名称和治所历有改移，唐武德四年（公元621年）复为江州，天宝元年（公元742年）改为浔阳郡，乾元元年（公元758年）复为江州。

⑧襄城：即襄城县。秦代设置，治所在今河南襄城县。历代多有兴废。

⑨襄邑：即襄阳县。秦代设置，治所在今河南睢县。后多有兴废，隋开皇十六年（公元596年）复置。

⑩安州：南朝宋设置。治所在今湖北安陆县。后又有名称改易，隋大业年间和唐天宝年间、至德年间都曾将安州改为安陆郡。

⑪丰邑里：地名，在今陕西长安县西北沣河西岸。

【译文】

3 二十一日，皇帝任命左龙武大将军哥舒曜为东都、汝州节度使，率领凤翔、邠宁、泾原、奉天、好畤行营的将士一万多人讨伐李希烈，皇帝又命令各道共同讨伐李希烈。哥舒曜率军到了郏城县，迎面遇上了李希烈的先锋将领陈利贞，打败了他所带的军队；李希烈士气受到挫折。哥舒曜，是哥舒翰的儿子。

李希烈派他的将领封有麟占据了邓州，切断了朝廷与南方各地联系的通道，南方向朝廷的进贡物品、商人和旅行者都不能通过。二十五日，皇帝下诏令修整上津县的山路，沿途设置邮驿。

4 二月初一，皇帝命令鸿胪卿崔汉衡护送吐蕃使者区颊赞回吐蕃。

5 十九日，朝廷将河阳三城、怀州、卫州的军队新建成河阳军。

6 二十日，哥舒曜率军攻克汝州，抓住了李希烈的汝州刺史周晃。

7 三月初一，江西节度使曹王李皋在黄梅县打败了李希烈的将领韩霜露，并将他斩杀。十四日，曹王李皋率军攻下了黄州。当时李希烈的军队在黄梅境内蔡山设防建营，此处地势险峻，难以进攻。李皋扬言要向西推进以夺取蕲州，并率领水上部队逆江而上，李希烈的将领也率军沿江跟踪追击李皋。在离蔡山三百多里的地方，李皋突然率水上部队调转船头，顺流而下，向蔡山发动猛攻，终于将蔡山攻下。李希烈的军队又急忙返回援救蔡山，还没有赶赴蔡山就被李皋击破。李皋于是向西进军攻克了蕲州，上表朝廷任命伊慎为蕲州刺史，王锷为江州刺史。

8 淮宁都虞候周曾、镇遏兵马使王玢、押牙姚憺、韦清等人，秘密地向李勉表示他们对朝廷的忠诚。李希烈派遣周曾与十将康秀琳率领将士三万人进攻哥舒曜，到了襄城县一带，周曾等人密谋策划回戈袭击李希烈，而推尊颜真卿为节度使，让王玢、姚憺、韦清作内应。李希烈知道了这一事情，派遣别将李克诚率领精锐的骡军三千人袭击周曾等人，杀了周曾，同时还杀了王玢、姚憺和他们的同伙。十七日，皇帝下诏追赠周曾等人官爵。最初，韦清与周曾等人事先约好，如果事情泄露了，绝不互相牵连，所以只有韦清一人得以幸免。韦清担心最终难逃祸乱，就劝说李希烈请求让他自己去朱滔那里乞求救兵，李希烈派他去，他行到襄邑县的时候，便逃跑到刘洽那里去了。李希烈听说周曾等人要发动兵变，将兵营大门紧紧关闭了许多天；李希烈的部下在劫掠尉氏县和郑州时听说这件事后，也都各自逃跑回去了。李希烈于是就向皇帝上奏，将所有过错推给已死去的周曾等人，自己率兵回了蔡州，在表面上向朝廷显示悔过自新，归顺服从，实际上是等待朱滔等人的支援。李希烈到了蔡州之后，便将颜真卿拘留在龙兴寺。

二十日，荆南节度使张伯仪与李希烈的淮宁兵在安州交战，结

果朝廷军队大败，节度使张伯仪死里逃生，仅以身免，而且丢掉了朝廷赐给他节度使的旌节。李希烈派人把张伯仪的旌节和割下的俘虏的耳朵拿给颜真卿看；颜真卿看后悲痛欲绝，嚎啕大哭，一时气绝昏迷，后又苏醒过来，从此以后，他不再与人说话。

9 夏，四月，皇帝派神策军使白志贞担任京城召募使，招募禁兵来讨伐李希烈。白志贞向皇帝建议让那些曾经担任过节度使、观察使、都团练使的人，不管他们本人是否还健在，勒令他们的子弟率领家奴和自己的马匹，一律自备装束武器入伍，给他们都授五品官衔；家境衰落的节度使等人深为这一措施所苦，民心也随之开始动摇。

10 皇帝命令宰相、尚书与吐蕃使者区颊赞在丰邑里缔结盟约，而区颊赞则认为清水之盟，并没有将吐蕃与唐朝的疆界问题解决，所以不来结盟。十三日，皇帝命令崔汉衡去吐蕃，就结盟事宜请吐蕃赞普来裁决。

11 庚申，加永平、宣武、河阳都统李勉淮西招讨使，东都、汝州节度使哥舒曜为之副，以荆南节度使张伯仪为淮西应援招讨使，山南东道节度使贾耽、江西节度使曹王皋为之副。上督哥舒曜进兵，曜至颍桥[1]，遇大雨，还保襄城。李希烈遣其将李光辉攻襄城；曜击却之。

12 五月，乙酉，颍王璲薨。

13 乙未，以宣武节度使刘洽兼淄青招讨使。

14 李晟谋取涿、莫二州，以绝幽、魏往来之路，与张孝忠之子升云围朱滔所署易州刺史郑景济于清苑[2]，累月不

下。滔以其司武尚书马寔为留守,将步骑万余守魏营,自将步骑万五千救清苑。李晟军大败,退保易州。滔还军瀛州[3],张升云奔满城[4]。会晟病甚,引军还保定州。

王武俊以滔既破李晟,留屯瀛州,未还魏桥,遣其给事中宋端趣之。端见滔,言颇不逊,滔怒,使谓武俊曰:"滔以热疾,暂未南还,大王二兄遽有云云。滔以救魏博之故。叛君弃兄,如脱屣耳。二兄必相疑,惟二兄所为!"端还报,武俊自辨于马寔,寔以状白滔,言:"赵王知宋端无礼于大王,深加责让,实无他志。"武俊亦遣承令官郑和随寔使者见滔,谢之。滔乃悦,相待如初。然武俊以是益恨滔矣。

六月,李抱真使参谋贾林诣武俊壁诈降。武俊见之。林曰:"林来奉诏,非降也。"武俊色动,问其故,林曰:"天子知大夫宿著诚效,及登坛之日,抚膺顾左右曰:'我本徇忠义,天子不察。'诸将亦尝共表大夫之志。天子语使者曰:'朕前事诚误,悔之无及。朋友失意,尚可谢,况朕为四海之主乎?'"武俊曰:"仆胡人也,为将尚知爱百姓;况天子,岂专以杀人为事乎?今山东连兵,暴骨如莽,就使克捷,与谁守之?仆不惮归国,但已与诸镇结盟。胡人性直,不欲使曲在己,天子诚能下诏赦诸镇之罪,仆当首唱从化;诸镇有不从者,请奉辞伐之。如此,则上不负天子,下不负同列,不过五旬,河朔定矣。"使林还报抱真,阴相约结。

15 庚戌,初行税间架、除陌钱法。时河东、泽潞、河阳、朔方四军屯魏县,神策、永平、宣武、淮南、浙西、荆南、江

泗[5]、沔鄂、湖南、黔中、剑南、岭南诸军环淮宁之境。旧制，诸道军出境，皆仰给度支；上优恤士卒，每出境，加给酒肉，本道粮仍给其家，一人兼三人之给，故将士利之。各出军才逾境而止，月费钱百三十余万缗，常赋不能供。判度支赵赞乃奏行二法：所谓税间架者，每屋两架为间，上屋税钱二千，中税千，下税五百，吏执笔握算，入人室庐计其数。或有宅屋多而无他资者，出钱动数百缗。敢匿一间，杖六十，赏告者钱五十缗。所谓除陌钱者，公私给与及卖买，每缗官留五十钱，给他物及相贸易者，约钱为率。敢隐钱百，杖六十，罚钱二千，赏告者钱十缗，其赏钱皆出坐事之家。于是愁怨之声，盈于远近。

【注释】

①颍桥：即颍桥城，在今河南襄城县东北颍桥镇。

②清苑：即清苑县。北魏太和元年（公元477年）设置，治所在今河北保定市，后历有废置。

③瀛州：北魏太和十一年（公元487年）分定州、冀州设置，治所在赵都军城（今河北河间县）。隋大业初年改为河间郡。唐武德四年（公元621年）复为瀛州，后名称历有改易。

④满城：即满城县。唐天宝元年（公元742年）改永乐县置，治所在今河北满城县北。

⑤江泗：即江南西道，泗当作西。

【译文】

11 十四日，朝廷加永平、宣武、河阳都统李勉为淮西招讨使的官衔，加东都、汝州节度使哥舒曜为淮西招讨副使官衔，任命荆南节度使张伯仪为淮西应援招讨使，山南东道节度使贾耽、江南西道节

度使曹王李皋为淮西应援招讨副使。皇帝督促哥舒曜进军征伐李希烈，哥舒曜到了襄城县颍桥城时，遇上天下大雨，率军退守襄城县。李希烈派手下将领李光辉进攻襄城县，哥舒曜将他击退。

12 五月，初九，颍王李璲去世。

13 十九日，朝廷任命宣武节度使刘洽兼任淄青招讨使。

14 李晟计划攻取涿州和莫州，以断绝幽州和魏州往来通行之路。他与张孝忠的儿子张升云率军围攻朱滔任命的易州刺史郑景济所守的清苑县，连攻几个月都没攻克。朱滔任命他的司武尚书马寔为留守，率领步兵、骑兵一万多人留守魏州营垒，自己则率领步兵、骑兵一万五千人前去援救清苑县。结果李晟的军队被打得大败，他率军退守易州。朱滔率军回驻瀛州，张升云逃到了满城县。正碰上当时李晟病得很厉害，所以他带领军队退回守定州。

王武俊因为朱滔已经打败了李晟，留军驻扎在瀛州，没有回到魏桥一带，于是就派遣给事中宋端去催促朱滔率军南回。宋端见了朱滔，对他说话很不礼貌，朱滔十分恼火，派遣使者去对王武俊说："我朱滔因天热生了病，只是暂时在此停留而没有回到南方来，你赵王二兄立刻就有这些闲言碎语，我朱滔正因为要解救魏博镇田悦的缘故，反叛朝廷，背弃兄长，就像脱掉拖拉着的鞋子轻而易举。王二兄你一定要怀疑我对你们有二心，那随便你怎么想了！"宋端回去向王武俊汇报了，王武俊亲自去向马寔作解释，马寔将这一情况向朱滔汇报说："赵王王武俊知道宋端对大王您无礼，狠狠训斥责骂了他一顿，实在没有什么别的意思。"王武俊也派遣承令官郑和随同马寔的信使去瀛州见朱滔，向他赔罪。朱滔这才怒散气消，对王武俊的态度一如既往。但是，王武俊因为这件事更加痛恨朱滔。

六月，李抱真派他的参谋贾林到王武俊的营垒里伪装投降。王武俊接见了他。贾林说："我贾林来这儿是奉命传达皇帝诏旨的，并不是来投降的。"王武俊听后脸色大变，问贾林究竟是怎么回事，贾

林说："皇帝知道王大夫您对朝廷一向忠诚效力，即便是到了登坛结盟称王的时候，还抚摸着胸膛对周围的人说：'我本来都是尽守忠义、报效君国的，只是皇帝不了解我的心意。'各位将领也都曾同您一样对朝廷尽职尽责。我来您这儿前，皇帝对我说：'我以前对王武俊的待遇实在不对，已经后悔不及。要说朋友之间出现了矛盾，还可以赔罪道歉，和好如初，何况我还是四海之内的君王呢？'"王武俊说："我是一个胡人，做个将领都还知道爱护老百姓；何况是皇帝，怎么会专门把杀人当成自己的大事呢？现在山东一带连年兵兴祸接，百姓的尸骨暴露野外，随处可见，即使是打了胜仗，老百姓都死了，又交给谁来经营这片荒凉之地呢？我并不害怕回归朝廷，但是已经与各镇结盟立誓。我们胡人的性格直爽，不愿意做出什么让别人觉得是自己理亏的事情，如果皇帝真能下一道诏令赦免我们各镇节度使的罪过，我一定首先起来倡仪大家归顺朝廷；如果有哪一镇不归顺的，那我将请求奉皇帝的诏令去讨伐他。这样一来，就上不辜负皇帝，下也对得起各位同仁，不超过五十天，河朔一带就可安定下来。"于是让贾林回去向李抱真汇报，暗中与他联结。

15 初五，初次实行"税间架"和"除陌钱"的增税办法。当时河东、泽潞、河阳、朔方四镇的大军驻扎在魏县，神策、永平、宣武、淮南、浙西、荆南、江西、西鄂、湖南、黔中、剑南、岭南等地的大军都环围着淮宁的边境。按照旧有的制度规定，各镇的军队出了本道的范围，所有支出都由度支解决；皇帝对士兵们非常优待，每当他们出境远征，伙食另加酒和肉，本道的饷粮仍给他的家里，因而一个人几乎兼得了三个人的粮饷，所以将士们都以此为利。各镇于是投机取巧，军队刚过了自己的守境后就停下来，朝廷每月支付的军费高达一百三十余万缗，正常的赋税收入无法支付得起。负责度支事务的赵赞就上奏实行两种办法：即所谓"税间架"，就是房屋以两架壁墙为一间的标准进行衡量，上等的房屋每间交税钱二千，中等的交税一千，下等的交税五百，负责执行的税吏持纸笔算盘，进入房屋

内仔细登记核算。有的人家房屋的间数多但没有其他什么资产的，上交的间架税动不动就要几百缗。如有敢隐匿一间不上报的，就要挨六十军棍的打，奖赏给告发的人钱五十缗。所谓"除陌钱"，就是公或私给予的各种钱财和买卖的收入，每一缗钱，官府要征收五十钱，给的是实物以及相互间以物易物而交换的，都折算成钱按规定上交。如果胆敢隐藏一百钱的，要挨六十军棍的打，还罚款二千钱，奖赏告发者钱十缗，这些赏钱都由违犯上述规定的家庭出。于是老百姓怨声载道，远近不息。

16 丁卯，徙郴王逾为丹王，鄜王遘为简王。

17 庚午，答蕃判官监察御史于頔与吐蕃使者论刺没藏至自青海[1]，言疆场已定，请遣区颊赞归国。秋，七月，甲申，以礼部尚书李揆为入蕃会盟使。壬辰，诏诸将相与区颊赞盟于城西。李揆有才望，卢杞恶之，故使之入吐蕃。揆言于上曰："臣不惮远行，恐死于道路，不能达诏命！"上为之恻然，谓杞曰："揆无乃太老？"杞曰："使远夷，非谙练朝廷故事者不可。且揆行，则自今年少于揆者，不敢辞远使矣。"

18 八月，丁未，李希烈将兵三万围哥舒曜于襄城，诏李勉及神策将刘德信将兵救之。乙卯，希烈将曹季昌以随州降，寻复为其将康叔夜所杀。

19 初，上在东宫，闻监察御史嘉兴陆贽名[2]，即位，召为翰林学士，数问以得失。时两河用兵久不决，赋役日滋，贽以兵穷民困，恐别生内变，乃上奏，其略曰："克敌之要，在

乎将得其人；驭将之方，在乎操得其柄。将非其人者，兵虽众不足恃；操失其柄者，将虽材不为用。”又曰：“将不能使兵，国不能驭将，非止费财玩寇之弊，亦有不戢自焚之灾。”又曰：“今两河、淮西为叛乱之帅者，独四五凶人而已。尚恐其中或遭诖误[3]，内蓄危疑；苍黄失图，势不得止。况其余众，盖并胁从，苟知全生，岂愿为恶？”又曰：“无纾目前之虞，或兴意外之变。人者，邦之本也。财者，人之心也。其心伤则其本伤，其本伤则枝干颠瘁矣！”又曰：“人摇不宁，事变难测，是以兵贵拙速，不贵巧迟。若不靖于本而务救于末，则救之所为，乃祸之所起也。”又论关中形势，以为：“王者蓄威以昭德，偏废则危；居重以驭轻；倒持则悖。王畿者，四方之本也。太宗列置府兵，分隶禁卫，大凡诸府八百余所，而在关中者殆五百焉。举天下不敌关中，则居重驭轻之意明矣。承平渐久，武备浸微，虽府卫具存而卒乘罕习。故禄山窃倒持之柄，乘外重之资，一举滔天，两京不守。尚赖西边有兵，诸牧有马，每州有粮，故肃宗得以中兴。乾元之后[4]，继有外虞，悉师东讨，边备既弛，禁戎亦空，吐蕃乘虚，深入为寇，故先皇帝莫与为御，避之东游。是皆失居重驭轻之权，忘深根固柢之虑。内寇则殽、函失险[5]，外侵则汧、渭为戎[6]。于斯之时，虽有四方之师，宁救一朝之患？陛下追想及此，岂不为之寒心哉？今朔方、太原之众，远在山东；神策六军之兵，继出关外。倘有贼臣啖寇，黠虏觊边，伺隙乘虚，微犯亭障，此愚臣所窃忧也。未审陛下其何以御之？侧闻伐叛之初，议者多易其事，佥谓

有征无战,役不逾时,计兵未甚多,度费未甚广,于事为无扰,于人为不劳;曾不料兵连祸拏,变故难测,日引月长,渐乖始图。往岁为天下所患,咸谓除之则可致升平者,李正己、李宝臣、梁崇义、田悦是也。往岁为国家所信,咸谓任之则可除祸乱者,朱滔、李希烈是也。既而正己死,李纳继之;宝臣死,惟岳继之;崇义平,希烈叛;惟岳戮,朱滔携。然则往岁之所患者,四去其三矣,而患竟不衰;往岁之所信,今则自叛矣,而余又难保。是知立国之安危在势,任事之济否在人。势苟安,则异类同心也;势苟危,则舟中敌国也。陛下岂可不追鉴往事,惟新令图,修偏废之柄以靖人,复倒持之权以固国!而乃孜孜汲汲,极思劳神,徇无已之求,望难必之效乎?今关辅之间,征发已甚,宫苑之内,备卫不全。万一将帅之中,又如朱滔、希烈,或负固边垒,诱致豺狼,或窃发郊畿,惊犯城阙,此亦愚臣所窃为忧者也,未审陛下复何以备之?陛下倘过听愚计,所遣神策六军李晟等及节将子弟,悉可追还;明敕泾、陇、邠、宁,但令严备封守,仍云更不征发,使知各保安居。又降德音,罢京城及畿县间架等杂税,则冀已输者弭怨,见处者获宁,人心不摇,邦本自固。"上不能用。

【注释】

①答蕃判官:唐代与吐蕃交涉事务异常繁忙,往来使节很多,因而设置答蕃判官,负责与吐蕃进行联络。 頔(di 敌):此为人名。

②嘉兴:县名。三国吴赤乌五年(公元242年)以禾兴县改名。治所在今浙江嘉兴市南,后有废置。唐贞观八年(公元634年)又置,乾宁三年(公元896

年)移治今嘉兴市。

③诖(guà 挂):牵连,连累。

④乾元:唐肃宗李亨年号,时间为公元758~760年。

⑤殽、函:即殽关和函谷关的合称,是古代兵家必争的军事重地,相当今陕西潼关以东至河南新安县一带。

⑥汧、渭:即汧水和渭水的合称。汧水是今陕西西部渭水支流千水,又曾汧川。

【译文】

16 二十二日,将皇弟李逾由郴王改封为丹王,李遘由鄜王改封为简王。

17 二十五日,答蕃判官、监察御史于頔与吐蕃的使者论刺没藏从青海来首都长安,声称吐蕃与唐朝的疆界已经谈定,请让区颊赞回国。秋,七月初九,皇帝任命礼部尚书李揆为去吐蕃缔结盟约的会盟使。十七日,皇帝诏令各位将相与区颊赞在京城西边缔结盟约。李揆有才能有威望,卢杞讨厌他,所以就派他作代表出使吐蕃。李揆对皇帝说:"微臣我并不害怕为国出使远方,担心是会死在半路上,不能向吐蕃传达陛下的诏命!"皇帝听了这话也十分伤感,回头对卢杞说:"派李揆出去不是太老了吗?"卢杞说:"出使遥远的蛮夷地区,不是熟悉朝廷各种情况的人不行。何况李揆出使了吐蕃,那么现在那些比李揆年龄要小的人,就不敢借故推辞出使远方的苦差事了。"

18 八月初二,李希烈率领三万人马将哥舒曜围在襄城县内,皇帝下诏命令李勉和神策军中的将领刘德信率部去救援。初十,李希烈的部将曹季昌在随州向朝廷投降,但不久就被李希烈的部将康叔夜杀了。

19 当初,现在的皇帝还是皇太子,听说监察御史嘉兴人陆贽很有名气,到了继承皇位之后,马上就将他升为翰林学士,多次向他询问朝廷政治的得失。当时朝廷派重兵在河北、河南一带与叛军交

战，长久不能决下胜负，百姓要承担的赋税日益增长，陆贽因为看到兵疲民困，担心另外爆发内乱，于是就向皇帝上奏，陈述己见，这个奏折的大致意思是说："打败敌人的关键，在于选任最合适的将领；而驾驭将领的方法，在于能够掌握住权柄。如果任用将领不得当，那么尽管兵士很多也不顶用；如果大权旁落，将领虽是能干之材也不能为我服务。"又说："将领不会用兵，朝廷又不能很好地驾驭带兵的将领，非但有空费钱财而不能平定叛逆的弊端，而且也有引火自焚的灾难。"又说："现在在河北、河南、淮西一带反叛朝廷的首脑们，只是四五个元凶，恐怕这四五个人中间还有人是受欺蒙、牵连走上反叛之路的，他们对反叛心存疑惧；在慌忙之中一时失策，结果弄得自己也无法挽回，局面难以收拾。更何况他们的部属将士，稀里糊涂地受威势的逼迫而跟着走上反叛朝廷之路的。他们都只是为了保全自己的性命，哪里是诚心要反叛呢？"又说："朝廷如果不解决眼前这些问题，也许会引起意想不到的变乱。人民，是国家的根基；钱财，是人民心中最希求的，在钱财方面伤了老百姓，那么就损害了国家的根基，国家的根基伤了，那么在这之上的树干就会枯萎倾覆。"又说："人心动摇，不得安宁，事情的变化就很难预测，所以用兵贵在切切实实而且迅速，不在投机取巧和行动迟缓。如果不从根本上做到天下太平，而一味地采用治标办法，那么所采取的救治的方法，正是引起祸难发生的根源啊。"他又专门讨论关中一带的形势，认为："作君王的人应该在平时就蓄集自己威势并向天下显示自己的圣德，如果有所偏废就危险了；而且君王应该聚集重兵在自己的周围，牢握大权以驾驭那些地方将领，如果情况相反，地方将领们那就会对朝廷不恭。首都一带，是天下四海的中心。当年太宗设置府兵，都分别隶属于中央禁卫军，全国总共大约有兵府八百多所，而在关中一带驻扎的差不多有五百所。天下各地兵府的力量全部加起来都赶不上关中一带的兵力，这种采用居重驭轻的策略是非常明显的。天下太平的日子过得很久了，那么朝廷的武

备就会慢慢地松弛，力量就会削弱，虽然军府、戍卫的制度依然健全，但士卒却很少操戈骑马地训练。所以安禄山趁机利用皇权旁落之机，凭借外地藩镇兵强马壮这一资本，发动反叛，引发了滔天大祸，以致于东都洛阳、西京长安都失守了。幸亏当时朝廷在西边还有兵力，各牧场中还有大批军马，每个州内还储存着粮食，因此肃宗得以平定安、史之乱而中兴唐朝。肃宗乾元年间以后，相继有外族入侵，朝廷集中所有兵力向东征讨，这样一来，边疆的防备就松弛了，而且首都一带的禁卫军的兵力也空虚，以致吐蕃得以乘虚而入，深入到我们的腹地来烧杀抢劫，所以先皇帝代宗没有军队来抵御，只能到东边去避难。这都是因为失去了居重驭轻的主动权，忽视了加深国本巩固根基的考虑所造成的。国内有乱，那么殽关、函谷关就失去了战略要地的价值；边境有外族入侵，那么汧水、渭水都会沦陷。在这种时候，虽然拥有全国各地的军队，但能够解救一时的危难吗？陛下您如果想到这一点，能不忧心忡忡吗？现在朔方、太原的军队，远在山东一带；中央禁卫神策所属的六支军队，都相继调出关外。假如有叛臣贼子引狼入室，而狡黠的蛮族窥伺边境，寻找时机乘虚而入，来侵扰陛下所设的兵防，这正是我私下所担心的啊。到时真不知道陛下您将用什么来抵御？在朝廷讨伐叛逆之初，我也从侧面听过，谈论讨逆的人多半都觉得解决起来轻而易举，都说只是派出军队，根本无需打仗，整个事情不会拖得太久，预计动用的兵员不会太多，预算要花的费用也不很多，不会对大局有什么妨碍，对老百姓也没什么好劳累的。都没有预料到会兵连祸接，一再发生难以意料的事情，天长日久，事情的发展与当初所计划的大相径庭。以往为天下祸患的人，都说将他们除掉了，天下就可以太平，这些人就是李正己、李宝臣、梁崇义、田悦他们。以往为朝廷所信任和重用的，都说只要重用了他们，就可以为国家消除祸乱，朱滔、李希烈就是他们所说的这种人。但是后来李正己死了，有李纳接他的班；李宝臣死了，李惟岳继之而起；平定了梁崇义，可是

李希烈又反叛了朝廷;李惟岳被杀头了,可是朱滔又走上叛逆之路。那些以前被认为是朝廷心腹大患的,四个之中已经除掉了三个,但是祸乱并没有衰减;以前朝廷所信任的人,如今都各自叛变了,而且其余的人,又很难保证他们不反叛朝廷。由此可知,国家的安危在于是否确立了威势,而事情办得好坏在于选择合适的人。如果大权在朝廷,局势安定,那么即便是边塞蛮夷部族,也会与我们同心同德;如果大权旁落,局势危急,那么即使是同舟共济的人,也可以成为敌人。陛下您怎么能不追忆往事而引以为戒,改革政治,立志求新,重新控制已经旁落的权柄,借以安定人心,恢复朝廷的权威,巩固国基,反而勤勤恳恳,殚精竭虑,毫不停止地去努力,希望得到难以完全满意的效果呢?现在首都长安附近一带,征募调派出去的兵士已经太多了,首都之内又防卫不全。万一在将帅之中,又有像朱滔,李希烈这样的人,或者依仗有坚固的边疆营垒,与边塞的蛮夷部族勾结,引狼入室,或者是暗中向首都附近出兵,侵犯首都,惊动京师,这也是愚臣我私下为陛下您担心的,不知道遇到这种情况,陛下您又采取什么措施来防备?倘若蒙陛下不弃,听从愚臣我的这一计策,将所派出关外的神策军的六支部队李晟等人以及节度使等将领的子弟,都全部召回首都;明令驻泾州、陇右、邠州、宁州的军队,严密防备,谨守边疆,并对他们说明不再征调他们去增援河北、河南的朝廷军队,让他们知道从此能够在驻守地一带安定居住戍守。再下一道诏书,命令废除在首都长安以及京邻附近各县所征收的间架税、除陌钱等杂税,这样才有可能让已经缴纳了税金的人消除心中的怨恨,让那些被征税的和受处罚的人重新获得安宁。人心不动摇的话,那么国家的根基就自然稳固了。"皇帝没能采纳他的建议。

20 壬戌，以汴西运使崔纵兼魏州四节度都粮料使。纵，涣之子也。

21 九月，丙戌，神策将刘德信、宣武将唐汉臣与淮宁将李克诚战，败于沪涧。时李勉遣汉臣将兵万人救襄城，上遣德信帅诸将家应募者三千人助之。勉奏："李希烈精兵皆在襄城，许州空虚，若袭许州，则襄城围自解。"遣二将趣许州，未至数十里，上遣中使责其违诏，二将狼狈而返，无复斥候。克诚伏兵邀之，杀伤太半。汉臣奔大梁[1]，德信奔汝州；希烈游兵剽掠至伊阙[2]。勉复遣其将李坚帅四千人助守东都，希烈以兵绝其后，坚军不得还。汴军由是不振，襄城益危。

22 上以诸军讨淮宁者不相统壹，庚子，以舒王谟为荆襄等道行营都元帅，更名谊；以户部尚书萧复为长史，右庶子孔巢父为左司马，谏议大夫樊泽为右司马，自余将佐皆选中外之望。未行，会泾师作乱而止。复，嵩之孙也；巢父，孔子三十七世孙也。

23 上发泾原诸道兵救襄城。冬，十月，丙午，泾原节度使姚令言将兵五千至京师。军士冒雨，寒甚，多携子弟而来，冀得厚赐遗其家，既至，一无所赐。丁未，发至浐水[3]，诏京兆尹王翃犒师，惟粝食菜饮[4]；众怒，蹴而覆之，因扬言曰："吾辈将死于敌，而食且不饱，安能以微命拒白刃邪？闻琼林、大盈二库，金帛盈溢，不如相与取之。"乃擐甲张旗鼓噪，还趣京城。令言入辞，尚在禁中，闻之，驰至长乐阪[5]，遇之。军士射令言，令言抱马鬣突入乱兵[6]，呼曰："诸君失

计！东征立功，何患不富贵？乃为族灭之计乎？"军士不听，以兵拥令言而西。上遽命赐帛，人二匹，众益怒，射中使。又命中使宣慰，贼已至通化门外[7]，中使出门，贼杀之。又命出金帛二十车赐之；贼已入城，喧声浩浩，不复可遏。百姓狼狈骇走，贼大呼告之曰："汝曹勿恐，不夺汝商货僦质矣！不税汝间架陌钱矣！"上遣普王谊、翰林学士姜公辅出慰谕之；贼已陈于丹凤门外[8]，小民聚观者以万计。

初，神策军使白志贞掌召募禁兵，东征死亡者，志贞皆隐不以闻，但受市井富儿赂而补之，名在军籍受给赐，而身居市廛为贩鬻[9]。司农卿段秀实上言："禁兵不精，其数全少，卒有患难，将何待之？"不听。至是，上召禁兵以御贼，竟无一人至者。贼已斩关而入，上乃与王贵妃、韦淑妃、太子、诸王、唐安公主自苑北门出，王贵妃以传国宝系衣中以从；后宫诸王、公主不及从者什七八。

初，鱼朝恩既诛，宦官不复典兵，有窦文场、霍仙鸣者，尝事上于东宫，至是，帅宦官左右仅百人以从，使普王谊前驱，太子执兵以殿。司农卿郭曙以部典数十人猎苑中，闻跸，谒道左，遂以其众从。曙，暖之弟也。右龙武军使令狐建方教射于军中，闻之，帅麾下四百人从，乃使建居后为殿。

姜公辅叩马言曰："朱泚尝为泾帅，坐弟滔之故，废处京师，心尝怏怏。臣谓陛下既不能推心待之，则不如杀之，毋贻后患。今乱兵若奉以为主，则难制矣。请召使从行。"上仓猝不暇用其言，曰："无及矣！"遂行。夜至咸阳，饭数

匕而过。时事出非意，群臣皆不知乘舆所之。卢杞、关播逾中书垣而出。白志贞、王翃及御史大夫于颀、中丞刘从一、户部侍郎赵赞、翰林学士陆贽、吴通微等追及上于咸阳。颀，顗之从父兄弟；从一，齐贤之从孙也。

贼入宫，登含元殿[10]，大呼曰："天子已出，宜人自求富！"遂谨噪，争入府库，运金帛，极力而止。小民因之，亦入宫盗库物，通夕不已。其不能入者，剽夺于路，诸坊居民各相帅自守。姚令言与乱兵谋曰："今众无主，不能持久，朱太尉闲居私第，请相与奉之。"众许诺，乃遣数百骑迎泚于晋昌里第。夜半，泚按辔列炬，传呼入宫，居含元殿，设警严，自称权知六军。

戊申旦，泚徙居白华殿，出榜于外，称："泾原将士久处边陲，不闲朝礼，辄入宫阙，致惊乘舆，西出巡幸。太尉已权临六军，应神策军士及文武百官凡有禄食者，悉诣行在；不能往者，即诣本司。若出三日，检勘彼此无名者，皆斩！"于是百官出见泚，或劝迎乘舆；泚不悦，百官稍稍遁去。

源休以使回纥还，赏薄，怨朝廷，入见泚，屏人密语移时，为泚陈成败，引符命，劝之僭逆。泚喜，然犹未决。宿卫诸军举白幡降者，列于阙前甚众。泚夜于苑门出兵，旦自通化门入，络绎不绝，张弓露刃，欲以威众。

上思桑道茂之言，自咸阳幸奉天。县僚闻车驾猝至，欲逃匿山谷；主簿苏弁止之。弁，良嗣之兄孙也。文武之臣稍稍继至；己酉，左金吾大将军浑瑊至奉天。瑊素有威望，

众心恃之稍安。

庚戌,源休劝朱泚禁十城门,毋得出朝士,朝士往往易服为佣仆潜出。休又为泚说诱文武之士,使之附泚。检校司空、同平章事李忠臣久失兵柄,太仆卿张光晟自负其才,皆郁郁不得志,泚悉起而用之。工部侍郎蒋镇出亡,坠马伤足,为泚所得。先是休以才能,光晟以节义,镇以清素,都官员外郎彭偃以文学,太常卿敬钰以勇略,皆为时人所重,至是皆为泚用。

凤翔、泾原将张廷芝、段诚谏将数千人救襄城,未出潼关,闻朱泚据长安,杀其大将陇右兵马使戴兰,溃归于泚。泚于是自谓众心所归,谋反遂定。以源休为京兆尹、判度支,李忠臣为皇城使[40]。百司供亿,六军宿卫,咸拟乘舆。

辛亥,以浑瑊为京畿、渭北节度使,行在都虞候白志贞为都知兵马使,令狐建为中军鼓角使,以神策都虞候侯仲庄为左卫将军兼奉天防城使。

朱泚以司农卿段秀实久失兵柄,意其必怏怏,遣数十骑召之。秀实闭门拒之,骑士逾垣入,劫之以兵。秀实自度不免,乃谓子弟曰:"国家有患,吾于何避之?当以死徇社稷;汝曹宜人自求生。"乃往见泚。泚喜曰:"段公来,吾事济矣。"延坐问计。秀实说之曰:"公本以忠义著闻天下,今泾军以犒赐不丰,遽有披猖,使乘舆播越。夫犒赐不丰,有司之过也,天子安得知之?公宜以此开谕将士,示以祸福,奉迎乘舆,复归宫阙,此莫大之功也!"泚默然不悦,然以秀实与己皆为朝廷所废,遂推心委之。左骁卫将军刘海

宾、泾原都虞候何明礼、孔目官岐灵岳，皆秀实素所厚也，秀实密与之谋诛泚，迎乘舆。

上初至奉天，诏征近道兵入援。有上言："朱泚为乱兵所立，且来攻城，宜早修守备。"卢杞切齿言曰："朱泚忠贞，群臣莫及，奈何言其从乱，伤大臣心？臣请以百口保其不反。"上亦以为然。又闻群臣劝泚奉迎，乃诏诸道援兵至者皆营于三十里外。姜公辅谏曰："今宿卫单寡，防虑不可不深，若泚竭忠奉迎，何惮于兵多；如其不然，有备无患。"上乃悉召援兵入城。卢杞及白志贞言于上曰："臣观朱泚心迹，必不至为逆，愿择大臣入京城宣慰以察之。"上以诸从臣皆畏惮，莫敢行；金吾将军吴溆独请行[12]，上悦。溆退而告人曰："食其禄而违其难，何以为臣？吾幸托肺附，非不知往必死，但举朝无蹈难之臣，使圣情慊慊耳？"遂奉诏诣泚。泚反谋已决，虽阳为受命，馆溆于客省，寻杀之。溆，凑之兄也。

泚遣泾原兵马使韩旻将锐兵三千，声言迎大驾，实袭奉天。时奉天守备单弱，段秀实谓岐灵岳曰："事急矣！"使灵岳诈为姚令言符，令旻且还，当与大军俱发。窃令言印未至，秀实倒用司农印印符，募善走者追之。旻至骆驿，得符而还。秀实谓同谋曰："旻来，吾属无类矣！我当直搏泚杀之，不克则死，终不能为之臣也！"乃令刘海宾、何明礼阴结军中之士，欲使应之于外。旻兵至，泚、令言大惊；岐灵岳独承其罪而死，不以及秀实等。

是日，泚召李忠臣、源休、姚令言及秀实等议称帝事。

秀实勃然起,夺休象笏,前唾泚面,大骂曰:"狂贼!吾恨不斩汝万段,岂从汝反邪?"因以笏击泚,泚举手扞之,才中其额,溅血洒地。泚与秀实相搏恼恼,左右猝愕,不知所为。海宾不敢进,乘乱而逸。忠臣前助泚,泚得匍匐脱走。秀实知事不成,谓泚党曰:"我不同汝反,何不杀我?"众争前杀之。泚一手承血,一手止其众曰:"义士也,勿杀!"秀实既死,泚哭之甚哀,以三品礼葬之。海宾缞服而逃,后二日,捕得,杀之,亦不引何明礼。明礼从泚攻奉天,复谋杀泚,亦死。上闻秀实死,恨委用不至,涕泗久之。

【注释】

①大梁:即大梁城。在今河南开封市西北。隋、唐以后通称今开封市为大梁。

②伊阙:即伊阙县。隋开皇十八年(公元598年)改新城县置,治所在今河南伊川县西南。

③浐水:即浐河,水名,在今陕西省西安市东北。

④惔(dàn 淡):饼类食物。

⑤长乐阪:即长乐坡。隋文帝以浐坡改名,在今陕西西安市东北浐河西岸。

⑥鬣(liè 列):兽类颈上的长毛。

⑦通化门:当时首都长安城东面朝北开的一座城门。

⑧丹凤门:当时首都长安城北面开的一座城门。

⑨廛(chán 缠):卖东西的店铺。

⑩含元殿:唐代皇城中大明宫正殿。高宗时建造,在今陕西西安市解放门外含元村附近。

⑪皇城使:唐代首都长安城之中有东西长五里,南北宽三里的皇城,皇帝的宫殿和朝廷的办公机构都在皇城之中,是唐代政治的心脏地带,皇城与外面南面有三门,东面有二门,西面有二门相通,各城门的开与关都由城门郎掌

管，唐中叶以后，设置专门的皇城使负责管辖。

⑫溆(xù 叙)：此为人名。

【译文】

20 二十七日，朝廷任命汴西运使崔纵兼任为驻扎魏州的河东、泽潞、河阳、朔方四节度使军队负责后勤的都粮料使。崔纵是崔涣的儿子。

21 九月十二日，神策军中的将领刘德信、宣武节度使辖下的将领唐汉臣与李希烈的淮宁镇下的将领李克诚交战，结果在沪涧一带被打败。当时李勉派遣唐汉臣率领将士一万人去援救襄城，皇帝派遣刘德信率领由节度使和各将领家中征召的士兵三千人去增援。李勉上奏说："李希烈的精锐部队都在襄城，许州空虚，如果袭击许州，那么就自然解了襄城的围。"于是李勉派刘、唐二将率所部直奔许州，还差几十里地就到达许州，皇帝派中使赶来训斥他们违反诏令，刘、唐二将无所适从，狼狈地退回原地，从此不再侦察敌情以加强戒备。李克诚设埋伏截击他们，士卒死伤了一大半。唐汉臣逃到了大梁，刘德信逃到汝州；李希烈部下的游击部队烧杀抢掠到了伊阙一带。李勉又派了他的将领李坚率兵四千去协助守东都，李希烈派兵断了他的后路，使李坚的部队不能回防。于是宣武军的部队一蹶不振，襄城处境更加危险。

22 皇帝认为各路征讨淮宁的朝廷军队不能统一作战，二十六日，任命舒王李谟为荆襄等道行营都元帅，将李谟改名为李谊；派户部尚书萧复为长史，右庶子孔巢父为左司马，谏议大夫樊泽为右司马，其余的一些将领和辅佐也都选用了在朝野内外很有名声的人士。但他们还没有去赴任，适逢泾原军发生叛乱而作罢。萧复是萧嵩的孙子。孔巢父，是孔子的三十七世孙。

23 皇帝调派泾原各道兵马去救援襄城。冬，十月初二，泾原节度使姚令言率兵五千到了首都。兵士们冒雨行军，极为寒冷，他们多

数都带着子弟同来，希望得到朝廷的重赏让他们的家属带回去，但是到了首都之后，却什么赏赐都没有得到。初三，他们出发到了浐水，皇帝诏令京兆尹王翃犒劳军士，但王翃所招待的不过是些粗饭淡菜，兵士们大怒，一下子就掀翻了饭菜，并且扬言："我们即将赴敌而死，却连口饱饭都吃不上，怎么能拿这条小命去抗拒敌人呢？听说琼林、大盈两个内库里装满了金银布帛，我们不知一齐去夺了库中的东西再说。"于是全副武装，喧闹着退回首都。当时姚令言入宫辞行，人还在宫禁之中，听到部下闹事的消息，急驰回营，到了长乐阪，遇到这些兵士们。兵士们张弓箭射姚令言，姚令言伏在马背冲进叛乱的兵士中，高声大喊："弟兄们失策了！大家东征叛军立下功劳，还愁不富贵吗？你们这样做是灭族的下策啊！"兵士们不听，用武器簇拥着他西进京城。皇帝急忙命令赏赐兵士锦帛，每人二匹；这样更激起众怒，他们用箭射击皇帝的使者。皇帝又命令使者去安抚，但叛乱的士兵们已经到了通化门外，皇帝的使者刚出通化门，叛军就将他射死。皇帝又命令拿出二十车金帛赏赐给士兵们，但叛军们已经进了城内，沿途喧哗，乱成一片，再也不能够遏制。百姓们惊慌失措，狼狈逃命，叛军们大声对他们宣告："你们不必惊慌，不会有人抢劫你们的商货钱财！也不会有人向你们征收间架税和除陌钱了！"皇帝派普王李谊、翰林学士姜公辅出来慰问、安抚他们；叛军们已经在皇城的丹凤门外结成阵列，周围前来观看的百姓数以万计。

当初，神策军使白志贞主持召募禁军，东征死亡的人，白志贞一概隐瞒不报，一味地接受市中富家子弟的贿赂，将他们的名字补上，他们名字挂在军中接受朝廷的供给和赏赐，但却身居闹市做买卖。司农卿段秀实上奏皇帝说："禁兵不够精良，数额也都缺少，突然间发生祸难，那将怎么办呢？"皇帝不接受他的意见。到了这个时候，皇帝召令禁兵来抵御叛军，竟然没有一个人奉召而来。这时叛军已经攻下城门，进入宫禁，皇帝才与王贵妃、韦淑妃、太子、诸

王、唐安公主等人从宫苑的北门出逃，王贵妃将传国玉玺系在衣服中跟着出逃；后宫中的诸王、公主来不及跟皇帝出逃的十人之中有七八人。

当初，鱼朝恩被杀，宦官就不再掌管兵权，有名叫窦文场、霍仙鸣的两个人，皇帝还在做太子的时候，曾侍奉过他，到这时，带领宦官侍从仅百人左右跟随皇帝，皇帝让普王李谊在前面开道，皇太子手握兵器殿后。司农卿郭曙带着几十个家丁正在禁苑中打猎，听说皇帝车驾来了，便在道旁谒见皇帝，并带着家丁随行护驾。郭曙是郭暧的弟弟。右龙武军使令狐建正在军中教练士兵们射箭，得知消息后，便率部下四百人随行护驾，皇帝于是让令狐建断后。

姜公辅跪在皇帝的马前上奏说："朱泚曾经担任泾原军的统帅，因受他弟弟朱滔的连累，而被废黜，闲居首都，心情一直郁郁不乐。微臣觉得陛下既然不能推心置腹地信任他，那么不如杀了他，以免留下后患。现在如果叛军拥戴他为统帅，那局面就难以控制了，请陛下将他召来，跟您一起走。"皇帝在仓猝之间无暇按姜公辅的建议去做，说："来不及了！"便出发了。晚上到达咸阳，大家匆匆只吃了几口饭。当时事情大出人们的意料之外，朝廷中的群臣都不知道皇帝到哪去了。宰相卢杞、关播翻过中书省的院墙跑了。白志贞、王翃和御史大夫于頔，中丞刘从一，户部侍郎赵赞，翰林学士陆贽、吴通微等人追到咸阳，与皇帝汇合。于頔是于頔的堂兄弟；刘从一是刘齐贤的侄孙。

叛军进入皇宫，登上含元殿，大声叫喊："天子已经出了皇宫，我们该各自发财了！"于是众人喧哗鼓噪，争相进入府库，运走金银财帛，直到搬不动了才停止下来。老百姓也借此机会，进入宫禁，盗窃库房中的各种物品，整整一夜都没有停止。那些不能进入宫禁的人，便拦在路上抢劫。各个市坊的居民，都聚居坊内相互保护财产和家人。姚令言给叛乱的士兵们出主意说："现在群龙无首，这样不能持久下去，朱太尉闲居在自己的私宅中，请诸位共同拥戴他吧。"

大家都同意了。于是派几百名骑兵前去晋昌里朱泚的私宅去迎接他。半夜时分，朱泚骑马徐行，一路火把照耀，传呼不绝，进入皇宫，当晚朱泚就住在含元殿中，设鼓角严密警卫，自称暂统六军。

初四，清晨，朱泚迁到白华殿居住，在皇宫门外张榜公告，宣称："泾原军的将士们长期驻守边疆，不熟悉朝廷的礼仪，随便闯入皇宫内禁，以致于陛下受到惊动，而到西边巡历各地去了。朱太尉已暂时统领六军，应召的神策军上，以及文武百官中凡在职食俸禄的人，全都应该前往陛下出巡的地方；不能前去的人，马上到本官官署来。如果超过三天，查出两处都没有具名的人，一概斩首！"于是文武百官都出来见朱泚，其中有的人还劝朱泚将皇帝迎接还宫；对此，朱泚大为不悦，于是文武百官渐渐地逃走了。

源休出使回纥回来，因朝廷赏赐少而怨恨朝廷，这时他进宫来见朱泚，屏退在场的人，同朱泚密谈了很长时间，为朱泚陈说成败计策，又引证天地感应理论，劝朱泚叛逆称帝。朱泚虽然很高兴，但对他的建议仍久久犹豫不决。卫戍皇宫的各军中，打着白旗降附朱泚的士兵，排在宫门外的有很多。朱泚夜间将士兵从宫苑门中放出去，让他们早晨从通化门中入宫，给人一种投奔他的士兵络绎不绝的印象，他们剑拔弩张，朱泚想借此耀武扬威，慑服众人。

皇帝记起了以前桑道茂说的话，于是从咸阳幸临奉天。县衙中的官僚们听说皇帝突然来到，就想逃到深山老谷中躲起来；但主簿官苏弁劝阻了他们。苏弁是苏良嗣哥哥的孙子。此后，文武大臣都渐渐地相继来到皇帝身边；初五，左金吾大将军浑瑊到了奉天。浑瑊一向有威望，大家都依仗着有他在，才渐渐安下心来。

初六，源休劝朱泚将首都十大城门戒严，不放出一个朝廷官员出城，朝廷官员们往往改头换面，装成仆人或雇工模样，偷偷溜出城外。源休又为朱泚在朝廷文武官员中游说、劝诱，要他们归附朱泚。检校司空、同平章事李忠臣久失兵权，太仆卿张光晟以有才干自负，都因不受重用而郁郁寡欢，朱泚对他们都加以重用。工部侍

郎蒋镇逃出城外，从马上摔了下来，扭伤了脚，被朱泚的人抓住了。从前，源休以其才能，张光晟以其节义，蒋镇以其清正俭朴，都官员外郎彭偃以其文学优秀，太常卿敬钎以其有勇有谋，都颇受当时人的推重，而今全都被朱泚重用了。

凤翔、泾原军中的将领张廷芝、段诚谏率领几千人去救援襄城，还没出潼关，听说朱泚占据了长安，便杀了他们的大将陇右兵马使戴兰，溃散向西，投奔了朱泚。朱泚于是自以为众望所归，决定谋反，篡夺皇位。他任命源休为京兆尹、判度支，李忠臣为皇城使。各部门的职守和待遇，六军值勤警卫宫禁的安排，都仿照皇帝统治天下的制度进行。

初七，皇帝任命浑瑊为京畿、渭北节度使，行在都虞候白志贞为都知兵马使，令狐建为中军鼓角使，任命神策都虞候侯仲庄为左卫将军兼奉天防城使。

朱泚认为司农卿段秀实长期失去兵权，内心一定对朝廷不满，于是派几十名骑兵去传召他。段秀实紧闭大门，拒绝朱泚的召见，骑兵们翻墙入院，用武器威逼，劫持了他。段秀实估计自己此次很难幸免，就对子弟们说："国家有祸乱，我怎能逃避得了？我决定以死报国；你们应该各自谋求出路。"于是去见朱泚。朱泚非常高兴地说："段公来帮我，我就要成大事了。"请他入座询问大计。段秀实劝说朱泚道："朱公你本以忠义之声名闻天下，现在泾原军的部队因朝廷犒劳赏赐不够丰厚，竟然不顾一切地猖狂发乱起事，致使皇帝流离出宫。要说犒劳赏赐不够丰厚，那是下面主管部门的过错，天子怎么知道这件事？朱公你应该用这些道理来开导将士们，给他们讲清这样下去的利害祸福，去迎接皇帝再回宫禁，这样一来，就没有比它更大的功劳了！"朱泚沉默不语，极不高兴，但是仍然觉得段秀实同自己一样，都是被朝廷废黜的人，所以还是推心置腹地委任他，左骁卫将军刘海宾、泾原都虞候何明礼、孔目官岐灵岳，都是段秀实平时厚待的人，段秀实暗中与他们商议除掉朱泚，迎接皇帝回

宫。

皇帝刚到奉天的时候,下诏命令附近各道的军队前来援救。有人上奏说:"朱泚已被叛乱的士兵们立为统帅,将要来攻打奉天城,应该及早做好防守的准备。"卢杞对此咬牙切齿地说:"朱泚对皇帝的忠贞不二,文武群臣中没有谁能比得上,怎么能说他协从作乱,而伤大臣的心呢?我以自己全家一百口人的性命担保他不会造反。"皇帝也觉得他说的有道理。又听说群臣劝说朱泚奉迎自己回宫,皇帝于是下诏命令各道援兵来了以后都在距城三十里外的地方扎营。姜公辅劝谏皇帝说:"现在卫戍部队力量单薄,防范和戒备不能不细致周全,如果朱泚竭诚尽忠地来奉迎陛下,那他又怎么会担心聚集在陛下周围的兵多呢?如果朱泚并非如此,那也有备无患。"皇帝于是下令所有援兵都进入奉天城内。卢杞和白志贞建议皇帝说:"我们观察朱泚的用心和行动,一定不会造反作乱,希望您选择大臣进入首都去安抚、慰问,并且观察他的情况。"皇帝因为跟随而来的文武群臣都害怕而不敢去首都,只有金吾将军吴溆一个请求担当此任,很是高兴。吴溆退朝后对人说:"接受朝廷的俸禄而逃避朝廷的危难,那算什么大臣?我有幸成为皇室的外戚,不是不知道此行必死无疑,但是整个朝廷之中没有为国赴难的大臣,也太让皇帝感到遗憾了!"于是奉皇帝之令去朱泚那里。朱泚反叛朝廷的计划已经决定,虽然表面上接受皇帝的诏令,将吴溆安置在客省馆中,但不久就把他杀了。吴溆是吴凑的哥哥。

朱泚派泾原兵马使韩旻率精锐部队三千人,声称奉迎皇帝还宫,实际上是袭击奉天。当时奉天城防守力量薄弱,段秀实对岐灵岳说:"事情紧急了!"他让岐灵岳盗用姚令言的印符,命令韩旻暂时率军回来,到时候与大队人马一同出发。岐灵岳没能将姚令言的印符盗出,段秀实便将司农卿的印符倒过来印在命令上,召募善于奔跑的人去追赶韩旻。韩旻已经到了骆驿,接到命令以后就率军回来了。段秀实对他的同谋者们说:"韩旻一回来,我们就没命了!我

自己决心与朱泚直接搏斗，击杀了他，如果不能成功而死，总算没有做朱泚的臣属！”于是让刘海宾、何明礼暗中与军中的士兵们联络，想让他们作为外应。韩旻率兵回到长安，朱泚、姚令言大为震惊，岐灵岳独自承担了这次事件的责任而被杀，没有牵连段秀实等人。

当天，朱泚召集李忠臣，源休、姚令言以及段秀实等人讨论称帝的事宜。段秀实突然站起来，夺过源休的象牙笏板，上前来口唾朱泚脸面，大骂道：“你这大胆的叛贼，我恨不得将你碎尸万段，岂能协从你造反呢？”随手将笏板向朱泚砸去，朱泚举手挡住，结果砸中了前额，血流不止。朱泚与段秀实相互吆喝着拚死搏斗，朱泚的左右随从因事出突然，一时不知所措。刘海宾不敢上前来，乘着混乱之机逃出去了。李忠臣上前来帮助朱泚，朱泚爬着出去才得以脱身。段秀实知道事情不能成功，对朱泚的同党说：“我不同你们一起造反，你们为什么不来杀我？”在场的人争着上前来杀他。朱泚一手捂着流血的前额，一面挥手制止在场的众人说：“他是义士，不要杀他！”段秀实死后，朱泚为他哭得很伤心，并且以朝廷三品官员的待遇隆重地礼葬了他。刘海宾穿着丧服逃跑了，过了两天，被朱泚的人抓住，杀了。刘海宾也没有牵连何明礼。何明礼跟着朱泚去攻打奉天城，他又策划谋杀朱泚，也不成功被杀。皇帝听说段秀实死了，悔恨当初没有重用他，为他涕泪交流，哭了很久。

24 壬子，以少府监李昌嶷为京畿、渭南节度使[1]。

25 凤翔节度使、同平章事张镒，性儒缓，好修饰边幅，不习军事，闻上在奉天，欲迎大驾，具服用货财，献于行在。后营将李楚琳，为人剽悍，军中畏之，尝事朱泚，为泚所

厚。行军司马齐映与同幕齐抗言于镒曰:“不去楚琳,必为乱首。”镒命楚琳出戍陇州。楚琳托事不时发。镒方以迎驾为忧,谓楚琳已去矣。楚琳夜与其党作乱,镒缒城而走,贼追及,杀之,判官王沼等皆死。映自水窦出,抗为佣保负荷而逃,皆免。

始,上以奉天迫隘,欲幸凤翔,户部尚书萧复闻之,遽请见曰:“陛下大误,凤翔将卒皆朱泚故部曲,其中必有与之同恶者。臣尚忧张镒不能久。岂得以銮舆蹈不测之渊乎?”上曰:“吾行计已决,试为卿留一日。”明日,闻凤翔乱,乃止。

齐映、齐抗皆诣奉天,以映为御史中丞,抗为侍御史。楚琳自为节度使,降于朱泚。陇州刺史郝通奔于楚琳。

26 商州团练兵杀其刺史谢良辅。

27 朱泚自白华殿入宣政殿,自称大秦皇帝,改元应天。癸丑,泚以姚令言为侍中、关内元帅,李忠臣为司空兼侍中,源休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判度支,蒋镇为吏部侍郎,樊系为礼部侍郎,彭偃为中书舍人,自余张光晟等各拜官有差。立弟滔为皇太弟。姚令言与源休共掌朝政,凡泚之谋画、迁除、军旅、资粮,皆禀于休。休劝泚诛翦宗室在京城者以绝人望,杀郡王、王子、王孙凡七十七人。寻又以蒋镇为门下侍郎,李子平为谏议大夫,并同平章事。镇忧惧,每怀刀欲自杀,又欲亡窜,然性怯,竟不果。源休劝泚诛朝士之窜匿者以胁其余,镇力救之,赖以全者甚众。樊系为泚撰册文,既成,仰药而死。大理卿胶水蒋沇诣行

在②，为贼所得，沇绝食称病，潜窜得免。

28 哥舒曜食尽，弃襄城奔洛阳。李希烈陷襄城。

29 右龙武将军李观将卫兵千余人从上于奉天，上委之召募，数日，得五千余人，列之通衢，旗鼓严整，城人为之增气。

姚令言之东出也，以兵马使京兆冯河清为泾原留后，判官河中姚况知泾州事。河清、况闻上幸奉天，集将士大哭，激以忠义，发甲兵、器械百余车，通夕输行在。城中方苦无甲兵，得之，士气大振。诏以河清为四镇、北庭行营、泾原节度使，况为行军司马。

30 上至奉天数日，右仆射、同平章事崔宁始至，上喜甚，抚劳有加。宁退，谓所亲曰："主上聪明英武，从善如流，但为卢杞所惑，以至于此！"因潸然出涕③。杞闻之，与王翃谋陷之。翃言于上曰："臣与宁俱出京城，宁数下马便液，久之不至，有顾望意。"会朱泚下诏，以左丞柳滓同平章事，宁为中书令。滓，襄阳人也，时亡在山谷。翃使盩厔尉康湛诈为宁遗朱泚书，献之。杞因谮宁与朱泚结盟，约为内应，故独后至。乙卯，上遣中使引宁就幕下，云宣密旨，二力士自后缢杀之，中外皆称其冤。上闻之，及赦其家。

【注释】

①嶩(nāo 孬)：此为人名。

②胶水：即胶水县。隋仁寿元年(公元601年)以长广县改名，治所在今山东平度县。

③潸(shān 山)然：流泪的样子。

【译文】

24 初八，皇帝任命少府监李昌嶷为京畿、渭南节度使。

25 凤翔节度使、同平章事张镒，性情儒雅，动作迟缓，喜欢修饰打扮自己，不懂军事方面的事务，听说皇帝到了奉天城，想去奉迎皇帝，准备了各种衣服、用具、金钱和货物，呈献给奉天行宫。他的后营将领李楚琳，为人剽悍凶狠，军中的将士都害怕他。李楚琳曾经跟随过朱泚，朱泚待他十分优厚。行军司马齐映和幕僚齐抗对张镒说："如果不除掉李楚琳，那么他一定成为叛乱的祸首。"张镒于是命令李楚琳出凤翔城去戍守陇州。李楚琳找借口不按时出发。张镒正在为奉迎皇帝大驾的事担忧，还以为李楚琳已经离开了凤翔城。李楚琳与他的同党当晚在城中叛乱，张镒系绳吊下城墙向外逃跑，李楚琳的叛军追上了他，将他杀了，判官王沼等人都死了。齐映从城中的水洞逃出城外，齐抗被他的家人背着逃出城外，两个人都幸免于一死。

刚来时，皇帝认为奉天城太窄狭，想去凤翔城，户部尚书萧复听说了这件事，马上求见皇帝说："陛下这个决定大错，在凤翔驻扎的将士都是朱泚过去的旧部，其中肯定有与朱泚同谋造反的。我现在还担心张镒在那里尚且不能持久，怎能让陛下的车驾陷于难以预测的深渊呢？"皇帝说："我要去凤翔的这事已经决定，就冲你的这一席话，我暂时在这里多留一天吧。"第二天，听说凤翔发生叛乱，皇帝才打消了去凤翔的念头。

齐映、齐抗都跑到了奉天城，皇帝任命齐映为御史中丞，齐抗为侍御史。李楚琳自任节度使，投降了朱泚。而陇州刺史郝通投奔了李楚琳。

26 商州的团练兵杀了他们的刺史谢良辅。

27 朱泚从白华殿迁居宣政殿，自称大秦皇帝，改年号为"应天"。初九，朱泚任命姚令言为侍中、关内元帅，李忠臣为司空兼侍中，源休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判度支，蒋镇为吏部侍郎，樊系为礼部侍

郎，彭偃为中书舍人，其余如张光晟等人也都分别担任了大小不等的官职。朱泚又立弟弟朱滔为皇太弟。姚令言与源休共同掌管朝政，大凡朱泚的各种谋划、升迁任免官职、军事安排和物资调配，都要向源休禀报。源休劝朱泚除掉皇室在京城中的人员，借以断绝人们对唐王室的期望，于是朱泚下令杀了唐王室的郡王、王子、王孙等共七十七人。接着，朱泚又任命蒋镇为门下侍郎，李子平为谏议大夫，二人均担任同平章事一职。蒋镇对此担惊受怕，常常怀揣刀子，准备自杀，又打算逃跑出城，但终因他性格怯懦，都未能实施。源休劝说朱泚诛杀朝廷百官中那些曾经隐匿和逃跑的人，借以胁迫其他朝廷大臣就范，蒋镇竭尽全力营救这些人，由此得到他保护的人有很多。樊系为朱泚撰写好了称帝的各种文件，便服毒自杀。担任大理卿一职的胶水人蒋沇在偷偷地去奉天城的途中，被朱泚的部下抓住，但蒋沇拒绝进食，假装有病，得以偷偷地逃走。

28 哥舒曜的军粮告竭，不得不放弃襄城，逃到洛阳去。李希烈至此攻下了襄城。

29 右龙武将军李观率领护卫士兵一千多人跟着皇帝到了奉天城，皇帝交给他召募新兵的任务，没过几天，他就召募到了新兵五千多人，他将这支军队排列在城中的交通要道上，军容十分严整，奉天城中的人士也因此而倍增勇气。

姚令言当初向东出发，援救襄城的时候，任命他的兵马使京兆人冯河清担任泾原留后，判官河中人姚况主持泾州的大小事务。冯河清、姚况听说皇帝被迫出走奉天城，当着召集起来的将士们的面大哭了一场，并用忠君报国、坚守气节的思想激励将士们，将库房中的铠甲、武器和各种兵械装了一百多车，彻夜不停地运往奉天城。当时奉天城中正因为没有铠甲、兵器等而一筹莫展，得到了这一百多车的武器装备，士气大振。皇帝下令任命冯河清为四镇、北庭行营、泾原等地节度使，姚况为行军司马。

30 皇帝到达奉天城几天以后，右仆射、同平章事崔宁才到达奉

天，皇帝对这位德高望重的重臣的到来非常高兴，对他大加安抚、慰问。崔宁退朝下来后，对他的亲信们说："皇上聪明英武，从善如流，只可惜被卢杞的谗言所迷惑，以至于落到这步田地！"说着禁不住地流下眼泪。卢杞知道了他说的这番话，于是与王翃商议陷害他。王翃对皇帝说："我与崔宁一起出的京城，崔宁多次下马小便，过了很长时间还不来奉天，这就是犹豫不决，心存观望啊。"正巧碰上朱泚这时候下诏令任命左丞柳浑为同平章事，崔宁为中书令。柳浑，襄阳人，当时正逃到深山老谷中躲起来了。王翃让鄠厘县尉康湛假冒崔宁之名给朱泚写输诚信，并将这封信交给了朝廷。卢杞因此诬陷崔宁与朱泚暗结盟约，相约作朱泚的内应，所以一个人才后到。十一日，皇帝派宦官去将崔宁召到幕府来，说要向他传达密旨，结果两个大力士从背后上来勒死了他，朝廷内外都说崔宁冤枉。皇帝听说后，才赦免他的家人无罪。

31 朱泚遣使遗朱滔书，称："三秦之地，指日克平；大河之北，委卿除殄，当与卿会于洛阳。"滔得书，宣示军府，移牒诸道，以自夸大。

32 上遣中使告难于魏县行营，诸将相与恸哭。李怀光帅众赴长安，马燧、李芃各引兵归镇，李抱真退屯临洺。

33 丁巳，以户部尚书萧复为吏部尚书，吏部郎中刘从一为刑部侍郎，翰林学士姜公辅为谏议大夫，并同平章事。

34 朱泚自将逼奉天，军势甚盛。以姚令言为元帅，张光晟副之，以李忠臣为京兆尹、皇城留守，仇敬宗为同、华等州节度、拓东王[1]，以扞关东之师，李日月为西道先锋经略

使。

邠宁留后韩游瓌[2]，庆州刺史论惟明，监军翟文秀，受诏将兵三千拒泚于便桥，与泚遇于醴泉。游瓌欲还趣奉天，文秀曰："我向奉天，贼亦随至，是引贼以迫天子也。不若留壁于此，贼必不敢越我向奉天；若不顾而过，则与奉天夹攻之。"游瓌曰："贼强我弱，若贼分军以缀我，直趣奉天，奉天兵亦弱，何夹攻之有？我今急趣奉天，所以卫天子也。且吾士卒饥寒而贼多财，彼以利诱吾卒，吾不能禁也。"遂引兵入奉天。泚亦随至。官军出战，不利，泚兵争门，欲入；浑瑊与游瓌血战竟日。门内有草车数乘，瑊使虞候高固帅甲士以长刀斫贼，皆一当百，曳车塞门，纵火焚之，众军乘火击贼，贼乃退。会夜，泚营于城东三里，击柝张火，布满原野，使西明寺僧法坚造攻具，毁佛寺以为梯冲。韩游瓌曰："寺材皆干薪，但具火以待之。"固，侃之玄孙也。泚自是日来攻城，瑊、游瓌等昼夜力战。幽州兵救襄城者闻泚反，突入潼关，归泚于奉天，普润戍卒亦归之[3]，有众数万。

上与陆贽语及乱故，深自克责。贽曰："致今日之患，皆群臣之罪也。"上曰："此亦天命，非由人事。"贽退，上疏，以为："陛下志壹区宇，四征不庭，凶渠稽诛，逆将继乱，兵连祸结，行及三年。征师日滋，赋敛日重，内自京邑，外洎边陲，行者有锋刃之忧，居者有诛求之困。是以叛乱继起，怨嗟并兴[4]，非常之虞，亿兆同虑。唯陛下穆然凝邃，独不得闻，至使凶卒鼓行，白昼犯阙，岂不以乘我间隙，因

人携离哉？陛下有股肱之臣，有耳目之任，有谏诤之列，有备卫之司，见危不能竭其诚，临难不能效其死；臣所谓致今日之患，群臣之罪者，岂徒言欤？圣旨又以国家兴衰，皆有天命。臣闻天所视听，皆因于人。故祖伊责纣之辞曰：'我生不有命在天！'武王数纣之罪曰[5]：'乃曰吾有命，罔惩其侮。'此又舍人事而推天命必不可之理也！《易》曰[6]：'视履考祥。'又曰：'吉凶者，失得之象。'此乃天命由人，其义明矣。然则圣哲之意，《六经》会通[7]，皆谓祸福由人，不言盛衰有命。盖人事理而天命降乱者，未之有也；人事乱而天命降康者，亦未之有也。自顷征讨颇频，刑网稍密，物力耗竭，人心惊疑，如居风涛，汹汹靡定。上自朝列，下达蒸黎[8]，日夕族党聚谋，咸忧必有变故，旋属泾原叛卒，果如众庶所虞。京师之人，动逾亿计，固非悉知算术，皆晓占书，则明致寇之由，未必尽关天命。臣闻理或生乱[9]，乱或资理，有以无难而失守，有以多难而兴邦。今生乱失守之事，则既往而不可复追矣；其资理兴邦之业，在陛下克励而谨修之。何忧乎乱人，何畏于厄运？勤励不息，足致升平，岂止荡涤妖氛，旋复宫阙而已？"

【注释】

①同、华：即同州和华州。同州，西魏时设，历有改废，治所在陕西武乡县。

②瓌(guī 圭)：此为人名。

③普润：即普润县，隋初置，治所在今陕西麟游县西北部。

④讟(dú 犊)：诽谤，怨言。

⑤武王：即周武王，周文王之子，曾打败商王朝，建立了西周帝国。

⑥易：即《易经》。

⑦六经：中国先秦时期的著名经典，为《尚书》、《诗经》、《易》、《礼》、《春秋》和《乐经》。

⑧蒸黎：即平民百姓。

⑨理：唐人避高宗李治名讳，把治说成理。

【译文】

31 朱泚派使者给朱滔送去一封信，内称："三秦之地，我马上就可以将它平定；黄河以北的地方，就全部委托你来征服了，我将与你在洛阳会合。"朱滔得到朱泚的信后，马上向军府中的众人公布，并且将信的内容作为公文向各道发布，借此来炫耀自夸。

32 皇帝派遣宦官使者去魏县行营通告自己蒙难的消息，在魏县的各位大将听说这一事件后，相互抱头嚎啕大哭一场。李怀光马上率领部下将士赶赴长安，马燧、李艽各自带领本部人马回到镇守之地太原、河阳，李抱真退守临洺。

33 十三日，皇帝任命户部尚书萧复为吏部尚书，吏部郎中刘从一为刑部侍郎，翰林学士姜公辅为谏议大夫，一并担任同平章事。

34 朱泚亲自率领部下向奉天城进逼，他军队的声势极为浩大。他任命姚令言为元帅，张光晟为姚令言的副手，任命李忠臣为京兆尹、皇城留守，仇敬宗为同、华等州节度、拓东王，让他们抵御关东来的朝廷军队，又任命李日月为西道先锋经略使。

邠宁留后韩游瓌，庆州刺史论惟明，监军翟文秀，接到皇帝的命令率兵三千在便桥一带抗御朱泚，与朱泚在醴泉相遇。韩游瓌准备回军直奔奉天，对此，翟文秀说："我们回奔奉天，那么敌人也就跟着我们来了，这就是引狼入室，让敌人来逼迫天子。不如在此扎营驻守，敌人一定不敢越过我们的防守而进逼奉天城。如果他们无视我军在此驻守，直逼奉天城，那么我们将与奉天守军夹击敌人。"韩游瓌说："敌人强大，我军薄弱，如果敌人分一支军队缠住我们，

大部队直逼奉天城,奉天城的守军力量也很弱,那如何能够夹攻敌人?我们现在快速赶回奉天城,其目的在于保卫天子。更何况我们的士兵饥寒交迫,而敌人钱多粮丰,如果他们用财物诱惑我们的士兵,那我将不能禁止。"于是率领将士回军进入奉天城;朱泚的军队也跟踪追击到了奉天城。朝廷的军队出来迎战,战事不利,朱泚的士兵争夺城门,想进入城内;浑瑊与韩游瓌率领将士与朱泚的军队血战一整天。城门内有几乘满载枯草的车辆,浑瑊派虞候高固率领身披铠甲的士兵用长刀砍杀敌人,这些士兵都以一当百,英勇杀敌,他们将草车拉来堵住城门,放火焚烧,朝廷的各支人马乘着火势攻击敌人,敌人这才败退下去。到了晚上,朱泚的军队在奉天城东三里的地方扎营,他们敲击木梆,燃着火把,布满了原野,并让西明寺的僧人法坚制造攻城的器械,毁掉了佛寺,取其木材制作云梯和冲车。韩游瓌说:"寺庙中的木材都是干柴,只要准备好火把等敌人送上门来就是了。"高固是高侃的玄孙。朱泚从这一天起时时进攻奉天城,浑瑊、韩游瓌等率领将士昼夜力战。派去救援襄城的幽州地区的军队听说朱泚造反,便冲进潼关,在奉天城外投奔了朱泚,戍守普润的军队也投奔了朱泚,一时间朱泚的军队有了几万人马。

皇帝与陆贽曾谈到时局变化的原因,深深地作了自我检讨。陆贽说:"招致今天这种祸难局面,都是朝廷大臣们的罪过。"皇帝说:"这也是天意,并不是人为造成的。"陆贽退朝以后,就给皇帝上了一份奏疏,认为:"陛下立志统一天下,四出征讨叛乱造反之徒,凶恶的祸首刚消灭,反叛的将领又接着造反,以致战事纷繁,祸乱重重,到现在马上就有三年了。征发的军队日益增多,征收的赋税日益加重,内起京城,外到边疆,行路之人有遇上兵刃相逼的忧虑,居家之人又有官府苛捐杂税无止的困扰,所以叛乱相继发生,怨恨与诽谤一起都出来了,天下的百姓都担心出现非同寻常的不测之事。只有陛下您一个人蒙在鼓里,不太知道事情的真相罢了,以致于骄

悍的将士鼓噪闹事，在光天化日之下，明目张胆地侵犯皇宫内禁，这难道就不是朝廷内出现了问题，人心背离而给他们以可乘之机吗？陛下您有辅佐大政的左右亲信大臣，有专门负责了解下情的机构，有谏诤规劝、专门给朝廷提意见的言官，有负责防卫首都、戍守皇宫的机关，但他们在国家遇到危险的关键时刻不能竭诚尽忠，在陛下您遇到危难的时候又不能以身殉职；所以我说导致今天这种祸患无穷局面的，是朝廷中文武百官的罪过，这难道是随便说出的话吗？陛下您又认为国家的兴盛与衰弱，都是有天命的。我曾听说过，上天的所见所闻，都是以天下人的所见所闻为基础的。所以祖尹在斥责商纣王时说：'我生来并没有天命的护佑！'周武王讨伐商纣王的罪行时说：'竟然说我有天命护佑，不肯以所受的侮辱为戒。'这都说明了抛开人事的努力而听天由命不会成功的道理。《易经》说：'根据你的实际行为来考察是否吉祥。'《易经》又说：'吉凶是得失的表象。'这就是说天命是由人来掌握的，这道理说得很明确。由此综合先哲先圣们的思想，融汇《六经》中的看法，都认为是祸是福，完全由人自己来把握，而不说什么兴盛和衰落由天命决定。所以把人事治理顺畅了，但上天却降下祸乱的，还未曾有过；而没有把人事处理好，但上天却降下鸿福的，也未曾有过。近年来征讨叛逆的战争十分频繁，刑法也稍微过密过严，财物消耗殆尽，民心惊恐疑惑，就像置身大风大浪中，动荡不定。上自朝廷大臣，下至黎民百姓，族人，友朋，无日无夜地聚在一起商议，都担心时局一定会有大的变故，不久果真有泾原士卒在京城反叛，这正如大家所担心的那样。首都中的人，成千上万，人数极多，固然不是都知道推算之术和通晓占卜的方法，那么，这正说明导致悍军叛乱的原因，未必全都与天命相关。我听说治理天下有时也许会产生变乱，变乱之中有时也有助于治理；有没有内忧外患而亡国丧家的，也有多灾多难却兴邦振国的。现在产生变乱和失去要地的事情，已成为过去，无法再追悔了；而有助于治理天下，兴邦振国的事情，就在于陛下

您发奋自励、谨慎地进行了。叛军乱将哪值得担忧?时运不佳哪值得害怕?只要勤勉发奋,自强不息,定以再开太平局面,岂止只扫平叛敌乱军,光复皇城宫禁呢?"

35 田悦说王武俊,使与马燧共击李抱真于临洺,抱真复遣贾林说武俊曰:"临洺兵精而有备,未易轻也。今战胜得地,则利归魏博;不胜,则恒冀大伤。易、定、沧、赵,皆大夫之故地也,不如先取之。"武俊乃辞悦,与马燧北归。壬戌,悦送武俊于馆陶[1],执手泣别,下至将士,赠遗甚厚。

先是,武俊召回纥兵,使绝李怀光等粮道,怀光等已西去,而回纥达干将回纥千人、杂虏二千人适至幽州北境。朱滔因说之,欲与俱诣河南取东都,应接朱泚,许以河南子女赂之。滔娶回纥女为侧室,回纥谓之朱郎,且利其俘掠,许之。

贾林复说武俊曰:"自古国家有患,未必不因之更兴;况主上九叶天子[2],聪明英武,天下谁肯舍之共事朱泚乎!滔自为盟主以来,轻蔑同列。河朔古无冀国,冀乃大夫之封域也。今滔称冀王,又西倚其兄,北引回纥,其志欲尽吞河朔而王之,大夫虽欲为之臣,不可得矣。且大夫雄勇善战,非滔之比;又本以忠义手诛叛臣,当时宰相处置失宜,为滔所诳诱,故蹉跌至此。不若与昭义并力取滔,其势必获。滔既亡,则泚自破矣。此不世之功,转祸为福之道也。今诸道辐凑攻泚,不日当平。天下已定,大夫乃悔过而归

国，则已晚矣！”时武俊已与滔有隙，因攘袂作色曰：“二百年天子吾不能臣，岂能臣此田舍儿乎？”遂与抱真及马燧相结，约为兄弟；然犹外事滔，礼甚谨，与田悦各遣使见滔于河间，贺朱泚称尊号，且请马寔之兵共攻康日知于赵州。

36 汝、郑应援使刘德信将子弟军在汝州，闻难，引兵入援，与泚众战于见子陵[3]，破之；以东渭桥有转输积粟，癸亥，进屯东渭桥。

37 朱泚夜攻奉天东、西、南三面。甲子，浑瑊力战却之；左龙武大将军吕希倩战死。乙丑，泚复攻城，将军高重捷与泚将李日月战于梁山之隅，破之；乘胜逐北，身先士卒，贼伏兵擒之。其麾下十余人奋不顾死，追夺之；贼不能拒，乃斩其首，弃其身而去。麾下收之入城，上亲抚而哭之尽哀，结蒲为首而葬之，赠司空。朱泚见其首，亦哭之曰：“忠臣也！”束蒲为身而葬之。李日月，泚之骁将也，战死于奉天城下；泚归其尸于长安，厚葬之。其母竟不哭，骂曰：“奚奴！国家何负于汝而反？死已晚矣！”及泚败，贼党皆族诛，独日月之母不坐。

己巳，加浑瑊京畿、渭南·北、金商节度使[4]。

38 壬申，王武俊与马寔至赵州城下。

39 初，朱泚镇凤翔，遣其将牛云光将幽州兵五百人戍陇州，以陇右营田判官韦皋领陇右留后。及郝通奔凤翔，牛云光诈疾，欲俟皋至，伏兵执之以应泚，事泄，帅其众奔泚。至汧阳[5]，遇泚遣中使苏玉赍诏书加皋中丞，玉说云光

曰:“韦皋,书生也。君不如与我俱之陇州,皋幸而受命,乃吾人也;不受命,君以兵诛之,如取孤豚耳!”云光从之。皋从城上问云光曰:“曷者不告而行,今而复来,何也?”云光曰:“曷者未知公心,今公有新命,故复来,愿托腹心。”皋乃先纳苏玉,受其诏书;谓云光曰:“大使苟无异心,请悉纳甲兵,使城中无疑,众乃可入。”云光以皋书生,易之,乃悉以甲兵输之而入。明日,皋宴玉、云光及其卒于郡舍,伏甲诛之。筑坛,盟将士曰:“李楚琳贼虐本使,既不事上,安能恤下,宜相与讨之!”遣兄平、弟诣奉天,复遣使求援于吐蕃。

【注释】

①馆陶:县名。西汉时设置,治所在今河北馆陶县。

②九叶天子:指李唐王朝自唐高祖、唐太宗到唐德宗时,已经历了九代。

③见子陵:又叫思子陵。汉代薄太后陵在霸陵南面,靠近汉文帝陵墓,薄太后声称此陵“南望吾子,北望吾夫。”故俗称见子陵。

④金商:即金州和商州的合称。金州西魏时设置,后历有废改,唐代中叶复为金州,治所在今陕西安康县境。商州北周时置,治所在今陕西商县。

⑤汧阳:县名,北周时设置,治所在今陕西千阳县境内。

【译文】

35 田悦劝说王武俊,要他与马燧联合兵力向驻在临洺的李抱真进攻。李抱真又派贾林去劝王武俊说:“驻扎在临洺的军队十分精锐,而且防备甚严,不能过于轻视了。现在您即使打了胜仗,攻下了临洺,而此战的利益也尽归魏博的田悦所有;如果战败了,那么恒冀的实力将大受损失。易、定、沧、赵等各州,都是大夫您原来的辖地,不如先出兵攻占这些地方。”王武俊于是推辞了田悦的请求,与

马寔一起率军北归故地。十八日，田悦在馆陶为王武俊送行，田悦拉着王武俊的手，挥泪话别，对王武俊的将士们，每人也都送了一份相当丰厚的礼物。

当初，王武俊召来回纥士兵，让他们切断李怀光等朝廷军队的粮草运输线，但李怀光等人已率军西进长安，回纥达干这才率领回纥兵一千人和各族杂编的军队二千人到达幽州北部。朱滔乘机劝说回纥人，想要他们同自己一起去河南进攻东都洛阳，接应朱泚，并许诺用河南的男女、钱财报答他们。朱滔还娶了一个回纥女人作小妾，回纥人因此称朱滔为"朱郎"，而且贪图去河南掳掠的利益，于是答应了朱滔。

贾林再次去劝说王武俊道："自古以来，国家有灾难，未必不能因此而复兴；何况皇上已经是九世天子，聪明慧达，英武过人，天下谁肯舍弃这样的皇帝而都来臣服朱泚呢？朱滔自从做了盟主以来，看不起原先与他地位平起平坐的人。河朔一带自古并没有一个冀国，冀这一片地方是大夫您的辖地。现在朱滔自称冀王，又向西依靠他的哥哥朱泚，向北边接引回纥人，他的用意在于吞并河朔的所有地区称王，到时大夫您虽然想做他的臣属，也不可能了。况且大夫您英勇善战，不是朱滔所能比的；您又以忠义之心亲手杀了朝廷的叛逆李惟岳，当时只是由于宰相在处理这一问题上有失公允，而被朱滔欺骗引诱，所以才失误到这一地步。您不如与昭义军的军队联合起来，共同进攻朱滔，这样一来，势必获得成功。朱滔一被消灭，那么朱泚自然也就会被打败。这种力挽狂澜的功劳不是每个朝代都有的啊，是您转祸为福的正道。现在各道从四面八方赶来进攻朱泚，过不了多久就会消灭朱泚。到天下已经安定时，大夫您才悔悟过错，归顺朝廷，那就太晚了！"当时王武俊与朱滔已经有了隔阂，因而挽起袖子，愤然变脸说："我不能做二百年代代相承的天子的臣属，怎能做这乡下小子的臣属呢？"于是就与李抱真和马燧结好，约定各方结成异姓兄弟；但是在表面上仍然做朱滔的部属，而

且礼仪十分恭谨,同田悦各派使者去河间,祝贺朱泚登上皇位,而且请求与马燧的军队一起向驻在赵州的康日知进攻。

36 汝州和郑州的应援使刘德信率领由长安城中将领的子弟组建的子弟军驻守在汝州,听说皇帝蒙难出走,马上带兵入京援救,与朱泚的军队在见子陵一带激战,打败了他们。由于东渭桥有朝廷积屯的、尚未转动他地的粮食,十九日,刘德信率军进驻东渭桥。

37 朱泚督率军队夜间向奉天城东、西、南三面发起进攻。二十日,浑瑊率军奋力作战,击退了朱泚的进攻;左龙武大将军吕希倩在此战中战死。二十一日,朱泚再次攻城,朝廷将军高重捷与朱泚的将军李日月在梁山下激战,打败了李日月,高重捷率部乘胜追击,身先士卒,结果被埋伏的敌军擒获。高重捷的部下十余人奋不顾身,拼命追赶抢夺;敌军抵挡不住,于是取了高重捷的头,丢下他的身躯跑了。部下将他的身躯收殓带回奉天城内,皇帝亲抚他的尸身,哭得十分悲哀,让人用蒲草编成脑袋加在尸身上埋葬了他,下令追赠他司空一职。朱泚见了高重捷的首级以后,也哭着说道:"这是一个忠臣啊!"也让人用蒲草编一个身子和脑袋一起埋葬。李日月,是朱泚的勇猛战将,战死在奉天城下;朱泚派人将他的尸体送回长安,隆礼厚葬了他。但李日月的母亲竟没有流一滴眼泪,还骂他道:"这个坏种!朝廷在什么地方亏待了你而要造反?真是死得太晚了!"等到后来朱泚失败了,朱泚的党羽都被灭了族,唯独李日月的母亲没有受连坐之罪。

二十五日,皇帝加封浑瑊为京畿、渭南、渭北和金商节度使。

38 二十八日,王武俊与马燧率军到了赵州城下。

39 当初,朱泚出任凤翔节度使时,曾派遣部将牛云光率领幽州籍士兵五百人去防守陇州,任命陇右营田判官韦皋担任陇右留后一职。等到郝通投奔凤翔,牛云光假称有病,准备等韦皋到他这以后,埋伏兵士,把他抓起来以响应朱泚,事情败露后,便带领部下去投奔朱泚。他们走到汧阳县一带,碰上了朱泚派遣的宦官使者苏玉

带着诏书来加封韦皋中丞一职，苏玉劝牛云光说："韦皋是一介书生。你不如与我一起去陇州，如果韦皋肯受诏命，那么就是我们的同路人；如果不肯接受诏命，那么你就带兵杀了他，这事就像杀只小猪一样易如反掌！"牛云光听从了他的劝告，一起来到陇州，韦皋从城上问牛云光说："前些时你不告而别，现在你又回来了，这是为什么？"牛云光说："前些时不知道您的心意，而现在您要担任新的职务，所以我再次回来，愿意推心置腹地侍奉您。"韦皋于是先让苏玉进城，接受了朱泚的诏书；然后对牛云光说："牛大使你如果对我不怀二心的话，那么请将铠甲武器全部交出来，使城中的军民不怀疑你，那时你的部下才能进城。"牛云光认为韦皋是一个书生，小看了他，于是将所带铠甲、武器都送给韦皋，然后率众入城。第二天，韦皋在郡中公馆宴请苏玉、牛云光以及他们的部下，埋伏士兵将他们全部杀了。然后设立高台，与将士立盟说："李楚琳这个叛贼谋害了本军节度使，既然他不能侍奉上司，那又怎么能体恤部下呢？我们应该一起来讨伐他！"韦皋派遣他的哥哥韦平、韦弇去奉天请命，又派使者去吐蕃求援。

资治通鉴全译卷第二百二十九

唐纪四十五　起昭阳大渊献十一月，尽阏逢困敦正月，不满一年。

德宗神武圣文皇帝四

建中四年

1 十一月，乙亥，以陇州为奉义军，擢皋为节度使。泚又使中使刘海广许皋凤翔节度使；皋斩之。

2 灵武留后杜希全、盐州刺史戴休颜、夏州刺史时常春会渭北节度使李建徽合兵万人入援，将至奉天，上召将相议道所从出。关播、浑瑊曰："漠谷道险狭[1]，恐为贼所邀。不若自乾陵北过[2]，附柏城而行[3]，营于城东北鸡子堆，与城中掎角相应，且分贼势。"卢杞曰："漠谷道近，若为贼所邀，则城中出兵应接可也。倘出乾陵，恐惊陵寝。"瑊曰：

"自泚攻城，斩乾陵松柏，以夜继昼，其惊多矣。今城中危急，诸道救兵未至，惟希全等来，所系非轻，若得营据要地，则泚可破也。"杞曰："陛下行师，岂比逆贼？若令希全等过之，是自惊陵寝。"上乃命希全等自漠谷进。丙子，希全等军至漠谷，果为贼所邀，乘高以大弩、巨石击之，死伤甚众；城中出兵应接，为贼所败。是夕，四军溃，退保邠州。泚阅其辎重于城下，从官相视失色。休颜，夏州人也。

泚攻城益急，穿堑环之。泚移帐于乾陵，下视城中，动静皆见之，时遣使环城招诱士民，笑其不识天命。

3 神策河北行营节度使李晟疾愈，闻上幸奉天，帅众将奔命。张孝忠迫于朱滔、王武俊，倚晟为援，不欲晟行，数沮止之。晟乃留其子凭，使娶孝忠女为妇，又解玉带赂孝忠亲信，使说之，孝忠乃听晟西归，遣大将杨荣国将锐兵六百与晟俱。晟引兵出飞狐道④，昼夜兼行，至代州。丁丑，加晟神策行营节度使。

4 王武俊、马燧攻赵州不克。辛巳，燧归瀛州，武俊送之五里，犒赠甚厚；武俊亦归恒州。

5 上之出幸奉天也，陕虢观察使姚明敬以军事委都防御副使张劝⑤，去诣行在。劝募兵得数万人。甲申，以劝为陕虢节度使。

【注释】

①漠谷：也称幕谷，在今陕西永寿县西北。

②乾陵：唐高宗李治与武则天的合葬墓，在今陕西乾县西北梁山。

③柏城：唐代皇帝陵墓的周围都栽满柏树，遮蔽陵寝，俗称柏城。

④飞狐道:东汉初年修筑,在今河北蔚县、涞源县界,是华北地区通往晋北高原的交通要道。

⑤陕虢:即陕州和虢州的合称。陕州为北魏时置,治所在今河南三门峡市。虢州为隋代置,治所在今河南卢氏县。

【译文】

唐纪四十五　起于癸亥(公元783年)十一月,止于甲子(公元784年)正月,不满一年。

德宗神武圣文皇帝四

建中四年(癸亥,公元783年)

1十一月,初二,朝廷将陇州的军队组建成奉义军,提升韦皋担任节度使。朱泚又派宦官使者刘海广去陇州,许诺给韦皋凤翔节度使一职;韦皋杀了使者。

2灵武留后杜希全、盐州刺史戴休颜、夏州刺史时常春会同渭北节度使李建徽,联合兵力一万人赶来援救皇帝,快要到奉天城的时候,皇帝召集将军、宰相们一起讨论这支军队由哪条路进城的事。关播、浑瑊说:"漠谷这条路既险峻又狭窄,走这条路恐怕被敌人伏击拦截。不如从乾陵的北边经过,紧靠乾陵的柏树林行军,在城东北的鸡子堆扎营,与奉天城形成犄角,相互接应,而且可以分散敌人的兵力。"卢杞说:"漠谷这条路比较近,走这条路如果被敌人拦击,那么奉天城派兵出去接应就行了。假若走乾陵这一线,恐怕惊动了先帝们的寝陵。"浑瑊说:"自从朱泚进攻奉天城以来,他们砍伐乾陵松柏,夜以继日,没曾停止,已使先帝们的寝陵大受惊动了。现在奉天城中十分危急,各道的救兵都还没有赶来,只有杜希全等人来了,他们的到来举足轻重,如果能够占据要害之地,那么朱泚就能够被我们打败了。"卢杞说:"陛下调动军队,怎么能同叛贼相比?如果让杜希全等人的军队从乾陵旁经过。那么就是我们自己惊扰了先帝们的寝陵。"皇帝于是命令杜希全等人率部队从漠谷向

奉天城进发。初三，杜希全等人的军队到了漠谷，果然被朱泚的军队伏击，敌人凭借占据两边山头的优势，用大弩、巨石向山谷中的朝廷军队猛烈攻击，杜希全等人的军队死伤很多；奉天城派兵出去接应，也被朱泚的叛军打败。当天晚上，杜希全、戴休颜、时常春、李建徽等人的四支军队被叛军击溃，只得退保邠州。朱泚在城下检阅缴获的辎重装备，他的随从们看到如此强援竟被击败，无不大惊失色。戴休颜，是夏州人。

朱泚攻打奉天城越来越急迫，他的军队在奉天城外挖了一道战壕，将城包围起来。朱泚将指挥部移到乾陵，从上俯视奉天城内，一切动静都能看得清清楚楚，他经常派遣使者环绕城墙，喊话引诱城中的士兵和百姓，并且嘲笑他们不知道顺应天命。

3 神策军的河北行营节度使李晟为病好了，听说皇帝出走奉天城，率领部属将士就要赶去援救效命。张孝忠因为迫于朱滔、王武俊两支军队的强大压力，靠李晟的军队作后援，不想让李晟离去，多次阻止李晟出发。李晟于是就留下他的儿子李凭，让他娶张孝忠的女儿为妻，又解下自己的玉腰带贿赂张孝忠的亲信，让他去劝说张孝忠，于是张孝忠才让李晟率军西归回朝，又派自己的大将杨荣国带领六百人的精锐部队与李晟一起向西。李晟率兵经过飞狐道，日夜兼程，来到了代州。初四，皇帝加任李晟为神策军行营节度使。

4 王武俊、马燧进攻赵州没有什么战果。初八，马燧回到瀛州去，王武俊送他五里路，犒赏和赠送给他的物品十分丰厚；王武俊自己也回到了恒州。

5 皇帝出走到了奉天城，陕虢观察使姚明敬把军事大权都交给了防御副使张劝代理，自己前往奉天城皇帝身边。张劝在当地召募士兵，招了几万人。十一日，皇帝任命张劝为陕虢节度使。

6 朱泚攻围奉天经月，城中资粮俱尽。上尝遣健步出城觇贼[1]，其人恳以苦寒为辞，跪奏乞一襦袴，上为之寻求不获，竟悯默而遣之。时供御才有粝米二斛，每伺贼之休息，夜，缒人于城外，采芜菁根而进之。上召公卿将吏谓曰："朕以不德，自陷危亡，固其宜也。公辈无罪，宜早降以救室家。"群臣皆顿首流涕，期尽死力，故将士虽困急而锐气不衰。

上之幸奉天也，粮料使崔纵劝李怀光令入援，怀光从之，纵悉敛军资与怀光皆来。怀光昼夜倍道，至河中，力疲，休兵三日。河中尹李齐运倾力犒宴，军尚欲迁延。崔纵先辇货财渡河，谓众曰："至河西[2]，悉以分赐。"众利之，西屯蒲城[3]，有众五万。齐运，恽之孙也。

李晟行且收兵，亦自蒲津济[4]，军于东渭桥；其始有卒四千，晟善于抚御，与士卒同甘苦，人乐从之，旬月间至万余人。

神策兵马使尚可孤讨李希烈，将三千人在襄阳，自武关入援[5]，军于七盘[6]，败泚将仇敬，遂取蓝田。可孤，宇文部之别种也[7]。

镇国军副使骆元光，其先安息人[8]，骆奉先养以为子，将兵守潼关近十年，为众所服。朱泚遣其将何望之袭华州，刺史董晋弃州走行在。望之据其城，将聚兵以绝东道；元光引关下兵袭望之，走还长安。元光遂军华州，召募士卒，数日，得万余人。泚数遣兵攻元光，元光皆击却之，贼由是不能东出。上即以元光为镇国军节度使，元光乃将兵

二千西屯昭应[9]。

马燧遣其行军司马王权及其子汇将兵五千人入援，屯中渭桥。

于是泚党所据惟长安而已，援军游骑时至望春楼下[10]。李忠臣等屡出兵皆败，求援于泚，泚恐民间乘弊抄之，所遣兵皆昼伏夜行。

泚内以长安为忧，乃急攻奉天，使僧法坚造云梯，高广各数丈，裹以兕革，下施巨轮，上容壮士五百人；城中望之恟惧。上以问群臣，浑瑊、侯仲庄对曰："臣观云梯势甚重，重则易陷，臣请迎其所来凿地道，积薪蓄火以待之。"神武军使韩澄曰："云梯小伎，不足上劳圣虑，臣请御之。"乃度梯之所傃[11]，广城东北隅三十步，多储膏油松脂薪苇于其上。丁亥，泚盛兵鼓噪攻南城，韩游瓌曰："此欲分吾力也。"乃引兵严备东北。戊子，北风甚迅，泚推云梯，上施湿氈，悬水囊，载壮士攻城，翼以辒辒[12]，置人其下，抱薪负土填堑而前，矢石火炬所不能伤。贼并兵攻城东北隅，矢石如雨，城中死伤者不可胜数。贼已有登城者，上与浑瑊对泣，群臣惟仰首祝天。上以无名告身自御史大夫[13]、实食五百户以下千余通授瑊，使募敢死士御之，仍赐御笔，使视其功之大小书名给之，告身不足则书其身，且曰："今便与卿别。"瑊俯伏流涕，上拊其背，歔欷不自胜。时士卒冻馁，又乏甲胄，瑊抚谕，激以忠义，皆鼓噪力战。瑊中流矢，进战不辍，初不言痛。会云梯辗地道，一轮偏陷，不能前却，火从地中出，风势亦回，城上人投苇炬，散松脂，沃以

膏油，欢呼震地。须臾，云梯及梯上人皆为灰烬，臭闻数里，贼乃引退。于是三门皆出兵，太子亲督战，贼徒大败，死者数千人。将士伤者，太子亲为裹疮。入夜，泚复来攻城，矢及御前三步而坠；上大惊。

李怀光自蒲城引兵趣泾阳，并北山而西，先遣兵马使张韶微服间行诣行在，藏表于蜡丸。韶至奉天，值贼方攻城，见韶，以为贱人，驱之使与民俱填堑；韶得间，逾堑抵城下呼曰："我朔方军使者也。"城上人下绳引之，比登，身中数十矢，得表于衣中而进之。上大喜，舁韶以徇城[14]，四隅欢声如雷。癸巳，怀光败泚兵于澧泉。泚闻之惧，引兵遁归长安。众以为怀光复三日不至，则城不守矣。

泚既退，从臣皆贺。汴滑行营兵马使贾隐林进言[15]："陛下性太急，不能容物，若此性未改，虽朱泚败亡，忧未艾也！"上不以为忤，甚称之。侍御史万俟著开金[16]、商运路，重围既解，诸道贡赋继至，用度始振。

朱泚至长安，但为城守之计，时遣人自城外来，周走呼曰："奉天破矣！"欲以惑众。泚既据府库之富，不爱金帛以悦将士，公卿家属在城者皆给月俸。神策及六军从车驾及哥舒曜、李晟者，泚皆给其家粮；加以缮完器械，日费甚广。及长安平，府库尚有余蓄，见者皆追怨有司之暴敛焉。

或谓泚曰："陛下既受命，唐之陵庙不宜复存。"泚曰："朕尝北面事唐，岂忍为此？"又曰："百官多缺，请以兵胁士人补之。"泚曰："强授之则人惧。但欲仕者则与之，何必叩户拜官邪？"泚所用者惟范阳、神策团练兵；泾原卒骄，

皆不为用，但守其所掠资货，不肯出战；又密谋杀泚，不果而止。

李怀光性粗疏，自山东来赴难，数与人言卢杞、赵赞、白志贞之奸佞，且曰："天下之乱，皆此曹所为也！吾见上，当请诛之。"既解奉天之围，自矜其功，谓上必接以殊礼。或说王翃、赵赞曰："怀光缘道愤叹，以为宰相谋议乖方，度支赋敛烦重，京尹犒赐刻薄；致乘舆播迁者，三臣之罪也。今怀光新立大功，上必披襟布诚，询得失，使其言入，岂不殆哉？"翃、赞以告卢杞，杞惧，从容言于上曰："怀光勋业，社稷是赖，贼徒破胆，皆无守心，若使之乘胜取长安，则一举可以灭贼，此破竹之势也。今听其入朝，必当赐宴，留连累日，使贼入京城，得从容成备，恐难图矣！"上以为然。诏怀光直引军屯便桥，与李建徽、李晟及神策兵马使杨惠元刻期共取长安。怀光自以数千里竭诚赴难，破朱泚，解重围，而咫尺不得见天子，意殊怏怏，曰："吾今已为奸臣所排，事可知矣！"遂引兵去，至鲁店[97]，留二日乃行。

【注释】

①觇(chān 搀)：偷看，侦察。

②河西：县名。开元八年(公元720年)将河东县一分为二，蒲津以西为河西县。

③蒲城：县名。西魏时设置，治所在今陕西蒲城县。

④蒲津：也称蒲坂津。在今山西永济县蒲州镇与陕西大荔县朝邑镇之间的黄河上。

⑤武关：战国时秦置，在今陕西商洛县丹江北岸。唐移至今陕西丹凤县东南武关。

⑥七盘:即七盘山,又名七盘岭。在今陕西蓝田县南,为当时军事交通。

⑦宇文部:属鲜卑族。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是鲜卑各部之一。

⑧安息:即安息州,唐代置,治所在安国阿滥滥城(前苏联中亚布哈拉)。

⑨昭应:县名。唐天宝七年(公元748年)以会昌县改名,治所在今陕西临潼县。

⑩望春楼:唐玄宗在长安城近郊所建,靠近长安城。

⑪傃(sù 素):这里指指向、方向。

⑫辒辒:古代的一种攻城战车。

⑬无名告身:告身是古代一种官职功名委任书,无名告身即空白委任书。

⑭舁(yú 渔):抬。

⑮:唐代军镇名称。乾元二年(公元759年)设置,后又有废置,治所在滑州(今河南滑县东)。

⑯万俟(mò qí 莫其):复姓。

⑰鲁店:地名,在今陕西乾县的东南。

【译文】

6 朱泚围攻奉天城已整整一个月,奉天城的粮食、物资都用完了。皇帝曾派一个善于行走的人偷偷出城去侦察敌人的情况,这个人以天气寒冷为理由,跪在地上恳求皇帝给他一件短袄和裤子。皇帝为他到处寻找都没能够找到,最后只能很难过地默默让他去执行任务。当时供应皇帝的粮食,仅有粗米二斛,朝廷官员每每抓住叛军们休息的时机,在晚上将人用绳子吊出城外,让他们采挖一点点野生的芜菁根进献给皇帝作为食物。皇帝召集王公、卿相、将领、官员们说:"我自己因为没有德行,陷入危亡的境地,那本来是应该的。但是你们都没有罪过,最好及早投降,这样可以救出自己的家人。"群臣们跪地叩头,痛哭流涕,表示要为皇帝拼死尽力,所以将士们虽然处于极度困穷之中,但战斗到底的锐气丝毫不减。

皇帝出走奉天城,魏县行营负责后勤的粮料使崔纵劝李怀光,让他率部去援救皇帝,李怀光听从了他的意见。于是崔纵把军中的

各种物资全部集中起来，与李怀光一起西援奉天城。李怀光率军昼夜兼程，赶到河中境内时，已经人疲马乏，便让士兵们休息了三天。河中府尹李齐运倾尽全力设宴犒劳军队，士兵们还想再拖延停留。崔纵先将物资钱财都运过了黄河，对各位士兵说："到了河西，全部将钱财物资赏赐给大家。"士兵们都贪图这些钱财，渡过黄河向西挺进，驻屯蒲城时，军队已增到五万人。李齐运，是蒋王李恽的孙子。

李晟边走边召募士兵，也从蒲津渡过了黄河，在东渭桥安营驻扎；他最初只有士兵四千人，但他善于安抚、驾驭部队，能够与士兵们同甘共苦，人们都愿意跟随他，所以在短短的一个月间就发展到万余人。

神策兵马使尚可孤征讨李希烈，率领三千人在襄阳从武关前来援救奉天城，在地势险要的七盘驻扎，打败了朱泚的部将仇敬，于是乘胜攻下了蓝田城。尚可孤，是宇文部落一个分支的人。

镇国军的副统帅骆元光，他的祖先是西域安息国的人，骆奉先把他收为养子，他率兵守潼关将近有十年，部下将士都服从他。朱泚派部将何望之带兵袭击华州，华州刺史董晋放弃华州，逃到奉天城皇帝的身边。何望之占据了华州城，将要集中兵力来截断东进的道路；骆元光率领潼关的军队袭击何望之，何望之兵败逃回长安城，骆元光于是驻扎在华州，就地召募士兵，几天之内，就召得新兵一万多人。朱泚多次派兵向骆元光进攻，都被骆元光击退，叛军由此不能东出。皇帝于是就任命骆元光为镇国军节度使，骆元光率兵二千人，向西屯驻昭应。

马燧派他的行军司马王权以及他的儿子马汇率领五千将士来救援奉天城，驻扎在中渭桥。

到这时，朱泚一伙所占据的地方只有长安一带了，援救皇帝的军队的巡哨骑兵经常来到望春楼下。李忠臣等人屡次出兵进攻都被打败，于是向朱泚求援，朱泚害怕周围的百姓乘他左右为难时，

前来抄略袭击，因此所派出的援军都是白天隐敝，晚上出发。

朱泚的内心深为长安的安全感到担忧，于是加紧进攻奉天城，让僧人法坚制造云梯，高度和宽度各有几丈，外面蒙上犀牛皮，下边有巨大的车轮承载，云梯上面可以容纳五百名进攻的壮士；奉天城内的人看见这一庞然大物都十分害怕。对此，皇帝询问群臣们的意见，浑瑊、侯仲庄回答说："我们观察云梯的样子很笨重，既然笨重，就容易陷入坑中，我们请求迎着云梯的来路挖掘地道，堆上干柴，准备好火种来对付它。"神武军使韩澄说："云梯这玩艺只是攻城的小小伎俩，不足以烦劳陛下过分地担心，请让我来对付它。"于是韩澄估计了云梯进攻的方向，在城东北将城墙向外扩展了三十步，储备了大量的膏油、松脂和干柴、芦苇等东西。十四日，朱泚的军队大举出动，呼啸着进攻奉天的南边城墙，韩游瓌说："这是打算分散我军的力量。"于是带兵在城东北严密防守。十五日，北风吹得极为猛烈，朱泚的军队推出云梯来，云梯上面包着湿透了的毡子，还悬挂着许多水袋，运载士兵来攻打奉天城，云梯两旁还有辅助攻城的战车，躲在战车下面的人抱着干柴，身背泥土，填平濠沟，一路向前，乱箭、火炬都不能伤到他们。敌人合兵向奉天城东北角猛攻，箭石如雨，奉天城内死伤的人很多，数不胜数。当时敌军已有人登上了奉天城墙，皇帝与浑瑊相对而哭，文武群臣束手无策，只有仰天祈求上苍保佑。皇帝将一千多份上自御史大夫、实封食邑五百户，下至一般官吏的空白委任书交给了浑瑊，让他召募敢死人员抗击攻城的敌人，还把御笔赐给了他，让他看这些人战功的大小，在官职委任书上写上姓名给他们，如果官职委任书不够，就直接写在该人身上，而且说："现在就与你永别了。"浑瑊扑在地上，痛哭流涕，皇帝抚摸着他的后背，抽抽咽咽，哭个不停。当时士兵们又冻又饿，还缺乏护身的盔甲，浑瑊安抚、劝导他们，用忠义来激励他们的斗志，士兵们都擂鼓呐喊，竭尽全力地奋战。浑瑊被流箭射中，仍然向前奋战不停，当时也没感觉到伤口疼痛。正好这时云梯的巨轮辗

中了地道，一个轮子塌陷下去，不能再前进了，大火从地道中冒了出来，大风的势头也吹了回去，奉天城上的人将芦苇扎的火把投过去，撒上松脂，浇上膏油，喧闹和呼叫之声，震天动地。一会儿，云梯和梯上的人全部化为灰烬，散发出的臭气，几里以外的地方都能闻到，敌人这才退却下去。于是奉天城东、西、南三个城门大开，军队涌出追击，皇太子亲自出城督战，敌人被打得大败，死的就有几千人。朝廷将士负伤的人，皇太子亲自为他们缠扎伤口。到了晚上，朱泚又率军前来攻城，乱箭射到离皇帝三步远的地方，皇帝大吃一惊。

李怀光从蒲城带领军队直奔泾阳，靠着北山脚下向西挺进，先派兵马使张韶装扮成百姓模样偷偷地赶赴奉天城，把上奏皇帝的表章藏在蜡丸中带在身边。张韶到了奉天城外，正碰上叛军要攻城，叛军看到了张韶，以为他是寻常的百姓，于是赶着他和百姓一起抱柴背土填濠沟；张韶得到一个机会，翻过濠沟，跑到城墙脚下，大声向城上呼喊："我是朔方军来的使者。"城上人放下绳子将他吊上来，等刚登上城墙时，他的身上已经中了几十支箭，从衣服中把李怀光上奏的表章拿出来进呈给皇帝。皇帝非常高兴，让人抬着张韶在城内绕行一周，各个角落听到消息都欢声雷动。二十日，李怀光在澧泉打败了朱泚的叛军。朱泚听说这一消息后非常害怕，带领余部逃回长安。事后大家都认为，如果李怀光再过三天不能来援救的话，那么奉天城就要失守了。

朱泚已经败退，随从的大臣们都向皇帝祝贺。汴滑行营兵马使贾隐林向皇帝进言说："陛下您的性子太急躁，待人又不能宽容，如果这种性格不改掉的话，那么虽然朱泚失败了，但忧患却不能到此为止啊！"皇帝并不觉得这是冒犯龙颜，反而对贾隐林很是称许。侍御史万俟著打通了金、商一线的运输道路，奉天城的包围已经解除，各道的贡品和征收的赋税相继运抵奉天，朝廷的用费才渐渐地充足起来。

朱泚逃回长安，只作守城的打算，经常派人进城，绕城奔跑呼喊说："奉天城已被我们攻下了！"想用这种方法来迷惑长安城内的人。朱泚占据朝廷府库里的财富以后，毫不吝惜地将这些财富赏赐给将士以拉笼他们。朝廷出逃的公卿们的家属只要在长安城内的，每月照例都给月薪。神策军和六军中的将士跟随皇帝车驾以及哥舒曜、李晟的人，朱泚都给他们的家属发粮食；加上修缮各种武器装备，每天的费用非常大。等到朝廷军队平定长安城时，府库里面还有剩余的钱财物资，凡是看到过的人，都怨恨以前主管度支的部门对百姓太过于横征暴敛了。

有人对朱泚说："陛下您既然已经秉承天命，登上皇位，那么就不应该让唐朝皇帝们的陵庙继续存在下去。"朱泚说："我曾经向唐朝称过臣，怎么能忍心做这种事呢？"又有人说："朝廷百官多半空缺，请派兵征召读书人来补充。"朱泚说："强行给人授任官职，那么人家一定会恐惧。只给那些想做官的人授与官职，何必敲门叩户地给人家封官拜职呢？"朱泚所能调动的军队只有范阳军和神策军的团练兵；泾原军的将士都很骄悍，全部不服从朱泚的指挥，他们只守着自己抢劫来的钱财物资，不肯出去为朱泚作战；他们又曾密谋过杀掉朱泚，没有成功，只好作罢。

李怀光性格粗放，不细心，从山东昼夜兼程赶到奉天救援皇帝，一路上多次对人说起卢杞、赵赞、白志贞的邪恶罪行，并且说："天下之所以弄得大乱，都是这伙人所造成的，我晋见皇帝时，一定请杀了他们！"当奉天之围解除后，李怀光自己觉得功劳很大，认为皇帝一定以超出常规的礼仪接待他。有人劝王翃、赵赞说："李怀光一路上愤然感慨，认为宰相出谋划策处处失误，度支征收赋税十分繁重，京兆尹犒赏泾原将士非常刻薄；以致于皇帝的车驾被迫出走奉天城，这都是宰相、度支、京兆尹三人的罪过。现在李怀光又刚刚立下大功，皇上一定会对他敞开胸襟，以诚相对，询问政事得失，假如让他的话传到了皇帝的耳中，那你们不就完了吗？"王翃、赵赞把

这个话告诉了卢杞，卢杞非常害怕，但还是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对皇帝说："李怀光所建立的功勋业绩，可以说国家的安危完全靠他，叛军一听到他的名字就吓破了胆，全都没有坚守、抗拒朝廷之心，如果让他乘胜追击，直取长安，那么就可以一举消灭叛逆之军，那阵势正如破竹一般容易。如果现在让他入城朝见，陛下一定会设宴招待他，这样就拖延了一天，让叛贼顺利逃进京城，能够从从容容地作好防备工作，到时候恐怕难以攻长安城了！"皇帝觉得他说的有道理。于是下诏命令李怀光直接带领军队在便桥驻扎，与李建徽、李晟和神策兵马使杨惠元在指定日期内攻下长安城。李怀光觉得自己以数千里之远，日夜兼程，竭尽全力来救援皇帝，打败了朱泚，解除了重重之围，但身距咫尺之遥，却不能够见上皇帝一面，心里极不舒服，说："我现在已经被奸臣们排挤了，这事不用打听就清楚！"于是带兵离开了奉天城，到了鲁店这个地方，停留了两天，才向长安城进发。

7 剑南西山兵马使张朏以所部兵作乱[1]，入成都，西川节度使张延赏弃城奔汉州[2]；鹿头戍将叱干遂等讨之[3]，斩朏及其党，延赏复归成都。

8 淮南节度使陈少游将兵讨李希烈，屯盱眙[4]，闻朱泚作乱，归广陵[5]，修堑垒，缮甲兵。浙江东、西节度使韩滉闭关梁，禁马牛出境，筑石头城[6]，穿井近百所，缮馆第数十，修坞壁，起建业[7]，抵京峴[8]，楼堞相属，以备车驾渡江，且自固也。少游发兵三千大阅于江北，滉亦发舟师三千耀武于京江以应之[9]。

盐铁使包佶有钱帛八百万，将输京师。陈少游以为贼据长安，未期收复，欲强取之。佶不可，少游欲杀之；佶惧，匿妻子于案牍中，急济江。少游悉收其钱帛；佶有守财卒三千，少游亦夺之。佶才与数十人俱至上元[10]，复为韩滉所夺。

时南方藩镇各闭境自守，惟曹王皋数遣使间道贡献。李希烈攻逼汴、郑，江、淮路绝，朝贡皆自宣、饶、荆、襄趣武关。皋治邮驿，平道路，由是往来之使，通行无阻。

9 上问陆贽以当今切务。贽以曩日致乱，由上下之情不通，劝上接下从谏，乃上疏，其略曰："臣谓当今急务，在于审察群情，若群情之所甚欲者，陛下先行之，所甚恶者，陛下先去之。欲恶与天下同而天下不归者，自古及今，未之有也。夫理乱之本，系于人心，况乎当变故动摇之时，在危疑向背之际，人之所归则植，人之所去则倾，陛下安可不审察群情，同其欲恶，使亿兆归趣，以靖邦家乎？此诚当今之所急也。"又曰："顷者窃闻舆议，颇究群情，四方则患于中外意乖，百辟又患于君臣道隔。郡国之志不达于朝廷，朝廷之诚不升于轩陛。上泽阙于下布，下情壅于上闻，实事不必知，知事不必实，上下否隔于其际，真伪杂糅于其间，聚怨嚣嚣，腾谤籍籍，欲无疑阻，其可得乎？"又曰："总天下之智以助聪明，顺天下之心以施教令，则君臣同志，何有不从？远迩归心，孰与为乱？"又曰："虑有愚而近道，事有要而似迂。"

疏奏旬日，上无所施行，亦不诘问。贽又上疏，其略

曰："臣闻立国之本，在乎得众，得众之要，在乎见情。故仲尼以谓人情者圣王之田，言理道所生也。"又曰："《易》，乾下坤上曰泰，坤下乾上曰否[11]，损上益下曰益，损下益上曰损。夫天在下而地处上，于位乖矣，而反谓之泰者，上下交故也。君在上而臣处下，于义顺矣，而反谓之否者，上下不交故也。上约己而裕于人，人必说而奉上矣[12]，岂不谓之益乎？上蔑人而肆诸己，人必怨而叛上矣，岂不谓之损乎？"又曰："舟即君道，水即人情。舟顺水之道乃浮，违则没；君得人之情乃固，失则危。是以古先圣王之居人上也，必以其欲从天下之心，而不敢以天下之人从其欲。"又曰："陛下愤习俗以妨理，任削平而在躬，以明威照临，以严法制断，流弊自久，浚恒太深。远者惊疑而阻命逃死之祸作，近者畏慑而偷容避罪之态生。君臣意乖，上下情隔，君务致理，而下防诛夷，臣将纳忠，又上虑欺诞，故睿诚不布于群物，物情不达于睿聪。臣于往年曾任御史，获奉朝谒，仅欲半年，陛下严邃高居，未尝降旨临问，群臣局蹐趋退，亦不列事奏陈。轩陛之间，且未相谕，宇宙之广，何由自通！虽复例对使臣，别延宰辅，既殊师锡，且异公言。未行者则戒以枢密勿论，已行者又谓之遂事不谏，渐生拘碍，动涉猜嫌，由是人各隐情，以言为讳。至于变乱将起，亿兆同忧，独陛下恬然不知，方谓太平可致。陛下以今日之所睹验往时之所闻，孰真孰虚？何得何失？则事之通塞备详之矣！人之情伪尽知之矣！"

上乃遣中使谕之曰："朕本性甚好推诚，亦能纳谏。将

谓君臣一体,全不堤防,缘推诚不疑,多被奸人卖弄。今所致患害,朕思亦无他,其失反在推诚。又,谏官论事,少能慎密,例自矜衒,归过于朕以自取名。朕从即位以来,见奏对论事者甚多,大抵皆是雷同,道听涂说,试加质问,遽即辞穷。若有奇才异能,在朕岂惜拔擢。朕见从前已来,事祗如此,所以近来不多取次对人,亦非倦于接纳。卿宜深悉此意。"贽以人君临下,当以诚信为本。谏者虽辞情鄙拙,亦当优容以开言路,若震之以威,折之以辩,则臣下何敢尽言?乃复上疏,其略曰:"天子之道,与天同方,天不以地有恶木而废发生,天子不以时有小人而废听纳。"又曰:"唯信与诚,有失无补。一不诚则心莫之保,一不信则言莫之行。陛下所谓失于诚信以致患害者,臣窃以斯言为过矣。"又曰:"驭之以智则人诈,示之以疑则人偷。上行之则下从之,上施之则下报之。若诚不尽于己而望尽于人,众必怠而不从矣。不诚于前而曰诚于后,众必疑而不信矣。是知诚信之道,不可斯须而去身。愿陛下慎守而行之有加,恐非所以为悔者也!"又曰:"臣闻仲虺赞扬成汤[13],不称其无过而称其改过;吉甫歌诵周宣[14],不美其无阙而美其补阙。是则圣贤之意较然著明,惟以改过为能,不以无过为贵。盖为人之行已,必有过差,上智下愚,俱所不免。智者改过而迁善,愚者耻过而遂非;迁善则其德日新,遂非则其恶弥积。"又曰:"谏官不密自矜,信非忠厚,其于圣德固亦无亏。陛下若纳谏不违,则传之适足增美;陛下若违谏不纳,又安能禁之勿传?"又曰:"侈言无验不必用,质

言当理不必违。辞拙而效速者不必愚，言甘而利重者不必智。是皆考之以实，虑之以终，其用无他，唯善所在。"又曰："陛下所谓'比见奏对论事皆是雷同道听涂说者。'臣窃以为众多之议，虽见人情，必有可行，亦有可畏，恐不宜一概轻侮而莫之省纳也。陛下又谓'试加质问，即便辞穷。'臣但以陛下虽穷其辞而未穷其理，能服其口而未服其心。"又曰："为下者莫不愿忠，为上者莫不求理。然而下每苦上之不理，上每苦下之不忠。若是者何？两情不通故也。下之情莫不愿达于上，上之情莫不求知于下，然而下恒苦上之难达，上恒苦下之难知。若是者何？九弊不去故也。所谓九弊者，上有其六而下有其三：好胜人，耻闻过，骋辩给，眩聪明，厉威严，恣强愎，此六者，君上之弊也；谄谀，顾望，畏懦，此三者，臣下之弊也。上好胜必甘于佞辞，上耻过必忌于直谏，如是则下之谄谀者顺指而忠实之语不闻矣。上骋辩必剿说而折人以言[15]，上眩明必臆度而虞人以诈，如是则下之顾望者自便而切磨之辞不尽矣。上厉威必不能降情以接物，上恣愎必不能引咎以受规，如是则下之畏懦者避辜而情理之说不申矣。夫以区域之广大，生灵之众多，宫阙之重深，高卑之限隔，自黎献而上[16]，获睹至尊之光景者，逾亿兆而无一焉；就获睹之中得接言议者，又千万不一；幸而得接者，犹有九弊居其间，则上下之情所通鲜矣。上情不通于下则人惑，下情不通于上则君疑；疑则不纳其诚，惑则不从其令；诚而不见纳则应之以悖，令而不见从则加之以刑；下悖上刑，不败何待？是使乱

多理少,从古以然。"又曰:"昔赵武呐呐而为晋贤臣,绛侯木讷而为汉元辅,然则口给者事或非信,辞屈者理或未穷。人之难知,尧、舜所病,胡可以一讹一诘而谓尽其能哉?以此察天下之情,固多失实,以此轻天下之士,必有遗才。"又曰:"谏者多,表我之能好;谏者直,示我之能容;谏者之狂诬,明我之能恕;谏者之漏泄,彰我之能从;是则人君与谏者交相益之道也。谏者有爵赏之利,君亦有理安之利;谏者得献替之名,君亦得采纳之名。然犹谏者有失中而君无不美,唯恐说言之不切,天下之不闻,如此则纳谏之德光矣。"上颇采用其言。

【注释】

①朏(fěi 匪):此为人名。

②汉州:州名,唐垂拱二年(公元686年)置,治所在县(今四川广汉县),历有废置。

③鹿头:关名。在今四川德阳县东北鹿头山上。

④盱眙:县名。西汉以盱台县改名。历有兴废,治所在今江苏盱眙县东北。

⑤广陵:县名。秦代设置,历代均有兴废,治所在今江苏扬州市。

⑥石头城:地名。在今江苏南京市西清凉山,形势险要。

⑦建业:县名。东汉时设置,初治今南京市。西晋以今秦淮河以北地区为建业县。

⑧京峴:山名。在今江苏镇江市东。

⑨京江:水名。即今江苏镇江市北长江河段。

⑩上元:县名。唐上元二年(公元761年)以江宁县改名,治所在今南京市。

⑪否(pǐ 痞):闭塞不通顺。

⑫说(yuè 阅):高兴、喜欢。

⑬仲虺:商朝初年的贤明人士。 成汤:即商汤,商王朝的建立者,以圣明

贤能著称。

⑭吉甫：周朝的贤人尹吉甫，周宣王的大臣。周宣：即周宣王，是周厉王的儿子。

⑮剿说：指打断别人的话来谈自己的想法。

⑯黎献：指众多贤能的人士。

【译文】

7 剑南西山兵马使张朏带领他的部下将士发动叛乱，攻进了成都城，西川节度使张延赏放弃成都城，逃到汉州；在鹿头关戍守的将领叱干遂等人率兵讨伐张朏，杀了张朏及其同伙，张延赏得以再回成都。

8 淮南节度使陈少游率兵讨伐李希烈，驻扎在盱眙县一带，听说朱泚在长安城叛乱，便回到广陵，修整战壕和堡垒，修缮铠甲和武器。浙江东道、西道节度使韩滉封锁关卡桥梁，严禁牛马出境，还修筑了石头城，在城内挖掘了近一百口井，修整馆舍几十处，还修筑了土堡和壁垒，从建业修起，一直抵达京峴山，城楼城墙相互联结，这既是为皇帝大驾南渡长江作准备，也是为了加固自己的守备。陈少游派兵三千人在长江北岸大规模地演习，韩滉也派出水军三千人在京江里耀武扬威，同陈少游相呼应。

盐铁使包佶征收的盐铁税共有钱帛八百万，将要运往首都长安。陈少游以叛军现在正占据着长安，不知何时能收复为借口，准备强行夺取包佶的这些钱财。包佶不肯交出这些钱财，陈少游打算杀了他；包佶非常害怕，把自己的妻儿老小藏在文书档案中间，急急忙忙渡过了长江，陈少游将他拥有的钱财全部收缴过来；包佶手下有看护钱财的士兵三千人，陈少游也将他们收编成自己的部下。包佶仅仅带着几十人逃到上元县，又被韩滉洗劫了一次。

当时南方的藩镇首领们各自封锁边境以自我保护，只有江南西道的节度使曹王李皋多次派人抄小路向在奉天城的朝廷进献贡

物。李希烈进攻的势头向汴州、郑州一线逼近，江淮通向奉天的道路被阻隔，各道给朝廷的贡赋都只能从宣州、饶州、荆州、襄州一线取道武关，运抵奉天。李皋整治境内的邮驿设施，铺平道路，这样一来，来来往往的使者通行无阻。

9 皇帝问陆贽什么是当前最急需要办的事情。陆贽认为近来导致变乱的根源在于上下之情两不相通，劝说皇帝了解下情，听从谏劝，于是上疏皇帝，大致意思是说："我认为当今最重要的事情，在于仔细了解天下百姓的情况，如果是天下百姓最希望的，那么陛下您就先去实施它，如果是他们最厌恶的，那么陛下您就先去除掉它。天子的好恶与天下百姓相同，而天下百姓不肯归附于他，这事情从古到今，就未曾发生过。要说治与乱最根本的东西，在于人心的向背，更何况目前正处在变故发生，人心动摇的时期，在危险、疑惑，人心向背难以摸准的时候，如果是人心所向，众望所归，那么就能够万事振兴起来，人心离异，众人所归，那么就能够万事振兴起来，人心离异，众人所弃，那么就会败亡，陛下您怎么能不仔细考察民心民情，与他们同好同恶，让天下万民人心归附，以此安定国家呢？这实在是当前朝廷所最急于要做的事啊。"他又说："不久前我私下曾听到过很多议论，对大家的情况也稍稍作了一些研究，觉得从地方官吏和士人的角度看，他们所担心的是朝廷与各地的意图不通又不同，从百官的角度看，他们又担心君王和大臣相互沟通的渠道被阻隔。地方上的想法不能上达朝廷，朝廷大臣们的诚意又不能传到皇帝那儿。皇帝的恩泽不能向下面流布，下面的实际情况又被阻塞而不能上达朝廷和皇帝，实际情况不一定知道，知道的事情又不一定真实，上下之间阻隔不通，而且所了解的事实还真伪夹杂，因而底下怨声载道，诽谤之词喧天，这样想要上下之间没有疑惑、阻隔，那可能吗？"陆贽又说："汇聚天下人的智慧来协助陛下了解情况，顺应天下百姓的人心来施行政教律令，那么君王与大臣就能同心同德，那还有谁不服从您的命令？无论远近的人都真心归附

朝廷，那又有谁敢起来犯上作乱呢？”他还说：“有的看法和计谋看上去很愚笨却接近事理，有的事情很紧要看上去却好像很迂阔。”

陆贽的奏疏上呈给皇帝十来天，皇帝没有采取任何措施，也不向陆贽询问什么。陆贽于是又上疏皇帝，这篇疏奏的大意是说：“我听说立国的根本在于得到贤能之人，而得到贤能之人最重要的是洞见人情。所以孔夫子认为人情是产生圣王的田地，这就是说人情是治理天下之道产生的基础。”他又说：“在《易经》中，乾卦在下，坤卦在上叫作‘泰’，坤卦在下，乾卦在上叫做‘否’，损于上而补益于下，叫做‘益’，损于下而补益于上，叫做‘损’。要说天处在下面，而地处在上面，这在方位上就完全颠倒了，但是反过来称之为‘泰”，这是上下相交的缘故啊。君王在上，而大臣在下，在义在理上都是顺畅的，反过来称之为‘否”，那是因为上与下完全不相交往、沟通的缘故。君主约束自己而宽怀大度地对待人们，人们一定会喜欢他而事奉他，这难道不应该把它叫做‘益’吗？君主蔑视人们而肆意妄为，人们一定会怨恨他而背叛他，这难道不应该把它叫做‘损’吗？”陆贽又说：“船就好比是为君之道，而水好比是天下的人情。船顺应了水的规律就会浮流无阻，如果违背了水的规律，那船就会沉没；君主能够深知天下的民情，就能巩固江山大业，相反如果不了解天下的民情，那么江山大业就十分危险。所以古代的那些先圣先王们身居天下百姓之上，一定要让自己的欲望顺从天下百姓的心愿，而不敢让天下百姓劳作来满足自己的欲望。”陆贽还说：“陛下恨各藩镇飞扬跋扈，习已成俗，妨碍天下治理，便以削平他们为己任，以明察秋毫的威严君临天下，用严厉的法令裁决万事。但是一直存在的弊端相承很久了，而陛下您一开始的目标和要求又太重太远。所以那些您疏远的人惊恐猜疑，而阻抗朝廷命令以求逃脱灭亡命运的叛乱就发生了，而您亲近的人胆颤心惊，所以他们就苟且偷生，害怕获罪了。君王和大臣的想法各相违背，上与下之间情况阻隔，不得沟通，君王务求政治清明，天下大治，而臣下却时时刻刻在防备

受到诛杀。臣下将要向君王交付一片忠心，可君王又怀疑他是在欺瞒，所以皇帝的诚心诚意不能散播于天下万众，而天下的实情也不能传达到皇帝那里。我以前曾担任过监察御史这一职，得以侍奉朝见陛下，仅仅才到半年时间，而陛下高高在上，威严莫测，一次也未曾下令征求群臣的意见，朝内群臣们畏缩不安，只求快点退朝，也不肯将各种事项上奏。在朝堂之中，君王与大臣尚且不能沟通心意，更何况天下宇宙如此广袤无边，其情况又如何能够自行通达皇上呢？在朝堂中，陛下您虽然按惯例与大臣们交谈，还另外延请宰相们商议事情，但这既与大家共与参予讨论不同，而且也不同于当朝公开进言。对还没有实行的事情，大臣们都认为这是机密，以不讨论为戒，对已经实施的事情，大臣们又认为这已经是过去的事了，不必再去追究，这样大臣们就渐渐产生了拘谨和顾忌，动不动就涉及到受猜疑的事情上，由此一来大家都各自隐瞒真实情况，都不敢站出来讲话。以至于将要出现变乱的时候，天下万民同心忧虑，唯独陛下一个人安然无事地不知道实情，还在说太平之世将要到来。陛下您以今天所亲眼见到的事实来验证一下您以前听到的一些话，分清哪些是真实的，哪些是虚假的，做什么有利，做什么不利，那么做什么事情可行，做什么事不行就都清楚了！由此对臣下们的忠诚虚伪也就都清楚了！"

皇帝于是派宦官去告诉陆贽说："我的性格本来是很喜欢对人推心置腹的，亦能够接受臣下所提的意见。本来我觉得君与臣应该是一个整体，所以对臣下毫无提防，一向以诚心对待，不加怀疑，但多次被奸邪狡诈的人愚弄、欺惑。导致今天这种祸乱的局面，在我想来也没有其他缘故，这种失误就在于我对大家太诚心诚意了。另外，谏官议论国家大事，很少有人能将事情说得周密谨慎的，照例都是高谈阔论，自我夸示炫耀，把事情的过错全推在我的身上，以便获得高名。我从继承皇位以来，看到大臣们上奏、议对讨论事情的人很多，但大体上所谈的东西都相互雷同，根据道听途说而来，

我随便加以质疑问难，马上便都无言以对了。如果真有极特殊的才能，对我来说，岂能舍不得把他们提拔上来呢？我看从从前到现在，事情都是这个样子，所以最近以来，我不太按例向大家咨询各种意见，但这并不是说我懒得接受大家的意见。你应该深切体会我如此这般的含义。"陆贽认为君王统驭天下，应当以诚和信作为根本原则。即便进谏的人的言辞和态度都很粗鲁愚笨，但皇帝也应该宽怀大度地容忍他们，以便广开言路，如果用威严来震慑他们，用善辩之词让他们当廷难堪，那么臣下怎么敢毫无保留地发表自己的意见呢？于是再次给皇帝上了一封奏疏，其大致意思是说："做天子的方法，与上天统驭万物的道理一样，上天不会因为地上长出了坏木就不让万物生长，天子也不因为经常出现小人便不听取和采纳臣下的意见。"陆贽又说："治理天下，只有信义和真诚，一旦失去就无法弥补。对待天下人，稍有不诚之心，那么就难以得人心，稍有不信之举，那么天子的命令，下面人就不实行。陛下您说的失误的地方在于对待臣下以诚心和信义，才导致了祸乱的产生，我私下觉得这话说得有点过份了。"他又说："用智谋来驾驭臣下，那么人们就会狡诈，以怀疑之心对待臣下，那么人心就会不厚道。上面实行什么，下面就跟随实行什么，上面对下面施以恩惠，下面就会对上面报恩。如果自己不能竭诚待人，却希望别人竭诚对待自己，众人一定会消极懈怠，不会听从的。以前待人不诚而说以后会待人以诚，大家一定会怀疑他说的话而不信任他。由此可知，真诚和信义这一治国的准则，随时都不能离开人身的，所以希望陛下您谨慎地坚持这一准则，努力不断地实行这一法则，这恐怕不是令陛下您后悔的东西啊！"陆贽又说："我听说仲虺在赞扬成汤的时候，不是称赞他没有过错，而是称赞他能改正过错；尹吉甫颂扬周宣王的时候，不是赞美他没有缺失，而是赞美他能够补缺救失。这就可见古代的意思非常明确，只以能够改正过错为贤能，而不以没有过错为可贵。本来无论什么人做事，一定会有过失、差错，高高在上的聪明人，身份

卑贱的愚笨小民,都在所难免。明智的人能够改正过错而走向善路,愚笨的人以改正过错为耻而坚持错误;走向善路,那么他的德行一天会比一天进步,坚持错误的人的罪过会越积越多。"他又说:"谏官建言不够慎密,而且炫耀自夸,那实在是有失忠诚、厚道,但这对于陛下的恩德本也没什么损害。陛下如果能够采纳谏官的直言劝谏,而不拒绝,那么这事一传出去,正好能给您的德行增美;陛下如果拒绝采纳直言劝谏,又怎么能禁止外边的人不传播这事呢?"他又说:"只是口若悬河地吹嘘而没有实际效果的进谏不能采用,言辞朴素,符合事理的进谏不能拒绝。词句拙笨,但收效迅速的进谏,不一定是低级愚笨的,话说得甜美动听,但注重财利的谏言,并不一定是聪明的。所以都要根据实际情况来考察,而且要考虑后果,是否采用进谏之言,没有别的标准,只看是否有益于事情。"他又说:"陛下您说的'近来所见上奏、议对讨论事情都是相互雷同,道听途说的'这句话,我私下觉得,很多人都议论的事情,正好反映了大多数人的心愿,一定会有能切实执行的,一定会有令人生畏的,陛下恐怕不能一概加以轻视侮慢,而不肯深思、采纳。陛下您又说'随便加以质疑问难,马上便都无言以对了。'我却认为,陛下您虽然能问得人家无话可说,但不能问得人家无道理可讲,能使人口服,但不能让人心服。"他又说:"做臣下的,没有不愿向君王竭尽忠诚的,做君王的,没有不想竭力求得天下太平的。但是臣下总是以君王不能导致天下太平为遗憾,君王也总是为臣下不能竭诚尽忠为苦恼。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这是上与下两方面情况不能够沟通的缘故。下面的情况没有不希望传达给君王的,君王的情况也没有不希望让臣下知道的,但是臣下总是苦于下情难达,君王则总是苦于下面难以知道上情。这又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没有消除九弊的缘故。所谓九弊,君王就占了六种而臣下占了三种:争强好胜、耻于听别人谈自己的过失、口若悬河地强辞夺理、炫耀自己的聪明才智、仪容威严、刚愎自用,这六个方面,是作君王的弊端;谄媚阿

谀、瞻前顾后、胆小怯懦，这三个方面，是作臣下的弊端。君上喜欢争强好胜，一定喜欢听巧舌献媚之辞，君上耻于听闻自己有什么过错，一定以直言劝谏为忌讳，这样一来，臣下中的阿谀奉承者就去揣摸君王的意图，君王就听不到忠诚真实的话了。君王喜欢口若悬河，强词夺理，必然会打断别人的话，只说自己的理，君王炫耀自己的聪明才智，一定会随意揣测而猜疑别人欺诳自己，这样一来，臣下中的瞻前顾后之徒会见机行事，而切实议论朝政得失的言辞便不会都说出来。君王仪容威严，一定不能屈尊下驾、和蔼地待人接物，君王则傲自用，一定不会承认自己有过失而接受臣下的规劝，这样一来，臣下中的那些胆小怕事的人为了逃避罪责，于是合情合理的言论就都不会申说了。由于天下的地域广阔无边，天下的百姓多得数不胜数，而皇宫门庭深似大海，上下尊卑的等级限制和阻隔，自天下的贤能之士以上，能够有幸一睹君王威仪和风采的人，亿万人之中难得有一个人；而在能一睹君王威仪的人中，能够与君王直接交谈、讨论国家大事的，又在千万人中难得有一个；有幸能够与君王交谈商议的人中，又还有九种弊端横阻其间，那么，上与下的情况所能沟通的就极其稀少了。上面的情况没有传布到下面去，那么下面的人就心存迷惑，而下面的情况不通达到上面去，那么君王就会心中猜疑。君王怀疑臣下，那么就不会接受臣下的诚心，臣下迷惑，便不会服从君王的命令；忠诚君王而君王却不信任，那么就会采取悖逆的行为对待君主，君王的命令，臣下不服从，那么君王就用刑罚来对付臣下；臣下悖逆君王而君王施用刑罚，这样哪能不败身亡国呢？这就会导致社会变乱蜂起而太平时日稀少，自古以来都是这样的。”他又说：“从前赵武结结巴巴，说话口吃，但却成为晋国的贤臣，绛侯灌婴朴实，不善言谈，但却做了汉王朝的宰相。这样看来，极有辩才的人所说的事情未必可靠，而言辞短拙的人所说的话未必不正中事理。人是很难了解透的，连尧、舜这些圣贤都为此担忧过，怎么能仅凭君臣的一问一答，就判断人的才能不

过如此呢?用这种方法来观察天下的事物,本来就在很大程度上与事实不符,用这种方法来轻视天下的有识之士,那么一定会遗漏天下的贤才。"陆贽还说:"进谏规劝的人多,正表明我能纳言听谏;进谏的人犯颜直谏,正表示我有容人的宽怀大量;进谏的人狂放诬罔,正表明我有能够宽恕他人;进谏的人能够吐露真情,那实在是在显示我能从善如流;这就是为君王者与进谏规劝者相互沟通、补益的途径。进谏的人能够获得官爵和赏赐这些利益,君王也有将天下治得太太平平的大利;进谏的人会获得直言劝谏的名声,君王也会获得善于采纳臣下意见的美名。即便如此,进谏的人仍会有失于中肯的地方,但君主却无不尽善尽美,所以君主怕的是臣下的正直之言还不够切中要害,天下的人不知道臣下们提的这些问题,如果能做到这一步,那么君王善于纳谏的美德就会传扬天下了。"皇帝采纳了一些陆贽的进言。

10 李怀光顿兵不进,数上表暴扬卢杞等罪恶;众论喧腾,亦咎杞等。上不得已,十二日,壬戌,贬杞为新州司马[1],白志贞为恩州司马[2],赵赞为播州司马。宦官翟文秀,上所信任也,怀光又言其罪,上亦为杀之。

11 乙丑,以翰林学士、祠部员外郎陆贽为考功郎中[3],金部员外郎吴通微为职方郎中。贽上奏,辞以"初到奉天,扈从将吏,例加两阶,今翰林独迁官。夫行罚先贵近而后卑远,则令不犯;行赏先卑远而后贵近,则功不遗。望先录大劳,次遍群品,则臣亦不敢独辞。"上不许。

12 上在奉天,使人说田悦、王武俊、李纳,赦其罪,厚赂

以官爵；悦等皆密归款，而犹未敢绝朱滔，各称王如故。滔使其虎牙将军王郅说悦曰："日者八郎有急，滔与赵王不敢爱其死，竭力赴救，幸而解围。今太尉三兄受命关中，滔欲与回纥共往助之，愿八郎治兵，与滔渡河共取大梁。"悦心不欲行而未忍绝滔，乃许之。滔复遣其内史舍人李瑄见悦，审其可否，悦犹豫不决，密召扈崿议之。司武侍郎许士则曰："朱滔昔事李怀仙为牙将，与兄泚及朱希彩共杀怀仙而立希彩。希彩所以宠信其兄弟至矣，滔又与判官李子瑗谋杀希彩而立泚。泚既为帅，滔乃劝泚入朝而自为留后，虽劝以忠义，实夺之权也。平生与之同谋共功如李子瑗之徒，负而杀之者二十余人。今又与泚东西相应，使滔得志，泚亦不为所容，况同盟乎？滔为人如此，大王何从得其肺腑而信之邪？彼引幽陵[4]、回纥十万之兵屯于郊坰[5]，大王出迎，则成擒矣。彼因大王，兼魏国之兵，南向渡河，与关中相应，天下其孰能当之？大王于时悔之无及。为大王计，不若阳许偕行而阴为之备，厚加迎劳，至则托以他故，遣将分兵而随之。如此，大王外不失报德之名而内无仓猝之忧矣。"扈崿等皆以为然。王武俊闻李瑄适魏，遣其司刑员外郎田秀驰见悦曰："武俊曩以宰相处事失宜，恐祸及身，又八郎困于重围，故与滔合兵救之。今天子方在隐忧，以德绥我，我曹何得不悔过而归之邪？舍九叶天子不事而事滔乎？且泚未称帝之时，滔与我曹比肩为王，固已轻我曹矣。况使之南平汴、洛，与泚连衡，吾属皆为虏矣！八郎慎勿与之俱南，但闭城拒守；武俊请伺其隙，连昭

义之兵，击而灭之，与八郎再清河朔，复为节度使；共事天子，不亦善乎？"悦意遂决，给滔云："从行，必如前约。"

丁卯，滔将范阳步骑五万人，私从者复万余人，回纥三千人，发河间而南，辎重首尾四十里。

【注释】

①新州：州名。南朝梁设置，后历有兴废，治所在今广东新兴县。

②恩州：州名。唐贞观二十三年(公元649年)设置，历有兴废，治所在今广东恩平县北。

③祠部：唐代礼部的下属机构，掌管祠祀事宜。 考功郎中，唐代吏部官职，掌管文武官吏的功过考核。

④幽陵：即幽州。

⑤坰(jiōng 扃)：远郊。

【译文】

10 李怀光屯兵途中，不肯向长安进发，他多次上书皇帝揭露卢杞等人罪状恶行；一时间朝野舆论喧哗，也都归罪于卢杞等人。皇帝迫不得已，在十二月十九日，将卢杞贬职为新州司马，将白志贞贬职为恩州司马，将赵赞贬职为播州司马。宦官翟文秀，也是皇帝极为亲信的人，李怀光又弹劾他的罪行，皇帝也因此将他杀了。

11 二十二日，皇帝任命翰林学士，祠部员外郎陆贽为考功郎中，任命金部外员郎吴通微为职方郎中。陆贽上奏皇帝，说自己"初到奉天城，跟随皇帝出来的将士们，按照惯例应该提升两级，而现在只有翰林学士升官。通常的情况是，在实行惩罚的时候，其顺序是先从地位显贵和亲近的身边人开始，然后是地位卑下和比较疏远的人，这样做，所下的命令就不会有人违犯；而行赏的顺序却相反，先从地位卑下和疏远的人开始，然后才是地位显贵和亲近的身边人，这样做，臣下的功劳就不会遗漏，希望陛下能够先奖赏、升迁有

大功劳的人，接下来再才遍级文武各级官吏，到时候，我也不敢独自推辞对我的迁升。”以此为理由推辞自己的升迁，但没有得到皇帝的许可。

12 皇帝在奉天城的时候，派使者去田悦、王武俊、李纳那儿去游说，劝他们归附朝廷，并且赦免了他们的大罪，答应给他们高官显爵；田悦等人都暗中向朝廷表示归顺的诚意，但还不敢同朱滔断绝关系，还是一如既往地各自称王。朱滔派他的虎牙将军王郅去劝说田悦道：“先前八郎你遇到危难的时候，我朱滔与赵王一起不惜一死，竭尽全力赶来援救，万幸解除了你的围困。如今我做太尉的三哥在关中秉受天命，登上皇位，我朱滔想与回纥兵一起前去援助他，希望八郎你能整肃兵马，与我朱滔一起渡过黄河，共同攻取大梁。”田悦内心不想与朱滔一起去攻大梁，但又不忍心拒绝朱滔，于是就答应了他。朱滔又派他的内史舍人李瑄去见田悦，观察他是否愿意出兵，田悦这个时候犹豫不决，密召扈崎来商议这件事。司武侍郎许士则说：“朱滔从前事奉李怀仙，在他的手下作名牙将，与哥哥朱泚以及朱希彩共同杀了李怀仙，拥立了朱希彩。朱希彩因此非常宠信朱泚兄弟俩，而朱滔却又与判官李子瑗共同商议杀了朱希彩，拥立了朱泚。朱泚已经做了节度使，接着朱滔又劝朱泚只身进京入朝，自己担任留后一职，虽然劝朱泚时满口忠义之言，实际上是夺了朱泚的权力。一生都与他出谋划策，共立大功的人如李子瑗这些人，被朱滔背弃而且杀害的，多达二十余人。现在他又与朱泚东西呼应，如果朱滔一旦获得成功，那么就连朱泚也不会被他容忍，何况是同盟呢？既然朱滔的为人如此反复无常，大王怎么能相信他还能对您讲出肺腑之言呢？他带领幽州、回纥兵共十万人驻扎在城外郊野，如果大王您出去迎接他，就会被他擒住。他囚禁了大王您，兼并了魏国的兵马，然后南下渡过黄河，与关中地区遥相呼应，那么天下还有谁能抵挡得住呢？到时候，大王您后悔也来不及了。为大王您的切身利益考虑，不如表面上答应与他一起南下，而

暗中做好对他的防备，对他的迎接和慰劳要十分丰厚，等他一到，就马上找一个别的借口推托，另外派遣将领带兵跟随他。这样一来，大王您在外面就不会有不报恩德的名声，在内也不会有发生突然变乱的忧虑了。"扈崎等人都觉得许士则说得有道理。王武俊听说李瑄去了魏博田悦那里，就派他的司刑员外郎田秀飞马急驰去见田悦说："我王武俊以前只是觉得当朝宰相处理事情不公正，恐怕危害到自己的性命，加上八郎你陷入重重危困之中，所以才与朱滔一起联合兵力来救援。如今皇帝正处在深深的忧患之中，愿意用恩德来抚慰我们，我们怎么能不悔过自新，忠心归顺朝廷呢？又怎么能抛开九世代代相承的天子不去事奉，反而去事奉反复无常的朱滔呢？而且朱泚在没有称皇帝的时候，朱滔与我辈都是不分上下，平辈称王的，那时他已开始轻视我辈了。何况让他南下攻取了汴州和东都洛阳，与朱泚联合起来以后，那我们这些人不都成了他的俘虏吗！八郎你要小心谨慎，不要与朱滔一起南下，只要紧闭城门，坚决守护就行；请让我王武俊窥伺他的漏洞，联合昭义军的兵力，袭击并且消灭他，我与八郎一起再次扫清河朔地区，重新做朝廷的节度使，共同事奉天子，这不也是很好的吗？"田悦也决定这样做，他欺骗朱滔说："我跟你一起去，一定会像以前约定的那样去做。"

二十四日，朱滔带领范阳的步兵、骑兵五万人，私自跟随他的又有一万多人，加上从回纥来的三千人，从河间出发，大举南下，运送辎重的队伍首尾相连，长达四十里。

13 李希烈攻李勉于汴州，驱民运土木，筑垒道，以攻城；忿其未就，并人填之，谓之湿薪。勉城守累月，外救不至，

将其众万余人奔宋州。庚午，希烈陷大梁。滑州刺史李澄以城降希烈，希烈以澄为尚书令兼永平节度使。勉上表请罪，上谓其使者曰："朕犹失守宗庙，勉宜自安。"待之如初。

刘洽遣其将高翼将精兵五千保襄邑，希烈攻拔之，翼赴水死。希烈乘胜攻宁陵[1]，江、淮大震。陈少游遣参谋温述送款于希烈曰："濠、寿、舒、庐[2]，已令弛备，韬戈卷甲，伏俟指麾。"又遣巡官赵诜结李纳于郓州。

14 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关播罢为刑部尚书。

15 以给事中孔巢父为淄青宣慰使，国子祭酒董晋为河北宣慰使。

16 陆贽言于上曰："今盗遍天下，舆驾播迁，陛下宜痛自引过以感人心。昔成汤以罪己勃兴，楚昭以善言复国[3]。陛下诚能不吝改过，以言谢天下，使书诏无所避忌，臣虽愚陋，可以仰副圣情，庶令反侧之徒革心向化。"上然之，故奉天所下书诏，虽骄将悍卒闻之，无不感激挥涕。

术者上言："国家厄运，宜有变更以应时数。"群臣请更加尊号一二字。上以问贽，贽上奏，以为不可，其略曰："尊号之兴，本非古制。行于安泰之日，已累谦冲，袭乎丧乱之时，尤伤事体。"又曰："嬴秦德衰，兼皇与帝，始总称之；流及后代，昏僻之君，乃有圣明、大元之号[4]。是知人主轻重，不在名称。损之有谦光稽古之善，崇之获矜能纳谏之讥。"又曰："必也俯稽术数，须有变更，与其增美称而失人心，不若黜旧号以祗天戒。"上纳其言，但改年号而已。

上又以中书所撰赦文示贽，贽上言，以为："动人以言，所感已浅，言又不切，人谁肯怀？今兹德音，悔过之意不得不深，引咎之辞不得不尽，洗刷疵垢，宣畅郁堙，使人人各得所欲，则何有不从者乎？应须改革事条，谨具别状同进。舍此之外，尚有所虞。窃以知过非难，改过为难；言善非难，行善为难。假使赦文至精，止于知过言善，犹愿圣虑更思所难。"上然之。

【注释】

①宁陵：县名，西汉设置，治所在今河南宁陵县。

②濠、寿、舒、庐：即濠州、寿州、舒州、庐州，主要辖地在今安徽境内。

③楚昭以善言复国：春秋时，楚昭王被吴国国王阖闾打败，出逃国外，国人为他送行，他劝人们回去说你们用不着担心没有国王，国人深受这句话的感动。全力设法帮助他恢复了楚国国土。

④圣刘：汉哀帝昏庸，为了挽救江河日下的形势，改年号为"圣刘"。 天元：南朝陈宣帝为了避免亡国，改年号为"天元"，均企图以最吉祥的年号以救厄运。

【译文】

13 李希烈向镇守汴州的李勉发动进攻，驱赶百姓运土送木，在地上修筑很高的攻城栈道，以便攻打汴州城；李希烈因为工程很久没有修成，大为恼火，便将活人也随土填入坑道，并称这些人为"湿柴"。李勉坚守汴州城好几个月，得不到外边的救兵援助，于是率领部下一万多将士突围逃到宋州。二十七日，李希烈攻下了大梁。滑州刺史李澄举城向李希烈投降，李希烈任命李澄为尚书令兼永平节度使。李勉上表向皇帝请求处分，皇帝对李勉派来的使者说："连我尚且也失守了宗庙和首都，李勉实在应该安心才是。"皇帝对李

勉的态度和以前没有两样。

刘洽派他的将领高翼率领精锐部队五千人去保卫襄邑城，李希烈攻陷了襄邑，高翼投水自杀。李希烈乘胜进攻宁陵县，江、淮一带大为震惊。陈少游派遣他的参谋温述送钱给李希烈说："濠州、寿州、舒州、庐州，我已让他们放松戒备，武器和铠甲都收藏起来了，等候您到来指挥。"他又派遣巡官赵诜去郓州与李讷交结。

14 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关播被罢除宰相职务，降任刑部尚书。

15 皇帝任命给事中孔巢父为淄青宣慰使，国子祭酒董晋为河北宣慰使。

16 陆贽对皇帝说："现在盗寇遍及天下，陛下的车驾流落在外，陛下应该痛切地承担责任以感动众人之心。从前成汤因承担罪责而勃然兴盛，楚昭王因为讲了明智的话而终于复国。陛下如果真能够不惜面子，改过自新，以言语向天下人谢罪，而使颁布的文件和命令措辞不加避讳，我虽然愚昧粗陋，也能上体陛下的深心，代拟诏书，这样或许让那些反复无常之徒洗心革面，归顺朝廷。"皇帝同意了他的请求，因此在奉天城所颁布的诏书中情合理，即便是骄兵悍将听到了，也没有不感动得涕泪交流的。

有方术之士上言朝廷说："国家遭受了厄运，应该有所变更，以顺应时运的变化。"群臣们请在皇帝的尊号上加上一二个字。皇帝询问陆贽对此事的意见，陆贽上奏，认为这样做不行，奏疏的大致意思是说："给皇帝头上加尊号这件事，本来就不是古代传下来的制度。在国家太平无事的时候施行，本来就已经妨碍了皇帝谦逊冲和的美德，更何况在国家处在丧乱之际，再给皇帝加尊号，这尤其不合时宜，有伤体统。"陆贽又说："嬴姓秦朝德行衰败，兼用皇与帝两个美称，将二者合称皇帝；这事流传到后代，昏庸邪僻的君主，像汉哀帝就有'圣刘'之号，陈宣帝有'天元'之号。由此可知，人君是否伟大、渺小，不在于是否有个好名称。减去无谓的尊号，会有谦逊和遵循古制的美名，而加一些尊崇的名号，反倒会被讥讽为自夸才

德，广纳献媚。”他又说：“如果陛下一定要应合气运术数，有所改变的话，与其给自己增加美的称号而丧失人心，不如废黜旧的尊号，表示谨奉上天的警戒。”皇帝采纳了陆贽的意见，仅仅是改变了一个年号。

皇帝又把中书们所撰写的赦罪文书给陆贽看，陆贽上书皇帝，他认为：“用语言打动别人，使人受的感动本来就很浅，而所说的话又不够切合实际，那又有谁能真心受感动呢？而今陛下的诏书，追悔过失的意思不能不深切，主动承担责任的措辞不能不详尽，这样来洗刷自己的缺失，宣泄大家久压在心中的不满情绪，使人们各自得到他所希望得到的满足，到那时，还有谁会不听命于朝廷呢？应该更改变革的各个事项，我已经另写了一个条陈同时进呈。除此之外，我还很担心。我私下觉得知道自己的过错并不难，但是要改正过错却很难。话讲得好并不难，但事做得好却很难。假如您的赦罪文书写得尽善尽美，那也只是停留在知道自己的过错和话讲得动听上，还希望陛下更多地考虑改正过错和把事情做好这些方面。”皇帝觉得陆贽说得有道理。

兴元元年

1 春，正月，癸酉朔，赦天下，改元，制曰：“致理兴化，必在推诚；忘己济人，不吝改过。朕嗣服丕构，君临万邦，失守宗祧，越在草莽。不念率德，诚莫追于既往；永言思咎，期有复于将来。明征其义，以示天下。

“小子惧德弗嗣，罔敢怠荒，然以长于深宫之中，暗于经国之务，积习易溺，居安忘危，不知稼穑之艰难，不恤征戍之劳苦，泽靡下究，情未上通，事既拥隔，人怀疑阻。犹

昧省己，遂用兴戎，征师四方，转饷千里，赋车籍马，远近骚然，行赍居送，众庶劳止，或一日屡交锋刀，或连年不解甲胄。祀奠乏主，室家靡依，死生流离，怨气凝结，力役不息，田莱多荒。暴令峻于诛求，疲甿空于杼轴，转死沟壑，离去乡闾，邑里丘墟，人烟断绝。天谴于上而朕不寤，人怨于下而朕不知，驯致乱阶，变兴都邑，万品失序，九庙震惊，上累于祖宗，下负于蒸庶，痛心靦貌①，罪实在予，永言愧悼，若坠泉谷。自今中外所上书奏，不得更言'圣神文武'之号。

"李希烈、田悦、王武俊、李纳等，咸以勋旧，各守藩维，朕抚御乖方，致其疑惧；皆由上失其道而下罹其灾，朕实不君，人则何罪？宜并所管将吏等一切待之如初。

"朱滔虽缘朱泚连坐，路远必不同谋，念其旧勋，务在弘贷，如能效顺，亦与惟新。

"朱泚反易天常，盗窃名器，暴犯陵寝，所不忍言，获罪祖宗，朕不敢赦。其胁从将吏百姓等，但官军未到京城以前，去逆效顺并散归本道、本军者，并从赦例。

"诸军、诸道应赴奉天及进收京城将士，并赐名奉天定难功臣。其所加垫陌钱、税间架、竹、木、茶、漆、榷铁之类，悉宜停罢。"

赦下，四方人心大悦。及上还长安明年，李抱真入朝为上言："山东宣布赦书，士卒皆感泣，臣见人情如此，知贼不足平也！"

2 命兵部员外郎李充为恒冀宣慰使。

3 朱泚更国号曰"汉",自号"汉元天皇",改元天皇。

4 王武俊、田悦、李纳见赦令,皆去王号,上表谢罪。惟李希烈自恃兵强财富,遂谋称帝,遣人问仪于颜真卿,真卿曰:"老夫尝为礼官,所记惟诸侯朝天子礼耳!"希烈遂即皇帝位,国号"大楚",改元武成。置百官,以其党郑贲为侍中,孙广为中书令,李缓、李元平同平章事。以汴州为大梁府,分其境内为四节度。希烈遣其将辛景臻谓颜真卿曰:"不能屈节,当自焚!"积薪灌油于其庭,真卿趋赴火,景臻遽止之。

希烈又遣其将杨峰赍赦赐陈少游及寿州刺史张建封。建封执峰徇于军,腰斩于市,少游闻之骇惧。建封具以少游与希烈交通之状闻,上悦,以建封为濠、寿、庐三州都团练使。希烈乃以其将杜少诚为淮南节度使,使将步骑万余人先取寿州,后之江都,建封遣其将贺兰元均、邵怡守霍丘秋栅[2]。少诚竟不能过,遂南寇蕲、黄,欲断江路。时上命包佶自督江、淮财赋,溯江诣行在;至蕲口[3],遇少诚入寇。曹王皋遣蕲州刺史伊慎将兵七千拒之,战于永安戍[4],大破之,少诚脱身走,斩首万级,包佶乃得前。后佶入朝,具奏陈少游夺财赋事;少游惧,厚敛所部以偿之。李希烈以夏口上流要地[5],使其骁将董侍募死士七千袭鄂州,刺史李兼偃旗卧鼓闭门以待之。侍撤屋材以焚门,兼帅士卒出战,大破之。上以兼为鄂、岳、沔都团练使。于是希烈东畏曹王皋,西畏李兼,不敢复有窥江、淮之志矣。

【注释】

①靦(tiǎn 忝)：形容惭愧的神态。

②霍丘：县名。隋时设置，治所在今安徽霍丘县。

③蕲口：地名。即今湖北蕲春县长江北岸蕲州镇。

④永安戍：在今湖北黄冈县内，为一军事要地。

⑤夏口：地名，三国时吴国修筑，在今湖北武汉市长江与汉水交汇处，为战略要地。

【译文】

兴元元年(甲子，公元 784 年)

1 春，正月初一，皇帝大赦天下，更改年号，颁布诰制说："要想天下安定，兴盛和顺化，一定对人推心置腹；忘记自己的私利，去帮助救济别人，不惜改正以前的过失。我继承帝位，统率天下，但却使在首都的宗庙陷入敌手，自己也流落在京城之外。这是由于没能以身作则，率领天下遵循德教，这实在是追悔莫及；但我将永远追思自己的过失，希望将来复德修身。我把这个意思毫不隐瞒地讲出来，目的在于让天下人都能知道。

"我担心自己的德行不能继承先人们的业绩，所以居位不敢荒淫懈怠，但由于我长期居住在深宫大院之中，不熟悉治理国家的事务，积习已久，难以更改，我身处平安之地，忘却了天下的危难，不知道农夫耕作、收获的艰难，没有体恤征战屯戍将士们的劳苦，恩泽没能广施平民百姓，而下面的情况也没能上报到朝廷，上下之间的情况壅塞阻隔，人们就会心怀疑虑。我这时仍然还不知道深刻反省自己，最终导致了战乱，征调兵马，遍及四方之地，转运粮饷，连绵千里之远，征用民车民马，致使远近各地都骚动不安，出征的人要携带衣食，而居家的人则纳税输送，大家都受尽了辛苦，有时候一天之内会接连发生几次战事，将士们有时连续几年不能解甲归田。家里祭祀祖先时没有男主人在场，家庭之中没有丈夫可以依

靠，百姓流离失所，生死无定，怨恨之情，凝结聚集，征发劳役未曾停止，良田多半荒芜。残暴的官长严厉索求贡赋，农困民疲，妇女不再织布，人们流离转徙，惨死于沟壑之中，他们离开故土，以致于城镇、乡村荒废空墟，了无人烟。上天的谴责，我没有省悟，下民的怨怒，我不知道，于是渐渐导致了祸乱的暴发，京城发生变乱，一切都没有了秩序，九朝祖宗受到震惊。我对上有负祖宗，对下有负于天下的百姓，我痛心疾首，惭愧万端，这些罪责实在都集中在我一个人身上，我为此而长久地惭愧和哀伤。就像坠入深泉、山谷中一样。从今以后，朝廷内外所上的书奏表章，一律不允许再称"圣神文武"这个尊号。

"李希烈、田悦、王武俊、李纳等人，原本都是有功之臣，各自守护着藩镇，由于我安抚、驾驭无方，致使他们对朝廷疑虑畏惧，这都是由于上面无道而导致下面深受灾害，这实在是我有失为君为主之道，其他人有什么罪呢?现在将李希烈等人连同他们部下的将士等一切对待如同当初。

"朱滔虽然因为朱泚叛逆的缘故而受连坐之罪，但两人相距遥远，一定不是同谋，念在他往日所建的功勋上，自当宽大处理，如果能够归顺朝廷，为国效力，那么也准许他改过自新。

"朱泚违背天道而逆乱了上下君臣的秩序，篡权窃位，严重侵扰了皇陵寝庙，他的所作所为，实在令人不忍言说，他得罪了列祖列宗，其罪我不敢赦免。那些因受威胁而被迫跟从朱泚的将士、官吏、百姓等人，只要是在朝廷官军没有开到京城以前，离开叛军，效顺朝廷，或者能够分别投奔本道、本军的人，一律按照赦免条例办理。

"诸军、诸道凡赴奉天救难以及收复京城的将士，一律赐给'奉天定难功臣'的称号。那些加在百姓头上的除陌钱、间架税，以及竹、木、茶、漆税和专营铁器等项税赋，都停止征收。"

赦罪文书一颁布，各地人心大快，万民欢腾。等到皇帝重回长

安城的第二年，李抱真入朝对皇帝说："在山东颁布赦罪文书后，士兵们都感动得流了眼泪，我见民心如此朝向朝廷，就知道平定这群叛军实在不足为虑了！"

2 皇帝任命兵部员外郎李充为恒冀宣慰使。

3 朱泚将国号更改为"汉"，自称"汉元天皇"，改年号为天皇。

4 王武俊、田悦、李纳见了皇帝的赦罪文书后，都除掉了自己头上王的称号，上表朝廷，向皇帝认罪。只有李希烈凭借自己军力强大，财资丰富，终于策划称帝，他派人去问颜真卿登上皇位的典礼仪式，颜真卿说："老夫曾经作过礼官，所记得的只有诸侯朝见天子的礼仪！"李希烈于是就登上了皇帝之位，国号为"大楚"，改年号为"武成"。设置文武百官，让他的亲信郑贲担任侍中，孙广担任中书令，李缓、李元平为同平章事。将汴州改称为大梁府，将他所统辖的区域分成四个节度区。李希烈派他的将领辛景臻对颜真卿说："你既然不愿屈节事我，那就应当自焚于火！"在他的庭院中堆积干柴，并且在上面浇了油。颜真卿快步向火堆跑去，辛景臻立即把他拉住了。

李希烈又派遣他的将领杨峰带着赦书去送给陈少游和寿州刺史张建封。张建封命人绑着杨峰在军中游行，然后在闹市中将他腰斩，陈少游听到消息后非常害怕。张建封把陈少游与李希烈相互勾结的情况都上奏给朝廷，皇帝看了以后十分高兴，任命张建封为濠州、寿州、庐州都团练使，李希烈这才派他的将领杜少诚做淮南节度使，让他率领步兵、骑兵一万多人先去攻打寿州，然后再去江都走马上任，张建封派他的将领贺兰元均、邵怡防守霍丘县的秋栅，阻挡杜少诚，杜少诚最后还是没有通过，无奈只得向南侵扰蕲州、黄州，打算截断长江通道。当时皇帝命令包佶亲自督运江、淮一带征收的财赋，溯江而上，运抵皇帝所在的奉天城；到了蕲口，正遇上杜少诚的侵扰。曹王李皋派遣蕲州刺史伊慎率领七千将士阻挡杜少诚，在永安戍一带发生战斗，伊慎大败杜少诚，杜少诚千方百计

才脱身逃跑，他的部下一万多人被杀，包佶这才得以继续前进。后来包佶入朝晋见皇帝，把陈少游夺取朝廷征收的财产的事情原原本本地上奏了；陈少游知道后非常害怕，在他统辖的区域内大肆搜刮向朝廷补偿。李希烈认为夏口这个地方为长江上游的要害之地，便派他的骁勇猛将董侍召募敢死队员七千人奔袭鄂州，鄂州刺史李兼放倒军旗，不击军鼓，紧闭城门，对董侍严阵以待。董侍让部下拆除城外的民房，把木材运到城下，焚烧城门，李兼率领将士们出城迎战，将董侍的军队打得大败。皇帝任命李兼为鄂州、岳州、沔州都团练使。于是李希烈东边怕曹王李皋，西边怕李兼，不敢再有窥伺长江、淮河的企图了。

5 朱滔引兵入赵境，王武俊大具犒享；入魏境，田悦供承倍丰，使者迎候，相望于道。丁丑，滔至永济[1]，遣王郅见悦，约会馆陶，偕行渡河。悦见郅曰："悦固愿从五兄南行，昨日将出军，将士勒兵不听悦出，曰：'国兵新破，战守逾年，资储竭矣。今将士不免冻馁，何以全军远征！大王日自抚循，犹不能安；若舍城邑而去，朝出，暮必有变！'悦之志非敢有贰也，如将士何！已令孟祐备步骑五千，从五兄供刍牧之役。"因遣其司礼侍郎裴抗等往谢滔。滔闻之，大怒闻："田悦逆贼，孥在重围，命如丝发，使我叛君弃兄，发兵昼夜赴之，幸而得存。许我贝州，我辞不取；尊我为天子，我辞不受。今乃负恩，误我远来，饰辞不出！"即日，遣马寔攻宗城、经城[2]，杨荣国攻冠氏[3]，皆拔之；又纵回纥掠馆陶顿幄帟[4]、器皿、车、牛以去。悦闭城自守。壬午，滔遣裴抗

等还，分兵置吏守平恩、永济[6]。

6 丙戌，以吏部侍郎卢翰为兵部侍郎、同平章事。翰，义僖之七世孙也。

7 朱滔引兵北围贝州，引水环之，刺史刑曹俊婴城拒守；纵范阳及回纥兵大掠诸县，又拔武城[6]，通德、棣二州，使给军食；遣马寔将步骑五千屯冠氏以逼魏州。

8 以给事中杜黄裳为江淮宣慰副使。

9 上于行宫庑下贮诸道贡献之物，牓曰"琼林大盈库"[7]。陆贽以为战守之功，赏赉未行而遽私别库，则士卒怨望，无复斗志，上疏谏，其略曰："天子与天同德，以四海为家，何必橈废公方，崇聚私货！降至尊而代有司之守，辱万乘以效匹夫之藏，亏法失人，诱奸聚慝，以斯制事，岂不过哉？"又曰："顷者六师初降，百物无储，外扞凶徒，内防危堞，昼夜不息，殆将五旬，冻馁交侵，死伤相枕，毕命同力，竟夷大艰。良以陛下不厚其身，不私其欲，绝甘以同卒伍，辍食以啖功劳。无猛制而人不携，怀所感也；无厚赏而人不怨，悉所无也。今者攻围以解，衣食已丰，而谣诼方兴，军情稍阻，岂不以勇夫恒性，嗜利矜功，其患难既与之同忧而好乐不与之同利？苟异恬默，能无怨咎！"又曰："陛下诚能近想重围之殷忧，追戒平居之专欲，凡在二库货贿，尽令出赐有功，每获珍华，先给军赏，如此，则乱必靖，贼必平，徐驾六龙，旋复都邑，天子之贵，岂当忧贫？是乃散其小储而成其大储，损其小宝而固其大宝也。"上即命去其牓。

10 萧复尝言于上曰:“宦官自艰难以来,多为监军,恃恩纵横。此属但应掌宫掖之事,不宜委以兵权国政。”上不悦。又尝言:“陛下践阼之初,圣德光被,自杨炎、卢杞黩乱朝政,以致今日。陛下诚能变更睿志,臣敢不竭力。倘使臣依阿苟免,臣实不能!”又尝与卢杞同奏事,杞顺上旨,复正色曰:“卢杞言不正!”上愕然,退,谓左右曰:“萧复轻朕!”戊子,命复充山南东·西、荆湖、淮南、江西、鄂岳、浙江东·西、福建、岭南等道宣慰、安抚使,实疏之也。既而刘从一及朝士往往奏留复,上谓陆贽曰:“朕思迁幸以来,江、淮远方,或传闻过实,欲遣重臣宣慰,谋于宰相及朝士,佥谓宜然。今乃反复如是,朕为之怅恨累日。意复悔行,使之论奏邪?卿知萧复何如人,其不欲行,意趣安在?”贽上奏,以为:“复痛自修励,慕为清贞,用虽不周,行则可保。至于轻诈如此,复必不为。借使复欲逗留,从一安肯附会?今所言矛盾,愿陛下明加辩诘。若萧复有所请求,则从一何容为隐!若从一自有回互,则萧复不当受疑。陛下何惮而不辩明,乃直为此怅恨也?夫明则罔惑,辩则罔冤;惑莫甚于逆诈而不与明,冤莫痛于见疑而不与辩。是使情伪相糅,忠邪靡分。兹实居上御下之要枢,惟陛下留意。”上亦竟不复辩也。

11 辛卯,以王武俊为恒、冀、深、赵节度使。壬辰,加李抱真、张孝忠并同平章事。丙申,加田悦检校左仆射。以山南东道行军司马樊泽为本道节度使,前深、赵观察使康日知为同州刺史、奉诚军节度使,曹州刺史李纳为郓州刺史、

平卢节度使。

12 戊戌，加刘洽汴、滑、宋、亳都统副使，知都统事，李勉悉以其众授之。

13 辛丑，六军各置统军，秩从三品，以宠勋臣。

14 吐蕃尚结赞请出兵助唐收京城。庚子，遣秘书监崔汉衡使吐蕃，发其兵。

【注释】

①永济：县名。唐大历七年（公元772年）分临清县置，治所在今山东冠县北。

②宗城：县名。隋代设置，治所在今河北威县东。 经城，县名。隋代设置，治所在今河北威县北经镇。

③冠氏：县名。隋代设置，治所在今山东冠县。

④顿幄帝（yì亦）：古代的一种招待宾客的幄帐。

⑤平恩：县名。东汉时改平恩侯国设置，治所在今河北曲周县境内。

⑥武城：县名。西晋时改东武城县为武城县，治所在今山东武城县西北，后历有改移和兴废。

⑦牓：这里指匾牌的意思。

【译文】

5 朱滔率领军队进入赵州境内，王武俊为他准备了很多犒劳军队的食品；朱滔率军进入魏州境内，田悦供应奉献的东西更为丰厚，派出去迎候朱滔的使者很多，沿途一个接一个。初五，朱滔到了永济县，派遣王郅去见田悦，约定田悦率领军队在馆陶相会，然后一起南渡黄河。田悦接见了王郅，并对他说："我田悦本来十分愿意与五哥一起南下，但昨天将要率军出城的时候，将士们不听军令，不让我率军出城，他们说：'我们魏国的军队不久前被马燧打败，我们在这里攻战、守卫了一年多，物资储备全都用光了。现在将士们

连受冻挨饿尚且都免不了，怎么能再让全军远征作战呢？大王您每天都要亲自安慰、抚谕大家，军心还不能安定下来；如果放弃现在的城池南下，早上才出城门，到晚上一定会有兵变！'我田悦的本意是不敢同五哥有二心的，但拿这些将士们怎么办呢？我现在已经命令孟祐准备步兵、骑兵五千人，跟随五哥，为五哥干些割草喂马的贱活。"因此而派遣他的司礼侍郎裴抗等人前去朱滔那里道歉。朱滔听到这一消息后，气得暴跳如雷，大骂道："田悦这个背信弃义的叛贼，从前身陷重围之中，性命就像头发丝那样细弱，让我背叛皇帝，抛弃兄弟，发动大军，全力以赴，昼夜兼程地赶来救援，侥幸才保住了他一条命。他答应把贝州赠送给我，我推辞不肯接受；他要尊奉我做皇帝，我也推辞没有接受。到现在却忘恩负义，害得我千里迢迢而来，他竟敢找个借口推辞而不肯出兵！"当天，就派遣马寔率军攻打田悦统辖的宗城县、经城县，派遣杨荣国率军攻打冠氏县，都攻下了；又放纵回纥兵大肆抢劫馆陶，将驿站、馆舍内的幕帐，各种器具、车和牛都掳掠一空。田悦关闭各城门，防备朱滔。初十，朱滔打发裴抗等人回魏州，又分出兵力，设置官吏，守护平恩县和永济县。

6 十四日，朝廷任命吏部侍郎卢翰为兵部侍郎、同平章事。卢翰，是北魏时期曾作大臣的卢义僖的七世孙。

7 朱滔带领军队北上围困贝州，引来河水，将贝州城包围起来，贝州刺史邢曹俊据城抵抗朱滔的围攻；朱滔放纵范阳的军队和回纥兵在贝州各县大肆抢劫掳掠，又攻下了武城县，连通德、棣两个州，并让德、棣二州供应军队的粮草。派遣马寔率领步兵、骑兵五千人驻扎在冠氏县，威逼魏州。

8 皇帝任命给事中杜黄裳为江淮宣慰副使。

9 皇帝在行宫廊庑之下储藏着各道贡献来的物品，挂上一个题写"琼林大盈库"大字的牌子。陆贽认为将士们出战杀敌和固守奉天城的功劳，还没有颁行赏赐，就马上将财物放入私库，那么士兵

们就会心怀怨恨，再也没有出生入死的杀敌斗志，于是向皇帝上疏谏劝，其大致意思是说："天子赋有与上天同样的德行，以天下四海之内为自己的家园，为什么一定要自己破坏法度，为自己聚集财货呢？把至高无上的地位降为代为主管部门看守财物的位置上，屈辱天子无比的尊崇而去效仿普通百姓私藏物品，这样既坏了统御天下的法度，又失了天下百姓的人心，诱发奸邪，积累罪恶，用这种方法来处理事情，那不是太不足取了吗？"陆贽又说："不久以前，随皇帝出行奉天城的军队，刚来的时候，什么物资储备都没有，他们外要抗御凶恶的叛军，内要加固、防守垂危的城楼，不分昼夜，连续作战，前后将近五十天，他们饥寒交迫，阵亡和负伤的人纵横交错，相枕而卧，但他们同心同德，拼死力战，最后终于克服了巨大的艰难。这实在都是因为陛下您当时不图个人享受，不去满足自己的私欲，戒绝甘美的馔食，与将士们同甘共苦，甚至自己停进御餐，以省下粮食赐给立功的将士们吃。当时没有严厉的惩罚，但人们并没有背叛，这都是因为被皇上的恩德感动了；对将士们没有重重的赏赐，但人们并没有怨恨，这是因为他们知道当时已完全没有东西可赏。现在叛军的进攻和围困都已经解除了，大家的衣食都已经充足了，但军中的谣言和怨恨之声四起，士气受到削弱，这难道不是因为一介勇夫的共性都是喜欢获利、夸耀功劳，在患难的时候，能与他们分担忧虑，而在欢乐的时候，却不能与他们有福同享造成的吗？假如陛下已不像过去那样恬淡静默，那么将士们怎么能无怨言和不满呢？"陆贽又说："陛下要能好好想想不久前被重重围困的深切忧患，戒掉平时只满足自己一个人欲望的缺点，将储存在大盈、琼林两个私库中的金银财宝，全部拿出来赏赐那些有功的人，每当获得华美珍贵的东西，先拿它来赏赐给军中的将士，这样做的话，那么天下的动乱一定会平静下来，叛贼也一定会被铲除，到时候，您从容地率领六军将士，班师凯旋，返回京城，以天子的尊贵，难道还用得着担心自己会贫困吗？这样做是散去了陛下的小小储存，而成就

了陛下天子一统的大大储存，是动用陛下的小小宝物，而巩固了陛下君临天下的万世根基啊。"皇帝看到奏疏后马上命人拆掉了"琼林大盈库"的牌子。

10 萧复曾经对皇帝说："宦官自从国家发生祸乱以来，往往都去各军担任监军，他们依恃皇帝的恩典而飞横跋扈。这帮人本应只掌管皇宫内的事情，不应该委任给他们掌管军队和参予国家大政的权力。"皇帝听了这话很不高兴。萧复曾经对皇帝说："陛下继承皇位的时候，恩德四溢，照耀天下，但自从杨炎、卢杞扰乱了朝纲朝政，以致于形成了今天这种局面。如果陛下真正地改变一下以前的做法，我怎敢不竭尽全力报效国家呢？假如要让我凡事依附，缺乏主见而能免罪，那我实在难以做到！"他又曾经与卢杞一起上朝奏议政事，卢杞秉承皇帝的意旨说话，萧复非常严肃地说："卢杞讲话不够正直！"皇帝听了感到吃惊，退朝以后，皇帝对身边的人说："萧复他太轻视我了！"十六日，皇帝任命萧复充当山南东道、西道，荆湖，淮南，江西，鄂岳，浙江东道，西道，福建，岭南等道的宣慰、安抚使，这样做，实际上是疏远他。不久，刘从一和朝廷大臣们纷纷上奏皇帝，请将萧复留在朝廷之中，皇帝对陆贽说："我考虑到自从出行奉天城以来，与江、淮一带相距遥远，对那里的情况不甚了解，有的传闻言过其实，想派一个德高望重的大臣去宣谕、安抚，将这件事与宰相和大臣们商量，都就应该这样处理。但现在派萧复去，大臣们却反复奏留，如此翻来覆去，我为这事一连恼恨了几天。我猜想是不是萧复不愿意出行，而让大臣上奏留在朝内的呢？你知道萧复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吗？他不想出行，究竟意图何在？"陆贽上奏皇帝，认为："萧复痛下决心，修身自励，希望做一个清正廉洁的大臣，处理事情虽然有许多不够周详之处，但他的品行还是不容怀疑的。至于采取您说的那种轻贱的诡计，那萧复一定不会去做。假如萧复想在朝中逗留，不想出行，那刘从一这个人怎能肯附从他呢？现在陛下所说的话有点矛盾，希望陛下能够明加辩察，弄个清楚。如果

萧复对刘从一有什么请求的话，那刘从一怎么敢为他隐瞒呢？如果刘从一自己有意回护他，那么萧复就不应该受到怀疑。陛下还怕把这件事弄不清楚吗，何必为这事耿耿于怀呢？要是弄清楚了，就不会有疑惑，要是让他们解释，那就不会有冤枉；没有比受人欺诈而一无所知更令人迷惑的；没有比受人怀疑而不让人辩解更大的冤痛的。这样就会使真伪混杂，忠奸不辨了。这实在是君临天下统御群臣的关键，请陛下特别留意。”但皇帝最后还是没让他们对此事申辩解释。

11 十九日，皇帝任命王武俊为恒、冀、深、赵四州节度使。二十日，加封李抱真、张孝忠一并为同平章事。二十四日，加封田悦为检校左仆射。任命山南东道行军司马樊泽为本道的节度使，任命前深、赵二州观察使康日知为同州刺史、奉诚军节度使，任命曹州刺史李纳为郓州刺史、平卢节度使。

12 二十六日，朝廷加封刘洽为汴、滑、宋、亳四州都统副使，代理都统职务，命令李勉将自己率领的部属全部交给刘洽。

13 二十九日，朝廷在六军中各设统军一人，统军的品级为从三品，这样做以表示对有功之臣的宠信。

14 吐蕃的尚结赞请求出兵援助唐朝收复京城长安。二十八日，皇帝派遣秘书监崔汉衡出使吐蕃，让吐蕃发兵来援。

资治通鉴全译卷第二百三十

唐纪四十六　起阏逢困敦二月，尽四月，不满一年。

德宗神武圣文皇帝五

兴元元年

1 二月，戊甲，诏赠段秀实太尉，谥曰“忠烈”，厚恤其家。时贾隐林已卒，赠左仆射，赏其能直言也。

2 李希烈将兵五万围宁陵，引水灌之；濮州刺史刘昌以三千人守之。

滑州刺史李澄密遣使请降，上许以澄汴滑节度使。澄犹外事希烈；希烈疑之，遣养子六百人戍白马[1]，召澄共攻宁陵。澄至石柱[2]，使其众阳惊，烧营而遁。又讽养子令剽掠，澄悉收斩之，以白希烈，希烈无以罪也。

刘昌守宁陵，凡四十五日不释甲。韩滉遣其将王栖曜

将兵助刘洽拒希烈，栖曜以强弩数千游汴水，夜，入宁陵城。明日，从城上射希烈，及其坐幄，希烈惊曰："宣、润弩手至矣！"遂解围去。

3 朱泚自奉天败归，李晟谋取长安。刘德信与晟俱屯东渭桥，不受晟节制；晟因德信至营中，数以沪涧之败及所过剽掠之罪，斩之；因以数骑驰入德信军，劳其众，无敢动者，遂并将之，军势益振。

李怀光既胁朝廷逐卢杞等，内不自安，遂有异志。又恶李晟独当一面，恐其成功，奏请与晟合军；诏许之。晟与怀光会于咸阳西陈涛斜，筑垒未毕，泚众大至。晟谓怀光曰："贼若固守宫苑，或旷日持久，未易攻取；今去其巢穴，敢出求战，此天以贼赐明公，不可失也！"怀光曰："军适至，马未秣，士未饭，岂可遽战邪？"晟不得已乃就壁。晟每与怀光同出军，怀光军士多掠人牛马，晟军秋豪不犯。怀光军士恶其异己，分所获与之，晟军终不敢受。

怀光屯咸阳累月，逗留不进；上屡遣中使趣之，辞以士卒疲弊，且当休息观衅。诸将数劝之攻长安，怀光不从，密与朱泚通谋。李晟屡奏，恐其有变，为所并，请移军东渭桥；上犹冀怀光革心，收其力用，寝晟奏不下。

怀光欲缓战期，且激怒诸军，奏言："诸军粮赐薄，神策独厚。厚薄不均，难以进战。"上以财用方窘，若粮赐皆比神策，则无以给之，不然，又逆怀光意，恐诸军觖望[3]；乃遣陆贽诣怀光营宣慰，因召李晟参议其事。怀光意欲晟自乞减损，使失士心，沮败其功，乃曰："将士战斗同而粮赐

异,何以使之协力?"贽未有言,数顾晟。晟曰:"公为元帅,得专号令;晟将一军,受指踪而已。至于增减衣食,公当裁之。"怀光默然,又不欲自减之,遂止。

时上遣崔汉衡诣吐蕃发兵,吐蕃相尚结赞言:"蕃法发兵,以主兵大臣为信;今制书无怀光署名,故不敢进。"上命陆贽谕怀光,怀光固执以为不可,曰:"若克京城,吐蕃必纵兵焚掠,谁能遏之!此一害也。前有敕旨,募士卒克城者人赏百缗,彼发兵五万,若援敕求赏,五百万缗何从可得?此二害也。虏骑虽来,必不先进,勒兵自固,观我兵势,胜则从而分功,败则从而图变,谲诈多端,不可亲信,此三害也。"竟不肯署赦;尚结赞亦不进军。

陆贽自咸阳还,上言:"贼泚稽诛,保聚宫苑,势穷援绝,引日偷生。怀光总仗顺之师,乘制胜之气,鼓行芟翦,易若摧枯,而乃寇奔不追,师老不用,诸师每欲进取,怀光辄沮其谋。据兹事情,殊不可解。陛下意在全护,委曲听从,观其所为,亦未知感。若不别务规略,渐思制持,惟以姑息求安,终恐变故难测。此诚事机危迫之秋也,固不可以寻常容易处之。今李晟奏请移军,适遇臣衔命宣慰,怀光偶论此事,臣遂泛问所宜。怀光乃云:'李晟既欲别行,某亦都不要藉。'臣犹虑有翻复,因美其军盛强。怀光大自矜夸,转有轻晟之意。臣又从容问云:"回日,或圣旨顾问事之可否,决定如何?'怀光已肆轻言,不可中变,遂云:'恩命许去,事亦无妨。'要约再三,非不详审,虽欲追悔,固难为辞。伏望即以李晟表出付中书,敕下依奏,别赐怀

光手诏，示以移军事由。其手诏大意云："昨得李晟奏，请移军城东以分贼势。朕本欲委卿商量，适会陆贽回奏云，见卿语及于此，仍言许去事亦无妨，遂敕本军允其所请。'如此，则词婉而直，理顺而明，虽蓄异端，何由起怨！"上从之。

晟自咸阳结陈而行，归东渭桥。时鄜坊节度使李建徽、神策行营节度使杨惠元犹与怀光联营，陆贽复上奏曰："怀光当管师徒，足以独制凶寇，逗留未进，抑有他由。所患太强，不资旁助。比者又遣李晟、李建徽、杨惠元三节度之众附丽其营，无益成功，祇足生事。何则？四军接垒，群帅异心，论势力则悬绝高卑，据职名则不相统属。怀光轻晟等兵微位下而忿其制不从心，晟等疑怀光养寇蓄奸而怨其事多陵己；端居则互防飞谤，欲战则递恐分功，龃龉不和，嫌衅遂构，俾之同处，必不两全。强者恶积而后亡，弱者势危而先覆，覆亡之祸，翘足可期！旧寇未平，新患方起，忧叹所切，实堪疚心！太上消慝于未萌，其次救失于始兆，况乎事情已露，祸难垂成，委而不谋，何以宁乱？李晟见机虑变，先请移军，建徽、惠元势转孤弱，为其吞噬，理在必然，他日虽有良图，亦恐不能自拔；拯其危急，唯在此时。今因李晟愿行，便遣合军同往，托言晟兵素少，虑为贼泚所邀，藉此两军迭为犄角，仍先谕旨，密使促装，诏书至营，即日进路，怀光意虽不欲，然亦计无所施。是谓先人有夺人之心④，疾雷不及掩耳者也。解斗不可以不离，救焚不可以不疾，理尽于此，惟陛下图之。"上曰："卿所料

极善。然李晟移军,怀光不免怅望,若更遣建徽、惠元就东,恐因此生辞,转难调息,且更俟旬时。”

【注释】

①白马:即白马津,在今河南滑县东北,在古黄河南岸,与北岸黎阳津相对。

②石柱:地名,在今河北易县东南部。

③觖(jué 决)望:失望,怨恨。

④先人有夺人之心:这是《左传》中赵宣子的话,意为先行动就会使敌人丧失斗志。

【译文】

唐纪四十六　起于甲子(公元784年)二月,止于四月,不满一年。

德宗神武圣文皇帝五

兴元元年(甲子,公元784年)

1 二月,初七,皇帝下诏追赠段秀实太尉,赐给谥号“忠烈”,还特别优厚地抚恤他的家人。这时贾隐林已经去世,皇帝下令追赠他左仆射,以奖赏他在世时能够正言直谏。

2 李希烈率领军队五万人包围宁陵城,挖沟引水灌城;濮州刺史刘昌率领三千人守卫宁陵城。

滑州刺史李澄秘密地派遣使者到奉天城请求降顺朝廷,皇帝答应给李澄汴滑节度使一职。李澄在表面上服从李希烈;李希烈对他还是很怀疑,派遣自己的六百名养子去戍守白马城,召令李澄率军与他一起去攻打宁陵城。李澄率军到了石柱这个地方,指使部下佯装受到侵袭,烧毁自己的营房后逃跑了。又派人暗地引诱李希烈的养子们在外盗劫抢掠,然后全部将他们抓起来杀了,并将他们的罪行都报告给了李希烈,李希烈也没有办法加罪于他。

刘昌防守宁陵，连续四十五天没有脱卸身上的铠甲。浙江东道、西道节度使韩滉派他的将军王栖曜率兵协助刘洽抵御李希烈，王栖曜让强健精锐的弩弓手几千人游过汴水，晚上进入宁陵城。第二天，弩弓手们从宁陵城上向李希烈的指挥部射击，箭射到了李希烈的坐帐之上，李希烈大吃一惊说："宣州、润州地区的弩弓手来了！"于是解除对宁陵城的包围，率军而去。

3 朱泚在奉天城外吃了败仗后，逃回长安城，李晟准备攻打长安城。刘德信的军队与李晟的军队都驻扎在东渭桥，但刘德信不服从李晟的指挥；李晟乘刘德信到自己军营中的机会，列举他在沪涧战败以及率军沿途抢劫掳掠的罪行，把他杀了；又派几名骑兵驰入刘德信军营中，去慰劳他的部众，他的部众中没有人敢起来反抗的，于是李晟一并统帅了刘德信队伍，因而李晟军队的声势更加振作。

李怀光胁迫朝廷贬逐了卢杞等人之后，自己内心也惴惴不安，于是便有了反叛朝廷的打算。李怀光又嫉妒李晟独挡一面，恐怕他所有建树，便上奏朝廷请求与李晟的军队联合在一起；皇帝下诏答应了他。李晟与李怀光在咸阳西边陈涛斜这个地方汇合，营垒还没有完全修好，朱泚的大批军队蜂拥而来。李晟对李怀光说："假如叛军们固守宫城和苑城，也许会旷日持久，不容易攻下长安城；现在他们离开了自己的巢穴，竟敢出城来挑战，这是上天将叛军赐给您来消灭，这种时机一定不能丧失啊！"李怀光说："我们的军队才到这里，战马尚未吃草料，战士还没有吃饭，怎么能马上就出来迎战呢？"李晟迫不得已，只得回到自己的营垒里去。李晟每次都与李怀光一同派出军队，李怀光的士兵们总是抢掠平民百姓的牛和马等东西，但李晟的军队纪律严整，秋毫不犯。李怀光的士兵们讨厌李晟的军队与自己不同，把抢劫来的东西分给他们，但李晟的军队始终都不敢接受。

李怀光在咸阳一连驻扎了几个月，却按兵不动，不肯攻城；皇帝多次派宦官使者去催促李怀光攻打长安城，但李怀光往往以士

兵疲惫不堪,应当休养军力,以便找到敌人的漏洞为理由,停滞不前。他属下的将领们也多次劝他攻打长安城,李怀光不听他们的,秘密地与朱泚勾结合谋。李晟屡次上奏朝廷,担心李怀光有变故,军队被他兼并,请求朝廷让自己将军队调往东渭桥;皇帝仍然希望李怀光洗心革面,回心转意,争取能让他为朝廷效劳,所以将李晟的奏疏压下来,没有批示。

李怀光打算延缓作战的时间,而且还要激怒朝廷中的各支军队,挑拨他们的关系,他上奏皇帝说:"各军的粮食供给很少,只有神策军的供应丰厚。各军的供应多少不平均,所以难以进军出战。"皇帝因为财物用度正处于困难之中,如果各军的粮食供给都同神策军一样,那么就没有办法供给,但如果不增加对各军的供给,又怕拂逆了李怀光的心意,引起各支军队的不满情绪;于是就派陆贽去李怀光营中宣谕、安抚,顺便传召李晟参予讨论如何处理这件事。李怀光的意思是想让李晟自己开口请求朝廷减少对他的军队的供给,这样便会让李晟在自己军中丧失人心,以败坏他所建立的功劳,于是就说:"各军将士们出去与敌人作战相同,但粮食供给却不同,那怎么能让他们齐心协力呢?"陆贽当场不说话,只是多次示意李晟表态。李晟说:"您是军中元帅,有权发号施令;我李晟只不过带一支军队,接受您的指挥而已。至于是否要增减衣服和粮食供给,一切都应由您裁断。"李怀光沉默不语,他又不愿意出面裁减对李晟军队的供给,这事情就此搁置下来。

当时皇帝派遣秘书监崔汉衡去吐蕃,请求他们调发援兵,吐蕃的国相尚结赞说:"按照吐蕃调派援兵的规定,要由对方主掌兵权的大臣的署名为凭信;现在带来的求援制书上没有李怀光的签名,所以我们不敢进军。"皇帝派陆贽去李怀光那里做工作,但李怀光坚持认为不能让吐蕃发兵来援助。他说:"如果攻下了京城,那吐蕃一定会放纵他们的士卒在城中烧杀抢掠,到时又有谁能阻止他们?这是第一个害处。前不久曾颁布过的皇帝敕书中规定,凡是召募来

的士兵参予攻克长安城的人，每个人奖赏钱一百缗，吐蕃发兵五万人，如果他们以敕书为依据请求赏赐，那五百万缗钱从哪里去弄呢？这是第二个害处。吐蕃的骑兵虽然来了，一定不肯率先进军攻城，在一旁停兵不进，保存实力，并且观察我军的情况，如果攻城成功，那么他们会跟着瓜分功劳，如果攻城失败，那么他们会乘机图谋生事，他们诡计多端，不能亲近信任。这是第三个害处。"李怀光始终不肯签署自己的名字，尚结赞也就没有让军队出发。

陆贽从咸阳回到奉天城，上奏皇帝说："叛贼朱泚为拖延被诛灭的时间，集中兵力退保皇城和禁苑，他大势已去，外援又断绝了，不过是迁延时日、苟且偷生罢了。李怀光统领正义之师，乘着大获全胜的气势，如果击鼓进军，消灭敌人，就像摧枯拉朽那样容易，但是，李怀光在叛军逃窜时不乘胜追击，坐等自己军队士气低落，而不见机用兵，各军主帅每每打算出兵杀敌攻城，李怀光总是阻止他们。根据这一情形看来，他的意图何在，很难理解。陛下一心一意地要维护保全他，对他委曲求全，言听计从。现在观察他的所作所为，并没有因陛下对他的宽容而有所感动。如果不采取另外措施和谋略，渐渐地想法去控制他，一味地去姑息他，以求得平安，最后可能发生意想不到的变乱。现在正处在危机四伏的关键时期，当然不能用通常的措施，随便的态度来对待。现在李晟上奏朝廷请求将军队移调别处，正好遇上我奉陛下之命去那里宣抚、安慰，李怀光偶尔谈论到李晟要移防别处的事，我于是不经意地问他该如何处理。李怀光便说：'李晟既然想去别的地方驻扎，我也全不要他为我效命卖力！'我还担心他在这事上有所反复，因此就称赞他的军力强盛。李怀光大大地自我吹嘘了一通，转而露出了轻视李晟的意思。我又不慌不忙地问他：'我回朝时，或许皇上会下诏询问这个事情是可行还是不行，不知你如何决定这事？'李怀光在前面已经说了大话，不能中途变卦，于是就说：'如果皇上诏令允许他撤走，也不妨碍什么事。'我为此事与他再三约定，不能不说是十分周密慎重

的了,即使李怀光打算反悔,收回让李晟撤走的话,也实在不好意思说出口。希望陛下马上将李晟的上奏转给中书,并下批示批准李晟调军别处的请求,另外再赐给李怀光一份您的手谕,告诉他调离李晟部队的理由。这份手谕的大致意思是说:'昨天收到李晟的奏疏,他请求将军队调往长安城的东边,借此分散敌人的兵力。我本来想就这事同你商量,正巧陆贽从你那里回来上奏说,与你相见时曾谈到这事,你一直说允许李晟撤出你的驻地,对事情没什么妨碍,所以就下令应允李晟军队调往别处的请求。'这样一来,措辞很委婉,意思很明确,道理很顺畅又十分清楚,李怀光虽然久怀异心,但他没有任何理由抱怨朝廷!"皇帝采纳了陆贽的建议。

李晟将军队布成作战阵势从咸阳出发,回到东渭桥。当时鄜坊节度使李建徽、神策军行营节度使杨惠元还与李怀光驻军在一起,陆贽又上奏皇帝说:"李怀光现在管辖的军队,以他自己一支军队的力量就可以制服凶恶的叛贼,他在这里一直逗留不前,也许有别的什么原因。李怀光令人担忧的是他的军队力量太强,不需要借助别人的帮助。不久朝廷又派遣李晟、李建徽、杨惠元三个节度使辖下的军队挨着李怀光的军营驻扎,这不仅不利于攻城作战,反而只会生出事端。这是什么原因呢?由于四支军队的营垒连接,而各支军队主帅的意图又各不相同,以各军的实力来看,他们相互间力量很悬殊,主帅的官位也大有差别,按职务的名目来看,各军相互间又没有统属关系。李怀光轻视李晟等人兵力弱小、地位低下,但又对不能随心所欲地节制他们而恼火,李晟等人又怀疑李怀光养寇蓄奸,而对李怀光处理事情上以势压人深怀不满;在平时,他们要互相防备飞短流长的诽谤和指责,而将要出阵作战时,他们又各自担心功劳被对方分去,他们表里不和,于是就产生了矛盾和冲突,如果让他们仍然驻扎在一起,强弱的双方很难平安无事。势力强盛的一方,虽然恶行积累,但却最后才败亡,势力微弱的一方,形势危险,会先遭失败,他们这种几败俱伤的祸患,随时都可能会到来!以

前的叛贼尚未消灭，新的祸患又产生了，这是使人忧心积虑的关键之处，实在让人痛心疾首啊！最佳的办法是将这种危机消灭在尚未萌芽的状态中，其次是在危机刚刚出现就马上采取补救措施，何况现在事情已经露出了端倪，祸患和灾难马上就要到来，如果把这事放到一边，不采取措施，到时用什么来平息祸乱？李晟认识到了这种危机，顾虑出现变故，所以先行上奏请求调离军队，驻屯别处，李建徽、杨惠元两支军队的势力转而会变得孤单弱小，被李怀光吞并，这在情理上是必然的，到事情出现时，虽然采取了很好的措施，恐怕也会无济于事；要解决危机，拯救李建徽、杨惠元的军队，只能现在就当机立断地采取行动。目前正好乘李晟自愿调移军队的机会，下令另外两支军队与他联军同去，可以找李晟兵力一向弱小，恐怕为叛贼朱泚截击，想借助这两支军队援助为理由，还有先派人去李、杨两军中传达诏令，而暗中命令他们赶快整理行装，只等诏书下到军营中，当天就出发上路。即便李怀光内心不想让他们走，也无济于事了。这就是所谓先采取行动就会让敌人丧失斗志，迅雷不及掩耳的战略。排解械斗，不能不让双方分开，抢救火灾，不能不采取快速行动，所要讲的道理，就全部在这里了，请陛下设法处理吧。”皇帝说：“你所设想的方面十分周全。但李晟将军队调往他处，李怀光不免要耿耿于怀，如果再将李建徽、杨惠元调往长安城东边，恐怕李怀光因此找借口，到时反而更难调解关系，那就暂缓行动，再等十天左右吧。”

4 辛酉，加王武俊同平章事兼幽州、卢龙节度使。

5 李晟以为：“怀光反状已明，缓急宜有备，蜀、汉之路不可壅，请以裨将赵光铣等为洋、利、剑三州刺史①，各将兵

五百以防未然。"上疑未决,欲亲总禁兵幸咸阳,以慰抚为名,趣诸将进讨。或谓怀光曰:"此汉祖游云梦之策也[2]!"怀光大惧,反谋益甚。

上垂欲行,怀光辞益不逊,上犹疑谗人间之,甲子加怀光太尉,增实食,赐铁券;遣神策右兵马使李卞等往谕旨。怀光对使者投铁券于地曰:"圣人疑怀光邪[3]?人臣反,赐铁券;怀光不反,今赐铁券,是使之反也!"辞气甚悖。朔方左兵马使张名振当军门大呼曰:"太尉视贼不许击,待天使不敬,果欲反邪!功高太山,一旦弃之,自取族灭,富贵他人,何益哉!我今日必以死争之。"怀光闻之,谓曰:"我不反,以贼方强,故须蓄锐俟时耳。"怀光又言:"天子所居必有城隍。"乃发卒城咸阳,未几,移军据之。张名振曰:"乃者言不反,今日拔军此来,何也?何不攻长安,杀朱泚,取富贵,引军还邠邪!"怀光曰:"名振病心矣!"命左右引去,拉杀之。

右武锋兵马使石演芬,本西域胡人,怀光养以为子。怀光潜与朱泚通谋,演芬遣其客郜成义诣行在告之,请罢其都统之权。成义至奉天,告怀光子璀;璀密白其父。怀光召演芬责之曰:"我以尔为子,奈何欲破我家?今日负我,死甘心乎?"演芬曰:"天子以太尉为股肱,太尉以演芬为心腹;太尉既负天子,演芬安得不负太尉乎!演芬胡人,不能异心,惟知事一人。苟免贼名而死,死甘心矣!"怀光使左右脔食之[4],皆曰:"义士也!可令快死。"以刀断其喉而去。

李卞等还，言怀光骄慢之状，于是行在始严门禁，从臣皆密装以待。

乙丑，加李晟河中、同绛节度使[5]；上犹以为薄，丙寅，又加同平章事。

上将幸梁州[6]，山南节度使盐亭严震闻之[7]，遣使诣奉天奉迎，又遣大将张用诚将兵五千至盩厔以来迎卫。用诚为怀光所诱，阴与之通谋，上闻而患之。会震继遣牙将马勋奉表，上语之故；勋请"亟诣梁州取严震符召用诚还府；若不受召，臣请杀之"。上喜曰："卿何时复至此？"勋刻日时而去。既得震符，请壮士五人与之俱出骆谷。用诚不知事泄，以数百骑迎之，勋与之俱入驿。时天寒，勋多然藁火于驿外，军士皆往附火。勋乃从容出怀中符，以示用诚曰："大夫召君。"用诚错愕起走，壮士自后执其手擒之。用诚子在勋后，斫伤勋首。壮士格杀其子，仆用诚于地，跨其腹，以刀拟其喉曰："出声则死！"勋入其营，士卒已擐甲执兵矣。勋大言曰："汝曹父母妻子皆在汉中，一朝弃之，与张用诚同反，于汝曹何利乎？大夫令我取用诚，不问汝曹，无自取族灭！"众皆詟服[8]。勋送用诚诣梁州，震杖杀之，命副将领其众。勋裹其首，复命于行在，愆期半日。

李怀光夜遣人袭夺李建徽、杨惠元军，建徽走免，惠元将奔奉天，怀光遣兵追杀之。怀光又宣言曰："吾今与朱泚连和，车驾且当远避！"

怀光以韩游瓌朔方将也，掌兵在奉天，与游瓌书，约使为变，游瓌密奏之；明日，又以书趣之。上称其忠义，因

问："策安出？"对曰："怀光总诸道兵，故敢恃众为乱。今邠宁有张昕，灵武有宁景璿，河中有吕鸣岳，振武有杜从政，潼关有唐朝臣，渭北有窦覦，皆守将也。陛下各以其地及其众授之，尊怀光之官，罢其权，则行营诸将各受本府指麾矣。怀光独立，安能为乱？"上曰："罢怀光兵权，若朱泚何？"对曰："陛下既许将士以克城殊赏，将士奉天子之命以讨贼取富贵，谁不愿之？邠府兵以万数，借使臣得而将之，足以诛泚；况诸道必有杖义之臣，泚不足忧也！"上然之。

丁卯，怀光遣其将赵升鸾入奉天，约其夕使别将达奚小俊烧乾陵，令升鸾为内应以惊胁乘舆。升鸾诣浑瑊自言，瑊遽以闻，且请决幸梁州。上命瑊戒严，瑊出，部勒未毕，上已出城西，命戴休颜守奉天，朝臣将士狼狈扈从。戴休颜徇于军中曰："怀光已反！"遂乘城拒守。

朱泚之称帝也，兵部侍郎刘乃卧病在家，泚召之，不起；使蒋镇自往说之，凡再往，知不可诱胁，乃叹曰："镇亦忝列曹，不能舍生，以至于此，岂可复以己之腥臊污漫贤者乎！"歔欷而返。乃闻帝幸山南，搏膺大呼，自投于床，不食数日而卒。

太子少师乔琳从上至盩厔，称老疾不堪山险，削发为僧，匿于仙游寺；泚闻之，召至长安，以为吏部尚书。于是朝士之窜匿者多出仕泚矣！

怀光遣其将孟保、惠静寿、孙福达将精骑趣南山邀车驾，遇诸军粮料使张增于盩厔。三将曰："彼使我为不臣，

我以追不及报之，不过不使我将耳。”因目增曰：“军士未朝食，如何？”增给其众曰：“此东数里有佛祠，吾贮粮焉。”三将帅众而东，纵之剽掠，由是百官从行者皆得入骆谷，以追不及还报，怀光皆黜之。

【注释】

①洋、利、剑：即洋州、利州、剑州。洋州，西魏时设，历有兴废。治所在今陕西洋县。利州，西魏以西益州改置，历有兴废，治所在今四川广元县。剑州，唐先天二年（公元713年）以始州改名，治所在今四川剑阁县。

②汉祖游云梦之策：汉祖即汉高祖刘邦，建立汉王朝后，以巡游云梦为名，消灭了韩信等割据势力。

③圣人：唐代的大臣和儿子称君父为圣人。

④脔（luán 峦）：切成小块肉。

⑤同绛：即同州和绛州，均在山西境内。

⑥梁州：三国时魏置，历代治所屡迁，唐时治所在今陕西汉中市东。

⑦盐亭：县名。西魏以北宕渠县改名，治所在今四川盐亭县。

⑧詟（zhé 折）：恐惧。

【译文】

4 二十日，皇帝加封王武俊同平章事兼幽州、卢龙节度使职务。

5 李晟认为：“李怀光反叛朝廷的迹象已经十分明显，无论事缓、事急，蜀地、汉中的交通要道不能堵塞，因此请委任我手下的裨将赵光铣等人去担任洋州、利州、剑州三个州的刺史，各让他们率领兵士五百人去，以防患于未然。”皇帝对他的建议犹豫不决，准备亲自总领禁军巡幸咸阳城，以安抚、慰问将士为名，督促各个将领们率军攻打长安城。有人便对李怀光说：“这是汉高祖巡游云梦泽的计策啊！”李怀光听了后十分恐惧，反叛朝廷的计划更为加紧了。

皇帝将要巡行咸阳之际，李怀光对朝廷的讲话更加出语不逊，

皇帝这时还怀疑是喜欢挑拨是非的人在中间离间李怀光，二十三日，还加封李怀光太尉一职，增加他食实封的数量，赏赐给他可免死罪的铁券，并派遣神策军右兵马使李卞等人去李怀光那里传达圣旨。李怀光当着朝廷使者的面将免罪铁券扔到地上说："是皇帝怀疑我李怀光了吗？在臣下造反的时候，皇帝才赐给免罪铁券；我李怀光不反叛朝廷，现在赏给我免罪铁券，这是让我造反呀！"说话的言语和神态都十分无礼。朔方军的左兵马使张名振挡在军门门口大声呼喊道："太尉对待叛军，不允许我等出击，对待朝廷的使者，极不恭敬，是果真要造反吗？你的功劳像泰山一样高，一旦抛弃了这些，那是自取满门被灭之祸，让他人享受富贵，这有什么好处呢？我今天拼着一死，也要与你争辩到底。"李怀光听了，对他说："我不反叛朝廷，只是敌军正处在强盛时期，所以必须让将士养精蓄锐，以等待时机。"李怀光又说："天子居住的地方一定得有很深的城濠。"于是调派士兵修筑咸阳城，过了不久，他就调移军队，进入咸阳。张名振说："才说不反叛朝廷，现在你调动军队到这里来，那又是干什么？为什么不去进攻长安城，诛杀了朱泚，获取功名富贵，带领将士们回邠宁故地去呢？"李怀光说："张名振神智错乱了！"下令身边的人将他拖到外面，把他拉扯死了。

右武锋兵马使石演芬，本是西域地区的胡族人，李怀光将他收为养子。李怀光暗中与朱泚相勾结，石演芬派他的门客郜成义去奉天皇帝的巡幸之地汇报这件事，请求皇帝罢免了李怀光的都统权力。郜成义到了奉天城，告诉了李怀光的儿子李璀；李璀秘密地将石演芬的事情告诉了父亲李怀光。李怀光将石演芬召来，斥责他说："我把你当成自己的儿子看待，你为什么想要把我弄得家破人亡呢？你今天辜负了我，我让你死，你不后悔吗？"石演芬说："天子把太尉您视为辅佐朝政举足轻重的大臣，太尉您视我石演芬为心腹亲信；太尉您既然辜负了皇帝，那我石演芬怎么能不辜负太尉您呢？我石演芬是胡族人，不知道朝秦暮楚，心存二意，只知道事奉一

人。如果能免于蒙上叛贼之名，那将死而无憾了！”李怀光命令侍从人员将石演芬切成碎片，然后吃他的肉。这些侍从们都说：“他是一位侠义之士，应该让他死个痛快。”于是用刀割断他的喉咙，大家就都离开了。

李卞等人回到奉天城，向皇帝汇报了李怀光骄悍、傲慢无礼的各种情况，于是朝廷加强了宫门城关的警戒，皇帝的侍从大员都在暗中整理行装，做好离开奉天城的准备。

二十四日，皇帝加封李晟为河中、同绛节度使；皇帝觉得这样对待李晟还是太薄了一点，二十五日，又加封他为同平章事。

皇帝将要去梁州，山南节度使盐亭人严震听说这件事后，派遣专使到奉天城去迎接皇帝，又派手下大将张用诚率领将士五千人到盩厔县来迎接、护卫皇帝的车驾。张用诚被李怀光高官重利所收买，暗中与李怀光勾结、同谋，皇帝知道后十分担心。正好严震接着张用诚之后又派遣牙将马勋去奉天城进呈表章，皇帝将这一事情的原委告诉给马勋；马勋向皇帝请求“赶快去梁州取严震的兵符召张用诚回府，如果他不接受命令，请让我杀了他”。皇帝高兴地说：“你什么时候能再到这里来？”马勋给自己限定日期之后快速离去。马勋得到严震调兵的兵符后，请严震派五名勇士与他一起出了骆谷。张用诚不知道与李怀光同谋的事情已经泄露，亲自带几百名骑兵前来迎接马勋，马勋与他一起进了驿站。当时天寒地冻，马勋让人在驿站外燃起许多堆火，张用诚的士兵一到，就都去火堆烤火。马勋这才不慌不忙地从怀中掏出严震的兵符，把它给张用诚看说：“严大夫召您回府。”张用诚猝然惊异，站起来就要逃跑，马勋带来的勇士从后边抓住了张用诚。他的儿子站在马勋后面，用剑砍伤了马勋的脑袋。勇士杀了张用诚的儿子，将张用诚摔在地上，脚踏在他的肚子上，用刀抵在他的喉头上说：“出声就杀了你！”马勋进入张用诚的军营中，士兵们已穿上铠甲，全副武装了。马勋对他们大声喊道：“你们的父母、妻儿都在汉中，你们一旦抛弃了他们，与张

用诚一道反叛朝廷，对你们有什么好处吗?严大夫命令我来拘捕张用诚，不追究你们，你们不要轻举妄动，自取丧身灭族之祸!"将士们都很害怕，被马勋所慑服。马勋送张用诚到梁州，严震命人用军棍打死了张用诚，命令副将统帅张用诚的部众。马勋带着张用诚的人头，去奉天城向皇帝复命，但已经超过了半天时间。

李怀光半夜派遣部队突然袭击李建徽、杨惠元两支军队，李建徽脱身，仅免一死，杨惠元将要向奉天方向逃跑，李怀光派兵追击，杀了杨惠元。李怀光又扬言道："我现在已经与朱泚连结一起，皇帝的车驾应该远远回避!"

李怀光以为韩游瓌是朔方军的旧将，现在在奉天城掌握着兵权，于是给韩游瓌写了封信，约他发动叛乱，韩游瓌将这事秘密向皇帝汇报；第二天，李怀光又派人送信给韩游瓌，催促他起事。韩游瓌再次向皇帝上奏此事，皇帝称赞他对朝廷忠义，于是问他："现在该采取什么措施?"他回答说："李怀光统辖各道军队，所以才敢依仗军力强大叛乱。现在邠宁有张昕，灵武有宁景璿，河中有吕鸣岳，振武有杜从政，潼关有唐朝臣，渭北有窦觊，都是守护当地的将领。陛下将各个地方的军队都交给这些将领统辖和指挥，提升李怀光的官职，罢免他的兵权，那么在行营的各个将领都分别受各自军府的指挥了。李怀光被孤立以后，还怎么能造反作乱呢?"皇帝问："罢免了李怀光的兵权，那怎么对付朱泚呢?"韩游瓌说："陛下既然许诺给攻下长安城的将士以特殊的赏赐，那么将士们奉天子的命令，去讨伐叛贼以谋取富贵，还有谁不愿意这样做的呢?邠宁军府的兵士有一万多人，假如陛下能让我率领，这支军队就足以诛灭朱泚了；何况各道之中，一定会有主持正义的臣属，朱泚实在不足以令人担忧!"皇帝觉得韩游瓌说得有道理。

二十六日，李怀光派遣他的将领赵升鸾进了奉天城，约定当天晚上让他的别将达奚小俊火烧乾陵，让赵升鸾在奉天城中作内应，以惊扰、胁迫皇帝的车驾。赵升鸾到浑瑊那里将这事主动说了，浑

城立即将此事向皇帝汇报，而且请求皇帝的车驾赶快去梁州。皇帝命令浑瑊采取严密的防范措施。浑瑊出了宫门，部署工作尚未做好，皇帝率众仓猝向西而去，命令戴休颜守卫奉天，朝廷大臣和护卫将士匆忙随从，十分狼狈。戴休颜在军营中巡行说："李怀光已经造反！"于是率众登上城楼，严密防守。

朱泚称了皇帝之后，原朝廷兵部侍郎刘乃卧病在家，朱泚派人征召他来做官，他不肯响应，朱泚又派蒋镇去那里劝说，蒋镇前后去了两次，知道刘乃这个人不受威逼利诱，感叹地说："我蒋镇也曾与他平起平坐，位居工部侍郎，不能够舍弃生命，所以到了这种地步，难道还要用自己污秽的行为去玷辱贤德之人吗？"叹息良久，回去了。刘乃听说皇帝出走山南，捶胸大呼大叫，嚎啕痛哭，一头栽倒在床上，几天不吃不喝而死。

太子少师乔琳跟随皇帝到了盩厔县，声称年纪大了，身体有病，忍受不了跋涉山路的艰险，在此削发为僧，藏身于仙游寺中；朱泚听说了这件事，派人把他征召到长安，任命他担任吏部尚书。自此以后，到处躲藏的朝廷大臣有很多人都出来在朱泚手下做官了！

李怀光派他的将领孟保、惠静寿、孙福达率领精锐的骑兵急奔南山去拦截皇帝的车驾，半路在盩厔县境碰上了诸军粮料使张增。这三位将领相互商量说："李怀光让我们干反叛皇帝的事，我们就回报他说追赶不到，这样他只不过不让我们做将领罢了。"于是向张增示意说："我们的士兵们还没有吃早饭，该怎么办？"张增骗他们的部下说："从这往东边走几里有一座佛寺，中间有我储存的粮食。"三位将领率领部众向东而去，放纵他们抢劫掳掠，因此皇帝和朝廷中跟随皇帝的文武百官能有时间全部进入骆谷，脱离危险，三位将领回来报告说没有追赶上，李怀光将他们全都罢免了。

6 河东将王权、马汇引兵归太原。

7 李晟得除官制，拜哭受命，谓将佐曰："长安，宗庙所在，天下根本，若诸将皆从行，谁当灭贼者？"乃治城隍，缮甲兵，为复京城之计。先是东渭桥有积粟十余万斛，度支给李怀光军，几尽。是时怀光、朱泚连兵，声势甚盛，车驾南幸，人情扰扰；晟以孤军处二强寇之间，内无资粮，外无救援，徒以忠义感激将士，故其众虽单弱而锐气不衰。又以书遗怀光，辞礼卑逊，虽示尊崇而谕以祸福，劝之立功补过，故怀光惭恧[1]，未忍击之。晟曰："畿内虽兵荒之余，犹可赋敛。宿兵养寇，患莫大焉！"乃以判官张彧假京兆尹，择四十余人，假官以督渭北刍粟，不旬日，皆充羡；乃流涕誓众，决志平贼。

8 田悦用兵数败，士卒死者什六七，其下皆厌苦之。上以给事中孔巢父为魏博宣尉使。巢父性辩博，至魏州，对其众为陈逆顺祸福；悦及将士皆喜。兵马使田绪，承嗣之子也，凶险，多过失，悦不忍杀，杖而拘之。悦既归国，内外撤警备。三月，壬申朔，悦与巢父宴饮，绪对弟侄有怨言，其侄止之，绪怒，杀侄，既而悔之，曰："仆射必杀我！"既夕，悦醉，归寝，绪与左右密穿后垣入，杀悦及其母、妻等十余人，即帅左右执刀立于中门之内夹道。将旦，以悦命召行军司马扈崿、判官许士则、都虞候蒋济议事；府署深邃，外不知有变，士则、济先至，召入，乱斫杀之。绪恐既明事泄，乃出门，遇悦亲将刘忠信方排牙，绪疾呼谓众曰："刘忠信与扈崿谋反，昨夜刺杀仆射。"众大惊，喧哗。忠信未及自

辩，众分裂杀之。扈崿来，及戟门遇乱，招谕将士，将士从之者三分之一。绪惧，登城而立，大呼谓众曰："绪，先相公之子，诸君受先相公恩，若能立绪，兵马使赏缗钱二千，大将半之，下至士卒，人赏百缗，竭公私之货，五日取办。"于是将士回首杀扈崿，皆归绪，军府乃安。因请命于孔巢父，巢父命绪权知军府。后数日，众乃知绪杀其兄，虽悔怒，而绪已立，无如之何。绪又杀悦亲将薛有伦等二十余人。

李抱真、王武俊引兵将救贝州，闻乱，不敢进。朱滔闻悦死，喜曰："悦负恩，天假手于绪也！"即遣其执宪大夫郑景济等将步骑五千助马寔，合兵万二千人攻魏州。寔军王莽河，纵骑兵及回纥四出剽掠。滔别遣人说绪，许以本道节度使。绪方危急，遣随军侯臧诣贝州送款于滔，滔喜，遣臧还报，使亟定盟约。时绪部署城内已定，李抱真、王武俊又遣使诣绪，许以赴援，如悦存日之约。绪召将佐议之，幕僚曾穆、卢南史曰："用兵虽尚威武，亦本仁义，然后有功。今幽陵之兵恣行杀掠，白骨蔽野，虽先仆射背德，其民何罪！今虽盛强，其亡可跂立而待也。况昭义、桓冀方相与攻之，奈何以目前之急欲从人为反逆乎！不若归命朝廷，天子方蒙尘于外，闻魏博使至必喜，官爵旋踵而至矣。"绪从之，遣使奉表诣行在，城守以俟命。

【注释】

①恧(nù 衄)：惭愧。

【译文】

6 河东将领王权、马汇带领军队返回太原。

7 李晟得到新官委任书后，哭泣着跪拜受命，他对将吏、僚佐们说："长安城，是国家宗庙的所在地，是天下的根本要害之地，如果各路将领都跟随皇帝去护卫了，那由谁来承担消灭叛贼的任务呢？"于是修筑城墙，深挖城濠，修理、整治铠甲、兵器，作好收复京城的准备。早些时候，在东渭桥还有储存的粮食十几万斛，度支将它拨给李怀光的军队，几乎都快用光了。这时李怀光和朱泚联合兵力，其声势浩大，而皇帝的车驾出走到长安以南地区，人心慌乱不堪；李晟仅凭一支孤立的军队处在两支强盛的叛军中间，内无装备粮草供应，外无援兵来救，只能以忠义的精神来感动、激励将士们，所以他的军队虽然势单力弱，但战斗锐气丝毫不减。李晟又写封信给李怀光，措辞十分恭谦有礼，虽然对李怀光表示了尊敬和推崇，但还是用是祸是福的道理开导他，劝他为朝廷立功，以弥补过失，所以李怀光内心惭愧，也不忍心向李晟发起攻击。李晟对部将们说："京畿地区虽然经受战乱的洗劫，但仍然可以征收赋税。长期屯兵不出，让敌人养精蓄锐，那才是最大的祸患啊！"于是委任判官张彧暂时代理京兆尹一职，选择四十多人出来，都让他们暂时代理某一官职，去渭北地区催办粮草，不到十天，粮草等物都十分充足了；于是李晟流着眼泪与部下将士们宣誓，决心消灭叛贼。

8 田悦带兵打仗屡战屡败，士兵们死去的占总数的十分之六七，他的部下都讨厌战事，以再战为苦。皇帝派遣给事中孔巢父为魏博宣慰使。孔巢父生性能言善辩，他到了魏州之后，对着田悦的部下们陈述反叛朝廷的危害和归顺朝廷的好处；田悦和他的将士们听了以后都很高兴。田悦的兵马使田绪，是前节度使田承嗣的儿子，他为人凶悍阴险，犯了很多过失，田悦不忍心杀了他，往往只打他一顿军棍，然后关押起来了事。田悦归顺朝廷后，里里外外都撤除了警备。三月初一，田悦与孔巢父在席间饮酒，田绪向侄儿说了些

不满的话，他的侄儿制止他，田绪勃然大怒，杀了侄儿，事后又后悔了，说："仆射一定会杀我！"当天晚上，田悦喝醉了酒，回家睡觉，田绪与自己的心腹们秘密地从后院墙上翻进去，杀了田悦、他的母亲、妻子等十几人，随即率领亲信们提着刀站在中门的内夹道上。天快要亮的时候，假借田悦的命令召行军司马扈崿、判官许士则、都虞候蒋济进府商议事情；军府衙门的庭院深邃，外面的人不知道里面发生了变故，许士则、蒋济先到，田绪将二人传召进去，用乱刀砍死。田绪害怕天亮后事情泄露出去，于是出了军府之门，正遇上田悦的亲信将领刘忠信在操练卫队，田绪大声对卫队将士喊道："刘忠信与扈崿阴谋造反，昨天晚上刺杀了田仆射。"卫队将士大为震惊，喊叫声乱成一团。刘忠信还来不及自我辩白，众兵士就将他分尸了。扈崿赶往军府，到军府门外时碰上了事变，他劝说将士们不要混乱，将士们听从他的占三分之一。田绪害怕了，登上城墙，大声对众将士们喊道："我田绪，是前节度使的儿子，各位都是受了先公之恩的，你们如果能拥立我田绪，担任兵马使这一官职的人，奖赏缗钱二千，担任大将一职的赏缗钱一千，下至普通士兵，每人赏钱一百缗，我要竭尽公府和我私人的钱财，在五天之内兑现。"于是将士们回头杀了扈崿，全都投奔了田绪，这样军府衙门内外才安定下来。田绪于是向孔巢父请示，孔巢父命令田绪暂时代理军府事务。过了几天，将士们才知道是田绪杀了他的堂兄，虽然后悔、愤怒，但田绪已经被拥立，大家也没有别的办法。田绪又杀了田悦的亲信将领薛有伦等二十多人。

李抱真、王武俊带领军队将要去援救贝州，听说田悦军府中发生了事变，不敢贸然进军。朱滔听说田悦死了，很高兴地说："田悦忘恩负义，上天假借田绪之手杀了他！"马上就派遣执宪大夫郑景济等人率领步兵、骑兵五千人去协助马燧，联合兵力一万二千人进攻魏州。马燧的军队驻扎在王莽河一带，他放纵骑兵和回纥人四出烧杀抢掠。朱滔另外派人去魏州城劝说田绪与自己联合，答应给他

魏博节度使一职。田绪正处在危急关头，派遣随军官侯臧去贝州给朱滔送钱，朱滔很高兴，打发侯臧回来报告，让田绪赶快与朱滔订定盟约。当时，田绪在魏州城内的各项部署已经停当，李抱真、王武俊又各派使者去魏州田绪那儿，答应他率军来援救，就像田悦健在时约定的一样。田绪召集将领、僚佐们讨论此事，幕僚曾穆、卢南史说："用兵之道，虽然崇尚威武的军力，但也以仁义作为出师的原则，然后才会获得成功。现在朱滔的幽州兵肆意烧杀抢掠，尸横遍野，虽然已故仆射辜负了朱滔的援救恩德，但老百姓又有什么罪过呢？现在朱滔的势力虽然强盛，但他的灭亡指日可待了。何况昭义军、恒冀军正一起向朱滔进攻，怎么能以目前情况紧急，就想跟着别人反叛朝廷呢？不如归顺朝廷，现在皇帝正蒙难出走京城之外，听说魏博派使者去表示效忠，一定会很高兴，那么您的官爵马上就可得到了。"田绪采纳了这一建议，派遣使者带着效忠的表章去皇帝巡幸的地方，防守魏州城以等待朝廷的命令。

9 上之发奉天也，韩游瓌帅其麾下八百余人还邠州。李怀光以李晟军浸盛，恶之，欲引军自咸阳袭东渭桥；三令其众，众不应，窃相谓曰："若与我曹击朱泚，惟力是视；若欲反，我曹有死，不能从也！"怀光知众不可强，问计于宾佐，节度巡官良乡李景略曰[1]："取长安，杀朱泚，散军还诸道，单骑诣行在，如此，臣节亦未亏，功名犹可保也。"顿首恳请，至于流涕，怀光许之。都虞候阎晏等劝怀光东保河中，徐图去就，怀光乃说其众曰："今且屯泾阳，召妻孥于邠，俟至，与之俱往河中。春装既办，还攻长安，未晚也。东

方诸县皆富实，军发之日，听尔俘掠。”众许之。怀光乃谓景略曰：“豸者之议，军众不从，子宜速去，不且见害！”遣数骑送之。景略出军门，恸哭曰：“不意此军陷于不义！”

怀光遣使诣邠州，令留后张昕悉发所留兵万余人及行营将士家属会泾阳，仍遣其将刘礼等将三千余骑胁迁之。韩游瓌说昕曰：“李太尉功高，自蹈祸机；中丞今日可以自求富贵，游瓌请帅麾下以从。”昕曰：“昕微贱，赖李太尉得至此，不忍负也！”游瓌乃谢病不出，阴与诸将高固、杨怀宾等相结。时崔汉衡以吐蕃兵营于邠南，高固曰：“昕以众去，则邠城空矣。”乃诈为浑瑊书，召吐蕃使稍逼邠城。昕等惧，竟不敢出。昕等谋杀诸将之不从者，游瓌知之，先与高固等举兵杀昕，遣杨怀宾奉表以闻，且遣人告崔汉衡。汉衡矫诏以游瓌知军府事，军中大喜。怀光之子旻在邠，游瓌遣之，或曰：“不杀旻，何以自明？”游瓌曰：“杀旻，怀光怒，其众必至，不如释旻以走之。”时杨怀宾子朝晟在怀光军中为右厢兵马使，闻之，泣白怀光曰：“父立功于国，子当诛夷，不可典兵。”怀光囚之。于是游瓌屯邠宁，戴休颜屯奉天，骆元光屯昭应，尚可孤屯蓝田，皆受李晟节度，晟军声大振。

始，怀光方强，朱泚畏之，与怀光书，以兄事之，约分帝关中，永为邻国。及怀光决反，逼乘舆南幸，其下多叛之，势益弱。泚乃赐怀光诏书，以臣礼待之，且征其兵。怀光惭怒，内忧麾下为变，外怒李晟袭之，遂烧营东走，掠泾阳等十二县，鸡犬无遗。及富平[2]，大将孟涉、段威勇将数

千人奔于李晟，将士在道散亡相继。至河中，或劝河中守将吕鸣岳焚桥拒之，鸣岳以兵少恐不能支，遂纳之，河中尹李齐运弃城走。怀光遣其将赵贵先筑垒于同州，刺史李纾惧，奔行在；幕僚裴向摄州事，诣贵先，责以逆顺之理，贵先感寤，遂请降，同州由是获全。向，遵庆之子也。怀光使其将符峤袭坊州，据之，渭北守将窦觊帅猎团七百围之；峤请降。诏以觊为渭北行军司马。

【注释】

①良乡：县名。西汉时设，历有兴废，治所在今北京市房山县。

②富平：县名。秦代设置，治所历代屡有迁移，唐代治所在今陕西富平县西南。

【译文】

9 皇帝从奉天出走梁州的时候，邠宁留后韩游瓌率领他的部下八百多人回了邠州。李怀光因为李晟的军队势力日益强盛，对李晟很是厌恶，打算率军从咸阳出发，袭击东渭桥；他对部众三次下达袭击的命令，但将士们都不服从，他们还私下表示说："如果命令我们进攻朱泚，我们一定要尽最大努力；如果命令我们反叛朝廷，我们唯有一死，决不服从！"李怀光知道不能强迫部下将士们，就向他的宾客、僚佐们询问对策，节度巡官、良乡人李景略说："攻下长安城，杀了朱泚，然后解散大军，让他们各回本道，你单人单骑去皇帝巡幸的地方汇报，这样的话，做臣属的操守不算亏缺，您的功名也还可以保得住。"李景略向李怀光伏地叩拜，恳切请求答复，以至于涕泪交流，李怀光答应了他。都虞候阎晏等人劝李怀光率军向东进发，据防河中，慢慢考虑该怎么办，于是李怀光就劝他的部下将士们说："我们现在暂且屯守泾阳，将妻儿老小从邠州召来，等家眷都

来了，同他们一起去河中地区。把春天的衣装置办好了后，再回来攻打长安城，到时也还不晚。东边的各个县都很富裕，军队出发的那一天，听任你们随便掳掠。”将士们都答应东进。李怀光这时对李景略说：“你日前的建议，因为将士们不答应，你赶快离开这里，否则的话，会被他们杀了的！”并派遣几名骑兵护送他。李景略在出军门之后，悲哀地痛哭，说道：“我没料到这支军队竟然会陷于不义的泥淖之中！”

李怀光派使者去邠州，命令留后张昕将所有留在此地的兵士一万多人以及行营中的将士家属都带上，去泾阳与他会合，还派他的将领刘礼等人率领三千多名骑兵去胁迫他们迁移调动。韩游瓌劝张昕说：“李太尉功业崇高，却陷取祸之境，张中丞您现在可以单独去朝廷求富求贵了，我韩游瓌请率部下将士跟您一块去。”张昕说：“我张昕本卑微下贱之人，完全靠李太尉的提拔，才有今天这个地位，我不忍心背叛他！”韩游瓌从此称病，闭门不出，但暗中与将领中的高固、杨怀宾等人相互联络。当时崔汉衡让吐蕃派出的援兵在邠州南部安营扎寨，高固认为：“张昕带领将士、家属去泾阳的话，那邠州城就会空虚。”于是假冒浑瑊之名写封信，去传召吐蕃，让他们的军队稍稍向北移动，威逼邠州城。张昕等人害怕，终究不敢带人出城。张昕等人策划杀害将领中不听他指挥的人，韩游瓌得到这一消息，抢先下手，与高固等人起兵杀了张昕，派遣杨怀宾带着表章去皇帝巡行的梁州汇报，并且派人把这件事的原委告诉崔汉衡。崔汉衡假冒皇帝的诏令，任命韩游瓌主持邠宁军府大事，邠宁军中将士都很高兴。李怀光的儿子李旻在邠州城，韩游瓌打发他走了，有人对他说：“不杀了李旻，怎么向皇帝交待此事呢？”韩游瓌说：“如果杀了李旻，李怀光会大怒，他的人马必然会大举而来，这样还不如放李旻走了合算。”当时杨怀宾的儿子杨朝晟在李怀光军中担任右厢兵马使职务，听说邠州城的事变后，哭着对李怀光说：“我父亲杀张昕，为朝廷立了功，我作为他的儿子应受惩罚，不能再

掌兵权。"李怀光就将他关押起来。在这个时候,韩游瓌驻守邠宁,戴休颜驻守奉天,骆元光驻守昭应,尚可孤驻守监田,各军都受李晟的调度指挥,李晟军队的声势大振。

当初,李怀光的力量正强大的时候,朱泚害怕他,写给李怀光的信,都称他为兄,与他约定两人分别在关中地区称帝,永远互为友好邻国。等到李怀光决定反叛朝廷,逼迫皇帝的车驾南行梁州,而李怀光的部下很多都背叛他时,他的势力日益衰弱。朱泚于是向李怀光颁赐诏书,以对待臣属的礼仪对待他,而且还要调动他的军队。李怀光既愧疚,又愤怒,对内担心部下叛变,对外又恼怒李晟的袭击,于是烧毁了军营向东边发展,对泾阳地区的十二个县大肆烧杀抢掠,弄得当地鸡犬不剩。他的军队开到富平时,大将孟涉、段威勇又带着几千人投奔了李晟,他部下将士在途中一个接一个地逃跑。到了河中府,有人劝河中府的守将吕鸣岳烧毁黄河上的蒲津桥来阻抗李怀光,但吕鸣岳担心兵力太少恐怕难以长久支撑,于是让李怀光过桥进入河中府,河中府尹李齐运丢下城池逃走了。李怀光派他的将领赵贵先在同州修建防御堡垒,同州刺史李纾害怕,便逃向皇帝所在的梁州;他的幕僚裴向暂时主持州内事务,裴向去赵贵先那里,用叛逆与归顺朝廷的利害关系来责备、开导赵贵先,赵贵先受到感动,于是在省悟之后向裴向请求投降,同州因此而获得保全。裴向是肃宗朝宰相裴遵庆的儿子。李怀光派他的将领符峤袭击坊州,占领了坊州,渭北守将窦覦率领由猎户组成的队伍七百人包围了坊州,符峤请求投降。皇帝下诏任命窦覦为渭北行军司马。

10 丁亥,以李晟兼京畿、渭北、鄜、坊、丹、延节度使。

11 庚寅,车驾至城固[1]。唐安公主薨,上长女也。

上在道，民有献瓜果者，上欲以散试官授之，访于陆贽，贽上奏，以为："爵位恒宜慎惜，不可轻用。起端虽微，流弊必大。献瓜果者，止可赐以钱帛，不当酬以官。"上曰："试官虚名，无损于事。"贽又上奏，其略曰："自兵兴以来，财赋不足以供赐，而职官之赏兴焉；青朱杂沓于胥徒[2]，金紫普施于舆皂[3]。当今所病，方在爵轻，设法贵之，犹恐不重，若又自弃，将何劝人！夫诱人之方，惟名与利，名近虚而于教为重，利近实而于德为轻。专实利而不济之以虚，则耗匮而物力不给；专虚名而不副之以实，则诞谩而人情不趋。故国家命秩之制，有职事官，有散官，有勋官，有爵号，然掌务而授俸者，唯系职事之一官也，此所谓施实利而寓虚名者也。其勋、散、爵号三者所系，大抵止于服色、资荫而已，此所谓假虚名而佐实利者也。今之员外、试官，颇同勋、散、爵号，虽则授无费禄，受不占员，然而突锋、排患难者则以是赏之，竭筋力、展劳效者又以是酬之。若献瓜果者亦授试官，则彼必相谓曰：'吾以忘躯命而获官，此以进瓜果而获官，是乃国家以吾之躯命同于瓜果矣。'视人如草木，谁复为用哉？今陛下既未有实利以敦劝，又不重虚名而滥施，人无藉焉。则后之立功者，将曷用为赏哉？"

贽在翰林，为上所亲信，居艰难中，虽有宰相，大小之事，上必与贽谋之，故当时谓之内相，上行止必与之俱。梁、洋道险，尝与贽相失，经夕不至，上惊忧涕泣，募得贽者赏千金。久之，乃至，上喜甚，太子以下皆贺。然贽数直

谏，迕上意，卢杞虽贬官，上心庇之。贽极言杞奸邪致乱，上虽貌从，心颇不悦，故刘从一、姜公辅皆自下陈登用，贽恩遇虽隆，未得为相。

壬辰，车驾至梁州。山南地薄民贫，自安、史以来，盗贼攻剽，户口减耗太半，虽节制十五州[4]，租赋不及中原数县。及大驾驻跸，粮用颇窘。上欲西幸成都，严震言于上曰："山南地接京畿，李晟方图收复，藉六军以为声援。若幸西川，则晟未有收复之期也。"众议未决，会李晟表至，言："陛下驻跸汉中，所以系亿兆之心，成灭贼之势；若规小舍大，迁都岷、峨，则士庶失望，虽有猛将谋臣，无所施矣！"上乃止。严震百方以聚财赋，民不至困穷而供亿无乏。牙将严砺，震之从祖弟也，震使掌转饷，事甚修办。

12 初，奉天围既解，李楚琳遣使入贡，上不得已除凤翔节度使，而心恶之。议者言楚琳凶逆反复，若不提防，恐生窥伺；由是楚琳使者数辈至，上皆不引见，留之不遣。甫至汉中，欲以浑瑊代楚琳镇凤翔，陆贽上奏，以为："楚琳杀帅助贼，其罪固大，但以乘舆未复，大憝犹存，勤王之师悉在畿内，急宣速告，晷刻是争。商岭则道迂且遥[5]，骆谷复为盗所扼，仅通王命，唯在褒斜[6]，此路若又阻艰，南北遂将复绝[7]。以诸镇危疑之势，居二逆诱胁之中，汹汹群情，各怀向背。倘或楚琳发憾，公肆猖狂，南塞要冲，东延巨猾，则我咽喉梗而心膂分矣。今楚琳能两端顾望，乃是天诱其衷，故通归涂，将济大业。陛下诚宜深以为念，厚加抚循，得其迟疑，便足集事。心欲精求素行，追抉宿疵，则是

改过不足以补愆，自新不足以赎罪。凡今将吏，岂得尽无疵瑕，人皆省思，孰免疑畏？又况阻命之辈，胁从之流，自知负恩，安敢归化？斯衅非小，所宜速图。伏愿陛下思英主大略，勿以小不忍亏挠兴复之业也。”上释然开悟，善待楚琳使者，优诏存慰之。

【注释】

①城固：县名。南朝宋改成固县设置，治所有迁移。唐代治所在今陕西城固县。

②青朱：代表官吏品级的服装颜色。唐代八品九品官服为青色，四品五品官服为朱色。

③金紫：官服的颜色。唐代三品以上的大官穿紫色官服，上饰金色。

④十五州：山南节度使下辖梁、洋、兴、凤、开、通、渠、集、蓬、利、壁、巴、阆、果、金十五个州。

⑤商岭：即商山，又名商洛山，在今陕西商县东南部，地势险要。

⑥褒斜：指斜谷，在今陕西眉县西南，为军事要道。

⑦复(xiòng 迥)绝：复，遥远。这里指两地被远远地隔断了。

【译文】

10 十六日，皇帝任命李晟兼京畿、谓北、鄜、坊、丹、延地区节度使职务。

11 十九日，皇帝的车驾到了城固这个地方。唐安公主去世，唐安公主是皇帝的长女。

皇帝在行走的途中，有个百姓贡献瓜果，皇帝想授给他一个散试官的职务，就这事询问陆贽如何处理，陆贽上奏皇帝，认为：“授赐官爵名位，一定要十分爱惜和慎重，不能轻易地封给。事情起初看起来很小，但以后将造成很大的流弊。对进献瓜果的人，只能赏赐给他钱财布帛，不应该用官职来酬谢他。”皇帝说：“试官只是一

个虚名,对大事毫无损害。"陆贽又上奏皇帝,其大致意思是说:"自从发生战乱以来,征收的赋税不足以给官吏、将士们以赏赐,用官职来奖赏的办法就兴起来了;身着青色、朱色官服的人与那些小吏和衙役们为伍,金鱼袋和紫朝服普遍封赐给了那些车驾的役从们。现在人们所担心的,正在于爵位太轻,而千方百计使爵位高贵起来,又仍然担心爵位不重,如果朝廷再轻视爵位,那又用什么办法来劝勉人们呢?本来诱导人的方法,只有名与利两种,名誉看似虚空但却对教化很重要,利益看似实在但对于培养德性却是次要的。专门用物资实利来奖励而不借助名誉,那么就会耗尽钱财但还供不应求;专用虚名来奖励而不辅之以实利,那么就近乎欺骗,而人们不去追求它。所以国家命官授爵的制度,虽然有职事官、散官、勋官、爵号等名目,但是掌管实际事务,并且给薪俸的,只有职事这一类的官,这就是所谓的给其实际利益但隐藏名誉于其中的做法。而勋官、散官、爵号三种类型,大抵上都只给象征地位的官服和随地位品级荫庇子孙后代的权力而已,这就是所谓的给他们虚的名誉而辅之以实利的做法。现在的员外、试官,很有点像勋官、散官、爵号一样,虽然授给他们官职并不实际给俸禄,他们接受也不占官吏的名额,但是对那些冲锋陷阵、排忧解难的人,是用这种方式来奖赏,对那些为国竭精尽力,艰辛劳苦的人,是用这种方式来酬劳。如果陛下对进献瓜果的人也给他一个试官名目,那么那些劳苦功高、出生入死的人们就一定会议论说:'我们因为舍身忘命而获得这一官职,而他以进献瓜果也获得这一官职,那就是朝廷认为我们的生命和瓜果等同了。'如果待人像对待草木一样,那还有谁会为国家效劳呢?现在陛下既没有实际利益奖赏以劝勉人们,又不重视名誉职位而随乱滥加赏赐,人们行事就没有标准可以凭借了。那对以后立了功的人,将用什么来奖赏呢?"

陆贽身在翰林院中,受到皇帝的亲近和信任,在皇帝的车驾外出颠沛流离的艰难日子里,朝廷中虽然有宰相,但无论大事小事,

皇帝都一定要同陆贽商议，所以当时的人都称陆贽为“内相”，皇帝无论去哪里，都一定要陆贽跟随相伴。梁州、洋州一带山路艰险，皇帝曾与陆贽走散，过了一整晚上，陆贽还没有赶来，皇帝惊恐忧愁地哭了起来，征召能够把陆贽找回来的人，给赏钱一千金。过了很久，陆贽才赶来，皇帝异常高兴，太子以下的文武官员都去向皇帝道喜。但是陆贽多次犯颜直谏，违背皇帝的意旨。卢杞虽然从宰相一职上被贬官，但皇帝内心还在庇护他。陆贽极力陈说是卢杞奸诈邪恶才导致了战乱，皇帝虽然表面上同意，但内心实际上很不高兴，因此刘从一、姜公辅都由较低的职位高登宰相之职，而陆贽虽受皇帝特别信任和优待，但却没能担任宰相一职。

二十一日，皇帝的车驾到了梁州。山南地区土地瘠薄，百姓贫困，自从安、史之乱以来，强盗、流贼进攻抢劫，弄得家庭户数和人口减损了一多半，虽然统辖着十五个州，但征收上来的赋税的数量还不到中原地区几个县的多。等到皇帝及随从人员到这里住下之后，粮食和钱财显得十分窘迫。皇帝想向西边去成都，严震对皇帝说：“山南地区接近京畿，李晟正在计划收复京城，他要借助陛下统领而来的六军作为声援。如果您去了西川地区，那么李晟收复京城便遥遥无期了。”群臣商议讨论，还没有决定下来，正好李晟派人送的表章到了，他说：“陛下车驾驻扎汉中，是维系天下民心，形成消灭叛贼形势的保证；如果只考虑用度而移驾成都，放弃收复京城、消灭叛贼的大业，迁都城于岷、峨一带，那么天下的士人和百姓都会大失所望，那时虽然有勇猛的战将和妙算的谋臣，也无计可施了！”皇帝这才打消了去成都的念头。严震千方百计征收赋税，使老百姓不至于穷困而供应给朝廷的东西也不缺乏。牙将严砺，是严震的同门堂弟，严震让他负责转运粮饷，他把各个事项都办得很周到。

12 当初，奉天城的包围已经解除之后，李楚琳派遣使者入朝进贡，皇帝迫不得已才给了李楚琳凤翔节度使一职，但内心却很厌恶

他。商议这事的人都说李楚琳凶险忤逆,反复无常,如果不采取提防措施,恐怕他还会伺机作乱;因此,李楚琳的使者派到奉天城来的有好几批,皇帝一概不予接见,把他们留下来不让回去。皇帝刚到汉中地区的时候,想派浑瑊去代理李楚琳坐镇凤翔。陆贽为此上奏皇帝,他认为:"李楚琳杀了自己的主帅而协助叛贼朱泚,其罪过固然很大,但由于陛下的车驾还没有回到京城,罪魁祸首还活着,援救朝廷的各支军队全都在京畿地区,一旦有急事要宣诏,必须迅速传达,每时每刻都要争取。而商岭一带的道路既迂回反转,而且路途遥远,骆谷又被敌寇把守着,要向京畿内的军队传达陛下的意旨,只有褒斜这一条道路,这条路如果再有阻碍,那么山南和京畿地区就会变得十分遥远,不能互通音息了。以目前各镇危急和心怀疑虑的形势,而又处在二个叛贼朱泚、李怀光的引诱和胁迫之中,人心惶惶不安,各自处在归向或背叛朝廷的关头。假如让李楚琳对朝廷心生怨恨,而公然肆意妄行的话,南边阻塞向北进的交通要道,东边招来凶恶的叛贼,那么我们的咽喉就被扼住,而心脏就与脊梁骨分开了。现在李楚琳还能对朝廷和叛贼处于观望的态度中,这正是上天在诱导他归顺朝廷,有意开通向京城的归路,将要助成收复京城、平定叛乱的大业。陛下应该深深记住这一点,以优厚的待遇来安抚他,只要能争取他保持犹豫不决的态度,便能够成就大事。如果陛下一定要深究人们平日的言行举止,刻意追寻、挑择过去的毛病,那么就是改正了过错也不足以弥补以前的过失,重新做人也不足以赎罪,求得原谅了。现在几乎所有的将佐官吏,他们身上哪能完全一点过失都没有呢?如果人人都自我反省一下,那又有谁能够免除疑虑与畏惧呢?更何况那些曾经抗拒朝廷命令,被迫叛逆的人,自己知道辜负了皇上对他们的恩德,怎么敢归顺朝廷呢?这一问题事关重大,应该赶快采取对策。恳切希望陛下想想英明君主的雄才大略,千万不要因为对一些小事不能忍耐而损害和阻碍了收复京城、平定叛贼的大业啊。"皇帝经陆贽这么一说,顿时豁然

省悟，于是很好地对待李楚琳派来的使者，还颁下诏书，以好言关怀李楚琳。

13 丁酉，加宣武节度使刘洽同平章事。

14 己亥，以行在都知兵马使浑瑊同平章事兼朔方节度使，朔方、邠宁、振武、永平、奉天行营兵马副元帅。

15 庚子，诏数李怀光罪恶，叙朔方将士忠顺功名，犹以怀光旧勋，曲加容贷，其副元帅、太尉、中书令、河中尹并朔方诸道节度、观察等使，宜并罢免，授太子太保；其所管兵马，委本军自举一人功高望重者便宜统领，速具奏闻，当授旌旄，以从人欲。

16 夏，四月，壬寅，以邠宁兵马使韩游瓌为邠宁节度使。癸卯，以奉天行营兵马使戴休颜为奉天行营节度使。

17 灵武守将宁景璿为李怀光治第，别将李如暹曰："李太尉逐天子，而景璿为之治第，是亦反也！"攻而杀之。

18 甲辰，加李晟鄜坊、京畿、渭北、商华副元帅。晟家百口及神策军士家属皆在长安，朱泚善遇之。军中有言及家者，晟泣曰："天子何在，敢言家乎！"泚使晟亲近以家书遗晟曰："公家无恙。"晟怒曰："尔敢为贼为间！"立斩之。军士未授春衣，盛夏犹衣裘褐，终无叛志。

乙巳，以陕虢防遏使唐朝臣为河中、同绛节度使。前河中尹李齐运为京兆尹，供晟军粮役。

19 庚戌，以魏博兵马使田绪为魏博节度使。

20 浑瑊帅诸军出斜谷，崔汉衡劝吐蕃出兵助之，尚结赞曰："邠军不出，将袭我后。"韩游瓌闻之，遣其将曹子达将兵三千往会瑊军，吐蕃遣其将论莽罗依将兵二万从之。李楚琳遣其将石锽将卒七百从瑊拔武功，庚戌，朱泚遣其将韩旻攻武功，锽以其众迎降。瑊战不利，收兵登西原[1]。会曹子达以吐蕃至，击旻，大破之于武亭川[2]，斩首万余级，旻仅以身免。瑊遂引兵屯奉天，与李晟东西相应，以逼长安。

21 上欲为唐安公主造塔，厚葬之，谏议大夫、同平章事姜公辅表谏，以为"山南非久安之地，公主之葬，会归上都[3]，此宜俭薄，以副军须之急。"上使谓陆贽曰："唐安造塔，其费甚微，非宰相所宜论。公辅正欲指朕过失，自求名耳。相负如此，当如何处之？"贽上奏，以为公辅任居宰相，遇事论谏，不当罪之，其略曰："公辅顷与臣同在翰林，臣今据理辩直则涉于私党之嫌，希旨顺成则违于匡辅之义；涉嫌止贻于身患，违义实玷于君恩。徇身忘君，臣之耻也！"又曰："唯阁惑之主，则怨谤溢于下国而耳不欲闻，腥德达于上天而心不求寤，迨乎颠覆，犹未知非。"又曰："当问理之是非，岂论事之大小？《虞书》曰[4]：'兢兢业业，一日二日万几。'唐、虞之际，主圣臣贤，虑事之微，日至万数。然则微之不可不重也如此，陛下又安可忽而不念乎！"又曰："若以谏争为指过，则剖心之主不宜见罪于哲王；以谏争为取名，则匪躬之臣不应垂训于圣典。"又曰："假有意将指过，谏以取名，但能闻善而迁，见谏不逆，则所指者适

足以彰陛下莫大之善，所取者适足以资陛下无疆之休。因而利焉，所获多矣。倘或怒其指过而不改，则陛下招恶直之讥，黜其取名而不容，则陛下被违谏之谤；是乃掩己过而过弥著，损彼名而名益彰。果而行之，所失大矣。”上意犹怒，甲寅，罢公辅为左庶子。

【注释】

①西原：地名，在今陕西武功县西边，地势很高，上面平坦。

②武亭川：水名。又名杜水。即今陕西武功县和麟游县境内的漆水河。

③上都：当时的人们都将京城长安称为上都。

④《虞书》：《尚书》中四部分之一，记载唐虞时期的事情，是后人据传说整理的。

【译文】

13 二十六日，皇帝加封宣武节度使刘洽同平章事一职。

14 二十八日，皇帝任命行在都知兵马使浑瑊为同平章事，兼任朔方节度使，并担任朔方、邠宁、振武、永平、奉天行营各军兵马副元帅一职。

15 二十九日，皇帝下诏指责李怀光所犯的罪行，朔方军将士中忠于国家、效忠朝廷的人给赏记功，但仍然看在李怀光曾为朝廷立过大功的份上，对他曲加宽容，至于他担任的副元帅、太尉、中书令、河中尹以及朔方诸道节度使、观察使等职务，一律都罢免了，给了李怀光一个太子太保的职位；他所统领的兵马，委托本军自行推举一个功劳很大、德高望重的人全权统领，事情办停当以后立即上奏朝廷，以便朝廷授给新的任职者以旌节等名号，来顺从人们的愿望。

16 夏，四月初二，皇帝任命邠宁兵马使韩游瓌为邠宁节度使。初

三，皇帝任命奉天行营兵马使戴休颜为奉天行营节度使。

17 灵武的守将宁景璿为李怀光建造私宅，别将李如暹说："李太尉驱逐皇帝，而宁景璿却为他修建私宅，这也是反叛朝廷啊！"于是率军攻打宁景璿，将他杀了。

18 初四，皇帝加封李晟为鄜坊、京畿、渭北、商华等军副元帅一职。李晟的家族中的一百人和统领下的神策军的家属都在长安城内，朱泚对他们都不错。李晟的军中有人说到家室之事，李晟哭着说："皇帝现在又在哪里，你们竟敢说想家？"朱泚派遣与李晟亲近的人把他的家信送到李晟手里说："你的家人全都平安无事。"李晟勃然大怒地说："你竟敢为叛贼当奸细！"马上让人杀了他。李晟军中的将士们都没发给春天的服装，到了酷热的盛夏，还穿着裘衣麻袄，但他们始终都没有背叛李晟的打算。

初五，皇帝任命陕虢防遏使唐朝臣为河中、同绛节度使。任命前河中府尹李齐运为京兆尹，负责给李晟供应军粮事务。

19 初十，皇帝任命魏博兵马使田绪为魏博节度使。

20 浑瑊率领各路人马开出斜谷，崔汉衡劝说吐蕃人派军队协助浑瑊，尚结赞说："邠宁的军队不调出来协助，恐怕要从后边来袭击我们啊！"韩游瓌听说后，马上派遣将领曹子达率兵三千人去与浑瑊的军队会合，吐蕃接着就派遣将领论莽罗依率兵二万人跟随在后。李楚琳派他的将领石锽率领七百士兵跟随浑瑊攻下了武功县。初十，朱泚派遣他的将领韩旻率军攻打武功县，石锽带着自己的部下迎接韩旻，并投降了他。浑瑊率领的军队没有打胜仗，收拾队伍，登上西原高地。正好曹子达与吐蕃兵赶来，向韩旻进攻，在武亭川大败韩旻，杀敌一万多人，韩旻仅只身逃脱。浑瑊于是率领各支人马驻扎奉天，与李晟东西相应，以进逼长安城。

21 皇帝打算为唐安公主建造塔寺，隆礼厚葬她，谏议大夫、同平章事姜公辅上表谏劝皇帝，认为："山南地区不是陛下长住久安的地方，安葬公主，应该在返回首都长安之后，在这里暂厝灵柩，应该

从薄从俭，节省费用以供应军队战事的急需。”皇帝派使者对陆贽说：“为唐安公主建造塔寺，开支很小，这不应该是宰相所要议论的事情。姜公辅正打算通过指责我的过失，以求得自己的名声。作为宰相，如此辜负我，应当如何处置他呢？”陆贽上奏皇帝，认为姜公辅身居宰相职位，遇到事情，议论谏劝，不应当加罪于他，这篇奏疏的大致意思是说：“姜公辅不久以前与我同在翰林院供职，我现在如果根据道理为姜公辅辩白，那么就涉及到营结私党的嫌疑；如果迎合意旨，顺着皇帝的说法，那又违背了匡正、辅佐的本义。如果涉及嫌疑，那不过只给自己留下祸患；而违背匡正、辅佐的原则，却实在是玷污了皇上对我的恩典。只顾自身利害，忘记皇上的大事，那是我的耻辱啊！”陆贽又说：“只有昏庸糊涂的君主，才在怨恨不满之声遍于国中时，还不愿意听听是怎么回事，在污秽的行为激怒了上天时，仍然不自我反省，等到国家要颠覆的时候，还不知道自己的过错。”他又说：“应该问道理是对还是错，怎么能只问事情的大与小呢？《虞书》上书：‘行事必须谨慎小心，经常要日理万机。’在唐尧、虞舜统治时期，国君圣明，大臣贤达，考虑事情非常细微，以至于每天要处理上万件事。这就说明细小的事情不能不受重视的道理，陛下对小事情怎么能加以忽视，而不好好想想呢？”他又说：“如果认为谏劝争论是在指责过失，那么像商纣王这种挖剖贤臣心脏的暴君就不应该受到后来贤明君主的指责；如果认为谏劝争论是为自己谋取名声，那么舍身忘己、为国尽忠的大臣就不会记在圣人的经典上，留作后人的榜样了。”他又说：“假如谏臣是有意指责陛下的过错，通过谏劝来获取自己的名声，陛下只要能够听到好的意见就改正，遇到犯颜直谏的人不阻止，那么，所指责的足以表明陛下的仁善美德，所得到的足以显示陛下无边无际的恩德。陛下由此而得到好处，能从中获得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假如对臣下指责大为恼火而不改正，那么陛下就会招来厌恶直言进谏的讥讽；贬斥那些谋取名声的人而不宽容，那么陛下就会蒙上禁听谏诤的诽谤；这

就是所谓掩饰自己的过错,反而使过错变得更加明显,贬损别人的名声,而别人的名声反而更加彰扬。果真要对姜公辅治罪,那陛下的损失就太大了。"皇帝仍然怒气未消,十四日,罢免了姜公辅的宰相之职,而降为左庶子。

22 加西川节度使张延赏同平章事,赏其供亿无乏故也。

23 朱泚、姚令言数遣人诱泾原节度使冯河清,河清皆斩其使者。大将田希鉴密与泚通,杀河清,以军府附于泚;泚以希鉴为泾原节度使。

24 上问陆贽:"近有卑官自山北来者,率非良士。有邢建者,论说贼势,语最张皇,察其事情,颇似窥觇,今已于一所安置。如此之类,更有数人,若不追寻,恐成奸计。卿试思之,如何为便?"贽上奏,以为今盗据宫阙,有冒涉险远来赴行在者,当量加恩赏,岂得复猜虑拘囚!其略曰:"以一人之听览而欲穷宇宙之变态,以一人之防虑而求胜亿兆之奸欺,役智弥精,失道弥远。项籍纳秦降卒二十万[1],虑其怀诈复叛,一举而尽坑之,其于防虞,亦已甚矣。汉高豁达大度,天下之士至者,纳用不疑,其于备虑,可谓疏矣。然而项氏以灭,刘氏以昌,蓄疑之与推诚,其效固不同也。秦皇严肃雄猜,而荆轲奋其阴计[2];光武宽容博厚[3],而马援输其款诚[4]。岂不以虚怀待人,人亦思附;任数御物,物终不亲!情思附则感而悦之,虽寇仇化为心膂矣;意不亲则惧而阻之,虽骨肉结为仇慝矣。"又曰:"陛下智出庶

物，有轻待人臣之心；思周万机，有独驭区寓之意；谋吞众略，有过慎之防；明照群情，有先事之察；严束百辟，有任刑致理之规；威制四方，有以力胜残之态。由是才能者怨于不任，忠荩者忧于见疑[5]，著勋业者惧于不容，怀反侧者迫于及讨，驯致离叛，构成祸灾。天子所作，天下式瞻，小犹慎之，矧又非小！愿陛下以覆车之辙为戒，实宗社无疆之休。”

25 丁巳，以前山南东道节度使南皮贾耽为工部尚书[6]。先是，耽使行军司马樊泽奏事行在，泽既复命，方大宴，有急牒至，以泽代耽为节度使。耽内牒怀中，宴饮如故，颜色不改；宴罢，召泽告之，且命将吏谒泽。牙将张献甫怒曰：“行军为尚书问天子起居，乃敢自图节钺，夺尚书土地，事人不忠，请杀之。”耽曰：“是何言也！天子所命，即为节度使矣！”即日离镇，以献甫自随，军府遂安。

26 左仆射李揆自吐蕃还，甲子，薨于凤州。

27 韩游瓌引兵会浑瑊于奉天。

28 丙寅，加平卢节度使李纳同平章事。

29 丁卯，义王玭薨。

【注释】

①项籍：秦末农民起义军领袖，字羽，下相（今江苏宿迁西）人。秦朝灭亡后，自称西楚霸王，与刘邦争夺对全国的统治，后败，于公元前202年在乌江自杀。

②荆轲：战国末的著名刺客，卫国人。公元前227年为燕国去刺杀秦王政，未成功而死。

③光武:即东汉政权建立者刘秀,公元25～27年在位,政绩颇著。

④马援:东汉初著名将领,字文渊,扶风(今陕西兴平)人,曾被封新息侯。

⑤忠荩(jìn尽):忠臣。

⑥南皮:县名。秦置,治所在今河北南皮县。

【译文】

22 皇帝加封西川节度使张延赏同平章事职位,以奖赏他能对朝廷的供应无缺。

23 朱泚、姚令言多次派人去拉拢、引诱泾原节度使冯河清,冯河清将派来的使者都杀了。冯河清属下的大将田希鉴暗中与朱泚勾结,杀了冯河清,将泾原军府投靠了朱泚;朱泚任命田希鉴为泾原节度使。

24 皇帝问陆贽道:"近来有一些从北边岐州、雍州来的低级官员,都不是贤良之士。有一个叫邢建的人,谈论叛贼的形势,都夸大其辞,观察这个人的情况,很有点像在窥探情报,现在已经将他们安置在一个地方。像邢建这样的人,还有几个,如果对他们不加追查考究,恐怕就会成全他们通贼的奸计。你试想一想,应该采取什么措施为好?"陆贽上奏皇帝,认为现在叛贼占据皇宫,有冒着危险、跋山涉水、远道赶来陛下身边的人,应当根据情况施恩给赏,哪能反而对他们猜疑和囚禁呢?这份奏疏的大致意思是说:"凭一个人的所见所闻,想弄清宇宙间无穷无尽事物的情况和变化,凭一个人的思虑和防范措施,来战胜天下人的欺诈和邪恶,那么用的心智越是精细、深入,就离正确的处理办法越远。项羽接受了秦朝投降的士兵二十万人,担心他们心怀鬼胎,会再次反叛,于是一下子将他们全部活埋了。项羽在防备祸患方面,也是做得太厉害了。汉高祖刘邦为人胸襟豁达,气度很大,天下的士人投奔到他这里来的,都接纳、任用,而不猜疑他们,刘邦在防备和顾虑方面,可以说是太疏忽了。但是项羽因此而灭亡,刘邦因此而昌盛,心存怀疑和竭诚

待人，其效果本来就不相同啊。秦始皇严厉苛刻，遇事猜疑，但荆轲却奋不顾身地执行刺杀他的计划；东汉光武帝刘秀为人宽宏大量，博爱仁厚，而马援这样的人能对他竭诚尽忠。这岂不是能够虚怀若谷地对待别人，而别人也一心一意地归附他；凭权术来驾驭别人，别人也不会亲附他的缘由吗？要想让人归附，那么就要感化他，虽然曾是仇敌，也能变为心腹；对归附的人不亲近，那么就会怕他，从而会排斥他，这样即使是有骨肉手足之情，也会变成仇敌。"陆贽又说："陛下的智慧超出万事万物，因而有看不起群臣的心思；陛下的思虑遍及万事万物，因而有独自驾驭天下的想法；陛下的谋划包容了群臣的计策，所以有过于谨慎的防范；陛下的英明洞照群情，所以往往有先见之明；陛下严厉管束百官，有专用刑罚以达到天下大治的计划；陛下的威严统御四方，有用武力战胜残敌的志向。而因此那些有才干有能力的人抱怨得不到重用，那些忠心耿耿者担心自己受到怀疑，那些功勋卓著的人害怕君王不容，那些居心不定、反复无常者又迫于被讨伐，渐渐就会背叛朝廷，于是造成了灾祸。天子的所作所为，受天下人的瞻仰，对于微小的事情，尚且要十分谨慎地对待，况且现在所面临又不是小事呢？恳切希望陛下以前车之辙为鉴戒，这实在是宗庙社稷的无穷的幸福。"

25 十七日，皇帝任命前山南东道节度使南皮人贾耽为工部尚书。在此之前，贾耽派他的行军司马樊泽去皇帝巡幸之地汇报事情，樊泽完成任务后回来向贾耽回报，正赶上贾耽大摆酒宴，这时突然有从朝廷送来的紧急公文，是让樊泽代替贾耽担任节度使职务，贾耽将公文揣进怀里，在宴会上与大家饮酒一如刚才，面色丝毫没有改变；宴会结束后，将樊泽召来告诉了他朝廷的决定，而且下令军府中的将领、官吏来拜见樊泽。牙将张献甫愤怒地说："行军司马替尚书去问候皇帝的衣食起居，他竟敢自己向皇帝求取节度使的旌节，夺走尚书统辖的土地！他事奉上司，但却不忠心耿耿，请让我杀了他。"贾耽说："你这说的是什么话？皇帝下诏任命的，那樊

泽就是节度使了!"当天,贾耽就离开山南东道军府,带着张献甫跟随自己,军府内外于是安定下来。

26 左仆射李揆从吐蕃回来,二十四日,在凤州去世。

27 韩游瓌率领军队与浑瑊在奉天会合。

28 二十六日,皇帝加封平卢节度使李纳同平章事一职。

29 二十七日,义王李玭去世。

30 朱滔攻贝州百余日,马燧攻魏州亦逾四旬,皆不能下。贾林复为李抱真说王武俊曰:"朱滔志吞贝、魏,复值田悦被害,倘旬日不救,则魏博皆为滔有矣。魏博既下,则张孝忠必为之臣。滔连三道之兵,益以回纥,进临常山[1],明公欲保其宗族,得乎!常山不守,则昭义退保西山,河朔尽入于滔矣。不若乘贝、魏未下,与昭义合兵救之;滔既破亡,则关中丧气,朱泚不日枭夷,銮舆反正,诸将之功,孰有居明公之右者哉?"武俊悦,从之。

戊辰,武俊军于南宫东南[2],抱真自临洺引兵会之,与武俊营相距十里。两军尚相疑,明日,抱真以数骑诣武俊营;宾客共谏止之,抱真命行军司马卢玄卿勒兵以俟,曰:"吾之此举,系天下安危,若其不还,领军事以听朝命亦惟子,励将士以雪仇耻亦惟子。"言终,遂行。武俊严备以待之,抱真见武俊,叙国家祸难,天子播迁,持武俊哭,流涕纵横。武俊亦悲不自胜,左右莫能仰视,遂与武俊约为兄弟,誓同灭贼。武俊曰:"相公十兄名高四海[3],曩蒙开谕,

得弃逆从顺，免菹醢之罪④，享王公之荣。今又不间胡虏，辱为兄弟，武俊当何以为报乎！滔所恃者回纥耳，不足畏也。战日，愿十兄按辔临视，武俊决为十兄破之。"抱真退入武俊帐中，酣寝久之；武俊感激，待之益恭，指心仰天曰："此身已许十兄死矣！"遂连营而进。

31 山南地热，上以军士未有春服，亦自御袂衣。

【注释】

①常山：即常山郡，西汉初改恒山郡置，治所历有变更，唐代治所在今河北正定县。

②南宫：县名，西汉时设，历有废兴，治所在今河北南宫县。

③十兄：李抱真在家内排行第十，故称十兄。

④菹醢（zū hǎi 租海）：古代一种把人剁成肉酱的酷刑。

【译文】

30 朱滔围攻贝州一百多天，马燧攻打魏州城也有四十多天，但都没能攻下。贾林再次为李抱真去劝说王武俊道："朱滔企图吞并贝州、魏州，又正值田悦遇难了，假若我们在十天之内不去援救，那么魏博镇就全被朱滔占领了。魏博镇被攻下之后，那么张孝忠一定会成为朱滔的臣属。朱滔联合幽州、易定、魏博三镇的兵力，再加上回纥的人马，进军常山郡，那时您想保全自己的宗族，能做得到吗？常山守不住，那我们昭义军就要撤退，防守西山，而河朔地区就全被朱滔占领了。不如乘贝州、魏州还没有被朱滔攻陷的时候，与我们昭义军联合兵力去援救贝州、魏州；朱滔被我们打败了，那么关中地区的朱泚就会丧失斗志，朱泚不久也要被剿灭了，皇帝的车驾返都回宫，各位将领的功劳，又有谁能比得上您呢？"王武俊很高兴，听从了贾林的劝说。

二十八日,王武俊在南宫东南地区驻扎,李抱真从临洺带兵前来与王武俊会合,与王武俊军队驻扎的营地相距十里远。当时两支军队彼此猜疑。第二天,李抱真带着几名随从要去王武俊的军营中;他的门客和将吏们都劝说他不要去,李抱真命令行军司马卢玄卿统兵全面戒备,等待消息。他说:"我采取这一措施,关系到天下的安定与危亡,如果我回不来了,统领军队,听从朝廷的命令就靠你了,激励将士,为我报仇,为昭义军雪耻也靠你了。"说完,就带人去了。王武俊戒备森严,等候李抱真的到来,李抱真进营见了王武俊,向他陈述了国家面临的灾祸患难,说到皇帝流离失所时,李抱真拉着王武俊就哭起来,满脸泪水。王武俊也禁不住悲痛起来,周围的人都很难过的低着头,李抱真于是与王武俊相约结成兄弟,发誓要一起消灭叛贼。王武俊说:"相公十哥你的名望高扬四海,从前我蒙受你的开导,得以背弃叛贼,归顺朝廷,避免了要被剁成肉酱的罪过,能够享受王公大臣的荣耀。如今你又不嫌我是胡人,屈尊与我结为兄弟,我王武俊用什么来报答你呢?朱滔所依仗的不过是回纥兵,实际上回纥兵并不可怕。到打仗的那天,希望十哥你只管骑在马上观战,我王武俊一定要为十哥打败他们。"李抱真退入王武俊的营帐之中,在那里酣睡了很长时间;王武俊对他的信任不疑非常感激,对李抱真更加恭敬有礼,扪心仰天发誓说:"此身决心为十哥而死!"于是双方连营行军。

31 山南地区天气炎热,皇帝因为将士们还没有穿上春天的服装,自己也只穿袂袄以表明与将士们同甘共苦。

资治通鉴全译卷第二百三十一

唐纪四十七　起阏逢困敦五月，尽旃蒙赤奋若七月，凡一年有奇

德宗神武圣文皇帝六

兴元元年

1 五月，盐铁判官万年王绍以江、淮缯帛来至，上命先给将士，然后御衫。韩滉欲遣使献绫罗四十担诣行在，幕僚何士干请行；滉喜曰："君能相为行，请今日过江。"士干许诺，归别家，则家之薪米储偫已罗门庭矣[1]；登舟，则资装器用已充舟中矣；下至厨筹，滉皆手笔记列，无不周备。每担夫，与白金一版置腰间。又运米百艘以饷李晟，自负囊米置舟中，将佐争举之，须臾而毕。艘置五弩手以为防援，有寇则叩舷相警，五百弩已彀矣。比至渭桥，盗不敢近。时

关中兵荒，米斗直钱五百；及滉米至，减五之四。滉为人强力严毅，自奉俭素，夫人常衣绢裙，破，然后易。

2 吐蕃既破韩旻等，大掠而去。朱泚使田希鉴厚以金帛赂之，吐蕃受之；韩游瓌以闻。浑瑊又奏："尚结赞屡遣人约刻日共取长安，既而不至；闻其众今春大疫，近已引兵去。"上以李晟、浑瑊兵少，欲倚吐蕃以复京城，闻其去，甚忧之，以问陆贽。贽以为吐蕃贪狡，有害无益，得其引去，实可欣贺；乃上奏，其略曰："吐蕃迁延顾望，反复多端，深入郊畿，阴受贼使，致令群帅进退忧虞：欲舍之独前，则虑其怀怨乘蹑；欲待之合势，则苦其失信稽延。戎若未归，寇终不灭。"又曰："将帅意陛下不见信任，且患蕃戎之夺其功；士卒恐陛下不恤旧劳，而畏蕃戎之专其利；贼党惧蕃戎之胜，不死则悉遗人禽；百姓畏蕃戎之来，有财必尽为所掠。是以顺于王化者其心不得不怠，陷于寇境者其势不得不坚。"又曰："今怀光别保蒲、绛，吐蕃远避封疆，形势既分，腹背无患，瑊、晟诸帅，才力得伸。"又曰："但愿陛下慎于抚接，勤于砥砺，中兴大业，旬月可期，不宜尚眷眷于犬羊之群，以失将士之情也。"

上复使谓贽曰："卿言吐蕃形势甚善，然瑊、晟诸军当议规画，令其进取。朕欲遣使宣慰，卿宜审细条流以闻。"贽以为："贤君选将，委任责成，故能有功。况今秦、梁千里，兵势无常，遥为规画，未必合宜。彼违命则失君威，从命则害军事，进退羁碍，难以成功。不若假以便宜之权，待以殊常之赏，则将帅感悦，智勇得伸。"乃上奏，其略曰：

"锋镝交于原野而决策于九重之中，机会变于斯须而定计于千里之外，用舍相碍，否臧皆凶。上有掣肘之讥，下无死绥之志。"又曰："传闻与指实不同，悬算与临事有异。"又曰："设使其中有肆情干命者，陛下能于此时戮其违诏之罪乎？是则违命者既不果行罚，从命者又未必合宜，徒费空言，祗劳睿虑，匪惟无益，其损实多。"又曰："君上之权，特异臣下，惟不自用，乃能用人。"

【注释】

①偫(zhì 致)：完备，储备。

【译文】

唐纪四十七　起甲子(公元 784 年)五月，止乙丑(公元 785 年)七月，共一年三个月。

德宗神武圣文皇帝六

兴元元年(甲子，公元 784 年)

1 五月，盐铁判官万年人王绍押运江淮地区的丝绸布帛到了梁州，皇帝下令先供应给将士换衣装，然后自己才换了单衣。韩滉打算派遣使者运送绫罗四十担去梁州，进献给朝廷，他的幕僚何士干请求押运前往；韩滉高兴地对他说："你能替我去一趟，那么请今天就过江成行。"何士干答应下来，回来与家人道别时，看到韩滉已派人将家用的的柴米储备放满庭院的空地上了；何士干登上船只时，韩滉已经派人将各种物资、装备、用具装满了船；就连擦拭大便的竹筹，韩滉都一一亲手记录，十分周全详备。每一个挑绫罗的担夫，都发给他们一块白银缠在腰间。又运送一百船大米到关中给李晟作军饷，韩滉自己亲自背着米袋装上船，他部下的将领、僚佐们争先恐后地背米上船，一会儿一百船米就装好了。韩滉在每艘船上布

置五名弩弓手,用以防御抢劫和各船互相援助,如果有盗贼袭击,就敲响船舷,互通警报,五百名弩弓手张弓拉箭,严阵以待。一直到渭桥,盗贼们都不敢接近运粮船队。当时关中地区正因为兵荒马乱,一斗米价值五百钱;等韩滉的一百船米运到,米价下跌了五分之四。韩滉为人强悍有力、严明果断,自己平时生活十分俭朴,他的夫人经常穿很普通的绢裙,等到穿烂了以后,才再换一件。

2 吐蕃的军队打败了韩旻等人以后,在关中大肆抢掠了一阵,便离开了。朱泚让田希鉴用很厚重的金钱布帛贿赂吐蕃,吐蕃接受了;韩游瓌将此事上奏给了皇帝。浑瑊又上奏皇帝说:"尚结赞多次派人同我们约定时刻,共同攻打长安城,但到了时间却不来;听说吐蕃境内今年春天流行瘟疫,最近已带兵回去了。"皇帝认为李晟、浑瑊的兵力弱少,想依靠吐蕃的军队收复京城,听说他们回去了,非常担心,就此事来询问陆贽。陆贽认为吐蕃人贪婪狡猾,对朝廷只有害处,并无益处,现在他们自己回去了,实在值得庆幸;于是就上奏皇帝,奏疏的大致意思是说:"吐蕃人拖延时间,两边观望,他们反复无常,诡计多端,深入我们的京畿地区,暗中接受叛贼的指使,以致于各军将帅进退两难:打算将他们抛到一边,独自进攻长安城,又担心他们心怀怨恨,乘机跟在后面捣乱;打算等他们来了,联合兵力攻打长安城,又苦于他们不守信用,耽误时间。如果吐蕃不回到自己的地方,那么叛贼最后还难以消灭。"陆贽又说:"各军将帅们心中猜想陛下不信任自己,而担心吐蕃人与他们争夺功劳;士兵们恐怕陛下不体恤他们往日的劳绩,而担心吐蕃人独占了陛下的赏赐;叛贼朱泚的党羽害怕吐蕃取得胜利后,即使不死,也要被擒获;老百姓害怕吐蕃一来,即使有点钱财,也会被他们掳掠一空。所以顺从君王教化的人们的心意不得不懈怠起来,而陷于叛贼统辖境内的人们也将不肯归附朝廷。"他又说:"现在李怀光退保蒲州、绛州地区,吐蕃人又远离我们的境内,目前的形势是李怀光和吐蕃人都远离京畿,我们已经是腹地和背后都没有祸患,浑瑊、李

晟等各支军队主帅的才干和能力都能够得到施展了。"陆贽又说："只希望陛下能够谨慎地对待和安抚将士们，经常砥砺自己，那么中兴家国的宏伟大业，将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可完成，不应该对吐蕃这种犬羊之群还念念不忘，而失去了将士们的效忠之心。"

皇帝又派使者对陆贽说："你所谈的吐蕃形势非常好，但是对浑瑊、李晟等各支军队，应当商议出一些方略来，好让他们按计进攻长安城。我打算派遣使者去安抚他们，你应该列出该如何办的详细计划让我知道。"陆贽认为："贤明的君主选任将帅，委以大权，责其成效，所以能够获得成功。何况现在咸阳离梁州一千余里，军队作战，双方情况变化无常，在遥远的地方策划方略，未必符合实际需要。如果他们不按照朝廷的命令去办事，便有失君王的威严，如果他们按命令行事，就对打胜仗有损害，他们进攻、撤退，都有羁绊和妨碍，就很难获得成功。不如给他们见机行事的权力，用特殊的奖赏对待他们，那么将帅们就会衷心感激，他们的智慧和勇武就都能施展开来。"于是上奏皇帝，奏疏的大致意思是说："战争在遥远的原野上进行，而决策却在深宫大院中作出，战争时机瞬息万变，但制定计策却在千里之外，将帅们遵命和不遵命都会碍事，无论在深宫中作出的决策是好是坏，都对打胜仗不利。不但朝廷有掣肘将帅们的讥讽，而且臣下也没有奋不顾身、拼死力战的斗志。"陆贽又说："传说的东西往往与实际情况不相符合，凭空筹划与亲自主持事情大有区别。"他又说："假如将帅之中有专横武断，违抗朝命的人，陛下难道能在此时就以违抗朝廷命令之罪杀了他吗？由此看来，违抗朝廷命令既然不能立即采取惩罚手段，服从朝廷命令的行为也未必符合实际情况，这样做只是白白浪费言辞，而让陛下忧劳思虑，不但没有什么益处，而且损失实在太大。"他又说："君王的权力，与臣下的权力大有区别，只有不自以为是，才能善于任用别人。"

3 癸酉，泾王侄薨。

4 徐、海、沂、密观察使高承宗卒，甲戌，使其子明应知军事。

5 乙亥，李抱真、王武俊距贝州三十里而军。朱滔闻两军将至，急召马寔，寔昼夜兼行赴之。或谓滔曰："武俊善野战，不可当其锋，宜徙营稍前逼之，使回纥绝其粮道。我坐食德、棣之饩[1]，依营而陈，利则进攻，否则入保，待其饥疲，然后可制也。"滔疑未决。会马寔军至，滔命明日出战。寔言："军士冒暑困惫，请休息数日乃战。"

常侍杨布、将军蔡雄引回纥达干见滔，达干曰："回纥在国与邻国战，常以五百骑破邻国数千骑，如扫叶耳。今受大王金帛、牛酒前后无算，思为大王立效，此其时矣。明日，愿大王驻马高丘，观回纥为大王翦武俊之骑，使匹马不返。"布、雄曰："大王英略盖世，举燕、蓟全军，将扫河南，清关中，今见小敌尤豫不击[2]，失远近之望，将何以成霸业乎！达干请战是也。"滔喜，遂决意出战。

丙子旦，武俊遣其兵马使赵琳将五百骑伏于桑林，抱真列方陈于后，武俊引骑兵居前，自当回纥。回纥纵兵冲之，武俊使其骑控马避之。回纥突出其后，将还，武俊乃纵兵击之，赵琳自林中出横击之，回纥败走。武俊急追之，滔骑兵亦走，自践其步陈，步骑皆东奔，滔不能制，遂走趣其营，抱真、武俊合兵追击之。时滔引三万人出战，死者万余人，逃溃者亦万余人，滔才与数千人入营坚守。会日暮，昏雾，两军不能进，抱真军其营之西北，武俊军其东北。滔夜

焚营，引兵出南门，趣德州遁去，委弃所掠资财山积；两军以雾，不能追也。

滔杀杨布、蔡雄而归幽州，心既内惭，又恐范阳留守刘怦因败图己。怦悉发留守兵夹道二十里，具仪仗，迎之入府，相对悲喜，时人多之。

6 初，张孝忠以易州归国，诏以孝忠为义武节度使，以易、定、沧三州隶之。沧州刺史李固烈，李惟岳之妻兄也，请归恒州，孝忠遣押牙安喜程华交其州事③。固烈悉取军府绫、缣、珍货数十车，将行，军士大噪曰："刺史扫府库之实以行，将士于后饥寒，奈何！"遂杀固烈，屠其家。程华闻乱，自窦逃出，乱兵求得之，请知州事；华不得已，从之。孝忠闻之，即版华摄沧州刺史。华素宽厚，推心以待将士，将士安之。

会朱滔、王武俊叛，更遣人招华，华皆不从。时孝忠在定州，自沧如定，必过瀛州，瀛隶朱滔，道路阻涩。沧州录事参军李宇说华，表陈利害，请别为一军，华从之，遣宇奉表诣行在。上即以华为沧州刺史、横海军副大使、知节度事，赐名日华，令日华岁供义武租钱十二万缗。

王武俊又使人说诱之；时军中乏马，日华给使者曰："王大夫必欲相属，当以二百骑相助。"武俊给之，日华悉留其马，遣其士归。武俊怒，而方与马燧等相拒，不能攻取，日华由是获全。及武俊归国，日华乃遣人谢过，偿其马价，且赂之。武俊喜，复与交好。

【注释】

①饷(yùn 郓):运粮赠送。

②尤:即古代的尤字,同犹。

③安喜:县名。三国时魏国改安熹县设置,后治所有迁移,名称有更改,唐代治所在今河北定县。

【译文】

3 初三,泾王李侄逝世。

4 徐、海、沂、密四州观察使高承宗去世,初四,皇帝下令高承宗的儿子高应明代理军中事务。

5 初五,李抱真、王武俊在距离贝州城三十里远的地方驻扎下来。朱滔听说李抱真、王武俊的两支军队就要开过来了,紧急征召马寔支援,马寔率军昼夜不停地赶路,来援助朱滔。有人对朱滔说:"王武俊善于在原野上作战,不能与他正面交锋,而应该将营垒向前稍稍移动一些,来逼迫他,派回纥兵从后面截断他的运粮之道。我军只要坐吃德州、棣州送来的粮饷,背靠营垒布列战阵就行了,有机可乘时就进攻,形势不利的时候就退进营垒中防卫,等待王武俊军队饥饿、疲劳的时候,就能够制服他了。"朱滔对这一建议迟疑不决。正好马寔的军队赶来了,朱滔于是下命令军队第二天出营作战。马寔说:"将士们冒着酷暑炎热赶来,极为困乏疲惫,请让他们休息几天再去作战吧。"

朱滔的常侍杨布、将军蔡雄领着回纥兵的首领达干来见朱滔,达干说:"我们回纥军在本国的时候,与邻国交战,经常以五百名骑兵就把邻国的几千骑兵打得大败,就像狂风卷树叶一样容易。现在我们收受了大王您的金钱布帛、牛肉美酒,这种赏赐多得无数,我们想为大王您效劳,现在正是时候了。明天,希望大王您骑马站在高处,看我们回纥军为大王您消灭王武俊的骑兵,我们要杀得他一匹马也不剩下。"杨布、蔡雄说:"大王您雄才大略,盖世无双,率领

燕、蓟地区的全部人马，将要横扫河南，清除关中，现在遇到的只是小股敌人就犹豫不决，不肯攻击，使远近各地的人都感到失望，那将怎么能成就您的霸业呢？达干请求出战的作法是对的啊。"朱滔听了很高兴，于是决定出营作战。

初六的清晨，王武俊派他的兵马使赵琳带领五百名骑兵埋伏在桑林中，李抱真的军队布列成方阵排在后面，王武俊带领骑兵列阵在前面，亲自抵挡回纥骑兵。回纥兵放马向这边冲过来，王武俊指挥骑兵驭马避开回纥的兵锋。回纥兵冲到了王武俊骑兵的后面，将要回马还阵的时候，王武俊才调头挥骑冲击回纥兵，赵琳率部从桑林中杀出，拦腰截击，回纥兵被打败，逃走了。王武俊率部急速追击，朱滔的骑兵也开始逃跑，向后践踏了自己的步兵阵列，步兵、骑兵一起向东逃命，朱滔无法控制，于是也逃回营垒中，李抱真、王武俊两军联合追击。当时朱滔带领三万人出来作战，结果战死的有一万多人，逃跑、溃散的也有一万多人，朱滔只带着几千人退回营垒坚守。这时天正黑下来，加上浓雾弥漫，李抱真、王武俊两支军队不能前进，于是李抱真驻扎在朱滔营垒的西北边，王武俊驻扎在朱滔营垒的东北边。当晚，朱滔放火烧营，率军从南门出来，直向德州方向逃去，丢下所抢掠的各种物资、钱财堆得像小山一样；李抱真、王武俊因为雾大，不能出兵追击。

朱滔杀了杨布、蔡雄，回到幽州，他内心又气又愧，还担心范阳留守刘怦乘他战败而谋害他。刘怦将范阳的留守兵全部派出来，夹道二十里，准备好了仪仗队，将朱滔迎入府中，两人相对，悲喜交集，当时很多人都对刘怦称赞不已。

6 当初，张孝忠率领易州军民归顺朝廷，皇帝下诏任命张孝忠为义武节度使，将易、定、沧三州划归他管辖。沧州刺史李固烈，是李惟岳妻子的哥哥，他请求回恒州去，张孝忠派遣他的押牙官安喜人程华去沧州与李固烈交接沧州事务。李固烈将军府中库存的绫绢、缣帛、珍货财物全部装进几十辆车上，将要出发到恒州的时候，将

士们大声喧哗,喊道:"刺史将库存的财物席卷一空,要全部带走,将士们以后要饥寒交迫了,怎么办?"于是,将士们起来杀了李固烈和他的全家人口。程华听说将士们起事发乱,从城墙上的洞里逃了出去,被发乱的将士们找到,请求他主持州内军政大事;程华迫不得已,顺从了将士们的要求。张孝忠听说这件事后,当即授权程华代理沧州刺史。程华平素为人宽仁厚道,对将士们能推心置腹,将士们于是都安定下来。

正好当时朱滔、王武俊反叛朝廷,两人多次派遣使者来招诱程华,程华一概不听。这时张孝忠坐镇定州,从沧州去定州,中途一定要经过瀛州,瀛州在朱滔的统辖之下,两州往来的通道被阻塞了。沧州的录事参军李宇劝说程华,要他上奏朝廷,说明目前两州隔绝的利害关系,请求朝廷在此地另设一军,程华采纳了他的意见,派遣李宇带着表章去皇帝所在的奉天。皇帝立即委任程华为沧州刺史、横海军副大使、代理节度使等职务,并给他赐名为日华,命令程日华每年为义武军提供租钱十二万缗。

王武俊又派人劝说、引诱程日华归附他,当时程日华的军中正缺马匹,程日华骗王武俊的使者说:"王大夫一定想要我们与他结盟的话,就应当派二百名骑兵来援助我们。"王武俊将人马给了程日华,但程日华将马全部留下,打发两百名骑兵回去了。王武俊恼羞成怒,但因为正与马燧等人的军队作战,相持不下,腾不出力量来攻打沧州,程日华的沧州因此得到保全。等到王武俊归顺朝廷之后,程日华就派人去王武俊那里道歉,并偿还了王武俊两百匹马的价钱,还送给他很多东西。王武俊很高兴,又与程日华复归旧好。

7 庚寅,李晟大陈兵,谕以收复京城。先是,姚令言等屡遣谍人觇晟进军之期,皆为逻骑所获。晟引示以所陈兵,

谓曰："归语诸贼：努力固守，勿不忠于贼也！"皆饮之酒，给钱而纵之。遂引兵至通化门外，曜武而还，贼不敢出。晟召诸将，问兵所从入，皆请"先取外城，据坊市，然后北攻宫阙。"晟曰："坊市狭隘，贼若伏兵格斗，居人惊乱，非官军之利也。今贼重兵皆聚苑中，不若自苑北攻之，溃其腹心，贼必奔亡。如此，则宫阙不残，坊市无扰，策之上者也！"诸将皆曰："善！"乃牒浑瑊及镇国节度使骆元光、商州节度使尚可孤，刻期集于城下。

壬辰，尚可孤败泚将仇敬忠于蓝田西，斩之。乙未，李晟移军于光泰门外米仓村。丙申，晟方自临筑垒，泚骁将张庭芝、李希倩引兵大至，晟谓诸将曰："始吾忧贼潜匿不出，今来送死，此天赞我，不可失也！"命副元帅兵马使吴诜等纵兵击之。时华州营在北，兵少，贼并力攻之，晟命牙前将李演等帅精兵救之。演等力战，贼败走；演等追之，乘胜入光泰门；再战，又破之。会夜，晟敛兵还。贼余众走入白华门，夜，闻恸哭。希倩，希烈之弟也。

丁酉，晟复出兵，诸将请待西师至夹攻之。晟曰："贼数败，已破胆，不乘胜取之，使其成备，非计也。"贼又出战，官军屡捷；骆元光败泚众于浐西。戊戌，晟陈兵于光泰门外，使李演及牙前兵马使王佖将骑兵[1]，牙前将史万顷将步兵，直抵苑墙神鹿村[2]。晟先使人夜开苑墙二百余步，比演等至，贼已树栅塞之，自栅中刺射官军，官军不得进。晟怒，叱诸将曰："纵贼如此，吾先斩公辈矣！"万顷惧，帅众先进，拔栅而入，佖、演引骑兵继之，贼众大溃，诸军分

道并入。姚令言等犹力战，晟命决胜军使唐良臣等步骑蹙之，且战且前，凡十余合，贼不能支。至白华门，有贼数千骑出官军之背，晟帅百余骑回御之，左右呼曰："相公来！"贼皆惊溃。

先是，泚遣张光晟将兵五千屯九曲[3]，去东渭桥十余里，光晟密输款于晟。及泚败，光晟劝泚出亡，泚乃与姚令言帅余众西走，犹近万人。光晟送泚出城，还，降于晟。晟遣兵马使田子奇以骑兵追泚。晟屯含元殿前，舍于右金吾仗，令诸军曰："晟赖将士之力，克清宫禁。长安士庶，久陷贼庭，若小有震惊，非吊民伐罪之意。晟与公等室家相见非晚，五日内无得通家信。"命京兆尹李齐运等安慰居人。晟大将高明曜取贼妓，尚可孤军士擅取贼马，晟皆斩之，军中股栗。公私安堵，秋毫无犯，远坊有经宿乃知官军入城者。

是日，浑瑊、戴休颜、韩游瓌亦克咸阳，败贼三千余众，闻泚西走，分兵邀之。

己亥，晟使京西兵马使孟涉屯白华门，尚可孤屯望仙门，骆元光屯章敬寺，晟以牙前三千人屯安国寺，以镇京城；斩泚党李希倩、敬钎、彭偃等八人于市。

【注释】

①佖(bì 必)：此为人名。

②麚(jiā 加)：同麝，一种牡鹿。

③九曲：即九曲寨，在今陕西西安市东北。

【译文】

7二十日，李晟将军队列成阵势，举行阅兵式，他向将士们宣布就要发起攻击，收复京城了。在此之前，姚令言等人多次派间谍出来刺探李晟攻城的日期，都被李晟的巡逻骑兵抓获了。李晟让这些间谍看所布军阵，对他们说："你们回去对叛贼们说：要他们努力防守城池，不要做出不忠于叛贼朱泚的事情！"李晟让他们都喝了酒，又每人给了些钱，便放他们回去了。随后李晟率领军队到长安城的通化门外，耀武扬威一番后就回营来了，叛军们眼睁睁地看着不敢出城。李晟召集各位将领，询问他们大军朝什么方向攻入长安城，将领都请求"先攻下长安外城，占领街区闹市，然后向北进攻皇宫。"李晟说："街区闹市十分狭窄，如果叛军们在这里埋伏了人马，我们与他们搏斗起来，就会使周围的居民受惊扰而造成混乱，这对我们的军队不利。现在叛贼们的主要兵力都集中在禁苑之中，不如从禁苑的北边向宫苑进攻，先将敌人的要害部位打垮，叛贼们就一定会四处逃跑。这样一来，皇宫就不会受损失，街区闹市也不受到战斗的侵扰，这才是最好的出兵策略啊！"各位将领都点头说："高明！"于是李晟给浑瑊和镇国军节度使骆元光、商州节度使尚可孤送去文书，约定时间，将各支军队调集长安城下。

二十二日，尚可孤在蓝田的西部将朱泚的将领仇敬宗打败，并杀了他。二十五日，李晟将军队调移到光泰门外的米仓村。二十六日，李晟正亲临阵地，指挥将士修建营垒，朱泚的骁将张庭芝、李希倩率领大批人马蜂拥而来，李晟对各位将领说："我开始还担心叛贼会躲在禁苑中不出来，现在他们出来送死，真是上天帮助我，这一良机决不能丧失！"于是李晟命令副元帅府的兵马使吴诜等人带兵出去。当时，骆元光的华州军驻扎在皇城外的北边，他的兵力很少，叛军集中兵力向骆元光进攻，李晟命令牙前将领李演等人率领精锐部队前去援救骆元光。李演等人率军拼死力战，叛军被打败后逃向城内；李演等率军紧追不舍，乘胜攻进了光泰门；又与叛军交

战，再次打败了叛军。这时正好到了晚上，李晟鸣锣收兵，回到营地。叛军的残余人马逃到了白华门内，当天晚上，在城外可以听到城内十分悲痛的嚎哭声。李希倩是李希烈的弟弟。

二十七日，李晟再次出兵作战，他手下的将领们劝他等待西边浑瑊等人的军队赶来时再夹击敌人。李晟说："叛军多次被我们打败，现在已经吓破了胆，我们不如乘胜向他们发动进攻，如果让他们作好防备，那就不好办了。"叛军们又出城内与朝廷军队交战，朝廷军队多次取得胜利；骆元光在浐水西边也打败了朱泚的军队。二十八日，李晟在光泰门外布阵，他派牙前将李演和牙前兵马使王佖率领骑兵，牙前将史万顷率领步兵，直抵宫墙外边的神麾村。李晟事先派人在夜晚将神麾村一带的宫苑城墙凿开了两百余步宽的大口子，等到李演等人率军赶来时，叛军们已经在此竖起栅栏，堵住了宫墙上的缺口，并从栅栏的缝隙中刺杀射击朝廷的军队，朝廷军队前进受阻。李晟勃然大怒，训斥将领们道："你们如此放纵敌人，我先杀了你们！"史万顷害怕，率领部众冒死前进，在前面拔掉了栅栏进入城内，王佖、李演率领骑兵紧随其后，叛军们纷纷溃散、逃窜，各支人马分路进入宫苑中。姚令言等人率众拼死力战，李晟命令决胜军使唐良臣等率步兵、骑兵紧逼姚令言等人，边作战边向前进，总共有十来个回合，叛军们就支撑不住了。到了白华门附近，有一股由几千名骑兵组成的叛军抄到了朝廷军队的背后，李晟马上率领一百多名骑兵回头抵御，李晟的侍从们大声呼喊到："李相公来了！"敌人听到李晟来了，都惊慌失措地溃散逃跑。

在此之前，朱泚派遣张光晟率领五千人的军队驻扎在九曲这个地方，这里离东渭桥只有十几里远，张光晟暗中向李晟表示诚服之意。等到朱泚失败了，张光晟劝朱泚弃城出逃，朱泚于是才和姚令言率领残余部众向西逃跑，随行的还将近有一万人。张光晟送朱泚出城以后，回城内向李晟投降了。李晟派遣兵马使田子奇带领骑兵追击朱泚。李晟将军队驻扎在含元殿前边，自己住在右金吾仪仗

队住的房子里，向各支军队下令道："我李晟全凭将士们的力量，终于扫除了宫禁内的叛贼。长安城内的士绅百姓，长久以来处在叛贼的统治之下，如果我们对他们稍有震动和侵扰的话，就违背了拯救百姓、讨伐罪人的本意。我李晟与诸位同家人相见的时间不会太久了，但诸位五天之内不得擅自同家人联系。"李晟命令京兆尹李齐运等人去街区闹市安慰平民百姓。李晟的手下大将高明曜占了叛军的妓女，尚可孤属下的士兵擅自牵走了叛军的马匹，李晟将他们都杀了，于是军中将士十分害怕。长安城内相安无事，军队对百姓丝毫不加侵扰，离得很远的街区还有人过了一夜才知朝廷军队已经进入城内的事。

就在这一天，浑瑊、戴休颜、韩游瓌也率军攻下了咸阳城，打败叛军三千多人，他们听说朱泚向西边逃跑的消息后，便分兵拦截朱泚。

二十九日，李晟让京西兵马使孟涉驻扎白华门，尚可孤驻扎望仙门，骆元光驻扎章敬寺，李晟自己带牙前卫队三千人驻扎在安国寺，分兵镇守京城；李晟杀了朱泚的党羽李希倩、敬钎、彭偃等八人，在闹市示众。

8 王武俊既破朱滔，还恒州，表让幽州、卢龙节度使，上许之。

9 六月，癸卯，李晟遣掌书记吴人于公异作露布上行在曰："臣已肃清宫禁，祗谒寝园，钟虡不移[1]，庙貌如故。"上泣下曰："天生李晟，以为社稷，非为朕也。"

晟在渭桥，荧惑守岁[2]，久之乃退，宾佐皆贺，曰："荧惑退舍，皇家之福也！宜速进兵。"晟曰："天子野次，臣下

知死敌而已;天象高远,谁得知之?"既克长安,乃谓之曰:"昃非相拒也,吾闻五星赢、缩无常,万一复来守岁,吾军不战自溃矣!"皆谢曰:"非所及也!"

10 朱泚将奔吐蕃,其众随道散亡,比至泾州,才百余骑。田希鉴闭城拒之,泚谓之曰:"汝之节,吾所授也。奈何临危相负!"使焚其门;希鉴取节投火中曰:"还汝节!"泚众皆哭。泾卒遂杀姚令言,诣希鉴降。泚独与范阳亲兵及宗族、宾客北趣驿马关[3];宁州刺史夏侯英拒之。至彭原西城屯[4],其将梁庭芬射泚坠坑中,韩旻等斩之,诣泾州降。源休、李子平奔凤翔,李楚琳斩之,皆传首行在。

11 上命陆贽草诏赐浑瑊,使访求奉天所失裹头内人。贽上奏,以为:"巨盗始平,疲瘵之民,疮痍之卒,尚未循拊,而首访妇人,非所以副惟新之望也。谋始尽善,克终已稀;始而不谋,终则何有!所赐瑊诏,未敢承旨。"上遂不降诏,竟遣中使求之。

乙巳,诏吏部侍郎班宏充宣慰使,劳问将士,抚慰蒸黎。

丙午,李晟斩文武官受朱泚宠任者崔宣、洪经纶等十余人;又表守节不屈者刘乃、蒋沇等。

己酉,以李晟为司徒、中书令,骆元光、尚可孤各迁官有差。以检校御史中丞田希鉴为泾原节度使。

12 诏改梁州为兴元府。

13 甲寅,以浑瑊为侍中,韩游瓌、戴休颜各迁官有差。

14 朱泚之败也,李忠臣奔樊川[5],擒获,丙辰,斩之。

15 上问陆贽："今至凤翔有迎驾诸军，形势甚盛，欲因此遣人代李楚琳，何如？"贽上奏，以为："如此则事同胁执，以言乎除乱则不武，以言乎务理则不诚，用是时巡，后将安入！议者或谓之权，臣窃未谕其理。夫权之为义，取类权衡，今辇路所经，首行胁夺，易一帅而亏万乘之义，得一方而结四海之疑，乃是重其所轻而轻其所重，谓之权也，不亦反乎！以反道为权，以任数为智，君上行之必失众，臣下用之必陷身，历代之所以多丧乱而长奸邪，由此误也。不如奠枕京邑，征授一官，彼喜于恩宥，将奔走不暇，安敢辄有旅拒，复劳诛钼哉！"

戊午，车驾发汉中。

【注释】

①虡(jù 巨)：悬挂钟磬的柱子。

②荧惑守岁：荧惑即火星，岁即岁星，又叫木星。古代星象家认为岁星出现，国家就有福分。而荧惑出现在岁星之旁，就表明上天对人有所惩罚。

③驿马关：关名，在今甘肃庆阳县西南，为军事要地。

④彭原：县名。隋代以彭阳县改名，治所在今甘肃镇原县东。

⑤樊川：地名。在唐代京城长安城南边的杜县内，今属长安县。

【译文】

8 王武俊打败朱滔之后，回到恒州，上表朝廷，请求辞去幽州、卢龙节度使的职务，皇帝同意了。

9 六月初四，李晟派担任掌书记这一职务的吴人于公异草拟捷报以进呈皇帝所在的梁州说："我已经肃清了在京城的叛贼，恭恭敬敬地拜谒先帝们的寝陵，里面连钟磬的支架也未曾移动，宗庙的面貌一如往昔，没有丝毫变化。"皇帝听后激动得流着眼泪说："上

天降生了李晟这个人，是为了天下社稷，而不是为了我啊！”

李晟在渭桥驻军的时候，天空上，火星停留在木星旁边，过了很长时间才分离开来，李晟的宾客幕僚们都向他表示祝贺，说：“火星退离木星，这是皇家的福兆啊！请赶快下令出兵攻城。”李晟说：“皇帝流离在京城以外，作臣下的只知道为战胜敌人而死；上天之象，深奥难测，谁又能将它弄清楚呢？”等攻下长安城后，李晟才对他的宾客幕僚们说：“从前我并不是有意要否定你们的说法，我听说金、木、水、火、土五星的进出、隐现，没有常规，万一火星再次靠近木星，那我们的军队岂不就会不战自溃吗？”宾客僚佐们都向他道歉说：“我们没有想到这一层啊！”

10 朱泚将要向吐蕃方向逃亡，他的部众沿途溃散、逃亡，等赶到泾州城时，才剩下一百多人。泾原节度使田希鉴关闭城门，不让朱泚进城，朱泚在城下对田希鉴吼道：“你田希鉴这个节度使职务，还是我朱泚任命的，你怎么能在我面临危难的时候背叛我呢？”说完派人去焚烧泾州城的城门，田希鉴取出朱泚授给他的节度使的旌节，投到火中说：“还给你旌节！”朱泚的随从们见此情景，都大哭起来。前泾州的士兵杀了姚令言，向田希鉴投降。朱泚只得与从范阳带出来的卫兵、宗族成员和幕僚宾客们向北边的驿马关赶去；宁州刺史夏侯英拒绝让他过关，他们一行改道来到彭原县西城屯时，朱泚的部将梁庭芳一箭将朱泚射落在坑中，韩旻等人上去杀了朱泚，然后带着朱泚的人头回到泾州向田希鉴投降。源休、李子平逃向凤翔，李楚琳将他们杀了。朱泚、姚令言、源休、李子平等人的脑袋都被传送到皇帝所在的梁州。

11 皇帝下令陆贽草拟诏令给浑瑊，让他寻访在奉天失散的缠头宫女。陆贽上奏皇帝，认为：“大盗才刚刚平定下来，疲惫不堪的百姓，满身伤病的士卒，都还没来得及安抚、慰问，而首先就下令访查一个妇人，陛下的这种做法不符合人们要革新政治的愿望。能够在事情的开头就将事情的全部谋划得尽善尽美，但能够将事情做得

尽善尽美的情况是很少的；在事情的开头就不谋划，那最后哪有什么完美的结局可言？陛下要赐给浑瑊的诏令，恕我不敢接旨草拟。”皇帝于是便不下此诏，但最后还是派宦官们去寻找这个宫女。

初六，皇帝下诏任命吏部侍郎班宏为宣慰使，前去京城慰问将士，安抚平民百姓。

初七，李晟杀了受朱泚宠信的文武官员崔宣、洪经纶等十几人；又上表朝廷表彰坚守节操，威武不屈的刘乃、蒋沇等人。

初十，皇帝任命李晟为司徒、中书令，对骆元光、尚可孤各升官晋级不等。任命检校御史中丞田希鉴为泾原节度使。

12 皇帝下诏将梁州改为兴元府。

13 十五日，皇帝任命浑瑊为侍中，对韩游瓌、戴休颜各升官晋级不等。

14 朱泚被打败后，李忠臣逃向樊川一带，被官军抓获了，十七日，杀了他。

15 皇帝问陆贽道：“现在开到凤翔一带迎接车驾的各支军队，声势极为盛大，我想乘此机会派人代替李楚琳担任凤翔节度使，你看怎么样？”陆贽上奏皇帝，认为：“如果这样做的话，事情就有点像以武力拘捕一样，将这种方式说成是清除变化，那么算不上是勇武，将这种方式说成是务求政治清明，那未必太不光明正大了，若说这是天子巡视的正常措施，那以后将怎么能入京城呢？议论此事的人将这种方式说成是权宜之举，但我私下却弄不明白其中的道理。本来，权宜之举的基本含义在于衡量轻重两种事情，然后采取措施，现在皇帝的车驾经过的地方，第一站就以威势剥夺军镇节帅的权力，换一个军镇的节帅事小，却损害天子统御四海的信义，获得了一个地方的安宁，却让举国上下的臣属都惶惑疑虑，这就是重视了应该轻视的东西，而轻视了应该重视的东西，把这叫着权宜之举，不正好弄反了吗？以违背君王统御四海之道为权宜举，以任用权术、谋略为机智，君王如果采取这种方式，一定会丧失人心，臣下如

果采取这种方式，一定会自害其身，自古以来之所以出现很多丧乱祸患、奸邪滋长的事情，都是由这一错误引起的啊！陛下不如在京城安定下来以后，再征召李楚琳，另外给他升一官职，他会对陛下的恩泽、宽恕感到高兴，将会为朝廷奔走效劳，哪里还有时间敢来聚众起事，抗拒朝命，又要朝廷费神去铲除呢？"

十九日，皇帝的车驾从汉中启程回京。

16 李晟综理长安以备百司，自请至凤翔迎扈，上不许。内常侍尹元贞奉使同华[1]，辄诣河中招谕李怀光。晟奏："元贞矫制擅赦元恶，请理其罪！"

17 秋，七月，丙子，车驾至凤翔，斩乔琳、蒋镇、张光晟等。李晟以光晟虽臣贼，而灭贼亦颇有力，欲全之；上不许。

18 副元帅判官高郢数劝李怀光归款，怀光遣其子璀诣行在谢罪，请束身归朝。庚辰，诏遣给事中孔巢父赍先除怀光太子太保赦诣河中宣慰，朔方将士悉复官爵如故。

19 壬午，车驾至长安，浑瑊、韩游瓌、戴休颜以其众扈从，李晟、骆元光、尚可孤以其众奉迎，步骑十余万，旌旗数十里。晟谒见上于三桥，先贺平贼，后谢收复之晚，伏路左请罪。上驻马慰抚，为之掩涕，命左右扶上马。至宫，每闲日，辄宴勋臣，赏赐丰渥，李晟为之首，浑瑊次之，诸将相又次之。

20 曹王皋遣其将伊慎、王锷围安州，李希烈遣其甥刘戒

虚将步骑八千救之；皋遣其别将李伯潜逆之于应山[2]，斩首千余级。生擒戒虚，徇于城下，安州遂降，以伊慎为安州刺史。又击希烈将康叔夜于厉乡[3]，走之。

21 丁亥，孔巢父至河中，李怀光素服待罪，巢父不之止。怀光左右多胡人，皆叹曰："太尉无官矣！"巢父又宣言于众曰："军中谁可代太尉领军者？"于是怀光左右发怒喧噪；宣诏未毕，众杀巢父及中使啖守盈，怀光亦不之止，复治兵为拒守之备。

22 辛卯，赦天下。

23 初，肃宗在灵武，上为奉节王，学文于李泌。代宗之世，泌居蓬莱书院，上为太子，亦与之游。及上在兴元[4]，泌为杭州刺史，上急诏征之，与睦州刺史杜亚俱诣行在[5]。乙未，以泌为左散骑常侍，亚为刑部侍郎；命泌日直西省以候对[6]，朝野皆属目附之。上问泌："河中密迩京城，朔方兵素称精锐，如达奚小俊等皆万人敌，朕昼夕忧之，奈何？"对曰："天下事甚有可忧者；若惟河中，不足忧也。夫料敌者，料将不料兵。今怀光，将也；小俊之徒乃兵耳，何足为意！怀光既解奉天之围，视朱泚垂亡之虏不能取，乃与之连和，使李晟得取以为功。今陛下已还宫阙，怀光不束身归罪，乃虐杀使臣，鼠伏河中，如梦魇之人耳！但恐不日为帐下所枭，使诸将无以藉手也。"

初，上发吐蕃以讨朱泚，许成功以伊西[7]、北庭之地与之；及泚诛，吐蕃来求地，上欲召两镇节度使郭昕、李元忠还朝，以其地与之。李泌曰："安西、北庭，人性骁悍，控制

西域五十七国及十姓突厥[8]，又分吐蕃之势，使不能并兵东侵，奈何拱手与之！且两镇之人，势孤地远，尽忠竭力，为国家固守近二十年，诚可哀怜。一旦弃之以与戎狄，彼其心必深怨中国，他日从吐蕃入寇，如报私仇矣。况日者吐蕃观望不进，阴持两端，大掠武功，受赂而去，何功之有！"众议亦以为然，上遂不与。

【注释】

①同华：即同州和华州，均在今陕西境内。

②应山：县名。隋代设置，治所在今湖北广水市。

③厉乡：地名，在今湖北随州市东北。

④兴元：府名。唐兴元元年(公元784年)改梁州置，治所在今陕西汉中市东。

⑤睦州：隋代置，名称历有改废，唐代治所在今浙江建德县东北梅城镇。

⑥西省：唐代宰相办公的门下省称为东省，中书省称为西省。

⑦伊西：地名，唐代控制的少数民族地区，其范围今新疆境内一部分和中亚地区。

⑧十姓突厥：突厥为世居今阿尔泰山一带的古老民族，因为他们城市的形状如古代战士的头盔，俗称突厥。隋代初分为东西二突厥。西突厥共有五个弩失毕部和五个咄陆部，故称十姓。

【译文】

16 李晟全面主持长安城内事务，使各个职能机构完备起来，他自己向朝廷请求前去凤翔迎接皇帝的车驾，但皇帝没有答应。内常侍尹元贞奉皇帝命令出使同华地区，他却自作主张地去河中府劝说李怀光归顺朝廷。李晟向皇帝上奏道："尹元贞假托陛下诏令，擅自赦免罪魁祸首，请治他的罪！"

17 秋，七月初七，皇帝的车驾到了凤翔，皇帝下令杀了乔琳、蒋

镇、张光晟等人。李晟因为张光晟虽然作了叛贼朱泚的臣属，但在消灭朱泚的叛军时也出了大力，想救他一命；但皇帝却不答应。

18 前副元帅府的判官高郢多次劝说李怀光归降朝廷，于是，李怀光派他的儿子李璀去皇帝所在的凤翔认罪，请求只身到朝廷来投案。十一日，皇帝下诏给事中孔巢父带着朝廷原先任命李怀光为太子太保的敕文去河中府安抚李怀光，并宣布恢复朔方将士们从前的一切官职爵位。

19 十三日，皇帝的车驾回到长安，浑瑊、韩游瓌、戴休颜各率领自己的部下随从护卫皇帝的车驾，李晟、骆元光、尚可孤各率自己的部众迎接皇帝的车驾，步兵、骑兵共有十几万人，旗帜连绵几十里路。李晟在京西三桥这个地方晋见皇帝，首先向皇帝祝贺已经平定了朱泚，接着为收复京城太晚向皇帝请罪，跪伏在道路的左边不起来。皇帝停下马来慰问、安抚李晟，为他的忠心感动得流下眼泪，命令左右随从扶李晟上马。回到皇宫后，每逢双日不上朝的时候，皇帝总是大摆宴席，款待有功之臣，并赏赐很丰厚的东西，每次都以李晟所得最多，浑瑊仅次于李晟，各位将领和宰相们又次于浑瑊。

20 曹王李皋派遣属下将领伊慎、王锷围攻安州，李希烈派他的外甥刘戒虚率领步兵和骑兵八千人去救援安州；李皋派遣别将李伯潜在应山县一带阻击刘戒虚，杀了他一千多人，活捉了刘戒虚，在安州城下绕城示众，安州于是投降了。朝廷任命伊慎为安州刺史。李皋的军队又在厉乡一带攻击李希烈的部将康叔夜，将他赶走了。

21 十八日，孔巢父一行到了河中府，李怀光穿着一身百姓的民服，等待朝廷治罪，孔巢父没有制止他。李怀光的左右亲信多是胡族人，他们都哀叹道："李太尉保不住官爵了！"孔巢父又大声问众人道："军中有谁能代替李太尉统领军队呢？"于是，李怀光的亲信们听了大怒，他们喧哗闹事；孔巢父还没有宣读完朝廷的诏书，李

怀光的人就拥上来杀了孔巢父和宦官使者陕守盈。对此,李怀光也不制止,而再次修理兵器,整顿军队,作好抵御进攻的准备。

22 二十二日,皇帝大赦天下。

23 当初,肃宗皇帝出走灵武的时候,现在的皇帝还是奉节王,跟李泌学习文章技巧。整个代宗皇帝时期,李泌都在蓬莱书院居住,现在的皇帝当上太子以后,也经常与李泌交往。等到皇帝出巡兴元府时,李泌担任了杭州刺史,皇帝下急命,征召李泌,李泌与睦州刺史杜亚一同奉命赶往皇帝所在的兴元府。二十六日,皇帝任命李泌为左散骑常侍,杜亚为刑部侍郎。命令李泌每天在中书省值班,以等候皇帝的召询,在朝在野的人士都争相讨好巴结李泌。皇帝问李泌说:"河中府离京城很近,朔方镇的士兵一向十分精锐,像达奚小俊等人都有一人抵挡万人之勇,我日夜为此担忧,你看该怎么办?"李泌回答说:"天下还有很多值得十分忧虑的事情;如果只是河中地区,那就不值得陛下担忧了。要说估计敌情,是估计将领,而不估计士兵。现在的李怀光,是将领;而达奚小俊之类不过是一个小兵而已,哪值得陛下为这些人担忧呢?李怀光解除了奉天城包围后,眼看着朱泚即将败灭而不去消灭他,反而与他联合在一起,终于给李晟一个攻取京城、消灭朱泚的机会。现在陛下已经返回皇宫,李怀光不自缚手脚到朝廷来认罪,反而残暴地杀害了朝廷的使臣,像老鼠一样躲藏在河中地区,像恶梦一样令人惊恐不安!只怕不久就要被他的部下杀头示众,而使朝廷诸将没有机会对他下手啊!"

当初,皇帝征调吐蕃出兵来讨伐朱泚,答应事情成功之后,将伊西、北庭管辖的地方送给吐蕃。朱泚被消灭后,吐蕃派人来向朝廷要求给他们土地,皇帝打算召回伊西、北庭两镇的节度使郭昕、李元忠,将这两处地方送给吐蕃。李泌说:"安西、北庭这两个地方,百姓们生性骁勇剽悍,这两处地方控制着西域地区的五十七个国家以及十个姓族的突厥人,又牵制着吐蕃的力量,使他们不能联合兵力大举向东侵扰泾州、邠州、陇州等地,怎么能轻易地就送给他

们呢?而且这两个节镇的将士,势力孤单,离内地遥远,他们竭尽忠诚和气力,为国家坚守边防将近二十年,实在令人哀伤怜悯。一旦将他们遗弃,将他们交给戎狄之人统治,那么他们心中一定会深深怨恨我大唐朝廷,以后他们随同吐蕃来侵扰内地,就像报私仇一样了。何况从前吐蕃心存观望,不肯进攻,暗中同朱滔也有往来,事后对武功县一带大肆抢劫,还接受了大量的赠馈以后才肯回去,他们有什么功劳可言?"群臣也都持这种看法,皇帝于是就不把这两处地方送给吐蕃。

24 李希烈闻李希倩伏诛,忿怒,八月,壬寅,遣中使至蔡州杀颜真卿。中使曰:"有敕。"真卿再拜。中使曰:"今赐卿死。"真卿曰:"老臣无状,罪当死。不知使者几日发长安?"使者曰:"自大梁来,非长安也。"真卿曰:"然则贼耳,何谓敕邪!"遂缢杀之。

25 李晟以泾州倚边,屡害军帅,常为乱根,奏请往理不用命者,力田积粟以攘吐蕃。癸卯,以晟兼凤翔、陇右节度等使及四镇、北庭、泾原行营副元帅,进爵西平王。时李楚琳入朝,晟请与俱至凤翔而斩之,以惩逆乱。上以新复京师,务安反仄,不许。

26 先是,上命浑瑊、骆元光讨李怀光军于同州,怀光遣其将徐庭光以精卒六千军于长春宫以拒之[1],瑊等数为所败,不能进。时度支用度不给,议者多请赦怀光,上不许。李怀光遣其妹婿要廷珍守晋州[2],牙将毛朝敘守隰州[3],郑抗守慈州[4],马燧皆遣人说下之。上乃加浑瑊河中、绛州节

度使，充河中、同华、陕虢行营副元帅，加马燧奉诚军、晋·慈·隰节度使，充管内诸军行营副元帅，与镇国节度使骆元光、鄜坊节度使唐朝臣合兵讨怀光。

初，王武俊急攻康日知于赵州，马燧奏请诏武俊与李抱真同击朱滔，以深、赵隶武俊，改日知为晋·慈·隰节度使，上从之。日知未至而三州降燧，故上使燧兼领之。燧表让三州于日知，且言因降而授，恐后有功者，踵以为常，上嘉而许之。燧遣使迎日知，既至，籍府库而归之。

27 甲辰，以凤翔节度使李楚琳为左金吾大将军。

28 丙午，加浑瑊朔方行营元帅。

29 李晟至凤翔，治杀张镒之罪，斩裨将王斌等十余人。

30 朱滔为王武俊所攻，殆不能军，上表待罪。

31 癸未[5]，马燧将步骑三万攻绛州。

32 度支以李怀光所部将士数万与怀光同反，不给冬衣，上曰："朔方军累代忠义，今为怀光所制耳，将士何罪！"冬，十月，诏："朔方及诸军在怀光所者，冬衣及赏钱皆当别贮，俟道路稍通，即时给之。"

33 李勉累表乞自贬，辛丑，罢勉都统、节度使，其检校司徒、同平章事如故。

34 丙辰，李怀光将阎晏寇同州，官军败于沙苑[6]。诏征邠州之军，韩游瓌将甲士六千赴之。

35 乙丑，马燧拔绛州，分兵取闻喜、万泉、虞乡、永乐、猗氏[7]。

36 初，鱼朝恩既诛，代宗不复使宦官典兵。上即位，悉以

禁兵委白志贞，志贞得罪，上复以宦官窦文场代之，从幸山南，两军稍集。上还长安，颇忌宿将握兵多者，稍稍罢之。戊辰，以文场监神策军左厢兵马使，王希迁监右厢兵马使，始令宦官分典禁旅。

【注释】

①长春宫：地名，北周武帝时设置，在今陕西大荔县朝邑镇西北，为一军事堡垒。

②晋州：北魏时设置、后废。唐武德元年（公元618年）又以平阳郡改置，治所在今山西临汾市西南。

③隰州：隋代开皇五年（公元585年）以西汾州改置，后历有兴废。唐代建中时治所在长寿县（今山西隰县）。

④慈州：唐贞观八年（公元634年）以南汾州改名，后有兴废。唐代建中时治所在吉昌县（今山西吉县）。

⑤癸未：唐兴元元年九月没有癸未这一天，疑误。

⑥沙苑：地名，又名沙阜、沙海、沙窝。在今陕西大荔县南洛河和渭河之间，东西八十里，南北三十里，唐代曾在此设监牧。

⑦闻喜：县名。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设，治所有迁移，唐代治今山西闻喜县。　万泉：县名，唐武德时设置，治所在今山西万荣县西南古城南。　虞乡：县名。北周保定元年（公元561年）以绥化县改名，治所在今山西永济县。　永乐：县名，唐初置，治所在今山西芮城县。　猗氏：县名，西汉置，治所在今山西临猗县。

【译文】

24 李希烈听说弟弟李希倩在长安被处死刑，十分怨恨、恼怒，八月初三，派遣宦官使者去蔡州杀颜真卿。李希烈的使者对颜真卿说："皇帝有敕文到。"颜真卿连忙伏首再拜。使者说："现在要赐你去死。"颜真卿说："老臣办事没有任何成绩可言，论罪该死。不知道使者您哪天从长安出发的？"使者说："我从大梁来，不是从长安来

的。"颜真卿说:"这么说来,你们是那一伙朝廷的叛贼了,怎么还说是敕令呢?"李希烈的使者于是下令勒死了颜真卿。

25 李晟认为泾州依临边疆,这里的将士多次谋杀军中的主帅,是经常发生祸乱的根源,于是上奏皇帝请求去泾州处治那些不服从朝廷命令的人,督促军民努力耕种,储积粮食,以准备打击、防御吐蕃。初四,皇帝任命李晟兼任凤翔、陇右等地节度使以及四镇、北庭、泾原行营副元帅,给他进封爵号为西平王。这时李楚琳已经入朝了,李晟请求皇帝让李楚琳与他一同去凤翔,好在凤翔杀了李楚琳,以惩治反叛朝廷的变乱。皇帝认为最近才收复京城,一定要安定惶惑不定的人心,所以没有答应李晟的请求。

26 在前些时候,皇帝命令浑瑊、骆元光率军向在同州的李怀光的军队发动攻击,李怀光派遣他的将领徐庭光率领精锐部队六千人驻守长春宫抵御浑瑊、骆元光等,浑瑊、骆元光的军队多次被徐庭光打败,不能前进一步。当时度支的开支太大,供应不足,朝廷讨论此事的人很多都请求赦免李怀光,皇帝没有答应。李怀光派他的妹夫要廷珍防守晋州,牙将毛朝敘防守隰州,郑抗防守慈州,马燧派人去劝说,他们都投奔了马燧。皇帝于是加封浑瑊河中、绛州节度使,充任河中、同华、陕虢行营副元帅职务,加封马燧奉诚军和晋、慈、隰节度使,充任所管辖区域内各支军队的行营副元帅职务,命令他们与镇国军节度使骆元光、鄜坊镇节度使唐朝臣联合兵力去讨伐李怀光。

当初,王武俊急攻赵州的康日知,马燧上奏朝廷请皇帝下诏命令王武俊与李抱真一起进攻朱滔,将深州、赵州划归王武俊统辖,改任康日知为晋、慈、隰三州节度使,皇帝采纳了他的建议。康日知还没有赶赴新命,晋、慈、隰三州已向马燧投降,因此,皇帝让马燧兼任晋、慈、隰三州节度使。马燧上表朝廷请求把晋、慈、隰三州节度使职务让给康日知,而且说因为三州向自己投降,就官职授给自己,恐怕以后在这方面有功劳的人因袭成例,成为经常性的做法,

皇帝嘉勉他，采纳了他的意见。马燧派使者去迎接康日知来三州任职，康日知来了后，马燧命人将库存财物登记造册，一并交给了他。

27 初五，皇帝任命凤翔节度使李楚琳为左金吾大将军。

28 初七，皇帝加封浑瑊为朔方行营元帅。

29 李晟到了凤翔，惩治杀害前任节度使张镒的罪犯，杀了裨将王斌等十几人。

30 朱滔被王武俊攻击，几乎溃不成军，于是上表朝廷，等候治罪。

31 癸未日，马燧率领步兵和骑兵三万人进攻绛州。

32 度支的主管官吏认为李怀光统辖的几万将士同李怀光一道反叛朝廷，所以不给他们供应冬季服装，皇帝说："朔方军几个世代以来都是忠诚于朝廷的，现在不过是受了李怀光的控制而已，将士们有什么罪过？"冬，十月，皇帝颁布诏令说："朔方军以及在李怀光统领下的各军将士，其冬季服装和赏钱都应当另外存放起来，等到交通道路渐渐开通之后，就马上按时发给他们。"

33 李勉多次上表朝廷，请求贬职，初三，皇帝罢免了李勉都统、节度使的职务，但他的检校司徒、同平章事职务仍旧担任。

34 十八日，李怀光的将领阎晏侵扰同州，官军在沙苑这个地方打了败仗。皇帝下令征调邠州的军队，韩游瓌率领全副武装的六千甲兵赶赴同州。

35 二十七日，马燧攻下了绛州，然后分兵攻取闻喜、万泉、虞乡、永乐、猗氏等地。

36 当初，大宦官鱼朝恩被杀以后，代宗皇帝不再让宦官掌管兵权。皇帝即位以后，将所有的禁卫军都交给白志贞统领，白志贞获罪被贬职以后，皇帝又让宦官窦文场代替白志贞统领禁卫军，跟随皇帝出走山南地区，神策的左右两军又慢慢有了一些规模。皇帝回到长安之后，对掌握很多兵马的老将很有顾忌，而逐渐地一一罢免。三十日，皇帝任命窦文场为监督神策军左厢兵马使，王希迁为

监督神策军的右厢兵马使，开始让宦官分别掌管中央禁卫军。

37 闰月，丙子，以泾原节度使田希鉴为卫尉卿。

李晟初至凤翔，希鉴遣使参候，晟谓使者曰："泾州逼近吐蕃，万一入寇，州兵能独御之乎？欲遣兵防援，又未知田尚书意。"使者归，以告希鉴，希鉴果请援兵，晟遣腹心将彭令英等戍泾州。晟寻托巡边诣泾州，希鉴出迎，晟与之并辔而入，道旧结欢。希鉴妻李氏，以叔父事晟，晟谓之田郎。晟命具三日食，曰："巡抚毕，即还凤翔。"希鉴不复疑。晟置宴，希鉴与将佐俱至晟营。晟伏甲于外庑，既食而饮，彭令英引泾州诸将下堂，晟曰："我与汝曹久别，各宜自言姓名。"于是得为乱者石奇等三十余人，让之曰："汝曹屡为逆乱，残害忠良，固天地所不容！"悉引出，斩之。希鉴尚在座，晟顾曰："田郎亦不得无过，以亲知之故，当使身首得完。"希鉴曰："唯。"遂引出，缢杀之，并其子萼。晟入其营，谕以诛希鉴之意，众股栗，无敢动者。

38 李希烈遣其将翟崇晖悉众围陈州，久之，不克。李澄知大梁兵少，不能制滑州，遂焚希烈所授旌节，誓众归国。甲午，以澄为汴滑节度使。

39 宋亳节度使刘洽遣马步都虞候刘昌与陇右、幽州行营节度使曲环等将兵三万救陈州，十一月，癸卯，败翟崇晖于州西，斩首三万五千级，擒崇晖以献。乘胜进攻汴州，李希烈惧，奔归蔡州。李澄引兵趋汴州，至城北，恇怯不敢

进；刘洽兵至城东。戊午，李希烈守将田怀珍开门纳之。明日，澄入，舍于浚仪[1]，两军之士，日有忿阋。会希烈郑州守将孙液降于澄，澄引兵屯郑州。诏以都统司马宝鼎薛珏为汴州刺史[2]。

李勉至长安，素服待罪；议者多以"勉失守大梁，不应尚为相。"李泌言于上曰："李勉公忠雅正，而用兵非其所长。及大梁不守，将士弃妻子而从之者殆二万人，足以见其得众心矣。且刘洽出勉麾下，勉至睢阳，悉举其众以授之，卒平大梁，亦勉之功也。"上乃命勉复其位。议者又言："韩滉闻銮舆在外，聚兵修石头城，阴蓄异志。"上疑之，以问李泌，对曰："滉公忠清俭，自车驾在外，滉贡献不绝。且镇江东十五州[3]，盗贼不起，皆滉之力也。所以修石头城者，滉见中原板荡，谓陛下将有永嘉之行[4]，为迎扈之备耳。此乃人臣忠笃之虑，奈何更以为罪乎？滉性刚严，不附权贵，故多谤毁，愿陛下察之，臣敢保其无他。"上曰："外议汹汹，章奏如麻，卿弗闻乎？"对曰："臣固闻之。其子皋为考功员外郎，今不敢归省其亲，正以谤语沸腾故也。"上曰："其子犹惧如此，卿奈何保之？"对曰："滉之用心，臣知之至熟。愿上章明其无他，乞宣示中书，使朝众皆知之。"上曰："朕方欲用卿，人亦何易可保！慎勿违众，恐并为卿累也。"泌退，遂上章，请以百口保滉。他日，上谓泌曰："卿竟上章，已为卿留中。虽知卿与滉亲旧，岂得不自爱其身乎！"对曰："臣岂肯私于亲旧以负陛下？顾滉实无异心，臣之上章，以为朝廷，非为身也。"上曰："如何其为朝廷？"对

曰："今天下旱、蝗，关中米斗千钱，仓廪耗竭，而江东丰稔。愿陛下早下臣章以解朝众之惑，面谕韩皋使之归觐，令滉感激无自疑之心，速运粮储，岂非为朝廷邪！"上曰："善！朕深谕之矣。"即下泌章，令韩皋谒告归觐，面赐绯衣，谕以"卿父比有谤言，朕今知其所以，释然不复信矣。"因言："关中乏粮，归语卿父，宜速致之。"皋至润州，滉感悦流涕，即日，自临水滨发米百万斛，听皋留五日即还朝。皋别其母，啼声闻于外；滉怒，召出，挞之，自送至江上，冒风涛而遣之。既而陈少游闻滉贡米，亦贡二十万斛。上谓李泌曰："韩滉乃能化陈少游贡米矣！"对曰："岂惟少游，诸道将争入贡矣！"

【注释】

①浚仪：县名，西汉时设置，治所在今河南开封市。

②宝鼎：县名。唐开元十年(公元722年)以汾阴县改置，治所在今山西万荣县西南部的宝鼎。

③江东十五州：即浙江东西道所统辖的润、升、常、湖、苏、杭、睦、越、明、台、温、衢、处、婺、宣等十五个州。

④永嘉之行：这里指西晋永嘉年间晋怀帝司马炽为避臣下叛乱，离开首都，逃渡江南一带。

【译文】

37 闰十月初八，皇帝任命泾原节度使田希鉴为卫尉卿。

李晟刚到凤翔的时候，田希鉴派遣使者来参见问候，李晟对使者说："泾州地区紧挨着吐蕃，万一吐蕃前来侵犯，泾州的兵力能单独抵挡得住吗？我想派兵去增强防御力量，又不知道田尚书是什么意见。"使者回到泾州，把这个意思告诉给田希鉴，田希鉴果然向李

晟请求派去援兵，李晟于是派遣心腹将领彭令英等人率军去戍守泾州。不久，李晟借口巡视边疆到了泾州，田希鉴远道出迎，李晟与他并骑出城，同他谈论往事，相处融洽。田希鉴的妻子姓李，她用对待叔父一样的礼仪待李晟，李晟因此称田希鉴为“田郎”。李晟命令田希鉴只准备三天的伙食，对他说：“我巡察安抚完毕，马上就回凤翔。”田希鉴对李晟不再怀疑。李晟摆下宴席款待泾州的将吏，田希鉴和将领、僚佐们都到了李晟的军营内。李晟在军营的外边廊庑下埋伏了甲兵，在田希鉴等人开始吃喝以后，彭令英将泾州的各位将领拉到堂下，李晟对他们说：“我与你们分别很久了，你们最好各自说出姓名。”于是从中得悉犯上作乱的石奇等三十余人，斥责道：“你们多次反叛朝廷，残害国家的忠良大臣，这是天地不能容忍的！”李晟命令将他们全部拉出去杀了。田希鉴这时还在座位上，李晟对他说：“田郎你也不能说没罪，看在你我亲近友好的份上，我自当让你身首完整。”田希鉴只说了声：“是。”就被拉出去，绞死了，他的儿子田萼同时也被绞死。李晟进入田希鉴的军营中，向众人宣布了杀田希鉴的原因，众人吓得腿直发抖，没有人敢动一下的。

38 李希烈派他的将领翟崇晖带领所有人马围攻陈州，攻了很久，城还是没攻下。李澄知道大梁地区的兵马很少，控制不了滑州，于是就焚烧了李希烈授给他节度使的旌节，与部众宣誓效忠朝廷。二十六日，皇帝任命李澄为汴滑节度使。

39 宋亳节度使刘洽派遣马步都虞候刘昌与陇右、幽州行营节度使曲环等人率兵三万去援救陈州。十一月初六，刘昌、曲环等在陈州西边打败翟崇晖，杀敌三万五千人，活捉了翟崇晖，并押献给朝廷。他们乘胜进攻汴州，李希烈这时很害怕，逃向蔡州。李澄率兵奔汴州而来，到了汴州城北，胆怯畏缩，不敢进攻；刘洽率兵到了汴州城东。二十一日，李希烈的汴州防守将领田怀珍打开城门，放进了刘洽的军队。第二天，李澄的军队才进去，驻扎在浚仪县；两支军队的士兵，每天发生争斗。正好李希烈的郑州防守将领孙液向李澄

投降，于是，李澄带兵驻扎郑州。皇帝下诏委任都统司马宝鼎人薛珏为汴州刺史。

李勉到了长安城，身穿普通的民服，等待朝廷治罪；朝廷中商议讨论此事的人大多认为"李勉没有守住大梁，不应该继续担任宰相职务。"李泌对皇帝说："李勉为人公平、忠诚、文雅、正直，但指挥军队打仗不是他的长处。在大梁失守之后，将士们抛家弃子而跟随他的将近有二万人，这足以证明他深得人心了。而且刘洽原来是李勉的部下，李勉到了睢阳县以后，马上将所率部队全部交给刘洽指挥，终于平定了大梁，这也是李勉的功劳啊。"皇帝于是下令李勉官复原职。朝廷中论事的人又说："韩滉听说皇帝的车驾出行在京城之外，于是调集兵力修筑石头城，这是心中暗藏反叛朝廷的意图。"皇帝开始怀疑韩滉，就这事来询问李泌，李泌回答说："韩滉为人公正、忠诚、清廉、俭朴，自从陛下的车驾出行在外之后，韩滉对朝廷的各种物资供应从未断绝。而且镇守江东十五州，那里没有盗贼出现，这都是韩滉作出的努力啊。他之所以要修筑石头城，是因为他见中原地区动荡不宁，想到陛下将会有晋元帝永嘉年间那样南渡长江之行，那是为了迎接陛下车驾作的准备啊。这是作为人臣而忠心为陛下的考虑，怎么能反将它说成罪过呢？韩滉性格刚强、严肃，不攀附有权有势的人，所以别人往往诽谤他，希望陛下细心审察，我敢担保他没有别的意图。"皇帝说："外面对他的议论很厉害，参奏韩滉的章疏多如乱麻，你没听说过吗？"李泌回答说："我当然早就听说了。韩滉的儿子韩皋担任考功员外郎，现在不敢回去省亲，就是因为对韩滉飞短流长的原因啊。"皇帝说："韩滉的儿子对这事尚且如此担心害怕，你为什么要为他担保呢？"李泌回答说："韩滉的用意，我了解得非常清楚。愿意上奏章为他说明没有别的企图，请求陛下将这份奏章发给中书省，让满朝文武大臣都知道。"皇帝说："我正打算重用你，要担保一个人谈何容易！你千万不要违背大家的意见，这恐怕会给你添不少麻烦。"李泌退下后，还是上呈奏

疏，请求以全家百口人命为韩滉担保。后来有一天，皇帝对李泌说："你竟然还是上了奏章，我已经将你的奏章扣留在禁中了。我虽然知道你与韩滉亲近、交好，但你怎么能不自爱呢？"李泌回答说："我岂能以私心来保护旧友亲朋，而辜负陛下的恩德呢？我是看到韩滉实在是没有背叛朝廷的企图，我之所以上奏章，是为了朝廷，而不是为了自身啊。"皇帝问他："那你是怎么为朝廷的？"李泌回答说："现在天下发生了旱灾和蝗灾，关中地区一斗米价值一千钱，朝廷的粮库都消耗光了，但江东地区粮食获得了丰收。希望陛下早日将我的奏章发给中书省，以便解除朝廷群臣对韩滉的疑惑，请陛下当面对韩皋说，让他回去探亲，让韩滉心中感激，打消内心的怀疑念头，立即向朝廷运送储备的粮食，这难道不是为朝廷吗？"皇帝说："好！我明白了。"当即把李泌的奏章发给中书省，又命韩皋回去探亲。皇帝当着朝廷文武大臣之面赐给韩皋绯色朝服，告诉他"最近有许多对你父亲不利的流言，我现在已经知道了是怎么回事，不再相信这些谣言了。"又对韩皋说："关中地区缺乏粮食，你回去后告诉你父亲，最好快点运送粮食过来。"韩皋到了润州后，韩滉感激万分，高兴地流下了眼泪，当天，就亲自到漕运处，调集粮食一百万斛运往关中，只让韩皋在家逗留五天的时间，就让他回朝。韩皋与他的母亲告别，啼啼哭哭的声音外边都听得到；韩滉大为光火，将韩皋召呼出来，用鞭子抽打他，亲自把他送到江边的船上，让他顶着风浪回朝了。不久，陈少游听说韩滉向朝廷贡献粮食，自己也向朝廷贡献大米二十万斛。皇帝对李泌说："韩滉竟然能感化陈少游向朝廷贡献大米！"李泌回答说："韩滉感化的岂止是陈少游，各道都要争着向朝廷进贡了！"

40 吏部尚书、同平章事萧复奉使自江、淮还，与李勉、卢

翰、刘从一俱见上。勉等退，复独留，言于上曰："陈少游任兼将相，首败臣节，韦皋幕府下僚，独建忠义，请以皋代少游镇淮南。"上然之。寻遣中使马钦绪揖刘从一，附耳语而去。诸相还阁。从一诣复曰："钦绪宣旨，令从一与公议朝来所言事，即行奏之，勿令李、卢知。敢问何事也？"复曰："唐、虞黜陟，岳牧佥谐。爵人于朝，与士共之。使李、卢不堪为相，则罢之。既在相位，朝廷政事，安得不与之同议而独隐此事乎！此最当今之大弊，朝来主上已有斯言，复已面陈不可，不谓圣意尚尔。复不惜与公奏行之，但恐浸以成俗，未敢以告。"竟不以语从一。从一奏之，上愈不悦。复乃上表辞位，乙丑，罢为左庶子。

刘洽克汴州，得《李希烈起居注》，云"某月日，陈少游上表归顺。"少游闻之惭惧，发疾，十二日，乙亥，薨，赠太尉，赙祭如常仪。

淮南大将王韶欲自为留后，令将士推已知军事，且欲大掠，韩滉遣使谓之曰："汝敢为乱，吾即日全军渡江诛汝矣！"韶等惧而止。上闻之喜，谓李泌曰："滉不惟安江东，又能安淮南，真大臣之器，卿可谓知人！"庚辰，加滉平章事、江淮转运使。滉运江、淮粟帛入贡府，无虚月，朝廷赖之，使者劳问相继，恩遇始深矣。

41 是岁蝗遍远近，草木无遗，惟不食稻，大饥，道殣相望。

贞元元年

1 春，正月，丁酉朔，赦天下，改元。

2 癸丑，赠颜真卿司徒，谥曰文忠。

3 新州司马卢杞遇赦，移吉州长史，谓人曰："吾必再入。"未几，上果用为饶州刺史[1]。给事中袁高应草制，执以白卢翰、刘从一曰："卢杞作相，致銮舆播迁，海内疮痍，奈何遽迁大郡！愿相公执奏。"翰等不从，更命他舍人草制。乙卯，制出，高执之不下，且奏："杞极恶穷凶，百辟疾之若仇，六军思食其肉，何可复用！"上不听。补阙陈京、赵需等上疏曰："杞三年擅权，百揆失叙，天地神祇所知，华夏、蛮貊同弃。倘加巨奸之宠，必失万姓之心。"丁巳，袁高复于正牙论奏[2]。上曰："杞已再更赦。"高曰："赦者止原其罪，不可为刺史。"陈京等亦争之不已，曰："杞之执政，百官常如兵在其颈；今复用之，则奸党皆唾掌而起。"上大怒，左右辟易，谏者稍引却；京顾曰："赵需等勿退，此国家大事，当以死争之。"上怒稍解。戊午，上谓宰相："与杞小州刺史，可乎？"李勉曰："陛下欲与之，虽大州亦可，其如天下失望何！"壬戌，以杞为澧州别驾[3]。使谓袁高曰："朕徐思卿言，诚为至当。"又谓李泌曰："朕已可袁高所奏。"泌曰："累日外人窃议，比陛下于桓、灵[4]；今承德音，乃尧、舜之不逮也！"上悦。杞竟卒于澧州。高，恕己之孙也。

【注释】

①饶州：隋代以鄱阳郡改名，历有废改，治所在今江西波阳县。

②正牙：即正衙，唐代称皇宫的大明宫和含光殿为正牙，是唐朝处理重大事情的地方。

③澧州：隋初以松州改置，历有废兴，治所在今湖南澧县。

④桓、灵：桓即东汉桓帝刘志，公元146～167年在位，为政荒淫，官场腐败，纵容宦官掌权。灵即东汉灵帝刘宏，公元168～189年在位，为政贪暴，宦官们专断朝政，祸害天下。

【译文】

40吏部尚书、同平章事萧复奉皇帝之命出使江、淮一带回朝，与宰相李勉、卢翰、刘从一一同晋见皇帝。李勉等人退下以后，只有萧复一个人留下来，他对皇帝说："陈少游兼任大将和宰相的职务，却首先败坏了做人臣忠贞不二的节操，韦皋是他幕府中的普通僚佐，却独有忠诚朝廷的义举，请陛下任命韦皋代替陈少游的职务镇守淮南。"皇帝肯定了他的建议。不久，皇帝就派宦官马钦绪见刘从一，他对着刘从一的耳朵细说了些什么就走了。各位宰相回到自己办公的阁室中。刘从一来到萧复的阁室中对他说："马钦绪传达皇帝的圣旨，让我与你商议你早上所说的事情，商议完后马上上奏，不要让李勉、卢翰知道。请问究竟是什么事？"萧复回答说："唐尧、虞舜掌握官员的升任降免，各地的牧守、官员都能和谐相处。在朝中给人以爵位，那么就与这些人共掌朝政。假如李勉、卢翰不适于担当宰相之职，那么就应该罢免他们。既然他们身居宰相职位，那么朝廷中的大小事务，怎么能不同他们商量，而独独对他们隐瞒这一事情呢？这是目前朝廷政事中的最大弊端，早上皇帝已对我说过这话。我已经向皇帝当面陈说这样做不行，没想到皇帝的想法仍然如此。并不是我不愿意与你商议后上奏皇帝，但恐怕渐渐地形成一种习惯，所以不敢告诉你。"最终也没有将这一事情告诉刘从一。刘从一将这一事上奏，皇帝听了更加对萧复不满，萧复于是上呈表章请求职去宰相职位。二十八日，皇帝罢免萧复的宰相之职，改任他为左庶子。

刘洽攻下了汴州，缴获一部《李希烈起居注》，上面写有"某月某日，陈上游上呈表章，表示归顺。"陈少游听说这一事后，既惭愧

又害怕，就发疾病倒，十二月初八，去世，朝廷追赠他为太尉，并按常规给了丧葬费用和举行了祭祀。

淮南镇内的大将王韶想自己担任淮南留后一职，下令让将士们推举自己代理军中事务，而且准备对地方实行大规模的抢掠，韩滉派遣使者去对他说："你胆敢为害地方，我马上就率全军横渡长江来杀了你！"王韶等人因害怕而打消了原来的念头。皇帝听说这一事后，十分高兴，对李泌说："韩滉不仅能安定江东地区，而且还能安定淮南地区，真有大臣的才干和胆识，你可说是善于了解别人的了！"十三日，皇帝加封韩滉平章事、江淮转运使职务。韩滉将江东、淮南地区的粮食、布帛转运到关中地区的朝廷仓库中，没有哪一月间断过。朝廷的用度主要依靠他，派出去慰问他的使者一个接着一个，皇帝对他的恩宠厚待开始加深起来。

41 这一年的蝗虫灾害遍及各地，草木都被吃光了，它们只是不吃稻谷，因此发生了大饥荒，饿死在路边的人，沿途不绝。

贞元元年（乙丑，公元 785 年）

1 春，正月初一，皇帝大赦天下，改年号为贞元。

2 十七日，朝廷追赠颜真卿为司徒，赐谥号"文忠"。

3 新州司马卢杞遇到皇帝的赦免，改任吉州长史，他对别人说："我一定能再次回到朝廷。"没多久，皇帝果然要起用他为饶州刺史。给事中袁高奉命草拟委任卢杞的文件，袁高拉着卢翰、刘从一的手对他们说："卢杞担任宰相，导致皇帝的车驾流离于京城之外，天下到处都受战争之灾，怎么能一下子就将他升任一个大郡的刺史呢？希望你们就这份任命去谏劝皇上。"卢翰等人没有听袁高的，改命其他人重新起草委任书。十九日，委任卢杞的文件发到中书省，袁高拿着委任书不肯下发，而且向皇帝上奏说："卢杞穷凶极恶，朝廷百官对他恨之入骨，六军将士恨不得吃了他的肉，像这样的人，怎么能再次起用？"皇帝根本不听他的意见。补阙官陈京、赵需等人给皇帝上奏疏说："卢杞专权三年，使朝廷文武百官的职掌

失去秩序，这是天地神灵所知道的，为华夏和蛮貊各族共同抛弃，倘若给这样的巨奸大恶之人以再任要职之宠，那么一定会丧失天下万人之心。"二十一，袁高又在大明宫含光殿向皇帝上奏反对这项任命。皇帝说："卢杞已经获得两次赦免。"袁高说："皇帝的赦免，只是原谅了他的罪过，不应该任命他为刺史。"陈京等人也就此争论不休，他们说："卢杞当朝执政，文武百官就像刀剑经常架在脖子上；现在又要起用他，那么那些奸邪的恶人再度兴起就易如反掌了。"皇帝听了以后勃然大怒，吓得左右侍从躲闪避退，谏劝论争的人也渐渐退下去；陈京回头对他们说："赵需等人不要退下去，这是国家大事，应当冒死抗争！"这时皇帝的怒气才稍微消了一些。二十二日，皇帝对宰相们说："给卢杞一个小州的刺史职务，你们看行吗？"李勉说："陛下如果想给他的话，虽然是大州的刺史也未尝不可，只是让天下人失望了，那该怎么办呢？"二十六日，皇帝任命卢杞为澧州别驾，派人对袁高说："我慢慢琢摸你说的话，实在是非常恰当的。"又对李泌说："我已经批准了袁高的奉议。"李泌说："连日来，外边的人都在悄悄议论，将陛下比成东汉的桓帝和灵帝；现在听了您的这句话，真是唐尧、虞舜等圣君明主也赶不上的啊！"皇帝十分高兴。卢杞最后死于澧州。袁高，是中宗时期的功臣袁恕己的孙子。

4 三月，李希烈陷邓州。

5 戊午，以汴滑节度使李澄为郑滑节度使。

6 以代宗女嘉诚公主妻田绪。

7 李怀光都虞候吕鸣岳密通款于马燧，事泄，怀光杀之，屠其家。事连幕僚高郢、李鄘，怀光集将士而责之，郢、鄘抗言逆顺，无所惭隐，怀光囚之。鄘，邕，之侄孙也。马燧军

宝鼎，败怀光兵于陶城，斩首万余级；分兵会浑瑊，逼河中。

8 夏，四月，丁丑，以曹王皋为荆南节度；李希烈将李思登以随州降之。

9 壬午，马燧、浑瑊破李怀光兵于长春宫南，遂掘堑围宫城；怀光诸将相继来降。诏以燧、瑊为招抚使。

10 五月，丙申，刘洽更名玄佐。

11 韩游瓌请兵于浑瑊，共取朝邑[1]；李怀光将阎晏欲争之，士卒指邠军曰："彼非吾父兄，则吾子弟，奈何以白刃相向乎！"语甚嚣。晏遽引兵去。怀光知众心不从，乃诈称欲归国，聚货财，饰车马，云俟路通入贡，由是得复逾旬月。

12 六月，辛巳，以刘玄佐兼汴州刺史。

13 辛卯，以金吾大将军韦皋为西川节度使。

14 朱滔病死，将士奉前涿州刺史刘怦知军事。

15 时连年旱、蝗，度支资粮匮竭，言事者多请赦李怀光。李晟上言："赦怀光有五不可：河中距长安才三百里，同州当其冲，多兵则未为示信，少兵则不足堤防，忽惊东偏，何以制之！一也；今赦怀光，必以晋、绛、慈、隰还之，浑瑊既无所诣，康日知又应迁移，土宇不安，何以奖励！二也；陛下连兵一年，讨除小丑，兵力未穷。遽赦其反逆之罪；今西有吐蕃，北有回纥，南有淮西，皆观我强弱，不谓陛下施德泽，爱黎元，乃谓兵屈于人而自罢耳，必竞起窥觎之心，三也；怀光既赦，则朔方将士皆应叙勋行赏，今府库方虚，赏

不满望,是愈激之使叛,四也;既解河中,罢诸道兵,赏典不举,怨言必起,五也。今河中斗米五百,刍藁且尽,墙壁之间,饿殍甚众。且军中大将杀戮略尽,陛下但敕诸道围守旬时,彼必有内溃之变,何必养腹心疾为他日之悔哉!"又请发兵二万,自备资粮,独讨怀光。秋,七月,甲午朔,马燧自行营入朝,奏称:"怀光凶逆尤甚,赦之无以令天下,愿更得一月粮,必为陛下平之。"上许之。

【注释】

①朝邑:县名。西魏时以南五泉县改名,历有兴废,唐代治所在今陕西大荔县朝邑镇。

【译文】

4 三月,李希烈攻占了邓州。

5 二十三日,皇帝任命汴滑节度使李澄为郑滑节度使。

6 皇帝将代宗皇帝之女嘉诚公主许配给田绪为妻。

7 李怀光的都虞候吕鸣岳暗中向马燧表明归顺朝廷的心意,事情泄露后,李怀光杀了吕鸣岳,并且屠杀了吕氏全家。这一事情牵连了李怀光的幕僚高郢、李鄘,李怀光召集将士当面斥责他们俩,高郢、李鄘大声剖析、陈说反叛和归顺的利害关系,毫不畏惧隐瞒,李怀光将他们关押起来。李鄘是玄宗时期的名人李邕的侄孙。马燧的军队驻扎在宝鼎县一带,在陶城打败了李怀光的军队,杀敌一万多人;此后马燧分兵与浑瑊的军队会合,进逼河中地区。

8 夏,四月十三日,皇帝任命曹王李皋为荆南节度使;李希烈的将领李思登率着随州投降了李皋。

9 十八日,马燧、浑瑊在长春宫南面打败了李怀光的军队,他们于是在长春宫外挖掘城濠,包围宫城;李怀光的各个将领纷纷向他

们投降。皇帝下诏委任马燧、浑瑊为招抚使。

10 五月初二，刘洽改名为刘玄佐。

11 韩游瓌请求浑瑊出兵，共同攻取朝邑，李怀光的将领阎晏想前去争斗，他的士兵们指着韩游瓌带领的邠州军队说："他们不是我们的父兄之辈，就是我们的子弟之辈，怎么能拿刀剑对着他们呢？"士兵们大声喧哗。阎晏马上带着军队离开了。李怀光知道了属下将士们不跟从他，就假称想归顺朝廷，他聚积财物，装饰车马，说等道路通了以后就向朝廷进贡，因此，李怀光又苟延残喘了一个多月。

12 六月十八日，皇帝任命刘玄佐兼任汴州刺史。

13 二十八日，皇帝任命金吾大将军韦皋为西川节度使。

14 朱滔生病死了，他的将士们推举前瑑州刺史刘怦主持军中事务。

15 当时连年发生旱灾、蝗灾，度支的物资、粮食都用光了，朝中议事的大臣很多人都请求皇帝赦免李怀光。李晟上奏皇帝说："赦免李怀光有五个方面不行：河中府离长安城才三百里路，同州正处在这两地的关键地方，多派兵去驻守同州，就不能显示朝廷赦免李怀光的信义，派兵少了则不足以防备万一发生的情况，如果同州突然被李怀光攻占，那将如何控制李怀光呢？此其一；现在朝廷赦免了李怀光，一定会把晋、绛、慈、隰四州还给他统辖，这样既使浑瑊不能统辖这一地区，又要让康日知改任别的地方，会使地方上弄得不安宁，那怎么能体现奖励功臣的恩泽呢？此其二；陛下接连用兵一年，讨伐消灭了跳梁小丑朱泚，但军力并没有用尽。倘若马上赦免了他的反叛朝廷的罪行，那么现在西边有吐蕃，北边有回纥，南边有淮西的李希烈，都在观察我们是强是弱，他们不会说赦免李怀光是陛下广施恩泽，爱护天下百姓，而是说我们兵力不足，向人屈服，而主动停止用兵，他们一定会竞相伺机窥觊，此其三；既然李怀光被赦免了，那么朔方军的将士们就应以解奉天之围论功行赏，但

现在朝廷的府库正处在空虚时期，赏赐满足不了欲望，那就更会激起他们的叛乱，此其四；既然解除了对河中地区的包围，停用了各道的兵力，不能够对将士们赏赐财物，晋升官级，那么一定会产生怨恨情绪，此其五。现在河中地区一斗米值五百钱，青蒿野草都被啃吃光了，屋宇之下，饿死的很多。而且李怀光军中的大将几乎都被杀光了，陛下只要下令各道兵马包围十来天时间，李怀光军中一定会发生内变，何必姑息这一心腹之患，为将来留下悔恨呢？"李晟又请求皇帝增派二万兵力，由他们自筹物资和粮食，让他独自带领去讨伐李怀光。秋，七月初一，马燧从行营入京上朝，他上奏说："李怀光反叛朝廷，穷凶极恶，赦免了他，无法号令天下，请陛下再拔给我一个月的军粮，我一定为陛下消灭他。"皇帝答应了他。

16 陕虢都兵马使达奚抱晖鸩杀节度使张劝，代总军务，邀求旌节，且阴召李怀光将达奚小俊为援。上谓李泌曰："若蒲、陕连衡，则猝不可制。且抱晖据陕，则水陆之运皆绝矣。不得不烦卿一往。"辛丑，以泌为陕虢都防御水陆运使。上欲以神策军送泌之官，问"须几何人？"对曰："陕城三面悬绝，攻之未可以岁月下也，臣请以单骑入之。"上曰："单骑如何可入？"对曰："陕城之人，不贯逆命，此特抱晖为恶耳。若以大兵临之，彼闭壁定矣。臣今单骑抵其近郊，彼举大兵则非敌，若遣小校来杀臣，未必不更为臣用也。且今河东全军屯安邑[1]，马燧入朝，愿敕燧与臣同辞皆行，使陕人欲加害于臣，则畏河东移军讨之，此亦一势也。"上曰："虽然，朕方大用卿，宁失陕州，不可失卿，当更

使他人往耳。"对曰："他人必不能入。今事变之初，众心未定，故可出其不意，夺其奸谋。他人犹豫迁延，彼既成谋，则不得前矣。"上许之。泌见陕州进奏官及将吏在长安者，语之曰："主上以陕、虢饥，故不授泌节而领运使，欲令督江、淮米以赈之耳。陕州行营在夏县，若抱晖可用，当使将之；有功，则赐旌节矣。"抱晖觇者驰告之，抱晖稍自安。泌具以语白上曰："欲使其士卒思米，抱晖思节，必不害臣矣！"上曰："善！"戊申，泌与马燧俱辞行。庚戌，加泌陕虢观察使。

泌出潼关，鄜坊节度使唐朝臣以步骑三千布于关外，曰："奉密诏送公至陕。"泌曰："辞日奉进止[2]，以便宜从事。此一人不可相蹑而来，来则吾不得入陕矣。"朝臣以受诏不敢去，泌写宣以却之[3]，因疾驱而前。

抱晖不使将佐出迎，惟侦者相继。泌宿曲沃[4]，将佐不俟抱晖之命来迎，泌笑曰："吾事济矣！"去城十五里，抱晖亦出谒。泌称其蹑事保完城隍之功，曰："军中烦言，不足介意。公等职事皆按堵如故。"抱晖出而喜。泌既入城视事，宾佐有请屏人白事者。泌曰："易帅之际，军中烦言，乃其常理，泌到，自妥贴矣，不愿闻也。"由是反仄者皆自安。泌但索簿书，治粮储。明日，召抱晖至宅，语之曰："吾非爱汝而不诛，恐自今有危疑之地，朝廷所命将帅皆不能入，故匄汝余生。汝为我赍版、币祭前使，慎无入关，自择安处，潜来取家，保无他也。"泌之辞行也，上籍陕将预于乱者七十五人授泌，使诛之。泌既遣抱晖，日中，宣慰使至。

泌奏:"已遣抱晖,余不足问。"上复遣中使至陕,必使诛之。泌不得已,械兵马使林滔等五人送京师,恳请赦之。诏谪戍天德[5];岁余,竟杀之。而抱晖遂亡命不知所之。

达奚小俊引兵至境,闻泌已入陕而还。

17 壬辰[6],以刘怦为幽州、卢龙节度使。

18 大旱,灞、浐将竭,长安井皆无水。度支奏中外经费才支七旬。

【注释】

①安邑:县名。隋代以南安邑县改名,后有改废。唐代治所在今山西运城县内。

②奉进止:唐代称承奉皇帝的圣旨为奉进止,意为圣旨让他进就进,让他停止就停止。

③宣:唐代惯例,皇帝的诏令要书写四份,其中一份叫宣。另外宰相的命令也称为宣。

④曲沃:县名。北魏时设置,治所在今山西曲沃县。

⑤天德:唐代方镇名。唐乾元年间以天安军改名,治所在永济栅(今内蒙古乌拉特前旗),后移治西降城(今内蒙古乌拉特中后旗)。

⑥壬辰:唐贞元元年七月没有壬辰这一天,据章注应为"壬子",即十九日。

【译文】

16 陕虢都兵马使达奚抱晖下毒杀害了节度使张劝,自己代理军中一切事务,希望朝廷给他节度使的旌节,而且还暗中召引李怀光的部将达奚小俊作后援。皇帝对李泌说:"如果李怀光与达奚抱晖联合起来抗拒朝廷,仓猝之间,恐怕难以制服。而且达奚抱晖控制了陕州,通向长安的水路和陆路运输线全都被切断了。事关重大,不得不劳你去走一趟。"初八,皇帝任命李泌为陕虢都防御水陆运

使。皇帝打算派神策军护送李泌去陕州上任，问李泌此行"需要带兵马多少？"李泌回答说："陕州城三面都是悬崖绝壁，要进攻陕州城，不知哪年哪月能攻得下，所以我请求单人匹马进去。"皇帝问："单人匹马怎么能进去？"李泌说："陕州城内的军民，还不习惯于违抗朝廷的命令，这只是达奚抱晖一个人作恶而已。如果派遣大量兵马压境，那么达奚抱晖一定会关壁坚守。我现在一个人去陕州城的近郊地区，他如果大举发兵又不是对手，如果派个小官吏带人来杀我，那这些人未必不会被我利用。而且现在河东马燧的军队都驻扎在安邑一带，马燧已经入朝，希望陛下下令马燧与我一同在朝廷辞行出发，即使陕州的人想加害于我，也害怕河东马燧调兵讨伐他们，这也是一个可以利用的形势。"皇帝说："虽然如此，但我现在正重用你，宁可丢掉陕州地区，也不能失去你，那么我另派他人去算了。"李泌回答说："如果另派他人，那一定不能进入陕州城。现在是事变发生的初期，陕州城内的人心还不稳定，所以我能够出其不意，去挫败他们的阴谋。如果别人去，犹豫不决，拖延时间，使达奚抱晖完成各种安排和准备之后，那就谁也进不去了。"皇帝这才答应了他。李泌在长安城内会见了陕州派来入朝上奏的官员和将士们，对他们说："皇上认为陕、虢一带发生饥荒，所以不给我授节度使职务，而让我担任水陆运使，是想让我去督运江东、淮南一带的粮食来赈济陕、虢的军民。陕州的行营驻扎在夏县，如果达奚抱晖服从命令，自当让他率领行营；如果立下功勋，那么皇上就会赐给他节度使的旌节了。"达奚抱晖派来侦察动静的探子连忙驰马将这一意思告诉了达奚抱晖，达奚抱晖这才稍微安下心来。李泌将这一情况全部向皇帝汇报了，他说："要让陕虢的将士们想得到粮食，让达奚抱晖想得到节度使的旌节，那么他们一定就不会加害于我了！"皇帝说："很好！"十五日，李泌与马燧一起在朝向皇帝辞行。十七日，皇帝加封李泌为陕虢观察使。

李泌出了潼关之后，鄜坊节度使唐朝臣率领步兵、骑兵三千人

布置在潼关之外,对李泌说:"我奉皇帝的密诏护送你去陕州。"李泌说:"我向皇帝辞行的时候,已经得到圣旨,给了我见机行事的权力。这一次一个人也不能跟着我来,跟来一个人,我就进不了陕州城。"唐朝臣因受皇帝诏命,所以不敢擅自离开,李泌于是写了一份文书,打发他回关,自己急马快鞭地向陕州城奔去。

达奚抱晖不让将吏、僚佐们出来迎接李泌,只是接二连三地派出侦探。李泌在曲沃过夜时,将吏、僚佐们不等达奚抱晖下命令,就出来迎接李泌。李泌笑着说:"看来我的事要办成功了!"在离陕州城十五里的地方,达奚抱晖也出来拜见李泌。李泌称赞达奚抱晖代理事务、保全城池的功劳,说:"军中的流言蜚语,不值得在意。你和将吏们的职责、任务一切照旧。"达奚抱晖出来后,感到很高兴。李泌进城就职后,开始处理各项事务,宾客僚佐中有人请求李泌屏退其他人而单独汇报事情,李泌说:"更换节度使人选的这一阶段,军中出现流言蜚语,这是很正常的事情,我李泌来了以后,都自然会平息、安定下来,你要说的话,我不愿意听。"这样一来,那些疑惑不定的人都安静下来。李泌只是向官吏们要帐簿、文书之类,处理粮食储备事宜。第二天,李泌召达奚抱晖到自己的住宅中,对他说:"我并不是爱护你才不杀你,而是担心今后有危急的时候,朝廷派去的将帅不能进去,所以才给你留了一条活路。你立即替我带着灵牌和奠祭的物品去祭祀前任节度使张劝,你要小心别进潼关去,自己找一个安身之地,暗中来此接走一家老小,我担保你不会发生什么意外。"李泌向皇帝辞行的时候,皇帝将记着陕虢将领中参预谋杀张劝的七十五人名单给了李泌,让他杀了这些人。李泌将达奚抱晖打发走了以后,这天中午时分,朝廷的宣慰使来了。李泌上奏章说:"我已经打发走了达奚抱晖,其余的人不必再去追究。"皇帝又派宦官出使陕州,一定要李泌杀了这些犯上作乱的人。李泌迫不得已,派人将兵马使林滔等五人押解京城,他还上奏恳请皇帝将他们赦免。皇帝下诏将林滔等人削职,送往天德军去戍守;过了一年多

时间，还是下令杀了他们。但达奚抱晖却不知逃到什么地方去了。

达奚小俊率领兵马到了陕虢边境，听说李泌已经进入陕州，就带兵回去了。

17 十九日，皇帝任命刘怦为幽州、卢龙节度使。

18 天气久旱不下雨，灞水、浐水都快枯竭，长安城内所有水井都没水了。度支上奏朝野的经费只够维持七十天了。

资治通鉴全译卷第二百三十二

唐纪四十八　起旃蒙赤奋若八月，尽强圉单阏七月，凡二年。

德宗神武圣文皇帝七

贞元元年

1 八月，甲子，诏凡不急之费及人冗食者皆罢之。

2 马燧至行营，与诸将谋曰："长春宫不下，则怀光不可得。长春宫守备甚严，攻之旷日持久，我当身往谕之。"遂径造城下，呼怀光守将徐庭光，庭光帅将士罗拜城上。燧知其心屈，徐谓之曰："我自朝廷来，可西向受命。"庭光等复西向拜。燧曰："汝曹自禄山已来[1]，徇国立功四十余年，何忽为灭族之计！从吾言，非止免祸，富贵可图也。"众不对。燧披襟曰："汝不信吾言，何不射我！"将士皆伏泣。燧

曰："此皆怀光所为，汝曹无罪。弟坚守勿出。"皆曰："诺。"

壬申，燧与浑瑊、韩游瓌进军逼河中，至焦篱堡[2]；守将尉珪以七百人降。是夕，怀光举火，诸营不应。骆元光在长春宫下，使人招徐庭光；庭光素轻元光，遣卒骂之，又为优胡于城上以侮之，且曰："我降汉将耳！"元光使白燧，燧还至城下，庭光开门降。燧以数骑入城慰抚，其众大呼曰："吾辈复为王人矣！"浑瑊谓僚佐曰："始吾谓马公用兵不吾远也，今乃知吾不逮多矣！"诏以庭光试殿中监兼御史大夫。

甲戌，燧帅诸军至河西，河中军士自相惊曰："西城擐甲矣！"又曰："东城娖队矣[3]！"须臾，军士皆易其号为"太平"字；怀光不知所为，乃缢而死。

初，怀光之解奉天围也，上以其子璀为监察御史，宠待甚厚。及怀光屯咸阳不进，璀密言于上曰："臣父必负陛下，愿早为之备。臣闻君、父一也；但今日之势，陛下未能诛臣父，而臣父足以危陛下。陛下待臣厚，胡人性直，故不忍不言耳。"上惊曰："知卿大臣爱子，当为朕委曲弥缝，而密奏之！"对曰："臣父非不爱臣，臣非不爱其父与宗族也；顾臣力竭，不能回耳。"上曰："然则卿以何策自免？"对曰："臣之进言，非苟求生；臣父败，则臣与之俱死矣，复有何策哉！使臣卖父求生，陛下亦安用之！"上曰："卿勿死，为朕更至咸阳谕卿父，使君臣父子俱全，不亦善乎？"璀至咸阳而还，曰："无益也，愿陛下备之，勿信人言。臣今往，说谕万方，臣父言：'汝小子何知！主上无信，吾非贪富贵也，

直畏死耳,汝岂可陷吾入死地邪!'"

及李泌赴陕,上谓之曰:"朕所以再三欲全怀光者,诚惜璀也;卿至陕,试为朕招之。"对曰:"陛下未幸梁、洋,怀光犹可降也。今则不然。岂有人臣迫逐其君而可复立于其朝乎!纵彼颜厚无惭,陛下每视朝,何心见之!臣得入陕,借使怀光请降,臣不敢受,况招之乎!李璀固贤者,必与父俱死矣;若其不死,则亦无足贵也。"及怀光死,璀先刃其二弟,乃自杀。

朔方将牛名俊断怀光首出降。河中兵犹万六千人,燧斩其将阎晏等七人,余皆不问。燧自辞行至河中平,凡二十七日。燧出高郢、李鄘于狱,皆奏置幕下。

韩游瓌之攻怀光也,杨怀宾战甚力,上命特原其子朝晟;游瓌遂以朝晟为都虞候。

上使问陆贽:"河中既平,复有何事所宜区处?"令悉条奏。贽以河中既平,虑必有希旨生事之人,以为王师所向无敌,请乘胜讨淮西者。李希烈必诱谕其所部及新附诸帅曰:"奉天息兵之旨④,乃因窘而言,朝廷稍安,必复诛伐。"如此,则四方负罪者孰不自疑!河朔、青齐固当响应,兵连祸结,赋役繁兴,建中之忧,行将复起。乃上奏,其略曰:"福不可以屡徼,幸不可以常觊。臣姑以生祸为忧,未敢以获福为贺。"又曰:"陛下怀悔过之深诚,降非常之大号,所在宣扬之际,闻者莫不涕流。假王叛换之夫,削伪号以请罪;观衅首鼠之将,一纯诚以效勤。"又曰:"曩讨之而愈叛,今释之而毕来;曩以百万之师而力殚,今以咫尺之

诏而化洽。是则圣王之敷理道，服暴人，任德而不任兵，明矣；群帅之悖臣礼，拒天诛，图活而不图王，又明矣。是则好生以及物者，乃自生之方；施安以及物者，乃自安之术。挤彼于死地而求此之久生也，措彼于危地而求此之久安也，从古及今，未之有焉。”又曰：“一夫不率，阖境罹殃；一境不宁，普天致扰。”又曰：“亿兆污人，四三叛帅，感陛下自新之旨，悦陛下盛德之言，革面易辞，且修臣礼，其于深言密议固亦未尽坦然，必当聚心而谋，倾耳而听，观陛下所行之事，考陛下所誓之言。若言与事符，则迁善之心渐固；倘事与言背，则虑祸之态复兴。”又曰：“朱泚灭而怀光戮，怀光戮而希烈征，希烈倘平，祸将次及，则彼之蓄素疑而怀宿负者，能不为之动心哉？”又曰：“今皇运中兴，天祸将悔，以逆泚之偷居上国，以怀光之窃保中畿[5]，岁未再周，相次枭殄，实众慝惊心之日，群生改观之时。威则已行，惠犹未洽。诚宜上副天眷，下收物情，布恤人之惠以济威，乘灭贼之威以行惠。”又曰：“臣所未敢保其必从，唯希烈一人而已。揆其私心，非不愿从也；想其潜虑，非不追悔也。但以猖狂失计，已窃大号，虽荷陛下全宥之恩，然不能不自靦于天地之间耳。纵未顺命，斯为独夫，内则无辞以起兵，外则无类以求助，其计不过厚抚部曲，偷容岁时，心虽陆梁，势必不致。陛下但敕诸镇各守封疆，彼既气夺算穷，是乃狴牢之类[6]，不有人祸，则当鬼诛。古之不战而屈人之兵者，此之谓欤！”

丁卯，诏以“李怀光尝有功，宥其一男，使续其后，赐

之田宅，归其首及尸使葬。加马燧兼侍中，浑瑊检校司空；余将卒赏赉各有差。诸道与淮西连接者，宜各守封疆，非彼侵轶，不须进讨。李希烈若降，当待以不死；自余将士百姓，一无所问。”

【注释】

①禄山：即唐玄宗时期起兵造反的安禄山。

②焦篱堡：地名，在今陕西合阳县东北。

③婥(chuò 绰)：拘谨、谨慎。

④奉天息兵之旨：指唐德宗兴元元年正月在李泌的劝说下，在奉天城下诏自责，赦免李希烈等人这一事。

⑤中畿：即中都地区。唐代蒲州(今山西永济县)是东都洛阳与西都长安之间的交通枢纽，开元九年(公元721年)改河中府为中都，河中府各县为中畿地区。

⑥狴(bì 毙)：监狱。

【译文】

唐纪四十八　起乙丑(公元785年)八月，止丁卯(公元787年)七月，共两年。

德宗神武圣文皇帝七

贞元元年(乙丑，公元785年)

1 八月初二，皇帝下诏命令将一切不是急需的开支和由坐食官府发给粮食的多余人员一律裁撤。

2 马燧从朝廷出发，回到行营后，立即与各位将领商议说：“如果攻不下长春宫，就不能擒拿李怀光。但长春宫防守极为严密，要攻打的话，一定会旷日持久，我自己要亲临城下去劝说他们。”于是径直来到城下，向上呼叫李怀光的守将徐庭光，徐庭光率领部下将士在城上列队向马燧行礼下拜。马燧知道徐庭光内心已经屈服，便慢

条斯理地对他们说："我才从朝廷来，你们应该西向接受朝廷的命令。"徐庭光等人又向西边行礼下拜。马燧说："你们自从安禄山叛乱以来，报效国家，屡立功勋，已长达四十余年，为什么突然做出这害身灭族的事情呢。你们听我的话，不但可以免杀身灭族之祸，还可能求得荣华富贵。"大家都不回答。马燧敞开胸脯对他们说："你们如果不相信我说的话，那怎么不朝我射箭？"将士们都伏在城上哭起来。马燧说："这都是李怀光一个人造成的，你们无罪。你们只管坚守城池不出来就是了。"众人都齐声回答说："是！"

初十，马燧与浑瑊、韩游瓌联合兵力，进逼河中地区，大军到了焦篱堡；李怀光的守将尉珪率七百人投降。当天晚上，李怀光燃烽火调兵，各个营垒里的将士都不理睬。骆元光在长春宫城下，派人去招降徐庭光，徐庭光一向看不起骆元光，派士兵在城上谩骂骆元光，又让人在城上扮演胡人小丑的模样以侮辱骆元光，而且对他说："我徐庭光只向汉族将领投降！"骆元光派人向马燧报告，马燧立即回来赶到长春宫城下，徐庭光开城门向马燧投降。马燧仅带几名骑兵入城安抚投降将士，投降的将士们大声高呼："我们又成了皇上的臣民了！"浑瑊感慨地对自己的幕僚们说："起初我总觉得马公用兵并不比我高明到哪去，现在我才知道我比他差得远了！"皇帝下诏任命徐庭光为试殿中监兼御史大夫。

十二日，马燧率领各支军队进逼河西地区，李怀光的河中将士一夕三惊，他们说："西城的官军穿上铠甲了！"又说："东城的官军已经排好队列了！"不久，李怀光的将士们全将旗号改写上"太平"二字；李怀光不知该如何办才好，于是自缢而死。

当初，李怀光解救了奉天的包围，皇帝让他的儿子李璀担任了监察御史，对李璀非常宠爱优待。李怀光屯兵咸阳，不进攻长安时，李璀密奏皇帝说："我的父亲肯定会辜负陛下，希望陛下早点对他作好防备。我知道事君、事父的态度应该是相同的；但现在的形势是，陛下不能够杀了我的父亲，但我的父亲的势力却足以危及陛

下。陛下待我极好,而我们胡人性情直爽,所以不忍心不对陛下说这件事。"皇帝很吃惊地说:"我知道你是怀光的爱子,你应该想方设法为我去作你父亲的工作,而你却秘密地上奏告他!"李璀回答说:"我的父亲不是不爱我,我也不是不爱自己的父亲和自己宗族亲戚;我考虑到我竭尽全力,也不能挽回父亲的态度啊。"皇帝说:"那么,你想什么方法可以免除自己的杀身之祸呢?"李璀说:"我之所以向陛下进言,并不是为了苟且偷生;我的父亲失败之后,我会与他一起去死,又有什么自我开脱之计呢?如果我出卖自己的父亲以求活下去,那陛下又怎么能还任用我呢?"皇帝说:"你不要死,为我再去咸阳开导你的父亲,让我们的君臣关系、你们的父子关系都能保全,那不更好吗?"李璀去咸阳后还朝,对皇帝说:"没有什么办法了,希望陛下对他早日做好防备,不要相信别人说他的好话。我这次去,千方百计地劝说、开导他,我的父亲对我说:'你小孩子知道什么?皇上不讲信用,我并不是贪图富贵,我只是怕死而已,你怎么能让我陷入死地呢?"

后来,李泌赶赴陕州前,皇帝对他说:"我之所以一而再,再而三地想保全李怀光,实在是因为爱惜李璀啊;你到了陕州,试着为我招抚李怀光。"李泌说:"陛下还没有出行梁州、洋州的时候,还可以让李怀光投降。现在就不行了,哪有做臣子的逼迫、驱逐君王,还可以再容他立于朝廷的呢?即使李怀光厚颜无耻地能这样做,而陛下每当上朝看见他,那又是一种什么心情呢? 我如能进入陕州,即使李怀光向我请求投降,那我也不敢接受,更何况我去主动招抚他呢? 李璀的确是一个有贤德的人,一定会与他的父亲一道去死;如果他不死的话,那也就不值得称道了。"李怀光自杀后,李璀先杀了他两个弟弟,然后自杀。

朔方军的将领牛名俊从李怀光的尸身上割下脑袋,出营垒投降。当时河中地区李怀光的兵还有一万六千人,马燧杀了李怀光的将领阎晏等七人,对其余的人一概不追究。马燧自从在朝廷向皇帝

辞行到平定河中地区，总共花了二十七天时间。马燧将高郢、李鄘从监狱中放出来，上奏皇帝后都收入自己的幕府中。

韩游瓌向李怀光的军队进攻，杨怀宾作战极为卖力，因此皇帝特别开恩原宥、宽恕了他的儿子杨朝晟；韩游瓌于是让杨朝晟做了自己的都虞候。

皇帝派使者询问陆贽："河中地区平定以后，还有什么事情应该处理的？"命令他一条条列出来上奏。陆贽认为河中地区平定下来后，令人担忧的是有些希望秉承圣旨节外生枝的人，会觉得朝廷的军队所向无敌，请求乘胜讨伐淮西李希烈。李希烈也肯定会引诱、劝导他的部将和那些刚归附朝廷的如李纳、王武俊、田绪等将帅说："去年皇帝在奉天颁布的赦免魏博等道、停息战事的诏书，是因为朝廷当时处境困难才作出的，朝廷稍微安定下来以后，一定又会来征讨我们的。"这样一来，那些以前有罪于朝廷的将帅谁不担心难保性命呢？河朔一带的王武俊、田绪、刘怦；青齐一带的李纳等一定会响应李希烈，势必又会战事连绵，祸灾无穷，频征赋税，劳役不断，建中年间的忧患又将重新出现。于是上奏皇帝，这份奏疏的大致意思是说："不能祈求福份屡屡降临，也不能希冀经常有侥幸的事情发生。我现在只担心有祸患、忧虑产生，不敢以一方获得平定向陛下祝福道贺。"他又说："陛下怀着悔过的深切诚意，颁布了不同寻常的罪己特赦诏书，在诏书向各地宣布的时候，凡是听的人没有不痛哭流涕的。自称王号，飞扬跋扈的将帅，没有不削除王号，请求朝廷治罪的；那些心存观望，左右摇摆的将领们，一心一意地竭诚为朝廷效劳。"陆贽又说："从前讨伐叛逆，愈讨愈叛，如今宽恕了他们却都归顺朝廷；从前征调百万大军去讨伐，而终于兵穷力尽，而现在仅以不满一尺的诏书就感化了天下。由此可见，圣明的君王治理国家，征服凶恶残暴的人，用道德来感化而不是用武力来镇压，其道理是十分明显的；各地的节帅违背做臣子的仪节，抗拒朝廷的诛伐，是谋求活下去，而不是谋求称王，这又是显而易明的

道理。由此看来,把让人生存下去的这种心情遍施世间万物,就是使自己生存下去的最好方法;把给别人以安定的心思普施世间万物,就是让自己安定下去的最好手段。把别人挤压到必死的境地,而想让自己长久生存下去,把别人弄到危险的境地,而不想让自己长久安宁,从古代到现在,还没有过这事。"陆贽又说:"一个人不服从教化,那么整个地方都要遭受灾殃;一个地方不平静,那么整个天下都会受骚扰。"陆贽又说:"天下众多昏昧胡涂的人,以及那三四个反叛朝廷的节帅,都被陛下自新朝政的诏书所感动,为陛下含美蕴德的话语而高兴,于是都洗心革面,改邪归正,而且谨修做人臣的礼仪。但他们对陛下真诚深切的言语和周密细致的议论,也还没有全都领会,一定会专心致志地去考虑,认认真真地去细听,观察陛下所做的事情,印证陛下所发的誓言。如果陛下说的与做的相符合,那么他们改过从善的心意会逐渐坚定起来;如果陛下做的事与说的话相违背,那么他们顾虑有杀生之祸的心思就又会抬头。"陆贽又说:"消灭了朱泚,又诛杀了李怀光,李怀光被杀之后又征讨李希烈,如果李希烈平定了,那灾祸又将依次连及别人,那些一向心怀疑虑而又野心勃勃的人,对此能不怀疑朝廷吗?"陆贽又说:"如今国运将要振兴,上天所降的灾祸再也不会出现,就叛贼朱泚窃居京城长安,李怀光私保中畿而言,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二人相继被杀,这实在是各个叛将心惊胆颤之日,天下百姓改变对朝廷看法的时候。朝廷的威严已经震动了天下,但陛下的恩泽还没有遍及天下。陛下实在应该对上顺应苍天的眷顾,对下广收民心,广布体恤百姓的恩惠来增加朝廷的威严,又乘着消灭了叛贼们的威风来对天下人普施恩惠。"陆贽又说:"我不敢担保一定会服从朝廷的,只有李希烈一个人。我揣摩李希烈的内心,他并不是不想归顺朝廷;推测李希烈的私下考虑,也并不是不追悔自己的过去。只是因为一时胡涂而肆意妄为,已经窃称帝号,即使承蒙了陛下宽恕、保全他的恩典,但他自己也再无颜生活在天地之间了。他即使不能

够归顺朝廷，也要成为孤家寡人，对他的部属再没有什么理由兴战起兵，而外边则没有可供求助的同类之人，他的策略不过是优厚地对待、安抚部下，拖延时日，苟且偷生，虽然仍有逞强施虐之心，但形势却使他难以做到。陛下只下敕令，让各镇自己守护各自的疆域，李希烈胆气丧尽，计策已完，那就只是一个像囚在牢笼中的人，如果里面不发生人祸，那么就会有厉鬼报应他。古代所说的不用打仗能使敌人屈服，就是指的这个意思啊！"

初五，皇帝下诏说："李怀光曾对国家有功，现在宽恕他一个儿子，使他能续李怀光的香火，赐给他田地住宅，将李怀光的尸首交给他埋葬。加封马燧兼任侍中一职，加封浑瑊为检校司空一职；其余的将士们的赏赐各有等级。各道与淮西李希烈连接的节帅，都应该各自守护自己的疆域，如果不是李希烈侵扰，就不得主动出兵征讨。李希烈如果投降的话，应该给他留条活命；其余的将士和他属下的百姓，一概不予追究。"

3 初，李晟尝将神策军戍成都，及还，以营妓高洪自随。西川节度使张延赏怒，追而还之，由是有隙。至是，刘从一有疾，上召延赏入相，晟表陈其过恶；上重违其意，以延赏为左仆射。

4 骆元光将杀徐庭光，谋于韩游瓌曰："庭光辱吾祖考，吾欲杀之，马公必怒，公能救其死乎！"游瓌曰："诺。"壬午，遇庭光于军门之外，揖而数其罪，命左右碎斩之。入见马燧，顿首请罪，燧大怒曰："庭光已降，受朝廷官爵，公不告辄杀之，是无统帅也！"欲斩之。游瓌曰："元光杀裨将，

公犹怒如此。公杀节度使，天子其谓何！”燧默然；浑瑊亦为之请，乃舍之。

浑瑊镇河中，尽得李怀光之众，朔方军自是分居邠、蒲矣。

5 卢龙节度使刘怦疾病，九月，己亥，诏以其子行军司马济权知节度事；怦寻薨。

6 己未，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刘从一罢为户部尚书；庚申，薨。

7 冬，十月，癸卯[1]，上祀圜丘[2]，赦天下。

8 十二月，甲戌，户部奏今岁入贡者凡百五十州。

9 于阗王曜上言：“兄胜让国于臣，今请复立胜子锐。”上以锐检校光禄卿，还其国。胜固辞曰：“曜久行国事，国人悦服。锐生长京华，不习其俗，不可往。”上嘉之，以锐为韶王谘议。

二　年

1 春，正月，壬寅，以吏部侍郎刘滋为左散骑常侍，与给事中崔造、中书舍人齐映并同平章事。滋，子玄之孙也。

造少居上元，与韩会、卢东美、张正则为友，以王佐自许，时人谓之“四夔”[3]。上以造在朝廷敢言，故不次用之。滋、映多让事于造。造久在江外，疾钱谷诸使罔上之弊，奏罢水陆运使、度支巡院、江・淮转运使等，诸道租赋悉委观察使、刺史遣官部送诣京师。令宰相分判尚书六曹：齐映判兵部，李勉判刑部，刘滋判吏部、礼部，造判户部、工部；又以户部侍郎元琇判诸道盐铁、榷酒，吉中孚判度支

两税。

2 李希烈将杜文朝寇襄州；二月，癸亥，山南东道节度使樊泽击擒之。

3 崔造与元琇善，故使判盐铁。韩滉奏论盐铁过失，甲戌，以琇为尚书右丞。陕州水陆运使李泌奏："自集津至三门[4]，凿山开车道十八里，以避底柱之险[5]。"是月道成。

4 三月，李希烈别将寇郑州，义成节度使李澄击破之。希烈兵势日蹙，会有疾，夏，四月，丙寅，大将陈仙奇使医陈山甫毒杀之；因以兵悉诛其兄弟妻子，举众来降。甲申，以仙奇为淮西节度使。

【注释】

①癸卯：唐德宗贞元元年十月没有癸卯这一天，疑误。

②圜丘：唐代皇帝每年例行祭祀天神地神的地方。

③夔：中国古代传说中唐虞时期贤明的大臣。

④集津：即集津仓，是唐代长江下游南北地区粮食和其他钱物经运河入黄河，转运至京城长安的一个重要中转仓库，在当时的陕县（即今河南陕县东北）东边的黄河岸上。三门，即三门仓，在当时的陕县西边。

⑤底柱：即底柱山，又名三门山，在今河南陕县东北黄河中。

【译文】

3 当初，李晟曾经率领神策军士兵去戍守过成都，在他回到朝廷时，将成都军中的一个妓女高洪带走了。西川节度使张延赏对此十分恼怒，派人追赶，从李晟那里要回了高洪，由此两人便有了矛盾。而到了现在，宰相刘从一生了重病，皇帝要征召张延赏入朝担任宰相，李晟上奏陈述张延赏的过失和缺点；皇帝不好违背李晟的意见，只任命张延赏担任左仆射。

4 骆元光打算要杀徐庭光，与韩游瓌商量说："徐庭光侮辱我的父祖先人，我想杀了他，我杀他之后，马公一定会大发雷霆，到时您能救我一命吗？"韩游瓌答应说："好吧。"二十日，骆元光在军营门外遇到了徐庭光，命人把他抓起来，一一列举他的罪过，下令随从人员把徐庭光碎尸万段。骆元光然后去见马燧，伏地叩头请求治杀徐庭光之罪，马燧勃然大怒说："徐庭光已经投降，享受着朝廷高官厚爵的荣耀，你不向我汇报，就随便杀了他，这是目无统帅之罪！"想杀了骆元光。韩游瓌在一边说："骆元光杀了您的裨将，您尚且如此愤怒。如果您杀了节度使，那皇上对此又会怎么样？"马燧听了沉默不语；浑瑊也为骆元光向马燧求情，马燧于是不再追究骆元光。

浑瑊镇守河中府，将李怀光的部众全部接收下来，朔方军的部众从此分别驻守邠州和蒲州了。

5 卢龙节度使刘怦生了重病，九月初七，皇帝下诏让刘怦的儿子行军司马刘济暂时代理节度使事务；刘怦不久就去世了。

6 二十七日，皇帝将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刘从一罢去宰相职务，改任户部尚书；二十八日，刘从一去世。

7 冬，十月，癸卯这一天，皇帝在天坛祭天，赦免天下。

8 十二月十三日，户部上奏今年向进行进贡的总共有一百五十州。

9 于阗王尉迟曜上奏说："我哥哥尉迟胜将国王之位让给我，现在我请求将尉迟胜的儿子尉迟锐立为国王。"皇帝任命尉迟锐为检校光卿，让他回于阗国去。尉迟胜坚决推辞说："尉迟曜久执国政，国内人对他都心悦诚服。尉迟锐从小生长在京城长安，不熟悉于阗国的习俗，不可让他回去。"皇帝对他们兄弟很是嘉许，任命尉迟锐为韶王李暹的谘议。

贞元二年(丙寅，公元786年)

1 春，正月十一日，皇帝任命吏部侍郎刘滋担任左散骑常侍，与给事中崔造、中书舍人齐映一起担任同平章事职务。刘滋是刘子玄

的孙子。

崔造年青时住在上元县，与韩会、卢东美、张正则结为朋友，自认为是帝王的辅佐之才，当时的人称他们为“四夔”。皇帝因为崔造在朝廷中敢于议论政事，所以不论等次，破格重用。刘滋、齐映多把朝政让给崔造处理。崔造长期生活在江南，痛恨负责征集、转运钱粮的各使欺瞒朝廷的弊端，上奏皇帝废除了水陆运使、度支巡院、江、淮转运使等机构，各道的租赋一切都交给观察使、刺史们派官吏运送到京城。又请任命宰相分别掌管尚书省的六部：齐映掌管兵部，李勉掌管刑部，刘滋掌管吏部、礼部，崔造掌管户部、工部；又让户部侍郎元琇负责各道的盐铁税和专卖酒的事务，让吉中孚负责度支两税事务。

2 李希烈的将领杜文朝率部侵扰襄州；二月初三，山南东道节度使樊泽出击，打败并活捉了杜文朝。

3 崔造与元琇关系很好，所以让他主持盐铁事务。韩滉上奏朝廷，议论盐铁事务中的过失。十四日，皇帝任命元琇为尚书右丞。陕州水陆运使李泌上奏说：“请准许我从集津仓到三门，开劈山石，凿出山间运输车路十八里，以便运船避开黄河底柱天险。”就在这个月内，山间车道修好了。

4 二月，李希烈的别将进攻、寇略郑州，义成节度使李澄打败了他们。李希烈军队的势力日益削弱，正好他又生了重病，夏，四月初七，李希烈的大将陈仙奇指使医生陈山甫用毒药谋杀了李希烈；陈仙奇率兵将李希烈的兄弟、妻子全杀了，带领军队投降朝廷。二十五日，皇帝任命陈仙奇为淮西节度使。

5 关中仓廪竭，禁军或自脱巾呼于道曰：“拘吾于军而不给粮，吾罪人也！”上忧之甚，会韩滉运米三万斛至陕，李

泌即奏之。上喜,遽至东宫,谓太子曰:"米已至陕,吾父子得生矣!"时禁中不酿,命于坊市取酒为乐。又遣中使谕神策六军,军士皆呼万岁。

时比岁饥馑,兵民率皆瘦黑,至是麦始熟,市有醉人,当时以为嘉瑞。人乍饱食,死者复伍之一。数月,人肤色乃复故。

6 以横海军使程日华为节度使。

7 秋,七月,淮西兵马使吴少诚杀陈仙奇,自为留后。少诚素狡险,为李希烈所宠任,故为之报仇。己酉,以虔王谅为申、光、随、蔡节度大使,以少诚为留后。

8 以陇右行营节度使曲环为陈许节度使。陈许荒乱之余 户口流散。曲环以勤俭率下,政令宽简,赋役平均,数年之间,流亡复业,兵食皆足。

9 八月,癸未,义成节度使李澄薨,其子士宁谋总军务,秘不发丧。

10 丙戌,吐蕃尚结赞大举寇泾、陇、邠、宁,掠人畜,芟禾稼,西鄙骚然,州县各城守。诏浑瑊将万人,骆元光将八千人屯咸阳以备之。

11 初,上与李泌议复府兵,泌因为上历叙府兵自西魏以来兴废之由[1],且言:"府兵平日皆安居田亩,每府有折冲领之[2],折冲以农隙教习战阵。国家有事征发,则以符契下其州及府,参验发之,至所期处。将帅按阅,有教习不精者,罪其折冲,其者罪及刺史。军还,则赐勋加赏,便道罢之。行者近不逾时,远不经岁。高宗以刘仁轨为洮河镇守

使以图吐蕃，于是始有久戍之役。武后以来③，承平日久，府兵浸堕，为人所贱；百姓耻之，至蒸熨手足以避其役。又，牛仙客以积财得宰相，边将效之；山东戍卒多赍缯帛自随，边将诱之寄于府库，昼则苦役，夜絷地牢，利其死而没入其财。故自天宝以后，山东戍卒还者什无二三，其残虐如此。然未尝有外叛内侮，杀帅自擅者，诚以顾恋田园，恐累宗族故也。自开元之末，张说始募长征兵，谓之矿骑④，其后益为六军。及李林甫为相，奏诸军皆募人为之；兵不土著，又无宗族，不自重惜，忘身徇利，祸乱遂生，至今为梗。曷使府兵之法常存不废，安有如此下陵上替之患哉！陛下思复府兵，此乃社稷之福，太平有日矣。"上曰："俟河中平，当与卿议之。"

九月，丁亥，诏十六卫各置上将军，以宠功臣；改神策左、右厢为左、右神策军，殿前射生左、右厢为殿前左、右射生军，各置大将军二人、将军二人。

【注释】

①府兵：即府兵制，西魏时期建立的一种军事制度，府兵平时种地、农闲训练，征战时自备钱粮和兵器，轮流去京城宿卫。

②折冲：即折冲府，唐府兵制军府的总称，府分上中下三等，折冲为军府中的长官。

③武后：即武则天皇后。

④矿(kuò 扩)：把弓拉满。

【译文】

5 关中地区库存的粮食已经吃光，禁军中有人摘下头巾，在道路

上大声呼喊:"把我拘束在军队中,却不给粮食吃,我们简直成了罪人!"皇帝对此极为忧虑,正好韩滉从江淮一带运送三万斛粮食到了陕州,李泌马上向皇帝奏报。皇帝十分高兴,急忙跑到东宫,对太子说:"粮食已经运到陕州了,我们父子能够活下去了!"当时宫禁中不让造酒,皇帝下令去街市上买酒回来庆贺。又派人把粮食运来的消息告诉给神策六军,将士们都高兴地直呼"万岁"。

当时连年发生饥荒,军民们的脸上都是又瘦又黑,到这时麦子开始成熟、收获,街市上有喝醉酒的人,当时的人们都认为这是一个好征兆。人们突然一下子吃饱,因此而死的人占五分之一。几个月以后,人们的肤色又恢复到原来的样子。

6 皇帝任命横海军使程日华为节度使。

7 秋,七月,淮西兵马使吴少诚杀了淮西节度使陈仙奇,自己担任留后职务。吴少诚一向阴险狡猾,被李希烈宠信、重用,所以杀陈仙奇为李希烈报仇。二十二日,皇帝任命虔王李谅担任中州、光州、随州、蔡州的节度大使,任命吴少诚为留后。

8 皇帝委任陇右行营节度使曲环为陈许节度使。陈州、许州地区在兵荒马乱之后,人户流离散失。曲环以勤俭的作风约束、督导部下,采取的政治措施和法令很宽大、简要,百姓承担的赋税和劳役都很平均,几年之间,流失逃亡的人都回故土,重操旧业,士兵们的粮食都充足起来。

9 八月二十七日,义成军节度使李澄去世,他的儿子李克宁企图接管军事大权,隐瞒父亲去世的消息,不发讣告。

10 三十日,吐蕃的国相尚结赞率领人马大举侵入泾州、陇州、邠州、宁州一带,抢掠人口和牲畜,毁坏庄稼,西部边疆骚动不宁,各州各县都据城自守。皇帝下令浑瑊率兵一万人,骆元光率兵八千人驻守咸阳,以防御吐蕃的进攻。

11 当初,皇帝与李泌商量恢复府兵的问题,李泌就此为皇帝陈述了府兵从西魏以来各代兴起和废弃的因由,而且说:"府兵平时

都安心在家乡耕田种地，每府之中都设有折冲府统领府兵，折冲府在农闲的时候，对府兵进行战阵方面的训练。当国家有事情要征发府兵时，就用调动军队的兵符和文书下发到所在州与折冲府，按照规定征发府兵。府兵们到达指定地点，将帅们进行审查和检阅，有对战阵训练、指导不符合标准的，要处罚折冲府的长官，对严重失职的，还要处罚该州的刺史。军队征调的任务完成后，便论功劳大小加奖赏和赐爵位，然后在路上解散府兵，让他们回归故土。凡应征的府兵，短期的不超过三个月，时间长的不超过一年。本朝高宗皇帝委任刘仁轨为洮河镇使，以防御、经营吐蕃地区，从此之后，府兵就有了长期驻守的兵役。自从武后统治时期以来，天下太平日子长了，府兵就逐渐没落和败坏下来，受到了人们的轻视；老百姓也以当府兵为耻，甚至烫伤手脚以逃避去服兵役。另外，牛仙客因为能屯积财物而谋得宰相职位，守边的将领就纷纷仿效他；山东地区的戍边的士兵常常随身带着自家的丝帛布匹，守边的将领就诱骗他们将这些东西存放在仓库中，白天让他们服苦役，晚上又把他们关在地牢中，希望把他们弄死而将他们的财产没收。所以从天宝时期以后，山东地区戍边的士兵能够回家去的十人之中不到二三人，守边将领的残暴就到这种地步。但是，还没曾发生叛乱、内讧和杀害将帅、谋夺权位的事情，这实在是因为他们眷恋自己的故土田园，担心连累宗族内的老小。到了开元末年，张说开始招募长期征战的士兵，把他们称为'矿骑'，后来又将矿骑增编为六军。到李林甫担任宰相时，上奏请求各军全都由招募来的士兵组成；士兵们不再在本地当兵，已经没有宗族的人在附近牵连着，所以他们不再自我尊重、爱惜，而是忘记自身的死活，不顾一切地追求利益，灾祸、叛乱于是就不断发生，至今为恶不止。假如从前的府兵制度长期存在下来，而不废弃，那怎么会有犯上作乱、纲纪废弛的祸患呢？陛下想恢复府兵，这是国家社稷的福份，这样，太平盛世的到来就为时不久了。"皇帝说："一等河中地区平定，就马上与你商议此事。"

九月初一,皇帝下诏十六卫各设上将军一职,以示对功臣的宠信;将神策左、右厢改为左、右神策军,将殿前射生左、右厢改为殿前左、右射生军,每军中设置大将军二人、将军二人。

12 庚寅,李克宁始发父澄之丧,杀行军司马马铉,墨缞出视事,增兵城门。刘玄佐出师屯境上以制之,且使告谕切至,克宁乃不敢袭位。丁酉,以东都留守贾耽为义成节度使。克宁悉取府库之财夜出,军士从而剽之,比明殆尽。淄青兵数千自行营归,过滑州,将佐皆曰:"李纳虽外奉朝命,内蓄兼并之志,请馆其兵于城外。"贾耽曰:"奈何与人邻道而野处其将士乎!"命馆于城中。耽时引百骑猎于纳境,纳闻之,大喜,服其度量,不敢犯也。

13 吐蕃游骑及好畤;乙巳,京城戒严,复遣左金吾将军张献甫屯咸阳。民间传言上复欲出幸以避吐蕃,齐映见上曰:"外间皆言陛下已理装,具糗粮,人情汹惧。夫大福不再,陛下奈何不与臣等熟计之!"因伏地流涕,上亦为之动容。

李晟遣其将王佖将骁勇三千伏于汧城,戒之曰:"虏过城下,勿击其首;首虽败,彼全军而至,汝弗能当也。不若俟前军已过,见五方旗,虎豹衣,乃其中军也,出其不意击之,必大捷。"佖用其言,尚结赞败走。军士不识尚结赞,仅而获免。

尚结赞谓其徒曰:"唐之良将,李晟、马燧、浑瑊而已,

当以计去之。”入凤翔境内，无所俘掠，以兵二万直抵城下曰：“李令公召我来，何不出犒我？”经宿，乃引退。

冬，十月，癸亥，李晟遣蕃落使野诗良辅与王佖将步骑五千袭吐蕃摧砂堡[1]；壬申，遇吐蕃众二万，与战，破之，乘胜逐北，至堡下，攻拔之，斩其将扈屈律悉蒙，焚其蓄积而还。尚结赞引兵自宁、庆北去[2]，癸酉，军于合水之北[3]；邠宁节度使韩游瓌遣其将史履程夜袭其营，杀数百人。吐蕃追之，游瓌陈于平川[4]，潜使人鼓于西山；虏惊，弃所掠而去。

14 十一月，甲午，立淑妃王氏为皇后。

15 乙未，韩滉入朝。

16 丁酉，皇后崩。

17 辛丑，吐蕃寇盐州，谓刺史杜彦光曰：“我欲得城，听尔率人去。”彦光悉众奔鄜州，吐蕃入据之。

刘玄佐在汴，习邻道故事，久未入朝。韩滉过汴，玄佐重其才望，以属吏礼谒之。滉相约为兄弟，请拜玄佐母；其母喜，置酒见之。酒半，滉曰：“弟何时入朝？”玄佐曰：“久欲入朝，但力未办耳！”滉曰：“滉力可及，弟宜早入朝。丈母垂白，不可使更帅诸妇女往填宫也！”母悲泣不自胜。滉乃遗玄佐钱二十万缗，备行装。滉留大梁三日，大出金帛赏劳，一军为之倾动。玄佐惊服，既而遣人密听之，滉问孔目吏：“今日所费几何？”诘责甚细。玄佐笑曰：“吾知之矣！”壬寅，玄佐与陈许节度使曲环俱入朝。

【注释】

①野诗:唐代的一个少数民族的姓氏。 摧砂堡:唐代军事堡垒,在今宁夏固原县西北。

②庆:即庆州。隋代设置,后历有兴废,唐代治所在合水县(今甘肃庆阳县)。

③合水:县名。唐天宝年间以蟠交县改置,治所在今甘肃合水县。

④平川:地名,在今陕西太白县附近,曾为古战场。

【译文】

12 初四,李克宁才将他父亲李澄的死讯向外界公布,他杀了行军司马马铉,穿着黑色的丧服出来办理各项事务,在各个城门口都增派了兵力。刘玄佐派出军队驻扎在义成军的辖境内,以牵制李克宁的行为,而且派遣使者前去,极为严厉地劝告李克宁,李克宁这才没敢轻率地承袭父亲节度使的职位。十一日,皇帝任命东都留守贾耽担任义成军节度使职务。李克宁将府库中储存的钱财全部弄出来,连夜出走,军中的将士们跟随着他抢劫财物,等到天亮的时候,他所带的东西几乎全被抢光。李纳的淄青兵有几千人从行营中回去,途中路过滑州,贾耽的将吏、幕僚们都说:"李纳虽然表面上服从朝廷的命令,但内心却暗藏着吞并我们这片土地的阴谋,请将他的这批军队安排在城外驻扎吧。"贾耽说:"我们与李纳是接壤的邻道,怎么能将他的将士安排在城外野地里住宿呢?"下令将这支军队安排在城内住宿。贾耽经常带一百名左右骑兵在李纳管辖的境内打猎,李纳听说这事以后,十分高兴,极为佩服贾耽的度量和胆识,不敢越境侵犯义成军。

13 吐蕃军队的游动骑兵已经到了离京城不远的好畤地区;十九日,京城长安采取了极为严密的军事防守措施。皇帝又派遣左金吾将军张献甫率军驻守咸阳。这时民间到处传言皇帝又要离开京城,出行他地,以躲避吐蕃人的进攻,宰相齐映面见皇上说:"外面都说

陛下已经整理好行装，备办了干粮，现在人们惶恐不安。大福不可能再次从天而降，陛下怎么能不就这件事与我们好好商议一下呢？"他说着就伏在地上，痛哭流涕，皇帝也被他感动得面色悲伤。

李晟派他的将领王佖率领三千勇猛精悍的战士埋伏在汧城一带，并当面告戒王佖说："敌人经过你们埋伏的地方，不要攻击他们的先头部队；敌人的先头部队虽然被打败，但他们的主力过来了，你们就不能抵挡了。不如等敌人的先头部队经过以后，看见打着五方旗，穿着有虎豹花纹衣服的人马，那就是敌人的主力军队，在他们毫无防备的情况下突然发起攻击，就一定能大获全胜。"王佖完全按李晟的计策行事，结果，尚结赞的人马被打得大败而逃。将士们不认识尚结赞，尚结赞才得以逃脱。

尚结赞对他的手下人说："唐朝的良将，只有李晟、马燧、浑瑊三个人罢了，我们应该用计策除掉他们。"他进入凤翔境内，没有抢掠到什么东西，就率领二万人一直开到凤翔城下说："李令公召我们到这里来的，你们怎么不开城门来犒劳我们。"在城下闹了一个晚上，尚结赞才领着人退走。

冬，十月初七，李晟派遣蕃落使野诗良辅与王佖一起率领步兵、骑兵五千人去袭击吐蕃的摧砂堡；十六日，野诗良辅、王佖率部与吐蕃的两万军队相遇，同他们交战，打败了吐蕃军队，乘胜追击，直到摧沙堡下，向城堡发起进攻，攻了进去，杀了吐蕃的将领扈屈律悉蒙、焚烧了他们蓄积的财物之后，收兵回去了。尚结赞率领人马从宁州、庆州向北逃走，十七日，他们在合水县的北边驻扎下来。邠宁节度使韩游瓌派遣他的部将史履程带人晚上袭击吐蕃军队的营地，杀了几百个敌人。吐蕃军队出来追赶史履程，韩游瓌在平川布下战阵，暗中派人在西山上擂起战鼓以迷惑敌人；吐蕃的军队惊慌失措，将抢掠来的东西全丢下，狼狈逃跑了。

14 十一月初八，皇帝册立淑妃王氏为皇后。

15 初九，韩滉从京口进京朝见皇帝。

16 十一日，皇后去世。

17 十五日，吐蕃的军队侵犯盐州，他们对盐州刺史杜彦光说："我们只想要你们的城池，可以让你们把人都带走。"于是，杜彦光率领所有的军民逃向鄜州，吐蕃的军队进入盐州城，占领了城池。

刘玄佐在汴州任宋亳节度使，仿效周围各道以前的成例，很长时间没有进京朝见皇帝。镇守两浙地区的节度使韩滉进京经过汴州，刘玄佐佩服、敬重韩滉的才干和威望，自己以下属官吏的礼节拜见了韩滉。韩滉与他约定结成兄弟，请求拜见刘玄佐的母亲；刘玄佐的母亲十分高兴，置办酒宴会见他。在他们饮酒到半酣状态时，韩滉对刘玄佐说："贤弟什么时候进京朝见皇帝？"刘玄佐回答说："我很早就想进京朝见皇帝，但是物力还不具备啊！"韩滉说："我的物力还够你置办进京朝见物品的，贤弟应该早点进京朝见皇帝才是。伯母年事已高，决不能让她带着自家的各位女眷，被迫进入后宫去做各种贱役啊！"刘玄佐的母亲听了这话，情不自禁地哭得很悲伤。韩滉于是赠送给刘玄佐二十万缗钱，让他置办进京朝见的行装。韩滉在大梁逗留了三天，拿出大量的钱帛奖赏、慰劳刘玄佐的将士们，全军将士都被他的行为感动了。刘玄佐既吃惊、又佩服，不久就暗中派人去探听韩滉的情况，听到韩滉询问孔目官说，"今天花了多少钱？"对钱的用途和每个事项用钱多少都问得很详细。刘玄佐听到探听情况的人的汇报后，笑着说："我明白他的用意了！"十六日，刘玄佐与陈许节度使曲环都进京朝见皇帝。

18 崔造改钱谷法，事多不集。诸使之职，行之已久，中外安之。元琇既失职，造忧惧成疾，不视事。既而江、淮运米大至，上嘉韩滉之功，十二月，丁巳，以滉兼度支、诸道盐

铁、转运等使，造所条奏皆改之。

19 吐蕃又寇夏州，亦令刺史托跋乾晖帅众去[1]，遂据其城。又寇银州，州素无城，吏民皆溃；吐蕃亦弃之，又陷麟州。

20 韩滉屡短元琇于上；庚申，崔造罢为右庶子，琇贬雷州司户[2]。以吏部侍郎班宏为户部侍郎、度支副使。

21 韩游瓌奏请发兵攻盐州，吐蕃救之，则使河东袭其背。丙寅，诏骆元光及陈许兵马使韩全义将步骑万二千人会邠宁军，趣盐州，又命马燧以河东军击吐蕃。燧至石州[3]，河曲六胡州皆降[4]，迁于云、朔之间。

22 工部侍郎张彧，李晟之婿也。晟在凤翔，以女嫁幕客崔枢，礼重枢过于彧；彧怒，遂附于张延赏；给事中郑云逵尝为晟行军司马，失晟意，亦附延赏；上亦忌晟功名。会吐蕃有离间之言，延赏等腾谤于朝，无所不至。晟闻之，昼夜泣，目为之肿，悉遣子弟诣长安，表请削发为僧，上慰谕，不许。辛未，入朝，见上，自陈足疾，恳辞方镇，上不许。韩滉素与晟善，上命滉与刘玄佐谕旨于晟，使与延赏释怨。晟奉诏，滉等引延赏诣晟第谢，结为兄弟，因宴饮尽欢；又宴于滉、玄佐之第，亦如之。滉因使晟表荐延赏为相。

三　年

1 春，正月，壬寅，以左仆射张延赏同平章事。李晟为其子请婚于延赏，延赏不许；晟谓人曰："武夫性快，释怨于杯酒间，则不复贮胸中矣；非如文士难犯，外虽和解，内蓄憾如故，吾得无惧哉！"

2初，李希烈据淮西，选骑兵尤精者为左、右门枪、奉国四将，步兵尤精者为左、右克平十将。淮西少马，精兵皆乘骡，谓之骡军。

陈仙奇举淮西降，才数月，诏发其兵于京西防秋。仙奇遣都知兵马使苏浦悉将淮西精兵五千人以行。会仙奇为吴少诚所杀，少诚密遣人召门枪兵马使吴法超等使引兵归；浦不之知。法超等引兵骑四千自鄜州叛归，浑瑊使其将白娑勒追之，反为所败。

丙午，上急遣中使敕陕虢观察使李泌发兵防遏，勿令济河。泌遣押牙唐英岸将兵趣灵宝，淮西兵已陈于河南矣。泌乃命灵宝给其食，淮西兵亦不敢剽掠。明日，宿陕西七里。泌不给其食，遣将将选士四百人分为二队，伏于太原仓之隘道[5]，令之曰："贼十队过，东伏则大呼击之，西伏亦大呼应之，勿遮道，勿留行，常让以半道，随而击之。"又遣虞候集近村少年各持弓、刀、瓦石蹑贼后，闻呼亦应而追之。又遣唐英岸将千五百人夜出南门，陈于涧北。明日四鼓，淮西兵起行入隘，两伏发，贼众惊乱，且战且走，死者四之一；进遇唐英岸，邀而击之，贼众大败，擒其骡军兵马使张崇献。泌以贼必分兵自山路南遁，又遣都将燕子楚将兵四百自炭窦谷趣长水[6]。贼二日不食，屡战皆败，英岸追至永宁东，贼皆溃入山谷。吴法超果帅其众太半趣长水，燕子楚击之，斩法超，杀其士卒三分之二。上以陕兵少，发神策军步骑五千往助泌，至赤水[7]，闻贼已破而还。上命刘玄佐乘驿归汴，以诏书缘道诱之，得百三十余人，

至汴州，尽杀之。其溃兵在道，复为村民所杀，得至蔡者才四十七人。吴少诚以其少，悉斩之以闻；且遣使以币谢李泌，为其诛叛卒也。泌执张崇献等六十余人送京师，诏悉腰斩于鄜州军门，以令防秋之众。

【注释】

①托跋：即拓跋，是鲜卑的一个姓氏，曾建立过北魏王朝。

②雷州：唐代贞观八年（公元634年）以东合州改名，治所在今广东海康县。

③石州：北周时以西汾州改名，后屡有改易，治所在今山西离石县。

④河曲六胡州：当时已为宥州，治所在延恩县（今内蒙古鄂托克旗南）。因各部酋长各以旧州名带刺史，故仍称六胡州，指鲁、丽、含、塞、依、契六州，治所在今内蒙鄂托克旗一带。

⑤太原仓：唐代以隋常平仓改名，在今河南三门峡市西黄河边上，为唐重要仓库。

⑥长水：县名。隋末改长渊县置，治所在今河南洛宁县西长水镇。

⑦赤水：即赤水城。在今陕西渭南东赤水镇。

【译文】

18 崔造改革征收各地钱财、粮食的办法，所做的事情大多没有成功。盐铁、转运等使的职责，已经实行了很长时间，朝野内外都很习惯这种方式。负责盐铁事务的元琇被撤职以后，崔造又忧愁、又害怕，因此而生了病，不再处理宰相职责内的事情。不久，江东、淮南一带运送了很多粮食到关中地区，皇帝对韩滉十分嘉许。十二日初二，皇帝任命韩滉兼任度支、诸道的盐铁，转运等使。宰相崔造以前上奏实行的措施一条条都被更改过来。

19 吐蕃的军队又侵犯夏州，他们也让夏州刺史拓跋乾晖带领夏州的军民离开此地，进去占领了夏州城。吐蕃的军队又侵犯银州，

银州从来就没有什么城池可供固守的，所以官吏、百姓都逃散了。吐蕃也放弃了银州，但又攻下了麟州。

20 韩滉屡次在皇帝面前指责元琇的过失；初五，皇帝将崔造罢免宰相职务，降职为右庶子，将元琇贬职到遥远的雷州担任司户。皇帝又任命吏部侍郎班宏担任户部侍郎、度支副使职务。

21 韩游瓌上奏朝廷，请求增派兵力去进攻盐州城，如果吐蕃的军队来援救，那么就让河东地区马燧的军队从背后袭击。十一日，皇帝下诏命令骆元光和陈许兵马使韩全义率领步兵、骑兵一万二千人前去与邠宁军的军队会合，一起向盐州城进攻，皇帝又下令马燧带领河东地区的军队攻击吐蕃的军队。马燧率领人马到了石州以后，黄河河曲一带的六胡州全部向他投降，马燧于是将他们迁移到云州、朔州一带。

22 工部侍郎张彧是李晟的女婿。李晟在凤翔镇守的时候，把另一个女儿嫁给了自己的幕客崔枢，对崔枢的礼遇和器重超过了张彧；张彧对此极为恼火，于是就投靠了左仆射张延赏；给事中郑云逵曾担任过李晟军中的行军司马一职，李晟不太欣赏他，他这时也就投靠了张延赏；皇帝对李晟的功勋和威望有所顾忌。正好吐蕃使离间计陷害李晟，一时间，张延赏等人在朝廷中多方毁谤李晟，对他的攻击无所不至。李晟听说了这事后，整天整夜地痛哭，眼睛哭得红肿，他将所有的子弟都送到长安城内以表对皇上的忠心，并且上奏皇帝，请求让他削发为僧，皇帝派人安慰、劝导他，不准他丢弃官职，去做和尚。十六日，李晟进京入朝，晋见皇帝，向皇帝述说自己的腿脚得了很重的病，恳请皇帝让他辞去节度使职务，皇帝还是不答应。韩滉一向和李晟关系很好，皇帝于是命令韩滉和刘玄佐一起去李晟那里传达皇帝的旨意，让他和张延赏消除怨恨和误会。李晟接受了诏旨，韩滉等人就带着张延赏到李晟的家去道歉，二人结为兄弟，李晟设宴款待众人，大家同饮尽兴而归。又在韩滉、刘玄佐家设宴款待李晟、张延赏二人，大家也像在李晟家中一样同饮尽欢

而散。韩滉乘机请求李晟上表朝廷，推荐张延赏担任宰相一职。

贞元三年（丁卯，公元 787 年）

1 春，正月十七日，皇帝任命左仆射张延赏为同平章事。李晟请求张延赏把女儿嫁给他的儿子为妻，张延赏没有答应。李晟对人说："我们武夫性情直爽，在杯酒之间就消除了怨恨和误会，那就不再把这些怨嫌放在心上了；不像文人那样不能冒犯，他们表面上虽然说彼此和解了，但心中的怨恨依然如故，我能不心怀畏惧吗？"

2 当初，李希烈占据淮西一带，从骑兵中挑选最精锐的人组建左、右门枪和奉国四将等军队，从步兵中挑选最精锐的人组建左、右克平十将军。淮西一带缺少马匹，这些精兵都骑骡子，人们因此称他们为"骡军"。

陈仙奇带着淮西投降了朝廷，才过了几个月，皇帝就下诏令征调淮西的军队去京城西边驻防，以保护秋天的庄稼不受吐蕃等的抢劫。陈仙奇派都知兵马使苏浦带着淮西的所有精锐部队五千人去京城以西地区。正好陈仙奇被吴少诚杀害了，吴少诚暗中派人去京城以西征召门枪兵马使吴法超等人，让他们将军队带回淮西；苏浦对此事一无所知。吴法超等人率领步兵、骑兵四千人在鄜州一带反叛朝廷，回淮西去，浑瑊派他的部将白娑勒率部追击，反而被吴法超等人打败。

二十一日，皇帝紧急派遣宦官使者去敕令陕虢观察使李泌派兵防御、阻截吴法超等人的叛军，不要让他们渡过黄河。李泌立即派遣押牙官唐英岸率兵赶往灵宝县，这时淮西的叛军已经渡过黄河，在黄河南岸列成阵势了。李泌于是命令灵宝县给他们提供粮食，淮西的叛军也不敢出去抢劫财物。第二天，叛军在离陕州城七里的地方宿营。李泌不给他们提供粮食，并且派遣部下将领率领从军中精选出来的四百人，分成二队，埋伏在太原仓一带狭窄、险要的小路上，对将领下命令说："等淮西的叛军经过十队以后，埋伏在路东边的人就大声呼叫着出去，埋伏在路西边的人也大声呼喊，以

相接应，不要阻拦通道，不要让他们停止不前，要经常让出半边道路，跟着他们发起攻击。”又派虞候官召集附近村庄中的青少年人，各自带着弓箭、大刀和瓦块、石头等跟在叛军们的后边，听到官军的呼叫也响应追击叛军。李泌又派遣唐英岸率领一千五百人在晚上从陕州城南门出去，在涧水的北面布列阵势。第二天早上四更天的时候，淮西的叛军们起来向狭窄的小路进发，两边埋伏的官军发起攻击，叛军们惊慌失措，乱作一团，他们边战边逃，被打死的人占总数的四分之一。叛军们向前逃跑，遇着了唐英岸的军队，唐英岸将叛军们拦截阻击，淮西的叛军被打得大败而逃，唐英岸活捉了骡军兵马使张崇献。李泌认为叛军们一定会兵分两路，从山路上向南方逃跑，于是又派遣都将燕子楚率兵四百人从炭窦谷直奔长水县而去。叛军们两天没有吃饭，屡战屡败，唐英岸率兵追赶到永宁县东边，叛军们都溃散逃入山谷之中。吴法超果然如李泌所估计的，带领手下的绝大部分人马奔向长水县，燕子楚率军攻击，杀了吴法超，将他所带的人马杀了三分之二。皇帝觉得陕州的兵力太少，派遣神策军步兵、骑兵五千人前去援助李泌，他们到了赤水一带，听说叛贼已经被打败，就回京城去了。皇帝命令刘玄佐乘驿马紧急赶回汴州，让他沿途用诏书劝诱淮西一百三十多叛军，刘玄佐到了汴州以后，将这一百三十多人全杀了。那些溃散在路上的淮西叛兵，又被村民们杀掉了，能够脱险回到蔡州的才四十七人，吴少诚因为回来的人太少，便将他们全杀了，向朝廷汇报此事。而且又派遣使者带着礼物前去陕州答谢李泌，说是为他诛杀了叛乱的将士。李泌将张崇献等六十多人押解京城，皇帝下令将他们全部在鄜州军门前腰斩，借此警戒保护秋收的将士们。

3 初，云南王阁罗凤陷嶲州[1]，获西泸令郑回[2]。回，相州

人③，通经术，阁罗凤爱重之。其子凤迦异及孙异牟寻、曾孙寻梦凑皆师事之，每授学，回得挞之。及异牟寻为王，以回为清平官。清平官者，蛮相也，凡有六人，而国事专决于回。五人者事回甚卑谨，有过，则回挞之。

云南有众数十万，吐蕃每入寇，常以云南为前锋，赋敛重数，又夺其险要立城堡，岁征兵助防，云南苦之。回因说异牟寻复自归于唐曰："中国尚礼义，有惠泽，无赋役。"异牟寻以为然，而无路自致，凡十余年。及西川节度使韦皋至镇，招抚境上群蛮，异牟寻潜遣人因群蛮求内附。皋奏："今吐蕃弃好，暴乱盐、夏，宜因云南及八国生羌有归化之心招纳之④，以离吐蕃之党，分其势。"上命皋先作边将书以谕之，微观其趣。

4 张延赏与齐映有隙，映在诸相中颇称敢言，上浸不悦；延赏言映非宰相器。壬子，映贬夔州刺史。刘滋罢为左散骑常侍，以兵部侍郎柳浑同平章事。

韩滉性苛暴，方为上所任，言无不从；他相充位而已，百吏救过不赡。浑虽为滉所引荐，正色让之曰："先相公以褊察为相，不满岁而罢，今公又甚焉。奈何榜吏于省中，至有死者！且作福作威，岂人臣所宜！"滉愧，为之少霁威严。

5 二月，壬戌，以检校左庶子崔浣充入吐蕃使。

6 戊寅，镇海节度使、同平章事、充江、淮转运使韩滉薨。滉久在二浙，所辟僚佐，各随其长，无不得人。尝有故人子谒之，考其能，一无所长，滉与之宴，竟席，未尝左右视及与并坐交言。后数日，署为随军，使监库门。其人终日危

坐，吏卒无敢妄出入者。

分浙江东、西道为三：浙西，治润州；浙东，治越州；宣、歙、池，治宣州；各置观察使以领之。

上以果州刺史白志贞为浙西观察使[5]，柳浑曰："志贞，恪人，不可复用。"会浑疾，不视事；辛巳，诏下，用之。浑疾间，遂乞骸骨；不许。

7 甲申，葬昭德皇后于靖陵。

【注释】

①嶲(sui 髓)州：隋时设置，治所在今四川西昌市。

②西泸：县名。唐天宝年间以可泉县改名，治所在今四川西昌市西南。

③相州：北魏时分冀州置，后屡有改易，唐代治所在今河南安阳市。

④生羌：唐时分布在西南地区的一个民族，分白狗君、哥邻君、南水君、咄霸君等八个部落。

⑤果州：唐初设置，后历有改易，治所在今四川南充市北。

【译文】

3 当初，云南王阁罗凤攻陷了嶲州，将西泸县令郑回抓走了。郑回是相州人，通晓经学和治理之术，阁罗凤对他很爱护和尊重。他的儿子凤迦异以及孙子异牟寻、曾孙寻梦凑都以对待老师的礼仪事奉他，每当郑回讲课授学的时候，都能够用鞭子抽打他们。到异牟寻做云南王的时候，任命郑回担任清平官。所谓清平官，就是南诏的宰相，担任这一职务的共有六人，而国家大事却全部都由郑回决定。其他五个清平官都毕恭毕敬地小心事奉郑回，如果他们犯了过失，那么郑回就用鞭子抽打他们。

云南地区有人口几十万，吐蕃的军队每次向唐朝内地侵犯，常常以云南地区的人打前锋，对他们征收的赋税十分繁重，又将云南

的险要之地夺占过来，建立城池堡垒，每年都要征调云南的兵员协助他们防守，云南地区的人吃尽了苦头。郑回于是就劝说异牟寻重新归顺唐王朝，他说道："大唐王朝崇尚礼义，对我们只会施加恩泽，不会征发赋税徭役。"异牟寻认为他说的有道理，但是由于道路不通，无法主动向唐朝表达自己的诚意，这种情况一直持续了十几年。到西川节度使韦皋到达镇所之后，大力招抚、安慰西川境内的各个蛮族的人，异牟寻暗中派人随着各个蛮族人一起请求向朝廷归附。韦皋上奏朝廷说："吐蕃现在背弃、破坏同朝廷的友好关系，残暴地侵扰盐州、夏州一带地区，应该乘云南和八国生羌有归顺朝廷意愿的时候，招抚、接纳他们，这样可以分化吐蕃的联盟，削弱吐蕃的势力。"皇帝命令韦皋先以边境将领的名义发布文书开导他们，暗中观察他们的发展态势。

4 张延赏与齐映有矛盾，齐映在各位宰相之中是个很敢于直言的人，皇帝渐渐地不喜欢他；张延赏也在皇帝面前说齐映没有做宰相的才识。二十七日，齐映被降职为夔州刺史。刘滋也罢去宰相职务，降为左散骑常侍，皇帝委任兵部侍郎柳浑担任同平章事。

韩滉性情苛刻粗暴，他正受到皇帝的重用，皇帝对他言听计之；其他宰相不过只是在宰相职位上充数罢了，而朝廷中的文武百官也总有弥补不完的过失。宰相柳浑虽然是韩滉向皇帝推荐的，但他还是严肃地责备韩滉说："您父亲韩休担任宰相职务，因为气量太小，喜欢苛究小事，结果担任宰相不满一年就被罢免了，现在您又比您父亲更为厉害了。您怎么能在听政的地方拷打官吏，以至于闹出人命了呢？而且妄自尊大，滥用职权，这哪里是做臣子的人能干的呢？"韩滉听了以后很惭愧，因此稍稍收敛了一些。

5 二月初七，皇帝让检校左庶子崔浣充当去吐蕃的使者。

6 二十三日，镇海节度使、同平章事、充任江淮转运使职务的韩滉逝世。韩滉长期镇守两浙地区，他所选任的各级官吏和幕僚，都能根据每个人的长处任用合适的官职，没有发生过用人不当的事

情。曾经有位老朋友的儿子来拜见他,韩滉考察他的能力,没有发现任何长处,韩滉带他一同赴宴,直到宴席都结束了,他都不曾看一次左右两边的人,也不与同席的人说一句话。过了几天后,韩滉任命他担任随军一职,让他看管库房的大门。这个人整天在库房门前端正地坐着,守库房的小官和士兵们没有一个人敢随便出入的。

朝廷将浙东、西道一分为三:浙西的治所在润州;浙东的治所在越州;宣州、歙州、池州地区的治所在宣州;在这三个地区各设置观察使来分别统领。

皇帝任命果州刺史白志贞为浙西观察使,柳浑对皇帝说:"白志贞是一个奸佞的小人,不能再重用他。"正好柳浑生了病,不能处理政事;二十六日,诏书颁布下来,还是任用了白志贞。柳浑的病情好转之后,向皇帝请求辞职退休,皇帝没有答应。

7 二十九日,在靖陵安葬了昭德皇后。

8 三月,丁酉,以左庶子李銛充入吐蕃使。

初,吐蕃尚结赞得盐、夏州,各留千余人戍之,退屯鸣沙[1];自冬入春,羊马多死,粮运不继,又闻李晟克摧沙,马燧、浑瑊等各举兵临之,大惧,屡遣使求和,上未之许。乃遣使卑辞厚礼求和于马燧,且请修清水之盟而归侵地,使者相继于路。燧信其言,留屯石州,不复济河,为之请于朝。

李晟曰:"戎狄无信,不如击之。"韩游瓌曰:"吐蕃弱则求盟,强则入寇,今深入塞内而求盟,此必诈也!"韩滉曰:"今两河无虞,若城原、鄯、洮、渭四州[2],使李晟、刘玄

佐之徒将十万从戍之，河、湟二十余州可复也[3]。其资粮之费，臣请主办。”上由是不听燧计，趣使进兵。燧请与吐蕃使论颊热俱入朝论之，会滉薨，燧、延赏皆与晟有隙，欲反其谋，争言和亲便。上亦恨回纥，欲与吐蕃和，共击之，得二人言，正会已意，计遂定。

延赏数言“晟不宜久典兵，请以郑云逵代之”。上曰：“当令自择代者。”乃谓晟曰：“朕以百姓之故，与吐蕃和亲决矣。大臣既与吐蕃有怨，不可复之凤翔，宜留朝廷，朝夕辅朕；自择一人可代凤翔者。”晟荐都虞候邢君牙。君牙，乐寿人也[4]。丙午，以君牙为凤翔尹兼团练使。丁未，加晟太尉、中书令，勋、封如故；余悉罢之。

晟在凤翔，尝谓僚佐曰：“魏征好直谏，余窃慕之。”行军司马李叔度曰：“此乃儒者所为，非勋德所宜。”晟敛容曰：“司马失言。晟任兼将相，知朝廷得失不言，何以为臣！”叔度惭而退。及在朝廷，上有所顾问，极言无隐；性沈密，未尝泄于人。

辛亥，马燧入朝。燧既来，诸军皆闭壁不战，尚结赞遽自鸣沙引归，其众乏马，多徒行者。

崔浣见尚结赞，责以负约。尚结赞曰：“吐蕃破朱泚，未获赏，是以来，而诸州各城守，无由自达。盐、夏守将以城授我而遁，非我取之也。今明公来，欲践修旧好，固吐蕃之愿也。今吐蕃将相以下来者二十一人，浑侍中尝与之共事，知其忠信。灵州节度使杜希全、泾原节度使李观皆信厚闻于异域，请使之主盟。”

夏,四月,丙寅,浣至长安。辛未,以浣为鸿胪卿,复使入吐蕃语尚结赞曰:"希全守灵,不可出境,李观已改官,今遣浑瑊盟于清水。"且令先归盐、夏二州。五月,甲申,浑瑊自咸阳入朝,以为清水会盟使。戊子,以兵部尚书崔汉衡为副使,司封员外郎郑叔矩为判官,特进宋奉朝为都监。己丑,瑊将二万余人赴盟所。

乙巳,尚结赞遣其属论泣赞来言:"清水非吉地,请盟于原州之土梨树;既盟而归盐、夏二州。"上皆许之。神策将马有麟奏:"土梨树多阻险,恐吐蕃设伏兵,不如平凉川坦夷[5]。"时论泣赞已还,丁未,遣使追告之。

【注释】

①鸣沙:县名。隋开皇十九年(公元599年)置,唐代有所改易,唐代治所在今宁夏青铜峡西南黄河东岸。

②原、鄯、洮、渭:原即原州,北魏时设置,后历有改易,唐代治所在今甘肃平凉县。鄯即鄯州,北魏时设置,后历有改易,治所在今青海乐都县。洮即洮州,北周时设置,后历有改易,唐代治所在今甘肃临潭县东边的新城。渭即渭州,隋代设置,后历有改易,唐代治所在今甘肃陇西县。

③河、湟:河即河州,十六国时前凉设置,后历有改易,唐代治所在今甘肃临夏县。湟即湟水县,隋代以西都县改名,治所在今青海乐都县。安史之乱后,河湟以西地区被吐蕃占领。

④乐寿:县名,隋代改广城县设置,治所在今河北献县。

⑤平凉川:地名,在今甘肃平凉县附近,为一河谷平原。

【译文】

8 三月十三日,皇帝任命担任左庶子官的李铦充当去吐蕃的使者。

当初，吐蕃的国相尚结赞攻占了盐州和夏州，在这两个地方各留下一千多人驻守，他自己则率军退到鸣沙县驻扎；从冬天转入春天后，羊和马大多死了，粮食运输又不能供应到鸣沙，又听说李晟的人马攻下了摧沙堡，而马燧、浑瑊等人又各率军要来攻鸣沙，尚结赞非常害怕，多次派遣使者向唐朝政府求和，皇帝都没有答应。尚结赞于是派遣使者带着厚重的礼物，低声下气地向马燧求和，而且请求重新遵守建中四年修定的盟约，向唐朝归还他们曾经侵占的土地，派到马燧这里的使者一个接一个。马燧轻信了尚结赞的话，率军在石州驻扎下来，不再渡过黄河，并且为吐蕃向朝廷求情。

李晟说："吐蕃人从来不讲信用，不如乘机向他们发起进攻。"韩游瓌说："吐蕃人势力比我们弱小的时候，就请求与我们结成友好盟约，他们势力比我们强的时候，就来侵犯我们，现在他们大军深入我们的境内，而请求与我们结盟，这中间一定有什么诡计！"韩滉说："现在的两河一带没什么后顾之忧，如果在原州、鄯州、洮州、渭州四个地区修筑城池，让李晟、刘玄佐等人率领十万大军去驻守，就能够从吐蕃手中收复河、湟等二十几州的地方。他们所需的物资、粮草等方面的费用，请让我来主办。"皇帝于是就不采纳马燧的建议，还派使者督促他进军鸣沙。马燧请求与吐蕃派来的使者论颊热一起进京入朝辩论结盟的事情，正碰上韩滉去世了，而马燧、张延赏都与李晟有很深的矛盾，准备推翻李晟等人的谋略，在皇帝面前争着说与吐蕃和好的便利。皇帝也因以前在陕州的事，一直痛恨回纥人，打算与吐蕃人和好，一起进攻回纥人，听了马燧、张延赏两个人的意见，正符合自己的想法，于是决定了与吐蕃和好的方针。

张延赏多次在皇帝面前说"李晟不适合长期执掌军事大权，请让郑云逵来代替他。"皇帝说："应该让李晟自己选择代替自己的人。"于是，皇帝就对李晟说："为了百姓安居乐业的缘故，我已经决定与吐蕃人和好结盟了。你既然与吐蕃人有怨仇，那么就不能再去

凤翔带兵镇守,应该留在朝廷内,时刻辅佐我;你就自己选择一个人代替你镇守凤翔吧。"李晟向皇帝推荐了都虞候邢君牙。邢君牙是乐寿县人。二十二日,皇帝任命邢君牙为凤翔府尹,并且兼任凤翔团练使。二十三日,皇帝加封李晟为太尉、中书令,以前所给上柱国的勋位和所封的西平王一切照旧,其他职务全都罢免了。

李晟在凤翔的时候,曾经对他的属吏、僚佐们说:"魏征喜欢直言谏诤,我私下很是仰慕他。"行军司马李叔度说:"直言劝谏皇帝是文人做的事,不是像您这种有功勋、有威望的人应该做的。"李晟面色严肃地对李叔度说:"李司马这话说错了。我的职位兼任了将军和宰相,如果知道朝廷事务什么地方做得对,什么地方做得不对,而不肯说出来,那算是一个什么大臣呢?"李叔度听了很惭愧地退下去了。等到李晟在朝廷任职的时候,凡是皇帝询问他的问题,他都要坦率地直说,决不隐瞒什么;李晟生性沉着慎密,从来没有向别人泄露过什么秘密。

二十七日,马燧进京入朝。马燧进入朝廷以后,各支军队都关闭营垒,不再出去作战,尚结赞于是急忙从鸣沙率军撤退回去了,他的部队缺少马匹,很多人都徒步行走。

崔浣见了尚结赞,指责他背弃了订定的友好盟约。尚结赞说:"我们吐蕃的军队打败了朱泚,没有得到朝廷的赏赐,所以就来了,而你们各个州都据城守卫,我们的要求无法传达到朝廷。盐州、夏州两地驻守的将领把城池给我们后逃走了,并不是我们攻占的。现在您来了,打算履行以前订立的盟约,恢复原来的友好关系,这本来就是我们吐蕃人的愿望啊。现在我们吐蕃到这里来的有将相二十一人,你们的浑侍中与他们都曾经一起打过朱泚,知道他们都是忠诚、有信义的人。你们的灵州节度使杜希全、泾原节度使李观讲信义,为人厚道,他们在我们那里都很有声望,请让他们来主持我们双方的结盟事宜吧。"

夏,四月十二日,崔浣回到了长安城。十七日,皇帝任命崔浣为

鸿胪卿，让他再次出使吐蕃，对尚结赞说："杜希全要防守灵州一带，他不能够离开本州的疆境，李观已经改任别的官职，现在派浑瑊到清水与你们结盟。"而且要让吐蕃先归还盐州和夏州。五月初一，浑瑊从咸阳进京入朝，皇帝任命他为清水会盟使。初五，皇帝任命兵部尚书崔汉衡为清水会盟副使，任命司封员外郎郑叔矩为清水会盟判官，任命特进官宋奉朝为清水会盟都监。初六，浑瑊率领二万多人前去会盟地点。

二十二日，尚结赞派遣他的下属论泣赞来朝廷说："清水不是一个吉祥的地方，请将在原州土梨树这个地方订立盟约，盟约订立后，就归还盐州和夏州。"这些条件，皇帝都答应了。神策军的将领马有麟上奏皇帝说："土梨树这个地方的地势复杂、险要，恐怕吐蕃人会在这里埋伏军队，不如将会盟地点改在平凉州，那里地势很平坦。"当时，论泣赞已经回去了，二十四日，皇帝派遣使者追赶上了论泣赞，将这一变动情况告诉了他。

9 申蔡留后吴少诚，缮兵完城，欲拒朝命，判官郑常、大将杨冀谋逐之，诈为手诏赐诸将申州刺史张伯元等；事泄，少诚杀常、冀、伯元。大将宋旻、曹济奔长安。

10 闰月，己未，韦皋复与东蛮和义王苴那时书，使调伺导达云南[1]。

11 庚申，大省州、县官员，收其禄以给战士，张延赏之谋也。时新除官千五百人，而当减者千余人，怨嗟盈路。

12 初，韩滉荐刘玄佐可使将兵复河、湟，上以问玄佐，玄佐亦赞成之。滉薨，玄佐奏言："吐蕃方强，未可与争。"上

遣中使劳问玄佐，玄佐卧而受命。张延赏知玄佐不可用，奏以河、湟事委李抱真；抱真亦固辞。皆由延赏罢李晟兵柄，故武臣皆愤怒解体，不肯为用故也。

13 上以襄、邓扼淮西冲要，癸亥，以荆南节度使曹王皋为山南东道节使度，以襄、邓、复、郢、安、随、唐七州隶之。

14 浑瑊之发长安也，李晟深戒之以盟所为备不可不严。张延赏言于上曰："晟不欲盟好之成，故戒瑊以严备。我有疑彼之形，则彼亦疑我矣，盟何由成！"上乃召瑊，切戒以推诚待虏，勿自为猜贰以阻虏情。

瑊奏吐蕃决以辛未盟，延赏集百官，以瑊表称诏示之曰："李太尉谓吐蕃和好必不成，此浑侍中表也，盟日定矣。"晟闻之，泣谓所亲曰："吾生长西陲，备谙虏情，所以论奏，但耻朝廷为犬戎所侮耳！"

上始命骆元光屯潘原[2]，韩游瓌屯洛口[3]，以为瑊援。元光谓瑊曰："潘原距盟所且七十里，公有急，元光何从知之！请与公俱。"瑊以诏指固止之。元光不从，与瑊连营相次，距盟所三十余里。元光壕栅深固，瑊壕栅皆可逾也。元光伏兵于营西，韩游瓌亦遣五百骑伏于其侧，曰："若有变，则汝曹西趣柏泉以分其势[4]。"

尚结赞与瑊约，各以甲士三千人列于坛之东西，常服者四百人从至坛下。辛未，将盟，尚结赞又请各遣游骑数十更相觇索，瑊皆许之。吐蕃伏精骑数万于坛西，游骑贯穿唐军，出入无禁；唐骑入虏军，悉为所擒，瑊等皆不知，入幕，易礼服。虏伐鼓三声，大噪而至，杀宋奉朝等于幕

中。瑊自幕后出，偶得他马乘之，伏鬣入其衔，驰十余里，衔方及马口，故矢过其背而不伤。唐将卒皆东走，虏纵兵追击，或杀或擒之，死者数百人，擒者千余人，崔汉衡为虏骑所擒。浑瑊至其营，则将卒皆遁去，营空矣。骆元光发伏成陈以待之，虏追骑愕眙。瑊入元光营，追骑顾见邠宁军西驰，乃还。元光以辎重资瑊，与瑊收散卒，勒兵整陈而还。

是日上临朝，谓诸相曰："今日和戎息兵，社稷之福！"马燧曰："然。"柳浑曰："戎狄，豺狼也，非盟誓可结。今日之事，臣窃忧之！"李晟曰："诚如浑言。"上变色曰："柳浑书生，不知边计；大臣亦为此言邪？"皆伏地顿首谢，因罢朝。是夕，韩游瓌表言"虏劫盟者，兵临近镇"。上大惊，街递其表以示浑。明旦，谓浑曰："卿书生，乃能料敌如此其审乎！"上欲出幸以避吐蕃，大臣谏而止。

李晟大安园多竹，复有为飞语者，云"晟伏兵大安亭，谋因仓猝为变"。晟遂伐其竹。

癸酉，上遣中使王子恒赍诏书遗尚结赞，至吐蕃境，不纳而还。浑瑊留屯奉天。

甲戌，尚结赞至故原州，引见崔汉衡等曰："吾饰金械，欲械瑊以献赞普。今失瑊，虚致公辈。"又谓马燧之侄弇曰："胡以马为命，吾在河曲，春草未生，马不能举足，当是时，侍中渡河掩之，吾全军覆没矣！所以求和，蒙侍中力。今全军得归，奈何拘其子孙！"命弇与宦官俱文珍、浑瑊将马宁俱归。分囚崔汉衡等于河、廓、鄯州。上闻尚结赞

之言，由是恶马燧。

六月，丙戌，以马燧为司徒兼侍中，罢其副元帅、节度使。

初，吐蕃尚结赞恶李晟、马燧、浑瑊，曰："去三人，则唐可图也。"于是离间李晟，因马燧以求和，欲执浑瑊以卖燧，使并获罪，因纵兵直犯长安，会失浑瑊而止。张延赏惭惧，谢病不视事。

【注释】

①诩(xiòng)伺：古代对侦探的称呼。

②潘原：县名。唐天宝年间以阴槃县改名，治所在甘肃平凉县东。

③洛口：即水洛口，在今甘肃庄浪县瓦亭川东北。

④柏泉：即百泉县，隋代以长城县改名，治所在今宁夏固原县。

【译文】

9 申蔡留后吴少诚整修兵器，加固城防，准备抗拒朝廷的命令。申蔡判官郑常、大将杨冀暗中策划驱逐吴少诚，假造皇帝的亲笔诏书，赐给申州刺史张伯元等各位将领。事情泄露以后，吴少诚杀了郑常、杨冀和张伯元。大将宋旻、曹济逃到了长安城。

10 闰五月初七，西川节度使韦皋又写信给东蛮和义王苴那时，让他派密探带送信人到云南去。

11 初八，朝廷大规模裁减州、县的官吏，将这些官吏的薪俸收回来以供应军中的将士们，这种做法是宰相张延赏出的主意。当时，新任命的官员有一千五百多人，而应当裁减的有一千多人，所以人们怨声载道。

12 当初，韩滉推荐刘玄佐，认为让他带兵可以收复河、湟等二十几州失地，皇帝就此事征询刘玄佐的意见，刘玄佐也表示赞成。韩

滉去世以后，刘玄佐向皇帝上奏道："吐蕃正是力量强大的时候，不能与他们争斗。"皇帝派遣宦官使者去慰问刘玄佐，刘玄佐装病在床，接受了诣旨。张延赏知道刘玄佐难以听命于他，就上奏皇帝把收复河、湟二十几州失地的重任交给李抱真，李抱真也坚决推辞不干。这都是因为张延赏罢免了李晟的兵权，武将们对此都十分愤怒，心灰意冷，而不肯为张延赏效劳的缘故。

13 由于襄州、邓州处在淮西地区通往外界的交通要道上，十一日，皇帝任命荆南节度使曹王李皋为山南东道节度使，将襄、邓、复、郢、安、随、唐七州划归李皋管辖。

14 浑瑊从长安出发去会盟地点前，李晟十分郑重地告诫他，对会盟地点的防备措施不可不严密。张延赏把这一事告诉皇帝说："李晟不希望朝廷与吐蕃结成盟约关系，所以告诫浑瑊对吐蕃采取严密防备措施。如果我们有了怀疑吐蕃的表现，那么吐蕃人也会怀疑我们是否有诚意了，这样一来，还怎么能订立盟约呢？"皇帝于是召见浑瑊，反复告诫他，必须对吐蕃有诚意，不要因为自己对吐蕃的怀疑而破坏了吐蕃同我们谈和的气氛。

浑瑊上奏朝廷说，吐蕃人决定在十九日这天与我们订立盟约，宰相张延赏召集朝廷文武百官，把浑瑊上奏的表章拿给大家看，他说："李太尉说吐蕃与我们和好的盟约一定订不成功，可这是浑侍中上奏的表章，会盟的日期都定下来了。"李晟听说了这事后，哭着对他亲近的人说："我生长在西部边疆地区，对吐蕃人的情况非常熟悉，我之所以要上奏反对与吐蕃人订立盟约，只是不愿看到朝廷遭受吐蕃的侮辱罢了！"

皇帝当初命令骆元光率军驻守潘原县一带，命令韩游瓌率军驻守洛口一带，让他们作浑瑊的援助力量。骆元光对浑瑊说："潘原县距离会盟的地点将近七十里地，倘若您那边发生了什么紧急事情，我从哪里得到您的消息呢？我请求率兵与您一起去。"浑瑊用皇帝的指示和诏令坚决阻止他。但骆元光不听浑瑊的劝阻，带着军队

与浑瑊的随行人马的营地紧挨着驻扎下来，这里离会盟的地点还有三十多里路远。骆元光军营的壕沟很深，栅栏很牢固，但浑瑊军营的壕沟很浅，栅栏也很低，容易跨过去。骆元光在军营的西边埋下伏兵，韩游瓌也派了五百名骑兵埋伏在这附近，韩游瓌命令这些伏兵说："如果发生了事变，那么你们要向西直奔柏泉一带，以便分散吐蕃人的势力。"

尚结赞与浑瑊约定，双方各派身穿铠甲的士兵三千人，排列在会盟坛的东西两边，再派穿着普通服装的士兵四百人跟随主盟官员来到会盟坛下面。十九日，即将要订立盟约时，尚结赞又请求双方各派几十个流动巡逻的骑兵，到对方去检察事情的进展，浑瑊对这些条件都答应了。吐蕃人在会盟坛的西边埋伏了几万精锐的骑兵，他们派出的流动巡逻骑兵在唐朝军队中穿来穿去，进进出出，毫无限制。而唐朝派出的巡逻骑兵进入吐蕃的军营以后，全部被他们抓起来了，浑瑊等人对这一情况毫不清楚，他们进到设在会盟坛附近的帐幕之中，去换礼服。这时吐蕃军队进攻的战鼓响了三声，吐蕃的骑兵呼叫着蜂拥而来，在唐朝的帐幕中杀了都监宋奉朝等官员。浑瑊从帐幕的后边逃出来，偶然得到一匹别人的马骑了上去，他揪着马鬃，伏在马背后，往马口上戴嚼子，这样跑了十几里，嚼子才戴到马口上，箭从背后飞过，但没有伤着他的身体。唐朝的将士都向东边逃跑了，吐蕃放开兵力跟踪追击，唐朝将士杀的被杀，捉的被捉，死的人有好几百，被捉的有一千多人，兵部尚书崔汉衡被吐蕃的骑兵抓住了。浑瑊跑回他自己的军营，将士们都逃跑了，军营中已经空无一人。骆元光指挥埋伏的士兵排列成战阵以迎击吐蕃军，吐蕃的骑兵看到这阵势感到十分惊愕。浑瑊进入骆元光的军营中，追赶他的吐蕃骑兵回头看到邠宁的军队向西边杀去，于是也收兵回去了。骆元光把自己的物资装备送给浑瑊，与浑瑊一起召集逃散的士兵，整顿阵容，统率军队回去了。

就在这一天，皇帝上朝处理事务，对各位宰相说："今天要与吐

蕃订立友好盟约，停止战争，这是国家社稷的大福啊！”马燧说：“的确是这样的。”宰相柳浑说：“吐蕃人像豺狼一样，不是订立盟约、对天发誓就可和他们建立友好关系的。对今天的事情，我心里总在担心啊！”李晟说：“这事情实在就像柳浑说的一样。”皇帝一下子变了脸色说：“柳浑是一个书生，不知道边疆大计；你也同他一样说这种话！”柳浑、李晟等人都伏在地上，向皇帝叩头谢罪，于是朝会不欢而散。这一天晚上，韩游瓌向皇帝奏报“吐蕃劫持了会盟的官员，他们的兵马已经到了靠近都城的州镇。”皇帝一下子惊慌失措，马上让街头的吏役将韩游瓌的奏章送到柳浑家里去。第二天早上，皇帝对柳浑说：“你是一个书生，竟然能将敌人的情况预料得如此准确啊！”皇帝打算离开京城，出走他地以躲避吐蕃的军队，大臣们规劝，他才打消了这个念头。

李晟的大安园内长满了大片竹子，又有制造流言蜚语的人说：“李晟在大安亭内埋伏了兵力，企图乘国家遇到突然变故时起来作乱。”李晟于是让人把竹子全砍伐了。

二十一日，皇帝派遣宦官使者王子恒带着诏书去送给尚结赞，王子恒到了吐蕃境内，没有人接待他，只得回来。浑瑊留在奉天驻扎下来。

二十二日，尚结赞来到已成废墟的原州城旧址，接见被俘的崔汉衡等人说：“我准备了一个金枷锁，打算用它锁着浑瑊献给我们的赞普。现在没有抓到浑瑊，却白抓了你们这些人。”尚结赞又对马燧的侄儿马弇说：“我们胡族人以马匹为自己的生命，我当时在河曲地区时，春天的草还没有生长出来，马饿得抬不起腿，如果在那个时候，马侍中渡过黄河来进攻的话，那我就会全军覆灭了！我们之所以向唐朝求和成功，全靠马侍中在朝廷为我们出力说话。现在，我能够全军人马都回来，怎么能够扣押马侍中的子孙们呢？”命令马弇与宦官俱文珍、浑瑊的部将马宁一起回朝廷去。尚结赞将崔汉衡等人分别囚禁在河州、廓州和鄯州。皇帝听到尚结赞说的话之

后，开始厌恶马燧了。

六月初五，皇帝任命马燧为司徒兼侍中，罢免了他的副元帅和节度使职务。

当初，吐蕃的国相尚结赞恨李晟、马燧、浑瑊，他说："除掉了这三个人，那么就有希望攻下唐朝了。"于是设法离间朝廷和李晟的关系，利用马燧向唐朝求和，然后，打算捉住浑瑊，借以出卖马燧，使他们都受到罪罚，再乘机大举发兵，直接进攻长安，这个如意打算正好由于浑瑊没被抓到，就只好停止了。宰相张延赏又惭愧又害怕，声称自己生了病，不再处理朝廷政事。

15 以陕虢观察使李泌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

16 河东都虞候李自良从马燧入朝，上欲以为河东节度使，自良固辞曰："臣事燧日久，不欲代之为帅。"乃以为右龙武大将军。明日，自良入谢，上谓之曰："卿于马燧，存军中事分，诚为得礼。然北门之任，非卿不可。"卒以自良为河东节度使。

17 吐蕃之戍盐、夏者，馈运不继，人多病疫思归，尚结赞遣三千骑逆之，悉焚其庐舍，毁其城，驱其民而去。灵盐节度使杜希全遣兵分守之。

18 韦皋以云南颇知书，壬辰，自以书招谕之，令趣遣使入见。

19 李泌初视事，壬寅，与李晟、马燧、柳浑俱入见。上谓泌曰："卿昔在灵武，已应为此官，卿自退让。朕今用卿，欲与卿有约，卿慎勿报仇，有恩者朕当为卿报之。"对曰："臣

素奉道，不与人为仇。李辅国、元载皆害臣者，今自毙矣。素所善及有恩者，率已显达，或多零落，臣无可报也。”上曰：“虽然，有小恩者，亦当报之。”对曰：“臣今日亦愿与陛下为约，可乎？”上曰：“何不可！”泌曰：“愿陛下勿害功臣。臣受陛下厚恩，固无形迹。李晟、马燧有大功于国，闻有谗之者，虽陛下必不听，然臣今日对二人言之，欲其不自疑耳。陛下万一害之，则宿卫之士，方镇之臣，无不愤惋而反仄，恐中外之变不日复生也！人臣苟蒙人主爱信则幸矣，官于何有！臣在灵武之日，未尝有官，而将相皆受臣指画；陛下以李怀光为太尉而怀光愈惧，遂至于叛。此皆陛下所亲见也。今晟、燧富贵已足，苟陛下坦然待之，使其自保无虞，国家有事则出从征伐；无事则入奉朝请，何乐如之？故臣愿陛下勿以二臣功大而忌之，二臣勿以位高而自疑，则天下永无事矣。”上曰：“朕始闻卿言，耸然不知所谓。及听卿剖析，乃知社稷之至计也！朕谨当书绅，二大臣亦当共保之。”晟、燧皆起，泣谢。

上因谓泌曰：“自今凡军旅粮储事，卿主之；吏、礼委延赏；刑法委浑。”泌曰：“不可。陛下不以臣不才，使待罪宰相。宰相之职，不可分也，非如给事则有吏过、兵过，舍人则有六押；至于宰相，天下之事咸共平章。若各有所主，是乃有司，非宰相也。”上笑曰：“朕适失辞，卿言是也。”泌请复所减州、县官。上曰：“置吏以为人也，今户口减于承平之时三分之二，而吏员更增，可乎？”对曰：“户口虽减，而事多于承平且十倍，吏得无增乎！且所减皆有职而冗官

不减,此所以为未当也。至德以来置额外官[1],敌正官三分之一,若听使计日得资然后停,加两选授同类正员官。如此,则不惟不怨,兼使之喜矣。"又请诸王未出阁者不除府官,上皆从之。乙卯[2],诏先所减官,并复故。

【注释】

①至德:唐肃宗年号,公元756~758年。

②乙卯:唐德宗贞元三年六月没有乙卯这一天,疑误。

【译文】

15 皇帝任命陕虢观察使李泌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

16 河东镇的都虞候李自良跟随马燧入朝晋见皇帝,皇帝打算让他担任河东节度使,李自良坚决推辞,他说:"我事奉马燧的时间已经很长了,不想代替他担任河东的主帅。"皇帝于是就任命他为右龙武大将军。第二天,李自良上朝向皇帝谢恩,皇帝对他说:"你这样做对马燧来说,照顾到了军中上下级关系的体统,实在很符合礼仪。但是,镇守国家北门的重大任务,非由你来承担不可。"皇帝终于还是任命李自良为河东节度使。

17 吐蕃军队中驻守盐州、夏州的人,因为粮食、装备不能按时运送过来,很多人生了病,都想回吐蕃去,尚结赞派了三千骑兵去接回他们,他们焚烧了这两地所有的房屋,毁坏了城墙,驱散了当地居民,然后才回去。灵盐节度使杜希全派遣兵力分别守卫这些地方。

18 因为云南地区的人知书达理,十一日,西川节度使韦皋亲自写了信去开导、招抚他们,敦促他们赶快派遣使者入朝晋见皇帝。

19 李泌开始进政事堂处理朝廷内的大小事务,二十一日,与李晟、马燧、柳浑一起去见皇帝。皇帝对李泌说:"你从前在灵武的时

候，早已应该担任宰相官位，但你自己谦让，才没有担任宰相。我现在委任你担任宰相一职，打算与你来一个约定：你千万谨慎小心，不要报什么私仇，对你有恩的人，我自当为你报答他。"李泌回答说："我一向谨守为人的正道，不与别人结仇。前朝宰相李辅国、元载都是陷害我的人，但他们现在都自取灭亡了。一向和我关系很友善和对我有恩德的人，都早已有高名显位了，其中很多人都已经去世，我已经没有什么可以报答他们的了。"皇帝说："虽然是这样的，但对你小有恩德的人，也应当要报答他们。"李泌说："我今天也希望与陛下有个约定，不知道行不行？"皇帝说："那有什么不行的！"李泌说："希望陛下不要加害有功劳的大臣。我蒙受陛下给我的深恩厚德，自然没有受迫害和猜忌。李晟、马燧两位，是对国家立下了巨大功劳的人，听说有人在朝廷说他们的坏话，这些毁谤他们的话，尽管陛下一定不会相信，但我今天当着他们二人的面说这件事，是想让他们不要自己心存疑虑。陛下要是万一加害了他们，那么保卫朝廷的禁军士兵，镇守一方的节帅武臣，都会一一愤恨、惋惜，对朝廷心存怀疑，恐怕过不了多久，朝野内外发生变乱的事情又要兴起啊！做大臣的，如果能蒙受君王的爱护、信任，那就十分幸运了，还谈什么官职的大小呢？我从前在灵武的时候，并没有担任什么官职，但是将领、宰相们都接受我的意见和指点；陛下委任李怀光做太尉，但李怀光内心更加害怕，终于反叛朝廷。这都是陛下亲眼所见到的事情。现在李晟、马燧二人已经够富贵的了，如果陛下能够坦诚无忌地对待他们，让他们自己保持这种富贵地位，而没有什么疑虑，那么国家有战事的时候，他们就出朝为陛下去征讨敌人；国家平安无事的时候，他们就入朝事奉陛下，君臣之间，还有什么比这更快乐的事情？所以我希望陛下不要因为他们二位大臣功勋巨大而猜忌他们，他们二位大臣也不要因为官职很高而自生疑心，这样一来，天下就永远平安无事了。"皇帝说："我开始听你的话，很是突然，不知道你在说什么。等听到你的分析剖解之后，才知

道这是国家社稷的根本大计啊！我自己会将这事写在绅带上牢牢记住，对李晟、马燧二位大臣，我与你应该共同来保护。"李晟、马燧都站起来，哭泣着向皇帝谢恩。

皇帝于是对李泌说："从今以后，凡是有关军队和粮食储运方面的事情，都由你负责主持；吏部和礼部的事情交给张延赏主持；刑法方面的事情交给柳浑主持。"李泌说："这样做不行。陛下不觉得我没什么才能，才让我担任宰相。宰相的职责，是不能分开的，不像给事中那种官职要具体主持吏部、兵部官员过失的纠正和辨别，也不像中书舍人这一官职下面分成六部签署划押。至于宰相一职，要负责对天下的事情共同商议处理。如果宰相各自主管一个方面，那就成了专管一事的职能部门，而不是宰相了。"皇帝笑着对他说："我刚才的话说错了，你说的是对的。"李泌请求皇帝恢复才被削减的州、县官吏。皇帝说："官吏设置，是为老百姓着想的，现在的户口同太平时期相比，减少了三分之二，而官员反有增加，这样做可行吗？"李泌回答说："户口虽说是减少了许多，但事情同太平时期相比，多了将近十倍，在这种情况能不增加官吏吗？而且所削减的都是担任实际职务的人，那些领薪俸不干事的闲散官吏反没有削减，这就是削减官吏之所以不妥当的原因啊。自从至德年间以来，设置的额外官职，相当于正式官职的三分之一，如果根据他们任职的日期核定资历，然后停罢他们现任的官职，让他们参加文官、武官的选拔，再授予和他们资历相符的正式官职。这样一来，他们不但不会怨恨朝廷，反而会十分高兴。"又请求皇帝让那些没有到封地的诸王不要任命本王府官员。皇帝全都采纳了这些意见。乙卯这一天，皇帝下诏命令对以前裁减的官员，一律恢复原来官职。

20初，张延赏在西川，与东川节度使李叔明有隙。上入

骆谷，值霖雨，道途险滑，卫士多亡归朱泚，叔明之子升及郭子仪之子曙、令狐彰之子建等六人，恐有奸人危乘舆，相与啮臂为盟，著行縢①、钉鞵②，更鞚上马以至梁州③，他人皆不得近。及还长安，上皆以为禁卫将军，宠遇甚厚。张延赏知升私出入郜国大长公主第，密以白上。上谓李泌曰："郜国已老，升年少，何为如是！殆必有故，卿宜察之。"泌曰："此必有欲动摇东宫者。谁为陛下言之？"上曰："卿勿问，第为朕察之。"泌曰："必延赏也。"上曰："何以知之？"泌具为上言二人之隙，且曰："升承恩顾，典禁兵，延赏无以中伤，而郜国乃太子萧妃之母也，故欲以此陷之耳。"上笑曰："是也。"泌因请除升他官，勿令宿卫以远嫌。秋，七月，以升为詹事。郜国，肃宗之女也。

21 甲子，割振武之绥、银二州，以右羽林将军韩潭为夏、绥、银节度使，帅神策之士五千、朔方、河东之士三千镇夏州。

22 时关东防秋兵大集，国用不充，李泌奏："自变两税法以来，藩镇、州、县多违法聚敛。继以朱泚之乱，争榷率、征罚以为军资，点募自防；泚既平，自惧违法，匿不敢言。请遣使以诏旨赦其罪，但令革正，自非于法应留使、留州之外，悉输京师。其官典逋负，可征者征之，难征者释之，以示宽大；敢有隐没者，重设告赏之科而罪之。"上喜曰："卿策甚长，然立法太宽，恐所得无几！"对曰："兹事臣固熟思之，宽则获多而速，急则获少而迟。盖以宽则人喜于免罪而乐输，急则竞为蔽匿，非推鞫不能得其实，财不足济今

日之急而皆入奸吏矣。"上曰:"善!"以度支员外郎元友直为河南、江、淮南句勘两税钱帛使[4]。

初,河、陇既没于吐蕃,自天宝以来,安西、北庭奏事及西域使人在长安者,归路既绝,人马皆仰给于鸿胪,礼宾委府[5]、县供之,于度支受直。度支不时付直,长安市肆不胜其弊。李泌知胡客留长安久者,或四十余年,皆有妻子,买田宅,举质取利,安居不欲归,命检括胡客有田宅者停其给。凡得四千人,将停其给。胡客皆诣政府诉之,泌曰:"此皆从来宰相之过,岂有外国朝贡使者留京师数十年不听归乎!今当假道于回纥,或自海道各遣归国。有不愿归,当于鸿胪自陈,授以职位,给俸禄为唐臣。人生当乘时展用,岂可终身客死邪!"于是胡客无一人愿归者,泌皆分隶神策两军,王子、使者为散兵马使或押牙,余皆为卒,禁旅益壮。鸿胪所给胡客才十余人,岁省度支钱五十万缗;市人皆喜。

上复问泌以复府兵之策。对曰:"今岁征关东卒戍京西者十七万人,计岁食粟二百四万斛。今粟斗直百五十,为钱三百六万缗。国家比遭饥乱,经费不充,就使有钱,亦无粟可籴,未暇议复府兵也。"上曰:"然则奈何?亟减戍卒归之,何如?"对曰:"陛下用臣之言,可以不减戍卒,不扰百姓,粮食皆足,粟麦日贱,府兵亦成。"上曰:"苟能如是,何为不用!"对曰:"此须急为之,过旬日则不及矣。今吐蕃久居原、会之间[6],以牛运粮,粮尽,牛无所用,请发左藏恶缯染为采缬,因党项以市之[7],每头不过二三匹,计十八万

匹，可致六万余头。又命诸冶铸农器，籴麦种，分赐沿边军镇，募戍卒，耕荒田而种之，约明年麦熟倍赏其种，其余据时价五分增一，官为籴之。来春种禾亦如之。关中土沃而久荒，所收必厚。戍卒获利，耕者浸多。边地居人至少，军士月食官粮，粟麦无所售，其价必贱，名为增价，实比今岁所减多矣。"上曰："善！"即命行之。

泌又言："边地官多阙，请募人入粟以补之，可足今岁之粮。"上亦从之，因问曰："卿言府兵亦集，如何？"对曰："戍卒因屯田致富，则安于其上，不复思归。旧制，戍卒三年而代，及其将满，下令有愿留者，即以所开田为永业。家人愿来者，本贯给长牒续食而遣之[8]。据应募之数，移报本道，虽河朔诸帅得免更代之烦，亦喜闻矣。不过数番，则戍卒土著，乃悉以府兵之法理之，是变关中之疲弊为富强也。"上喜曰："如此，天下无复事矣。"泌曰："未也。臣能不用中国之兵使吐蕃自困。"上曰："计将安出？"对曰："臣未敢言之，俟麦禾有效，然后可议也。"上固问，不对。泌意欲结回纥、大食、云南与共图吐蕃，令吐蕃所备者多；知上素恨回纥，恐闻之不悦，并屯田之议不行，故不肯言。既而戍卒应募，愿耕屯田者什五六。

23 壬申，赐骆元光姓名李元谅。

24 左仆射、同平章事张延赏薨。

【注释】

⑧滕（téng 腾）：即滕，绑腿布。

②鞵:同鞋。

③鞚(kòng 空):带嚼的马络头。

④句勘:这里指审核检查。

⑤礼宾:即礼宾院、唐代属鸿胪寺,掌管接待周边少数民族和外国人事宜。

⑥会:即会州,西魏时置,后历有改废,唐代治所在今甘肃靖远县。

⑦党项:古代族名,以游牧为生,唐代曾内附,宋代曾建立西夏政权。

⑧长牒续食:唐代给屯垦边地士兵家属去边地垦种田地的一种证明,持有者据此可沿途由官府提供食宿。

【译文】

20 当初,张延赏在西川担任节度使职务时,与东川节度使李叔明有矛盾。皇帝从奉天出走山南进入骆谷的时候,正碰上连日大雨,沿途山路又滑又险,皇帝的卫士们很多都逃跑,投奔了朱泚,李叔明的儿子李升与郭子仪的儿子郭曙、令狐彰的儿子令狐建等六人,担心有奸邪之人谋害皇帝,他们在一起互相咬手臂,立盟发誓。他们绑着裹腿、穿着底上钉有钉子的皮鞋,轮流为皇帝牵马,一直到达梁州城,其他人一概不准靠近皇帝的车驾。等到后来回到长安城,皇帝将他们六人都任命为禁卫将军,对他们十分宠信,所给待遇极为优厚。张延赏探到李升经常私自进出郜国大长公主的府第,就秘密地把这事告诉给皇帝。皇帝对李泌说:"郜国大长公主的年龄已经很大了,而李升还年纪轻轻的,怎么能做这种事呢?大概一定有什么缘故,你好好察明这件事情。"李泌说:"这一定是有人要动摇东宫太子的地位。李升出入郜国大长公主府第的事是谁说给陛下听的?"皇帝说:"你不要细问了,慢慢地为我把这件事察清楚。"李泌说:"说这话的人一定是张延赏了。"皇帝问道:"你是怎么知道的?"李泌就将张延赏与李升的父亲李叔明之间的矛盾原原本本说给皇帝听了,他还说道:"李升承蒙陛下的恩宠眷顾,掌管禁卫亲兵,张延赏无法伤害、毁谤他,而郜国大长公主是太子妃萧氏的

母亲，所以想用这件事来陷害他了。”皇帝笑着说：“是这么回事。”李泌因此请求皇帝任命李升担任别的官职，不要让他再领禁军守卫皇宫，以避嫌疑。秋，七月，皇帝任命李升为詹事。郜国大长公主，是肃宗皇帝的女儿。

21 十三日，朝廷将振武军统辖的绥州、银州划出来，任命右羽林将军韩潭担任夏州、绥州、银州节度使，让他率领神策军五千人和由朔方军、河东镇派出的三千将士去镇守夏州。

22 当时，关东地区派出的保护秋收的将士在京城西边已经完全集合起来，国家的用度因此不够充足，李泌上奏皇帝说：“自从征收赋税改为实行两税法以来，各个藩镇、州、县往往违背朝廷规定，大肆搜刮百姓的钱财。接着就发生了朱泚之乱，各地争着征收专卖物品的钱和征收有罪人士用来赎罪的钱财，通过这些办法来筹集军事费用，以召募士兵防卫自己的境内。朱泚被平定以后，各地都因违反朝廷规定征收钱财而感到害怕，都将这些事情隐瞒下来不敢讲出来。请陛下派遣使者，带着诏旨，赦免他们的罪过，只要让他们改正以前的错误作法，将那些非法征收的钱财，除按规定留下应该留给军镇、州县用的部分外，其余的全部运往京城，上缴国库。各地官员要妥善地处理好逃失和拖欠的赋税，对能够征收的，就征收上来，对难以征收的，就准予免缴，以显示朝廷的宽大政策；如果有胆敢隐瞒实情和贪污钱财的，可设立重赏给举报的人，以便惩处他们。”皇帝高兴地说：“你的这些办法想很长远，但是，所采取的措施太过于宽大了，担心到时朝廷得不到什么！”李泌回答说：“对这件事，我自然深思熟虑过，如果采取宽大措施，那么朝廷得到的钱财就很多，而且很快见效，如果采取严苛的措施，那么朝廷收到的钱财少，而且见效慢。这是因为采取宽大措施，人们会为能免于惩处而高兴，就很乐于向朝廷上缴赋税，采取严苛的措施，人们就争相隐瞒、藏匿，不经过审讯不能够得到实情，这样一来，征收的钱财就不足以应付现在朝廷的急需，而都进了各地奸邪官吏的腰包了。”

皇帝说:"好!就这么办。"于是任命度支员外郎元友直担任河南、江东、淮南的句勘两税钱帛使。

当初,河州、陇州一带被吐蕃攻陷;从天宝年间以来,安西、北庭来朝廷奏办事情的人,以及西域各地派在长安城的使节,回去的路已经断绝了,他们这些人员和马匹的粮草都要依靠鸿胪寺供给,鸿胪寺的礼宾院又把供应他们粮草的任务交给京畿地区的府、县,让他们去度支领取这些钱粮。度支却经常不按时发给他们,以至于使长安城内的店铺因他们不断赊贷不还而负担沉重。李泌了解到这些胡族客人居留长安,长的已达四十多年,他们都娶妻生子,购买田地、住宅,在这里放高利贷谋取钱财,安居乐业,不打算回故乡去。于是他下令官员去检查、核实这些胡族人有田地、有住宅的人,停发他们的给养。这样总共检查出四千人,准备停发给他们的给养。于是这些胡族的客人都跑到宰相办公的地方来申诉这件事,李泌说:"这都是以前的宰相们的过错,哪有让外国来的朝贡使者在京城居留几十年不回去的?现在应该让他们向回纥借道,或者走海路,各自打发他们回国。有不愿意回国的人,应当立即前去鸿胪寺自行说明,然后授给他们一定的职位,发给他们俸禄,让他们作唐朝的臣民。人生一世,应当趁年轻力壮时展露才干,怎么能终身客死异国他乡呢?"于是,这些胡族的客人们没有一个愿意回国的,李泌将他们全部划属神策左、右两军之内,胡人中的王子和使节担任神策军中的散兵马使或押牙官,其余的一概当士兵,这样一来,禁军的力量更为强大。鸿胪寺给胡族客人提供给养的才十几个人,每年共节省开支五十万缗钱;长安城内的商人们也十分高兴。

皇帝又问起李泌恢复府兵的办法。李泌回答说:"今年征调关东地区的士兵到京城西边来防守的一共有十七万人,他们一共一年要吃掉粮食二百零四万斛。现在粮食每斗的价钱是一百五十钱,这十七万人一年的用度换算成钱一共要三百零六万缗。国家连年遭受饥荒战乱之害,经费不充足。即便是有钱,也没有粮食可以买

进来的，所以没有时间商议恢复府兵的事啊。”皇帝说：“那又怎么办呢？赶快裁减保护秋收士兵的数量，你看这样行不行？”李泌回答说：“陛下如果采用我的办法，那么就可以不裁减保护秋收的士兵，不用打扰平民百姓，而能使粮食充足，谷子和麦子的价钱一天天下跌，府兵也能够重新形成。”皇帝说：“如果能够有这种效果，那我为什么不采纳你的建议呢？”李泌说：“这件事必须立即去办，超过十天就办不成了。现在吐蕃人长期居住在原州、会州这一带地区，他们用牛向这里运送粮食，粮食运完之后，牛就没有什么用处了。请陛下将皇宫左藏中质地很差的丝帛调出来，染成颜色鲜艳的丝帛，通过党项人将这些丝帛卖给吐蕃人，每头牛不过花二三匹丝帛，总共调出十八万匹丝帛，可以换来六万多头牛。再命令各冶炼场铸造各种农耕器具，买进麦种，将这些东西分发给各靠近边境的军镇，让他召募戍守边疆的士兵，开垦荒废的田地，进行耕种，与他们约定：第二年麦子成熟后加倍偿还所用的麦种，其余的粮食，根据当时的粮价，再增价五分之一，由官府收买进来。来年春天种庄稼还是采用这种办法。关中地区土地肥沃，而且长久没有种庄稼了，这样开荒种地，收获一定很多。戍边的士兵获得了很多利益，那么耕田种地的人就会渐渐多起来。边境地区的居民很少，军中将士们每月都吃官府供应的粮食，谷子和麦子没有什么地方可卖的，那么价钱一定会很低，名义上，官府收购要给他们加价，实际上要比今年收购粮食的价格低得多。”皇帝说：“好！就这样办。”立即下令实行这些措施。

李泌又说：“边境地区的官吏缺员很多，请公开招募人们向官府交纳粮食，然后将他们补任为边境地区的官吏，这样可以使今年的粮食用度充足。”皇帝也采纳了他的主张，接着就问李泌：“你说府兵也可以组办起来，那究竟是怎么回事？”李泌回答说：“戍守的士卒因为屯垦荒田发财致富了，那么他们就会安心在这里住下去，不再想回家乡去。根据以前的制度规定，戍守的士兵三年一更换，

等他们三年快要满朝的时候，下令：凡是愿意留在这里的人，就把他们所开垦的田地给他们作永久的田产。如果他们的家人愿意到这里来的，当地的官员便发给他们沿途官府能提供食宿的文书，让他们上路。所在地的官府，要根据招募垦耕田地的人数，如实上报给本道长官。这样一来，即便是苦寒的河朔地区，各位边镇节帅也能免去换替戍卒的烦劳，也会很高兴地接受这种办法了。这样经过几次轮番替代，那么戍守的士兵就成了定居边疆的当地人了，于是对他们完全采取统领府兵的办法管理他们，这样就能改变关中地区人力物力贫乏的现象。"皇帝高兴地说："采取这种措施，那么天下就会平安无事了。"李泌说："这倒未必。我还能不使用大唐的军队而使吐蕃陷于困境。"皇帝说："这要采取什么计谋？"李泌说："我还不敢说出来，要等垦种庄稼的事情有收效了，才能再商议这一事情。"皇帝再三追问李泌，李泌不回答。李泌打算团结回纥、大食、云南等地区，与他们一起对付吐蕃，让吐蕃人多方面防备。但他知道皇帝一向痛恨回纥人，担心皇帝知道这一计策之后不高兴，连屯田的措施也不实行了，所以不肯对皇帝说。不久，戍守边疆的士兵响应官府招募，愿意留下来耕种田地的人占十分之五六。

23 二十一日，皇帝赐骆元光的姓名为李元谅。

24 左仆射、同平章事张延赏去世。

资治通鉴全译卷第二百三十三

唐纪四十九　起强圉单阏八月，尽重光协洽，凡四年有奇。

德宗神武圣文皇帝八

贞元三年

1 八月，辛巳朔，日有食之。

2 吐蕃尚结赞遣五骑送崔汉衡归，且上表求和；至潘原，李观语之以“有诏不纳吐蕃使者”，受其表而却其人。

3 初，兵部侍郎、同平章事柳浑与张延赏俱为相，浑议事数异同，延赏使所亲谓曰：“相公旧德，但节言于庙堂，则重位可久。”浑曰：“为吾谢张公，柳浑头可断，舌不可禁！”由是交恶。上好文雅酝藉，而浑质直轻悦，无威仪，于上前时发俚语。上不悦，欲黜为王府长史，李泌言：“浑褊直无

他。故事,罢相无为长史者。"又欲以为王傅,泌请以为常侍,上曰:"苟得罢之,无不可者。"己丑,浑罢为左散骑常侍。

4 初,鄯国大长公主适驸马都尉萧升。升,复之从兄弟也。公主不谨,詹事李升、蜀州别驾萧鼎、彭州司马李万、丰阳令韦恪[1],皆出入主第。主女为太子妃,始者上恩礼甚厚,主常直乘肩舆抵东宫;宗戚皆疾之。或告主淫乱,且为厌祷。上大怒,幽主于禁中,切责太子;太子不知所对,请与萧妃离婚。

上召李泌告之,且曰:"舒王近已长立,孝友温仁。"泌曰:"何至于是!陛下惟有一子,奈何一旦疑之,欲废之而立侄,得无失计乎!"上勃然怒曰:"卿何得间人父子!谁语卿舒王为侄者!"对曰:"陛下自言之。大历初,陛下语臣,'今日得数子'。臣请其故,陛下言'昭靖诸子[2],主上令吾子之'。今陛下所生之子犹疑之,何有于侄!舒王虽孝,自今陛下宜努力,勿复望其孝矣!"上曰:"卿不爱家族乎?"对曰:"臣惟爱家族,故不敢不尽言。若畏陛下盛怒而为曲从,陛下明日悔之,必尤臣云:'吾独任汝为相,不力谏,使至此;必复杀而子。'臣老矣,余年不足惜,若冤杀臣子,使臣以侄为嗣,臣未知得歆其祀乎!"因呜咽流涕。上亦泣曰:"事已如此,使朕如何而可?"对曰:"此大事,愿陛下审图之。臣始谓陛下圣德,当使海外蛮夷皆戴之如父母,岂谓自有子而疑之至此乎!臣今尽言,不敢避忌讳。自古父子相疑未有不亡国覆家者。陛下记昔在彭原,建宁何故而

诛[3]?"上曰:"建宁叔实冤,肃宗性急,谮之者深耳!"泌曰:"臣昔以建宁之故,固辞官爵,誓不近天子左右;不幸今日复为陛下相,又睹兹事。臣在彭原,承恩无比,竟不敢言建宁之冤,及临辞乃言之,肃宗亦悔而泣。先帝自建宁之死,常怀危惧,臣亦为先帝诵《黄台瓜辞》以防谗构之端。"上曰:"朕固知之。"意色稍解,乃曰:"贞观、开元皆易太子,何故不亡?"对曰:"臣方欲言之。昔承乾屡尝监国[4],托附者众,东宫甲士甚多,与宰相侯君集谋反[5],事觉,太宗使其舅长孙无忌与朝臣数十人鞫之,事状显白,然后集百官而议之。当时言者犹云:'愿陛下不失为慈父,使太子得终天年。'太宗从之,并废魏王泰。陛下既知肃宗性急,以建宁为冤,臣不胜庆幸。愿陛下戒覆车之失,从容三日,究其端绪而思之,陛下必释然知太子之无他矣。若果有其迹,当召大臣知义理者二十人与臣鞫其左右,必有实状,愿陛下如贞观之法行之,并废舒王而立皇孙,则百代之后,有天下者犹陛下子孙也。至于开元之末,武惠妃谮太子瑛兄弟杀之,海内冤愤,此乃百代所当戒,又可法乎!且陛下昔尝令太子见臣于蓬莱池[6],观其容表,非有蜂目豺声商臣之相也[7],正恐失于柔仁耳。又,太子自贞元以来常居少阳院[8],在寝殿之侧,未尝接外人,预外事,安有异谋乎!彼谮人者巧诈百端,虽有手书如晋愍怀,衷甲如太子瑛,犹未可信,况但以妻母有罪为累乎!幸陛下语臣,臣敢以家族保太子必不知谋。彗使杨素[9]、许敬宗[10]、李林甫之徒承此旨,已就舒王图定策之功矣!"上曰:"此朕家事,何豫于

卿，而力争如此?"对曰："天子以四海为家。臣今独任宰相之重，四海之内，一物所失，责归于臣。况坐视太子冤横而不言，臣罪大矣!"上曰："为卿迁延至明日思之。"泌抽笏叩头而泣曰："如此，臣知陛下父子慈孝如初矣！然陛下还宫，当自审思，勿露此意于左右；露之，则彼皆欲树功于舒王，太子危矣!"上曰："具晓卿意。"泌归，谓子弟曰："吾本不乐富贵，而命与愿违，今累汝曹矣。"

太子遣人谢泌曰："若必不可救，欲先自仰药，何如?"泌曰："必无此虑。愿太子起敬起孝。苟泌身不存，则事不可知耳。"

间一日，上开延英殿独召泌，流涕阑干，抚其背曰："非卿切言，朕今日悔无及矣！皆如卿言，太子仁孝，实无他也。自今军国及朕家事，皆当谋于卿矣。"泌拜贺，因曰："陛下圣明，察太子无罪，臣报国毕矣。臣前日惊悸亡魂，不可复用，愿乞骸骨。"上曰："朕父子赖卿得全，方属子孙，使卿代代富贵以报德，何为出此言乎!"甲午，诏李万不知避宗，宜杖死。李升等及公主五子，皆流岭南及远州。

【注释】

①丰阳：县名，西魏时设置，后屡有废移。唐代治所在今陕西山阳县。

②昭靖：即昭靖太子，是唐德宗的弟弟李邈。

③建宁：即建宁王李倓，唐德宗的叔叔，安史之乱后被唐肃宗冤杀。

④承乾：即李承乾，唐太宗的太子，因谋反被杀。

⑤侯君集：唐初战将，官至兵部尚书，曾平定高昌，因与皇太子李承乾谋反，被杀。

⑥蓬莱池：唐代宫苑中，大明宫中蓬莱殿北的太液池，因池中有蓬莱山，

故名蓬莱池。

⑦商臣：战国楚成王的太子，形象丑陋，曾谋杀自己的父亲。

⑧少阳院：唐代宫苑的一部分，在大明宫中。

⑨杨素：隋朝的权臣，字处道，弘农华阴人（今陕西华阴），曾率军平叛，后参予废弃太子的密谋，拥立炀帝。

⑩许敬宗：唐初大臣，高宗时拥立武则天为皇后、协助武则天逼死长孙无忌等人，后任中书令，执掌朝政。

【译文】

唐纪四十九　起丁卯（公元787年）八月，止辛未（公元791年），共四年五个月。

德宗神武圣文皇帝八

贞元三年（丁卯，公元787年）

1 八月初一，日食。

2 吐蕃的国相尚结赞派遣五名骑兵护送被俘的兵部尚书崔汉衡回朝廷，而且向唐朝上表章，请求和好。他们到达潘原县的时候，泾原节度使李观对他们说“朝廷有诏令，不接待吐蕃的使者”，只接受了他们带来的求和表章，拒绝接待他们一行人。

3 当初，兵部侍郎、同平章事柳浑与张延赏一起担任宰相职务，柳浑在商议朝廷政事的时候，多次与张延赏的意见不同，张延赏派亲近的人去柳浑那里说：“柳公是德高望重的老臣，只要在朝堂上少发表意见，那么宰相这一重要职位就可长久保持下去。”柳浑说：“你替我向张公道歉，我柳浑的头可以被砍下来，但舌头要讲话是不能禁止的！”于是两个人的关系越变越坏。皇帝喜欢温文尔雅、含而不露的人，但柳浑却生性质朴、直爽，不够庄重、含蓄，不讲究仪表，在皇帝面前经常说一些家乡的方言。皇帝不太喜欢他，打算罢免他的宰相，改任为王府的长史，李泌对皇帝说：“柳浑气量狭小，但为人正直，没有二心。依照以前的惯例，没有罢免了宰相职位后担任王府长史的人。”皇帝又想让柳浑担任诸王的师傅，李泌请求

让柳浑担任常侍一职，皇帝说："只要能罢免了他的宰相职务，无论任他一个什么官职都行。"初九，皇帝罢免了柳浑的宰相职务，将他降职为左散骑常侍。

4 当初，郜国大长公主嫁给了驸马都尉萧升。萧升是萧复的堂兄弟。郜国大长公主的行为很不检点，担任詹事的李升、蜀州别驾萧鼎、彭州司马李万、丰阳县令韦恪等人，都出入她的私宅。她的女儿作了太子的妃子，一开始时，皇帝对她的恩典和礼仪很是厚重，她经常坐着轿子直接到太子住的东宫里去，皇室的宗亲外戚都痛恨她。有人告发她荒淫乱伦，而且作过诅咒皇上的事情。皇帝听到这事后非常震怒，将郜国大长公主囚禁在宫中，严厉斥责皇太子。太子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只是请求准许休掉肃妃。

皇帝召来李泌，将这件事告诉了他，而且说："舒王近来已经长大成人，可以册立为太子，他的性情孝顺、友爱、温和、厚道。"李泌说："怎么会到这种地步呢？陛下只有一个儿子，怎么能一时对他有怀疑之心，就想废了他，而册立侄儿为太子，这不是很失策！"皇帝勃然大怒地说："你怎么能挑拨我们父子之间的关系！谁对你说舒王是我的侄儿？"李泌回答说："这是陛下自己说的，大历初年，陛下亲口对我说，'今天我得了几个儿子'。我问陛下说这话的缘故，陛下说'这是昭靖太子的几个儿子，皇上命令我把他们当我自己的儿子。'现在，陛下连自己亲生的儿子尚且还怀疑他，那对侄儿又会怎么样！舒王虽然很孝顺，如果今天将他立为太子，陛下日后还是自己勉力而为，不要再指望他孝顺了！"皇帝说："你不爱惜你整个家族的人吗？"李泌回答说："我正是爱惜我的家族，所以不敢不把要说的话说完。如果我怕将陛下惹得极为恼怒，而曲从陛下的意见，那么明天陛下对做这事后悔了，一定会责怪我说：'我专任你一人为宰相，你却不能竭尽全力劝阻我，使事情弄到这步田地。我一定也要将你的儿子也杀了。'我已经老了，剩下的晚年没有什么值得顾惜的，如果陛下冤枉地杀了我的儿子，让我以侄儿作为后嗣，我

不知道将来是否能享受到他的祭祀?"说着就呜呜咽咽地哭着流下了眼泪。皇帝也哭泣着说:"事情已经到了这一地步,那让我怎么办才好呢?"李泌说:"这是至关重要的大事,希望陛下反复思考该如何处理。我最初还说陛下圣明仁德,会使大唐以外的蛮夷之邦都爱戴陛下如爱戴他们的父母一样,哪知道陛下自己有儿子,而对他怀疑到如此地步的呢?我今天把要说的话说完,不敢隐瞒陛下不愿听的事。自古以来,父亲与儿子互相怀疑,没有不亡国败家的。陛下还记得从前朝廷在彭原的时候,建宁王为什么被杀这件事吗?"皇帝说:"建宁叔叔实在是很冤枉,这是由于肃宗皇帝性子急躁,而陷害他的人又工于心计罢了!"李泌说:"我从前因为建宁王被冤杀的缘故,坚决辞掉了官职、爵位,发誓不再靠近天子的左右,不幸的是,我现在又做了陛下的宰相,又目睹了这一事件。我从前在彭原的时候,承蒙肃宗皇帝无可比拟的恩宠,但最终不敢说一句建宁王冤枉的话,直到要辞去官职爵位时才说出来,肃宗皇帝听了后也后悔得哭了。自从建宁王死了以后,先皇帝常常心存危险和畏惧,我也为先皇帝诵读《黄台瓜辞》这篇文章,以防止进谗言诬陷的事情出现。"皇帝说:"我自然知道这些事情。"态度和脸色这才稍稍缓和了一点,又问道:"本朝贞观、开元年间都改立过太子,为什么没有亡国之祸发生?"李泌回答说:"我正要对陛下说这件事。从前的太子李承乾在太宗皇帝出京外巡时,多次代为处理国政,投靠归附他的人很多,他所居住的东宫卫士又十分多。他与宰相侯君集一起策划阴谋造反,事情被发觉以后,太宗皇帝让他的舅舅长孙无忌与朝廷大臣几十个人一起审问他,事情的前后经过调查得清清白白,然后,太宗皇帝召集满朝文武大臣商议处理这一事件。当时的言官还说:'希望陛下不要失去作为慈父的名声,让太子能够寿终正寝吧。'太宗皇帝采纳了这一意见,将太子连同魏王李泰都一起废为庶人了。陛下已经知道了肃宗皇帝性情急躁,认为建宁王的死很冤枉,这对我来说,是万分值得庆幸的。希望陛下以从前失败的教训

作为鉴戒，宽限三天，抓住这一事件的各个头绪来思考，陛下就一定会豁然明白太子决无二心了。如果太子的确有犯上的行迹，陛下应该召集大臣中深明大义的二十人，与我一起审问太子身边的人，如果确有其事的话，希望陛下仿效贞观年间太宗皇帝的办法来处置，将太子连同舒王一起废为庶人，册立皇孙为继承人，那么虽然经过了一百代，但统治天下的人仍然是陛下的子孙啊。至于开元末年，武惠妃诬陷太子李瑛兄弟，让玄宗皇帝杀了他们，天下人对此都感到冤枉和愤怒，这一事件，世世代代都应当引为警戒，又怎么能够效仿呢？而且陛下从前曾经让太子在大明宫蓬莱池见过我，我观察太子的容颜和仪表，并没有楚国成王的儿子商臣一副蜂眼外突、声如豺狼的叛逆之相，我正担心太子太过于柔弱仁慈了。另外，太子自从贞元年间以来，就一直住在少阳院内，这地方就在陛下寝殿的旁边，太子一直不曾与外边的人交往，没有参予外界的事情，怎么会有犯上作乱的企图呢？那些诬陷别人的人机巧奸诈，诡计多端；即便是像西晋元康年间愍怀太子手写的反书，本朝开元年间的太子李瑛身披铠甲进入皇宫，犯上作乱的事情都不可相信，何况现在的太子只是因为岳母有罪受到牵连呢？幸巧陛下把这事告诉我了，我敢以全家族人的性命担保太子一定不知道这一阴谋。如果碰上像隋朝宰相杨素、本朝宰相许敬宗、李林甫一类人秉承陛下改立太子的旨意，他们早已到舒王那里去邀定下改立太子计策的功劳了！"皇帝说："这是我家庭的私事，与你毫不相干，为什么要这样拼死力争呢？"李泌回答说："天子把天下四海之内当着自己的家。我现在一个人单独承担宰相的全部重任，在四海之内，如果有一件小事处理不好，那么责任就全在我一人身上。何况是眼睁睁地看着太子横遭莫大的冤枉而不出言相救，那我的罪过就太大了！"皇帝说："看在你的面子上，我把这件事推迟到明天思考处置。"李泌这时抽出上朝的笏板，向皇帝叩头，哭着说："您这样做，我就知道陛下父子之间父慈子孝，和好如初了！但是陛下回宫之后，这件事只能独

自地反复认真思考，不要把这个意思向左右侍从们透露。这事一透露出来，那么，陛下的左右侍从们都想在舒王面前树立功劳，而太子就危险了！”皇帝说：“你说的意思我全懂了。”李泌回到自己家里，对他的子弟们说：“我本来不愿意享受大富大贵的生活，但命运与愿望相违背，现在连累你们了。”

太子派人向李泌道谢说：“如果肯定不能挽回的话，我想先服毒药自杀，你看该怎么办？”李泌说：“一定不要有这种考虑。希望太子对陛下谨奉孝敬之道。假如我不在了，就不知道这事情会成一个什么样子了。”

隔了一天后，皇帝特别开了延英殿的大门，单独传召李泌进去议事，皇帝泪流满面，抚摸着李泌的背说：“如果不是你极力劝谏，我今天连后悔都来不及了！一切都正如你说的那样，太子仁厚孝顺，实在是别无二心。从今以后，天下的军事和朝政大事以及我的家内事情，一切都应该与你一起商量了。”李泌向皇帝行礼祝贺，乘机说：“陛下神圣英明，已经察明太子清白无罪，那我报效国家的任务就算完成了。我前天受的惊吓过度，像掉了魂似的，不能够再担当宰相重任，希望陛下准许我告老还乡。”皇帝说：“我们父子之间的关系全靠你才得以保全，我正要叮嘱子孙，要让你的子子孙孙都富贵下去，以报答你的大德，那你又为什么提出这个要求呢？”十四日，皇帝下诏说：彭州司马李万不知道回避同宗女眷，应该被军棍处死。詹事李升等人以及郜国大长公主的五个儿子，流放到岭南一带和遥远的州县去。

5戊申，吐蕃帅羌、浑之众寇陇州[1]，连营数十里，京城震恐。九月，丁卯，遣神策将石季章戍武功，决胜军使唐良臣

戍百里城[2]。丁巳，吐蕃大掠汧阳、吴山[3]、华亭[4]，老弱者杀之，或断手凿目，弃之而去；驱丁壮万余悉送安化峡西[5]，将分隶羌、浑，乃告之曰："听尔东向哭辞乡国！"众大哭，赴崖谷死伤者千余人。未几，吐蕃之众复至，围陇州，刺史韩清沔与神策副将苏太平夜出兵击却之。

6 上谓李泌曰："每岁诸道贡献，共值钱五十万缗，今岁仅得三十万缗。言此诚知失体，然宫中用度殊不足。"泌曰："古者天子不私求财。今请岁供宫中钱百万缗，愿陛下不受诸道贡献及罢宣索。必有所须，请降敕折税，不使奸吏因缘诛剥。"上从之。

7 回纥合骨咄禄可汗屡求和亲，且请昏；上未之许。会边将告乏马，无以给之，李泌言于上曰："陛下诚用臣策，数年之后，马贱于今十倍矣！"上曰："何故？"对曰："愿陛下推至公之心，屈己徇人，为社稷大计，臣乃敢言。"上曰："卿何自疑若是！"对曰："臣愿陛下北和回纥，南通云南，西结大食、天竺[6]，如此，则吐蕃自困，马亦易致矣。"上曰："三国当如卿言，至于回纥则不可！"泌曰："臣固知陛下如此，所以不敢早言。为今之计，当以回纥为先，三国差缓耳。"上曰："唯回纥卿勿言。"泌曰："臣备位宰相，事有可否在陛下，何至不许臣言！"上曰："朕于卿言皆听之矣，至于回纥，宜待子孙。于朕之时，则固不可！"泌曰："岂非以陕州之耻邪！"上曰："然。韦少华等以朕之故受辱而死，朕岂能忘之！属国家多难，未暇报之，和则决不可。卿勿更言！"泌曰："害少华者乃牟羽可汗，陛下即位，举兵入寇，

轻犯塞矣。次招云南，则是断吐蕃之右臂也。云南自汉以来臣属中国，杨国忠无故扰之使叛，臣于吐蕃，苦于吐蕃赋役重，未尝一日不思复为唐臣也。大食在西域为最强，自葱岭尽西海[8]，地几半天下，与天竺皆慕中国，代与吐蕃为仇，臣故知其可招也。”

癸亥，遣回纥使者合阙将军归，许以咸安公主妻可汗，归其马价绢五万匹。

【注释】

①浑：即吐谷浑，也称吐浑。古代的族名，原为鲜卑别支，后从辽宁迁至甘肃、青海一带。

②百里城：地名，在今甘肃灵台县西南百里镇。

③吴山：县名，隋代以长蛇县改名，后有废兴，治所在今陕西宝鸡市西北的县功镇。

④华亭：县名。隋代设置，治所在今甘肃华亭县。

⑤安化峡：地名，在今甘肃张家川回族自治县。

⑥天竺：古代印度。

⑦印马：唐朝与周边民族互市，有关管理部门在所卖的马身上印上官印后才能买卖。

⑧葱岭：地名，今帕米尔高原与喀喇昆仑山脉的总称。为中西交通要道。

【译文】

5 二十八日，吐蕃人率领羌族、吐谷浑的人马大举侵犯陇州地区，他们的营地连绵几十里，京城长安内的人都受震惊而恐惧。九月十七日，皇帝派遣神策军的将领石季章率人去守卫武功县，派遣决胜军使唐良臣率兵去守卫百里城。初七，吐蕃的军队在汧阳县、吴山县、华亭县一带大肆杀烧抢掠，对老弱病残的人，或者杀掉，或者砍断手臂，挖去眼珠，然后丢下他们走了。吐蕃的军队将这一带

裘，叱退左右，亲送陛下乘马而归。陛下以香积之事观之，则屈己为是乎？不屈为是乎？陛下屈于牟羽乎？牟羽屈于陛下乎？"上谓李晟、马燧曰："故旧不宜相逢。朕素怨回纥，今闻泌言香积之事，朕自觉少理，卿二人以为如何？"对曰："果如泌所言，则回纥似可恕。"上曰："卿二人复不与朕，朕当奈何！"泌曰："臣以为回纥不足怨，曩来宰相乃可怨耳。今回纥可汗杀牟羽，其国人有再复京城之勋，夫何罪乎！吐蕃幸国之灾，陷河、陇数千里之地，又引兵入京城，使先帝蒙尘于陕，此乃必报之仇，况其赞普尚存，宰相不为陛下别白言此，乃欲和吐蕃以攻回纥，此为可怨耳。"上曰："朕与之为怨已久，又闻吐蕃劫盟，今往与之和，得无复拒我，为夷狄之笑乎？"对曰："不然。臣曩在彭原，今可汗为胡禄都督，与今国相白婆帝皆从叶护而来，臣待之颇亲厚，故闻臣为相而求和，安有复相拒乎！臣今请以书与之约：称臣，为陛下子，每使来不过二百人，印马不过千匹[7]，无得携中国人及商胡出塞。五者皆能如约，则主上必许和亲。如此，威加北荒，旁詈吐蕃，足以快陛下平昔之心矣。"上曰："自至德以来，与为兄弟之国，今一旦欲臣之，彼安肯和乎？"对曰："彼思与中国和亲久矣，其可汗、国相素信臣言，若其未谐，但应再发一书耳。"上从之。

既而回纥可汗遣使上表称儿及臣，凡泌所与约五事，一皆听命。上大喜，谓泌曰："回纥何畏服卿如此？"对曰："此乃陛下威灵，臣何力焉！"上曰："回纥则既和矣，所以招云南、大食、天竺奈何？"对曰："回纥和，则吐蕃已不敢

轻犯塞矣。次招云南，则是断吐蕃之右臂也。云南自汉以来臣属中国，杨国忠无故扰之使叛，臣于吐蕃，苦于吐蕃赋役重，未尝一日不思复为唐臣也。大食在西域为最强，自葱岭尽西海[8]，地几半天下，与天竺皆慕中国，代与吐蕃为仇，臣故知其可招也。”

癸亥，遣回纥使者合阙将军归，许以咸安公主妻可汗，归其马价绢五万匹。

【注释】

①浑：即吐谷浑，也称吐浑。古代的族名，原为鲜卑别支，后从辽宁迁至甘肃、青海一带。

②百里城：地名，在今甘肃灵台县西南百里镇。

③吴山：县名，隋代以长蛇县改名，后有废兴，治所在今陕西宝鸡市西北的县功镇。

④华亭：县名。隋代设置，治所在今甘肃华亭县。

⑤安化峡：地名，在今甘肃张家川回族自治县。

⑥天竺：古代印度。

⑦印马：唐朝与周边民族互市，有关管理部门在所卖的马身上印上官印后才能买卖。

⑧葱岭：地名，今帕米尔高原与喀喇昆仑山脉的总称。为中西交通要道。

【译文】

5 二十八日，吐蕃人率领羌族、吐谷浑的人马大举侵犯陇州地区，他们的营地连绵几十里，京城长安内的人都受震惊而恐惧。九月十七日，皇帝派遣神策军的将领石季章率人去守卫武功县，派遣决胜军使唐良臣率兵去守卫百里城。初七，吐蕃的军队在汧阳县、吴山县、华亭县一带大肆杀烧抢掠，对老弱病残的人，或者杀掉，或者砍断手臂，挖去眼珠，然后丢下他们走了。吐蕃的军队将这一带

健壮的男丁一万多人全部都驱赶到安化峡的西边，将要把他们分给羌族、吐谷浑的时候，才对他们说："准许你们向东方哭泣，以告别家乡故国！"被抓来的人一起嚎啕大哭，投到悬崖下和山谷中而死的、受伤的多达一千余人。不久，吐蕃的大批人马又来了，他们包围了陇州城，陇州刺史韩清沔和神策军的副将苏太平夜晚带兵出城袭击，打退了吐蕃的军队。

6 皇帝对李泌说："每年各道贡献给宫内的物品，一共价值五十万缗钱，今年仅仅才收到进贡的钱三十万缗。说这件事，我确实知道有失体统，但宫中的用度实在是太不够了。"李泌说："古时候，天子都不为自己私谋钱财，现在请准许每年给宫中提供一百万缗钱的用度，希望陛下不再接受各道进贡来的物品，并停止派宦官使者去各地颁布圣旨，求取财物。如果有一定需要用的东西，请陛下下达敕令，将这些东西折合税款，不让奸邪的贪官污吏借这个机会搜刮钱财。"皇帝采纳了他的建议。

7 回纥的头领合骨咄禄可汗多次向唐朝政府请求结成和好关系，而且向唐朝皇室求婚；皇帝对这些要求一概不答应。正好这时候，守卫边疆的将军们上奏朝廷说军中缺少马匹，朝廷没办法给他们补充，李泌对皇帝说："如果陛下下决心采纳我的计策的话，那么过几年以后，马匹的价钱要比现在便宜十倍了！"皇帝说："这又是什么缘故呢？"李泌回答说："希望陛下用最公正的态度对待这件事，委屈自己，为天下百姓造福，这是为国家社稷的长远考虑，我才敢说出来。"皇帝说："你何必这样多疑？"李泌回答说："我希望陛下能够在北边，与回纥结成和好关系，在南边，联络云南地区的各族，西边与大食国、天竺国结交，这样一来，吐蕃就会自己陷于困窘的境地，马匹也容易买到了。"皇帝说："与云南、大食、天竺三个国家建立友好关系，就按你说的办，至于回纥，那决不能行！"李泌说："我本来就知道陛下会是这种态度，所以以前不敢将这一策略说出来。从现在的局势来考虑，应当以与回纥建立和好关系为第一步，

其余三国可以稍微推迟一些。"皇帝说："只有与回纥建立和好关系的事，你不要谈。"李泌说："我担任着宰相这一职位，天下事情能行与不能行，决定权在陛下，但还不至于不让我说话吧！"皇帝说："我对你的话，一切都听了，至于与回纥建立和好关系，应该留给我的子孙们来办；在我在位期间，这是决不可能的！"李泌说："这不就是陛下从前在陕州受回纥的耻辱而造成的吗？"皇帝说："是的。韦少华等人因为我的缘故，受回纥人的侮辱而死，我怎么能忘了这件事呢？当时正值国家多灾多难之际，没有时间来报这个仇，与他们和好决不可能。请你不要再说了！"李泌说："杀害韦少华等人的是回纥的牟羽可汗，陛下继承皇位以后，他率领大军来侵犯我们，但还没有走出他的境内，就被现在的合骨咄禄可汗杀了。这样说来，现在的可汗合骨咄禄对陛下有功，应该受封爵和赏赐，又怎么能怨恨他呢？后来张光晟杀了回纥的使者突董等九百余人，合骨咄禄始终不敢杀朝廷派去的使者，这样看来，合骨咄禄本来就没什么罪过了。"皇帝说："你认为与回纥和好是对的，那我当然就是不对的了？"李泌回答说："我完全是为国家社稷的安全说这些话的，如果我随便迎合陛下的意见，以求陛下的认可，到时候，我有什么脸面去天上见肃宗皇帝和代宗皇帝呢？"皇帝说："这件事让我慢慢来思考。"这之后李泌与皇帝奏问对答达十五次以上，每一次，李泌都要讨论与回纥和好的事，皇帝始终不批准。李泌说："既然陛下不答应同回纥建立和好关系，那就请准许我告老还乡。"皇帝说："不是我拒绝接受你的规劝，只是想与你把其中的道理论清楚，你何必要马上想离我而去呢？"李泌回答说："陛下允许我讲道理，这本来就是天下人的福气啊。"皇帝说："我不惜委屈自身，与回纥建立和好关系，但我不能对不起韦少华这些人。"李泌说："按照我的看法，是韦少华等人对不起陛下，而不是陛下对不起他们。"皇帝问："你讲这话有什么理由？"李泌回答说："从前回纥的叶护率兵帮助朝廷讨伐叛逆安庆绪，肃宗皇帝只让我在元帅府里设宴慰劳他们，身为元帅

的先帝代宗皇帝一直没有出来接见叶护等人。即便是叶护坚持邀请我去他的军营中作客,肃宗皇帝还不答应。等到大军将要出发的时候,先皇帝才出来与叶护等人相见。之所以这样做,因为回纥是戎狄民族,他们豺狼成性,发兵大举进入唐朝的中原腹地,我们不能不对他们作特别小心谨慎的防备。陛下在陕州的时候,正值年轻力盛,韦少华这些人不能做周密、深入的考虑和安排,就引着皇位继承人直接就去回纥人的军营中,又不事先与回纥人商议好见面的礼仪,以致于让回纥人十分放肆,为所欲为,这难道不是韦少华等人对不起陛下了吗?他们死了也不足以偿清罪责。而且,香积寺一战,我军大获全胜时,叶护想带领回纥兵进入长安城内,先皇帝亲自在叶护的马前行礼,阻止回纥军队进去,叶护于是就没有敢进长安城。当时在周围围观的人有十万多,他们都感慨地称先皇帝说:'广平王真是我华夏与蛮夷之族的共主啊!'这样看来,先皇帝对别人屈尊下驾的时候少,而获得天下百姓拥戴的时候多。叶护是牟羽可汗的叔叔。牟羽身为回纥的可汗,带领他们国内的全部兵力来救赴中原地区的祸难,所以他的心志十分傲慢自大,也敢于向陛下要求礼遇。陛下天资神明英武,没有被他的压力所屈服。在那个时候,我不敢说别的什么,如果牟羽可汗挽留陛下在回纥军营中,欢快地饮酒十天,我敢肯定,天下人都会因此对陛下大失所望的!而陛下的天威所照之处,连豺狼野兽都驯顺起来了,牟羽可汗的母亲双手捧着貂皮裘衣献给陛下,斥责牟羽可汗身边的人,亲自护送陛下骑马而回。陛下就拿香积寺这一事比较来看的话,那么委屈了您自己这一说法是对的呢?还是没有委屈您自己这一说法是对的呢?是陛下向牟羽可汗屈服了呢?还是牟羽可汗向陛下屈服了呢?"皇帝听了以后对在场的李晟、马燧说:"过去的旧友故人最好是不要再度重逢。我一直痛恨回纥人,现在听李泌谈起香积寺的旧事,我自己感觉到有些理亏,你们两人有什么看法吗?"李晟、马燧说:"如果真的像李泌说的那样,那回纥看来似乎是可以原谅的。"皇帝

说："你们两人也不赞成我的办法，那我该怎么办呢？"李泌说："我认为回纥人不值得怨恨，相反近年以来的宰相们才是值得怨恨的。现任的回纥可汗杀了牟羽，而他们的国人又有两次帮助朝廷收复京城的功劳，那他们又哪有什么罪过呢？吐蕃人庆幸我们国内出现灾祸，乘机攻占了河州、陇州几千里的地方，又带兵进入京城，致使先皇帝离开京城，流落陕州，这才是一定要报的怨仇，况且吐蕃的赞普还活着，前任宰相们不向陛下讲清楚这一事情，还想与吐蕃建立和好关系，以便向回纥进攻，这才是值得怨恨的啊。"皇帝说："我与回纥人结怨已经很久了，他们又听说了我们与吐蕃结盟时，吐蕃人劫持了我们的会盟使者，现在前去与回纥人和好，那他们会不会又拒绝我们，让夷狄之族耻笑呢？"李泌回答说："不会这样的。我从前在彭原的时候，现在的可汗担任着胡禄都督职务，与现任国相白婆帝都跟着叶护前来中原，我对待他们都很亲善、优厚，所以他们听说我担任宰相职务后就要求建立和好关系，那怎么会又拒绝和好呢？我现在请陛下准许我写信与他们相约：让可汗向朝廷称臣，做陛下的儿子，他们每次派使者来朝，随从人员不超过二百，他们带来互市的马不能超过一千匹，不得携带中原地区的人以及胡族的商人出塞到他们那里去。如果回纥能够遵守这五条规定，那么陛下就一定会答应与他们和好。这样一来，陛下的威严就可以临照北部荒野的地区，震慑吐蕃人，这下足以让陛下平时对这两地的劳虑之心大快了。"皇帝说："从至德年间以来，我们与回纥人结成兄弟间的关系，现在一旦要他们臣服我们，那他们肯与我们和好吗？"李泌回答说："他们想与我们建立和好关系已经很久了，他们的可汗、国相一向相信我说的话，如果中间还有什么处理不妥当的地方，只要再给他们送一封信就行了。"皇帝采纳了李泌的主张。

不久，回纥可汗派遣使者向皇帝上表章，自称儿子和臣属，李泌与他们相约定的五件事，他们一概服从。对此，皇帝非常高兴，对李泌说："回纥人怎么这样害怕和服从你呢？"李泌回答说："这都是

陛下的声威和神明才得到的，我哪有什么力量？"皇帝说："回纥人，我们已经同他们建立了和好关系，那采取什么办法去招服云南、大食、天竺呢？"李泌说："与回纥和好以后，那么吐蕃人就不敢再轻易地侵犯我们的边境了。接着招抚云南，那就是斩断了吐蕃的右臂。云南地区从汉朝以来，一直臣属于中国，本朝玄宗皇帝时的宰相杨国忠无缘无故骚扰他们，以致于使他们背叛了朝廷，向吐蕃称臣。但他们又被吐蕃的繁重赋税和力役弄得极为困苦，没有一刻不想再作大唐的臣属的。大食在西域各国中力量最为强盛，他们的疆域东起葱岭，西达西海边，疆域几乎占了天下的一半。大食与天竺都仰慕中国，世世代代都与吐蕃人为仇，我因此知道他们都是可以招抚联结的。"

十二日，皇帝让回纥的使者合阙将军回去，答应把自己的女儿咸安公主嫁给可汗为妻。并用五万匹绢偿还回纥以前的马价。

8 吐蕃寇华亭及连云堡[1]，皆陷之。甲戌，吐蕃驱二城之民数千人及邠、泾人畜万计而去，置之弹筝峡西[2]。泾州恃连云为斥候[3]，连云既陷，西门不开，门外皆为虏境，樵采路绝。每收获，必陈兵以扞之，多失时，得空穗而已。由是泾州常苦乏食。

9 冬，十月，吐蕃寇丰义城[4]，前锋至大回原，邠宁节度使韩游瓌击却之；乙酉，复寇长武城，又城故原州而屯之。

10 妖僧李软奴自言："本皇族，见岳、渎神命已为天子。"结殿前射生将韩钦绪等谋作乱。丙戌，其党告之，上命捕送内侍省推之。李晟闻之，遽仆于地曰："晟族灭矣！"李泌

问其故，晟曰："晟新罹谤毁，中外家人千余，若有一人在其党中，则兄亦不能救矣。"泌乃密奏："大狱一起，所连引必多，外间人情汹惧，请出付台推。"上从之。钦绪，游瓌之子也，亡抵邠州；游瓌出屯长武城，留后械送京师。壬辰，腰斩软奴等八人，北军之士坐死者八百余人，而朝廷之臣无连及者。韩游瓌委军诣阙谢，上遣使止之，委任如初。游瓌又械送钦绪二子；上亦宥之。

11 吐蕃以苦寒不入寇，而粮运不继；十一月，诏浑瑊归河中，李元谅归华州，刘昌分其众归汴州，自余防秋兵退屯凤翔、京兆诸县以就食。

12 十二月，韩游瓌入朝。

13 自兴元以来，是岁最为丰稔，米斗直钱百五十、粟八十，诏所在和籴。

庚辰，上畋于新店，入民赵光奇家，问："百姓乐乎？"对曰："不乐。"上曰："今岁颇稔，何为不乐？"对曰："诏令不信。前云两税之外悉无他徭，今非税而诛求者殆过于税。后又云和籴，而实强取之，曾不识一钱。始云所籴粟麦纳于道次，今则遣至京西行营，动数百里，车摧马毙，破产不能支。愁苦如此，何乐之有！每有诏书优恤，徒空文耳！恐圣主深居九重，皆未知之也！"上命复其家[5]。

臣光曰：甚矣唐德宗之难寤也！自古所患者，人君之泽壅而不下达，小民之情郁而不上通。故君勤恤于上而民不怀，民愁怨于下而君不知，以至于离叛危亡，凡以此也。德宗幸以游猎得至民家，值光奇敢言

而知民疾苦，此乃千载之遇也。固当按有司之废格诏书，残虐下民，横增赋敛，盗匿公财，及左右谄谀日称民间丰乐者而诛之；然后洗心易虑，一新其政，屏浮饰，废虚文，谨号令，敦诚信，察真伪，辨忠邪，矜困穷，伸冤滞，则太平之业可致矣。释此不为，乃复光奇之家；夫以四海之广，兆民之众，又安得人人自言于天子而户户复其傜赋乎！

14 李泌以李软奴之党犹有在北军未发者，请大赦以安之。

【注释】

①连云堡：战略要地，在今甘肃泾川县的西边。

②弹筝峡：地名，在今甘肃平凉县西北。

③斥候：即古代战争中的一种岗哨。

④丰义城：即丰义县城。唐初设置，治所在今甘肃镇原县。

⑤复：这里指免除赋税。

【译文】

8 吐蕃的军队侵略华亭县和险要的连云堡，将这两个地方都攻陷了。二十四日，吐蕃的军队赶着这两座城池的百姓几千人以及在邠州、泾州抢掠的人和牲口一万多回去了，把这些人和牲口都安置在弹筝峡的西边。泾州地区一直依靠连云堡作抗敌的前哨据点，连云堡被吐蕃人攻陷以后，泾州城的西门不再打开，西门外的大片地方成了吐蕃人活动的区域，城内去打柴的路都被切断了。每逢收获庄稼的时候，一定要布防军队才能去收割，经常不能按时收获，收回来的往往是些没有籽粒的空穗。从此以后，泾州城常常因为缺乏粮食而困苦不堪。

9 冬，十月初四，吐蕃侵犯丰义城，他们的前锋部队到了大回原一带，邠宁节度使韩游瓌率军击退了他们。初五，吐蕃的军队又侵犯长武城，又在原州旧城的废墟上修建城池，驻扎兵马。

10 兴妖作祟的僧人李钦奴自称："我本是皇室成员，看见五岳、四渎的神仙，他们命令我来作皇帝。"他笼络禁军中的殿前射生将韩钦绪等人，与他们阴谋策划叛乱。初六，他的同伙把这件事向朝廷告发了，皇帝命令将他们拘捕，送交内侍省审讯。李晟听说这件事后，一头栽倒在地说："我李晟要被灭族了。"李泌询问他这是什么缘故，李晟说："我最近才受了各种毁谤，在朝野内外，我的家人有一千多，如果有一个人在李钦奴的乱党中，那仁兄你也不能挽救我了。"于是，李泌就秘密上奏皇帝说："一旦大案发生，牵连的人一定很多，朝廷内外的人们惊恐不安，请把这个案子由内侍省转交给御史台去审讯。"皇帝采纳了这一建议。韩钦绪是韩游瓌的儿子，他逃到邠州。韩游瓌正率军驻守长武城，邠宁留后将韩钦绪押送京城。十二日，皇帝下令将李软奴等八人腰斩于市，禁军中的北军将士受这一事件牵连被处死的有八百多人，但朝廷中的大臣没有一个人受连累和波及的。韩游瓌要把军队留下，自己到朝廷来向皇帝谢罪，皇帝派使者制止了他，对他的重用同以前一样。韩游瓌又将韩钦绪的两个儿子押送到京城，皇帝也宽恕了他们。

11 吐蕃的军队因为天气严寒，不再来侵犯边疆，而同时朝廷驻防京西的军队的粮食运输也接济不上。十一月，皇帝下令浑瑊率领军队回河中地区去，李元谅率军回华州去，刘昌分出部分人马回汴州去，其他一些保护秋收的军队退回凤翔、京兆府的各县驻扎，以便就地得到粮食供应。

12 十二月，韩游瓌入京朝见皇帝。

13 自兴元年间以来，以这一年粮食收成为最好，一斗米值一百五十钱，一斗粟子值八十钱，皇帝下诏丰收地区由官府收购粮食。

初一，皇帝去新店一带打猎，来到百姓赵光奇的家里，皇帝询

问赵光奇:"现在老百姓的生活安乐吗?"赵光奇回答说:"老百姓不安乐。"皇帝问:"今年是一个丰收年,那百姓为什么不安乐呢?"赵光奇说:"诏令没有信用。以前说除两税以外,其他一切徭役都要免除,现在官府征收的不属于两税范围的比两税还要多。以后又说让官府收购粮食,而实际上是官府强行夺走了粮食,还不曾给我们一个钱。开始的时候说官府收购的粮食只要在路旁交纳就行,现在却要送到京城西边的军营中去,动不动就好几百里,车也推坏了,马也拉死了,破了全部的家产,还不能支撑、对付下去。忧愁困苦到了这种状况,百姓哪里还有安乐可言?每每朝廷下诏书说优待、体恤百姓,都只是一纸空文罢了!恐怕这是因为圣明的皇上深居在九重皇宫里面,对这些事情都不清楚吧!"皇帝下令免除赵光奇一家的赋税徭役。

臣司马光以为:唐德宗实在是太难以醒悟了!自古以来一直让人们担忧的情况是,君王的恩泽被堵塞了,不能普施到百姓身上,百姓的情绪压抑在心头,不能通达到皇帝那里去。所以君王在上面经常下令要体恤爱护百姓,但百姓并不感怀君王的恩德;百姓在下面忧愁怨恨,但君王却不知道,最后导致百姓流离反叛,天下陷入危亡之境,都是因为有这些祸患的缘故啊。德宗皇帝幸亏因为外出打猎,得以到百姓家中,又正碰上赵光奇敢于说话,又了解百姓们的疾苦,这正是千载难以遇到的机会啊。本来,德宗皇帝应该审讯、处置有关部门违抗诏令,残暴地虐待百姓,横暴地增加赋税徭役,盗窃、私吞公家的财产,以及身边那些天天说民间喜获丰收、百姓安居乐业的阿谀奉迎者,诛杀这些罪大恶极的人。然后洗掉旧念,改变计策,刷新朝政,屏除浮华的形式,废弃空洞的文件,谨慎地整饬官吏,敦促诚实和守信的风气,识别事情的真假,辨清官吏的忠诚与邪恶,怜惜困苦贫穷的百姓,为蒙冤受屈的人平反昭雪,这样一来,就可以实现天下太平的大业了。但德宗皇帝将这些

重要的事情丢在一边不去做，却只免除了赵光奇一家的赋税徭役。天下四海，极广极大，百姓众多，又怎么能人人都亲自向皇帝讲明实情，而户户都能免除赋税徭役呢？

14 李泌认为李软奴的党羽在禁军的北军中还有没被揭发出来的人，请求皇帝赦免了他们，以安北军的军心。

四 年

1 春，正月，庚戌朔，赦天下；诏两税等第，自今三年定。

2 李泌奏京官俸太薄，请自三师以下悉倍其俸；从之。

3 壬申，以宣武行营节度使刘昌为泾原节度使。甲戌，以镇国节度使李元谅为陇右节度使。昌、元谅，皆帅卒力田，数年，军食充羡，泾、陇稍安。

4 韩游瓌之入朝也，军中以为必不返，饯送甚薄。游瓌见上，盛陈筑丰义城可以制吐蕃；上悦，遣还镇。军中忧惧者众，游瓌忌都虞候虞乡范希朝有功名，得众心，求其罪，将杀之。希朝奔凤翔，上召之，置于左神策军。游瓌帅众筑丰义城，二版而溃。

5 二月，元友直运淮南钱帛二十万至长安，李泌悉输之大盈库。然上犹数有宣索，仍敕诸道勿令宰相知。泌闻之，惆怅而不敢言。

臣光曰：王者以天下为家，天下之财皆其有也。阜天下之财以养天下之民，已必豫焉。或乃更为私

藏,此匹夫之鄙志也。古人有言:贫不学俭,夫多财者,奢欲之所自来也。李泌欲弭德宗之欲而丰其私财,财丰则欲滋矣。财不称欲,能无求乎!是犹启其门而禁其出也!居德宗之多僻,亦泌所以相之者非其道故也。

6 咸阳人或上言:"臣见白起[1],令臣奏云:'请为国家扞御西陲。正月,吐蕃必大下,当为朝廷破之以取信。'"既而吐蕃入寇,边将败之,不能深入。上以为信然,欲于京城立庙,赠司徒,李泌曰:"臣闻'国将兴,听于人。'今将帅立功而陛下褒赏白起,臣恐边臣解体矣!若立庙京城,盛为祈祷,流闻四方,将长巫风。今杜邮有旧祠[2],请敕府县葺之,则不至惊人耳目矣。且白起列国之将,赠三公太重,请赠兵部尚书可矣。"上笑曰:"卿于白起亦惜官乎!"对曰:"人神一也。陛下倘不之惜,则神亦不以为荣矣。"上从之。

泌自陈衰老,独任宰相,精力耗竭,既未听其去,乞更除一相。上曰:"朕深知卿劳苦,但未得其人耳。"上从容与泌论即位以来宰相,曰:"卢杞忠清强介,人言杞奸邪,朕殊不觉其然。"泌曰:"人言杞奸邪而陛下独不觉其奸邪,此乃杞之所以为奸邪也。倘陛下觉之,岂有建中之乱乎!杞以私隙杀杨炎,挤颜真卿于死地,激李怀光使叛,赖陛下圣明窜逐之,人心顿喜,天亦悔祸。不然,乱何由弭!"上曰:"杨炎以童子视朕,每论事,朕可其奏则悦,与之往复论难,即怒而辞位;观其意以朕为不足与言故也。以是交不可忍,非由杞也。建中之乱,术士豫请城奉天,此盖天

命，非杞所能致也！”泌曰：“天命，他人皆可以言之，惟君相不可言。盖君相所以造命也。若言命，则礼乐刑政皆无所用矣。纣曰：‘我生不有命在天！’此商之所以亡也！”上曰：“朕好与人较量理体；崔祐甫性褊躁，朕难之，则应对失次，朕常知其短而护之。杨炎论事亦有可采，而气色粗傲，难之辄勃然怒，无复君臣之礼，所以每见令人忿发。余人则不敢复言。卢杞小心，朕所言无不从；又无学，不能与朕往复，故朕所怀常不尽也。”对曰：“杞言无不从，岂忠臣乎！夫‘言而莫予违’，此孔子所谓‘一言丧邦’者也！”上曰：“惟卿则异彼三人者。朕言当，卿有喜色；不当，常有忧色。虽时有逆耳之言，如曷来纣及丧邦之类。朕细思之，皆卿先事而言，如此则理安，如彼则危乱，言虽深切而气色和顺，无杨炎之陵傲。朕问难往复，卿辞理不屈，又无好胜之志，直使朕中怀已尽屈服而不能不从，此朕所以私喜于得卿也。”泌曰：“陛下所用相尚多，今皆不论，何也？”上曰：“彼皆非所谓相也。凡相也，必委以政事；如玄宗时牛仙客、陈希烈，可以谓之相乎！如肃宗、代宗之任卿，虽不受其名，乃真相耳。必以官至平章事为相，则王武俊之徒皆相也。”

【注释】

①白起：又名公孙起，战国时军事家。秦国郿（今陕西眉县）人。曾为秦国屡立战功，后被逼自杀。

②杜邮：地名。战国时属秦国，在今陕西咸阳市东北，白起被赐自杀于此。

【译文】

贞元四年(戊辰,公元788年)

1 春,正月初一,皇帝大赦天下。皇帝下诏命令从今年开始,征收两税的等级每隔三年重定一次。

2 李泌上奏皇帝说在京城的朝廷官员的薪俸太少了,请求在太师、太傅、太保三师以下的各级官员现有薪俸基础上加倍发给薪俸,皇帝按他的建议照准执行。

3 二十三日,皇帝任命宣武行营节度使刘昌担任泾原节度使。二十五日,任命镇国军节度使李元谅担任陇右节度使。刘昌、李元谅各率部下将士在镇守地努力耕田种地,几年以后,军中粮食充足,还有盈余,泾州、陇州一带逐渐安定下来。

4 韩游瓌入京上朝,邠宁镇的军中将士都认为他不会再回来任节度使,给他饯行和送的礼物都极为简单。韩游瓌见了皇帝以后,极力陈说如果修筑丰义城,就可以制服吐蕃人,皇帝听了以后很高兴,派他回邠宁镇守。邠宁军中对韩游瓌回来既忧愁又害怕的人有很多,韩游瓌嫉恨都虞候虞乡人范希朝有功劳和名声,深得将士们的拥戴,便查究他的罪过,准备把他杀了。范希朝逃到了凤翔,皇帝将他征召入朝,安置在左神策军中。韩游瓌率领将士们修筑丰义城,只修筑到四尺高的时候,城墙就塌掉下来。

5 二月,元友直将淮南的二十万钱帛运抵京城长安,李泌将这些钱财全部拨给了皇帝的私库大盈库。但是皇帝仍然多次派宦官使者去各地宣诏,索要财物,还下令各道,此事不能让宰相知道。李泌听说这件事以后,心中烦闷但又不敢说出来。

臣司马光以为:君王以天下四海为家,天下的一切钱财都属他所有。让天下的财物丰盛起来,用它来抚养天下的百姓,君王自己也一定快乐安逸。如果君王还要经营私人财产,这不过是凡夫俗子的低级愿望。古代人说过这么一句话:贫穷的人用不着学习俭朴这一美德。要说钱财多了,就成了产生奢侈欲

望的根源。李泌想消除德宗皇帝储积财产的欲望，但却为皇帝聚积私财，那么私财充裕了，私欲也就滋长膨胀起来了。私财不能满足欲望，那他能不到处去索要吗？这就好像是为他开了大门，却又禁止他出门一样！虽然德宗皇帝的行为多有不正之处，也是由于李泌不用正道辅佐他的缘故啊！

6 咸阳有个人向朝廷进言说："我梦见了著名战将白起，他让我上奏朝廷说：'请让我为国家来捍卫西部边疆。在正月中，吐蕃的军队一定会大举下山来侵犯，我自当替朝廷打败他们，以让别人相信我。'"不久，吐蕃的军队侵犯边疆，戍守边疆的将领率军打败了他们，使他们不能深入中原腹地。皇帝认为咸阳那个人上奏的话很灵验，打算在京城为白起建立祠庙，并追赠白起为司徒，李泌说："我听说'国家要振兴起来，就要借重人的力量'这句古话。现在守卫边疆的将帅们立功了，但陛下却要褒奖追封白起，我担心这样做会使守卫边疆的将帅人心涣散！如果在京城给白起建立祠庙，为他大肆祈祷、祭祀，这事流传到各地以后，将会助长相信巫祝的风气。而今在杜邮这个地方还存有白起的祠庙，请陛下敕令所在府县整修一下他的祠庙，就不至于惊扰人们的视听了。而且白起只是一名诸侯国的大将，追赠给他一个属于三公的职位，那官爵也太重了，请追赠给他一个兵部尚书职位就行了。"皇帝笑着说："你对白起这位古人也吝惜官爵吗？"李泌回答说："封爵授官对人对神都要一样。如果陛下不吝惜官爵，那么神接受了追封也不会认为是件荣耀的事情了。"皇帝采纳了他的意见。

李泌向皇帝说自己年老体衰，一个人单独担任宰相职务，精神和体力都消耗殆尽，既然陛下不让他辞去宰相职务，告老还乡，那就请陛下再任命一个人来作宰相。皇帝说："我十分清楚你的忙劳辛苦，只是没有找到合适的宰相人选。"皇帝从从容容地与李泌议论从自己继承皇位以来的各位宰相说："卢杞为人忠诚、谦洁、精明强干、耿直，人们都说卢杞奸佞邪恶，但我从来没有觉得他是这个

样子。"李泌说:"人们都说卢杞奸佞邪恶,但只有陛下一人不觉得他奸佞邪恶,这就是卢杞之所以奸佞邪恶的地方。如果陛下觉察到了卢杞的奸佞邪恶,哪里会有建中时期的变乱发生呢?卢杞因为私人关系不和杀了宰相杨炎,将颜真卿推到必死的境地,激怒李怀光,使他背叛了朝廷,幸亏陛下神圣英明,将他贬职流放,人们的心情一下子都高兴起来,上天也为造成的灾祸而追悔。要不是这样,那叛乱怎么能平息呢?"皇帝说:"杨炎把我当小孩子看待,每逢议论事情,我批准了他上奏的事情,他就高兴,我与他反复讨论辩问,他马上就气冲冲地要辞去宰相职位,推测他的心思,他认为我不配与他讨论事情,才会出现这种样子。因为这个原因,我与他相互都不能容忍了,这并不是卢杞造成的。建中时期的变乱,道术之士桑道茂预先便请求朝廷修筑奉天城,这都是由于天命,不是卢杞能够招致的!"李泌说:"要说天命,其他的人都可以说说,只有君王、宰相不能谈。这是因为君王和宰相是创造命运的人。如果要谈到天命如此,那么礼、乐、刑、政都没有什么用处了。商纣王曾说:'我一生下来不就是由天命决定的吗?'这就是商朝所以灭亡的原因啊!"皇帝说:"我喜欢与人辩论治理天下的重要法则:崔祐甫这个人,性情狭隘急躁,我每次提问,他的回答总是语无伦次,我知道这是他的短处,就经常有意袒护他。杨炎议论事情,也有可以采纳的意见,但是他的态度和面部表情很粗率傲慢,我一诘问他,他动不动就勃然大怒,而不再顾及君臣之间应有的礼节。所以每见他一次,就令人生气,在场的其他人也就不敢说什么了。卢杞为人小心翼翼,凡是我说的事情,他没有不听从的,但他没有什么学问,不能与我就事理反复讨论,所以我常常不能与他畅所欲言。"李泌说:"卢杞对陛下说的话无不言听计从,那难道能说他是忠臣吗?所谓'我说的话,没有人敢违背',这就是孔子所说的'讲一句话可以丧邦灭国'的意思啊!"皇帝说:"只有你与他们三个人都不同。我说的话恰当,你就面有喜色;我说的话不恰当,你的脸色就经常忧愁不堪。虽然

时常对我说些不中听的话，就像刚才说的商纣王以及丧邦灭国的话。但我仔细地思考一下，你讲的话都是在事情没有发生前就说出来的，都是说采取这样的措施，那么就会政治清明，国家安定，采取那样的措施，那么就会导致危亡，招来变乱。话虽然说得深刻，切中问题的要害，但态度和缓，面色温顺，不像杨炎那样盛气凌人，狂傲无比。我与你反复辨论，你在言辞和道理上并不屈从于我，而且你又没有争强好胜之心，一直让我把想说的话都说完，屈服于道理，而不能不听从你的意见，这是我之所以为任命你担任宰相而高兴的理由啊！"李泌说："陛下所任用的宰相还有很多人，现在都没有去评论，那是为什么呢？"皇帝说："他们都不是人们心中的真正宰相。凡是担任宰相职务的人，一定要把国家的政事都交给他处理。像本朝玄宗皇帝时候的牛仙客、陈希烈这种人，也可以称他们为宰相吗？像肃宗皇帝、代宗皇帝任用你，虽然没有给你宰相的名称，但这才是真正的宰相职权了。一定以为官职到了平章事就是宰相了，那王武俊这些人就都是宰相了。"

7 刘昌复筑连云堡。

8 夏，四月，乙未，更命殿前左、右射生曰"神威军"，与左·右羽林、龙武、神武、神策号曰十军。神策尤盛，多戍京西，散屯畿甸。

9 福建观察使吴诜轻其军士脆弱，苦役之。军士作乱，杀诜腹心十余人，逼诜牒大将郝诚溢掌留务。诚溢上表请罪，上遣中使就赦以安之。

10 乙未[1]，陇右节度使李元谅筑良原故城而镇之[2]。

11 云南王异牟寻欲内附，未敢自遣使，先遣其东蛮鬼主

骠旁、苴梦冲、苴乌星入见。五月，乙卯，宴之于麟德殿，赐赉甚厚，封王给印而遣之。

12 辛未，以太子宾客吴凑为福建观察使，贬吴诜为涪州刺史[3]。

13 吐蕃三万余骑寇泾、邠、宁、庆、鄜等州。先是，吐蕃常以秋冬入寇；及春多病疫而退。至是，得唐人，质其妻子，遣其将将之，盛夏入寇；诸州皆城守，无敢与战者，吐蕃俘掠人畜万计而去。

14 夏县人阳城以学行著闻，隐居柳谷之北[4]，李泌荐之；六月，征拜谏议大夫。

15 韩游瓌以吐蕃犯塞，自戍宁州；病，求代归。秋，七月，庚戌，加浑瑊邠宁副元帅，以左金吾将军张献甫为邠宁节度使，陈许兵马使韩全义为长武城行营节度使。献甫未至，壬子夜，游瓌不告于众，轻骑归朝。戍卒裴满等惮献甫之严，乘无帅之际，癸丑，帅其徒作乱，曰："张公不出本军，我必拒之。"因剽掠城市，围监军杨明义所居，使奏请范希朝为节度使。都虞候杨朝晟避乱出城，闻之，复入，曰："所请甚契我心，我来贺也！"乱卒稍安。朝晟潜与诸将谋，晨勒兵，召乱卒谓曰："所请不行，张公已至邠州，汝辈作乱当死，不可尽杀，宜自推列唱帅者。"遂斩二百余人，帅众迎献甫。上闻军众欲得范希朝，将授之。希朝辞曰："臣畏游瓌之祸而来，今往代之，非所以之防窥觎，安反仄也。"上嘉之，擢为宁州刺史，以副献甫。游瓌至京师，除右龙武统军。

【注释】

①乙未：误，此处应为丁未，即三十日。

②良原：县名。隋代设置，历有兴废，唐代治所在今甘肃灵台县西北梁原镇。

③涪州：唐代初年设置，历有废兴，治所在今四川涪陵县。

④柳谷：地名，在今山西运城县东北的中条山中。

【译文】

7 泾原节度使刘昌率兵重新修筑连云堡。

8 夏，四月十八日，皇帝下令将殿前左、右射生军改名为神威军，左、右神威军与左、右羽林军，左、右龙武军，左、右神武军，左、右神策军一起号称十军。以左、右神策军的力量最为强盛，他们多半都驻守在京城西边，零散地驻扎在京畿地区的各县。

9 福建观察使吴诜认为他部下的士兵们怯懦软弱，强迫他们作苦役。士兵们起来作乱，杀了吴诜的心腹亲信十几人，逼迫吴诜写下字据召大将郝诚溢主持留后事宜。郝诚溢上表朝廷请求治罪，皇帝派遣宦官使者去福建就地赦免，使他安下心来。

10 三十日，陇右节度使李元谅修筑良原的旧县城，而在此镇守。

11 云南王异牟寻想向内归附朝廷，但又不敢自行派遣使者，于是首先派遣东蛮的鬼主骠旁、苴梦冲、苴乌星进京朝见皇帝。五月初八，皇帝在麟德殿设宴招待他们，赏赐给他们很多东西，封骠旁为和义王、苴梦冲为怀化王、苴乌星为顺政王，发给印绶，打发他们回去。

12 二十四日，皇帝任命太子宾客吴凑担任福建观察使，将吴诜降职为涪州刺史。

13 吐蕃的三万多骑兵侵犯泾、邠、宁、庆、鄜等州。在以前，吐蕃的军队常常在秋季、冬季来侵犯边疆，到了春天，多因生病和瘟疫流行而退回去。到现在，他们掳掠的唐朝的百姓，把他们的妻子、小

孩扣作人质,派遣吐蕃的将领统领他们,在盛夏时节侵犯边疆。各个州都据城防守,不敢与他们交战,吐蕃又俘虏抢掠数以万计的百姓和牲口回去了。

14 夏县人阳城以学识渊博、德节高操而闻名于世,他一直隐居在柳谷的北边,李泌向皇帝推荐了他。六月,皇帝派人去征召,并任他为谏议大夫。

15 因为吐蕃军队侵犯边疆,韩游瓌亲自率军守卫宁州。他在这里生了病,请求朝廷派人来替代,自己辞职回朝。秋,七月初五,皇帝加封浑瑊为邠宁副元帅,委派左金吾将军张献甫担任邠宁节度使,委派陈许兵马使韩全义担任长武城行营节度使。张献甫还没有到邠宁接任节度使一职,初七的晚上,韩游瓌没有向大家打声招呼,便轻骑简从上路回朝去了。在这里驻防的士兵裴满等人都害怕张献甫治军太严,乘军队没有主帅的时机,在初八这一天,带着他的党徒们起来兴风作乱,他们说:"张公不是我们朔方军出身,我们一定要抵制他。"于是在城内热闹的市区去抢劫,包围了监军杨明义住的地方,让他上奏朝廷请派范希朝来担任节度使。都虞候杨朝晟躲避这场祸乱,逃出城外,听说这件事以后,又进城来,对作乱的士兵们说:"你们要求请范希朝来担任节度使职务,正符合我的心意,我是来向大家祝贺的!"作乱的士兵们才渐渐安定下来。杨朝晟暗中与各位将领们商议布置,第二天早上带着兵马,召集作乱的士兵们,对他们说:"你们所请求的事情实现不了,张公已经到了邠州,你们这些人兴风作乱,应当被处死,但我不能把你们都杀了,你们最好是自己揭发出带头的人来。"于是就杀了作乱的士兵二百多人,带领将士去迎接张献甫。皇帝听说邠宁军中的士兵们希望范希朝去任主帅,准备任命他为节度使,范希朝推辞说:"我是害怕韩游瓌杀我才跑出来的,现在回去代替他担任节度使,这可不是防范阴谋,安定军心的好办法啊。"皇帝对他很是嘉许,提升他担任宁州刺史,以作张献甫的副手。韩游瓌回到京城,皇帝任命他担任右龙武

军的统军。

16 振武节度使唐朝臣不严斥候，己未，奚、室韦寇振武[1]，执宣慰中使二人，大掠人畜而去。时回纥之众逆公主者在振武，朝臣遣七百骑与回纥数百骑追之，回纥使者为奚、室韦所杀。

17 九月，庚申，吐蕃尚志董星寇宁州，张献甫击却之；吐蕃转掠鄜、坊而去。

18 元友直句检诸道税外物，悉输户部，遂为定制，岁于税外输百余万缗、斛，民不堪命。诸道多自诉于上，上意寤，谓："今年已入在官者输京师，未入者悉以与民。明年以后，悉免之。"于是东南之民复安其业。

19 回纥合骨咄禄可汗得唐许昏，甚喜，遣其妹骨咄禄毗伽公主及大臣妻并国相、跌跌都督以下千余人来迎可敦[2]，辞礼甚恭，曰："昔为兄弟，今为子婿，半子也。若吐蕃为患，子当为父除之！"因詈辱吐蕃使者以绝之。冬，十月，戊子，回纥至长安，可汗仍表请改回纥为回鹘，许之。

20 吐蕃发兵十万将寇西川，亦发云南兵；云南内虽附唐，外未敢叛吐蕃，亦发兵数万屯于泸北。韦皋知云南计方犹豫，乃为书遗云南王，叙其叛吐蕃归化之诚，贮以银函，使东蛮转致吐蕃。吐蕃始疑云南，遣兵二万屯会川[3]，以塞云南趣蜀之路。云南怒，引兵归国。由是云南与吐蕃大相猜阻，归唐之志益坚；吐蕃失云南之助，兵势始弱矣。

然吐蕃业已入寇，遂分兵四万攻两林、骠旁[4]，三万攻东蛮[5]，七千寇清溪关[6]，五千寇铜山[7]。皋遣黎州刺史韦晋等与东蛮连兵御之[8]，破吐蕃于清溪关外。

21 庚子，册命咸安公主，加回鹘可汗长寿天亲可汗。十一月，以刑部尚书关播为送咸安公主兼册回鹘可汗使。

22 吐蕃耻前日之败，复以众二万寇清溪关，一万攻东蛮；韦皋命韦晋镇要冲城[9]，督诸军以御之。嶲州经略使刘朝彩出关连战，自乙卯至癸亥，大破之。

23 李泌言于上曰："江、淮漕运以甬桥为咽喉[10]，地属徐州，邻于李纳，刺史高明应年少不习事，若李纳一旦复有异图，窃据徐州，是失江、淮也，国用何从而致！请徙寿、庐、濠都团练使张建封镇徐州，割濠、泗以隶之；复以庐、寿归淮南，则淄青惕息而运路常通，江、淮安矣。及今明应幼骙可代[11]，宜征为金吾将军。万一使他人得之，则不可复制矣。"上从之。以建封为徐、泗、濠节度使。建封为政宽厚而有纲纪，不贷人以法，故其下无不畏而悦之。

24 横海节度使程日华薨，子怀直自知留后。

25 吐蕃屡遣人诱胁云南。

【注释】

①室韦：古族名，契丹的别种，分布在嫩江流域和黑龙江南岸一带。

②跌跌：是匈奴族的后裔，北魏时是高车即铁勒的一个分支，与回鹘同族而异部。　可敦：回鹘人对可汗妻子的尊称。

③会川：县名。唐初设置，治所在今四川会理县西。

④两林、骠旁：均为唐代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部落。

⑤东蛮：唐代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部落。

⑥清溪关：关名，在今四川汉源县西南，为一军事要地。

⑦铜山：即铜山城，在今四川汉源县，为唐代一战略重地。

⑧黎州：北周时设置，治所在今四川汉原县清溪镇的东北部。隋代曾经废弃。武则天大足元年(公元701年)重新设置，后复有废兴。

⑨要冲城：地名，在今四川汉源县东南部，为唐代的一个军事据点，唐朝的西川节度使为防吐蕃入侵，曾派兵驻防此地。

⑩甬桥：又作埇桥，为一座重要桥梁，在今安徽宿县城南，横跨古汴水上，唐代是经汴水将长江中下游粮食、钱财漕运到黄河，转入京城长安的关键位置，船舶、车辆在此交会。

⑪骇(ái 挨)：痴愚。

【译文】

16 振武节度使唐朝臣不能严密侦查、防范敌人，十四日，奚族人和室韦族人侵犯振武地区，抓走了朝廷派来慰问的两个宦官使者，还大肆抢掠人口和牲畜后离去。当时派遣来唐朝迎接咸安公主的大队人马正在振武城，唐朝臣派七百名骑兵与回纥的几百名骑兵一起去追赶奚族人和室韦人，回纥的使者反而被奚族人和室韦族人杀了。

17 九月十一日，吐蕃的尚志董星率人侵犯宁州，张献甫率军击败了他们。吐蕃的军队转道抢掠鄜州、坊州后离去。

18 元友直检核各道征收的两税以外的财物，将这些财物全部运交户部，于是这种做法就成了一种制度，每年在两税之外，还向朝廷上交钱百余万缗，粮食百余万斛，百姓忍受不了这种搜刮。各道都向皇帝上奏诉说这一情况，皇帝这才醒悟过来，于是下令："今年已经收进官府的全部送往京城，还没有收进官府，全部把它交还给百姓。从明年开始，一概停征。"于是东南一带地区的百姓又安心下来从事自己的本业了。

19 回纥的合骨咄禄可汗得到唐朝皇室答应将公主嫁给他为妻

的消息之后，非常高兴，派遣他的妹妹骨咄禄毗伽公主以及大臣的妻子们、连同国相、跌跌都督以下一千多人，前来唐朝迎接国后，他们的言辞和礼仪都十分恭谨。合骨咄禄可汗说："从前我们是兄弟之国，现在成了女婿，女婿就是半个儿子。如果吐蕃人侵犯大唐边疆，作儿子的应该为父皇除掉这一祸患！"于是就侮骂吐蕃的使者，同吐蕃断绝了关系。冬，十月十四日，回纥的使者到了长安，合骨咄禄可汗上表朝廷请求将回纥改为回鹘，皇帝同意了。

20 吐蕃调动兵力十万准备侵犯西川一带，他们也征发了云南地区的军队。云南地区虽然从心里已经归附了唐朝，但不敢在表面上背叛吐蕃人，也只得调派几万军队去泸水北岸驻扎。西川节度使韦皋知道云南王对何去何从还犹豫不决，于是就给云南王写了一封信，信中大说云南王背叛吐蕃，归顺朝廷的诚意，装在一个银制的信盒里，故意让东蛮转交给吐蕃人。吐蕃人开始怀疑云南王，派二万兵马驻守在会川一带，以堵塞云南往蜀地的道路。云南王对此大为震怒，率领军队回云南去了。从此以后，云南王与吐蕃人，彼此之间相互猜忌，云南王归顺唐朝的志向更加坚定。吐蕃人失去了云南地区的协助，军队的声势开始削弱了。但是吐蕃人已经出兵侵犯西川，骑虎难下，于是分出四万兵马攻打两林、骠旁一带，派出三万兵力攻打东蛮地区，另派七千兵马侵犯清溪关，派出五千兵马侵犯铜山。韦皋派遣黎州刺史韦晋等人与东蛮联合兵力抵御吐蕃，在清溪关外打败了吐蕃的军队。

21 二十六日，皇帝册封咸安公主，加封回鹘可汗为长寿天亲可汗。十一月，皇帝任命刑部尚书关播护送咸安公主去回鹘成婚，并兼任册封回鹘可汗的使者。

22 吐蕃人以在清溪关打了败仗为耻辱，又以二万军队侵犯清溪关，一万军队攻打东蛮。韦皋命令韦晋镇守要冲城，率领各路人马抵御吐蕃人的进攻。嶲州经略使刘朝彩率兵出到清溪关外与吐蕃人连续作战，从十一日战到十九日，将吐蕃军队打得大败。

23 李泌对皇帝说："江、淮一带运往京城的漕运通道以甬桥这一地方为咽喉要地，这里属徐州管辖，徐州与淄青的李纳邻境接壤，徐州刺史高明应年轻，不太熟悉政治事务，如果李纳一旦又有背叛朝廷的企图，出兵占据徐州的话，那么朝廷就丧失了江、淮的大片地方，国家的用度到时从哪里弄来呢？请将寿州、庐州、濠州都团练使张建封改任去镇守徐州，分出濠州、泗州隶属于张建封。再把庐州、寿州划归淮南，那么在淄青的李纳就会因害怕而不敢擅动占据徐州的念头，江南的漕运之路畅通无阻，江东、淮南一带就能得到安定。趁高应明现在年轻无知，可以替代，最好将他征召入朝，担任金吾将军。万一让别人得到了徐州，便难以再对徐州加以控制了。"皇帝采纳了他的建议，任命张建封为徐州、泗州、濠州节度使。张建封处理政事宽大仁厚，而又纲纪严明，对违犯法度者决不姑息，所以他的部属们没有不怕他，而又心悦诚服的。

24 横海军节度使程日华去世，他的儿子程怀直自己代行留后职务。

25 吐蕃多次派人来利诱、威胁云南王。

五　年

1 春，二月，丁亥，韦皋遗异牟寻书，称："回鹘屡请佐天子共灭吐蕃，王不早定计，一旦为回鹘所先，则王累代功名虚弃矣。且云南久为吐蕃屈辱，今不乘此时依大国之势以复怨雪耻，后悔无及矣。"

2 戊戌，以横海留后程怀直为沧州观察使。怀直请分弓高、景城为景州[1]，仍请朝廷除刺史。上喜曰："三十年无此事矣！"乃以员外郎徐伸为景州刺史。

3 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李泌屡乞更命相。上欲用户部侍郎班宏,泌言宏虽清强而性多凝滞,乃荐窦参通敏,可兼度支盐铁;董晋方正,可处门下。上皆以为不可。参,诞之玄孙也,时为御史中丞兼户部侍郎;晋为太常卿。至是泌疾甚,复荐二人。庚子,以董晋为门下侍郎,窦参为中书侍郎兼度支转运使,并同平章事。以班宏为尚书,依前度支转运副使。

参为人刚果峭刻,无学术,多权数,每奏事,诸相出,参独居后,以奏度支事为辞,实专大权,多引亲党置要地,使为耳目;董晋充位而已。然晋为人重慎,所言于上前者未尝泄于人,子弟或问之,晋曰:"欲知宰相能否,视天下安危。所谋议于上前者,不足道也。"

三月,甲辰,李泌薨。泌有谋略而好谈神仙诡诞,故为世所轻。

4 初,上思李怀光之功,欲宥其一子,而子孙皆已伏诛;戊辰,诏以怀光外孙燕八八为怀光后,赐姓名李承绪,除左卫率胄曹参军,赐钱千缗,使养怀光妻王氏及守其墓祀。

5 冬,十月,韦皋遣其将曹有道将兵与东蛮、两林蛮及吐蕃青海、腊城二节度战于嶲州台登谷[2],大破之,斩首二千级,投崖及溺死者不可胜数,杀其大兵马使乞藏遮遮。乞藏遮遮,虏之骁将也,既死,皋所攻城栅无不下;数年,尽复嶲州之境。

6 易定节度使张孝忠兴兵袭蔚州[3],驱掠人畜;诏书责

之，逾旬还镇。

7 琼州自乾封中为山贼所陷，至是，岭南节度使李复遣判官姜孟京与崖州刺史张少迁攻拔之。

8 十二月，庚午，闻回鹘天亲可汗薨，戊寅，遣鸿胪卿郭峰册命其子登里罗没密施俱录忠贞毗加可汗。先是，安西、北庭皆假道于回鹘以奏事，故与之连和。北庭去回鹘尤近，诛求无厌，又有沙陀六千余帐与北庭相依[4]。及三葛禄、白服突厥皆附于回鹘[5]，回鹘数侵掠之。吐蕃因葛禄、白服之众以攻北庭，回鹘大相颉干迦斯将兵救之。

9 云南虽贰于吐蕃，亦未敢显与之绝。壬辰，韦皋复以书招谕之。

【注释】

①弓高：县名。西汉时设置，历有废置，唐代治所在今河北东光县西北。景城：县名，隋开皇十八年（公元 598 年）设置，治所在今河北沧州市西景城。景州：唐贞元四年（公元 788 年）设置，治所在弓高县（今河北东光县）。

②台登谷：地名，在台登县境内（今四川冕宁县）。

③蔚州：北魏时以怀荒、御夷二镇（在今河北张北县和赤城县境）设置，治所屡移，由今山西平遥县移至今山西灵丘县，唐初移至太原市，后又移山西繁畤县和忻县，唐德宗时治所在安边县。

④沙陀：古族名，西突厥的别部处月种。分布在今尼赤金山和新疆巴里坤一带，境内有大沙漠，故称沙陀突厥，其酋长在五代时曾建立后唐政权。

⑤三葛禄：即遏逻禄，古族名、突厥各部之一，分布在今新疆地区、分三族，即谋落（或称谋剌）、炽俟（或称婆匐）、踏实力，过着游牧生活。

【译文】

贞元五年（己巳，公元 789 年）

1春,二月十四日,西川节度使韦皋写信给云南王异牟寻,信中说:"回鹘人屡次请求辅佐天子,一起剿灭吐蕃,大王如果不早拿定主意,一旦消灭吐蕃之事被回鹘人抢到前面去了,那么大王几代人积累下来的功劳和声名就白白地丢弃了。而且云南地区长期受吐蕃人的欺负和侮辱,现在不趁这一大好时机,依靠大唐的威势,来报复仇怨,雪洗耻辱,那以后后悔也来不及了。"

2二十五日,皇帝任命横海军的留后程怀直担任沧州观察使。程怀直请求朝廷将自己所管辖的弓高县和景城县划出来设置景州,还请求朝廷任命景州刺史。皇帝高兴地说:"已经有三十年没有这一可喜的事情了!"于是任命员外郎徐伸担任景州刺史。

3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李泌多次请求皇帝再任命宰相。皇帝打算任用户部侍郎班宏为宰相,李泌说班宏虽然清谦刚直,但性情比较迟钝拖拉,于是向皇帝推荐窦参,说他通达政事,敏捷能干,可以管度支和盐铁事务;推荐董晋,说他为人耿直端庄,可以主管门下省的事务。皇帝觉得这两个人都不行。窦参,是唐朝初年窦诞的玄孙,当时正担任御史中丞兼户部侍郎职务,董晋正担任着太常卿一职。到了这时,李泌的病情十分严重,又向皇帝推荐这两个人。二十七日,皇帝任命董晋为门下侍郎,窦参为中书侍郎兼度支转运使,两人一同担任同平章事职务。又任命班宏为户部尚书,仍然同以前一样兼任着度支转运副使职务。

窦参为人刚毅果断、严厉苛刻,没有什么学问,但是很有权术。每逢上朝奏报事情的时候,各位宰相都一起退出来了,唯有窦参一个人留在后面,借口奏报有关度支的事宜,实际上是独揽朝政,他将他的很多亲信同伙都提拔上来,安插在要害职位上,让他们作自己的耳目。董晋不过是充一个宰相职位罢了,但董晋为人十分小心慎重,在皇帝面前所说的事情从来不告诉别人,他的子弟中有人问他与皇上谈些什么,董晋说:"想要知道宰相是否能干,要看天下安定,还是危乱。我在皇帝面前商议谈论了些什么,是不值得说出来

的。”

三月初二，李泌去世。李泌有计谋、有策略，但喜欢谈论神仙诡异怪诞的事情，因此受世人轻视。

4 当初，皇帝想起李怀光立下的功劳，打算宽恕他的一个儿子，但是他的子孙都因他的罪过而被杀。二十六日，皇帝下诏命令以李怀光的外孙燕八八作李怀光的后嗣，并给他赐名为李承绪，任命他为左卫率胄曹参军，赏赐给他钱一千缗，让他奉养李怀光的妻子王氏，以及为李怀光守墓祭祀。

5 冬，十月，韦皋派遣将领曹有道率领兵与东蛮、两林蛮以及吐蕃的青海、腊城两节度在嶲州的台登谷交战，将他们打得大败，杀敌二千人，敌人投下悬崖以及跳水而死的人多得无法计算，还杀了吐蕃军队的大兵马使乞藏遮遮。乞藏遮遮是吐蕃军队中凶猛的战将，他死了以后，韦皋进攻吐蕃军队的城池、堡垒，连战连捷。几年之间，完全收复了嶲州这一片失地。

6 易定节度使张孝忠发兵袭击蔚州，驱赶、掳掠人口和牲畜。皇帝下诏书训斥他，他过了十多天才回守本镇。

7 琼州地区自从高宗皇帝乾封年间被山中的黎族人攻陷之后，到现在，岭南节度使李复派遣判官姜孟京与崖州刺史张少迁一起率军才又攻下琼州城。

8 十二月初三，皇帝得到回鹘天亲可汗去世的消息，十一日，派遣鸿胪卿郭峰去回鹘册命天亲可汗的儿子为登里罗没密施俱录忠贞毗伽可汗。在此之前，安西、北庭都护都从回鹘借道向朝廷奏报事情，所以同回鹘建立和好关系。北庭都护府离回鹘很近，回鹘人对他索要东西，搜刮财物没有止境。另外又有沙陀六千多个营帐的人马与北庭互相依存。后来三葛禄人、白服突厥人都归附了回鹘，但回鹘多次侵犯、抢掠他们。吐蕃人乘机利用葛禄人和白服突厥的人马进攻北庭地区，回鹘的大国相颉干迦斯率兵去援救北庭。

9 云南王虽然对吐蕃怀有二心，但也不敢完全与吐蕃断绝交往。

二十五日，西川节度使韦皋又写信给云南王，开导、招抚他。

六 年

1 春，诏出岐山无忧王寺佛指骨迎置禁中，又送诸寺以示众，倾都瞻礼，施财巨万；二月，乙亥，遣中使复葬故处。

2 初，朱滔败于贝州，其棣州刺史赵镐以州降于王武俊，既而得罪于武俊，召之不至。田绪残忍，其兄朝，仕李纳为齐州刺史。或言纳欲纳朝于魏，绪惧；判官孙光佐等为绪谋，厚赂纳，且说纳招赵镐取棣州以悦之，因请送朝于京师；纳从之。丁酉，镐以棣州降于纳。三月，武俊使其子士真击之，不克。

3 回鹘忠贞可汗之弟弑忠贞而自立，其大相颉干迦斯西击吐蕃未还，夏，四月，次相帅国人杀篡者而立忠贞之子阿啜为可汗，年十五。

4 五月，王武俊屯冀州，将击赵镐，镐帅其属奔鄆州，李纳分兵据之。田绪使孙光佐如鄆州，娇诏以棣州属纳；武俊怒，遣其子士清伐贝州，取经城等四县。

5 回鹘颉干迦斯与吐蕃战不利，吐蕃急攻北庭。北庭人苦于回鹘诛求，与沙陀酋长朱邪尽忠皆降于吐蕃；节度使杨袭古帅麾下二千人奔西州[1]。六月，颉干迦斯引兵还国，次相恐其有废立，与可汗皆出郊迎，俯伏自陈擅立之状，曰："今日惟大相死生之。"盛陈郭锋所赍国信，悉以遗之。可汗拜且泣曰："儿愚幼，若幸而得立，惟仰食于阿多，国

政不敢豫也。"虏谓父为阿多，颉干迦斯感其卑屈，持之而哭，遂执臣礼，悉以所遗颁从行者，已无所受。国中由是稍安。

秋，颉干迦斯悉举国兵数万将复北庭，又为吐蕃所败，死者大半。袭古收余众数百将还西州，颉干迦斯绐之曰："且与我同至牙帐。"既而留不遣，竟杀之。安西由是遂绝，莫知存亡，而西州犹为唐固守。

葛禄乘胜取回鹘之浮图川，回鹘震怒，悉迁西北部落于牙帐之南以避之，遣达北特勒梅录随郭锋偕来，告忠贞可汗之丧，且求册命。先是，回鹘使者入中国，礼容骄慢，刺史皆与之钧礼。梅录至丰州，刺史李景略欲以气加之，谓梅录曰："闻可汗新没，欲申吊礼。"景略先据高垄而坐，梅录俯偻前哭。景略抚之曰："可汗弃代，助尔哀慕。"梅录骄容猛气，索然俱尽。自是回鹘使至，皆拜景略于庭，威名闻塞外。

冬，十月，辛亥，郭锋始自回鹘还。

6 十一月，庚午，上祀圜丘。

7 上屡诏李纳以棣州归王武俊，纳百方迁延，请以海州易之于朝廷；上不许。乃请诏武俊先归田绪四县；上从之。十二月，纳始以棣州归武俊。

【注释】

①西州：唐初灭了麴氏高昌后，以此地设置，治所在高昌（今新疆吐鲁番东南部），地处东西方交通要道。

【译文】

贞元六年(庚午,公元790年)

1 春,皇帝下诏命令将在岐山的无忧王寺中的佛指骨取出来,将它迎来安放在宫廷中,又派人送到京城各寺庙中,让人们观看,一时间,全京城的人都去瞻仰礼拜佛指骨,给佛指骨布施的钱财成千上万,数额极大。二月初八,皇帝派遣宦官使者将佛指骨送回无忧王寺,葬在旧址。

2 当初,朱滔在贝州打了败仗,朱滔统辖下的棣州刺史赵镐带着棣州军民投降了王武俊,不久,赵镐又因事情得罪了王武俊,王武俊传召他,但他不服从命令。田绪生性残酷暴虐,他的哥哥田朝在李纳的手下担任齐州刺史。有人对田绪说李纳想把田朝交还给魏博,田绪听了以后很害怕,他的判官孙光佐等人为田绪谋划这件事,即向李纳赠送丰厚的礼品,而且劝说李纳去招降赵镐,占领棣州,这样来让李纳高兴,乘机请求李纳把田朝送到京城里去。结果,李纳采纳了田绪的建议。三十日,赵镐又带着棣州投降了李纳。三月,王武俊派他的儿子王士真进攻棣州,没有攻下。

3 回鹘忠贞可汗的弟弟杀了忠贞可汗,自立为可汗,回鹘的大相国颉干迦斯率领军队到西边去攻打吐蕃,还没有回来。夏,四月,回鹘的次相国带领国人杀了篡夺可汗地位的忠贞可汗的弟弟,将忠贞可汗的儿子阿啜立为可汗,阿啜才十五岁。

4 王武俊率军驻扎在冀州,准备攻打赵镐,赵镐率领他的部属逃到了郓州。李纳派出一支军队占领了棣州。田绪派判官孙光佐到郓州去,假称有诏书命令将棣州划出,隶属于李纳管辖。王武俊大为震怒,派他的儿子王士清率领兵马攻打贝州,占据了经城等四个县。

5 回鹘的大相国颉干迦斯与吐蕃人交战,打了败仗,吐蕃的军队加紧对北庭进攻。北庭地区的人苦于被回鹘人索要、搜刮财物,与沙陀的酋长朱邪尽忠都投降了吐蕃。北庭节度使杨袭古率领部下

二千多人逃到了西州。六月，颉干迦斯带领军队回到了回鹘国，回鹘的次相恐怕颉干迦斯对可汗一职另有所废立，于是就同可汗一起都来到郊外远迎颉干迦斯，次相伏在地上向颉干迦斯陈述擅自立可汗的情况，说："今天只有让大相国来决定我的生死了。"详细陈述了唐朝册封使郭锋带来的印绶、礼品等，将这些东西全部交给了颉干迦斯。年轻的可汗向颉干迦斯行礼，而且哭着对他说："我愚昧年幼，如果有幸能得大相国立为可汗，只有依赖阿多生活，一切国务大政，都不敢参预。"回鹘人称父亲为阿多，颉干迦斯被可汗的卑恭屈膝所感动，也拉着他哭起来了，于是，颉干迦斯向可汗行大臣的礼节，并把可汗送给他的东西都分给了随他出征的将士们，自己一点东西都没有接受。于是，回鹘国内又渐渐安定下来。

秋，颉干迦斯带领回鹘全国的所有兵力几万人马准备去收复北庭地区，结果又被吐蕃的军队打得大败，战死了一大半人马。北庭节度使杨袭古收拢余下的几百人，打算回西州去，颉干迦斯欺骗他说："你暂且同我一起去牙帐吧。"但杨袭古去了牙帐之后，颉干迦斯竟将他扣留起来，不让他回去，最后还杀了他。安西地区从此之后，音讯断绝，大唐朝廷不知道安西是存是亡，但是西州地区仍然在唐朝军队的固守之中。

葛禄人乘胜攻占了回鹘的浮图川地区，回鹘人受到震动而恐慌，将西北地区的各部落全部迁移到牙帐的南面来，以躲避葛禄人的攻击，并且派遣达北特勒的梅录随册封使郭锋一起来朝廷，上报忠贞可汗的丧事，还要求朝廷册封新的可汗。在这以前，回鹘的使者到唐朝来，他们的礼仪和态度都十分骄横简慢，刺史们都要与他们以平辈之礼相待。这次的梅录到了丰州，丰州刺史李景略准备在气势上压倒回鹘的使者，他对梅录说："听说你们的可汗新近去世，我要向你表示一下哀悼的礼仪。"李景略占了一个高地坐下来，梅录低着头、佝偻着腰对着他哭起来，李景略安慰他说："可汗去世，提起这事来，反而引起了你的悲痛和哀思了。"梅录骄横的态度和

凶猛的气焰，都荡然丧失了。从此以后，每有回鹘的使者到唐朝来，都要在庭中拜见李景略，李景略的威望和名声远传塞外的回鹘各地。

冬，十月十九日，郭锋才从回鹘返回朝廷。

6 十一月，初八，皇帝在圜丘祭天。

7 皇帝多次下诏命令李纳将棣州归还给王武俊，李纳千方百计地推迟拖延，还向朝廷请求用海州替换棣州给王武俊，皇帝不答应。于是李纳请求皇帝命令王武俊先把经城等四个县归还给田绪，皇帝听从了他的意见。十二月，李纳才把棣州归还给王武俊。

七 年

1 春，正月，己巳，襄王僙薨。

2 二月，癸卯，遣鸿胪少卿庾铤册回鹘奉诚可汗。

3 戊戌，诏泾原节度使刘昌筑平凉故城，以扼弹筝峡口；浹辰而毕[1]，分兵戍之。昌又筑朝谷堡；甲子，诏名其堡曰彰信；泾原稍安。

4 初，上还长安，以神策等军有卫从之劳，皆赐名兴元元从奉天定难功臣，以官领之，抚恤优厚。禁军恃恩骄横，侵暴百姓，陵忽府县，至诟辱官吏，毁裂案牍。府县官有不胜忿而刑之者，朝笞一人，夕贬万里，由是府县虽有公严之官，莫得举其职。市井富民，往往行赂寄名军籍，则府县不能制。辛巳，诏：神威、六军吏士与百姓讼者，委之府县，小事牒本军，大事奏闻。若军士陵忽府县，禁身以闻，委御史台推复。县吏辄敢笞辱，必从贬谪。

5 癸未，易定节度使张孝忠薨。

6 安南都护高正平重赋敛。夏，四月，群蛮酋长杜英翰等起兵围都护府，正平以忧死，群蛮闻之皆降。五月，辛巳，置柔远军于安南。

7 端王遇薨。

8 韦皋比年致书招云南王异牟寻，终未获报。然吐蕃每发云南兵，云南与之益少。皋知异牟寻心附于唐，讨击副使段忠义，本阁罗凤使者也，六月，丙申，皋遣忠义还云南，并致书敦谕之。

9 秋，七月，戊寅，以定州刺史张升云为义武留后。

10 庚辰，以虔州刺史赵昌为安南都护，群蛮遂安。

11 八月，丙午，以翰林学士陆贽为兵部侍郎，余职皆解；窦参恶之也。

12 吐蕃攻灵州，为回鹘所败，夜遁。九月，回鹘遣使来献俘；冬，十二月，甲午，又遣使献所获吐蕃酋长尚结心。

13 福建观察使吴湊，为治有声，窦参以私憾毁之，且言其病风；上召至京师，使之步以察之，知参之诬，由是始恶参。丁酉，以湊为陕虢观察使以代参党李翼。

14 睦王述薨。

15 吐蕃知韦皋使者在云南，遣使让之。云南王异牟寻绐之曰："唐使，本蛮也，皋听其归耳，无他谋也。"因执以送吐蕃。吐蕃多取其大臣之子为质，云南愈怨。

勿邓酋长苴梦冲，潜通吐蕃，扇诱群蛮，隔绝云南使者。韦皋遣三部落总管苏崑将兵至琵琶川[2]。

【注释】

①浹辰:古代用天干地支记数,浹辰指从子到子一个周期,即为十二天。

②嵬(wēi 危):此为人名。 琵琶川:地名,唐代在嶲州境内(今四川西昌市)。

【译文】

贞元七年(辛未,公元791年)

1 春,正月初八,襄王李僙去世。

2 二月十二日,皇帝派遣鸿胪少卿庾铤为使者去册封回鹘奉诚可汗。

3 初七,皇帝下诏命令泾原节度使刘昌修筑平凉的旧城,以便控制弹筝峡的出入口。刘昌总共用了十二天就修好这座旧城,派出军队去守卫。刘昌又率人修筑了朝谷堡。三月初四,皇帝下诏将朝天堡命名为彰信堡。泾原地区这才渐渐安定下来。

4 当初,皇帝从梁州回到京城长安,因为神策等禁卫军有保卫、随从车驾的功劳,一律都赐名为"兴元元从奉天定难功臣",委任官员统领他们,对他们的慰劳和体恤都十分优厚。禁军凭仗着皇帝的恩典,骄横跋扈,侵害、压榨平民百姓,无视、欺凌府县官员,以至于诟骂凌辱官吏,毁坏府县的公文档案。府县的官员有人禁不住愤怒,对他们施以刑罚的,但这些府县官员早上拷打了一个禁军士卒,傍晚就被朝廷贬职到万里之外。从此以后,府县虽然有公正、严明的官员,但都没有办法行使自己的职责。街市中富裕的人,往往通过贿赂的办法把自己的名字挂在军队的花名册中,于是,府县官员便无法控制他们这些人了。三十一日,皇帝下诏命令:凡是禁军中的神威与六军的将士同百姓打官司的,将案件的当事人交给府县官员处理,如果是小事情,府县发文书通告当事人属的本军长官,如果是大事情,府县要上奏朝廷。如果是军中士兵无视、欺凌府县官员的,应该将其人拘禁起来,上奏朝廷知道,交给御史台审讯

核查。县中的官吏如果胆敢随便拷打、侮辱禁军将士的，一定要按规定作贬斥、降职处罚。

5 二十三日，易定节度使张孝忠去世。

6 安南都护高正平征收赋税十分苛重，夏，四月，安南各部落的酋长杜英翰等人发兵包围了安南都护府，高正平因担忧而死，各部落的人听到这一消息后，都向都护府归降了。五月二十二日，朝廷在安南地区设置柔远军。

7 端王李遇去世。

8 西川节度使韦皋连年写信去招抚云南王异牟寻，但始终都没有得到回答。不过，吐蕃每次征调云南的兵马，云南王异牟寻给他们派出的人越来越少。韦皋知道异牟寻从内心里归附了唐朝。韦皋的讨击副使段忠义，本来是异牟寻的祖父阁罗凤派到唐朝来的使者。六月初七，韦皋派遣段忠义回云南去，并且让他带信给异牟寻，敦促、劝导他归顺朝廷。

9 秋，七月十九日，皇帝任命定州刺史张升云为义武军的留后。

10 二十一日，皇帝任命虔州刺史赵昌为安南都护，安南各部落于是安定下来。

11 八月十八日，皇帝任命翰林学士陆贽为兵部侍郎，陆贽担任的其他的职务都被解除，这是因为宰相窦参讨厌他的缘故。

12 吐蕃的军队进攻灵州地区，被回鹘的军队打败，连夜逃回去了。九月，回鹘派使者到唐朝来进献抓获的吐蕃俘虏。冬，十二月初八，回鹘又派使者向唐朝进献他们抓获的吐蕃酋长尚结心。

13 福建观察使吴凑治理地方很有声誉，宰相窦参因私人的怨恨在皇帝面前诋毁他，而且还说他患了行走不便的风湿病。皇帝将吴凑召回朝廷，让他来回行走，观察他是否有腿脚不方便的毛病，结果，知道是窦参诬陷他，从此皇帝就开始厌恶窦参。十一日，皇帝任命吴凑担任陕虢观察使，以取代窦参的党羽李翼。

14 睦王李述去世。

15 吐蕃了解到韦皋的使者在云南王那里,就派使者去谴责云南王。云南王异牟寻欺骗吐蕃的使者说:"唐朝的使者,本来是我云南的部落人,韦皋听任他回来,并没有别的什么企图。"于是便把韦皋派来的使者抓起来,送给了吐蕃人。吐蕃人将很多云南大臣的儿子作为人质带到吐蕃去,云南地区因此越来越痛恨吐蕃人。

勿邓部落的酋长苴梦冲,暗中与吐蕃人相勾结,在各个部落中煽动和诱惑,阻断隔绝云南地区的使者与唐朝的往来。韦皋于是派遣两林、勿邓、丰琶三个部落的总管苏崑率领兵马来到琵琶川。

资治通鉴全译卷第二百三十四

唐纪五十　起玄默涒滩，尽阏逢阉茂五月，凡二年有奇。

德宗神武圣文皇帝九

贞元八年

1 春，二月，壬寅，执梦冲，数其罪而斩之；云南之路始通。

2 三月，丁丑，山南东道节度使曹成王皋薨。

3 宣武节度使刘玄佐有威略，每李纳使至，玄佐厚结之，故常得其阴事，先为之备；纳惮之。其母虽贵，日织绢一匹，谓玄佐曰："汝本寒微，天子富贵汝至此，必以死报之。"故玄佐始终不失臣节。庚午，玄佐薨。

4 山南东道节度判官李实知留后事，性刻薄，裁损军士

衣食。鼓角将杨清潭帅众作乱，夜，焚掠城中，独不犯曹王皋家；实逾城走免。明旦，都将徐诚缒城而入，号令禁遏，然后止；收清潭等六人斩之。实归京师，以为司农少卿。实，元庆之玄孙也。丙子，以荆南节度使樊泽为山南东道节度使。

5 初，窦参为度支转运使，班宏副之。参许宏，俟一岁以使职归之，岁余，参无归意；宏怒。司农少卿张滂，宏所荐也，参欲使滂分主江、淮盐铁，宏不可；滂知之，亦怨宏。及参为上所疏，乃让度支使于宏，又不欲利权专归于宏，乃荐滂于上，以滂为户部侍郎、盐铁转运使，仍隶于宏以悦之。

窦参阴狡而愎，恃权而贪，每迁除，多与族子给事中申议之。申招权受贿，时人谓之"喜鹊"。上颇闻之，谓参曰："申必为卿累，宜出之以息物议。"参再三保其无他，申亦不悛。左金吾大将军虢王则之，巨之子也，与申善。左谏议大夫、知制诰吴通玄与陆贽不叶，窦申恐贽进用，阴与通玄、则之作谤书以倾贽；上皆察知其状。夏，四月，丁亥，贬则之昭州司马[1]，通玄泉州司马；申道州司马，寻赐通玄死。

【注释】

①昭州：唐初以乐州改名，后有改易，治所在今广西平乐县。

【译文】

唐纪五十　起壬申(公元792年)，止甲戌(公元794年)五月，共

二年五个月。

德宗神武圣文皇帝九

贞元八年(壬申,公元792年)

1春,二月十七日,西川节度使韦皋活捉了苴梦冲,历数他的罪状后,把他杀了。唐朝与云南地区的交往之路又开始畅通了。

2三月二十三日,山南东道节度使曹成王李皋去世。

3宣武军节度使刘玄佐有威望和谋略,每当李纳派的使者到他那里,刘玄佐总是给使者们很优厚的待遇,所以他能够了解李纳的一些谋略,事先对李纳作好防备。李纳因此很怕他。刘玄佐的母亲虽然地位很尊贵,但还是每天亲手织一匹绢,她对刘玄佐说:"你的出身本来十分寒微,天子让你富裕、尊贵到这一地步,你一定要不惜身死来报答天子。"所以刘玄佐始终都没有背叛朝廷,丧失作大臣的节操。十六日,刘玄佐去世

4山南东道的节度判官李实负责山南东道的留后事务,李实生性刻薄,常克扣部队军需物资。鼓角将杨清潭率众作乱。晚上,作乱的士兵们在城内到处烧杀抢掠,唯独不去侵扰曹王李皋的家。李实跳城逃走,才得免一死。第二天早晨,都将徐诚抓着绳子爬进城内,发布命令,禁止作乱。变乱这才停止下来。他将杨清潭等六人抓起来杀了。李实跑回京城,皇帝任命他为司农少卿。李实,是唐高祖的儿子道王李元庆的玄孙。二十二日,皇帝任命荆南节度使樊泽为山南东道节度使。

5当初,宰相窦参担任度支转运使,班宏作他的副手。窦参向班宏许诺,等一年以后将度支转运使的职务交由班宏担任,过了一年多,窦参没有把度支转运使职务交给班宏的意思,班宏对此很恼怒。担任司农少卿一职的张滂,是班宏推荐的,窦参打算让张滂分管江东、淮南一带的盐铁事务,班宏不同意。张滂知道这件事以后,很怨恨班宏。后来,窦参被皇帝疏远,才将度支转运使职务交给班宏担任,但又不想将度支转运使的利益和权力全部交给班宏,于是

向皇帝推荐张滂，任命张滂为户部侍郎、盐铁转运使，仍然隶属于班宏，以让班宏高兴。

窦参为人阴险狡猾又刚愎自用，凭仗权势，贪赃枉法，每当提升、任命官员的时候，多半都与本家中的担任给事中的侄儿窦申商议谋划。窦申借此机会招引权贵、收受贿赂，当时的人称他叫"喜鹊"。皇帝对这事情很清楚，对窦参说："窦申的所作所为一定会连累你，最好是将他外放出朝，以平息人们的议论。"窦参向皇帝再三作保证说窦申没有做什么坏事，窦申也不改过自新。左金吾大将军虢王李则之，是李巨的儿子，与窦申关系很好。左谏议大夫、知制诰吴通玄与陆贽关系不好，窦申担心陆贽被皇帝提拔、重用，便暗中与吴通玄、李则之一起编造毁谤陆贽的书信，想用这种办法来排挤陆贽。皇帝对这些事情都很清楚。夏，四月初三，皇帝将李则之贬职为昭州司马，将吴通玄贬职为泉州司马，将窦申贬职为道州司马。不久，皇帝又赐吴通玄自杀。

6 刘玄佐之丧，将佐匿之，称疾请代，上亦为之隐，遣使即军中问"以陕虢观察使吴湊为代可乎？"监军孟介、行军司马卢瑗皆以为便，然后除之。湊行至汜水[1]，玄佐之柩将发，军中请备仪仗，瑗不许，又令留器用以俟新使；将士怒。玄佐之婿及亲兵皆被甲，拥玄佐之子士宁释衰绖，登重榻，自为留后。执城将曹金岸、浚仪令李迈，曰："尔皆请吴湊者！"遂禹之；卢瑗逃免。士宁以财赏将士，劫孟介以请于朝。上以问宰相，窦参曰："今汴人指李纳以邀制命，不许，将合于纳。"庚寅，以士宁为宣武节度使。士宁疑宋

州刺史翟良佐不附己，托言巡抚，至宋州，以都知兵马使刘逸准代之。逸准，正臣之子也。

7 乙未，贬中书侍郎、同平章事窦参为郴州别驾，贬窦申锦州司户。以尚书左丞赵憬、兵部侍郎陆贽并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憬，仁本之曾孙也。

8 张滂请盐铁旧簿于班宏，宏不与。滂与宏共择巡院官，莫有合者，阙官甚多。滂言于上曰："如此，职事必废，臣罪无所逃。"丙午，上命宏、滂分掌天下财赋，如大历故事。

9 壬子，吐蕃寇灵州，陷水口支渠，败营田。诏河东、振武救之，遣神策六军二千戍定远、怀远城。吐蕃乃退。

10 陆贽请令台省长官各举其属，著其名于诏书，异日考其殿最，并以升黜举者。五月，戊辰，诏行贽议。

未几，或言于上曰："诸司所举皆有情故，或受货赂，不得实才。"上密谕贽："自今除改，卿宜自择，勿任诸司。"贽上奏，其略曰："国朝五品以上，制敕命之，盖宰相商议奏可者也。六品以下则旨授，盖吏部铨材署职，诏旨画闻而不可否者也。开元中，起居、遗、补、御史等官，犹并列于选曹。其后幸臣专朝，舍佥议而重己权，废公举而行私惠，是使周行庶品，苟不出时宰之意，则莫致也。"又曰："宣行以来，才举十数，议其资望，既不愧于班行，考其行能，又未闻于阙败。而议者遽以腾口，上烦圣聪。道之难行，亦可知矣！请使所言之人指陈其状，某人受贿，某举有情，付之有司，核其虚实；谬举者必行其罚，诬善者亦反其辜。何必贷其奸赃，不加辩诘！私其公议，不出主名，使无辜见疑，

有罪获纵,枉直同贯,人何赖焉!又,宰相不过数人,岂能遍谙多士!若令悉命群官,理须展转询访,是则变公举为私荐,易明扬以暗投,情故必多,为弊益甚。所以承前命官,罕不涉谤。虽则秉钧不一,或自行情,亦由私访所亲,转为所卖。其弊非远,圣鉴明知。"又曰:"今之宰相则往日台省长官,今之台省长官乃将来之宰相,但是职名暂异,固非行举顿殊。岂有为长官之时则不能举一二属吏,居宰相之位则可择千百具僚;物议悠悠,其惑斯甚。盖尊者领其要,卑者任其详,是以人主择辅臣,辅臣择庶长,庶长择佐僚,将务得人,无易于此。夫求才贵广,考课贵精。往者则天欲收人心,进用不次,非但人得荐士,亦得自举其才。然而课责既严,进退皆速,是以当代谓知人之明,累朝赖多士之用。"又曰:"则天举用之法伤易而得人。陛下慎简之规太精而失士。"上竟追前诏不行。

【注释】

①汜水:县名。隋代设置,后历有改易。治所在今河南荥阳县汜水镇。

【译文】

6 刘玄佐去世以后,他的将佐们将实情隐瞒下来,向朝廷谎称刘玄佐病重,请派人代替。皇帝也装着不了解实情,替他们隐瞒,还派遣使者去宣武军中询问将领们"用陕虢观察使吴凑来代替刘玄佐行不行?"朝廷派去的监军孟介、宣武军的行军司马卢瑗都觉得这样好,皇帝这才任命吴凑为宣武军节度使。吴凑来到汜水县的时候,刘玄佐的灵柩要出殡,军中的将士们请求置办仪仗为刘玄佐送行,卢瑗不答应。卢瑗又命令将前节度使的器物用具留下来,以待

新任节度使来用，将士们对此十分愤怒。刘玄佐的女婿和亲信卫兵们都身披铠甲，簇拥着刘玄佐的儿子刘士宁脱下丧服，登上节帅的宝座，自命为宣武节度留后。他们将守城的将领曹金岸、浚仪县令李迈拘捕了，对他们说："你们俩人都是主张迎请吴凑的人！"于是将他们俩人活剐而死。卢瑗逃跑，得免一死。刘士宁用钱财赏给将士们，劫持监军孟介，让他上奏朝廷请任命刘士宁。皇帝就这事询问宰相的意见，窦参说："现在汴人借着李纳的声势，要求朝廷任命节帅，如果不答应的话，他们将会同李纳联合在一起。"初六，皇帝任命刘士宁为宣武军节度使。刘士宁怀疑宋州刺史翟良佐不归顺、听命于他，借口到境内各地巡察抚慰，到了宋州，让都知兵马使刘逸准代替了翟良佐的宋州刺史职务。刘逸准，是前平卢节度使刘正臣的儿子。

7 十一日，皇帝将中书侍郎、同平章事窦参贬职为郴州别驾，将窦申再次贬黜为锦州司户。皇帝任命尚书左丞赵憬、兵部侍郎陆贽一同担任中书侍郎、同平章事职务。赵憬是赵仁本的曾孙。

8 张滂向班宏要以前盐铁事务的帐簿，班宏不给他。张滂和班宏一起选择户部下面的巡院官，两人所选择的人没有一个是一致的，所以巡院官缺员很多。张滂对皇帝说："这样下去，盐铁、转运方面的事务肯定会荒废不治，那我就是罪责难逃了。"二十二日，皇帝命令班宏、张滂分别掌管朝廷的财税事务，其办法仿效大历年间第五琦、刘晏分管的旧例。

9 二十八日，吐番的军队侵犯灵州，毁坏了水口一带的灌溉渠道，破坏了当地戍卫士兵们经营的屯田。皇帝下诏命令河东镇、振武军派兵前去救援，又派遣神策六军二千人去守卫定远城和怀远城。吐蕃军队这才撤退回去。

10 陆贽请求皇帝下令中央中书、门下、尚书三省和御史台的官员各自推举自己的下属官员，将他们的名字登录在诏书上面，以便日后考察他们的政绩优劣，并以此为根据升迁、贬黜举荐他们的

官员。五月十四日,皇帝下诏令推行陆贽建议。

不久,就有人对皇帝说:"各个部门所推举的下属官员都有私情和亲朋关系,有的还是接受贿赂后推荐的,得不到有真实才干的人。"皇帝私下对陆贽说:"从今以后任职和改官,都由你一个人亲自去选择,不交给各部门。"陆贽上奏皇帝,奏疏的大致意思是说:"本朝的制度:对五品以上的官员,都要通过皇帝所下的敕文任命,这是因为这些官员都是通过宰相们商量议论后,才上奏皇帝批准的。对六品以下的官员,则是通过皇帝的旨意来任命的,这是因为这些官员是通过吏部铨选人才,署位任职,上奏皇帝,皇帝只在上面画上一个'知道了',而不加可否来任命的。玄宗皇帝开元年间,起居郎、舍人、拾遗、补阙和御史等官职,还是与其他官一起由吏部选择上报的。而在此之后,宠臣专揽朝政,放弃当庭公议而扩大自己的权限,废除了公开的推举而私下对人施行恩惠,这使得宰相选官上奏任命官员的办法遍行朝廷内外,朝廷内外的官员如果不是出于宰相的意见,那么就不能到职任官。"陆贽又说:"自从推行中央各部门长官推举下属官员的办法以来,总共才推举出了十几个人,评议他们的资历和声望,既不逊色于朝中同辈官员,考察他们的德行和能力,也没有听说有什么失德和败事的情况。而很多人马上议论纷纷,飞短流长,搅扰陛下的视听。这种方法难以执行,也由此可见一斑了!请让那些进言的人指出、陈述具体情况,让他们讲清楚哪个人是接受了贿赂的,哪个人被推举是因为私下交情的,移交给主管部门,审核事情是虚是实,对推举失误的人一定要实施惩罚,而对诬陷好人的人,也要反过来治罪。为什么一定要姑息、宽恕奸邪、舞弊的人而不加审查、分辩呢?将公开的评议变成一种暗中活动,又不公布上告,揭发人的姓名,使无辜的人受到无端的怀疑,而放纵有罪的人,对待邪恶的人和正直的人一视同仁,那么人们还有什么依靠呢?另外,担任宰相职务的不过几个人,哪里能够熟悉天下所有才能的人士呢?如果让宰相来选择、任命朝廷内外的所有

官员，按理应该多方询问访查，这又是将公开的推荐变成了私下的推荐，将公开的选任贤良之才变成了暗中收罗党羽了，私下交情，裙带关系一定很多，所带来的弊端更加严重。所以，依照这种方式来任命官员，相关的人没有不受到谤议的。虽说是宰相手持任命官员大权，对各具体的人所持的标准也不一致，有的会私下送人情，也有私下询问熟悉、亲近的人，反而被亲近、熟悉的人出卖了。这种弊端的产生是不久以前的事，陛下稍加考察，便会清楚这一事情。”陆贽又说：“现在的宰相，就是以前中央各部门的长官，现在中央各部门的长官就是将来的宰相，他们只是职位、名称暂时不同而已，并不是担任各部门长官时推荐别人的情况就与担任宰相时的情况完全不同。哪有担任部门长官的时候，不能够推举一二个属下的官吏，而担任宰相职务的时候，就可以选择、任命成百上千个官员的道理呢？人们众说纷纭，其迷惑、糊涂竟到了这种地步！要说起来，职位尊贵的人要抓住事情的纲领、要害，地位卑下的人负责办理具体事务，所以君王选择辅佐自己治理天下的宰辅大臣，宰辅大臣选择各部门的长官，各部门的长官选择负责各项具体事务的佐官、僚属。要想用人一定要得当，没有比这更好的办法。要说求取人才，贵在选择范围广泛，而考核官员的品德、政绩，贵在标准精细。以前武则天皇后当政时期，想收买天下的人心，任用、提拔官员不拘泥于资历、等级，不但人们可以推荐别的有才之士，也可以向官府自我推荐才干和能力。但是，那时对官员的考核、惩罚都很严，官员的升任和降废也很迅速，所以当时的人们都认为武则天有驾驭人才的明智，以后连续几朝都依靠她选拔出来的众多人才为朝廷效力。”陆贽又说：“武则天选用人才的失误在于升任废降得太快，但能够获得有真实才干的人。而陛下慎重选择人才，但所定立的条规过于精细密繁，往往会失去任用贤能之士的机会。”皇帝于是收回以前颁布的诏令，不再实行下去。

11 癸酉，平卢节度使李纳薨，军中推其子师古知留后。

12 六月，吐蕃千余骑寇泾州，掠田军千余人而去。

13 岭南节度使奏："近日海舶珍异，多就安南市易，欲遣判官就安南收市，乞命中使一人与俱。"上欲从之。陆贽上言，以为："远国商贩，惟利是求，缓之斯来，扰之则去。广州素为众舶所凑，今忽改就安南，若非侵刻过深，则必招携失所，曾不内讼，更荡上心。况岭南、安南，莫非王土，中使、外使，悉是王臣，岂必信岭南而绝安南，重中使以轻外使。所奏望寝不行。"

14 秋，七月，甲寅朔，户部尚书判度支班宏薨。陆贽请以前湖南观察使李巽权判度支，上许之。既而复欲用司农少卿裴延龄，贽上言，以为："今之度支，准平万货，刻吝则生患，宽假则容奸。延龄诞妄小人，用之交骇物听。尸禄之责，固宜及于微臣；知人之明，亦恐伤于圣鉴。"上不从。己未，以延龄判度支事。

河南、北、江、淮、荆、襄、陈、许等四十余州大水，溺死者二万余人。陆贽请遣使赈抚，上曰："闻所损殊少，即议优恤，恐生奸欺。"贽上奏，其略曰："流俗之弊，多徇谄谀，揣所悦意则侈其言，度所恶闻则小其事，制备失所，恒病于斯。"又曰："所费者财用，所收者人心，苟不失人，何忧乏用！"上许为遣使，而曰："淮西贡赋既阙，不必遣使。"贽复上奏，以为："陛下息师含垢，宥彼渠魁，惟兹下人，所宜矜恤。昔秦、晋仇敌，穆公犹救其饥，况帝王怀柔万邦，唯德与义，宁人负我，无我负人。"八月，遣中书舍人京兆奚

陟等宣抚诸道水灾。

15 以前青州刺史李师古为平卢节度使。

16 韦皋攻维州①，获其大将论赞热。

【注释】

①维州：唐初设置，治所在薛城县（今四川理县）。

【译文】

11 十九日，平卢节度使李纳去世，军中的将士们推举他的儿子李师古处理留后事务。

12 六月，吐蕃的一千多名骑兵侵犯泾州，掳掠走了一千多名屯田军士。

13 岭南节度使上奏朝廷说："近一些时候，装载奇珍异品的海上货船，多半都开往安南，停在那里作买卖。我打算派判官去安南征收交易税钱，请陛下下令派遣宦官使者一人与判官一起去。"皇帝准备批准他的要求。陆贽上奏皇帝，他认为："远方各国商贩人员，获利是他们唯一的追求，宽待、优厚他们，那么他们就来做生意，骚扰、侵犯他们，那么他们就离开这里，到别处去。广州一向是各国商船集中的地方，现在商船突然离开，改到安南去作交易，如果不是这里官吏对他们侵害、剥夺过于厉害，那么就一定是这里的官员招引、抚慰各国商人的办法不得当，他们不首先自我反省，相反却要动摇陛下对这事项的一贯态度。更何况岭南、安南地区，都是陛下的国土，宦官使者和在安南负责交易事务的使者，全都是陛下的臣子，怎么能只相信在岭南作交易，而拒绝在安南作交易，只重视朝廷派出的宦官使者，而轻视朝廷派出的负责交易的使者呢？请陛下将岭南节度使的奏议搁置起来，不予理睬。"

14 秋，七月初一，户部尚书、负责度支事务的班宏去世。陆贽请

求皇帝让前任湖南观察使李巽暂时代理度支事务，皇帝同意了。但不久，皇帝又想任用司农少卿裴延龄主管度支事务，陆贽向皇帝上奏，他认为："现在的度支这一职务，负责制定均平天下各种货物的价格标准，如果担任这一职务的人刻薄、吝啬的话，那么就容易产生祸患，如果过于宽大、徇行私情的话，那么就容易姑息奸邪。裴延龄是一个诡诞虚妄的小人，如果任用了他，人们会产生惊骇。坐拿干薪，不负责任，本来应该算上我这个微末小臣的，要说到有知人的圣明之德的话，恐怕也会有损于陛下。"皇帝没有听他的意见。初六，皇帝任命裴延龄负责度支事务。

黄河南北地区、江东、淮水、荆、襄、陈、许一带的四十多个州都遭了大水泛滥之灾，淹死的有二万多人。陆贽为此请求皇帝派遣使者去这些地区赈济、抚慰。皇帝说："听说这一带的损失很少，如果马上就商议进行优厚的抚恤的话，恐怕会引起奸邪欺诈的事情产生。"陆贽上奏皇帝，奏疏的大致意思是："世俗的流行弊端，多半都是阿谀奉迎，揣摩上头的意思，上头喜欢的东西就夸大其辞，上头讨厌的事情就欺瞒隐藏，大事化小，朝廷防止事情发生的措施之所以不恰当，其毛病全在这里。"陆贽又说："朝廷派遣使者去赈济、抚慰水灾地区，所花费的不过是钱财，但所收获的却是百姓的拥护，如果不失去人的拥护，那怎么用得着担心缺乏用度呢？"皇帝于是答应给受灾地区派遣使者，但是却说："淮西地区既然不向朝廷缴纳赋税，那就不必给这一地区派遣赈济、抚慰的使者。"陆贽再次上奏皇帝，他认为："陛下停止用兵，宽容那些对朝廷有罪过的地方，饶恕了兴风作浪的罪魁，而对那些平民百姓，更应该怜悯抚恤。从前秦国、晋国是敌对的诸侯国，秦穆公还救济晋国的饥荒。何况帝王君临天下，招抚、怀柔万邦，所凭借的只有恩德和仁义，宁可让别人辜负我，也不能让我辜负别人。"八月，皇帝派遣担任中书舍人的京兆人奚陟等去宣抚各道遭受水灾的人们。

15 皇帝任命前青州刺史李师古担任平卢节度使。

16 西川节度使韦皋进攻维州，抓住了吐蕃军队的大将论赞热。

17 陆贽上言，以边储不赡，由措置失当，蓄敛乖宜，其略曰："所谓措置失当者，戍卒不隶于守臣，守臣不总于元帅。至有一城之将，一旅之兵，各降中使监临，皆承别诏委任。分镇亘千里之地，莫相率从；缘边列十万之师，不设谋主。每有寇至，方从中复，比蒙征发赴援，寇已获胜罢归。吐蕃之比中国，众寡不敌，工拙不侔，然而彼攻有余，我守不足。盖彼之号令由将，而我之节制在朝，彼之兵众合并而我之部分离析故也。所谓蓄敛乖宜者，陛下顷设就军、和籴之法以省运，制与人加倍之价以劝农，此令初行，人皆悦慕。而有司竞为苟且，专事纤啬，岁稔则不时敛藏，艰食则抑使收籴。遂使豪家、贪吏，反操利权，贱取于人以俟公私之乏。又有势要、近亲、羁游之士，委贱籴于军城，取高价于京邑，又多支缗纣充直。穷边寒不可衣，鬻无所售，上既无信于下，下亦以伪应之，度支物估转高，军城谷价转贵。度支以苟售滞货为功利，军城以所得加价为羡余。虽设巡院，转成囊橐。至有空申簿帐，伪指囷仓，计其数则亿万有余，考其实则百十不足。"

又曰："旧制以关中用度之多，岁运东方租米，至有斗钱运斗米之言。习闻见而不达时宜者，则曰：'国之大事，不计费损，虽知劳烦，不可废也。'习近利而不防远患者，则曰：'每至秋成之时，但令畿内和籴，既易集事，又足劝

农。'臣以两家之论，互有长短，将制国用，须权重轻。食不足而财有余，则弛于积财而务实仓廪；食有余而财不足，则缓于积食而啬用货泉。近岁关辅屡丰，公储委积，足给数年；今夏江、淮水潦，米贵加倍，人多流庸。关辅以谷贱伤农，宜加价以籴而无钱；江、淮以谷贵人困，宜减价以粜而无米。而又运彼所乏，益此所余，斯所谓习见闻而不达时宜者也。今江、淮斗米直百五十钱，运至东渭桥，僦直又约二百，米糙且陈，尤为京邑所贱。据市司月估，斗粜三十七钱。耗其九而存其一，馁彼人而伤此农，制事若斯，可谓深失矣！顷者每年自江、湖、淮、浙运米百一十万斛，至河阴留四十万斛，贮河阴仓，至陕州又留三十万斛，贮太原仓，余四十万斛输东渭桥。今河阴、太原仓见米犹有三百二十余万斛，京兆诸县斗米不过直钱七十，请令来年江、淮止运三十万斛至河阴，河阴、陕州以次运至东渭桥，其江、淮所停运米八十万斛，委转运使每斗取八十钱于水灾州县粜之，以救贫乏，计得钱六十四万缗，减僦直六十九万缗。请令户部先以二十万缗付京兆，令籴米以补渭桥仓之缺数，斗用百钱以利农人；以一百二万六千缗付边镇，使籴十万人一年之粮，余十万四千缗以充来年和籴之价。其江、淮米钱、僦直并委转运使折市绫、绢、绁、绵以输上都，偿先贷户部钱。"

九月，诏西北边贵籴以实仓储，边备浸充。

【译文】

17陆贽向皇帝上奏，认为边疆的粮食等储备不充足，是由于部署和处理不妥当，粮食储蓄和赋税征收不合时宜造成的。他的奏疏的大致意思是："所说的部署和处理不妥当，就是指戍守边疆的士兵不直接隶属于守卫边疆的将领，而守卫边疆的将领也不由元帅统领。以至形成同是一座城池的将领，同属一个编制的军队，朝廷都分别派宦官使者去监督，都接受不同诏书委任的状况。朝廷划分的守边军镇各守一地，绵延千里，但彼此互不统属；沿着边境地区布防的军队有十万人之多，但没有一个统一号令、主持谋略的主管大臣。每当有敌人侵犯的时候，才由朝廷商议对策，给军中传达命令，等到朝廷调派援军去增援的时候，入侵的敌人已经取得胜利，罢兵回去了。吐蕃与大唐相比，我众敌寡，势力根本不相匹敌，策略也是我高敌低，相差悬殊，但是，吐蕃进攻我们，总有余力，我们疲于防守，还感到力量不足。这主要是由于他们的发号施令权在领兵的将领，而我们军队的控制调度权在朝廷，他们的兵力能集合成一个整体，而我们的军队却分散在各处。所说的储蓄粮食和征收赋税不合时宜，是指陛下最近才实行的让守边的将士在驻扎地附近垦荒种田，而由当地官府就地高价收购粮食，日后供应给驻军，以节省运输费用的办法，规定收购粮食价钱加倍，以奖劝农耕，这个法令刚刚开始实行的时候，人们都很高兴、向往。但主管部门办事不力，专做些与屯田的军士和百姓斤斤计较的事情，在丰收年景，不按时收购、储藏粮食，但在粮食欠收的时候，便采取强制手段收购粮食。于是就让那些富裕家庭、贪赃枉法的官吏反而能够从中操纵，牟取暴利，粮食价钱便宜的时候，他们向人们收买、储存起来，坐等着官府和百姓缺粮时高价卖出。另外，那些有权有势的家庭、达官贵人的近亲、四处游旅的士人，用较低的价格委托边防军镇的统领们买进粮食，运往京城高价出售，又多半用葛、麻织成的劣质布匹折成粮价付给边镇。致使贫穷的边塞之地的将士们在寒冷的

时候,这些劣质布匹不能做御寒的衣服,要卖掉这些布匹,又无人来买。上边既然失信于下边,那么下边也用虚假的东西应付上边,以致度支抬高了物价,而边镇军城的粮食价钱上涨。度支以暂且能售卖陈积的劣质货物谋取利益,而军城也以收购的粮食的加价部分为盈余。虽说度支在各地设置了负责监督物价和买卖的巡院,但是形同虚设,甚至有的军镇和州县假造帐簿,谎报储备粮食的数目,统计起他们所报的数目来,过亿过万,但检查他们的实际储藏,还不到百分之十。"

陆贽又说:"因为关中地区的用度很多,以前的制度规定每年要从东部地区运送大量的粮食到关中来,但运费很贵,甚至有用一斗钱运一斗米的说法。那些习惯听信传闻而不能通晓事务,随机应变的人就会说:'这是有关国家的大事,不应当计较费用和损耗,虽然明知运粮之事劳民伤财,但也不能废止了。'那些习惯于考虑眼前利益,而不预防长远祸患的人就会说:'每到秋天要收获的时节,只让京畿地区的府县收购粮食,这样做既容易把事情办得很好,又能够奖劝农耕。'我觉得这两种人的议论,各有短处和长处,为了保障国家的用度而制定法令,一定要权衡轻重。在粮食不充足而钱财有盈余的时候,就应该暂缓积累钱财,而务必要将仓库储满粮食;在粮食充足而钱财缺乏的时候,那么就应该暂缓储积粮食,而节约用钱。近年来,关中地区粮食连年丰收,官府仓库储存了很多粮食,足够供应好几年的用度;今年夏天,江东、淮南一带大片地区普遍遭受洪涝灾害,这里的米价涨了一倍,人们流离远乡,乞讨帮工。关中地区因为谷子价钱太低而伤害了农耕的积极性,官府应该提高粮价买进粮食,但却没钱;江东、淮南地区因为粮价太贵,人们困穷不堪,官府应该降低粮价卖出粮食,但仓库却没有库存的米。朝廷反而还要他们运粮食到关中来,又徒增了关中地区的粮食储存,这就是所说的习惯于听信传闻而不能通晓事务、随机应变人的作法啊。现在江东、淮南一带一斗米价值一百五十钱,将这里的米运到

关中的东渭桥，全程的雇工花费每斗米又大约为二百钱，运来的米既粗糙，又是陈年旧米，京城的人们很看不中它。根据负责管理交易的市司每月上报的估计价格，运来的米贴价卖出去每斗大约三十七钱。米运到关中，损耗了价值的十分之九，而仅存十分之一，让江淮一带的人挨饿，而又伤害了关中地区的农耕，处理事情到了这种地步，可以说是重大失误了！以前每年从江东、两湖、淮南、两浙一带运送大米一百一十万斛，到河阴留下四十万斛，贮存在河阴仓内，到了陕州，又留下三十万斛，贮存在太原仓内，其余的四十万斛运到东渭桥。现在河阴仓、太原仓所存的米还有三百二十多万斛。京兆府的各个县每斗米不过值七十钱，请陛下下令明年江东、淮南一带只运三十万斛米到河阴仓，河阴仓和陕州的太原仓按顺序将这三十万斛米运抵东渭桥，而将江东、淮南一带停运朝廷的其余八十万斛大米，交给转运使，每斗米只收取八十钱向受水灾的州县贴钱出售粮食，以拯救贫困缺粮的平民百姓，估计此项可以收得钱六十四万缗，减去停运八十万斛米所节省下来的工钱六十九万缗。这笔钱，请陛下让户部先将二十万缗钱交给京兆府，让他们在关中地区高价买进粮食，以补充东渭桥仓库库存所缺的数额，每斗用一百钱买进来，这样让农耕的百姓得利。再将一百零二万六千缗交给各个边镇，让他们购买十万将士一年所需要的粮食。剩下的十万四千缗钱，用作来年购买粮食的款项。在江东、淮南等地出售大米所得的钱和节省下来转运大米的工钱，一并交给转运使用绫、绢、缍、绵来折算，运到首都长安来，以抵偿前面户部先借给京兆府和边镇的钱。”

九月，皇帝下诏命令西北边镇用高价买进粮食，以充实仓库，这样一来，守卫边疆军队的粮食储备渐渐充裕起来。

18 冬,十一月,壬子朔,日有食之。

19 吐蕃、云南日益相猜,每云南兵至境上,吐蕃辄亦发兵,声言相应,实为之备。辛酉,韦皋复遗云南王书,欲与共袭吐蕃,驱之云岭之外①,悉平吐蕃城堡,独与云南筑大城于境上,置戍相保,永同一家。

20 左庶子姜公辅久不迁官,诣陆贽求迁,贽密语之曰:"闻宴相屡奏拟,上不允,有怒公之言。"公辅惧,请为道士。上问其故,公辅不敢泄贽语,以闻参言为对。上怒参归怨于君;己巳,贬公辅为吉州别驾,又遣中使责参。

21 庚午,山南西道节度使严震奏败吐蕃于芳州及黑水堡②。

22 初,李纳以棣州蛤蜊有盐利,城而据之;又戍德州之南三汊城,以通田绪之路。及李师古袭位,王武俊以其年少,轻之,是月,引兵屯德、棣,将取蛤蜊及三汊城。师古遣赵镐将兵拒之。上遣中使谕止之,武俊乃还。

23 初,刘怦薨,刘济在莫州,其母弟滩在父侧,以父命召济而以军府授之。济以滩为瀛州刺史,许他日代己。既而济用其子为副大使,滩怨之,擅通表朝廷,遣兵千人防秋。济怒,发兵击滩,破之。

24 左神策大将军柏良器,募才勇之士以易贩鬻者,监军窦文场恶之。会良器妻族饮醉,寓宿宫舍。十二月,丙戌,良器坐左迁右领军。自是是宦官始专军政。

【注释】

①云岭：地名。在今云南祥云县内，山岭相连，山势高耸入云，难见其山顶，故称云岭。

②芳州：唐武德元年（公元618年）设置，治所在常芳县（今甘肃迭部县东南）。 黑水堡：地名。在今甘肃舟曲县西南，为唐代一个军事堡垒。

【译文】

18冬，十一月初一，日食。

19吐蕃与云南越来越相互猜忌、怀疑，每次云南的军队到了边境地区，吐蕃也马上调派军队来，说是与云南军队互相接应，实际上是防备云南军队。初十，西川节度使韦皋又给云南王异牟寻写了封信，信中说打算与云南王一起袭击吐蕃人，将吐蕃人赶到云岭以外的地方去，攻毁吐蕃人所有的城堡，只与云南王在边境上共同修筑一座大城池，在这里部署防卫军队，相互保护，永远相待同一家人一样。

20左庶子姜公辅很长时间不升官，他私下跑到宰相陆贽那里谋求升官，陆贽悄悄地对他说："听说窦宰相多次上奏，请皇帝批准提升你，但皇帝不答应，对你还说了些怨恨的话。"姜公辅听了以后很害怕，因而奏请皇帝准许他辞官去作道士。皇帝询问他这其中的缘故，姜公辅不敢泄露是陆贽对他说的话，而回答说是窦参告诉了这一事情的原委。皇帝对窦参将怨恨之事归咎于君王的作法大为震怒。十八日，将姜公辅贬职为吉州别驾，又派宦官使者去郴州斥责窦参。

21十九日，山南西道节度使严震上奏朝廷说在芳州和黑水堡一带打败了吐蕃人。

22当初，李纳认为棣州蛤蜊这个地方有煮盐的利益，便在此修筑城池，派兵占据了。李纳又派兵在德州的南部三汊城驻守，以保证与魏博镇田绪联络交往之路的通畅。后来，李师古继承其父李纳

平卢节度使的职位之后，王武俊因为李师古年轻，不熟悉政事，很是轻视他。于是在这个月，带领军队驻扎在德州和棣州，准备攻占蛤蟆和三汊城。李师古派遣赵镇率兵来抵御王武俊。皇帝派遣宦官使者云劝导、制止，王武俊才带兵回去了。

23 当初，节度使刘怦去世的时候，刘济正在莫州，他的同母弟弟刘滩在父亲身边，以父亲的名义召回刘济，将主持节度使军府的大权交给了他。刘济任命刘滩为瀛州刺史，许诺以后让刘滩代替自己担任节度使一职。不久，刘济任用自己的儿子做军府的副大使，刘滩为此深恨刘济，自作主张上表朝廷，派遣一千兵马去京城西边保卫秋收。刘济大为震怒，调兵攻打刘滩，打败了他。

24 左神策军的大将军柏良器，召募有才能又勇敢的人来替代军中的买卖人，监军窦文场很憎恨柏良器这种做法。正好柏良器妻子那边的亲戚喝醉了酒，寄宿在宫廷警卫值勤的禁军宿舍中，犯了大禁。十二月初五，柏良器受这一事件的牵连，降职担任右神策军的领军。从此以后，宦官又开始掌管军事大权。

九　年

1 春，正月，癸卯，初税茶。凡州、县产茶及茶山外要路，皆估其直，什税一，从盐铁使张滂之请也。滂奏："去岁水灾减税，用度不足，请税茶以足之。自明年以往，税茶之钱，令所在别贮，俟有水旱，以代民田税。"自是岁收茶税钱四十万缗，未尝以救水旱也。

滂又奏："奸人销钱为铜器以求赢，请悉禁铜器。铜山听人开采，无得私卖。"

2 二月，甲寅，以义武留后张升云为节度使。

3 初，盐州既陷，塞外无复保障，吐蕃常阻绝灵武，侵扰鄜坊。辛酉，诏发兵三万五千人城盐州，又诏泾原、山南、剑南各发兵深入吐蕃以分其势，城之二旬而毕；命盐州节度使杜彦光戍之，朔方都虞候杨朝晟戍木波堡[1]，由是灵、夏、河西获安。

4 上使人谕陆贽，以"要重之事，勿对赵憬陈论，当密封手疏以闻"；又"苗粲以父晋卿往年摄政，尝有不臣之言，诸子皆与古帝王同名，今不欲明行斥逐，兄弟亦各除外官，勿使近屯兵之地"；又"卿清慎太过，诸道馈遗，一皆拒绝，恐事情不通，如鞭靴之类，受亦无伤。"贽上奏，其略曰："昨臣所奏，惟赵憬得闻，陛下已至劳神，委曲防护。是于心膂之内，尚有形迹之拘，迹同事殊，鲜克以济。恐爽无私之德，且伤不吝之明。"又曰："爵人必于朝，刑人必于市，惟恐众之不睹，事之不彰。君上行之无愧心，兆庶听之无疑议，受赏安之无怍色，当刑居之无怨言，此圣王所以宣明典章，与天下公共者也。凡是谮诉之事，多非信实之言，利于中伤，惧于公辩。或云岁月已久，不可究寻；或云事体有妨，须为隐忍；或云恶迹未露，宜假他事为名；或云但弃其人，何必明言责辱。词皆近于情理，意实苞于矫诬，伤善售奸，莫斯为甚！若晋卿父子实有大罪，则当公议典宪；若被诬枉，岂令阴受播迁。夫听讼辨谗，必求情辨迹，情见迹著，辞服理穷，然后加刑罚焉，是以下无冤人，上无谬听。"又曰："监临受贿，盈尺有刑，至于士吏之微，尚当严禁，矧居风化之首，反可通行！贿道一开，展转滋甚，鞭

靴不已，必及金玉。目见可欲，何能自窒于心！已与交私，何能中绝其意！是以涓流不绝，溪壑成灾矣。"又曰："若有所受，有所却，则遇却者疑乎见拒而不通矣；若俱辞不受，则咸知不受者乃其常理，复何嫌阻之有乎！"

【注释】

①木波堡：军事要塞，唐贞元三年(公元787年)筑，在今甘肃环县东南木钵。

【译文】

贞元九年(癸酉，公元793年)

1 春，正月二十四日，朝廷开始征收茶叶税。对凡是出产茶叶的州、县和运茶的交通要道，都要依据产量估计价值，征收十分之一的税钱。这是皇帝依准了盐铁使张滂的奏请后决定的。张滂上奏说："去年各地遭受了水灾，减少了朝廷的税收，以致用度不充足，请求征收茶叶税来补充。从明年开始起，征收上来的茶叶税钱，让各所在地另外储存起来，等到发生水灾和旱灾的时候，用它来代交百姓田地欠收而征不上来的税钱。"从这一年开始，征收茶叶税钱四十万缗，但从来没有用它来赈救水灾和旱灾。

张滂又上奏说："奸邪之人销毁铜钱来铸造铜质器皿，以获取盈利，请朝廷下令禁止销售和使用一切铜质器皿。产铜的矿山听任人们去开采，但不能让他们私自售卖。"

2 二月初五，皇帝任命义武军留后张升云为义武军节度使。

3 当初，盐州被吐蕃人攻陷，塞外地区便没有安全保障。吐蕃人经常阻断、隔绝灵武地区与朝廷的交通之路，时时侵犯、骚扰鄜坊地区。十二月，皇帝下诏调派三万五千兵马去盐州修筑城防，又下诏命令泾原、山南、剑南各靠近吐蕃的军镇出兵攻入吐蕃管辖的境

内腹地，以分散吐蕃军队的势力，使得修筑盐州城的军队经过二十天时间就修好了城防。皇帝下令盐州节度使杜彦光率军防守盐州城，下令朔方军的都虞候杨朝晟守卫木波堡。这样一来，灵州、夏州和河西地区重新获得安宁。

4 皇帝派人去告诉宰相陆贽说，要他对"凡是重要的事情，千万不要在宰相赵憬面前陈说讨论，应当手写疏章，密封后呈送宫内。"另外，又说"苗粲因为他的父亲苗晋卿当年代理过朝廷大政，曾说过一些不符合大臣身份的狂妄之言，他的几个儿子都与古代的帝王同名字，理应惩处，现在不想公开下令贬黜苗粲，他的兄弟们也都在各地担任地方官，不要让他们这些人靠近驻扎军队的地区。"又说："你太过于清廉谨慎了，各道赠送给你的东西，你一概都拒绝接收，只怕也太不通人情世故，像马鞭、皮靴之类的东西，你接受了也不妨事。"陆贽于是上奏皇帝，这份疏章的大致意思是说："昨天我上奏的事情，只因为赵憬知道了，陛下就已经很是劳力费神，想方设法，对他加以防范。这就是陛下在亲近的心腹宰臣中，已经有了亲此疏彼的区别，外表的职责相同，但是所办的事情不一致，那么很少能成就事情。这样做只怕要有失陛下大公无私的圣德，而且还会损害陛下不吝改正过错的英明。"陆贽又说："对人封官赐爵，一定要在朝廷上举行，对人惩罚行刑，一定要在热闹的市区执行，所怕的只是好事不广为人知，坏事不广为人晓。君王毫无愧心地实行公正的赏罚，天下的士人百姓知道后，也毫无疑问和异议，接受赏赐的人心安理得，受到重刑惩处的人也不怨天尤人。这就是圣明的君王之所以要明确地向天下宣布法典政令，与天下的人共同遵行的原因啊。凡是诉说的有关以前谮逆的事情，多半都不是值得相信的诚实的言论，只能暗中伤害别人，而害怕进行公开辩论。对于这些事情，有的人说年月已经很久远了，不可能再去查询追究；有的人说这事情有伤体统，应该容忍隐瞒下去；有的人说苗晋卿的恶劣罪行并没有暴露出来，应该找别的借口来处治他的子弟，有的人

说只要屏退斥逐他的子弟们就行了，何必公开他们的罪行加以谴责羞辱呢?这些看法都似乎接近情理，但他们实际上是深藏着欺诈诬罔的祸心。伤害善良的人，让自己的诡计得逞，没有比这更厉害的方法了!如果苗晋卿父子们确实犯有大逆不道的罪行，那么就应当在公堂上按法典论处，如果他们是受诬陷遭冤枉的，怎么能让他们不明不白地受流放的惩处呢？要说审理诉讼，分辨诬陷之言，一定要依据实际情况，仔细辨别事情的真伪，如果实情明显，罪行昭彰，无话可说而又无理可辩，然后再对他们用刑法来惩处，这样下面就不会有蒙冤含屈的人，而君王也不会有误信谗言、受人欺诈之过了。"陆贽又说："各主要监督官和各部门主要长官，接受了贿赂，所收的东西折合成布，只要满了一尺就要受刑法惩处，而对于低级、卑贱的官吏，尚且对他们收受贿赂还严格禁止，何况是位居移风化俗之首要位职的宰相，怎么能反而可以接受贿赂呢?受贿之道一打开，那么就会愈演愈烈，不光是马鞭、皮靴之类的小东西，一定会送金送玉。眼见到了很想得到的东西，怎么能压抑在心中而不去想法得到它呢?已经接受了别人的私下贿赂，怎么能拒绝别人的托请，而不满足他的要求呢？如果不阻断行贿的涓涓细流，那么就会满溪成壑，泛滥成灾了。"陆贽又说："如果我接受了某些人的赠馈，又拒绝某些人的赠馈，那么遭到拒绝的人就会怀疑自己要办的事情难以办好了；如果一概加以拒绝，那么他们就知道不收受赠馈，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又怎么会对我生出阻遏事情的嫌疑来呢?"

5初，窦参恶左司郎中李巽，出为常州刺史。及参贬郴州，巽为湖南观察使。汴州节度使刘士宁遗参绢五十匹，巽奏参交结藩镇。上大怒，欲杀参，陆贽以为参罪不至死，

上乃止，既而复遣中使谓贽曰："参交结中外，其意难测，社稷事重，卿速进文书处分。"贽上言："参朝廷大臣，诛之不可无名。昔刘晏之死，罪不明白，至今众议为之愤邑，叛臣得以为辞。参贪纵之罪，天下共知；至于潜怀异图，事迹暧昧。若不推鞫，遽加重辟，骇动不细。窦参于臣无分，陛下所知，岂欲营救其人！盖惜典刑不滥。"三月，更贬参驩州司马[1]，男女皆配流。

上又命理其亲党，贽奏："罪有首从，法有重轻，参既蒙宥，亲党亦应末减；况参得罪之初，私党并已连坐，人心久定，请更不问。"从之。上又欲籍其家赀，贽曰："在法，反逆者尽没其财，赃污者止征所犯，皆须结正施刑，然后收籍。今罪法未详，陛下已存惠贷，若簿录其家，恐以财伤义。"时宦官左右恨参尤深，谤毁不已。参未至驩州，竟赐死于路。窦申杖杀，货财、奴婢悉传送京师。

6 海州团练使张升璘，升云之弟，李纳之婿也，以父大祥归于定州，尝于公座骂王武俊，武俊奏之。夏，四月，丁丑，诏削其官，遣中使杖而囚之。定州富庶，武俊常欲之，因是遣兵袭取义丰，掠安喜、无极万余口，徙之德、棣。升云闭城自守，屡遣使谢之，乃止。

上命李师古毁三汊城，师古奉诏；然常招聚亡命，有得罪于朝廷者，皆抚而用之。

7 五月，甲辰，以中书侍郎赵憬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义成节度使贾耽为右仆射，右丞卢迈守本官，并同平章事。迈，翰之族子也。憬疑陆贽恃恩，欲专大权，排己置之

门下，多称疾不豫事，由是与贽有隙。

【注释】

①驩州：唐初设置，屡有废兴，唐代治所在今越南义安省荣市。

【译文】

5 当初，宰相窦参厌恶左司郎中李巽，将他外放出朝，去担任常州刺史。后来窦参被贬职到郴州，李巽这时担任着湖南观察使。汴州节度使刘士宁送给窦参绢五十匹，李巽上奏朝廷说窦参与藩镇节帅们结交。皇帝对此大为恼怒，打算杀了窦参，陆贽认为窦参所犯罪过还不到死罪地步，皇帝这才没有杀窦参。不久，皇帝又派宫中的宦官使者对陆贽说："窦参结交朝廷内外的人，他的意图难以揣测，国家社稷的安全要紧，你赶快进呈一份处治窦参的公文来。"陆贽上奏皇帝说："窦参是朝廷的大臣，要杀他不能没有名义。从前刘晏被杀了，他的罪过不够清楚，直到今天，大家都还在为他的死愤愤不平，叛逆朝廷的臣子们也以此作借口。窦参贪婪，纵容窦申招权纳贿的罪过，是天下人都知道的。至于他心中暗藏反叛朝廷的图谋，事实含混不清。如果不详细审讯，就马上施以杀头重刑，造成的惊吓和纷扰恐怕不小。窦参与我没有什么私人交情，这陛下是知道的，我哪里是要救他的人呢？只是担心朝廷的法典政令滥用。"三月，皇帝将窦参再次贬职为驩州司马，他家的男女老幼都流放到边远地区。

皇帝又命令陆贽惩处窦参的亲信党羽，陆贽上奏皇帝说："罪行有首罪和从罪，刑律有重惩和轻处的区别，窦参既然已经蒙陛下宽恕，那么他的亲信党羽也应该从轻论处。何况窦参在刚刚判罪受惩的时候，他的亲信私党们已经一并因牵连受到惩罚，现在与他相关的人们的内心已经长久安定下来，请陛下不要再追究了。"皇帝采纳了他的建议。皇帝又想没收窦参的家庭财产，陆贽说："按照法

律规定，对反叛朝廷的人，要没收他的所有财产，对接受贿赂和贪污公家财产的人，只没收他犯罪所得部分，这都必须立案审理，施行刑罚之后，才能没收他们的财产。现在窦参的罪行和应施的惩罚都不明确，陛下对他已施恩典，加以宽大处理，如果登记造册抄收了他的家产，恐怕会因没收财产而伤害了道义。"当时皇帝身边的宦官们十分痛恨窦参，在皇帝那里不断地说窦参的坏话。窦参还没有到驩州，皇帝最终还是命令他在半路上自裁而死。窦申被军棍打死。窦参的家产和奴婢全部都传送到京城长安去了。

6 海州团练使张升璘，是易定节度使张升云的弟弟，李纳的女婿，因为父亲的两周年忌日要举行祭祀而回到了定州，曾在公开场合当众辱骂了王武俊，王武俊将这事上奏了朝廷。夏，四月二十九日，皇帝下诏令革了张升璘海州刺史的官职，派遣宫中的宦官使者对他施加杖刑，并且囚禁起来。定州是一个富裕的地方，王武俊时常想得到它，因此就派兵袭击，攻占了义丰，在安喜、无极抢掠一万多人，将他们迁移到德州和棣州。张升云关闭城门，防守自卫，多次派遣使者去向王武俊谢罪，王武俊才停兵息战。

皇帝命令李师古拆毁三汊城，李师古执行了皇帝的命令。但是，李师古经常招集一些逃亡的人，其中有的人还是对朝廷犯有罪行的，李师古都招抚、任用他们。

7 五月二十七日，皇帝任命中书侍郎赵憬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任命义成军节度使贾耽为右仆射，右丞卢迈担任原职，一并担任同平章事。卢迈是卢翰的族侄。赵憬怀疑陆贽凭仗皇帝的特别恩宠，想独揽朝廷的大权，排挤自己，而将自己安排在门下侍郎的位置上，于是经常称有病，不干预政事。自此以后，开始与陆贽有矛盾。

8陆贽上奏论备边六失，以为："措置乖方，课责亏度，财匮于兵众，力分于将多，怨生于不均，机失于遥制。

"关东戍卒，不习土风，身苦边荒，心畏戎虏。国家资奉若骄子，姑息如倩人①。屈指计归，张颐待哺；或利王师之败，乘扰攘而东溃；或拔弃城镇，摇远近之心。岂惟无益，实亦有损。复有犯刑谪徙者，既是无良之类，且加怀土之情，思乱幸灾，又甚戍卒。可谓措置乖方矣。

"自顷权移于下，柄失于朝，将之号令既鲜克行之于军，国之典常又不能施之于将，务相遵养，苟度岁时。欲赏一有功，翻虑无功者反仄；欲罚一有罪，复虑同恶者忧虞。罪以隐忍而不彰，功以嫌疑而不赏，姑息之道，乃至于斯。故使忘身效节者获诮于等夷，率众先登者取怨于士卒，偾军蹙国者不怀于愧畏，缓救失期者自以为智能。此义士所以痛心，勇夫所以解体。可谓课责亏度矣。

"虏每入寇，将帅递相推倚，无敢谁何，虚张贼势上闻，则曰兵少不敌。朝廷莫之省察，唯务征发益师，无裨备御之功，重增供亿之弊。闾井日耗，征求日繁，以编户倾家、破产之资，兼有司榷盐、税酒之利，总其所入，岁以事边。可谓财匮于兵众矣。

"吐蕃举国胜兵之徒，才当中国十数大郡而已，动则中国惧其众而不敢抗，静则中国惮其强而不敢侵，厥理何哉？良以中国之节制多门，蕃丑之统帅专一故也。夫统帅专一，则人心不分，号令不贰，进退可齐，疾徐如意，机会靡愆，气势自壮。斯乃以少为众，以弱为强者也。开元、天

宝之间，控御西北两蕃[2]，唯朔方、河西、陇右三节度。中兴以来，未遑外讨，抗两蕃者亦朔方、泾原、陇右、河东四节度而已。自顷分朔方之地，建牙拥节者凡三使焉，其余军镇，数且四十，皆承特诏委寄，各降中贵监临，人得抗衡，莫相禀属。每俟边书告急，方令计会用兵，既无军法下临，惟以客礼相待。夫兵，以气势为用者也；气聚则盛，散则消；势合则威，析则弱。今之边备，势弱气消，可谓力分于将多矣。

“理戎之要，在于练核优劣之科以为衣食等级之制，使能者企及，否者息心，虽有厚薄之殊而无觖望之衅。今穷边之地，长镇之兵，皆百战伤夷之余，终年勤苦之剧，然衣粮所给，唯止当身，例为妻子所分，常有冻馁之色。而关东戍卒，怯于应敌，懈于服劳，衣粮所颁，厚逾数等。又有素非禁旅，本是边军，将校诡为媚词，因请遥隶神策，不离旧所，唯改旧名，其于廪赐之饶，遂有三倍之益。夫事业未异而给养有殊，苟未忘怀，孰能无愠！可谓怨生于不均矣。

“凡欲选任将帅，必先考察行能，可者遣之，不可者退之，疑者不使，使者不疑，故将在军，君命有所不受。自顷边军去就，裁断多出宸衷，选置戎臣，先求易制，多其部以分其力，轻其任以弱其心，遂令爽于军情亦听命，乖于事宜亦听命。戎虏驰突，迅如风飚，驺书上闻[3]，旬月方报。守土者以兵寡不敢抗敌，分镇者以无诏不肯出师，贼既纵掠退归，此乃陈功告捷。其败丧则减百而为一，其捃获则张百而成千。将帅既幸于总制在朝，不忧罪累，陛下又以为

大权由己,不究事情。可谓机失于遥制矣。

"臣愚谓宜罢诸道将士防秋之制,令本道但供衣粮,募戍卒愿留及蕃、汉子弟以给之。又多开屯田,官为收籴,寇至则人自为战,时至则家自力农,与夫倏来忽往者,岂可同等而论哉!又宜择文武能臣为陇右、朔方、河东三元帅,分统缘边诸节度使,有非要者,随所便近而并之。然后减奸滥虚浮之费以丰财,定衣粮等级之制以和众,弘委任之道以宣其用,悬赏罚之典以考其成。如是,则戎狄威怀,疆场宁谧矣!"上虽不能尽从,心甚重之。

【注释】

①倩(qìng 庆):女婿。

②两蕃:这里指西边的吐蕃和北边的回鹘。

③馹(rì 日):古代用于驿传的专用车。

【译文】

8陆贽向皇帝上奏,概论边疆防备体制的六大失误,他认为:"边疆防备部署不当,考核赏罚没有法度,财税全被军队耗尽,将领众多、分散了兵力,待遇不均而使士卒心怀怨恨,朝廷遥控兵权而致使战机丧失。

"关东地区的士兵到京城西北一带守卫边疆,不服当地的水土,身受边塞之地天寒地冻、缺衣少食之苦,内心却畏惧外族胡人的侵入。国家拿出大量钱财供养他们,就像家长对待娇生惯养的儿子一样;姑息、宽容他们,就像岳父对待女婿一样。而他们每天却屈指计算着回家的日期,张嘴等待别人给他喂食。他们或者利用朝廷军队打了败仗的机会,乘着混乱之机向东边故乡方向溃逃;或者抛弃镇守的城池、市镇,动摇远近各地的人心。调遣这些将士去西边

守卫边疆，不但无益，反而有害。还有一些触犯刑法被贬谪、流放的人，本来就不是什么善良之人，加上他们怀念故乡的情绪，他们希望发生变乱，幸灾乐祸，这又比守卫边疆的士兵就更厉害了。这可以说是边疆防备部署不当了。

“近年来权力逐渐转移到了下面，朝廷也失去了威权，将帅的命令很难在军队中执行下去，国家的法令也时常不能在将帅身上施行，彼此都在姑息养奸，苟且偷安地混日子。要想奖赏一个有功的人员，反而会顾虑到那些无动的人员心怀异志；想惩罚一个有罪的官员，却又担心与他犯有同样罪过的官员会忧虑不安。有人犯罪，因为有人隐瞒、压制而使罪行没有张扬出来，有人立功，因为有顾虑、疑惑而使功劳得不到奖赏。姑息养奸，竟到了如此地步。所以使得舍身忘死、竭诚尽忠的人受到同辈们受到嘲笑讥讽，身先士卒，带人攻克敌人堡垒的战将受到士兵们的怨恨，而丧师失地、对国家有罪的将领居然毫无羞愧、恐惧之感，故意拖延、赴援误期的将领反而以为自己明智能干。这就是忠贞的道义之士所以痛心疾首，勇敢的战将所以涣散斗志的原因。这可以说考核、奖赏和惩罚没有法度了。

“异族每次侵犯边疆，将帅们便彼此推委，互相扯皮，没有人敢对敌人怎么样，于是就夸大敌人的势力上报朝廷，说什么兵力太少，不能够抵挡。朝廷对这种奏报也不仔细推敲、调察实情，只是一味地调派军队去增加兵力，这样做不但对加强边疆防卫无益，反而会加重军需物品供应增大的弊端。以致千村庄百姓的资财日益消耗，官府的征税和索求日益繁多，用搜刮来的平民百姓倾家荡产上交的钱财，加上主管部门征收盐、酒专卖的税钱，将这两项收入合在一起，每年都全花在守卫边疆的将士们身上。可以说全国的财税都被军队消耗尽了。

“在整个吐蕃国内，能够手拿兵器出征的人，才不过相当于大唐十几个大郡的军队的总数。但是他们一出动，我们大唐就害怕他

们人马众多，而不敢出军抵抗，他们平时不出兵来侵犯我们的时候，我们大唐又害怕他们强大，而不敢出兵进攻他们，这究竟是什么道理呢？这实在是由于我们大唐的军队要受多个部门的控制、指挥，而吐蕃的军队却统帅在一个人手中的缘故。要说由一个人统帅军队，那么人心就不会分散，而且号令统一，军队进攻、撤退都能够整齐划一，出击敌人速度的快慢都能按统帅的意图办事，这样就不会错失战机，军队的气势就自然很雄壮了。这就是变少为多，变弱为强的缘由啊。开元、天宝年间，朝廷控制、防御西北地区吐蕃、突厥两族胡人，只有朔方、河西、陇右三个节镇的军队。自从国家中兴以来，朝廷还来不及对外讨伐，抗御吐蕃、回纥两族胡人的也是朔方、泾原、陇右、河东四个节镇的军队。自从近年来朝廷将朔方镇统辖的区域划分成几块，建立军府、拥有旌节的就共有三个节度使了，其他地区的军镇数将近四十个，军中主帅都是接受特别诏旨委任的，陛下又各派宫中亲信宦官前去监督，他们能够同军中主帅地位平等，互不统属。每当边疆告急文书送到，朝廷才下令让他们相互商量如何采取军事行动，即然朝廷没有军法明令谁主谁从，那么他们也只能以宾客之礼相互对待。要说采取军事行动，全凭气势。士气凝聚，那么军势就旺盛；士气散漫，那么军势就衰疲。军势会合，那么军力就威猛；军势分离，那么军力就软弱。现在朝廷的边疆防卫力量，可以说是将领众多，分散、消弱了兵力。

“治理军队的关键，在于严格考核将士平时训练的优劣等级，然后以此为依据制订相应的衣食待遇等级，使得能干的将士企望达到最高水准，而没什么能力的将士不会有非份的想法，虽然将士的待遇有丰厚、菲薄的区别，但不会因怨恨不满产生事端。现在的穷困的边塞地区，长期驻守的将士，都是身经百战，伤痕累累的人，整年经受着劳苦和艰辛，但所得到的衣服和粮食，仅能满足本人需要，这些东西通常要被他们家中的妻儿老小分去一部分，所以他们经常受寒挨饿。而在关东地区守卫的士兵，害怕与敌人对阵，懒于

担承辛苦的劳作，但朝廷供给他们的衣服和粮食，比戍守边疆的士兵高出几等。又有一些一向不属于禁军，本是边疆的防卫军队，因他们将领们诡诈地向上面说些奉迎的话，乘机请求将本支兵马遥遥隶属于神策军，尽管没有离开以前驻守的旧地，只是改掉了过去的名称，而得到了朝廷发给的丰厚衣食，收到了是过去三倍的好处。所承担的事情没有变化，但是发给的衣食却大有区别，假如他们没有忘记从前待遇菲薄的困苦，那谁又能不对这待遇不公感到愤怒呢？可以说怨恨、不满产生于待遇不均。

“凡是要选拔、任用军队的将帅，一定要首先考察他们的品行和能力，对合适的人就派去任职，对不合格的人便摒弃不用，对他的忠诚有怀疑，就不要任用，对任用的人，就不要怀疑他的忠诚，所以前人说将军率领军队在外打仗，君王的命令也不一定完全接受。近年来，对镇守边疆将领的任用和更换，大多数都取决于陛下的心意，选派、安置军事将领的意图，首先所要看的条件就是他要容易控制，然后将军队分成许多个部分，借此削弱将帅的权势，降低他们的职任，以削弱他们的野心，这样一来，对一些不符合实际战情的朝廷命令，他们得服从，对违背灵活处置事情的朝廷命令，他们也得服从。胡人异族的兵马突然来袭，迅捷得暴风刮过一样，边镇用驿车向朝廷传送军情，十天半月才到达朝廷。守卫边镇的将领因为兵力弱小，不敢出营抗击敌人，附近分镇戍守的将帅，因为没有朝廷的诏命，不肯出兵援救，等到敌人已经大事抢掠，退回去以后，他们这边却又向朝廷报捷邀功。如果战败丧失军队和土地，上报时，将一百缩减为一，如果战胜了，有所俘获，上报时，却将一百夸张成一千。将帅们私下庆幸指挥、调度军队的大权在朝廷，不必担忧战败会受到惩罚，陛下又因为大权操在自己手中，也就不好对将帅们深究下去。这可以说是朝廷遥控兵权而致使战机丧失的原因。

“依我愚昧的看法，应该废除各道将士去京城西边保护秋收的制度，而下令各道只供应衣服和粮食，招募自愿守卫边疆的留下来

的戍卫士兵以及胡族、汉族人的子弟，供给他们衣服和粮食。同时又让他们大量开荒垦田，耕种粮食，官府替他们收购。异族入侵的时候，人人就起来抗击敌人。农忙季节到了，就在家里努力耕种田地，采用这种形式防备边疆的作用，哪是那种忽来忽去、不断调防的士兵们所能相提并论的呢？另外，最好选择通文习武的能干大臣分别担任陇右、朔方、河东三地的元帅，各自统领周围边镇的各节度使，对不重要的边镇，就近合并在其他军镇之中。然后减少那些不正当的和不必要的费用，以充裕朝廷的财用，制订发给衣服、粮食的等级制度，以协调军中将士的关系，扩大朝廷信用将帅的原则，以表明对他们的重用，明确公布奖赏和惩罚的标准，用以考核他们的成绩。这样一来，胡人异族就会畏惧朝廷的威势，有归附之意，那么边疆就会安宁无事了。"皇帝虽然不能完全采纳陆贽的建议，但内心却对他十分推重。

9 韦皋遣大将董勔等将兵出西山，破吐蕃之众，拔堡栅五十余。

10 丙午，门下侍郎、同平章事董晋罢为礼部尚书。

11 云南王异牟寻遣使者三辈，一出戎州[1]，一出黔州，一出安南，各赍生金、丹砂诣韦皋，金以示坚，丹砂以示赤心，三分皋所与书为信，皆达成都。异牟寻上表请弃吐蕃归唐，并遗皋帛书，自称唐云南王孙、吐蕃赞普义弟日东王。皋遣其使者诣长安，并上表贺。上赐异牟寻诏书，令皋遣使慰抚之。

12 贾耽、陆贽、赵憬、卢迈为相，百官白事，更让不言。

秋，七月，奏请依至德故事，宰相迭秉笔以处政事，旬日一易；诏从之。其后日一易之。

13 剑南、西山诸羌女王汤立志[2]、哥邻王董卧庭、白狗王罗陀忽、弱水王董辟和、南水王薛莫庭、悉董王汤悉赞、清远王苏唐磨、咄霸王董邈蓬及逋租王，先皆役属吐蕃，至是各帅众内附。韦皋处之于维、保、霸州，给以耕牛种粮。立志、陀忽、辟和入朝，皆拜官，厚赐而遣之。

14 癸卯，户部侍郎裴延龄奏："自判度支以来，检责诸州欠负钱八百余万缗，收诸州抽贯钱三百万缗，呈样物三十余万缗，请别置欠负耗剩季库以掌之，染练物则别置月库以掌之。"诏从之。欠负皆贫人无可偿，徒存其数者，抽贯钱给用随尽，呈样、染练皆左藏正物。延龄徙置别库，虚张名数以惑上。上信之，以为能富国而宠之，于实无所增也，虚费吏人簿书而已。

京城西污湿地生芦苇数亩，延龄奏称长安、咸阳有陂泽数百顷，可牧厩马。上使有司阅视，无之，亦不罪也。

左补阙权德舆上奏，以为："延龄取常赋支用未尽者充羡余以为己功。县官先所市物，再给其直，用充别贮。边军自今春以来并不支粮。陛下必以延龄孤贞独立，时人丑正流言，何不遣信臣复视，究其本末，明行赏罚。今群情众口喧于朝市，岂京城士庶皆为朋党邪！陛下亦宜稍回圣虑而察之。"上不从。

【注释】

①戎州:南朝梁设置,治所和名称后屡改,唐德宗时治所在今四川宜宾市。

②羌女王:即女王羌,是古族羌的一个别种,分布在四川青海一带,因危髻金冠,身披璎珞,所以又称为"菩萨蛮"。

【译文】

9 西川节度使韦皋派遣大将董勔等人率兵进军西山地区,打败了吐蕃的军队,攻下了堡垒、营栅五十多座。

10 二十九日,门下侍郎、同平章事董晋被罢免宰相职务,降任礼部尚书。

11 云南王异牟寻派遣三批使者,一路走戎州,一路走黔州,一路走安南,各自都带着金矿石和丹砂到韦皋那里去,用金矿石表示归顺朝廷的意志坚决,用丹砂表示归顺朝廷的一片红心,又将韦皋写给他的信分割成三段,交给使者以作为凭证,这三批使者都到达了成都。异牟寻上表朝廷,请求与吐蕃断绝一切关系,归顺唐朝,同时还用帛给韦皋写了封信,自称是大唐云南王孙、吐蕃赞普的义弟日东王。韦皋打发人把云南王派来的使者送到京城长安去,并且上表朝廷,表示祝贺。皇帝给异牟寻颁赐诏书,并且下令韦皋派使者去云南慰问、招抚。

12 贾耽、陆贽、赵憬、卢迈四人担任宰相职务,朝廷文武百官上报事情,他们相互推委,不发表意见。秋,七月,他们上奏皇帝请求依照至德年间的旧例,宰相轮流执笔审批、处理政治事务,每隔十天换班一次,皇帝下诏批准了。后来又改成每天轮换一人。

13 居住在剑南、西山一带的羌女王汤立志、哥邻王董卧庭、白狗王罗陀忽、弱水王董辟和、南水王薛莫庭、悉董王汤悉赞,清远王苏唐磨、咄霸王董邈蓬以及逋租王等各个部落,早先都臣属吐蕃,受吐蕃的驱使,到这时候各自率领自己的部众归顺唐朝。韦皋将他们

安置在维州、保州、霸州，给他们提供耕牛和粮种。汤立志、罗陀忽、董辟和进京入朝，朝廷都封给他们官职，对他们赏赐十分优厚，打发回去了。

14 二十七日，户部侍郎裴延龄上奏皇帝说："自从我负责度支事务以来，检查追收各州拖欠上缴给朝廷的钱八百多万缗，收取了各州留下的抽贯钱三百万缗，以及各州呈献给陛下的贡品三十多万缗，请另设季库，储存、管理所收各州拖欠的钱和损耗后剩下的钱，将着色点染的绢织品另放在月库中储存、管理。"皇帝下诏批准他的建议。拖欠上缴朝廷的钱，都是穷人无力上缴的，只是一些数字记在帐上而已，抽贯钱随收随用，都开支光了，而上贡的贡品、染色的绢织物本来都是皇宫左藏中要收藏的财物。裴延龄将这些东西转移到别的仓库中储放，不过是虚设名目，夸张数字来蒙骗皇帝罢了。皇帝相信裴延龄，认为他能使国家富裕起来，因而宠信他，但是实际上没有增加任何收入，只是烦劳官吏们去记一个空帐罢了。

京城长安的西边有一片低洼污秽的湿地，里面生长了几亩田的芦苇，裴延龄于是上奏皇帝说长安城、咸阳城附近有数百顷沼泽地，可以放牧养马。皇帝派有关部门的官吏去视察，这里根本就没有这种地方，但是皇帝并没有治他谎奏之罪。

担任左补阙官的权德舆上奏皇帝，他认为："裴延龄将正常征收的赋税没有用完的部分，拿来充当盈余，作为自己的功劳。他下令官员先购买物品，再付给买东西的钱，以此充当所谓盈余的物品另外储存起来。自从今年春天以来，并没给守卫边疆的军队支付口粮。陛下一定以为裴延龄是独具忠心、出类拔萃的能干大员，但眼下，无论是奸恶不良之辈，还是正直善良的人，都对他满怀怨言。陛下何必不派遣一个值得信任的忠正之臣去核实检查，考察事情的前后经过，公开实行奖赏和惩罚。现在群情激愤，在朝廷、闹市对他议论纷纷，难道是京城内的官吏和百姓都结成朋党了吗？陛下也应该稍微改变一下对他的宠信，好好审查一下他了。"皇帝没有采纳

权德舆的主张。

15 八月，庚戌，太尉、中书令、西平忠武王李晟薨。

16 冬，十月，甲子，韦皋遣其节度巡官崔佐时赍诏书诣云南并自为帛书答之。

17 十一月，乙酉，上祀圜丘，赦天下。

18 刘士宁既为宣武节度使，诸将多不服。士宁淫乱残忍，出畋辄数日不返，军中苦之。都知兵马使李万荣得众心，士宁疑之，夺其兵权，令摄汴州事。十二月，乙卯，士宁率众二万畋于外野；万荣晨入使府，召所留亲兵千余人，诈之曰："敕征大夫入朝，以吾掌留务，汝辈人赐钱三十缗。"众皆拜。又谕外营奚，皆听命。乃分兵闭城门，使驰白士宁曰："敕征大夫，宜速即路，少或迁延，当传首以献。"士宁知众不为用，以五百骑逃归京师，比至东都，所余仆妾而已。至京师，敕归第行丧，禁其出入。

淮西节度使吴少诚闻变，发兵屯郾城，遣使问故，且请战。万荣以言戏之，少诚惭而退。

上闻万荣逐士宁，使问陆贽，贽上奏，以为今军州已定，宜且遣朝臣宣劳，徐察事情，冀免差失，其略曰："今士宁见逐，虽是众情，万荣典军，且非朝旨。此安危强弱之机也，愿陛下审之慎之。"上复使谓贽："若更淹迟，恐于事非便。今议除一亲王充节度使，且令万荣知留后，其制即从内出。"贽复上奏，其略曰："臣虽服戎角力谅匪克堪，而经

武伐谋或有所见。夫制置之安危由势，付授之济否由才。势如器焉，惟在所置，置之夷地则平；才如负焉，唯在所授，授逾其力则踣。万荣今所陈奏，颇涉张皇，但露徼求之情，殊无退让之礼，据兹鄙躁，殊异循良。又闻本是滑人，偏厚当州将士，与之相得，才止三千，诸营之兵已甚怀怨。据此颇僻，亦非将材，若得志骄盈，不悖则败，悖则犯上，败则偾军。"又曰："苟邀则不顺，苟允则不诚，君臣之间，势必嫌阻。与其图之于滋蔓，不若绝之于萌芽。"又曰："为国之道，以义训人，将教事君，先令顺长。"又曰："方镇之臣，事多专制，欲加之罪，谁则无辞！若使倾夺之徒便得代居其任，利之所在，人各有心，此源潜滋，祸必难救。非独长乱之道，亦关谋逆之端。"又曰："昨逐士宁，起于仓卒，诸郡守将固非连谋，一城师人亦未协志。各计度于成败之势，回遑于顺逆之名，安肯捐躯与之同恶？"又曰："陛下但选文武群臣一人命为节度，仍降优诏，慰劳本军。奖万荣以抚定之功，别加宠任，褒将士以辑睦之义，厚赐资装，揆其大情，理必宁息。万荣纵欲跋扈，势何能为！"又曰："倘后事有愆素，臣请受败桡之罪。"上不从。壬戌，以通王谌为宣武节度大使，以万荣为留后。

19 丁卯，纳故驸马都尉郭暧女为广陵王淳妃。淳，太子之长子。妃母，即升平公主也。

【译文】

15 八月初四，太尉、中书令、西平忠武王李晟去世。

16 冬,十月十八日,韦皋派遣他的节度巡官崔佐时将皇帝的诏书送到云南去,韦皋自己也用帛写了一封回信给云南王异牟寻。

17 十一月初十,皇帝在圜丘祭天,下令大赦天下。

18 刘士宁担任宣武军节度使以后,他部下的将领很多人在内心里都不服从他。刘士宁淫乱放纵,生性残忍,他出城去打猎,动不动一连几天都不回城,军中的将士困苦不堪。宣武军的都知兵马使李万荣深得将士们的拥戴,刘士宁很猜忌他,剥夺了他带兵的权力,让他去代理汴州事务。十二月初十,刘士宁率领二万将士到离城很远的地方去打猎。李万荣早晨乘机进入节度使的军府内,召集刘士宁留下来的亲信卫兵一千多人,欺骗他们说:"皇上下敕令征召刘大夫进京入朝,让我掌管留后事务,还赏赐给你们每人三十缗钱。"大家都向他拜谢,表示服从。李万荣又劝导外营中的士兵,他们都服从李万荣的命令。李万荣这才调派兵力,关闭、防守城门,又派使者骑马跑去对刘士宁说:"皇帝下敕令征召大夫,大夫应该马上上路,如果稍微有点拖延的话,我就要将大夫头颅传送到京城了。"刘士宁知道部众不服从自己的命令,带着五百名骑兵逃向京城长安,等到达东都洛阳时,刘士宁身边仅剩下仆人和姬妾了。他到了京城长安,皇帝下令让他回自家的住宅为父亲刘玄佐行孝守丧,禁止他随便出入自家的院门。

淮西节度使吴少诚听说宣武军的内变消息后,调动兵马驻扎在郾城县,派遣使者去质问李万荣驱逐刘士宁的缘由,并且向李万荣挑战。李万荣对使者说了通嘲讽戏弄吴少诚的话,吴少诚心怀惭愧地撤退走了。

皇帝得知李万荣驱逐刘士宁的消息后,就派人去询问陆贽如何处理这件事,陆贽上奏皇帝,认为现在宣武军和所属各州已经安定下来,最好是暂时派遣朝廷大臣去宣布诏旨,安抚、慰问,慢慢地观察事态的发展,这样可望避免任何差错,这篇奏疏的大致意思是说:"现在刘士宁被驱逐,虽然是出自大家的心愿,但是李万荣掌管

军事大权，也并不是朝廷下令委任的。这是牵涉国家安危强弱的关键时机，希望陛下处理这事时，反复思考，慎重从事。”皇帝又派使者对陆贽说：“如果再拖延迟疑下去，恐怕对事情不利。现在商议任命一个亲王去担任节度使，暂时让李万荣掌管留后事务，这份委任文书马上就要从宫中下发了。”陆贽再次上奏皇帝，他的奏疏的大致意思是说：“我虽然不能胜任披挂上阵与敌人角力斗勇的事情，但是筹划军事谋略，也许还有一些见解。要说起来，能够左右国家安危的，全在于形势的发展和对形势的运用，把官职交给某人，事情是否成功，全在所任用者的才能。形势就像一件器物，关键在于放在什么地方，如果放在平坦的地方就会四平八稳。人的才能就好像是背东西，关键在于给他多少重量，给他的重量超过了他所能承受的压力，就会摔倒在地。李万荣现在上奏朝廷的表章，其内容很是猖狂，只露出要求朝廷任命他的节度使的态度，绝对没有谦逊退让的臣属礼节，根据他这种鄙陋急躁的行为看来，实在是与善良的顺臣大有区别。又听说他是滑州人，对本州的将士特别偏爱、厚待。与他关系相处得很好的将士，总共才只有三千人，而各个军营的士兵对他已经极为不满。根据他这种厚此薄彼的做法来看，李万荣也不是什么做将领的人才。如果他如愿以偿，就会骄横自得，不是做出悖逆的事情，就会出战自取失败。做出悖逆的事，就会犯上作乱，出战失败，就会损失朝廷的军队。”陆贽又说：“非份地要求上面任命自己的官职，那就是不顺从，答应了下面不该答应的要求，那就是不诚实。这种情况产生在君王和大臣之间，势必会相互猜疑而产生隔阂。与其在相互猜疑滋长蔓延开来以后采取对策，不如在这种状况还处在萌芽阶段时就将它铲除。”陆贽又说：“治理天下的正确原则在于以正义训导天下士人，而要教导人们尊事君王，那么得先让人们敬顺尊长。”陆贽又说：“掌握一镇军事大权的节度使，处理事情大多独断专行，如果想治他们的罪，在谁的身上找不到借口呢？假如让那种通过倾覆、侵夺上司权力的人，能够顺利地取代上

司，担任上司曾担任的职务，那么这是一种有利可图的方式，人们就都会各怀此心此意，这种念心一旦暗中滋长起来，所引起的祸患一定难以挽救。这不仅只是助长了作乱的做法，而且更会促成谋反叛逆的产生。"陆贽又说："才发生的宣武军将士驱逐刘士宁的事件，是仓猝出现的，各个州县的守卫将领们本来就没有一同策划，汴州城内的军队也未必与李万荣同心协力。他们各自在思考、揣度着是成是败的各种可能的发展势态，彷徨徘徊在叛逆作乱和顺从朝廷之间，在这种情况下，谁肯不要身家性命，与李万荣一起背叛朝廷呢？"陆贽又说："陛下只要从朝廷的文武群臣中选择一个人，任命他担任宣武军节度使，再下一道优待将士的诏令，慰劳、安抚宣武军的将士。奖赏李万荣安抚、稳定本军的功劳，对他另加恩宠和委任，表扬宣武军将士能团结、和谐，赏赐给他们优厚的物资装备。这样一来，估计宣武军的大致情况，按理说是一定会安宁、稳定的。李万荣即便是想骄横跋扈，在这种情况下，又怎么能作得到呢？"陆贽又说："假若以后势态的发展出现了我未曾预料的差错，我愿承受一切失败的罪过。"皇帝不采纳他的建议。十七日，皇帝任命通王李谌为宣武军节度大使，任命李万荣担任留后职务。

19 二十二日，皇帝为广陵王李淳聘娶已故驸马都尉郭暧的女儿为妃子。李淳是皇太子的长子。广陵王妃的母亲就是升平公主。

十　年

1 春，正月，剑南、西山羌、蛮二万余户来降；诏加韦皋押近界羌、蛮及西山八国使。

2 崔佐时至云南所都羊苴咩城，吐蕃使者数百人先在其国，云南王异牟寻尚不欲吐蕃知之，令佐时衣牂柯服而

入。佐时不可，曰："我大唐使者，岂得衣小夷之服！"异牟寻不得已，夜迎之。佐时大宣诏书，异牟寻恐惧，顾左右失色；业已归唐，乃歔欷流涕，俯伏受诏。郑回密见佐时教之，故佐时尽得其情，因劝异牟寻悉斩吐蕃使者，去吐蕃所立之号，献其金印，复南诏旧名；异牟寻皆从之。仍刻金契以献。异牟寻帅其子寻梦凑等与佐时盟于点苍山神祠。

先是，吐蕃与回鹘争北庭，大战，死伤甚众，征兵万人于云南。异牟寻辞以国小，请发三千人，吐蕃少之；益至五千，乃许之。异牟寻遣五千人前行，自将数万人踵其后，昼夜兼行，袭击吐蕃，战于神川，大破之，取铁桥等十六城[1]，虏其五王，降其众十余万。戊戌，遣使来献捷。

3 瀛州刺史刘濆为兄济所逼，请西扞陇坻，遂将部兵千五百人、男女万余口诣京师，号令严整，在道无一人敢取人鸡犬者。上嘉之，二月，丙午，以为秦州刺史、陇右经略军使，理普润[2]。军中不击柝，不设音乐。士卒有病者，濆亲视之，死者哭之。

4 乙丑，义成节度使李融薨。丁卯，以华州刺史李复为义成节度使。复，齐物之子也。复辟河南尉洛阳卢坦为判官。监军薛盈珍数侵军政，坦每据理以据之。盈珍常曰："卢侍御所言公，我固不违也。"

5 横海节度使程怀直入朝，厚赐遣归。

6 夏，四月，庚午，宣武军乱，留后李万荣讨平之。先是，宣武亲兵三百人素骄横，万荣恶之，遣诣京西防秋；亲兵怨之。大将韩惟清、张彦琳诱亲兵作乱，攻万荣；万荣击破

之。亲兵掠而溃，多奔宋州，宋州刺史刘逸准厚抚之。惟清奔郑州，彦琳奔东都。万荣悉诛乱者妻子数千人。有军士数人呼于市曰："今夕兵大至，城当破。"万荣收斩之，奏称刘士宁所为。五月，庚子，徙士宁于郴州。

7 钦州蛮酋黄少卿反，围州城，邕管经略使孙公器奏请发岭南兵救之③；上不许，遣中使谕解之。

【注释】

①铁桥：即铁桥城，唐代时属吐蕃统辖，是其东部十六城之一，在今云南丽江纳西族自治县西北塔城关。

②普润：县名。隋代设置，治所在今陕西麟游县万家城。

③邕管经略使：唐代中期设置的一个比道略低的军事机构，经略使为其长官，管理邕州、贵州、党州、横州等地，在今广西南宁一带。

【译文】

贞元十年(甲戌，公元794年)

1 春，正月，剑南、西山一带的羌族和蛮族部落民二万多户归降唐朝。皇帝下诏加封西川节度使韦皋为负责管理靠近边界的羌族、蛮族以及西山一带部落事务的八国使。

2 崔佐时来到云南的都城羊苴咩城，吐蕃派到云南来的使者几百人在崔佐时来之前已经到达这里，云南王异牟寻还不想让吐蕃人知道崔佐时来了，让崔佐时穿牂柯部落的服装进入羊苴咩城。崔佐时不同意，他说："我是大唐王朝派来的使者，怎么能穿你们蛮夷小国的服装呢？"异牟寻迫不得已，在夜晚出来迎接崔佐时。崔佐时大声宣读朝廷的诏书，异牟寻十分害怕，张望着前后左右的人，脸色都吓变了。但他已经归顺了大唐朝廷，只得抽抽泣泣地流着眼泪，跪伏在地上接受朝廷的诏书。云南的国相郑回暗中去见崔佐

时，告诉他应该如何办，所以崔佐时对云南王的情况知道得非常清楚，于是他就劝说异牟寻将吐蕃派来的使者全部杀掉，废除吐蕃给他的封号，献出吐蕃人给他的金印，恢复南诏的旧名称，对这些要求，异牟寻都接受了。还镌刻金质的契约进献给朝廷。异牟寻带着他的儿子寻梦凑等人与崔佐时在点苍山的神庙中订立盟约。

在这之前，吐蕃人与回鹘人争夺北庭地区，双方发生大规模的激烈战斗，吐蕃的兵马死伤很多，于是向云南征调兵员一万。异牟寻以自己国小人少，请求只派三千兵马，吐蕃人嫌少。云南增加兵马到五千人，吐蕃人才答应了。异牟寻派遣五千兵马在前面出发，亲自率领几万兵马跟随在后面，日夜兼程赶路，去突然袭击吐蕃人，与吐蕃人在神川一带交战，将吐蕃军队打得大败，攻占了铁桥等十六座城池，俘虏了吐蕃的五位王公，招降了他们十几万部众。二十四日，云南王异牟寻派遣使者到朝廷传送捷报。

3 瀛州刺史刘濬被他的哥哥刘济逼迫，向朝廷请求到西边去守卫陇坻地区，因此率领自己统辖的军队一千五百人，以及男女家眷一万多人前往京城长安。刘濬的军纪十分严明，沿途没有一个人敢抢掠百姓鸡狗的。皇帝很是称赞、嘉勉他。二月初三，皇帝任命他为秦州刺史和陇右经略使，治所在普润。刘濬不在军中实行敲更巡逻的制度，也不设置歌舞奏乐的艺人。士兵中有生病的人，刘濬会亲自去探视，士兵如果死了，他也去哭吊。

4 二十二日，义成军节度使李融去世。二十四日，皇帝任命华州刺史李复为义成军节度使。李复是李齐物的儿子。李复征召担任河南尉的洛阳人卢坦作判官。义成军的监军薛盈珍屡次干扰军中事务，卢坦每次都根据道理反对他。薛盈珍经常对别人说："卢侍御所讲的话都很公正，我自然不能违背他。"

5 横海军节度使程怀直进京入朝，皇帝给他赏赐很丰厚，打发他回去了。

6 夏，四月二十八日，宣武军内发生变乱，留后李万荣率兵平定

了作乱的叛兵。在此之前，前宣武军节度使刘士宁的亲信卫兵三百人一向骄横跋扈，李万荣很憎恶他们，派遣他们去京城西边防守，以保护秋收，这些卫兵们因此而恨李万荣。大将韩惟清、张彦琳引诱卫兵起来叛乱，攻打李万荣，李万荣带人打败了叛军。卫兵们抢掠着溃散而去，很多人都逃奔了宋州，宋州刺史刘逸准很优厚地安抚他们。韩惟清逃到了郑州，张彦琳逃到了东都洛阳。李万荣将叛乱士兵们妻儿老小几千人全部杀光了。有几个士兵在闹市高喊道："今天晚上，有大批兵马开过来，汴州城一定会攻下来。"李万荣将这几个人抓起来杀了，他上奏朝廷说这一切都是刘士宁指使干的。五月二十八日，朝廷将刘士宁迁移到郴州去居住。

7 钦州西原一带的黄洞蛮的酋长黄少卿起来造反，包围了钦州城，邕管经略使孙公器上奏朝廷，请求调派岭南的军队去救援钦州，皇帝没有答应，而是派遣宫中的宦官使者去疏导劝解造反者。

8 陆贽上言："郊礼赦下已近半年，而窜谪者尚未沾恩。"乃为三状拟进。上使谓之曰："故事，左降官准赦量移，不过三五百里，今所拟稍似超越，又多近兵马及当路州县，事恐非便。"贽复上言，以为："王者待人以诚，有责怒而无猜嫌，有惩沮而无怨忌。斥远以儆其不恪，甄恕以勉其自新；不儆则浸及威刑，不勉而复加黜削，虽屡进退，俱非爱憎。行法乃暂使左迁，念材而渐加进叙，又知复用，谁不增修！何忧乎乱常，何患乎蓄憾！如或以其贬黜，便谓奸凶，恒处防闲之中，长从摈弃之例，则是悔过者无由自补，蕴才者终不见伸。凡人之情，穷则思变，含凄贪乱，或起于

兹。今若所移不过三五百里，则有疆域不离于本道，风土反恶于旧州，徒有徙家之劳，实增移配之扰。又，当今郡府，多有军兵，所在封疆，少无馆驿，示人疑虑，体又非弘。乞更赐裁审。”

上性猜忌，不委任臣下，官无大小，必自选而用之，宰相进拟，少所称可；及群臣一有谴责，往往终身不复收用；好以辩给取人，不得敦实之士；艰于进用，群材滞淹。贽上奏谏，其略曰：“夫登进以懋庸，黜退以惩过，二者迭用，理如循环。进而有过则示惩，惩而改修则复进，既不废法，亦无弃人，虽纤介必惩而用材不匮；故能使黜退者克励以求复，登进者警饬而恪居，上无滞疑，下无蓄怨。”又曰：“明主不以辞尽人，不以意选士，如或好善而不择所用，悦言而不验所行，进退随爱憎之情，离合系异同之趣，是由舍绳墨而意裁曲直，弃权衡而手揣重轻，虽甚精微，不能无谬。”又曰：“中人以上，迭有所长，苟区别得宜，付授当器，各适其性，各宣其能，及乎合以成功，亦与全才无异。但在明鉴大度，御之有道而已。”又曰：“以一言称惬为能，而不核虚实，以一事违忤为咎而不考忠邪，其称惬则付任逾涯，不思其所不及，其违忤则罪责过当，不恕其所不能，是以职司之内无成功，君臣之际无定分。”上不听。

贽又请均节财赋，凡六条：

其一，论两税之弊，其略曰：“旧制赋役之法，曰租、调、庸。丁男一人受田百亩，岁输粟二石，谓之租。每户各随土宜出绢若绫若绉共二丈，绵三两，不蚕之土输布二丈

五尺,麻三斤,谓之调。每丁岁役,则收其庸,日准绢三尺,谓之庸。天下为家,法制均一,虽欲转徙,莫容其奸,故人无摇心而事有定制。及羯胡乱华,黎庶云扰,版图堕于避地,赋法坏于奉军。建中之初,再造百度,执事者知弊之宜革而所作兼失其原,知简之可从而所操不得其要。凡欲拯其弊,须穷致弊之由,时弊则但理其时,法弊则全革其法,所为必当,其悔乃亡。兵兴以来,供亿无度,此乃时弊,非法弊也。而遽更租、庸、调法,分遣使者,搜摘郡邑,校验簿书,每州取大历中一年科率最多者以为两税定额。夫财之所生,必因人力,故先王之制赋入,必以丁夫为本。不以务穑增其税,不以辍稼减其租,则播种多;不以殖产厚其征,不以流寓免其调,则地著固;不以饬励重其役,不以窳怠蠲其庸,则功力勤。如是,故人安其居,尽其力矣。两税之立,惟以资产为宗,不以丁身为本;曾不寤资产之中,有藏于襟怀囊箧,物虽贵而人莫能窥;其积于场圃囷仓,直虽轻而众以为富。有流通蓄息之货,数虽寡而计日收赢;有庐舍器用之资,价虽高而终岁无利。如此之比,其流实繁,一概计估算缗,宜其失平长伪。由是务轻资而乐转徙者,恒脱于徭税;敦本业而树居产者,每困于征求。此乃诱之为奸,驱之避役,力用不得不弛,赋入不得不阙。复以创制之首,不务齐平,供应有烦简之殊,牧守有能否之异,所在徭赋,轻重相悬,所遣使臣,意见各异,计奏一定,有加无除。又大历中供军、进奉之类,既收入两税,今于两税之外,复又并存,望稍行均减,以救凋残。"

其二，请二税以布帛为额，不计钱数，其略曰："凡国之赋税，必量人之力，任土之宜，故所入者惟布、麻、缯、纩与百谷而已。先王惧物之贵贱失平，而人之交易难准，又定泉布之法以节轻重之宜，敛散弛张，必由于是。盖御财之大柄，为国之利权，守之在官，不以任下。然则谷帛者，人之所为也；钱货者，官之所为也。是以国朝著令，租出谷，庸出绢，调出缯、纩、布，曷尝有禁人铸钱而以钱为赋者也！今之两税，独异旧章，但估资产为差，便以钱谷定税，临时折征杂物，每岁色目颇殊，唯计求得之利宜，靡论供办之难易。所征非所业，所业非所征，遂或增价以买其所无，减价以卖其所有，一增一减，耗损已多。望勘会诸州初纳两税年绢布，定估比类当今时价，加贱减贵，酌取其中，总计合税之钱，折为布帛之数。"又曰："夫地力之生物有大限，取之有度，用之有节，则常足。取之无度，用之无节，则常不足。生物之丰败由天，用物之多少由人，是以圣王立程，量入为出，虽遇灾难，下无困穷。理化既衰，则乃反是，量出为入，不恤所无。桀用天下而不足，汤用七十里而有余，是乃用之盈虚在节与不节耳。"

其三，论长吏以增户、加税、辟田为课绩，其略曰："长人者罕能推忠恕易地之情，体至公徇国之意，迭行小惠，竞诱奸甿，以倾夺邻境为智能，以招萃逋逃为理化，舍彼适此者既为新收而有复，倏往忽来者又以复业而见优。唯怀土安居，首末不迁者，则使之日重，敛之日加。是令地著之人恒代惰游赋役，何异驱之转徙，教之浇讹。此由牧宰

不克弘通,各私所部之过也。"又曰:"立法齐人,久无不弊,理之者若不知维御损益之宜,则巧伪萌生、恒因沮劝而滋矣。请申命有司,详定考绩。若当管之内,人益阜殷,所定税额有余,任其据户口均减,以减数多少为考课等差。其当管税物通比,每户十分减三者为上课,减二者为次焉,减一者又次焉。如或人多流亡,加税见户,比校殿罚亦如之。"

其四,论税限迫促,其略曰:"建官立国,所以养人也;赋人取财,所以资国也。明君不厚其所资而害其所养,故必先人事而借其暇力,先家给而敛其余财。"又曰:"蚕事方兴,已输缣税,农功未艾,遽敛谷租。上司之绳责既严,下吏之威暴愈促,有者急卖而耗其半直,无者求假而费其倍酬。望更详定征税期限。"

其五,请以税茶钱置义仓以备水旱,其略曰:"古称九年、六年之蓄者,率土臣庶通为之计耳,固非独丰公庾,不及编甿也。近者有司奏请税茶,岁约得五十万贯,元敕令贮户部,用救百姓凶饥。今以蓄粮,适副前旨。"

其六,论兼并之家,私敛重于公税,其略曰:"今京畿之内,每田一亩,官税五升,而私家收租殆有亩至一石者,是二十倍于官税也。降及中等,租犹半之。夫土地王者之所有,耕稼农夫之所为,而兼并之徒,居然受利。"又曰:"望凡所占田,约所条限,裁减租价,务利贫人。法贵必行,慎在深刻,裕其制以便俗,严其令以惩违,微损有余,稍优不足。失不损富,优可赈穷。此乃安富恤穷之善经,不可舍

也。”

【译文】

8陆贽上奏皇帝说：“自从陛下在郊外举行祭天典礼时颁令大赦天下罪犯以来，到现在已经将近半年了，但是贬谪流放的人还没蒙受大赦的恩泽。”于是就拟定了三个赦免罪犯的方案进呈。皇帝派使者对陆贽说：“按照以往的惯例，对受降职处分的官吏，可以根据赦令，允许酌情向内地迁移，但距离不超过三五百里。现在你拟定的方案似乎稍微超出以往惯例的界限，而且安置的地点又多半接近驻扎军队以及通往京城的州县一带，这恐怕不太妥便。”陆贽再次上奏皇帝，他认为：“君王对待臣民要诚实，可以斥责他们，对他们表示愤怒，但不能对他们有猜忌和怀疑之心，对他们的无能和误事，可以惩罚、贬职，但对他们不能有怨恨、顾忌之心。斥退、流放边远之地，以警告他们没有恪任职守，甄别、考察，宽恕他们的过失，以勉励他们改过自新。不加以惩罚警告，就会渐渐侵害到权威和刑法；不加以勉励，就会使臣民再遭斥退和贬职。虽然朝廷屡有提升和罢免官吏的做法，但都全不是出于私人的爱憎。依法办事，这是暂使让臣下降职，但因为爱惜人才，那么就逐渐对他加以升任和重用。臣下知道自己还能再次被起用，谁又不会增进德行，修养才干呢？又何必为打乱了常规发愁，又何必为留下遗憾而担心呢？如果因为臣下受降职、放逐的处分，就觉得他们是凶恶奸险之人，时时刻刻都防备着他们，长期废免了，不再起用他们，那么这就是让悔改罪过的人不能够弥补过失，让满身才华的人始终不能一展抱负。大凡人之常情，在穷途末路的时候，就会想到要有所变化，身处凄苦的环境中便图谋犯上作乱，其根源也多半发生在这种情况下。现在，如果对流放、贬斥的有罪官吏向内地迁移不超过三五百里的话，那就会有仍然没有离开被贬职、流放的州道，而内移地方的风土人情等环境反而有比原地更坏的情况，空有迁移家室的劳困，实

际上反而增加了发配、流放的烦扰。另外，现在的州郡，往往都驻有军队，他们所发配的州县境内，很少有或没有可用以驿传的站舍，对他们防范到如此地步，显得对他们也太不够宽宏大量了。恳请陛下对这一事情再加思考裁定。”

皇帝生性喜欢怀疑、猜忌别人，事无巨细，都不肯交给臣下办，任命官职，无论大小，一定要亲自选择任命，宰相们提名或建议的，皇帝很少有认为可以而任命的。然而群臣中一旦有人犯有过失遭到谴责，往往一辈子也得不到皇帝的重新起用。皇帝喜欢以臣下是否能言善辩作为任用人才的条件，所以总是得不到什么敦厚、务实的人士。提拔、任用官吏总是顾忌重重，各种人才都受到压抑。陆贽对此上奏劝谏皇帝，这份奏疏的大致意思是说：“任用、提拔官职，是为了勉励人们立功；降免废退官员，是为了惩罚他们所犯的罪过。这两种方式交互使用，就同日月昼夜循环的道理一样。提拔、任用的官员如果犯了过失，那么就要对他实行惩罚，惩罚之后，能改正过失，修养德行，那么就再度任用，这样做，既不会使法令废弛，也不会弃失人才。虽然对官员的一点小小的过失都要惩处，但是需要的人才却不致于因此就缺乏。所以，这样可以使被降任、免职的官员奋发自励，以求得恢复官职，受任用和提拔的官员时刻约束、警戒自己要忠于职守。这样君王就不会有人才不足，事情难以解决的疑惑，而臣下也没有因不受任用而蓄积的怨气。”陆贽又说：“圣明的君王不凭口才的好坏来认识一个人的品德才干，不按照自己的主观意愿来选择官吏。如果因为喜欢某人，就不加考察、辨别地任用他，喜欢听他说的话，而不去检验一下他的实际行为，升官、降职全凭个人的好恶，亲信、疏远都由与自己的喜好的相同与不同来决定，这就是放弃绳线、墨斗，而根据感觉裁断曲直，抛掉称量之器，而凭着手的掂量，估计重轻，这样做即便十分精细，也还是不能没有谬误。”陆贽又说：“中等才能的人以上，就各有专长的地方，假如能够恰当地分辨出他们各自适合干什么，交给他们职务和责任

与才能相当，都各自适应他们的性情，也都能各自发挥他们的才干，一旦把大家聚集结合起来，就能够办成大事，他们所发挥的作用也与一个才能全面的人没有差别。这只是要胸怀大度，明智地择用，有很好的驾驭方法罢了。"陆贽又说："因为一句话说得正合自己的心意，就觉得说话者有才能，而不对他才干的虚实核实一下；因为一件事办得违背了自己的想法，就觉得办事者有罪过，而不考察一下他是忠诚还是奸邪。对说话正合自己心意的人，将超过他办事能力的重任交给他，而不考虑这是他的能力不胜任的；对办事违背自己想法的人，将有失公正的罪责加在他身上，而不宽恕他在这一事情上无能为力。这样就使得人们在官职之内不能够成就事功，而使君臣之间没有一定的情份了。"皇帝不听他的谏劝。

陆贽又上奏皇帝，请求平均、节省财赋，一共有六条：

其一是论述实行两税法的弊端，他的大致意思是说："本朝以前征收赋税徭役的制度，称作租、调、庸。这个制度规定：成年男子每人可以得到田地一百亩，每年要上缴朝廷粮食二石，这个称为租。每户人家各自根据本地出产的物品，向上交纳绢、或者绫、或者绝共二丈，另交丝绵三两。不出产蚕茧的地方上缴布二丈五尺，另加麻三斤。把这种作法称为调。每个成年男子每年要承担国家征发的徭役，则是采取征收雇人代替应该支付的佣金，按照每天收绢三尺作标准，把这种作法称为庸。在这一制度下，天下就像是一家，法令制度到处都是一样的，虽然有人想辗转迁移，但也不能找借口不向朝廷交纳租、调、庸，所以当时人们没有惶惑不安的心思，但事情都有一个规定的体制。后来羯胡安禄山、史思明大乱中华之地，天下的百姓倍受侵扰，户籍簿册和各地的地图都毁坏在转移避难的过程中，征收赋税的制度因为供应军队需要而遭到破坏。在建中初年，重新制定各种规章制度，执掌朝廷大政的人知道弊端应该革除，但制定新的制度时，将原有制度的优点都丧失了，知道政令简要，人们容易听从，但所拟定的新规章制度却没有抓住要害。凡是

想要纠正以往留下的弊端,必须首先弄清楚产生弊端的根源。如果是当时形势带来的弊端,那么就只针对当时的形势加以治理,如果是法令不当造成的弊端,那么就应该完全革除造成弊端的法令,而采取的措施一定要得当,以避免日后的悔恨。自从发生战争以来,对军队的供应没有限度,这就是时势造成的弊端,而不是由法令造成的弊端。主持朝政的人匆忙就改变了租、庸、调这种征收赋税的办法,向各地分别派遣使者,搜刮郡县,核实检查征收赋税的帐簿、文书,在每个州里,选择大历年间征收赋税最多的一年作为实行两税法的基本定额。说起来,财富的产生,一定是由人力创造出来的,所以以前的君王们制度征收赋税的数额,一定以成年男子作为依据。不因为人们努力耕种而增加他们的赋税,也不因为人们停种庄稼就减免他们的田租,这样一来,人们便愿意多种田地了;不因为人们增加了产业,就加重对他们征收赋税,不因为人们流居他乡就免除他们应交的调税,这样一来,人们就会在本地安居乐业;不因为人们勤勉自励而加重他们的劳役,不因为人们顽劣懈怠而减免他们应交的庸税,这样一来,人们就会勤苦劳作了。采取了上述措施,人们就会安定地居住在故土,努力地从事各种劳作了。设立两税法之后,完全只以人们钱财产业作为根据,不以成年男丁的数量作标准;竟然不懂在钱财产业中,有的是可以藏在怀中,或者箱袋中的,东西虽然很贵重,但别人不能窥察探视到;而堆积在场院、仓库中的,价值虽然很低廉,但人们会觉得这是很富有的。有可以经过流通产生利息的财物,数量虽然很少,但能够按天数收取盈利;有房屋、器具用品这一类的资产,价值虽然很高,但整年都不会带来利息。像这种可以比较的东西、品类实在繁多,一律对它们估价折算成钱,自然会有失公正,而助长作伪欺诈的行为。由此一来,那些一味追求将资产换成细软贵重物品的人,乐于经常迁徙移居,以便经常逃脱负担国家的赋税徭役。那些勤事农耕而在故土置办产业的人,却往往被频繁纳税和承担劳役所疲困。这样做,就是引诱

人们去行奸为诈，驱使他们去逃避国家的徭役。国家的劳役不可能不废驰，赋税也不可能不缺乏。再加上创设新的规章制度的初期，就没有力求做到均一、公平，以至于使各地的供应有烦琐和简单的区别，而州县的长官有能干和无能的差异，各地的徭役、赋税，有轻与重的悬殊，朝廷派遣去征税的使臣，他们的意见也不可能一致，他们根据自己的估计，一旦上奏朝廷，数量只会增加，不会减少。另外，大历年间供应军队需要、进贡给朝廷的物品既然都收到两税中去了，而现在却在两税之外，又同时征收这两种税。望陛下能慢慢地采取均平、削减的措施，以救济凋困疲惫不堪的百姓。"

其二是请求用布帛的数额作为征收两税的标准，不再以钱的数量作为标准。他的大致意思是说："大凡国家征收赋税，一定要首先估价百姓的承受能力，依据当地出产什么来制定应缴纳的东西，因此国家征收的只有布、麻、丝织品、丝棉和各种粮食等东西。以前的君王害怕货物的价钱高低不等，有失平衡，使人们之间的以物换物的交易失去标准，又制定了钱币制度，以调节物品交易中价钱的高低。财货的聚集与流通各地，朝廷收支的松紧，全靠钱币来进行。因此，管理财经这一重大事务，是国家的利益和权力，只能由官府掌管，不能将它交给普通人去办理。但是粮食和布帛等物品，都是普通百姓创造出来的；而钱币则是由官府制造的。所以，本朝的法令明确规定：用粮食交田租，用绢交庸税，用丝织品、丝棉和布交调税，何曾有过既然已经禁止人们私铸钱币，而又用钱来交赋税的事呢？唯有现在实行的两税，却与以往的制度有区别，这种办法只估价财物产业来定征税的等级，以为征收钱谷很方便，便定下征交钱谷的数额，根据当时的情况，折算成各种杂物征收，每年的名目都有很大的差别。官府只是考虑征收赋税的方便和利益，不考虑备办这些物品的难易程度。官府所征收的物品不是百姓耕种的，百姓所耕种的又不是官府所要征收的，于是百姓有时要加价买进他们不生产的东西以交纳赋税，而降价卖出他们所生产的物品，这样一加

价、一减价，百姓的消耗和损失已经很多了。希望陛下下令各州，核实最初交纳两税那一年的绢和布的数量，与现在这些东西的市价比较和估价，价钱偏低就加价，价钱偏高就减价，根据两方面价钱的比较，选取一个中间价，然后统计总共要交赋税的钱额，再折算成布和帛的数额。"陆贽又说："说起来，土地的肥力所能生长的物品，在数量上是有最大限度的，有限度地从中索取，消费起来很节约，那么财用才能经常充足。如果索取没有限度，消费起来毫不节省，那么财用就会经常缺乏。生长物品丰收歉收与否，完全靠天气的好坏，使用、消费物品的多少，完全由人来支配。因此圣明的君王立下规定：估量收入的多少以确定支出的多少。这样，虽然遭遇了天灾和祸乱，百姓仍然不会困顿贫穷。在治理和教化衰落以后，情况正好与这相反，估量支出的多少制定征收赋税的数额，根本不考虑百姓的贫穷与困难。夏桀使用天下出产的物品，仍然感觉不够用，商汤只使用方圆七十里出产的物品，却有盈余，这就说明国家的财用盈余、亏虚与否，完全在于是否节约用度了。"

其三是论述用是否能增加户口、增税收、广开田地作为考察官吏政绩的标准。他的大致意思是说："大凡担任官吏的人很少能够推究忠诚、宽恕之道，设身处地地为下面的人和百姓着想的，也很少能够公正无私，为国献身的。他们多半都是交替着给下面的人和百姓们小恩小惠，争着引诱奸诈之民，以倾覆、争夺相邻州境作为聪明能干，以能招集逃亡的人口作为治理地方、政治清明的标志。对那些抛离故土，迁移新地的人，因为是才收纳的人户，所以免除他们的赋税，对飘来忽去的人，又因为他们是恢复从事旧业，而在征收赋税方面受到优待。只有那些依恋故土，安心定居，始终没有迁移外地的人户，对他们日益加重役使，日益增收赋税。这样做就是让长久安居故土的百姓，总是代替那些懒惰、游荡在外的人交纳赋税，这又同驱赶他们辗转迁移，教他们懒散、欺诈有什么区别呢？这都是州牧县令的见识不通达，各自只照顾自己统辖区域内的事

务的过错啊。”陆贽又说：“设立法令规章，治理百姓，时间一长，就不可能不产生弊端。如果负责治理的官吏，不知道掌握法令应与时势的不同而有所废止和增加，那么就容易使投机取巧、奸诈欺伪的事情萌生，并常常因官吏不听劝勉而更加就滋长起来。请陛下下令主管考核官吏的部门，详细制定考核政绩办法。如果是在官员应该管辖的区域内，人口增加，物资丰盛，百姓富裕，完成上缴朝廷规定的税额之后还有盈余，那就听凭官员根据户口数量，平均减少每户应交的税额，以每户减少上交税赋的数额多少确定考核政绩等级。在官员应当管辖的范围之内，各种赋税全部加起来，每户比原来减少税额十分之三的，官员的政绩是上等，每户能够减少十分之二的，官员的政绩为中等，每户能够减少十分之一的，官员的政绩是下等。如果人口很多都流亡散失，在现在户口上每户征收赋税的，官员的考核政绩为劣等，其等次和惩罚办法也依照上述形式实行。”

其四是论述限定的收税时间过于紧迫短促。他的大致意思是说：“建立国家，设置百官，目的在于教养百姓。向百姓征收赋税财物，目的在于供应国家必要的开支。贤明的君王不会为了充实国家的用度，而损害所教养的百姓。所以一定首先办好百姓的事情。然后借用百姓空闲的余力，必须首先让百姓的家用富足，然后才征收他们剩余的财物。”陆贽又说：“养蚕的季节才开始，百姓已经要交纳丝绢税了；农田的耕种、收获还没有完毕，官府就急急忙忙来征收粮食了。既然上级官员期限和敦促十分严厉，那么下级官吏对百姓的欺压就更加紧迫了，百姓中还有库存东西的，就急忙出卖东西交税，但要损耗一半的价值；家中没有东西可卖的，就要向别人借贷交税，到时要加倍还债。希望陛下再详细审定征税的期限。”

其五是请求将征收的茶叶税钱，设置义仓，以防备水旱灾害。他的大致意思是说：“古代所谓国家需要有九年、六年的用度储蓄，是包括了普天之下的全体臣民的生计需要而言的，当然不只是让

公家的仓库充足,而不把天下的百姓也计算在内。近来有关部门上奏请求征收茶叶税,每年大概可以征收税钱五十万贯左右。陛下以前的敕令将这一笔钱存在户部,用以救济百姓遇到的灾荒年月。现在用这笔钱购买粮食储存起来,正好符合陛下以前所下诏旨的意思。"

其六是论述兼并穷人土地的富豪人家,私下收取的田租比官府征收的税要繁重得多。他的大致意思是说:"现在在京城周围的郊区,每耕种一亩田地,官府征收粮食五升,而富豪之家则私下收取田租,每亩将近有要一石粮食的,这是官府征税的二十倍。就是中等田地的中等田租,也还有半石之多。说起来,土地属于君王所有,耕种收获的任务是农夫们承担的。但是,兼并穷人土地的富豪之家,居然坐收利益。"陆贽又说:"希望对一切被占用的田地,都要制定条款加以限制,裁减田租的数量,务必让贫穷的人得到好处。设置法令制度,可贵之处在于必须坚决推行下去,不能定得太周备、太详细,这样会伤害百姓,应该慎重地对待。法令制度宽和,是为了方便普通人,法令制度严厉,是为了惩罚违法的人,要让富裕人家的利益微微有所损失,而对贫穷的人家要稍稍加以照顾。富裕人家的一点小小损失,对他们的富裕并没有什么损伤,而对贫穷人的利益稍加照顾就可以救济贫困。这就是安定富人,体恤穷人的正确措施,这是不能舍弃不用的啊。"

资治通鉴全译卷第二百三十五

唐纪五十一　起阏逢阏茂六月，尽上章执徐，凡六年有奇。

德宗神武圣文皇帝十

贞元十年

1六月，壬寅朔，昭义节度使李抱真薨。其子殿中侍御史缄与抱真从甥元仲经谋，秘不发丧，诈为抱真表，求以职事授缄；又诈为其父书，遣裨将陈荣诣王武俊假货财。武俊怒曰："吾与乃公厚善，欲同奖王室耳，岂与汝同恶邪！闻乃公已亡，乃敢不俟朝命而自立，又敢告我，况有求也！"使荣归，寄声质责缄。

昭义步军都虞候王延贵，汝州梁人也，素以义勇闻。上知抱真已薨，遣中使第五守进往观变，且以军事委王延

贵。守进至上党,缄称抱真有疾不能见。三日,缄乃严兵诣守进,守进谓之曰:"朝廷已知相公捐馆,令王延贵权知军事。侍御宜发丧行服。"缄愕然,出,谓诸将曰:"朝廷不许缄掌事,诸君意如何?"莫对。缄惧,乃归发丧,以使印及管钥授监军。守进召延贵,宣口诏令视事,趣缄赴东都。元仲经出走,延贵悉归罪于仲经,捕斩之。诏以延贵权知昭义军事。

2 云南王异牟寻遣其弟凑罗棟献地图、土贡及吐蕃所给金印,请复号南诏。癸丑,以祠部郎中袁滋为册南诏使,赐银窠金印,文曰"贞元册南诏印"。滋至其国,异牟寻北面跪受册印,稽首再拜,因与使者宴,出玄宗所赐银平脱马头盘二以示滋。又指老笛工、歌女曰:"皇帝所赐《龟兹乐》[1],惟二人在耳。"滋曰:"南诏当深思祖考,子子孙孙尽忠于唐。"异牟寻拜曰:"敢不谨承使者之命!"

3 赐义武节度使张升云名茂昭。

4 御史中丞穆赞按度支吏赃罪,裴延龄欲出之,赞不从;延龄谮之,贬饶州别驾,朝士畏延龄侧目。赞,宁之子也。

5 韦皋奏破吐蕃于峨和城[2]。

6 秋,七月,壬申朔,以王延贵为昭义留后,赐名虔休。

昭义行军司马、摄洺州刺史元谊闻虔休为留后,意不平,表请以磁、邢、洺别为一镇。昭义精兵多在山东,谊厚赉以悦之。上屡遣中使谕之,不从。

临洺守将夏侯仲宣以城归虔休,虔休遣磁州刺史马正卿督裨将石定蕃等将兵五千击洺州;定蕃帅其众二千

叛归谊，正卿退还。诏以谊为饶州刺史，谊不行；虔休自将兵攻之，引洛水以灌城。

7 黄少卿陷钦、横、浔、贵等州，攻孙公器于邕州。

8 九月，王虔休破元谊兵，进拔鸡泽[3]。

【注释】

①龟兹(qiū cí 丘词)乐：十六国时期从龟兹(今新疆库车一带)传入中原的乐舞，为唐代十部乐之一。

②峨和城：即峨和县城，唐天宝年间设置，在今四川茂汶羌族自治县北边。

③鸡泽：县名。唐初设置，治所在今河北永年县。

【译文】

唐纪五十一　起甲戌(公元 794 年)六月，止庚辰(公元 800 年)，共六年七个月。

德宗神武圣文皇帝十

贞元十年(甲戌，公元 794 年)

1 六月初一，昭义军节度使李抱真去世。他担任殿中侍御史的儿子李缄与李抱真的表外甥元仲经策划，先不公布李抱真去世的消息，以李抱真的名义伪造上奏的表章，要求朝廷把节度使的职位授给李缄。李缄又假造他父亲的书信，派遣裨将陈荣到王武俊那里去借钱财。王武俊愤怒地说："我与你父亲关系很友好、很深厚，那是想共同辅佐朝廷，怎么能与你一起为非作歹呢！听说你父亲已经去世，你竟敢不等候朝廷的任命便自立为节度使，又胆敢向我借钱财，还求我帮助！"王武俊打发陈荣回去，要陈荣向李缄转告自己质问、斥责的话。

昭义军步军都虞候王延贵，是汝州梁县人，一向以讲义气和勇敢而闻名。皇帝知道李抱真已经去世，便派遣宫中的宦官使者第五

守进前去昭义军观察事态的发展，并且将昭义军的军事大权交给王延贵掌管。第五守进到了昭义军所在地上党以后，李缄说李抱真病重不能会见第五守进。过了三天，李缄才带着全副武装的卫队去第五守进那里，第五守进对他说："朝廷已经知道李相公去世了，下令王延贵暂时管理军中事务。侍御最好还是将相公去世的消息向外界公布，为你父亲守丧行孝。"李缄大吃一惊，出来后，对各位将领们说："朝廷不让我掌管军事大权，不知你们的意见如何？"各位将领都不回答。李缄害怕了，于是回去发布父亲去世的消息，把节度使的印信和库房等钥匙都交给了监军。第五守进召见王延贵，口头传达皇帝的诏旨，命令他掌管昭义军的军事大权，催促李缄去东都洛阳老家。元仲经逃跑了，王延贵将一切罪过都加在元仲经身上，拘捕后杀了他。皇帝下诏命令王延贵暂时代理昭义军的军中事务。

2 云南王异牟寻派遣他的弟弟凑罗棟进京入朝，呈献云南的地图、土产贡品和吐蕃人给他的金质印信，请求恢复南诏这一国号。十二日，皇帝任命祠部郎中袁滋为册封南诏的使者，赐给异牟寻以银作底座的金印，印文刻着"贞元册南诏印"。袁滋到了南诏，异牟寻面朝北方跪拜，接受了朝廷的册封和赐给的印信，叩头再拜。然后设宴招待使者，拿出当年玄宗皇帝赐给他的两个银平脱马头盘给袁滋看。又指着年迈的吹笛人和歌女说："皇帝当年赐给我的《龟兹乐》的乐班，现在只剩下他们二人还健在了。"袁滋说："南诏应该深思祖先们与唐朝的关系，子子孙孙都要对唐朝竭尽忠诚。"异牟寻向他行礼说："我怎敢不恭谨地接受使者的教导呢！"

3 皇帝给义武军节度使张升云赐名为张茂昭。

4 御史中丞穆赞弹劾度支部门官吏的贪赃罪行，裴延龄想为他们开脱罪责，穆赞不肯依从。裴延龄在皇帝面前诬陷穆赞，穆赞被贬职为饶州别驾，朝廷文武百官害怕裴延龄，都不敢正眼看他。穆赞，是玄宗皇帝时期起兵讨伐安禄山的穆宁的儿子。

5 西川节度使韦皋上奏朝廷说在峨和城打败了吐蕃人。

6 秋，七月初一，皇帝任命王延贵为昭义军留后，给他赐名为王虔休。

昭义军的行军司马、代理洺州刺史元谊听说王虔休担任节度留后的消息后，心中愤愤不平，上表朝廷，请求将磁州、邢州、洺州另外设一个军镇。昭义军的精锐兵马都驻扎在潞州东边的磁州、邢州、洺州，元谊用丰厚的赏赐来拉拢这些军队。皇帝多次派遣宫中的宦官使者去劝导、晓谕他，但元谊不接受。

临洺守城的将领夏侯仲宣率领全城投靠了王虔休，王虔休派遣磁州刺史马正卿督率裨将石定蕃等人率领兵马五千人进攻洺州。石定蕃带着他的部下二千人叛变，投奔了元谊，马正卿只得率军退回去了。皇帝下诏任命元谊为饶州刺史，元谊不去赴任。王虔休亲自率领军队攻打元谊，还开渠引来洺水淹灌洺州城。

7 黄少卿攻下了钦、横、浔、贵等州的地方，又在邕州向邕管经略使孙公器发起进攻。

8 九月，王虔休打败了元谊的兵马，进而攻下了鸡泽县。

9 裴延龄奏称官吏太多，自今缺员请且勿补，收其俸以实府库。上欲修神龙寺，须五十尺松，不可得。延龄曰："臣近见同州一谷，木数千株，皆可八十尺。"上曰："开元、天宝间求美材于近畿犹不可得，今安得有之？"对曰："天生珍材，固待圣君乃出，开元、天宝，何从得之？"

延龄奏："左藏库司多有失落，近因检阅使置簿书，乃于粪土之中得银十三万两，其匹段杂货百万有余。此皆已弃之物，即是羡余，悉应移入杂库以供别敕支用。"太府少

卿韦少华不伏,抗表称:"此皆每月申奏见在之物,请加推验。"执政请令三司详复;上不许,亦不罪少华。延龄每奏对,恣为诡谲,皆众所不敢言亦未尝闻者,延龄处之不疑。上亦颇知其诞妄,但以其好诋毁人,冀闻外事,故亲厚之。

群臣畏延龄有宠,莫敢言,惟盐铁转运使张滂、京兆尹李充、司农卿李铦以职事相关,时证其妄,而陆贽独以身当之,日陈其不可用。十一月,壬申,贽上书极陈延龄奸诈,数其罪恶,其略曰:"延龄以聚敛为长策,以诡妄为嘉谋,以掊克敛怨为匪躬,以靖谮服谗为尽节,总典籍之所恶以为智术,冒圣哲之所戒以为行能,可谓尧代之共工[1],鲁邦之少卯也[2]。迹其奸蠹,日长月滋,阴秘者固未尽彰,败露者尤难悉数。"又曰:"陛下若意其负谤,则诚宜亟为辩明。陛下若知其无良,又安可曲加容掩!"又曰:"陛下姑欲保持,曾无诘问,延龄谓能蔽惑,不复惧思;移东就西,便为课绩,取此适彼,遂号羡余,愚弄朝廷,有同儿戏。"又曰:"矫诡之能,诬罔之辞,遇事辄行,应口便发,靡日不有,靡时不为,又难以备陈也。"又曰:"昔赵高指鹿为马[3],臣谓鹿之与马,物理尤同;岂若延龄掩有为无,指无为有?"又曰:"延龄凶妄,流布寰区,上自公卿近臣,下逮舆台贱品,喧喧谈议,亿万为徒,能以上言,其人有几!臣以卑鄙,任当台衡,情激于衷,虽欲罢而不能自默也。"书奏,上不悦,待延龄益厚。

【注释】

①共工：中国传说时期与唐尧同时的人物，据称此人有勇力，但傲慢不逊。

②少卯：即少正卯。姓少正，名卯，春秋时期鲁国的大夫。他曾聚徒讲学，主张革新。时孔丘担任鲁国司寇，上任不久，就将少正卯杀害了。

③赵高：秦朝宦官，与秦始皇小儿子胡亥友善，始皇死后，与李斯合谋，立胡亥为二世皇帝，专擅朝政，后被胡亥的儿子婴所杀。

【译文】

9 裴延龄上奏说目前的官吏人数太多，请求从现在起，官吏中出现缺员，暂时不要补充，把要支出的这笔薪俸开支省下来，充实国家的库存。皇帝打算修建神龙寺，需要五十尺长的巨松，但是无法弄到。裴延龄说："我最近在同州，看到一个山谷中有松树几千棵，都高达八十尺。"皇帝说："开元、天宝年间在京城近郊地区寻找上好的高大松树，一棵都找不到，现在怎么会有这么多？"裴延龄回答说："上天降生的珍贵木材，本来就是等待圣明的君王出现以后才显现的，开元、天宝年间，怎么会有这些呢？"

裴延龄上奏说："左藏库管理的财物很多都损坏遗失了，最近去检查，让他们对财物登记造册，竟然在垃圾中找出白银十三万两，其他如布匹等杂货的价值有一百多万。这些东西都是抛弃了的，把它们收集起来就是盈余，应该将它们全部移放到杂库中去，以便供陛下另外下敕令调用。"太常府的少卿韦少华不同意这种说法，上表反对裴延龄的意见说："这都是每月申报上奏的现存物品，请派人仔细推究、检验。"负责朝廷事务的宰相请求皇帝下令让御史台等三司一起详细审核后上奏，皇帝没有答应，但也没有给韦少华加罪。裴延龄每次上奏和回答皇帝的提问，毫无顾忌地说些怪诞荒唐的事情，这都是大家不敢说、也没有听说过的事情，裴延龄毫不迟疑地都说了出来，皇帝也很了解他的荒诞虚妄，但由于裴延龄

喜欢说别人的坏话，皇帝想从他那里多听些外边的事，因此就很亲信、厚待他。

朝廷文武群臣都害怕裴延龄深受皇帝宠信，没有人敢说裴延龄的不是，只有盐铁转运使张滂、京兆尹李充、司农卿李铦因为职务和所管事务与裴延龄有关系，可以经常出面证实他说的事情是虚妄的，宰相陆贽更是挺身而出，每天都向皇帝陈说裴延龄不能任用。十一月初三，陆贽上书皇帝，极力陈说裴延龄奸邪狡诈，历数他所犯下的罪恶。他的大致意思是说："裴延龄将搜刮钱财为头等的策略，将诡诈虚妄为最好的计谋，以苛括百姓，使天下人怨恨为目的，以专事诬陷、贯进谗言为做臣属的职责，总括了历代典籍中认为是丑恶的东西，还把它当成是自己的机巧和权术，冒犯圣贤先哲所告诫的事情，借以显示自己的品行和能力，可以称他是唐尧时代的共工，春秋时期鲁国的少正卯。探察他为非作歹的劣迹，每天每月都在滋长、蔓延，隐密的事情自然没有完会显露出来，已经败露了的事情尤其难以一一列举。"陆贽又说："陛下如果觉得他是受了毁谤，那么实在是应该让他立即来分辩清楚。陛下如果知道他不是正派好人，那又怎么能够想方设法容忍他，为他掩饰呢？"陆贽又说："陛下如果暂时想保全他，对他的罪行不加斥责。裴延龄就觉得自己能够蒙蔽、欺惑陛下，不再有什么畏惧之心。他将东边的东西移到西边去，就成了自己的政绩，把这里的东西拿到那里去，于是就称这是额外的盈余，欺骗、糊弄朝廷，就像小孩玩游戏一样。"陆贽又说："裴延龄虚假奸诈的才能、诬陷欺蒙的言辞，一遇到事情就表现出来了，随口就讲出来了，这种事情，没有哪一天没有，没有哪一时刻不做，他的这些事情又很难一一详细陈述了。"陆贽又说："从前赵高在秦二世面前指鹿为马，我觉得鹿和马，还可以说是同一类东西。那怎么比得上裴延龄将有的掩盖起来说成没有，将不存在的东西说成是存在的呢？"陆贽又说："裴延龄凶恶虚妄，已经影响天下。上自王公卿相，下至奴婢仆人，成千上万的人，对他议论纷

纷，但能够向陛下陈述意见的，又有几个人！我以卑微之身，担当着宰相的职任，对裴延龄深恶痛绝之情激荡在心中，虽然不想管它，但也不能就这样沉默下去啊。”这份奏疏进呈给皇帝后，皇帝很不高兴，反而更加厚待裴延龄了。

10 十二月，王虔休乘冰合度壕，急攻洺州。元谊出兵击之，虔休不胜而返；日暮冰解，士卒死者太半。

11 中书侍郎、同平章事陆贽以上知待之厚，事有不可，常力争之。所亲或规其太锐，贽曰：“吾上不负天子，下不负所学，他无所恤。”裴延龄日短贽于上。赵憬之入相也，贽实引之，既而有憾于贽，密以贽所讥弹延龄事告延龄，故延龄益得以为计，上由是信延龄而不直贽。贽与憬约至上前极论延龄奸邪，上怒形于色，憬默而无言。壬戌，贽罢为太子宾客。

12 初，勃海文王钦茂卒，子宏临早死，族弟元义立。元义猜虐，国人杀之，立宏临之子华屿，是为成王，改元中兴。华屿卒，复立钦茂少子嵩邻，是为康王，改元正历。

【译文】

10 十二月，王虔休乘河面结冰的时候，率兵越过护城壕沟，急速进攻洺州。元谊派出兵马迎战，王虔休不能取得胜利，只得退回去。傍晚时分冰溶解了，王虔休的士兵们因此而淹死在护城壕沟的有一多半。

11 中书侍郎、同平章事陆贽因为皇帝对他十分优厚，凡是遇到

不能做的事情，他总是竭力劝谏、反对。有与他关系亲近的人规劝他言辞太锋芒毕露了，陆贽说："只要我对上不辜负天子，对下不辜负自己平生的学问，别的事情就不必顾虑了。"裴延龄每天在皇帝面前说陆贽的坏话。赵憬之所以能担任宰相职务，实际上是陆贽推荐的，不久，他因为改任门下侍郎而怨恨陆贽，暗中将陆贽在皇帝面前指责、弹劾裴延龄的话告诉给了裴延龄，所以裴延龄更加能够采取有利对策攻击陆贽，皇帝于是开始信任裴延龄，而不觉得陆贽是对的了。陆贽与赵憬约好在皇帝面前极力论说裴延龄的奸诈邪恶，皇帝的怒气已显现在脸上，但赵憬始终沉默，不说一句话。二十三日，陆贽的宰相职务被罢免，降职为太子宾客。

12 当初，勃海国的文王钦茂死了，他的儿子宠临在他之前已经死去，由族内的堂弟元义继位，元义生性猜疑、残暴，勃海国人起来杀了他，拥立宠临的儿子华屿为国王，他就是勃海国的成王，年号改为"中兴"。华屿死了后，钦茂的小儿子嵩邻又被拥立为王，他就是勃海国的康王，将年号改为"正历"。

十一年

1 春，二月，乙巳，册拜嵩邻为忽汗州都督、勃海王[①]。

2 陆贽既罢相，裴延龄因谮京兆尹李充、卫尉卿张滂、前司农卿李铦党于贽。会旱，延龄奏言："贽等失势怨望，言于众曰：'天下旱，百姓且流亡，度支多欠诸军刍粮，军中人马无所食，其事奈何！'以动摇众心，其意非止欲中伤臣而已。"后数日，上猎苑中，适有神策军士诉云："度支不给马刍。"上意延龄言为信，遽还宫。夏，四月，壬戌，贬贽为

忠州别驾，充为涪州长史，滂为汀州长史，铦为邵州长史②。

初，阳城自处士征为谏议大夫，拜官不辞。未至京师，人皆想望风采，曰："城必谏诤，死职下。"及至，诸谏官纷纷言事细碎，天子益厌苦之。而城方与二弟及客日夜痛饮，人莫能窥其际，皆以为虚得名耳。前进士河南韩愈作《争臣论》以讥之，城亦不以屑意。有欲造城而问者，城揣知其意，辄强与酒。客或时先醉仆席上，城或时先醉卧客怀中，不能听客语。及陆贽等坐贬，上怒未解，中外惴恐，以为罪且不测，无敢救者。城闻而起曰："不可令天子信用奸臣，杀无罪人。"即帅拾遗王仲舒、归登、右补阙熊执易、崔邠等守延英门，上疏论延龄奸佞，贽等无罪。上大怒，欲加城等罪。太子为之营救，上意乃解，令宰相谕遣之。于是金吾将军张万福闻谏官伏阁谏，趋往至延英门，大言贺曰："朝廷有直臣，天下必太平矣！"遂遍拜城与仲舒等，已而连呼"太平万岁！太平万岁！"万福，武人，年八十余，自此名重天下。登，崇敬之子也。时朝夕相延龄，阳城曰："脱以延龄为相，城当取白麻坏之③，恸哭于庭。"有李繁者，泌之子也，城尽疏延龄过恶，欲密论之，以繁故人子，使之缮写，繁径以告延龄。延龄先诣上，一一自解。疏入，上以为妄，不之省。

【注释】

①忽汗州：唐先天二年（公元713年）设置，治所在今吉林敦化县。

②邵州:唐初置,治所在今湖南邵阳市。

③白麻:即白麻纸,是唐代皇帝任命宰相和下诏赦免罪囚的专用纸,不轻易使用。

【译文】

贞元十一年(乙亥,公元795年)

1春,二月初七,皇帝册封嵩邻为忽汗州都督、勃海王。

2陆贽被罢免宰相职务后,裴延龄在皇帝那里诬陷京兆尹李充、卫尉卿张滂、前任司农卿李铦与陆贽拉帮结党。正好这时候天气干旱,裴延龄上奏皇帝说:"陆贽等人因为失去了权势,而心怀怨恨,他们对大家说:'天下干旱,百姓们就要流离散亡了,度支拖欠各年粮草的数量很多,各军中的将士与马匹没有吃的东西,这事情该如何办呢!'说这些话来动摇军士、百姓的人心,用意不仅仅在于攻击我一个人。"过了几天,皇帝在禁苑中打猎,正巧有个神策军的士兵上诉说:"度支不发给我们喂马的草料。"皇帝觉得裴延龄前几天说的话是对的,于是急忙回到宫中。夏,四月二十五日,皇帝将陆贽贬职为忠州别驾,将李充贬职为涪州长史,将张滂贬职为汀州长史,将李铦贬职为邵州长史。

当初,阳城从一个普通的士人被朝廷征聘谏议大夫,他对朝廷任命自己的官职并不推辞。他人还没有到京城,人们都想一睹他的风采,都说:"阳城肯定会拼死向皇帝规劝直谏,忠于职守的。"后来阳城到了京城后,各位谏官向皇帝纷纷进言,所说都是些鸡毛蒜皮的琐碎事情,皇帝对此更加厌烦苦恼。但是阳城却正与他的两个弟弟以及客人们整日整夜地拿酒开怀畅饮,别人不能看出他的心思,都认为他不过是徒有虚名而已。前进士河南人韩愈写了一篇《争臣论》的文章来讥笑、嘲讽他,阳城对此也满不在乎。有想拜访阳城而探问他的心意的人来了,阳城已经知道了来客的心思,就强行与客人饮酒。有时候是来客先醉倒在席子上,有时候是阳城先醉了,躺

在客人的怀中，总是不能听来客问他什么。后来，陆贽等人被加罪受贬，皇帝对他们的怒气还没有消除，朝廷内外的人都忧心忡忡，十分害怕，认为他们会遭到难以预料的罪罚，没有人敢出面来营救。阳城听说了后，站起来说："不能让天子宠信任用奸邪之臣，杀害没有罪过的人。"立即带领拾遗官王仲舒、归登，右补阙官熊执易、崔邠等人守候在延英门外，向皇帝呈上疏章，论说裴延龄奸邪谄谀，陆贽等人无罪。皇帝勃然大怒，打算将阳城等人治罪。太子出面营救阳城等人，皇帝的怒气才缓解下来，让宰相宣旨打发他们离开。这个时候，金吾将军张万福听说谏官们跪在延英殿上劝谏皇帝，急忙赶到延英殿门外，大声祝贺道："朝廷中有正直的大臣，天下就一定会太平无事！"于是一个个地向阳城、王仲舒等人行礼，接着又连声高呼"太平万岁！太平万岁！"张万福，是一员武将，年龄已有八十多岁了，从此以后，他的名声就遍传天下，为人们推重。归登，是四朝旧臣归敬宗的儿子。当时，皇帝随时都有任命裴延龄为宰相的可能，阳城说："如果任命裴延龄为宰相，那么我就把写在白麻纸上的裴延龄的委任书毁坏，然后在朝廷上痛哭一场。"有一个叫李繁的人，是已故宰相李泌的儿子，阳城将裴延龄的所有过失、罪恶都写在奏疏上，想秘密地弹劾裴延龄。因为李繁是老朋友的儿子，就让他誊抄一遍。李繁却将这一事情完全告诉了裴延龄。裴延龄先到皇帝那里，一条一条地自我开脱。阳城的奏疏进呈给皇帝后，皇帝觉得说的都是不实之词，便看都不看。

3 丙寅，幽州奏破奚王啜利等六万余众[1]。

4 回鹘奉诚可汗卒，无子，国人立其相骨咄禄为汗。骨咄禄本姓跌跌氏，辩慧有勇略，自天亲时典兵马用事，大臣

诸酋长皆畏服之。既为可汗,冒姓药葛罗氏[2],遣使来告丧。自天亲可汗以上子孙幼稚者,皆内之阙庭。

5 五月,丁丑,以宣武留后李万荣、昭义左司马领留后王虔休皆为节度使。

6 甲申,河东节度使李自良薨。戊子,监军王定远奏请以行军司马李说为留后。说,神通之五世孙也。

7 庚寅,遣秘书监张荐册拜回鹘可汗骨咄禄为腾里逻羽录没密施合胡禄毗伽怀信可汗。

8 癸巳,以李说为河东留后,知府事。说深德王定远,请铸监军印,监军有印自定远始。

9 秋,七月,丙寅朔,阳城改国子司业,坐言裴延龄故也。

10 王定远自恃有功于李说,专河东军政,易置诸将;说不能尽从,由是有隙。定远以私怒拉杀大将彭令茵,埋马矢中,将士皆愤怒。说奏其状,定远闻之,直诣说,拔刀刺之;说走免。定远召诸将,以箱贮敕及告身二十余通,示之曰:"有敕,令说诣京师,以行军司马李景略为留后,诸君皆迁官。"众皆拜。大将马良辅窃视箱中,皆定远告身及所受敕也,乃麾众曰:"敕告皆伪,不可受也。"定远走登乾阳楼,呼其麾下,莫应,逾城而坠,为枯枿所伤而死。

11 八月,辛亥,司徒兼侍中北平庄武王马燧薨。

12 闰月,戊辰,元谊以洺州诈降;王虔休遣裨将将二千人入城,谊皆杀之。

13 九月,丁巳,加韦皋云南安抚使。

14 横海节度使程怀直,不恤士卒,猎于野,数日不归。怀

直从父兄怀信为兵马使，因众心之怨，闭门拒之；怀直奔归京师。冬，十月，丁丑，以怀信为横海留后。

15 南诏攻吐蕃昆明城，取之；又虏施、顺二蛮王[31]。

【注释】

①奚王：即奚族的首领。奚族为古老的民族，属东胡系，居住在辽水上游，汉代称乌桓，隋唐称为奚。

②药葛罗氏：回鹘可汗的姓氏，回鹘可汗姓药葛罗。

③施、顺二蛮：施蛮和顺蛮都是乌蛮种，是西南地区的少族民族。施蛮在今云南丽江纳西族自治县一带。顺蛮在今云南丽江纳西族自治县西北地区。

【译文】

3 二十九日，幽州向朝廷上奏说打败了奚王啜利等人的部众六万多人。

4 回鹘的奉诚可汗去世，他没有儿子，回鹘国的人们拥立相国骨咄禄为可汗。骨咄禄本来姓跌跌氏，能言善辩、聪慧、勇敢、有谋略，自从天亲可汗时代开始掌管兵马大权，处理政事，回鹘的大臣和各部落的酋长们都畏惧而服从他。他成了可汗之后，改冒前可汗的姓氏药葛罗氏，派遣使者到朝廷来报丧。还将天亲可汗以前可汗们年幼的子孙全部都送到朝廷来。

5 五月十一日，皇帝任命宣武军留后李万荣、昭义军左司马兼留后王虔休各为本军节度使。

6 十八日，河东节度使李自良去世。二十二日，河东镇的监军王定远上奏朝廷请求任命行军司马李说为留后。李说是淮安王李神通的五世孙。

7 二十四日，皇帝派遣秘书监张荐去册封回鹘可汗骨咄禄为腾里逻羽录没密施合胡禄毗伽怀信可汗。

8 二十七日，皇帝任命李说为河东镇留后，代理河南府事务。李

说深深感激王定远,请求朝廷铸造监军的印信。监军有印信是从王定远开始的。

9 秋,七月初一,阳城被改任国子监的司业,这是因为他上书攻击、责难裴延龄罪过的缘故。

10 王定远凭仗着自己对李说担任留后有功劳,便专揽河东镇的军事大权,调动、安排各个将领的职务,李说不能对他一切都言听计从,于是两人就有了矛盾。王定远因为私人怨恨将大将彭令茵打死了,把他的尸体埋在马粪中,军中的将士们对此都十分愤怒。李说将这一事件上奏给了朝廷,王定远听说了以后,直接跑到李说那里,拔刀刺杀他,李说逃出来才免一死。王定远召集军中各位将领,拿出箱子中放着的皇帝敕书和官职委任书二十多通给大家看,他说:"皇帝有敕令,命令李说前往京城,让行军司马李景略担任留后职务,各位将军都要升官晋级。"大家都向他行礼,表示服从。大将马良辅偷偷看箱子中的东西,发现都是王定远的委任书和他接受的敕令,于是就招拢大家说:"敕令和委任书都是假的,我们不能接受啊。"王定远见势不妙,逃跑出去,爬上了城南的乾阳楼,喊叫着招呼部下,但没有一个部下响应。王定远于是翻城墙出逃,但摔了下来,被枯树枝戳伤死了。

11 八月十七日,担任司徒、兼任侍中职务的北平庄武王马燧去世。

12 闰八月初四,元谊带着洺州假称归降王虔休,王虔休于是派遣裨将率领二千军士进入洺州城,全部都被元谊杀害了。

13 九月二十三日,皇帝加封西川节度使韦皋为云南安抚使。

14 横海军节度使程怀直不体恤照顾士兵,在野外打猎,一连几天都不回城。程怀直的堂兄程怀信担任兵马使职务,乘着将士们对程怀直心怀不满,就关闭城门,将程怀直拒之门外,程怀直只得逃回京城长安去。冬,十月十四日,皇帝任命程怀信为横海军留后。

15 南诏进攻吐蕃人的昆明城,攻占了该城,又俘虏了施、顺这两

个蛮族部落的王。

十二年

1 春，正月，庚子，元谊、石定蕃等帅洺州兵五千人及其家人万余口奔魏州。上释不问，命田绪安抚之。

2 乙丑，以浑瑊、王武俊并兼中书令。己巳，加严震、田绪、刘济、韦皋并同平章事；天下节度、观察使，悉加检校官以悦其意。

3 三月，甲午，韦皋奏降西南蛮高万唐等二万余口。

4 乙巳，以闲厩、宫苑使李齐运为礼部尚书，户部侍郎裴延龄为户部尚书，使职如故。齐运无才能学术，专以柔佞得幸于上，每宰相对罢，则齐运次进决其议；或病卧家，上欲有所除授，往往遣中使就问之。

5 丙子[1]，韶王暹薨。

6 魏博节度使田绪尚嘉诚公主，有庶子三人，季安最幼，公主子之，以为副大使。夏，四月，庚午，绪暴薨。左右匿之，使季安领军事，年十五。乙亥，发丧，推季安为留后。

7 庚辰，上生日，故事，命沙门、道士讲论于麟德殿，至是，始命以儒士参之。四门博士韦渠牟嘲谈辩给[2]，上悦之。旬月，迁右补阙，始有宠。

8 五月，丙申，邠宁节度使张献甫暴薨，监军杨明义请都虞候杨朝晟权知留后。丙辰，以朝晟为邠宁节度使。

9 六月，乙丑，以监句当左神策窦文场[3]、监句当右神策

霍仙鸣皆为护军中尉,监左神威军使张尚进、监右神威军使焦希望皆为中护军。初,上置六统军,视六尚书,以处节度使罢镇者,相承用麻纸写制。至是,文场讽宰相比统军降麻。翰林学士郑细奏言:"故事惟封王、命相用白麻,今以命中尉,不识陛下特以宠文场邪,遂为著令也?"上乃谓文场曰:"武德、贞观时,中人不过员外将军同正耳,衣绯者无几。自辅国以来,堕坏制度。朕今用尔,不谓无私。若复以麻制宣告天下,必谓尔胁我为之矣。"文场叩头谢,遂焚其麻,命并统军自今中书降敕。明日,上谓细曰:"宰相不能违拒中人,朕得卿言方悟耳。"是时窦、霍势倾中外,藩镇将帅多出神策军,台省清要亦有出其门者矣。

【注释】

①丙子:唐德宗贞元十一年三月无丙子日,据他本丙子应为丙辰,即二十四日。

②四门博士:北魏时设四门小学,有博士四十人。唐代四门博士为负责教授儒家经典的国子监教官。

③监句当:这是唐朝高级宦官担当的职务,监督军队,有权处理军政事务,并能直接向皇帝汇报。

【译文】

贞元十二年(丙子,公元796年)

1 春,正月初七,元谊、石定蕃等人带着洺州的军队五千人以及他们的家属一万多人投奔了魏州。皇帝没有追究他们的罪过,命令魏博节度使田绪安抚他们。

2 二月初三,皇帝任命浑瑊、王武俊一起兼任中书令。初七,皇帝加封严震、田绪、刘济、韦皋一同担任同平章事,对全国各地的节度

使、观察使，通通都加封上检校官，以讨他们的喜欢。

3 三月初二，韦皋上奏朝廷说降服了西南蛮高万唐等二万多人口。

4 十三日，皇帝任命管理宫中养马和禁苑的闲厩、宫苑使李齐运为礼部尚书，任命户部侍郎裴延龄为户部尚书，他们兼任的职务一如以前。李齐运没有什么才能和学问，专门以柔顺、谄媚的手段取得皇帝对他的宠信，每当宰相们回答完皇帝的提问，那么李齐运接着就上来裁断他们的意见，以作决定。有时候他卧病在家里，皇帝打算任命什么人的官职，往往派遣宫中的宦官使者去询问他的意见。

5 二十四日，韶王李暹去世。

6 魏博节度使田绪娶嘉诚公主为妻，他有三个庶出的儿子，田季安年龄最小，嘉诚公主把他当成自己的儿子，让他担任了魏博节度副大使的职务。夏，四月初九，田绪突然去世。他的亲信们将田绪去世的消息隐瞒下来，让田季安统领军中事务，他才十五岁。十四日，他们公布了田绪去世的消息，推举田季安担任留后。

7 十九日，这一天是皇帝的生日，按照以前的惯例，要让僧人、道士在麟德殿讲经论道，到这时开始，才让儒学之士也参予进来。四门博士韦渠牟在讲论之中，幽默诙谐，能言善辩，皇帝很喜欢他，过了一个多月，就提升他为右补阙官，开始宠信他。

8 五月初六，邠宁节度使张献甫突然去世，监军杨明义请求朝廷任命都虞候杨朝晟暂时代理留后职务。十四日，皇帝任命杨朝晟为邠宁节度使。

9 六月初六，皇帝任命监句当左神策窦文场、监句当右神策霍仙鸣都担任护军中尉，任命监左神威军使张尚进、监右神威军使焦希望都担任中护军。当初，皇帝设置六军的统军职务，类似于朝廷中的六部尚书，以安置免除了军镇节度使职务的人，按照流传下来的习惯用麻纸来书写委任他们的状书。到现在，窦文场暗示宰相要和

统军一样，给他们下用白麻纸书写的委任书。翰林学士郑细上奏皇帝说："按照惯例，只有封拜王位、任命宰相用白麻纸写委任书，现在要用白麻纸任命护军中尉，不知是陛下要特别宠任窦文场呢，还是就此成为固定下来的制度呢？"皇帝这才对窦文场说："本朝武德、贞观年间，宫中宦官的职位不过是与员外将军同样的正品级别而已，能穿戴绯色朝服的人没有几个。自从李辅国以来，破坏了这一制度。我现在任用你，不能说没有私情。如果再用白麻纸书写委任书，公告天下，那么天下的人一定会说是你逼迫我这样做的了。"窦文场向皇帝叩头谢罪。于是皇帝将白麻纸写的委任书烧了，下令从今以后，连同统军一职的委任书也由中书省颁下敕书。第二天，皇帝对郑细说："宰相们也不能违抗、拒绝宦官们的意见，我听了你的话以后才算醒悟了。"这个时候，窦文场、霍仙鸣的权势压倒朝廷内外的官员，各个藩镇的节度使和将领大多出自神策军，朝廷三省六部的长官也有出自他们两个人门下的。

10 宣武节度使李万荣病风，昏不知事，霍仙鸣荐宣武押牙刘沐可委军政。辛巳，以沐为行军司马。

11 宣歙观察使刘赞卒。

初，上以奉天窘乏，故还宫以来，尤专意聚敛。藩镇多以进奉市恩，皆云"税外方圆"，亦云"用度羡余"，其实或割留常赋，或增敛百姓，或减刻利禄，或贩鬻蔬果，往往私自入，所进才什一二。李兼在江西有月进，韦皋在西川有日进。其后常州刺史济源裴肃以进奉迁浙东观察使[1]，刺史进奉自肃始。及刘赞卒，判管严绶掌留务，竭府库以进

奉，征为刑部员外郎，幕僚进俸自绶始。绶，蜀人也。

12 李万荣疾病，其子乃为兵马使。甲申，乃集诸将责李湛、伊娄说、张丕以不忧军事，斥之外县。上遣中使第五守进至汴州，宣慰始毕，军士十余人呼曰："兵马使勤劳无赏，刘沐何人，为行军司马！"沐惧，阳中风，舁出。军士又呼曰："仓官刘叔何给纳有奸。"杀而食之。又欲斫守进，乃止之。乃又杀伊娄说、张丕。都虞候匡城邓惟恭与万荣乡里相善，万荣常委以腹心，乃亦倚之。至是，惟恭与监军俱文珍谋，执乃，送京师。秋，七月，乙未，以东都留守董晋同平章事，兼宣武节度使，以万荣为太子少保，贬乃虔州司马。丙申，万荣薨。

邓惟恭既执李乃，遂权军事，自谓当代万荣，不遣人迎董晋。晋既受诏，即与傔从十余人赴镇，不用兵卫。至郑州，迎者不至，郑州人为晋惧，或劝晋且留观变。有自汴州出者，言于晋曰："不可入。"晋不对，遂行。惟恭以晋来之速，不及谋；晋去城十余里，惟恭乃帅诸将出迎。晋命帷恭勿下马，气色甚和，惟恭差自安。既入，仍委惟恭以军政。

初，刘玄佐增汴州兵至十万，遇之厚。李万荣、邓惟恭每加厚焉。士卒骄，不能御，乃置腹心之士，幕于公庭庑下，挟弓执剑以备之，时劳赐酒肉。晋至之明日，悉罢之。

【注释】

①济源：县名。隋代设置，治所在今河南济源县。

【译文】

10 宣武节度使李万荣中风，昏迷不醒，不能处理军政大事，霍仙鸣向皇帝推荐宣武军的押牙官刘沐担当军政大事。二十二日，皇帝任命刘沐为行军司马。

11 宣歙观察使刘赞去世。

当初，皇帝被困在奉天城的时候，用度极为窘迫缺乏，所以自从回京还宫以后，特别注意搜刮财物。各地的军镇节帅多半都以向皇帝进贡的形式以换取皇帝的恩宠，这种进贡的东西被称为"税外方圆"，也称作"用度羡余"。实际上，这些东西或者是截留正常应交的赋税，或者是增加对百姓的搜刮，或者是削减，克扣官吏们的俸禄，或者是贩卖蔬菜瓜果而来的，节帅们往往中饱私囊，向皇帝进贡的数量才不过是搜刮东西的十分之一二。李兼在江西每月都要向皇帝进贡，韦皋在西川每天都向皇帝进贡。后来，常州刺史济源人裴肃因为向皇帝进贡，得以升迁为浙东观察使，担任刺史职务的人向皇帝进贡从裴肃开始。刘赞去世后，他的判官严绶掌管留后事务，将军府的全部库存的东西都弄出来进献给皇帝，被皇帝征召入朝，担任刑部员外郎。幕僚向皇帝进贡从严绶开始。严绶是蜀人。

12 李万荣病得很重，他的儿子李乃担任兵马使职务。二十五日，李乃将各位将领都召集起来，当众斥责李湛、伊娄说、张丕，说他们不关心军事，将他们斥逐到汴州城外的县里去了。皇帝派遣宫中的宦官使者第五守进到汴州。宣抚慰劳才结束，士兵中就有十几个人高声呼叫道："兵马使辛苦勤劳，朝廷没有奖赏，刘沐是个什么人物，竟让他担任行军司马？"刘沐十分害怕，假装得了中风病，被人抬了出去。军士们又高声呼叫道："管理库房的仓官刘叔何在财物收支上作弊、贪污。"大家上前杀了他，并且吃了他的肉。士兵们又打算杀第五守进，李乃制止了他们。李乃又杀了伊娄说、张丕。担任都虞候职务的匡城人邓惟恭与李万荣是同乡，两人关系很好，李万荣把他当心腹看待，李乃也很是依赖他。到了这个时候，邓惟恭

与监军俱文珍策划，把李乃抓起来了，将他押送到京城。秋，七月初六，皇帝任命东都留守董晋为同平章事，兼任宣武军节度使，任命李万荣为太子少保，将李乃贬职为虔州司马。初七，李万荣去世。

邓惟恭将李乃抓起来以后，就代理军中事务，自认为他应当代替李万荣担任节度使，不派人去迎接新任节度使董晋。董晋接到皇帝的诏令以后，立即带着十多个随从人员赶赴汴州，不带军队护卫。到了郑州，迎接他的人没来。郑州的人都替董晋担心，有的人还劝董晋暂时留在郑州，观察汴州事态的发展。有从汴州城出来的人，对董晋说："您不能进汴州城去。"董晋不回答，带着人就上路了。因为董晋到汴州来得极快，邓惟恭还来不及策划、安排。董晋一行离汴州城还有十几里远的时候，邓惟恭才带着各位将领出城迎接。董晋让邓惟恭不要下马来，而且脸色和态度非常平和，邓惟恭这才稍微安心。董晋进汴州城就职后，仍然将军政大事交给邓惟恭处理。

当初，刘玄佐将汴州的军队增加到十万人，对待他们很优厚，李万荣、邓惟恭掌管军事大权后，对士兵们更优厚。士兵们因此骄纵，不能控制。他们只得安排亲信的士兵们，在官署的走廊下扎着帐篷，带着弓、剑，防备骄纵的士兵们攻击官署，对这些守卫官署的士兵们，他们经常给酒给肉，加以慰劳。董晋到任的第二天，就把驻扎在官署走廊下的警卫士兵全撤除了。

13 戊戌，韩王迥薨。

14 壬子，诏以宣武将士邓惟恭等有执送李乃功，各迁官赐钱，其为乃所胁，邀逼制使者，皆勿问。

15 八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16 己巳,以田季安为魏博节度使。

17 丙子,以汝州刺史陆长源为宣武行军司马。朝议以董晋柔仁多可,恐不能集事,故以长源佐之。长源性刚刻,多更张旧事;晋初皆许之,案成则命且罢,由是军中得安。

18 丙戌,门下侍郎、同平章事赵憬薨。

19 初,上不欲生代节度使,常自择行军司马以为储帅。李景略为河东行军司马,李说忌之。回鹘梅录入贡,过太原,说与之宴,梅录争坐次,说不能遏。景略叱之,梅录识其声,趋前拜之曰:"非丰州李端公邪!"[1]又拜,遂就下座。座中皆属目于景略。说益不平,乃厚赂中尉窦文场,使去之。会有传回鹘将入寇者,上忧之,以丰州为虏冲,择可守者!文场因荐景略。九月,甲午,以景略为丰州都防御使。穷边气寒,土瘠民贫,景略以勤俭帅众,二岁之后,储备完实,雄于北边。

20 卢迈得风疾,庚子,贾耽私忌[2],宰相绝班,上遣中使召主书承旨[3]。

21 丙午,户部尚书、判度支裴延龄卒;中外相贺,上独悼惜之。

22 壬子,吐蕃寇庆州。

23 冬,十月,甲戌,以谏议大夫崔损、给事中赵宗儒并同平章事。损,玄玮之弟孙也,尝为裴延龄所荐,故用之。

24 十一月,乙未,以右补阙韦渠牟为左谏议大夫。上自陆贽贬官,尤不任宰相,自御史、刺史、县令以上皆自选用,中书行文书而已。然深居禁中,所取信者裴延龄、李齐

运、户部郎中王绍、司农卿李实、翰林学士韦执谊及渠牟，皆权倾宰相，趋附盈门。绍谨密无损益；实狡险掊克；执谊以文章与上唱和，年二十余，自右拾遗召入翰林；渠牟形神恍躁，尤为上所亲狎，上每对执政，漏不过三刻，渠牟奏事率至六刻，语笑款狎往往闻外；所荐引咸不次迁擢，率皆庸鄙之士。

25 宣武都虞候邓惟恭内不自安，潜结将士二百余人谋作乱；事觉，董晋悉捕斩其党，械惟恭送京师。己未，诏免死，汀州安置。

【注释】

①李端公：即李景略。端公，唐人对御史的一种尊称。

②私忌：唐代人把凡是父亲、母亲、祖父、祖母以及曾祖父、曾祖母去世的日子称为私忌。

③主书：唐代官名，是中书省和尚书省的低级官吏，中书省主书为从七品上，尚书省为从八品下。

【译文】

13 初九，韩王李迥去世。

14 二十三日，皇帝下诏：因为宣武军的将士邓惟恭等人有将李乃抓起来送到京城的功劳，所以分别提升官职，发给赏钱。对那些受李乃胁迫，拦截、逼迫皇帝派去的宦官使者的人，一概不加追究。

15 八月初一，日食。

16 十一日皇帝任命田季安为魏博节度使。

17 十八日皇帝任命汝州刺史陆长源担任宣武军的行军司马。朝廷大臣们议论认为董晋柔软仁慈，对别人的要求多半认可，恐怕不能把事情办好，所以皇帝派陆长源去协助他。陆长源为人刚直、严

厉,改变了很多旧的规定;董晋在开始时都答应他,但等新的规定制定以后,董晋就命令他暂时停止,这样一来,军中才安定下来。

18 二十八日,门下侍郎、同平章事赵憬去世。

19 当初,皇帝不打算在各军镇节度使还健在的时候就让人顶替他们,所以经常自己挑选各军镇的行军司马,以作为节度使去世后的接班人。李景略担任河东镇的行军司马,节度使李说对他很妒忌。回鹘的梅录来向朝廷进贡,经过太原,李说设宴招待他,在宴会上,梅录与李说的官员们争座位的好坏,李说没办法制止他。李景略大声呵斥梅录,梅录分辨出是李景略的声音,连忙快步向前,对李景略行礼说:"这不是丰州的李端公吗?"再次向李景务下拜,然后就坐了下座。满座人都吃惊地注视着李景略,对他很是佩服。这样李说更加心怀不满,于是用很厚重的礼物贿赂护军中尉窦文场,让他把李景略弄走。正好有人流传说回鹘人将要来侵犯,皇帝对此十分担忧,觉得丰州正在回鹘人南下的交通要道上,要选择可以防守这一地方的人。窦文场乘机向皇帝推荐了李景略。九月初六,皇帝任命李景略为丰州都防御史。丰州地处边塞,气候寒冷,土地贫瘠,百姓穷困,李景略以身作则,勤劳俭朴,过了两年,这里粮储丰富,边备充实,丰州成为称雄北部边疆的一个重要地区。

20 宰相卢迈得了严重的中风病,二十日,是宰相贾耽亲人的忌日,这一天没有宰相上班,皇帝派遣宫中的宦官使者召来低级官吏主书来承接诏旨。

21 十八日,户部尚书、负责度支事务的裴延龄死了。朝野内外的人见面都互相祝贺,只有皇帝一个人悼念、怜悯他。

22 二十四日,吐蕃人侵犯庆州。

23 冬,十月十七日,皇帝任命谏议大夫崔损、给事中赵宗儒一同担任平章事。崔损,是中宗皇帝时期的功臣崔玄玮弟弟的孙子,曾经得到裴延龄的推荐,所以皇帝就重用了他。

24 十一月初八,皇帝任命右补阙韦渠牟为左谏议大夫。皇帝自

从陆贽被贬职以后，特别不信任宰相，从御史、刺史、县令以上的官员，都亲自挑选、任用，中书省不过负责写写委任书而已。但皇帝深居宫禁之中，所相信和任用的是裴延龄、李齐运，户部郎中王绍，司农卿李实，翰林学士韦执谊以及韦渠牟，他们的权势都压倒宰相，投靠、趋附他们的人挤满门庭。王绍为人谨慎周密，一切按以前的规定从事，不做增减，李实狡猾、阴险，以搜刮民财为特长，韦执谊用文章与皇帝互相唱和，年龄才二十多岁，就从右拾遗官的位置上被皇帝召进翰林院，韦渠牟形貌神态轻佻浮躁，特别被皇帝亲近，皇帝每次与主持朝政的官员谈论事情，时间不会超过三刻，但韦渠牟上奏事情时间往往长达六刻，亲昵的谈笑声从外边都能听到，他所推荐的人都能得到皇帝的越级提拔，但这些人都是些平庸、粗鄙的人。

25 宣武军的都虞候邓惟恭内心深感不安，暗中勾结二百多名将士阴谋叛乱，事情泄露出来了，董晋将他的党徒全部抓起来杀了，将邓惟恭套上枷锁，押送京城。十二月初二，皇帝下诏免邓惟恭一死，流放到汀州安置。

十三年

1 春，正月，壬寅，吐蕃遣使请和亲；上以吐蕃数负约，不许。

2 上以方渠、合道、木波皆吐蕃要路[1]，欲城之，使问邠宁节度使杨朝晟："须几何兵？"对曰："邠宁兵足以城之，不烦他道。"上复使问之曰："夏城盐州，用兵七万，仅能集事。今三城尤逼虏境，兵当倍之，事更相反，何也？"对曰："城盐州之众，虏皆知之。今发本镇兵，不旬日至塞下，出

其不意而城之，虏谓吾众亦不减七万，其众未集；不敢轻来犯我。不过三旬，吾城已毕，留兵戍之，虏虽至，无能为也。城旁草尽，不能久留，虏退则运刍粮以实之，此万全之策也。若大集诸道兵，逾月始至，虏亦集众而来，与我争战，胜负未可知，何暇筑城哉！"上从之。二月，朝晟分军为三，各筑一城。军吏曰："方渠无井，不可屯军。"判官孟子周曰："方渠承平之时，居人成市，无井何以聚人乎！"命浚智井②，果得甘泉。三月，三城成。夏，四月，庚申，杨朝晟军还至马岭③，吐蕃始出兵追之，相拒数日而去。朝晟遂城马岭而还，开地三百里，皆如其素。

3 庚午，义成节度使李复薨。庚辰，以陕虢观察使姚南仲为义成节度使。监军薛盈珍方大会，闻之，言曰："姚大夫书生，岂将才也！"判官卢坦私谓人曰："姚大夫外虽柔，中甚刚，监军侵之，必不受。军府之祸，自此始矣，吾恐为所留。"遂自他道潜去。南仲果以牒请之，不遇，得免。既而盈珍与南仲有隙，幕府多以罪贬，有死者。

4 吐蕃赞普乞立赞卒，子足之煎立。

5 六月，壬午，韦皋奏吐蕃入寇，嶲州刺史曹高仕破之于台登城下。

【注释】

①方渠：县名，唐代景龙元年(公元707年)设置，治所在今甘肃环县。境内有方渠寨，唐贞元十三年(公元797年)年设置，在今环县南部方渠镇。 合道：即合道镇，唐代的军事堡垒，修筑于唐贞元十三年(公元797年)，在今甘肃环县西南部。 木波：即木波堡。

②眢(yuān 冤)：这里指枯竭无水。

③马岭：县名。西汉时设置，后有废兴，治所也有改易。唐代治所在今甘肃庆阳县西北部马岭镇。

【译文】

贞元十三年(丁丑，公元797年)

1 春，正月十五日，吐蕃派遣使者到朝廷来请求和好。皇帝因为吐蕃以前多次背弃和约，没有答应。

2 皇帝认为方渠、合道、木波这些地方都是吐蕃通向东边的要害之地，打算在这里筑城防守，于是就派遣使者去询问邠宁节度使杨朝晟："筑这几座城需要多少兵力？"杨朝晟回答说："邠宁镇的现有兵力就足以修筑好这几座城，不用烦劳其他军镇了。"皇帝又派使者去问他："前不久修筑盐州城，动用兵力七万人，才刚刚能够把事情办成。现在要建的这三座城特别靠近吐蕃的边境，按理兵力应该是修盐州城的一倍，但你说的情况正好相反，这是什么道理？"杨朝晟回答说："修筑盐州城军队的数量，吐蕃人都知道。现在我调派本镇的兵马，不过十天就达到目的地，出乎吐蕃人的预料，立即筑城，吐蕃人会觉得我们的兵马也不少于七万人，他们的兵马还没有聚集起来，不敢轻易地来侵犯我们。不超过三十天，我们就把城修筑好了，留下兵力在那里守卫，吐蕃人尽管来了，也无能为力。城堡附近的草被吃光以后，吐蕃的骑兵就不能在这里久留下去，敌人一退却，那么我们立即将粮草运进城堡去充实储备，这是各方面都周全的计策。如果大规模地调集各军镇的兵力，一个月以后，人马才到目的地，敌人也会聚集他们的兵马来，与我们交战，谁胜谁负还不知道，哪里有时间来修筑城堡呢？"皇帝采纳了他的意见。二月，杨朝晟将自己的军队一分为三，分别修筑一座城堡。军中的低级官吏说："方渠这个地方没有水井，不能够驻扎军队。"判官孟子周说："方渠在天下太平的时候，很多人到这里定居，成了闹市，没有水井

怎么能有很多人口聚集在这里呢?"于是下令士兵们疏淘旧井,果然得到甘美的泉水井。三月,三座城堡都修好了。夏,四月初五,杨朝晟的军队撤回去,到了马岭这个地方,吐蕃人才派出军队来追赶,与杨朝晟的军队对抗了几天就退回去了。杨朝晟于是在马岭又修建了一座城堡后,回到了邠宁。他在这里开辟了三百里疆域,一切都像他起初预料的那样。

3 十五日,义成军节度使李复去世。二十五日,皇帝任命陕虢观察使姚南仲担任义成军节度使。监军薛盈珍正在召集将吏们商议事情,听说这一消息后,说道:"姚大夫是一介书生,他哪里是一个将帅之才呢?"判官卢坦私下对人说:"姚大夫外面虽然柔弱,但骨子里却很刚强,监军如果冒犯了他的权益,他一定不会甘心接受。军府内的祸乱,就要从这里开始了,我担心要被姚大夫留用。"于是走别的路悄悄离开了这里。姚南仲果然发出公文请他任职,但没有找到,所以他才不在此地任职。不久,薛盈珍与姚南仲有矛盾,许多幕僚都获罪贬官,还有因此而死人的。

4 吐蕃的赞普乞立赞死了,他的儿子足之煎继任赞普。

5 六月二十八日,韦皋上奏朝廷说吐蕃前来侵犯,嶲州刺史曹高仕在台登城下打败了他们。

6 光禄少卿同正张茂宗[1],茂昭之弟也,许尚义章公主,未成婚,茂宗母卒,遗表请终嘉礼,上许之。秋,八月,癸酉,起复茂宗左卫将军同正。左拾遗义兴蒋乂上疏谏[2],以为:"兵革之急,古有墨衰从事者,未闻驸马起复尚主也。"上遣中使谕之,不止,乃特召对于延英,谓曰:"人间多借吉成婚者[3],卿何执此之坚?"对曰:"婚姻、丧纪,人之大

伦，吉凶不可渎也。委巷之家，不知礼教，其女孤贫无恃，或有借吉从人，未闻男子借吉娶妇者也。”太常博士韦彤、裴堪复上疏谏；上不悦，命趣下嫁之期。辛巳，成婚。

7 九月，己丑，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卢迈以病罢为太子宾客。

8 冬，十月，淮西节度使吴少诚擅开刁沟入汝[4]，上遣中使谕止之，不从。命兵部郎中卢群往诘之，少诚曰：“开此水，大利于人。”群曰：“君令臣行，虽利，人臣敢专乎！公承天子之令而不从，何以使下吏从公之令乎！”少诚遽为之罢役。

9 十二月，徐州节度使张建封入朝。先是，宫中市外间物，令官吏主之，随给其直。比岁以宦者为使，谓之宫市，抑买人物，稍不如本估。其后不复行文书，置白望数百人于两市及要闹坊曲[5]，阅人所卖物，但称宫市，则敛手付与，真伪不复可辩，无敢问所从来及论价之高下者，率用直百钱物买人直数千物，多以红紫染故衣、败缯，尺寸裂而给之，仍索进奉门户及脚价钱。人将物诣市，至有空手而归者，名为宫市，其实夺之。商贾有良货，皆深匿之；每敕使出，虽沽浆、卖饼者皆撤业闭门。尝有农夫以驴负柴，宦者称宫市取之，与绢数尺，又就索门户，仍邀驴送柴至内。农夫啼泣，以所得绢与之，不肯受，曰，“须得尔驴”。农夫曰：“我有父母妻子，待此然后食。今以柴与汝，不取直而归，汝尚不肯，我有死而已。”遂殴宦者。街吏擒以闻，诏黜宦者，赐农夫绢十匹。然宫市亦不为之改，谏官御史数

谏，不听。建封入朝，具奏之，上颇嘉纳；以问户部侍郎判度支苏弁，弁希宦者意，对曰："京师游手万家，无土著生业，仰宫市取给。"上信之，故凡言宫市者皆不听。

【注释】

①同正：官名，唐代高宗时除员外官外，还另置闲散的同正官。

②义兴：县名，隋代以阳羡县改置，治所在今江苏宜兴县。

③人间：即民间，唐代人避太宗李世民讳，将民说成人。 吉：这里实际上指丧事。

④刀沟：水名，《新唐书》和《旧唐书》都将刀沟写成司洧水。

⑤白望：这里指在街市中左右张望，不给钱白拿别人东西的宦官下属。两市：唐代京城长安城分东、西两市。

【译文】

6 光禄少卿同正张茂宗，是义武军节度使张茂昭的弟弟，已经同皇帝之女义章公主定下了婚约。在还没有结婚时，张茂宗的母亲就死了，她死前留下表章请求皇帝让儿子与公主完成婚礼，皇帝答应了。秋，八月二十日，在为母亲守丧不满规定的时间内，皇帝起用张茂宗为左卫将军同正。担任左拾遗的义兴人蒋乂上疏劝谏皇帝，他认为："在军情紧迫的时候，古代有身穿黑麻丧服就上战场的先例，但没有听说驸马在服丧不满的情况下，就聘娶公主的事情。"皇帝派遣宫中宦官使者去开导他，但蒋乂并不停止劝谏此事。于是皇帝就将他召到延英殿来，对他说："民间往往有在服丧期间完成婚礼的，你为什么如此坚决地反对呢？"蒋乂回答说："婚姻和丧事，是人间最重要的伦理，吉礼和凶礼是不能够亵渎的。陋巷中的人家，不知道礼仪教化，那些贫困无依、丧失双亲的孤女，有的也在服丧期间出嫁的，但没有听说男子在服丧期间娶妻的事情。"太常博士韦彤、裴堪又上奏疏，劝谏皇帝，对此，皇帝很不高兴，命令有关部门

赶紧选择公主下嫁的日期。二十八日，张茂宗与义章公主举行婚礼。

7 九月初七，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卢迈因为得了中风病，被罢免了宰相职务，改任太子宾客。

8 冬，十月，淮西节度使吴少诚自作主张凿通刀沟，放水进入汝水。皇帝派遣宫中宦官使者去劝阻、制止，但吴少诚不服从。皇帝又命令兵部郎中卢群去责问他，吴少诚说："凿开刀沟之后，对百姓十分有利。"卢群说："君王命令臣子的事情，尽管有利，但作臣子的敢独断专行吗？你接到天子的命令，但却不服从，那你又用什么办法让部下将吏服从你呢？"吴少诚听了后，赶忙将这项工程停止下来。

9 十二月，徐州节度使张建封进京入朝。在此之前，宫中购买外面的物品，都由官吏来主持这一事情，都能够随时按价给钱。近年来改由宦官作为负责此事的使者，名义上称为是宫廷购买，实际上压低价钱，买进别人的物品，逐渐地付出的钱就低于物品本身的价值了。后来，再也不拿宫中采买所持的公文凭证，在长安东西两市和各热闹场所、大街小巷安置几百个四处张望的"白望"人，到处察看百姓们出卖的各种物品，只要声称是宫廷要购买，百姓就只得毫无余地地拱手将东西送给他们，人们分不清楚这些人的真假，也不敢询问他们从哪里来，也不敢讨论价钱的高低。这些宦官采买往往用价值只值一百钱的物品换进人们价值几千钱的物品，他们经常用红色、紫色的旧衣服和坏了的丝帛，按照尺寸撕下来给卖主，还要索要所谓的进奉门户钱和脚夫钱。有的人把东西弄到市场上去卖，甚至有两手空空回家去的，名义上是宫中购买，实际上是强行抢夺。商人们有好的货物，都想方设法藏好。每当宫中使者出来的时候，即使是卖汤水、卖饼食的人，都连忙收拾家什，关门闭户。曾经有一个农夫用驴子驮着柴禾去买的，宦官声称宫中要采买，于是将柴禾买下，给农夫几尺绢作报酬，又向农夫要导行门户钱，还下

令农夫用驴子把柴禾送进宫中。农夫哭了起来，把给的几尺绢又还给宦官，以免送柴去宫中。但宦官不接受，说："那就要了你的驴子。"农夫说："我家里有父母和妻儿，都要靠这匹驴子劳动才有饭吃。现在把柴禾送给你，不要钱空手回去，你还不放过我，那我只有一死了。"于是就殴打了这个宦官。管理街市的街吏把农夫抓起来，将这一事情上报给朝廷，皇帝下诏将宦官废免出宫，赏赐给这位农夫十匹绢。但是，宫中宦官们的采买也没有因此而改变。谏官、御史们多次劝谏皇帝，皇帝都不理睬。张建封进京入朝，把这些事情都上奏给了皇帝，皇帝很是嘉许，听取了他的意见，拿这件事来问户部侍郎、负责度支事务的苏弁，苏弁为了迎合宦官们的心思，回答说："京城里游手好闲的有上万的人家，没有固定的住所和职业，都依靠宫廷采买来养活家小。"皇帝相信苏弁的话，所以后来凡是劝谏取消宫市的奏疏，一概不予理睬。

十四年

1 春，二月，乙亥，名申、光、蔡军曰彰义。

2 夏，闰五月，庚申，以神策行营节度使韩全义为夏、绥、银、宥节度使。全义时屯长武城，诏帅其众赴镇。士卒以夏州碛卤，又盛夏，不乐徙居；辛酉，军乱，杀大将王栖岩，全义逾城走。都虞候高崇文诛首乱者，众然后定。崇文，幽州人也。丙子，以崇文为长武城都知兵马使，不降敕，令中使口宣授之。

3 秋，七月，壬申，给事中、同平章事赵宗儒罢为右庶子，以工部侍郎郑余庆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

4 八月，初置左、右神策统军。时禁军戍边，禀赐优厚，诸将多请遥隶神策军，称行营，皆统于中尉，其军遂至十五万人。

5 京兆尹吴湊屡言宫市之弊。宦者言湊屡奏宫市，皆右金吾都知赵洽、田秀岩之谋也；丙午，洽、秀岩坐流天德军。

6 九月，丙申[1]，以陕虢观察使于頔为山南东道节度使。

7 丁卯，杞王倕薨。

8 彰武节度使吴少诚遣兵掠寿州霍山[2]，杀镇遏使谢详，侵地五十余里，置兵镇守。

9 太学生薛约师事司业阳城，坐言事，徙连州[3]；城送之郊外。上以城党罪人，己巳，左迁城道州刺史。城治民如治家，州之赋税不登，观察使数加诮让，城自署其考曰："抚字心劳，征科政拙，考下下。"观察使遣判官督其赋，至州，城先自囚于狱。判官大惊，驰入，谒城于狱曰："使君何罪！某奉命来候安否耳。"留一二日未去，城不复归；馆门外有故门扇横地，城昼夜坐卧其上，判官不自安，辞去。其后又遣他判官往按之，他判官载妻子中道逸去。

10 冬，十月，丁酉，通王谌薨。

11 庚子，夏州节度使韩全义奏破吐蕃于盐州西北。

12 明州镇将栗锴杀刺史卢云[4]，诱山越作乱[5]，攻陷浙东州县。

【注释】

①丙申:唐德宗贞元十四年九月无丙申这一天,疑误。

②彰武:误,当作彰义。

③连州:隋代置,后屡有废兴,唐代治所在今广东连县。

④明州:唐代设置,治所在今浙江宁波市南。

⑤山越:古族名。汉末至隋唐时对分布在今苏、浙、皖、赣、闽、粤等省部分山区越人的通称。明州山越指居住在今浙江慈溪、奉化等地的山民。

【译文】

贞元十四年(戊寅,公元798年)

1 春,二月二十四日,朝廷将申州、光州、蔡州的军队改名为彰义军。

2 夏,闰五月十一日,皇帝任命神策行营节度使韩全义为夏、绥、银、宥四州节度使。韩全义当时驻守在长武城,皇帝下诏命令他率领部众赶赴新镇就任。他的士兵们认为夏州是沙碛盐碱的不毛之地,又正是酷热的盛夏,都不愿意迁移去。十二日,军中发生叛乱,士兵们杀了大将王栖岩,韩全义翻过城墙逃走了。都虞候高崇文杀了叛乱的领头人,将士们这才安定下来。高崇文是幽州人。二十七日,皇帝任命高崇文为长武城都知兵马使,不颁下敕令,让宫中宦官使者口头传达旨意,把官职给官崇义。

3 秋,七月二十五日,给事中、同平章事赵宗儒被罢去宰相职务,降任右庶子。皇帝任命工部侍郎郑余庆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

4 八月,开始设置左、右神策军的统军职务。当时,中央禁军去戍守边疆,粮草等给养和赏赐十分优厚,其他各镇的将领们很多都请求隶属于神策军,受神策军遥控,称为神策军的行营,都属神策军的护军中尉统领,这样一来,神策军的数量就增加到了十五万人。

5 京兆尹吴凑多次上奏谈论宫廷采买的弊端。宦官们对皇帝说吴凑屡次上奏取消宫廷采买,都是担任右金吾都知的赵洽、田秀岩

的主意。二十九日，赵洽和田秀岩因罪被流放到天德军去了。

6 九月，丙申这一天，皇帝任命陕虢观察使于頔为山南东道节度使。

7 二十一日，杞王李倕去世。

8 彰义军节度使吴少诚派兵去抢掠寿州的霍山县，杀了这里的镇遏使谢详，侵占土地五十多里，派遣军队镇守。

9 太学生薛约拜国子监的司业阳城为老师，因为上言朝廷获罪，被流放到连州去。临行，阳城将他送到长安城的郊外。皇帝认为阳城与有罪的人结党，二十三日，将阳城降职为道州刺史。阳城治理道州的人民就像治理自己的家一样，道州的赋税不能按数征收上来，湖南观察使多次责备他，阳城为自己的政绩写考评语道："安抚、养育百姓，十分劳心费神，征收赋税，政绩拙劣，政绩考核为下下等。"观察使委派判官来道州督促他上缴赋税，判官到了道州城，阳城先就将自己关到监狱内。判官非常惊讶，急忙跑去，在监狱中见阳城说："你有什么罪呢？我不过是奉命来问你是否平安的。"判官在道州停留一、两天不离开，阳城便不回家。招待客人的馆舍门外有一扇旧门板掉在地上，阳城就整日整夜地或坐、或睡在这扇旧门板上，判官内心感到很不安，便告辞回去了。后来，观察使又派遣其他的判官到道州去问阳城的罪，但这个判官在半路上带着妻儿老小逃跑了。

10 冬，十月二十一日，通王李谌去世。

11 二十四日，夏州节度使韩全义上奏朝廷说在盐州西北一带打败了吐蕃人。

12 镇守明州的将领栗锽杀了明州刺史卢云，引诱山越人反叛，攻陷了浙东一带的州县。

十五年

1 春,正月,甲寅,雅王逸薨。

2 二月,丁丑,宣武节度使董晋薨;乙酉,以其行军司马陆长源为节度使。长源性刻急,恃才傲物。判官孟叔度,轻佻淫纵,好慢侮将士,军中皆恶之。董晋薨,长源知留后,扬言曰:"将士弛慢日久,当以法齐之耳!"众皆惧。或劝之发财以劳军,长源曰:"我岂河北贼,以钱买健儿求节钺邪?"故事,主帅薨,给军士布以制服,长源命给其直;叔度高盐直,下布直,人不过得盐三二斤。军中怨怒,长源亦不为之备。是日,军士作乱,杀长源、叔度,脔食之,立尽。监军俱文珍以宋州刺史刘逸淮久为宣武大将,得众心,密书召之;逸淮引兵径入汴州,乱众乃定。

3 以常州刺史李锜为浙西观察使、诸道盐铁转运使。锜,国贞之子也。闲厩、宫苑使李齐运受其赂数十万,荐之于上,故用之。锜刻剥以事进奉,上由是悦之。

4 庚辰,浙东观察使裴肃擒栗锽于台州[1],斩之。

5 己丑,以刘逸淮为宣武节度使,赐名全谅。

6 三月,甲寅,吴少诚遣兵袭唐州,杀监军邵国朝、镇遏使张嘉瑜,掠百姓千余人而去。

7 戊午,昭义节度使王虔休薨。戊辰,以河阳、怀州节度使李元淳为昭义节度使。

8 夏,四月,癸未,以安州刺史伊慎为安、黄等州节度使。

9 癸巳,山南西道节度使严震薨。

10 南诏异牟寻遣使与韦皋约共击吐蕃,皋以兵粮未集,

请俟他年。

11 山南西道都虞候严砺谄事严震，震病，使知留后，遗表荐之。秋，七月，乙巳，以砺为山南西道节度使。

【注释】

①台州：唐初设置，治所在临海县（今浙江临海县），后有兴废。

【译文】

贞元十五年（己卯，公元799年）

1 春，正月初九，雅王李逸去世。

2 二月初三，宣武军节度使董晋去世。十一日，皇帝任命宣武军的行军司马陆长源为节度使。陆长源生性严厉、急躁，凭借自己的才华，瞧不起别人。他的判官孟叔度，为人轻佻，淫纵，喜欢欺负、侮辱军中的将士，将士们都憎恨他。董晋去世后，陆长源主持留后事务，他声称："将士们军纪松驰、懈怠的时间太长了，现在应当用军法来整顿！"军中的将士都很害怕。有人劝陆长源拿出库存的钱财出来慰劳将士，但陆长源却说："我怎么能像黄河北边的盗贼那样，用钱来收买将士们，以求朝廷任命我为节度使呢？"按以前的惯例，军中的主帅去世后，要发给每一位士兵布匹，让他们制作衣服。陆长源下令给士兵们布钱。孟叔度从中抬高盐的价钱，压低布的价钱，每个士兵不过才得两三斤盐。军中将士对此怨恨、愤怒，陆长源却没有作什么防备。就在这一天，将士们起来哗变，杀了陆长源和孟叔度，将他们切割成碎片来吃，一会儿就被吃光了。监军俱文珍觉得宋州刺史刘逸准长时间以来就一直是宣武军的大将，深得人心，派人秘密送信召他来。刘逸准带领军队直接进入汴州，叛乱的士兵这才平定下来。

3 皇帝任命常州刺史李锜为浙西观察使和各道盐铁转运使。李

锜是李国贞的儿子。担任闲厩和宫苑使的李齐运接受李锜的贿赂几十万缗钱，于是就把李锜推荐给皇帝，所以皇帝任用了他。李锜刻薄地搜乱财物，进献给皇帝，皇帝因此非常喜欢他。

4 初六，浙东观察使裴肃在台州将叛乱的栗锽抓获，把他杀了。

5 十五日，皇帝任命刘逸准为宣武军节度使，给他赐名为刘全谅。

6 三月初十，吴少诚派兵袭击唐州，杀了监军邵国朝和镇遏使张嘉瑜，抢掠了一千多老百姓回去了。

7 十四日，昭义军节度使王虔休去世。二十四日，皇帝任命河阳、怀州节度使李元淳担任昭义军节度使。

8 夏，四月初九，皇帝任命安州刺史伊慎为安州、黄州等州节度使。

9 十九日，山南西道节度使严震去世。

10 南诏王异牟寻派遣使者到西川来，与韦皋相约，一起攻击吐蕃人，韦皋以兵马和粮草还没有聚集起来为借口，请等来年再说。

11 山南西道都虞候严砺对严震奉迎拍马，严震病了以后，便让他主持留后事务，并留下表章向朝廷推荐严砺担任节度使。秋，七月初三，皇帝任命严砺为山南西道节度使。

12 八月，陈许节度使曲环薨。乙未，吴少诚遣兵掠临颍[1]，陈州刺史上官涣知陈许留后，遣大将王令忠将兵三千救之，皆为少诚所虏。丙午，以涣为陈许节度使。少诚遂围许州。涣欲弃城走，营田副使刘昌裔止之曰："城中兵足以办贼，但闭城勿与战，不过数日，贼气自衰，吾以全制其弊，蔑不克矣。"少诚昼夜急攻，昌裔募勇士千人凿城出击

少诚，大破之。城由是全。昌裔，兖州人也。少诚又寇西华[2]，陈许大将孟元阳拒却之。陈许都知兵马使安国宁与上官涣不叶，谋翻城应少诚；刘昌裔以计斩之。召其麾下，人给二缣；伏兵要巷，见持缣者悉斩之，无得脱者。

13 庚辰[3]，宣武节度使刘全谅薨。军中思刘玄佐之恩，推其甥都知兵马使匡城韩弘为留后。弘将兵，识其材鄙勇怯，指顾必堪其事。

14 丙辰，诏削夺吴少诚官爵，令诸道进兵讨之。

15 辛酉，以韩弘为宣武节度使。先是，少诚与刘全谅约共攻陈许，以陈州归宣武。使者数辈犹在馆，弘悉驱出斩之；选卒三千，会诸军击少诚于许下。少诚由是失势。

16 冬，十月，乙丑[4]，邕王谅薨。太子之子也，上爱而子之，及薨，谥曰文敬太子。

17 山南东道节度使于頔、安黄节度使伊慎、知寿州事王宗与上官涣、韩弘进击吴少诚，屡破之。十一月，壬子，于頔奏拔吴房、朗山[5]。

18 十二月，辛未，中书令、咸宁王浑瑊薨于河中。瑊性谦谨，虽位穷将相，无自矜大之色，每贡物必躬自阅视，受赐如在上前，由是为上所亲爱。上还自兴元，虽一州一镇有兵者，皆务姑息。瑊每奏事，不过[6]，辄私喜曰："上不疑我。"故能以功名终。

19 六州党项自永泰以来居于石州[7]，永安镇将阿史那思暕侵渔不已[8]，党项部落悉逃奔河西。

20 诸军讨吴少诚者既无统帅，每出兵，人自规利，进退

不一。乙未,诸军自溃于小溵水[9],委弃器械、资粮,皆为少诚所有。于是始议置招讨使。

21 吐蕃众五万分击南诏及嶲州,异牟寻与韦皋各发兵御之;吐蕃无功而还。

【注释】

①临颍:县名,西汉时设,治所在今河南临颍县西北部。

②西华:县名,西汉时设,后历有兴废,治所在今河南西华县南。

③庚辰:唐德宗贞元十五年九月无庚辰日,据他本为庚戌。

④乙丑:唐德宗贞元十五年十月无乙丑日,疑误。

⑤吴房:县名,西汉时设置,治所在今河南遂平县。 朗山:县名,隋代改安昌县置,治所在今河南确山县。

⑥不过:唐代制度,凡奏章被采纳,都经过门下、中书省。不过指未被采纳,放在皇宫中。

⑦六州党项:指居住在今山西离石县一带的野利越诗、野利龙儿、野利厥律、儿黄、野海、野窣等六个党项部落。

⑧永安:即永安镇,唐朝在今山西离石县设永安镇,驻军控制党项各部落。

⑨小溵水:水名,即小潩水。颍水在至今河南临颍县西,别出为大、小二潩水。小潩水在大潩水北,东流至郾城东入大潩水。

【译文】

12 八月,陈许节度使曲环去世。二十四日,吴少诚派兵去抢掠临颍地区。陈州刺史上官涣代理陈许节度使留后事务,他派遣大将王令忠率领三千兵马去援救临颍,这些人全被吴少诚俘虏了。九月初五,皇帝任命上官涣为陈许节度使。吴少诚于是带兵围攻许州城。上官涣打算丢下许州城逃跑,营田副使刘昌裔制止他说:"许州城内的兵力足够打败敌人的,只要紧闭城门,不与他们交战,过不了

几天，敌人的士气自然就会衰竭，我们以全部的精锐之师来攻击疲惫的敌人，没有不取胜的。”吴少诚昼夜急速进攻，刘昌裔召募勇敢的战士一千人凿开城墙，向吴少诚的军队发起攻击，将他们打得大败，许州城因此得以保全。刘昌裔是兖州人。吴少诚又侵犯西华地区，陈许节度使手下的大将孟元阳率军抵御，打退了吴少诚。陈许都知兵马使安国宁与上官涣关系不好，图谋在许州城内造反以接应吴少诚。刘昌裔用计谋杀了他，并召集他的部下，每人发给布帛两匹，然后在城内重要巷道上布下伏兵，见到拿着布帛的士兵就一律杀掉，结果安国宁的部下没有一个人逃脱的。

13 初九，宣武军节度使刘全谅去世。军中将士思念刘玄佐的恩德，于是推举他的外甥、担任都知兵马使的匡城人韩弘为节度使留后。韩弘带军，了解每个部下才能的好坏，是勇敢，还是怯懦，凡是委派的任务，将士们都一定能完成。

14 十五日，皇帝下诏革除吴少诚的官职和爵位，命令各道进军讨伐吴少诚。

15 二十日，皇帝任命韩弘为宣武军节度使。在此之前，吴少诚派使者到宣武与刘全谅相约，共同进攻陈许地区，事后将陈州划归宣武军。吴少诚派来的几批使者还住在宣武军的馆舍中，韩弘将他们全部赶出来杀了。韩弘还挑选三千名骑士，与各道的军队会合，共同在许州城下向吴少诚进攻。吴少诚的势力因此大大削弱。

16 冬，十月乙丑这一天，邕王李源去世。他是太子的儿子，皇帝很喜欢他，对他就像自己的儿子一样，他去世后，皇帝给他赐谥号为“文敬太子”。

17 山南东道节度使于頔、安黄节度使伊慎、主持寿州事务的王宗与上官涣、韩弘等人率军共同攻击吴少诚，多次将他打败。十一月十二日，于頔上奏朝廷说攻下了吴房和朗山。

18 十二月初二，中书令、咸宁王浑瑊在河中府去世。浑瑊生性谦虚，谨小慎微，虽然位居将相，官职做到了作为臣子的顶点，但从没

有炫耀和自高自大的神色。每次向皇帝进贡的物品，他一定要亲自察看，身在外地，接受了皇帝的赏赐，恭谨的神态就向在皇帝的面前一样，因此他深得皇帝的亲近和喜爱。皇帝从兴元府还朝回宫以后，对一州一镇的带兵的将帅所上奏的事、都一味地姑息批准。但浑瑊每次上奏事情，皇帝总是将奏章留在宫中，而他总是私下很高兴地说："皇上不怀疑我。"所以他能够保持功名直到去世。

19 六州党项部落自从永泰年间就一直定居在石州，永安镇将阿史那思暕对他们不停侵扰掠夺，使得党项部落都逃到河西一带去了。

20 各道军队讨伐吴少诚，没有统一的统帅，每次出兵，大家都图谋私利，军队的行动步调不能统一。二十六日，各路兵马在小溵水一带自我溃散了，丢下了很多器械装备和粮食，全被吴少诚收拾去了。从这时开始，朝廷才商议设置招讨使。

21 吐蕃的军队五万人分成两支，进攻南诏和嶲州，异牟寻和韩皋各自调兵抵御，吐蕃人没什么收获，只得退回去了。

十六年

1 春，正月，恒冀、易定、陈许、河阳四军与吴少诚战，皆不利而退。夏绥节度使韩全义本出神策军，中尉窦文场爱厚之，荐于上，使统诸军讨吴少诚。二月，乙酉，以全义为蔡州四面行营招讨使，十七道兵皆受全义节度。

2 宣武军自刘玄佐薨，凡五作乱，士卒益骄纵，轻其主帅。韩弘视事数月，皆知其主名；有郎将刘锷，常为唱首。三月，弘陈兵牙门，召锷及其党三百人，数之以"数预于乱，自以为功"，悉斩之，血流丹道。自是至弘入朝二十一

年，士卒无一人敢欢呼于城郭者。

3 义成监军薛盈珍为上所宠信，欲夺节度使姚南仲军政，南仲不从，由是有隙。盈珍谮其幕僚马总，贬泉州别驾。福建观察使柳冕谋害总以媚盈珍，遣幕僚宝鼎薛戎摄泉州事，使按致总罪，戎为辩析其无辜；冕怒，召戎，囚之，使守卒恣为侵辱。如此弥月，徐诱之使诬总，戎终不从；总由是获免。冕，芳之子也。

盈珍屡毁南仲于上，上疑之。盈珍乃遣小吏程务盈乘驿诬奏南仲罪。牙将曹文洽亦奏事长安，知之，晨夜兼行，追及务盈于长乐驿，与之同宿，中夜，杀之，沈盈珍表于厕中；自作表雪南仲之冤，且首专杀之罪，亦作状白南仲，遂自杀。明旦，门不启，驿吏排之入，得表、状于文洽尸旁。上闻而异之，征盈珍入朝；南仲恐盈珍谗之益深，亦请入朝。夏，四月，丙子，南仲至京师，待罪于金吾；诏释之。召见，上问："盈珍扰卿邪？"对曰："盈珍不扰臣，但乱陛下法耳。且天下如盈珍辈，何可胜数！虽使羊、杜复生[1]，亦不能行恺悌之政，成攻取之功也。"上默然，竟不罪盈珍，仍使掌机密。

盈珍又言于上曰："南仲恶政，皆幕僚马少微赞之也。"诏贬少微江南官，遣中使送之，推坠江中而死。

4 黔中观察使韦士宗，政令苛刻；丁亥，牙将傅近等逐之，出奔施州。

5 新罗王敬则卒[2]，庚寅，册命其嫡孙俊邕为新罗王。

6 韩全义素无勇略，专以巧佞货赂结宦官得为大帅，每

议军事，宦者为监军者数十人坐帐中争论，纷然莫能决而罢。天渐暑，士卒久屯沮洳之地，多病疫，人有离心。五月，庚戌，与吴少诚将吴秀、吴少阳等战于溵南广利原，锋镝才交，诸军大溃，秀等乘之，全义退保五楼。少阳，沧州清池人也③。

【注释】

①羊、杜：羊即羊祜，杜即杜预。二人均为西晋初年有作为的大臣，羊、杜前赴后继，为西晋王朝建立清平政治，储备粮食和物资，训练军队，最后灭掉了吴国。

②新罗：古代朝鲜半岛上的一个王国，经常向唐朝朝贡。

③清池：县名，隋代设置，治所在今河北沧州市东南。

【译文】

贞元十六年(庚辰，公元800年)

1 春，正月，恒冀、易定、陈许、河阳四镇的军队与吴少诚交战，全都失败退回去了。夏绥节度使韩全义本来出自神策军，护军中尉窦文场十分喜欢他，向皇帝推荐，让他统帅各路军队讨伐吴少诚。二月十七日，皇帝任命韩全义担任蔡州四面行营招讨使，十七个军镇的兵马都受韩全义的指挥。

2 宣武军旧从刘玄佐去世以后，将士总共哗变了五次，士兵们越来越骄横放纵，轻视他们的节度使。韩弘就职理事几个月以后，全部弄清了哗变事件的领头人，有一个名叫刘锷的郎将，经常是哗变的首领。三月，韩弘在军府的牙门外布置重兵，召集刘锷和他的党羽三百多人，历数他们的罪过是“多次参予叛乱，还自认为立了功”，将他们全部杀了，血流满地，连路都染红了。从此以后，直到韩弘进入朝廷，在这二十一年中，没有一个将士敢在城内外大声喧

哗、叫闹的。

3 义成军的监军薛盈珍特别受皇帝的宠信，他想将节度使姚南仲在军中的大权夺到自己手中，姚南仲不肯答应，于是两个人之间就有了矛盾。薛盈珍诬陷姚南仲的幕僚马总，让皇帝将马总贬职为泉州别驾。福建观察使柳冕策划陷害马总，以讨好薛盈珍，派遣幕僚宝鼎人薛戎去主持泉州的事务，让他收集马总的罪名，薛戎为马总辩解，认为他无罪。柳冕勃然大怒，召回薛戎，将他囚禁起来，让守卫监狱的士兵肆意侮辱、伤害他。这样过了一个多月，柳冕又慢慢诱导薛戎，让他诬陷马总，薛戎始终不干，马总也因此得免一死。柳冕是柳芳的儿子。

薛盈珍多次在皇帝面前说姚南仲的坏话，皇帝开始怀疑姚南仲。薛盈珍于是派遣一个小官叫程务盈的人乘驿车去朝廷诬奏姚南仲的罪过。义成军的牙将曹文洽也要到长安城去奏报事情，知道了这件事，于是，他昼夜兼程，马不停蹄，在长安城附近的长乐驿站追上程务盈，与他同住一个房间，半夜时分，将程务盈杀了，然后把薛盈珍上奏皇帝诬陷姚南仲的表章沉入厕所中。自己写了一份表章为姚南仲洗雪冤枉，而且自首了擅自杀死程务盈的罪过，还写了一份给姚南仲禀告事情经过的状文，然后自杀了。第二天早上，曹文洽住的房门打不开，驿站的官吏撞门而入，在曹文洽的尸体旁发现了他写的表章和状文。皇帝听说这件事后，感到很惊异，马上征召薛盈珍进京入朝。姚南仲担心薛盈珍在皇帝面前更变本加厉地诬陷自己，也请求进京入朝。夏，四月初八，姚南仲到了京城，在金吾仗内等候皇帝治罪，皇帝下诏开释他无罪，并且召见他，皇帝问道："薛盈珍干扰了你的事情吗？"姚南仲回答说："薛盈珍没有干扰我。他只是扰乱了陛下的法度而已。而且，天下像薛盈珍这种扰乱陛下法度的人，数都数不清！即便是晋朝的羊祜、杜预这种能人复活，也不能推行和美易行的政治、成就开疆拓地的功业啊。"皇帝默不作声，最后还是没有治薛盈珍的罪，继续让他掌管机密事务。

薛盈珍又对皇帝说："姚南仲的政绩如此恶劣，都是他的幕僚马少微助成的。"皇帝下诏将马少微贬职到长江以南去做官，派遣宫中宦官使者押送他，将他推到长江中淹死了。

4 黔中观察使韦士宗这个人，采取的法令和措施十分严厉刻薄。十九日，牙将傅近等人将他驱逐出去，韦士宗逃到施州去了。

5 新罗王敬则去世，二十二日，皇帝册封他的嫡孙俊邕为新罗王。

6 韩全义一向既不勇敢，又无谋略，专门靠奉承拍马和行贿与宦官拉关系，才担任了统帅各支军队的主帅。每次讨论军事策略时，担任监军的宦官几十人坐在主帅军帐中争论不休，纷纷纭纭，他难以裁决，只好作罢。天气渐渐炎热起来，士兵们长期驻扎在低洼潮湿地区，很多人都得了瘟疫，人们都有叛离之心。五月十三日，朝廷的各支军队在溵水南面广利原一带与吴少诚的将领吴秀、吴少阳等人的军队交战，双方才一交锋，朝廷的军队就纷纷溃败，吴秀等人乘胜进击，韩全义只得退保五楼这个地方。吴少阳是沧州清池县人。

7 山南东道节度使于頔因讨吴少诚，大募战士，缮甲厉兵，聚敛货财，恣行诛杀，有据汉南之志，专以慢上陵下为事。上方姑息藩镇，知其所为，无如之何。頔诬邓州刺史元洪赃罪，朝廷不得已流洪端州，遣中使护送至枣阳[1]。頔遣兵劫取归襄州，中使奔归。頔表洪责太重，上复以洪为吉州长史；乃遣之。又怒判官薛正伦，奏贬峡州长史；比赦下，頔怒已解，复奏留为判官。上一一从之。

8 徐、泗、濠节度使张建封镇彭城十余年，军府称治，病

笃，请除代人。辛亥，以苏州刺史韦夏卿为徐、泗、濠行军司马。敕下，建封已薨。夏卿，执谊之从祖兄也。徐州判官郑通诚知留后，恐军士为变。会浙西兵过彭城，通诚欲引入城为援。军士怒，壬子，数千人斧库门，出甲兵擐执之，围牙城，劫建封子前虢州参军愔令知军府事，杀通诚及大将段伯熊等数人，械系监军。上闻之，以吏部员外郎李鄘为徐州宣慰使。鄘直抵其军，召将士宣朝旨，谕以祸福，脱监军械，使复其位，凶党不敢犯。愔上表称兵马留后，鄘以非朝命，不受，使削去，然后受之以归。

9 灵州破吐蕃于乌兰桥[2]。

10 丙寅，韦士宗复入黔中。

11 湖南观察使河中吕渭奏发永州刺史阳履赃贿。履表称所敛物皆备进奉，上召诣长安，丁丑[3]，命三司使鞫之，诘其物费所归，履曰："已市马进之矣。"又诘"马主为谁？马齿几何？"对曰："马主，东西南北之人，今不知所之；按《礼》，齿路马有诛，故不知其齿。"所对率如此。上悦其进奉之言，释之，但免官而已。

12 丙戌，加淄青节度使李师古同平章事。

13 徐州乱兵为张愔表求旄节，朝廷不许；加淮南节度使杜佑同平章事，兼徐、濠、泗节度使，使讨之。佑大具舟舰，遣牙将孟准为前锋；济淮而败，佑不敢进。泗州刺史张伾出兵攻埇桥，大败而还。朝廷不得已除愔徐州团练使，以愔为泗州留后，濠州刺史杜兼为濠州留后，仍加佑兼濠泗观察使。

兼，正伦五世孙也，性狡险强忍。建封之疾亟也，兼阴图代之，自濠州疾驱至府。幕僚李藩与同列，入问建封疾，出见之，泣曰："仆射疾危如此，公宜在州防遏，今弃州此来，欲何为也！宜速去，不然，当奏之。"兼错愕出不意，遂径归。建封薨，藩归扬州，兼诬奏藩于建封之薨摇动军情，上大怒，密诏杜佑使杀之；佑素重藩，怀诏旬日不忍发，因引藩论佛经曰："佛言果报，有诸？"藩曰："有之。"佑曰："审如此，君宜遇事无恐。"因出诏示藩。藩神色不变，曰："此真报也。"佑曰："君慎勿出口，吾已密论，用百口保君矣。"上犹疑之，召藩诣长安，望见藩仪度安雅，乃曰："此岂为恶者邪！"即除秘书郎。

【注释】

①枣阳：县名，隋代以广昌县改置，治所在今湖北枣阳市。

②乌兰桥：桥名。唐代在今甘肃靖远县西北设置乌兰县，乌兰桥即在境内，横跨黄河，为吐蕃通往中原的一个交通要道。

③丁丑：误，据严衍《通鉴补》应为"丁卯"。

【译文】

7山南东道节度使于頔乘着讨伐吴少诚的机会，大肆召募士兵，修整铠甲武器，搜刮百姓的钱财，肆无忌惮地诛杀他不喜欢的人，有占据汉水以南地区的企图，平时一味地怠慢朝廷，欺凌他的部下。皇帝这时对各军镇正心存宽纵，知道于頔的所作所为，但是却不能把他怎么样。于頔诬陷邓州刺史元洪贪污受贿，朝廷迫不得已，将元洪流放到端州去，派遣宫中宦官使者将元洪送到枣阳时，于頔派兵将元洪劫持到襄州，护送他的宫中宦官使者逃回长安城。

于頔上表朝廷说元洪的罪责太重，皇帝只得又将元洪贬职为吉州长史，于頔这才放元洪走。于頔又对判官薛正伦十分愤怒，上奏朝廷将他贬职为峡州长史，等到朝廷批准他奏章的敕令下来时，于頔的怒气已经消了，他又上奏朝廷将薛正伦继续留任判官。皇帝对此都一一依从。

8 徐、泗、濠三州节度使张建封镇守彭城十几年，镇内的军政事务治理得很好，他病得十分厉害，上奏朝廷请求任命代替他职务的人。十四日，皇帝任命苏州刺史韦夏卿担任徐、泗、濠三州行军司马。朝廷的敕令颁下时，张建封已经去世。韦夏卿是韦执谊的堂兄。徐州判官郑通诚负责留后事宜，他担心军中将士发生叛变，正好浙西地区的军队经过彭城，郑通诚想把他们带进城来作为援助。军中将士对此十分愤怒。十五日，几千将士用斧头劈开军械库的大门，拿出铠甲兵器，全副武装，包围了军府所在地，劫持曾是前任虢州参军的张建封的儿子张愔，让他来主持军府事务，将士们杀了郑通诚和大将段伯熊等一些人，将监军用刑具关押起来。皇帝听说了这件事，任命吏部员外郎李鄘为徐州宣慰使。李鄘直接到了军府中，召集将士们宣读朝廷的诏书，给他们讲清楚避祸求福的道理，将监军从被关押处放了出来，让他官复原职，参加叛乱的一帮将士不敢冒犯李鄘。张愔上表朝廷自称兵马留后，李鄘认为兵马留后职务不是朝廷任命，不接受他的表章，让他削去兵马留后一词，然后才收下他的表章，回到了朝廷。

9 灵州的军队在乌兰桥一带打败了吐蕃人。

10 二十九日，黔中观察使韦士宗又回到了黔中。

11 担任湖南观察使的河中人吕渭上奏朝廷，告发永州刺史阳履贪污受贿。阳履上表朝廷说自己搜刮的钱财都是准备向皇帝进贡的，皇帝将他召到长安。三十日，皇帝下令御史台等三司会审阳履，讯问他搜刮的钱财都到哪里去了，阳履回答说："已经买马进献给皇帝了。"又问他"卖马的主人是谁？马的年龄有多大？"他回答道：

"卖马的主人是东西南北各方的人,现在不知道他们到哪里去了。《曲礼》上说:要知道君王的马的年龄,是要受惩罚的。所以我不知道那些马有多大年龄。"他回答的问题大多与这相同。皇帝喜欢他所说的是进奉朝廷的话,没有治他的罪,仅仅是罢免了他的官职而已。

12(六月)十九日,皇帝加封淄青节度使李师古同平章事。

13 徐州叛乱的士兵为张愔向朝廷请求授给节度使的旌节,朝廷不答应。皇帝加封淮南节度使杜佑同平章事,让他兼任徐、濠、泗节度使,命令他率军讨伐徐州。杜佑大力备置舰船,派遣牙将孟准作为进攻的前锋。但孟准渡淮水失败,杜佑也就不敢贸然前进。泗州刺史张伾派兵攻打埇桥,被打得大败,退回泗州。朝廷被迫任命张愔为徐州团练使,又任命张伾为泗州留后,任命濠州刺史杜兼为濠州留后,仍然加封杜佑兼任濠泗观察使。

杜兼是太宗皇帝、高宗皇帝时期宰相杜正伦的五世孙子,他生性狡猾、阴险,强悍、残忍。张建封病重时,杜兼暗中策划取代张建封的职务,他从濠州急速骑马赶到军府。幕僚李藩的地位与他相同,进去问候了张建封的病情,出来见了杜兼,哭着对他说:"张仆射病情危急到这样子,你应该在本州内镇守防御,现在你把本州事务丢在一边,跑到这里来,打算干什么呢?你最好赶快回去,要不然,我就要把你的事情上奏给朝廷了。"杜兼出乎意料之外,一时惊讶得不知如何办才好,于是就径直回濠州去了。张建封去世后,李藩回到扬州,杜兼向朝廷上奏,诬告李藩在张建封去世时煽动军心,图谋不轨,皇帝知道后勃然震怒,颁下密诏给杜佑,让杜佑杀了李藩。杜佑一向很敬重李藩,怀揣皇帝的诏书十多天,不忍心拿出来公布,于是找借口与李藩讨论佛教经典说:"佛家讲究因果报应,有这种事吗?"李藩说:"有这种事情。"杜佑说:"果真如此的话,你最好是遇到什么事情不要害怕。"于是拿出皇帝的诏书给李藩看。李藩神色不变,说道:"这是真的报应啊。"杜佑说:"你千万不要把

这件事透露出去，我已经向皇帝上了一道密奏，用我全家的生命来担保你无罪。”即使是这样，皇帝还是怀疑李藩，就召李藩到长安城来，远远看去，李藩的风度和神态安祥儒雅，皇帝这才说：“这哪里是犯上作恶的人呢？”当即就任命李藩为秘书郎。

14 新罗王俊邕卒，国人立其子重熙。

15 秋，七月，吴少诚进击韩全义于五楼，诸军复大败，全义夜遁，保溵水县城[1]。

16 卢龙节度使刘济弟源为涿州刺史，不受济命；济引兵击擒之。

17 九月，癸卯，义成节度使卢群薨；甲戌[2]，以尚书左丞李元素代之。贾耽曰：“凡就军中除节度使，必有爱憎向背，喜惧者相半，故众心多不安。自今愿陛下只自朝廷除人，庶无他变。”上以为然。

18 中书侍郎、同平章事郑余庆与户部侍郎、判度支于颀素善，颀所奏事，余庆多劝上从之。上以为朋比。庚戌，贬余庆郴州司马，颀泉州司户。颀，顗之兄也。

19 癸丑，吴少诚进逼溵水数里置营，韩全义复帅诸军退保陈州。宣武、河阳兵私归本道，独陈许将孟元阳、神策将苏光荣帅所部留军溵水。全义以诈诱昭义将夏侯仲宣、义成将时昂、河阳将权文变、河中将郭湘等，斩之，欲以威众。全义至陈州，刺史刘昌裔登城谓之曰：“天子命公讨蔡州，今乃来此，昌裔不敢纳；请舍于城外。”既而昌裔赍牛

酒入全义营犒师，全义惊喜，心服之。己未，孟元阳等与吴少诚战，杀二千余人。

20 庚申，以太常卿齐抗为中书舍人、同平章事。

21 癸亥，以张愔为徐州留后。

22 冬，十月，吴少诚引兵还蔡州。先是，韦皋闻诸军讨少诚无功，上言"请以浑瑊、贾耽为元帅，统诸军。若重烦元老，则臣请以精锐万人下巴峡，出荆楚以翦凶逆。不然，因其请罪而赦之，罢两河诸军以休息公私，亦策之次也。若少诚一旦罪盈恶稔，为麾下所杀，则又当以其爵位授之，是除一少诚，生一少诚，为患无穷矣。"贾耽言于上曰："贼意盖亦望恩贷，恐须开其生路。"上从之。会少诚致书币于监官军者求昭洗，监军奏之。戊子，诏赦少诚及彰义将士，复其官爵。

23 己丑，河东节度使李说薨。甲午，以其行军司马郑儋为节度使。上择可以代儋者，以刑部员外郎严绶尝以幕僚进奉，记其名，即用为行军司马。

24 吐蕃数为韦皋所败，是岁，其曩贡、腊城等九节度婴、笼官马定德帅其部落来降。定德有智略，吐蕃诸将行兵，皆禀其谋策，常乘驿计事，至是以兵数不利，恐获罪，遂来奔。

【注释】

①商水县：县名，隋开皇十六年(公元596年)设置，治所在今河南商水县南的旧商水城。

②甲戌：唐德宗贞元十六年九月无甲戌日，据严衍《通鉴补》，应为"甲

辰”。

【译文】

14 新罗王俊邕去世，新罗国人拥立俊邕的儿子重熙为王。

15 秋，七月，吴少诚向在五楼一带的韩全义发起进攻，韩全义统领的各支军队被打得大败，韩全义率军连夜逃走，退保溵水县城。

16 卢龙节度使刘济的弟弟刘源担任涿州刺史，但不服从刘济的命令，刘济率兵攻击涿州，抓获了刘源。

17 九月初八，义成军节度使卢群去世。初九，皇帝任命尚书左丞李元素去代替卢群的节度使职务。贾耽说：“凡是在本军镇挑选出一人任命他为节度使，他一定有好恶向背的偏颇，军中欢迎他的和害怕他的人各占一半，所以总弄得军心不安。从今以后，希望陛下只从朝廷内选拔人，任他为节度使，这样才有可能不发生其他变故。”皇帝觉得贾耽说得有道理。

18 中书侍郎、同平章事郑余庆与户部侍郎、负责度支事务的于頔两人关系一向很好，于頔向皇帝陈奏事情，郑余庆总是劝皇帝采纳。皇帝觉得他们两人拉帮结派。十五日，将郑余庆贬职为郴州司马，将于頔贬职为泉州司户。于頔是于頔的哥哥。

19 十八日，吴少诚向韩全义的军队逼近，在离溵水县城几里远的地方扎营，韩全义又率领各路军马退到陈州防卫。宣武军和河阳军的兵马不听调遣，私自回到本道去了，只有陈许镇的将领孟元阳、神策军的将领苏光荣率领自己的部下驻扎在溵水县。韩全义使用欺骗手段将昭义军的将领夏侯仲宣、义成军的将领时昂、河阳军的将领权文变、河中军的将领郭湘等人引诱来陈州，将他们都杀了，打算借此威慑各军。韩全义到了陈州，陈州刺史刘昌裔登上陈州城墙上对韩全义说：“天子命令您带兵讨伐蔡州，您现在却到了这里，我不敢让你们进城，就请在城外扎营住宿吧。”不久，刘昌裔又带着牛和酒到韩全义的营中来犒劳将士，韩全义十分惊喜，内心

对刘昌裔十分佩服。二十四日，孟元阳等人与吴少诚的军队交战，杀了吴少诚两千多将士。

20 二十五日，皇帝任命太常卿齐抗为中书舍人、同平章事。

21 二十八日，皇帝任命张愔为徐州留后。

22 冬，十月，吴少诚带兵回到蔡州。在此之前，韦皋听说各路军马讨伐吴少诚没有进展的消息后，上奏皇帝说："请求任命浑瑊、贾耽为元帅，统领各路军队。如果陛下不想烦劳德高望重的元老，那么我请求率领一万人的精锐军队顺巴山峡谷而下，东出荆楚地区，前去剿灭凶恶的叛逆。如果不这样做的话，就乘吴少诚承认罪过之机赦免他，停息黄河、淮河一带的各军人马的战事，让官府和百姓都能休养生息，这也是次一等的策略。如果吴少诚恶贯满盈，被他的部下杀死了，那么又得把他的官职爵位给杀他的那个人，这样是除掉一个吴少诚，又生出一个吴少诚，这样造成的祸患就无穷了。"贾耽对皇帝说："叛贼们的内心其实也希望陛下对他们宽大处理，恐怕还是要给他们放一条生路。"皇帝采纳了贾耽的主张。正好吴少诚给朝廷军队的监军送去书信和钱财，希望为他洗雪冤屈，监军把这事上奏给皇帝。二十三日，皇帝下诏赦免了吴少诚和彰义军的将士，恢复他的官职爵位。

23 二十四日，河东节度使李说去世。二十九日，皇帝任命河东的行军司马郑儋为节度使。皇帝选择能够替代郑儋职务的人，因为刑部员外郎严绶在做幕僚时曾经向朝廷进贡，皇帝记住了他的名字，就任命他为河东军的行军司马。

24 吐蕃多次被韦皋打败，这一年，吐蕃曩贡、腊城等九节度婴和笼官马定德率领他们的部众向韦皋投降。马定德有智慧、谋略，吐蕃的各将领用兵，都向他请教计策，他经常坐在驿车中筹划事情。到这个时候，因用兵多次失败，担心被治罪，所以向韦皋投降了。

资治通鉴全译卷第二百三十六

唐纪五十二　起重光大荒落，尽旃蒙作噩，凡五年。

德宗神武圣文皇帝十一

贞元十七年

1 春，正月，甲寅，韩全义至长安，窦文场为掩其败迹；上礼遇甚厚。全义称足疾，不任朝谒，遣司马崔放入对。放为全义引咎，谢无功，上曰："全义为招讨使，能招来少诚，其功大矣，何必杀人然后为功邪！"闰月，甲戌，归夏州。

2 韦士宗既入黔州，妄杀长吏，人心大扰。士宗惧，三月，脱身亡走。夏，四月，辛亥，以右谏议大夫裴佶为黔州观察使。

3 五月，壬戌朔，日有食之。

4 朔方邠、宁、庆节度使杨朝晟防秋于宁州，乙酉，薨。

初,浑瑊遣兵马使李朝寀将兵戍定平[1]。瑊薨,朝寀请以其众隶神策军;诏许之。

杨朝晟疾亟,召僚佐谓曰:"朝晟必不起,朔方命帅多自本军,虽徇众情,殊非国体。宁州刺史刘南金,练习军旅,宜使摄行军,且知军事,比朝廷择帅,必无虞矣。"又以手书授监军刘英倩,英倩以闻。军士私议曰:"朝廷命帅,吾纳之,即命刘君,吾事之;若命帅于他军,彼必以其麾下来,吾属被斥矣,必拒之。"

己丑,上遣中使往察军情,军中多与南金。辛卯,上复遣高品薛盈珍亮赍诏书诣宁州。六月,甲午,盈珍至军,宣诏曰:"朝寀所将本朔方军,今将并之,以壮军势,威戎狄,以李朝寀为使,南金副之,军中以为如何?"诸将皆奉诏。

丙申,都虞候史经言于众曰:"李公命收弓刀而送甲胄二千。"军士皆曰:"李公欲内麾下二千为腹心,吾辈妻子其可保乎!"夜,造刘南金,欲奉以为帅,南金曰:"节度使固我所欲,然非天子之命则不可;军中岂无他将乎!"众曰:"弓刀皆为官所收,惟军事府尚有甲兵,欲因以集事。"南金曰:"诸军不愿朝寀为帅,宜以情告敕使。若操甲兵,乃拒诏也。"命闭门不内。军士去,诣兵马使高固,固逃匿;搜得之,固曰:"诸君若能用吾言则可。"众曰:"惟命。"固曰:"毋杀人,毋掠金帛。"众曰:"诺。"乃共诣监军,请奏之。众曰:"刘君既得朝旨为副帅,必挠吾事。"诈称监军命,召计事,至而杀之。

戊戌,制以李朝寀为邠宁节度使。是日,宁州告变者

至，上追还制书，复遣薛盈珍往调军情。壬寅，至军，军中以高固为请，盈珍即以上旨命固知军事。

或传戊戌制书至邠州，邠军惑，不知所从。奸人乘之，且为变。留后孟子周悉内精甲于府廷，日飨士卒，内以悦众心，外以威奸党。邠军无变，子周之谋也。

【注释】

①定平：县名。唐初设置，治所在今甘肃正宁县西南政平镇。

【译文】

唐纪五十二　起辛巳（公元801年），止乙酉（公元805年），共五年。

德宗神武圣文皇帝十一

贞元十七年（辛巳，公元801年）

1 春，正月二十一日，韩全义回到了长安，窦文场为他掩盖军队打败仗的痕迹，皇帝用很厚重的礼仪接待韩全义。韩全义声称腿脚有病，不能上朝谒见皇帝，派遣司马崔放入朝回答皇帝的问题。崔放替韩全义承认有过失，以没有战绩向皇帝谢罪。皇帝说："韩全义担任招讨使，能够为朝廷招抚吴少诚，这个功劳就很大了，为什么一定要杀了他们，才算是有功劳呢？"闰正月十一日，韩全义回夏州去了。

2 韦士宗重新回到黔州以后，任意杀害高级官吏，弄得人心大为混乱。对此，韦士宗害怕了，三月，他脱身逃出了黔州。夏，四月二十日，皇帝任命右谏议大夫裴佶为黔州观察使。

3 五月初一，日食。

4 朔方地区邠、宁、庆三州节度使杨朝晟在宁州保护秋收。二十四日，杨朝晟去世。

当初,浑瑊派遣兵马使李朝寀率兵去戍守定平县。浑瑊去世后,李朝寀请求将自己的部队隶属于神策军,皇帝下诏同意了。

杨朝晟病得很厉害,召集幕佐们说:"我的病是好不的了,对朔方军任命主帅,多半从本军中挑选。虽然这样符合了大家的心愿,但实在是不合国家的体制。宁州刺史刘南金,熟悉用兵作战的事情,最好让他代理行军司马职务,暂时主持军中大事。等朝廷选择好主帅之后,就一定不会有什么值得忧虑的事了。"杨朝晟又亲自手写一封信给监军刘英倩,刘英倩将这一事情上奏给了朝廷。军中的将士们私下议论说:"朝廷任命的主帅,我们接受,即使任命刘南金,我们也接受,如果任命的主帅出自其他军镇,他一定会将部下都带过来,那么我们就要受排斥了,所以我们一定要抵制他。"

二十八日,皇帝派遣宫中宦官使者去邠宁观察军中的形势,军中将士多半希望刘南金担任主帅。三十日,皇帝派遣宫中的高级宦官薛盈珍作特使带着诏书到宁州去。六月初三,薛盈珍来到邠宁军中,宣布皇帝的诏令说:"李朝寀率领的军队原本属于朔方军,现在准备与邠宁军合并,这样可以壮大军队的势力,威慑塞外异族。现任命李朝寀为节度使,刘南金作他的副手,军中将士,你们觉得怎么样呢?"各位将领都接受了诏令。

初五,都虞候史经对大家说:"李朝寀命令收缴弓箭刀剑,还要送去两千套铠甲。"将士们都说:"李朝寀打算从自己的部下中弄两千人作为心腹亲信,那我们的妻儿老小还能保全吗?"当天晚上,他们去刘南金的家中,想推举他担任主帅,刘南金说:"节度使固然是我想得到的职务,但不是天子任命的,那我就不担任。难道军中没有别的将领可以拥戴吗?"大家说:"弓箭刀剑都被官员收缴了,只有节度使的军府中还藏着铠甲兵器,我们想借军府中的武器起事。"刘南金说:"大家不希望李朝寀担任主帅,应该把这一情况报告给陛下派来的使者。如果舞兵弄刀的,那就是拒绝服从皇帝的诏令。"于是下令关闭军府的大门,不让他们进来。将士们离开后,到

了兵马使高固家里，高固逃跑出去躲了起来。将士们到处搜索，找到了他，高固说："大家能听我的话，那么我就出头举事。"大家齐声说："我们唯你的命令是从。"高固说："不要杀人，不要抢掠钱财。"大家回答说："好！"于是，高固和将士们一起到监军那里去，请求监军将这一事情向朝廷奏报。将士们又说："刘南金已经接受朝廷的封授，出任副帅一职，一定会阻挠我们的事情。"于是谎称监军有命令，召他来商议事情，他一来，就被将士们杀了。

初八，皇帝已经颁发了李朝宗担任邠宁节度使的任命书。就在这一天，报告宁州将士哗变的人到了朝廷，皇帝将委任书收回，又派薛盈珍前去宁州侦察军中的情况。十一日，薛盈珍到了军中，军中将士请求朝廷任命高固为节度使，薛盈珍立即以皇帝旨意的名义命令高固掌管军中事务。

有人将初八朝廷颁布委任书的消息传到了邠州，邠州的军队迷惑犹豫，不知道该怎么办，奸邪之人乘机煽动，将要发生叛乱。留后孟子周全部将精锐的铠甲兵安置在官署的院子中，每天犒赏士兵们，对内是讨将士们的欢心，对外是威慑那些准备叛乱的奸邪之人。邠州的军队最终没有发生变乱，全是孟子周的计策。

5 李锜既执天下利权，以贡献固主恩，以馈遗结权贵，恃此骄纵，无所忌惮，盗取县官财，所部官属无罪受戮者相继。浙西布衣崔善贞诣阙上封事，言宫市、进奉及盐铁之弊，因言锜不法事。上览之，不悦，命械送锜。锜闻其将至，先凿坑于道旁；已亥，善贞至，并锁械内坑中，生瘗之[1]。远近闻之，不寒而栗。锜复欲为自全计，增广兵众，选有材力善射者谓之挽强[2]，胡、奚杂类谓之蕃落，给赐十倍他卒。

转运判官卢坦屡谏不悛，与幕僚李约等皆去之。约，勉之子也。

6 己酉，以高固为邠宁节度使。固，宿将，以宽厚得众，节度使忌之，置于散地，同列多轻侮之；及起为帅，一无所报复，军中遂安。

7 丁巳，成德节度使王武俊薨。

8 秋，七月，戊寅，吐蕃寇盐州。

9 辛巳，以成德节度副使王士真为节度使。

10 己丑，吐蕃陷麟州，杀刺史郭锋，夷其城郭，掠居人及党项部落而去。锋，曜之子也。

僧延素为虏所得。虏将有徐舍人者，谓延素曰："我英公五代孙也[3]。武后时，吾高祖建义不成，子孙流播异域，虽代居禄位典兵，然思本之心不忘，顾宗族大，无由自拔耳。今听汝归。"遂纵之。

上遣使敕韦皋出兵深入吐蕃以分其势，纾北边患。皋遣将将兵二万分出九道，攻吐蕃维、保、松州及栖鸡[4]、老翁城。

11 河东节度使郑儋暴薨，不及命后事，军中喧哗，将有他变。中夜，十余骑执兵召掌书记令狐楚至军门，诸将环之，使草遗表。楚在白刃之中，操笔立成。楚，德棻之族也。八月，戊午，以河东行军司马严绶为节度使。

12 九月，韦皋奏大破吐蕃于雅州。

13 左神策中尉窦文场致仕，以副使杨志廉代之。

14 韦皋屡破吐蕃，转战千里，凡拔城七，军镇五，焚堡百

五十，斩首万余级，捕虏六千，降户三千，遂围维州及昆明城。冬，十月，庚子，加皋检校司徒兼中书令，赐爵南康郡王。南诏王异牟寻虏获尤多，上遣中使慰抚之。

15 戊午，盐州刺史杜彦先弃城奔庆州。

【注释】

①生瘞(yi 益)：瘞即埋葬尸体。这里指将人活埋。

②挽强：唐德宗时李锜建立私人卫队，以力气大而能拉强弓而得名。

③英公：即唐初功臣李勣，被封为英国公。

④松州：唐初设置，治所在嘉诚县(今四川松潘县)。

【译文】

5 李锜掌握全国的财政利权之后，以向宫廷进贡钱财巩固皇帝对他的恩宠，以赠送东西联结、拉笼权贵人物。他凭借着这些，骄横放纵，毫无顾忌，他盗取国库中的钱财，属下的官员和僚佐们没有罪过而惨遭杀害的人，一个接一个。浙西地区的平民崔善贞进京向皇帝秘密上奏，谈到宫廷采买、向宫廷进贡以及经营盐铁的弊端，乘机也说了李锜违法乱政的事情。皇帝看了这份疏章后，大为不快，下令将崔善贞用枷锁锁上，押送给李锜。李锜听说崔善贞快要送来了，事先让人在路边挖了一个坑。初八，崔善贞被押送到李锜那里，李锜连枷锁都没有打开，就将崔善贞推进坑中，将他活埋了。远近各地的人听说这事后，都不寒而栗。李锜又采取保全自己的措施，增加兵员，选择有才能、力量很大而又善于射箭的人，称他们叫“挽强”，选择胡、奚等各族人，称他们为“蕃落”，发给他们的衣食等待遇，是普通士兵的十倍。转运判官卢坦多次劝阻他，但李锜不肯改变。于是卢坦与李锜的幕僚李约等人都离开了李锜。李约，是前宰相李勉的儿子。

6 十八日，皇帝任命高固为邠宁节度使。高固是一员老将，因待人宽仁厚道，得到大家的拥护，以前的节度使总是嫉忌他，给他安排一个不重要的职位，平级官员很多都轻视、欺侮他。等到他被起用为节度使，他无论对谁都不报复，邠宁军中于是就安定下来。

7 二十六日，成德军节度使王武俊去世。

8 秋，七月十八日，吐蕃人侵犯盐州。

9 二十一日，皇帝任命成德军节度副使王士真为节度使。

10 二十九日，吐蕃的军队攻下了麟州，杀了刺史郭锋，将麟州城毁城平地，掳掠百姓和在这里的党项部落后，就退回去了。郭锋是郭曜的儿子。

僧人延素被吐蕃人俘虏。吐蕃军队中有一个将领叫徐舍人的，他对延素说："我是英国公李勣的五世孙。武则天皇后时期，我的高祖徐敬业竖起驱逐武氏的义旗没有成功，子孙们都逃亡流散到异国他乡。我们虽然在这里世世代代身居高位，手握兵权，但思念故土之心从未泯灭，只是因为顾及我们的宗族人很多，没有机会从中跑出来而已。现在就让你回去吧。"于是就放他回来了。

皇帝派遣使者去命令韦皋派兵深入吐蕃的境内，牵制、分散吐蕃人的兵力，以便缓解吐蕃人对唐朝北部边疆的侵犯。韦皋派遣将领率二万兵马，分九路进攻吐蕃的维州、保州、松州以及栖鸡城、老翁城。

11 河东节度使郑儋突然去世，还来不及安排后事。军中将士喧闹不已，躁动不安，马上就会发生变乱。半夜时分，十几名骑兵带着武器将掌书记令狐楚召到军府门内，各位将领将他围在中间，让他假借郑儋的名义起草给朝廷的临终表章。令狐楚在刀剑的包围之中，提笔就将表章写好了。令狐楚是太宗皇帝时期名人令狐德棻的同族人。八月二十八日，皇帝任命河东行军司马严绶担任节度使。

12 九月，韦皋向朝廷奏报说在雅州将吐蕃人打得大败。

13 左神策军护军中尉窦文场退休，皇帝任命左神策军中尉副使

杨志廉代替他的职务。

14 韦皋多次打败吐蕃人，转战几千里，共攻下城池七座、军镇五个，焚毁城堡一百五十个，杀敌一万多人，活捉敌人六千，招降吐蕃人三千户，进而包围了维州和昆明城。冬，十月十一日，皇帝加封韦皋为检校司徒兼任中书令，赐给他南康郡王的爵位。南诏王异牟寻抓获了很多吐蕃人，皇帝派遣宫中宦官使者去慰问安抚他。

15 二十九日，盐州刺史杜彦先丢下盐州城，逃到庆州去了。

十八年

1 春，正月，骠王摩罗思那遣其子悉利移入贡。骠国在南诏西南六千八百里[1]，闻南诏内附而慕之，因南诏入见，仍献其乐。

2 吐蕃遣其大相兼东鄙五道节度使论莽热将兵十万解维州之围，西川兵据险设伏以待之。吐蕃至，出千人挑战，虏悉众追之，伏发，虏众大败，擒论莽热，士卒死者太半。维州、昆明竟不下，引兵还。乙亥，皋遣使献论莽热，上赦之。

3 浙东观察使裴肃既以进奉得进，判官齐总代掌后务，刻剥以求媚又过之。三月，癸酉，诏擢总为衢州刺史。给事中长安许孟容封还诏书，曰："衢州无他虞，齐总无殊绩，忽此超奖，深骇群情。若总必有可录，愿明书劳课，然后超资改官，以解众疑。"诏遂留中。己亥[2]，上召孟容，慰奖之。

4 秋，七月，辛未，嘉王府谘议高弘本正牙奏事，自理逋

债。乙亥,诏"公卿庶僚自今勿令正牙奏事,如有陈奏,宜延英门请对。"议者以为:"正牙奏事,自武德以来未之或改,所以达群情,讲政事;弘本无知,黜之可也,不当因人而废事。"

5 淮南节度使杜佑累表求代。冬,十月,丁亥,以刑部尚书王锷为淮南副节度使兼行军司马。

6 己酉,鄜坊节度使王栖曜薨。中军将何朝宗谋作乱,夜,纵火;都虞候裴玢潜匿不救火,旦,擒朝宗,斩之。以同州刺史刘公济为鄜坊节度使,以玢为行军司马。

【注释】

①骠国:古代的朱波国,在今云南保山以南二千里今缅甸境内。

②己亥:唐德宗贞元十八年三月无己亥日,己亥前漏"四月"二字。

【译文】

贞元十八年(壬午,公元802年)

1 春,正月,骠国国王摩罗思那派遣他的儿子悉利移进京朝贡。骠国在南诏西南六千八百里远的地方,听说南诏归附朝廷后,对唐朝产生仰慕之心,于是随南诏一起进京朝见,还献上了他们的音乐。

2 吐蕃赞普派遣大相国兼东部边境五个道节度使的论莽热率领十万兵力来解救韦皋对维州的包围,韦皋的西川兵马占据险要位置,设下埋伏,等待吐蕃人的到来。吐蕃的军队来了之后,韦皋派出一千人马去挑战,吐蕃人全力追赶这一千兵马,这时,埋伏的西川兵全部出击,吐蕃的军队被打得大败,西川兵活捉了论莽热,吐蕃的士兵死的超过一多半。但韦皋最后还是没有攻下维州城和昆明城,只得带兵返回。十八日,韦皋派遣使者将论莽热进献给朝廷,皇

帝赦免了他。

3 浙东观察使裴肃因为向朝廷进贡，得以升迁职务，裴肃死后，判官齐总代理留后事务，他比裴肃更加苛刻地搜刮钱财，进献朝廷以讨皇帝的欢心。三月十七日，皇帝下诏提升齐总为衢州刺史。担任给事中职务的长安人许孟容不肯宣读诏书，将这份委任书原封不动地退还给皇帝，他说："衢州没有别的忧患，齐总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政绩，陛下突然如此超常地奖励、提拔他，使大家感到十分惊异，如果齐总确实有可以记录的成绩，希望将他的功劳和成绩明确地写出来，然后再破格改授官职，以消除大家心中的疑虑。"于是任命齐总的诏书就留在宫中，没有颁布下来。（四月）十三日，皇帝召见许孟容，安慰奖励他。

4 秋，七月十七日，在嘉王李运府中担任谘议职务的高弘本在正衙奏报事情时，说了欠债由自己偿还的话。二十一日，皇帝下诏说"从今以后，王公将相与僚属不要到正衙奏报事情，如果有什么事情要奏报的话，最好在延英门去求见。"议论此事的人认为："在正衙奏报事情，从武德年间以来，一直没有变过，这是为了了解下情，讨论采取的政治措施。高弘本愚昧无知，将他废黜就行了，不应当因为一个人而废除了这一制度。"

5 淮南节度使杜佑多次上表朝廷请求派人代替他的职务。冬，十月初四，皇帝任命刑部尚书王锷担任淮南节度副使，兼任行军司马。

6 十六日，鄜坊节度使王栖曜去世。鄜坊镇的中军将何朝宗阴谋叛乱，在晚上，他手下的人放起火来。都虞候裴玢躲起来，不出来救火，第二天早上，他将何朝宗抓获，杀了何朝宗。皇帝任命同州刺史刘公济为鄜坊节度使，任命裴玢为行军司马。

十九年

1 春,二月,丁亥,名安黄军曰奉义。

2 己亥,安南牙将王季元逐其观察使裴泰,泰奔朱鸢。明日,左兵马使赵匀斩季元及其党,迎泰而复之。

3 甲辰,杜佑入朝。三月,壬子朔,以佑检校司空、同平章事;以王锷为淮南节度使。

4 鸿胪卿王权请迁献、懿二祖于德明、兴圣庙②,每禘祫,正太祖东向之位;从之。

5 乙亥,以司农卿李实兼永兆尹。实为政暴戾,上爱信之。实恃恩骄傲,许人荐引,不次拜官,及诬谮斥逐,皆如期而效,士大夫畏之侧目。

6 夏,四月,泾原节度使刘昌奏请徙原州治平凉;从之

7 乙亥,吐蕃遣其臣论颊热入贡。

8 六月,辛卯,以右神策中尉副使孙荣义为中尉,与杨志廉皆骄纵招权,依附者众,宦官之势益盛。

9 壬辰,遣右龙武大将军薛伾使于吐蕃。

10 陈许节度使上官涣薨,其婿田僞欲胁其子使袭军政;牙将王沛,亦涣之婿也,知其谋,以告监军范日用,讽擒之。乙未,以陈许行军司马刘昌裔为节度使。沛,许州人也。

11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12 己未,中书侍郎、同平章事齐抗以疾罢为太子宾客。

13 初,翰林待诏王伾善书,山阴王叔文善棋,俱出入东宫,娱侍太子。伾,杭州人也。

叔文谲诡多计，自言读书知治道，乘间常为太子言民间疾苦。太子尝与诸侍读及叔文等论及宫市事，太子曰："寡人方欲极言之。"众皆称赞，独叔文无言。既退，太子自留叔文，谓曰："向者君独无言，岂有意邪？"叔文曰："叔文蒙幸太子，有所见，敢不以闻。太子职当视膳问安，不宜言外事。陛下在位久，如疑太子收人心，何以自解！"太子大惊，因泣曰："非先生，寡人无以知此。"遂大爱幸，与王伾相依附。

叔文因为太子言："某可为相，某可为将，幸异日用之。"密结翰林学士韦执谊及当时朝士有名而求速进者陆淳、吕温、李景俭、韩晔、韩泰、陈谏、柳宗元、刘禹锡等，定为死友。而凌准、程异等又因其党以进，日与游处，踪迹诡秘，莫有知其端者。藩镇或阴进资币，与之相结。淳，吴人，尝为左司郎中；温，渭之子，时为左拾遗；景俭，瑀之孙，进士及第；晔，滉之族子；谏，尝为侍御史。宗元、禹锡，时为监察御史。

左补阙张正一上书，得召见。正一与吏部员外郎王仲舒、主客员外郎刘伯刍等相亲善，叔文之党疑正一言己阴事，令执谊反谮正一等于上，云其朋党，游宴无度。九月，甲寅，正一等皆坐远贬，人莫知其由。伯刍，乃之子也。

【注释】

①朱鸢：县名。西汉设置，治所在今越南海兴省快州境内。

②德明、兴圣：玄宗天宝二年（公元743年），尊咎繇为德明皇帝，凉武昭王为兴圣皇帝，立庙京师。

【译文】

贞元十九年(癸未,公元803年)

1 春,二月初六,皇帝将安黄军改名叫奉义军。

2 十八日,安南的牙将王季元驱逐安南观察使裴泰,裴泰逃到朱鸢县去了。第二天,安南的左兵马使赵匀杀了王季元和他的同伙,迎接裴泰回来,让他官复原职。

3 二十三日,杜佑进入朝廷。三月初一,皇帝任命杜佑为检校司空、同平章事,任命王锷为淮南节度使。

4 鸿胪卿王权请求将献祖宣皇帝、懿祖光皇帝的神主移到曾经供奉过德明皇帝、兴圣皇帝神主的祠庙中,每次祭祀列祖列宗时,就将太祖的神主安放在朝正东方向的位置上,皇帝采纳了他的建议。

5 二十四日,皇帝任命司农卿李实兼任京兆尹。李实为政残暴乖张,但皇帝却相信、喜欢他。李实凭借皇帝对他的恩宠,骄横傲慢,答应给某人向皇帝推荐,就让他破格升官,要诬陷、毁谤、贬斥、流放某人,也都能按他的意思办到。所以朝廷文武百官对他十分害怕,都不敢正眼瞧他。

6 夏,四月,泾原节度使刘昌上奏朝廷请求将治所从原州迁到平凉去,皇帝同意了。

7(五月)二十六日,吐蕃派遣大臣论颊热来朝贡。

8 六月十二日,皇帝任命右神策军中尉副使孙荣义为右神策军护军中尉,他与杨志廉都骄横放纵,招权纳贿,朝野内外依附他们的人很多,宦官的势力更加壮大。

9 十三日,皇帝派遣右龙武大将军薛伾出使吐蕃。

10 陈许节度使上官涣去世,他的女婿田偁想威逼上官涣的儿子,让他承袭军事大权,陈许的牙将王沛,也是上官涣的女婿,知道田称的这一阴谋,就把这一事情报告给了监军范日用,范日用派兵讨伐,捉住了田称。十六日,皇帝任命陈许行军司马刘昌裔担任节

度使。王沛是许州人。

11 从春天的正月到秋天的七月，关中地区一直没有下雨。

12(七月)初十，中书侍郎、同平章事齐抗因为病重，被罢免了宰相职务，改任为太子宾客。

13 当初，担任翰林待诏职务的王偁擅长书法，山阴人王叔文擅长下棋，他们两个人都在东宫太子那里出出进进、侍奉太子，陪太子娱乐。王伾是杭州人。

王叔文诡计多端，他自称通过读书了解治理国家的办法，经常借机会给太子讲论民间百姓的痛苦情况。太子曾经与各位侍读和王叔文等人讨论到宫廷采买的事情，太子说："我正准备向父皇极力劝谏这一事情。"大家对此都表示赞同，只有王叔文一个人不作声。大家退下去后，太子亲自将王叔文留下来，对他说："刚才只有你不作声，那是不是有什么别的想法呢？"王叔文说："我承蒙殿下的信任和爱护，要是有什么想法，敢不告诉给殿下吗？殿下的职责现在应该是察问陛下的饮食，问候陛下是否平安，不应该谈论宫廷外边的事情。陛下在位的时间很长久了，要是怀疑殿下收买人心，那殿下将怎么能辩解呢？"太子大吃一惊，哭着对王叔文说："如果不是先生提醒，我就无法知道这个道理。"于是对王叔文大加宠信。王叔文开始与王伾相互依靠。

王叔文乘机对太子说："某某可以担任宰相，某某可以担任将帅，希望殿下将来任用他们。"王叔文暗中与翰林学士韦执谊以及当时在朝廷中有名望而又想尽快提升的官员陆淳、吕温、李景俭、韩晔、韩泰、陈谏、柳宗元、刘禹锡等人结交，相约为生死相依的朋友。而凌准、程异等人又靠这一帮人得以任用，也整天与王叔文他们一起游玩、相处。他们一帮人的行踪十分诡秘，没有人能知道他们在干什么。各地的军镇节帅，也有暗中给他们送钱财，与他们结交的。陆淳是吴人，曾经担任过左司郎中职务。吕温是吕渭的儿子，当时正担任左拾遗的官职。李景俭是汉中王李瑀的孙子，进士及第

出身。韩晔是已故宰相韩滉族侄。陈谏曾经担任过侍御史。柳宗元、刘禹锡,当时都担任着监察御史。

担任左补阙官的张正一上书皇帝,得到了皇帝的召见。张正一与吏部员外郎王仲舒、主客员外郎刘伯刍等人关系很好,王叔文的同伙怀疑张正一在皇帝面前谈论了他们暗中进行的事情,让书执谊在皇帝面前诬告张正一等人,称张正一等人拉帮结伙,交游、宴饮没有节制。九月初六,张正一等人都获罪,被贬职到遥远的地方,大家都不知道这其中的缘故。刘伯刍是刘乃的儿子。

14 盐夏节度判官崔文先权知盐州,为政苛刻。冬,闰十月,庚戌,部将李庭俊作乱,杀而脔食之。左神策兵马使李兴干戍盐州,杀庭俊以闻。

15 丁巳,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崔损薨。

16 十一月,戊寅朔,以李兴干为盐州刺史,得专奏事。是盐州不隶夏州。

17 十二月,庚申,以太常卿高郢为中书侍郎,吏部侍郎郑珣瑜为门下侍郎,并同平章事。珣瑜,余庆之从父兄弟也。

18 建中初,敕京城诸使及府县系囚,每季终委御史巡按,有冤滥者以闻;近岁,北军移牒而已。监察御史崔遠遇下严察,下吏欲陷之,引以入右神策军。军使以下骇惧,具奏其状。上怒,杖遠四十,流崖州。

19 京兆尹嗣道王实务征求以给进奉,言于上曰:"今岁虽旱而禾苗甚美。"由是租税皆不免,人穷至坏屋卖瓦木、

麦苗以输官。优人成辅端为谣嘲之；实奏辅端诽谤朝政，杖杀之。

监察御史韩愈上疏，以“京畿百姓困穷，应今年税钱及草粟等征未得者，请俟来年蚕麦。”愈坐贬阳山令①。

【注释】

①阳山：县名，西汉时设置，后历有兴废，唐代治所在今广东阳山县青莲镇东南部的连江之北。

【译文】

14 盐夏节度判官崔文先代理盐州军政事务，他处理政事严厉苛刻。冬，闰十月初三，他的部将李庭俊进兵叛乱，将崔文先剁成碎块，给大家吃了。左神策军的兵马使李兴干戍守盐州，杀了李庭俊，将此事向朝廷奏报。

15 初十，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崔损去世。

16 十一月初一，皇帝任命李兴干担任盐州刺史，允许他单独向朝廷上奏事情，从此以后，盐州不再隶属于夏州了。

17 十二月十三日，皇帝任命太常卿高郢为中书侍郎、吏部侍郎郑珣瑜为门下侍郎，两人一并担任同平章事。郑珣瑜，是遭贬斥的前宰相郑余庆的堂兄弟。

18 建中初年，皇帝下令在每个季度末的时候，派御史去巡查京城各使以及各府县拘押的囚犯，有冤枉和失实的情况要向朝廷奏报。近年来，北军只发一道公文就算交差了。监察御史崔遘对待下属极为严厉苛刻，下属官吏们想陷害他，就故意把他带到右神策军中去。神策军使以下的官员对崔遘的到来大吃一惊，十分害怕，就把事情向皇帝奏报了。皇帝勃然大怒，下令罚崔遘四十军棍，将他流放到崖州去了。

19 担任京兆尹职务、承袭道王爵位的李实一味地搜刮钱财来向皇帝进贡，他对皇帝说："今年虽然干旱不雨，但是禾苗还是长得很好。"于是不减免赋税，老百姓穷到了拆毁房屋、卖掉屋瓦和木料以及麦苗等来向官府交纳赋税的地步。演戏的人成辅端作了一首歌谣来嘲讽这件事，李实上奏朝廷说成辅端毁谤朝廷政治，皇帝下令用军棍将他打死。

监察御史韩愈上书皇帝，说："京畿一带的百姓穷困潦倒，对今年没能征收上来的税钱以及牧草、谷物等，应等明年蚕茧出来和麦子熟了再征收。"韩愈因此获罪，被贬斥到阳山县去做县令。

二十年

1 春，正月，丙戌，天德军都防御团练使、丰州刺史李景略卒。初，景略尝宴僚佐，行酒者误以醯进[1]，判官京兆任迪简以景略性严，恐行酒者得罪，强引之，归而呕血；军士闻之泣下。及李景略卒，军士皆曰判官仁者，欲奉以为帅。监军抱置别室，军士发扃取之。监军以闻，诏以代景略。

2 吐蕃赞普死，其弟嗣立。

3 夏，四月，丙寅，名陈许军曰忠武。

4 左金吾大将军李升云将禁兵镇咸阳，疾病，其子政谋与虞候上官望等谋效山东藩镇，使将士奏摄父事。六月，壬子，升云卒。甲寅，诏追削升云官爵，籍没其家。

5 昭义节度使李长荣薨，上使中使以手诏授本军大将，但军士所附者即授。时大将来希皓为众所服，中使将以手诏付之。希皓言于众曰："此军取人，合是希皓，但作节度

使不得。若朝廷以一束草来，希皓亦必敬事。”中使言：“面奉进止，只令此军取大将拔与节钺，朝廷不别除人。”希皓固辞。兵马使卢从史其位居四，潜与监军相结，起出伍曰：“若来大夫不肯受诏，从史请且句当此军。”监军曰：“卢中丞若如此，此亦固合圣旨。”中使因探怀取诏授之。从史捧诏，再拜舞蹈。希皓亟回挥同列，北面称贺。军士毕集，更无一言。秋，八月，己未，诏以从史为节度使。

6 九月，太子始得风疾，不能言。

【注释】

①醯(xi 牺)：醋。

【译文】

贞元二十年(甲申，公元 804 年)

1 春，正月初十，天德军都防御团练使、丰州刺史李景略去世。当初，李景略曾经设宴招待僚属辅佐，倒酒的人错把醋当酒倒进酒杯送上桌来。担任判官的京兆府人任迪简觉得李景略性情严厉，恐怕倒酒的人要被治罪，就找借口将这些醋都喝下去，他回去后就吐了血，军中将士听说这件事后都感动得哭了。李景略去世后，军中将士都说判官任迪简仁慈，打算拥立他为主帅。监军将他弄到另外一间房子，反锁在屋里，将士们把锁打开，将他接出来。监军将这件事报告给朝廷，皇帝下诏让任迪简接替李景略的职务。

2 吐蕃的赞普死了，他的弟弟继位。

3 夏，四月二十二日，皇帝将陈许军改名为忠武军。

4 左金吾大将军李升云率领中央禁军镇守咸阳，得了重病，他的儿子李政谨与担任虞候的上官望等人谋划仿效山东地区军镇的作法，要求将士们上奏朝廷让李政谨代理父亲的职位。六月初九，李

升云世去。十一日，皇帝下诏追夺李升云的官职爵位，抄没他的家产。

5 昭义军节度使李长荣去世，皇帝派遣宫中的宦官使者带着亲笔诏书准备授给昭义军中的大将，只要将士们都拥戴的，就把主帅一职授给他。当时，大将来希皓受大家的尊重和敬服，皇帝的使者将要把委任诏书交给他。来希皓对大家说："在本军中挑选主帅，应该是我来希皓，但我不能作节度使。如果朝廷以一束草来作节度使，我也一定恭敬地事奉它。"皇帝的使者说："我面承皇上旨意，只在本军中选择大将，给他授与节度使的旌节，朝廷不再另外任命别的人。"来希皓坚决推辞。担任兵马使的卢从史在军中位居第四，暗中与监军勾结，这时从同级官员中站出来说："如果来大夫不肯接受诏书的任命，那就请让我来暂时管理这支军队吧。"监军说："卢中丞如果就这样做，这也当然符合皇上的旨意。"皇帝的使者于是就从怀中掏出诏书授职给卢从史。卢从史捧着诏书，行了两次礼，高兴得手舞足蹈。来希皓赶忙转身指挥军中将士，面朝北方表示祝贺。将士们全都集合起来，再也没有说什么别的意见。秋，八月十七日，皇帝下诏任命卢从史为节度使。

6 九月，太子得了中风病，不能讲话。

顺宗至德弘道大圣大安孝皇帝

永贞元年

1 春，正月，辛未朔，诸王、亲戚入贺德宗，太子独以疾不能来，德宗涕泣悲叹，由是得疾，日益甚。凡二十余日，中外不通，莫知两宫安否。

癸巳，德宗崩；苍猝召翰林学士郑绚、卫次公等至金

銮殿草遗诏。宦官或曰："禁中议所立尚未定。"众莫敢对。次公遽言曰："太子虽有疾，地居冢嫡，中外属心。必不得已，犹应立广陵王。不然，必大乱。"绷等从而和之，议始定。次公，河东人也。太子知人情忧疑，紫衣麻鞋，力疾出九仙门，召见诸军使，人心粗安。

甲午，宣遗诏于宣政殿，太子缞服见百官；丙申，即皇帝位于太极殿。卫士尚疑之，企足引领而望之，曰："真太子也！"乃喜而泣。

时顺宗失音，不能决事，常居宫中施帘帷，独宦者李忠言、昭容牛氏侍左右[1]；百官奏事，自惟中可其奏。自德宗大渐，王伾先入，称诏召王叔文，坐翰林中使决事。伾以叔文意入言于忠言，称诏行下，外初无知者。以杜佑摄冢宰。二月，癸卯，上始朝百官于紫宸门。

2 己酉，加义武节度使张茂昭同平章事。

3 辛亥，以吏部郎中韦执谊为尚书左丞、同平章事。王叔文欲掌国政，首引执谊为相，已用事于中，与相唱和。

4 壬子，李师古发兵屯西境以胁滑州。时告哀使未至诸道，义成牙将有自长安还得遗诏者，节度使李元素以师古邻道，欲示无外，遣使密以遗诏示之。师古欲乘国丧侵噬邻境，乃集将士谓曰："圣上万福，而元素忽传遗诏，是反也，宜击之。"遂杖元素使者，发兵屯曹州，且告假道于汴。宣武节度使韩弘使谓曰："汝能越吾界而为盗邪！有以相待，无为空言！"元素告急，弘使谓曰："吾在此，公安无恐。"或告："翦棘夷道，兵且至矣，请备之。"弘曰："兵来，

不除道也。"不为之应。师古诈穷变索,且闻上即位,乃罢兵。元素表请自贬,朝廷两慰解之。元素,泌之族弟也。

吴少诚以牛皮鞋材遗师古,师古以盐资少诚,潜过宣武界,事觉,弘皆留,输之库,曰:"此于法不得以私相馈。"师古等皆惮之。

5辛酉,诏数京兆尹道王实残暴掊敛之罪,贬通州长史;市井欢呼,皆袖瓦砾遮道伺之,实由间道获免。

【注释】

①昭容:古代皇宫中的女官名称,原称修容,三国时魏文帝设,地位在昭华之后,南朝时改为昭容,为九嫔第五。

【译文】

顺宗至德弘道大圣大安孝皇帝

永贞元年(乙酉,公元805年)

1春,正月初一,各位亲王、皇室的亲戚都进宫向德宗皇帝祝贺新年,只有太子一个人因为生病不能来,德宗皇帝流着眼泪,伤心叹息,从此就生了病,而且一天比一天加重。总共有二十多天,宫中与朝廷断绝了信息,外面的人都不知道德宗皇帝与太子是否平定。

二十三日,德宗皇帝驾崩。宫廷匆匆忙忙将翰林学士郑絪、卫次公等人召到金銮殿去草拟德宗皇帝的遗诏。有宦官说:"宫廷商议册立谁还没有定。"大家都不敢答话。卫次公急忙说道:"太子殿下虽然患了病,但他位居嫡长子,朝野内外的人心都归向他。到了万不得已的时候,也还是应该册立太子殿下的长子广陵王。如果不这样作,天下一定会大乱。"郑絪等人马上附和卫次公的意见,这样册立谁的事才定下来。卫次公是河东人。太子知道人们还处在忧虑、怀疑的状态中,匆忙间身穿紫衣,脚穿带孝的麻鞋,支撑着病

体，走出九仙门，召见禁军的各位军使，这时人心才略微安定了一些。

二十四日，德宗皇帝的遗诏在宣政殿公布下来。太子身穿孝服接见朝廷文武百官。二十六日，太子在太极殿继承皇位。宫廷的卫士们这时还在怀疑，提起脚跟，伸着脖子仔细观望，说："这真的是太子殿下！"于是都高兴得哭起来了。

当时，顺宗皇帝不能讲话，无法处理朝廷事务，住在宫中，经常是周围挂着帘幕，只有宦官李忠信和昭容牛氏在左右服侍。朝廷文武百官上奏事情，顺宗皇帝从帘幕中批准奏章。自从德宗皇帝病情垂危以来，王伾先就进了宫廷，他称声有诏令使召王叔文，让他坐在翰林院中处理朝廷政事。王伾把王叔文的意见告诉给李忠信，说这是皇帝颁下的诏旨，起初朝廷中没有人知道这一情况。皇帝让杜佑全面处理朝廷政事。二月初三，皇帝开始在紫宸门接受朝廷文武百官的朝见。

2 初九，皇帝加封义武军节度使张茂昭为同平章事。

3 十一日，皇帝任命吏部郎中韦执谊为尚书左丞、同平章事。王叔文想执掌国家大政，首先就让韦执谊担任宰相，自己在宫廷内当权，与他相互呼应。

4 十二日，李师古派兵屯驻在本道西部边境上，威胁滑州。当时，朝廷通告国丧的使者还没有到各道去，义成军有一个牙将从京城长安回来，知道了德宗皇帝遗诏的内容，节度使李元素因为李师古是相邻的道，为了表示不把李师古当外人，派遣使者偷偷地将德宗皇帝的遗诏内容告诉了李师古。李师古想乘国丧之机吞并邻道的土地，于是就召集将士对他们说："皇上万寿无疆，但李元素突然传布遗诏，这是反叛朝廷，我们应该攻打他。"于是就用军棍打李元素的使者，调兵屯驻曹州，而且派人去汴州向韩弘借路。宣武军节度使韩弘派人对李师古说："你能越过我的边界去做坏事吗？我等着你，请你不要说空话！"李元素向韩弘告急，韩弘派使者对李元素

说："有我在这里，请你放心，不用害怕。"有人告诉韩弘说："李师古正在砍除荆棘，填平道路，他的军队马上就要过来了，请对他作好防备。"韩弘说："如果真是军队开过来了，我们就不清除道路了。"对此，韩弘也没有什么反应。李师古机变诈谋都用尽了，而且又听说新皇帝已经继位，这才停止出兵。李元素上表朝廷请求将自己贬职，朝廷派人对李元素、李师古双方都劝慰安抚。李元素是已故宰相李泌的族弟。

吴少诚将作靴子的牛皮赠送给李师古，李师古将食盐资助吴少诚，他们的东西偷偷经过宣武军境内时，被发现了，韩弘将这些东西全部扣留下来，将它送给国库，他说："按照国法规定，这些东西不能私下互相赠送。"李师古等人都害怕他。

5 二十一日，皇帝下诏历数担任京兆尹的道王李实残暴地搜刮百姓财物的罪过，将他贬职为通州长史。长安城内，大街小巷对此欢呼雀跃，人们都拿着砖头瓦块拦路等着他，李实由小路去通州，才逃避了百姓对他的惩罚。

6 壬戌，以殿中丞王伾为左散骑常侍，依前翰林待诏，苏州司功王叔文为起居舍人、翰林学士。

伾寝陋、吴语，上所亵狎；而叔文颇任事自许，微知文义，好言事，上以故稍敬之，不得如伾出入无阻。叔文入至翰林，而伾入至柿林院，见李忠言、牛昭容计事。大抵叔文依伾，伾依忠言，忠信依牛昭容，转相交结。每事先下翰林，使叔文可否，然后宣于中书，韦执谊承而行之。外党则韩泰、柳宗元等主采听外事。谋议唱和，日夜汲汲如狂，互

相推奖，曰伊、曰周、曰管、曰葛[1]，侗然自得，谓天下无人；荣辱进退，生于造次，惟其所欲，不拘程式。士大夫畏之，道路以目。素与往还者，相次拔擢，至一日除数人。其党或言曰："某可为某官。"不过一二日，辄已得之。于是叔文及其党十余家之门，昼夜车马如市。客候见叔文、伾者，至宿其坊中饼肆、酒垆下，一人得千钱，乃容之。伾尤阔茸[2]，专以纳贿为事，作大匮贮金帛，夫妇寝其上。

7 甲子，上御丹凤门，赦天下，诸色逋负，一切蠲免，常贡之外，悉罢进奉。贞元之末政事为人患者，如宫市、五坊小儿之类[3]，悉罢之。

先是，五坊小儿张捕鸟雀于闾里者，皆为暴横以取人钱物，至有张罗网于门不许人出入者，或张井上使不得汲者。近之，辄曰"汝惊供奉鸟雀！"即痛殴之。出钱物求谢，乃去。或相聚饮食于酒食之肆，醉饱而去，卖者或不知，就索其直，多被殴詈；或时留蛇一囊为质，曰："此蛇所以致鸟雀而捕之者，今留付汝，幸善饲之，勿令饥渴。"卖者愧谢求哀，乃携挈而去。上在东宫，皆知其弊，故即位首禁之。

8 乙丑，罢盐铁使月进钱。先是，盐铁月进羡余而经入益少；至是，罢之。

9 三月，辛未，以王伾为翰林学士。

【注释】

①曰伊、曰周、曰管、曰葛：伊即伊尹，周即周公，管即管仲，葛即诸葛亮。

四人都是古代辅佐帝王治理天下，以才能卓著，品德高尚而闻名于世的，是历代官僚们效仿的榜样。

②阖(tà 踏)茸：丑陋卑残，无能。

③五坊小儿：唐代专为皇帝捕捉和豢养鸟兽的机构称为五坊，计雕坊、鹘坊、鹞坊、鹰坊、狗坊。唐代称负责杂役事务的人为小儿。

【译文】

6 二十二日，皇帝任命殿中丞王伾为左散骑常侍，仍然担任翰林待诏职务，任命苏州司功王叔文为起居舍人、翰林学士。

王伾相貌丑陋，口操吴地乡音，是皇帝过分亲近的人。但王叔文很以能够处理朝政为自豪，他略微懂得一些文章义理，喜欢评论事情，皇帝因为这个缘故，对他稍微还有点尊重，他不像王伾那样通行无阻地出入宫禁。王叔文进入翰林院，而王伾进入柿林院，得以与李忠言和牛昭容商议事情。大抵上是王叔文依附王伾，王伾依附李忠言，李忠言依附牛昭容，他们相互间辗转交结。朝廷中的每件事情，总是交给翰林院，让王叔文先作裁断，然后向中书省宣示处理意见，由书执谊接受后照着意思执行。他们在宫廷外的同党就有韩泰、柳宗元等，主持了解搜集朝廷内外的情况。他们商议事情一唱一和，日夜不停，就像发了疯一样。他们相互间彼此吹捧，说谁是伊尹，谁是周公，谁是管仲，谁是诸葛亮。他们自鸣得意，认为天下没有什么人能超过他们。他们给人的荣耀、耻辱，升任、降贬，往往产生于仓猝之间，只要他们想怎么做，并不考虑正常的程序。士大夫们害怕他们，不敢说什么，只能对他们怒目而视。一向同他们交往的人，一个接一个的被提拔，甚至有一天任命几个人官职的。他们的同伙有人说："某某可以担任某官。"不过一两天，那人就真的得到了那个官职。这样一来，王叔文及其同伙十几家的门口，昼夜车水马龙，如同闹市。要求等候见王叔文、王伾的客人，甚至有的住到他们那条街坊的饼店、酒坊中，每个人要交一千钱住宿费，店

家才收留他们。王伾尤其卑贱猥琐，专门收受贿赂，他让人作了一个大柜子存放金银财宝，晚上，他们夫妇俩就睡在这个柜子上。

7 二十四日，皇帝在丹凤门宣布大赦天下，下令免除百姓的各种欠债，将正常赋税收入以外的进贡全部停止。在贞元末年一些给百姓带来灾祸的措施，如宫廷采买和五坊小儿等名目，完全废除。

在此之前，在乡里张网捕捉鸟雀的五坊小儿们，都用残暴蛮横的手段索要百姓的钱财，甚至有在人家门前张网不准人出入的事情，有的在水井上张网不让人去取水的，如果有人靠近水井，就说"你惊吓跑了供奉宫廷的鸟雀！"马上就把那人痛打一顿，那人拿出钱财来谢罪，五坊小儿们才离开。五坊小儿们有时候相聚在饭店酒馆吃喝，酒足饭饱之后大摇大摆地离去，店家有的不知道他们的身份，就赶上去向他们要酒饭钱，多半都要被他们又打又骂。有的还在酒足饭饱之后留下一袋蛇作抵押，对店家说："这些蛇是用来诱捕鸟雀的，现在把它们交给你，希望你好好地饲养，不要让它们饥渴。"店家害怕得连忙道歉、赔罪、求饶，他们才提着蛇袋去了。皇帝在东宫的时候，对这些弊端知道得十分清楚，所以继位之后首先就下令禁止了。

8 二十五日，皇帝下令废除盐铁使的月进钱。在此之前，盐铁使每月都向朝廷进献所谓的盈余，但经常性的正当赋税却日益减少。到这时，皇帝下令废止了。

9 三月初二，皇帝任命王伾为翰林学士。

10 德宗之末，十年无赦，群臣以微过谴逐者皆不复叙用，至是始得量移。壬申，追忠州别驾陆贽、郴州别驾郑余庆、杭州刺史韩皋、道州刺史阳城赴京师。

贽之秉政也,贬驾部员外郎李吉甫为明州长史,既而徙忠州刺史。贽昆弟门人咸以为忧,至而吉甫忻然以宰相礼事之。贽初犹惭惧,后遂为深交。吉甫,栖筠之子。韦皋在成都,屡上表请以贽自代。贽与阳城皆未闻追诏而卒。

11 丙戌,加杜佑度支及诸道盐铁转运使。以浙西观察使李锜为镇海节度使,解其盐铁转运使。锜虽失利权而得节旄,故反谋亦未发。

12 戊子,名徐州军曰武宁,以张愔为节度使。

13 加彰义节度使吴少诚同平章事。

14 以王叔文为度支、盐铁转运副使。先是叔文与其党谋,得国赋在手,则可以结诸用事人,取军士心,以固其权,又惧骤使重权,人心不服,藉杜佑雅有会计之名,位重而务自全,易可制,故先令佑主其名,而自除为副以专之。叔文虽判两使,不以簿书为意,日夜与其党屏人窃语,人莫测其所为。

以御史中丞武元衡为左庶子。德宗之末,叔文之党多为御史,元衡薄其为人,待之莽卤。元衡为山陵仪仗使,刘禹锡求为判官,不许。叔文以元衡在风宪,欲使附己,使其党诱以权利,元衡不从,由是左迁。元衡,平一之孙也。

侍御史窦群奏屯田员外郎刘禹锡挟邪乱政,不宜在朝。又尝谒叔文,揖之曰:"事固有不可知者。"叔文曰:"何谓也?"群曰:"去岁李实怙恩挟贵,气盖一时,公当此时,逡巡路旁,乃江南一吏耳。今公一旦复据其地,安知路旁无如公者乎!"其党欲逐之,韦执谊以群素有强直名,止

之。

15 上疾久不愈，时扶御殿，群臣瞻望而已，莫有亲奏对者，中外危惧；思早立太子，而王叔文之党欲专大权，恶闻之。宦官俱文珍、刘光琦、薛盈珍皆先朝任使旧人，疾叔文、忠言等朋党专恣，乃启上召翰林学士郑绚、卫次公、李程、王涯入金銮殿，草立太子制。时牛昭容辈以广陵王淳英睿，恶之；绚不复请，书纸为"立嫡以长"字呈上；上颔之。癸巳，立淳为太子，更名纯。程，神符五世孙也。

【译文】

10 德宗皇帝末年，十年之内没有赦免过罪犯，朝廷群臣中以小小过失被贬斥、流放的人，一概不再起用，到现在才得以按等级依次提升。初三，皇帝下令召忠州别驾陆贽、郴州别驾郑余庆、杭州刺史韩皋、道州刺史阳城回京城长安。

陆贽在担任宰相，主持朝政时，将驾部员外郎李吉甫贬职为明州长史，不久，李吉甫调任忠州刺史。陆贽的子弟和门人们对此都十分忧虑，到了忠州之后，李吉甫很高兴地用对待宰相的礼仪对待他。陆贽起初还感到惭愧害怕，后来两人就渐渐成了交情很深的密友。李吉甫是代宗皇帝时期正直之臣李栖筠的儿子。西川节度使韦皋在成都，多次上表朝廷请求让陆贽代替自己的职位。陆贽和阳城都没有听到皇帝下诏将他们召回京城的消息就去世了。

11 十七日，皇帝加封杜佑为度支和诸道盐铁转运使职务。任命浙西观察使李绮为镇海节度使，解除了他的盐铁转运使职务。李绮虽然失去控制赋税财政的大权，却得到了节度使的旌节，所以他反叛朝廷的计划也就没有暴露出来。

12 十九日，皇帝将徐州军改名为武宁军，任命张愔为节度使。

13 皇帝加封彰义军节度使吴少诚为同平章事。

14 皇帝任命王叔文为度支、盐铁转运副使。在这以前，王叔文与他的同党策划，如果将国家赋税收入的权力操在手中，那么就可以用它来笼络那些掌握大权的人，取得军队将士们的拥护，借以巩固自己的权力，但他们又害怕突然一下子掌握大权，朝野内外，人心不服，就借杜佑向来有擅长理财的名声，而又知道他地位很高，又一味地自我保全，比较容易控制，所以先让杜佑在名义上作主管，而任命自己为副职来掌管大权。王叔文虽然身兼度支、盐铁转运两使的职位，但对这两使所要管辖的事务帐目并不放在心上，整日整夜地与他的同党避开别人，小声商谈，别人都弄不清楚他们在干什么。

皇帝任命御史中丞武元衡为左庶子。德宗皇帝末年，王叔文的同党多半担任御史职务，武元衡瞧不起他们的为人，很不把他们当回事。武元衡担任皇陵仪仗使的时候，刘禹锡要求做判官，他没有答应。王叔文因为武元衡在负责评论朝政的御史台担任主管职务，打算让他依附自己，就让同党以权力、利益去诱惑、拉拢武元衡，武元衡毫不理睬，因此就被降职为左庶子。武元衡是武则天时期的隐士武平一的孙子。

侍御史窦群上奏朝廷说屯田员外郎刘禹锡存邪恶之心，扰乱朝政，不应该将他留在朝政内。窦群又曾经拜访过王叔文，对他行礼说："任何事情，本来就是无法预料的。"王叔文问："你说的是什么意思？"窦群回答说："去年，李实凭仗皇帝的恩宠和自己地位的尊贵，一时间，他的气焰压倒了众人，你那个时候，还在官场边上徘徊，不过是江南的一名小吏而已。现在你顶替了李实的位子，怎么知道在官场边上没有像你这样的人呢？"王叔文的同党准备将窦群贬职流放，韦执谊认为窦群一向有刚强正直的名声，制止了他们。

15 皇帝的病长久好不了，经常在人的扶持下上殿，朝廷群臣不过就是远远瞻望一下而已，没有人能与皇帝亲自奏答政事，朝廷内

外的人都感觉到危险和恐惧，都想尽快册立太子。但王叔文的同党们想专揽朝廷大权，不喜欢听册立太子的话。宦官俱文珍、刘光琦、薛盈珍都是先朝受重用的旧人，痛恨王叔文、李忠言等结成朋党独断专行，恣意妄为，于是启奏皇帝召翰林学士郑絪、卫次公、李程、王涯进金銮殿草拟册立太子的文件。当时牛昭容等人因为广陵王李淳英明睿智，就讨厌他。郑絪不再禀问，只在纸上写了"册立嫡长子"几个字呈献给皇帝，皇帝点头认可。二十四日，册立李淳为太子，将他改名为李纯。李程是淮安王李神通弟弟李神符的五世孙。

16 贾耽以王叔文党用事，心恶之，称疾不出，屡乞骸骨。丁酉，诸宰相会食中书。故事，宰相方食，百寮无敢谒见者。叔文至中书，欲与执谊计事，令直省通之，直省以旧事告，叔文怒，叱直省。直省惧，入白。执谊逡巡惭赧，竞起迎叔文，就其阁语良久。杜佑、高郢、郑珣瑜皆停箸以待，有报者云："叔文索饭，韦相公已与之同食阁中矣。"佑、郢心知不可，畏叔文、执谊，莫敢出言。珣瑜独叹曰："吾岂可复居此位！"顾左右，取马径归，遂不起。二相皆天下重望，相次归卧，叔文、执谊益无所顾忌，远近大惧。

17 夏，四月，壬寅，立皇弟谔为钦王，诚为珍王；子经为郯王，纬为均王，纵为溆王，纾为莒王，绸为密王，总为郇王，约为邵王，结为宋王，缃为集王，绿为冀王，绮为和王，绚为衡王，缥为会王，绾为福王，纮为抚王，绲为岳王，绅为袁王，纶为桂王，缂为翼王。

18 乙巳，上御宣政殿，册太子。百官睹太子仪表，退，皆

相贺,至有感泣者,中外大喜。而王叔文独有忧色,口不敢言,但吟杜甫题《诸葛亮祠堂》诗曰:"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1]闻者哂之。

先是,太常卿杜黄裳为裴延龄所恶,留滞台阁,十年不迁,及其婿韦执谊为相,始迁太常卿。黄裳劝执谊帅群臣请太子监国,执谊惊曰:"丈人甫得一官,奈何启口议禁中事!"黄裳勃然曰:"黄裳受恩三朝,岂得以一官相买乎!"拂衣起出。

戊申,以给事中陆淳为太子侍读,仍更名质。韦执谊自以专权,恐太子不悦,故以质为侍读,使潜伺太子意,且解之。及质发言,太子怒曰:"陛下令先生为寡人讲经义耳,何为预他事!"质惶惧而出。

19 五月,辛未,以右金吾大将军范希朝为左·右神策京西诸城镇行营节度使。甲戌,以度支郎中韩泰为其行军司马。王叔文自知为内外所憎疾,欲夺取宦官兵权以自固,藉希朝老将,使主其名,而实以泰专其事;人情不测其所为,益疑惧。

20 辛卯,以王叔文为户部侍郎,依前充度支、盐铁转运副使。俱文珍等恶其专权,削去翰林之职。叔文见制书,大惊,谓人曰:"叔文日时至此商量公事,若不得此院职事,则无因而至矣。"王伾即为疏请,不从。再疏,乃许三五日一入翰林,去学士名。叔文始惧。

【注释】

①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杜甫诗。这句诗意为诸葛亮出师平定中原，还没有取得成功，却先去世了，使古今的英雄无限感慨，泪湿衣襟。

【译文】

16 宰相贾耽因为王叔文的同党们专政，内心痛恨他们，声称有病，不上朝办公，多次请求皇帝让他退休回乡。二十八日，各位宰相在中书省内会餐。以前的惯例，宰相们正在吃饭的时候，朝廷文武百官没有谁敢去拜见的。这一天，王叔文到了中书省，想与韦执谊商量事情，让中书省中值班的人去通报，值班的人将这一惯例告诉他，王叔文大怒，叱骂值班的人。值班的人害怕了，进去告诉韦执谊。韦执谊犹豫不决，脸色通红，最后还是起身迎接王叔文，到他办公的阁子里谈论了很久。杜佑、高郢、郑珣瑜都停下筷子等待韦执谊，有人来通报说："王叔文要吃饭，韦相公已经与他在阁子中一起吃饭了。"杜佑、高郢心里都清楚这样做是不对的，但都害怕王叔文、韦执谊，不敢说什么。只有郑珣瑜一个人叹息道："我岂能再在这个位子上呆下去呢？"看了左右的人一眼，就牵马径直回家去了，于是就不再上朝办公。贾耽、郑珣瑜两位宰相都是德高望重的人物，他们相继归家，隐退不出，王叔文和韦执谊就更加没有顾虑。朝廷内外的人都十分害怕他们。

17 夏，四月初三，册立皇帝的弟弟李谔为钦王，李诚为珍王。册立皇子李经为郯王，李纬为均王，李纵为溆王，李纾为莒王，李绸为密王，李总为郇王，李约为邵王，李结为宋王，李缃为集王，李绿为冀王，李绮为和王，李绚为衡王，李缰为会王，李绾为福王，李纮为抚王，李绲为岳王，李绅为袁王，李纶为桂王，李绛为冀王。

18 初六，皇帝上宣政殿册立太子。朝廷文武百官目睹太子仪表堂堂，退朝以后，都互相祝贺，甚至有感动得哭泣的，朝野内外都十分欢喜。只有王叔文一个人面带忧虑的神色，口里不敢说什么，只

是吟诵杜甫题写的《诸葛亮祠堂》一诗中的句子："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听到他读诗的人都讥笑他。

在此之前，太常卿杜黄裳遭到权臣裴延龄的厌恶，一直停留在侍御史的职位上，十年得不到升迁。后来他的女婿韦执谊作了宰相，他才升任太常卿。杜黄裳劝韦执谊率领朝中群臣请求太子代理国政，韦执谊吃惊地说："岳丈大人刚刚才得升任官职，为什么一开口就谈论宫禁中的事情呢？"杜黄裳气得勃然大怒，他说："我杜黄裳蒙受肃宗皇帝、代宗皇帝、德宗皇帝三朝的恩典，怎么能给一个官职就收买了我呢？"说完将衣袖一甩，生气地离开了。

初九，皇帝任命给事中陆淳为太子侍读，将他的名字改为陆质。韦执谊自己感觉到专揽朝政，恐怕太子不满，因此让陆质担任侍读，要他暗中窥伺太子的意见，而且加以劝解。等到陆质就事情发表意见时，太子愤怒地对他说："陛下只让先生为我讲解经书义理，那先生为什么要干预其他事情呢？"陆质十分恐惧地退了出来。

19 五月初三，皇帝任命右金吾大将军范希朝为左、右神策军驻守京城西边各城镇的行营节度使。初六，皇帝任命度支郎中韩泰为范希朝的行军司马。王叔文自己知道被朝野内外的人所憎恶痛恨，打算剥夺宦官们的兵权以加强自己的地位，借范希朝是军中老将的名义，让他做挂名的主管，实际上让韩泰掌管军中大权。上上下下的人都摸不透王叔文想干什么，大家更加怀疑害怕。

20 二十三日，皇帝任命王叔文为户部侍郎，仍然充任度支、盐铁转运副使。宦官俱文珍等人憎恨王叔文专揽朝政，削去了他的翰林职务。王叔文看到削除他翰林一职的文书后，大吃一惊，对人说："我每时每日都到翰林院去商量国家大事，如果不担任翰林院的职务，那就没有理由去那里了。"王伾马上就上疏皇帝，为他求情，皇帝不答应。王伾再次上疏，皇帝才允许王叔文每隔三五天去翰林院一趟，但削除了他翰林学士的头衔。王叔文这才开始害怕起来。

21 六月，己亥，贬宣歙巡官羊士谔为汀州宁化尉[1]。士谔以公事至长安，遇叔文用事，公言其非。叔文闻之，怒，欲下诏斩之，执谊不可；则令杖煞之[2]，执谊又以为不可；遂贬焉。由是叔文始大恶执谊，往来二人门下者皆惧。

先时，刘闢以剑南支度副使将韦皋之意于叔文[3]，求都领剑南三川[4]，谓叔文曰："太尉使闢致微诚于公，若与某三川，当以死相助；若不与，亦当有以相酬。"叔文怒，亦将斩之，执谊固执不可。闢尚游长安未去，闻贬士谔，遂逃归。执谊初为叔文所引用，深附之，既得位，欲掩其迹，且迫于公议，故时时为异同；辄使人谢叔文曰："非敢负约，乃欲曲成兄事耳！"叔文诟怒，不之信，遂成仇怨。

22 癸丑，韦皋上表，以为："陛下哀毁成疾，重劳万机，故久而未安，请权令皇太子亲监庶政，候皇躬痊愈，复归春宫[5]。臣位兼将相，今之所陈，乃其职分。"又上太子笺，以为："圣上远法高宗，亮阴不言，委政臣下，而所付非人。王叔文、王伾、李忠言之徒，辄当重任，赏罚任情，堕纪紊纲。散府库之积以赂权门。树置心腹，遍于贵位；潜结左右，忧在萧墙。窃恐倾太宗盛业，危殿下家邦，愿殿下即日奏闻，斥逐群小，使政出人主，则四方获安。"皋自恃重臣，远处西蜀，度王叔文不能动摇，遂极言其奸。俄而荆南节度使裴均、河东节度使严绶笺表继至，意与皋同，中外皆倚以为援，而邪党震惧。均，光庭之曾孙也。

23 王叔文既以范希朝、韩泰主京西神策军，诸宦者尚未寤。会边上诸将各以状辞中尉，且言方属希朝。宦者始寤

兵柄为叔文等所夺，乃大怒曰："从其谋，吾属必死其手。"密令其使归告诸将曰："无以兵属人。"希朝至奉天，诸将无至者。韩泰驰归白之，叔文计无所出，唯曰："奈何！奈何！"无几，其母病甚。丙辰，叔文盛具酒馔，与诸学士及李忠言、俱文珍、刘光琦等饮于翰林。叔文言曰："叔文母病，以身任国事之故，不得亲医药，今将求假归侍。叔文比竭心力，不避危难，皆为朝廷之恩。一旦去归，百谤交至，谁肯见察以一言相助乎？"文珍随其语辄折之，叔文不能对，但引满相劝，酒数行而罢。丁巳，叔文以母丧去位。

24 秋，七月，丙子，加李师古检校侍中。

25 王叔文既有母丧，韦执谊益不用其语。叔文怒，与其党日夜谋起复，必先斩执谊而尽诛不附己者，闻者恟惧。

自叔文归第，王伾失据，日诣宦官及杜佑请起叔文为相，且总北军。既不获，则请以为威远军使、平章事，又不得；其党皆忧悸不自保。是日，伾坐翰林中，疏三上，不报，知事不济，行且卧，至夜，忽叫曰："伾中风矣！"明日，遂舆归不出。己丑，以仓部郎中、判度支案陈谏为河中少尹；伾、叔文之党至是始去。

【注释】

①宁化：县名。唐天宝时以黄连县改名，治所在今福建宁化县。

②煞：同杀。

③支度副使：唐代边防军都有负责军用物资和粮食等事务的支度使和副使。

④剑南三川：唐代指剑南东川、西川和山南西道为剑南三川。其地在今四

川一带。

⑤春宫：即东宫，皇太子住的地方。

【译文】

21 六月初二，皇帝下令将宣歙巡官羊士谔贬职为汀州宁化县尉。羊士谔因为办公事到了长安城，正碰上王叔文专揽朝政，就公开指责王叔文，王叔文得知这一消息后，十分恼怒，打算让皇帝下诏杀了羊士谔，宰相韦执谊不同意。他又要下令用军棍打死羊士谔，韦执谊还是不同意。于是王叔文就将羊士谔贬职。从此以后，王叔文就开始十分厌恶韦执谊了，而在王、韦二人门下经常往来的人都很恐惧。

在早些时候，刘闢以剑南支度副使的身份奉韦皋之命，将韦皋的意图转达给王叔文，要求统领剑南三川地区，刘闢对王叔文说："韦太尉让我向您致意，如果将剑南三川地区给我韦某统领的话，我就竭尽死力来帮助您。如果不给的话，我韦某也自当有办法来回报您。"王叔文十分生气，也准备下令杀了刘闢，韦执谊坚持认为这不行。刘闢当时还在长安城内逗留，没有离开，听说羊士谔被贬职的消息后，就逃回去了。韦执谊最初是因为王叔文的推荐才被皇帝重用的，所以十分依附于王叔文。但当得到宰相职位后，为了掩盖与王叔文的这层关系，而且迫于公众舆论的压力，因此就经常与王叔文的意见不同。事后他就派人去向王叔文道歉说："我并不是敢违背我们之间的约定，只是想用多种方法来成全仁兄的大事！"王叔文怒气冲冲地侮骂韦执谊，不相信他，于是两人就成了怨家对头。

22 十六日，韦皋上表皇帝，他认为："陛下因为失去亲人而悲痛，损坏了身体，以至于得了病，又加上操劳国事，日理万机，所以身体很久都还不能复原，请陛下暂时让皇太子亲自监理朝政，等陛下身体完全好了，再让皇太子回到东宫去。我身兼将领和宰相之职，现

在陈奏的事情,完全是自己份内的事情。"他又给太子上了一份奏疏,认为:"圣上遥仿高宗皇帝,居丧不理朝政,将政事都委托给臣下,但所托付的人选不合适。像王叔文、王伾、李忠言之徒,轻易地承担处理朝廷大政的重任,他们奖赏和惩罚一味地凭自己的好恶,败坏了法纪,扰乱了政纲。他们将国库中的钱财拿出来贿赂权门贵族,培植心腹党羽,让他们处在显要位置上。暗中与皇帝身边的人相勾结,祸患就在门庭之间。我私下担心他们会倾毁了太宗皇帝所建立起来的江山大业,危及到殿下的家国,希望殿下立即将此事向皇帝奏报,驱逐这帮小人,使一切政令重新掌握在君王的手中,那么天下就会获得安宁。"韦皋凭借自己是朝廷重臣,又远在西蜀之地,预料到王叔文不能动摇他的地位,于是就极力将王叔文的奸邪之事都说了出来。不久,荆南节度使裴均、河东节度使严绶的表章、奏疏都相继到了朝廷,所谈的意见与韦皋相同,朝廷内外的人都依靠他们作为援助,而王叔文的邪奸之党因受震动而恐惧。裴均是玄宗皇帝时期的宰相裴光庭的曾孙。

23 王叔文任用范希朝、韩泰主管京城西边驻扎的神策军后,各个宦官还没醒悟过来。等到守卫边疆的各位将领以各种理由向护军中尉辞别,而且都说将要隶属于范希朝。宦官们这才意识到自己的兵权被王叔文等人夺走了,于是十分恼怒地说:"如果让他们的计谋得逞,那我们这些人都将死在他们手里。"于是秘密下令各军的使者们回去后告诉将领说:"不要带着军队隶属于别人。"范希朝到了奉天,各位将帅没有一个赶去见他的。韩泰骑马赶回朝廷,将事情对王叔文说了,王叔文已无计可施,只是说:"这该怎么办!这该怎么办!"没过几天,王叔文的母亲病得很厉害。十九日,王叔文在翰林院中置办很丰盛的酒席,宴请翰林院的各位学士以及李忠言、俱文珍、刘光琦等人。王叔文说道:"我的母亲病了,因为我一直承担着处理国家大事的重任,不能够亲自侍奉汤药,现在将告假回家侍候母亲。我王叔文竭心尽力,不躲避任何危难的事情,都是因

为身受了皇帝的恩典。要是我一旦离开朝廷，各种毁谤就会纷纷而来，谁能体察我的苦心，帮我说一句话呢？"俱文珍跟着他的话头一一驳斥，王叔文不能回答，只是给各位斟满酒杯劝大家喝酒，酒过几巡就散席了。二十日，王叔文因为母亲去世而离职。

24 秋，七月初九，皇帝加封李师古为检校侍中。

25 王叔文因为母丧离职在家，韦执谊更加不采纳他的意见。王叔文很恼火，与他的同党们日夜划重新回朝廷担任旧职，而且扬言一定要先杀了韦执谊和杀尽那些不依附自己的人，听说这事的人都极为害怕。

自从王叔文回家守丧之后，王伾便失去了依靠，每天都跑到宦官和宰相杜佑那里请求起用王叔文为宰相，并且统领神策军。这个目的没达到，他又请求任命王叔文为威远军使、平章事，也没有达到目的。他们的党羽都担惊受怕，感到难以自我保全。这一天，王伾坐在翰林院中，三次上疏皇帝，都得不到理睬，王伾知道事情成功不了，急得坐卧不安，到了夜晚，他自己忽然大叫一声："王伾中风了！"第二天，他就坐车回家，不再出门。二十二日，皇帝任命仓部郎中、判度支案陈谏为河中府少尹。王伾、王叔文的党羽从这时开始渐渐在朝廷中失势。

26 癸巳，横海节度使程怀信薨，以其子副使执恭为留后。

27 乙未，制以"积疢未复[1]，其军国政事，权令皇太子纯句当。"时内外共疾王叔文党与专恣，上亦恶之；俱文珍屡启上请令太子监国，上固厌倦万机，遂许之。又以太常卿杜黄裳为门下侍郎，左金吾大将军袁滋为中书侍郎，并同

平章事。俱文珍等以其旧臣,故引用之。又以郑珣瑜为吏部尚书,高郢为刑部尚书,并罢政事。太子见百官于东朝堂,百官拜贺;太子涕泣,不答拜。

八月,庚子,制"令太子即皇帝位,朕称太上皇,制敕称诰。"

辛丑,太上皇徙居兴庆宫,诰改元永贞,立良娣王氏为太上皇后[2]。后,宪宗之母也。

壬寅,贬王伾开州司马[3],王叔文渝州司户[4]。伾寻病死贬所。明年,赐叔文死。

乙巳,宪宗即位于宣政殿。

28 丙午,升平公主献女口五十。上曰:"上皇不受献,朕何敢违!"遂却之。庚戌,荆南献毛龟二,上曰:"朕所宝惟贤。嘉禾、神芝,皆虚美耳,所以《春秋》不书祥瑞。自今凡有嘉瑞,但准令申有司,勿复以闻。及珍禽奇兽,皆毋得献。"

29 癸丑,西川节度使南康忠武王韦皋薨。皋在蜀二十一年,重加赋敛,丰贡献以结主恩,厚给赐以抚士卒,士卒婚嫁死丧,皆供其资费,以是得久安其位而士卒乐为之用,服南诏,摧吐蕃。幕僚岁久官崇者则为刺史,已复还幕府,终不使还朝,恐泄其所为故也。府库既实,时宽其民,三年一复租赋,蜀人服其智谋而畏其威,至今画像以为土神,家家祀之。

支度副使刘闢自为留后。

30 朗州武陵、龙阳江涨[5],流万余家。

31 壬午⑥，奉义节度使伊慎入朝。

32 辛卯⑦，夏绥节度使韩全义入朝。全义败于澧水而还，不朝觐而去，上在藩邸，闻其事而恶之；全义惧，乃请入朝。

33 刘阔使诸将表求节钺，朝廷不许；己未，以袁滋为剑南东·西川、山南西道安抚大使。

34 度支奏裴延龄所置别库，皆减正库之物别贮之。请并归正库，从之。

【注释】

①疢(chèn 衬)：热病。

②良娣：唐代皇宫中的女官。

③开州：隋置，治所在今四川开县。

④渝州：隋置，治所在四川重庆市。

⑤朗州：隋置，治所在武陵县(今湖南常德市)。

⑥壬午：唐顺宗永贞元年八月无壬午日，疑误。

⑦辛卯：唐顺宗永贞元年八月无辛卯日，疑误。

【译文】

26 二十六日，横海军节度使程怀信去世，皇帝任命他的儿子节度副使程执恭为留后。

27 二十八日，皇帝下制书称“由于我久病在身，没有康复，国家的军政大事，暂时让皇太子李纯代理。”当时，朝野内外都痛恨王叔文的党羽们独断专行，皇帝对此也很厌恶，俱文珍多次启奏皇帝，请求让太子监理国政，皇帝本来就厌倦了日理万机的烦忙，于是就同意了。皇帝又任命太常卿杜黄裳为门下侍郎，任命左金吾大将军袁滋为中书侍郎，两人一同担任同平章事。俱文珍等人因为他们是

前朝的旧臣,所以就推荐给皇帝任用。皇帝又任命郑珣瑜为吏部尚书,任命高郢为刑部尚书,但同时罢免了他们的宰相职权。太子在东朝堂接见朝廷文武百官,百官向太子行礼道贺,太子悲伤得哭了起来,不回大臣们的礼。

八月初四,顺宗皇帝制书称"让太子继承皇位,我号称太上皇,我颁布的制书、敕令称为诰。"

初五,太上皇移居兴庆宫,下诏命令改年号为永贞,册立良娣王氏为太上皇后。太上皇后,是宪宗皇帝的生母。

初六,皇帝将王伾贬职为开州司马,将王叔文贬职为渝州司户。王伾不久就死在被贬的地方。第二年,皇帝下令让王叔文自杀。

初九,宪宗皇帝在宣政殿继承皇位。

28 初十,升平公主进献女子五十人,宪宗皇帝说:"连太上皇都不接受进献,我怎么能违背这一规定呢?"于是就拒绝了。十四日,荆南节度使向宫廷进献了两个长毛的乌龟,皇帝说:"我所当成宝贝的只有贤才。像嘉禾、神芝这些东西,都只有一个空的好名,因此《春秋》这本书上不记载祥兆瑞征。从今之后,凡是有什么美好的瑞征,只准上报有关部门知道,不要再报告给朝廷。另外,也不要向朝廷进献珍禽奇兽。"

29 十七日,西川节度使、南康忠武王韦皋去世。韦皋镇守蜀地二十一年,加重对老百姓征收赋税,向皇帝进献很多东西,来加强君王对他的恩宠,给将士的待遇很优厚,来安抚将士们,士兵家里有婚嫁死丧的事情,他都向他们提供钱财资助,因此,韦皋能够长时间安稳地呆在他的位置上,而将士们也很乐意为他效力,他招服南诏,打垮吐蕃。他的幕僚在幕府内时间长了,官位高了,就外放他们去做刺史,做了一任刺史以后还是回到幕府来,始终不让他们回朝廷去,这是因为担心他们会泄露他在这里干了些什么的缘故。他的仓库充实以后,就经常宽免百姓,隔三年就免除他们一年的租赋,蜀人佩服他的智谋,同时又害怕他的军威,至今还画他的像当作土

神供奉，家家都祭祀他。

西川支度副使刘闢自己担任留后职务。

30 朗州的武陵、龙阳一带江水上涨，淹没了一万多户人家。

31 壬午这一天，奉义节度使伊慎入朝晋见。

32 辛卯这一天，夏绥节度使韩全义入朝晋见。韩全义在澱水打了败仗后回朝，没有朝见皇帝就去了镇所，那时，现在的皇帝还是藩王，听到这事后就恨韩全义。韩全义害怕了，于是就进京入朝。

33 刘闢让各位将领上表朝廷为他请求节度使的旌节，朝廷不答应。二十三日，皇帝任命宰相袁滋为剑南东川、西川，山南西道的安抚大使。

34 度支上奏裴延龄以前所设置的别库，都是将正库的钱财扣减下来以后另外贮存的，请求将这些东西归藏正库，皇帝同意了。

35 辛酉，遣度支、盐铁转运副使潘孟阳宣慰江、淮，行视租赋、榷税利害，因察官吏否臧，百姓疾苦。

36 癸亥，以尚书左丞郑余庆同平章事。

37 九月，戊辰，礼仪使奏："曾太皇太后沈氏岁月滋深，迎访理绝。按晋庾蔚之议，寻求三年之外，俟中寿而服之[1]。伏请以大行皇帝启攒宫日，皇帝帅百官举哀，即以其日为忌。"从之。

38 壬申，监修国史韦执谊奏，始令史官撰《日历》。

39 己卯，贬神策行军司马韩泰为抚州刺史，司封郎中韩晔为池州刺史，礼部员外郎柳宗元为邵州刺史，屯田员外郎刘禹锡为连州刺史。

40 冬,十月,丁酉,右仆射、同平章事贾耽薨。

41 戊戌,以中书侍郎、同平章事袁滋同平章事,充西川节度使;征刘闢为给事中。

42 舒王谊薨。

43 太常议曾太皇太后谥曰"睿真皇后"。

44 山人罗令则自长安如普润,矫称太上皇诰,征兵于秦州刺史刘澭,且说澭以废立;澭执送长安,并其党杖杀之。

45 己酉,葬神武孝文皇帝于崇陵,庙号德宗。

46 十一月,己巳,祔睿真皇后、德宗皇帝主于太庙。礼仪使杜黄裳等议,以为:"国家法周制,太祖犹后稷,高祖犹文王,太宗犹武王,皆不迁。高宗在三昭三穆之外,请迁主于西夹室。"从之。

47 壬申,贬中书侍郎、同平章事韦执谊为崖州司马。执谊以尝与王叔文异同,且杜黄裳婿,故独后贬。然叔文败,执谊亦自失形势,知祸将至,虽尚为相,常不自得,奄奄无气,闻人行声,辄惶悸失色,以至于贬。

48 戊寅,以韩全义为太子少保,致仕。

49 刘闢不受征,阻兵自守;袁滋畏其强,不敢进。上怒,贬滋为吉州刺史。

50 复以右庶子武元衡为御史中丞。

51 朝议谓王叔文之党或自员外郎出为刺史,贬之太轻;己卯,再贬韩泰为虔州司马,韩晔为饶州司马,柳宗元为永州司马,刘禹锡为朗州司马;又贬河中少尹陈谏为台州司马,和州刺史凌准为连州司马,岳州刺史程异为郴州司

马。

52 回鹘怀信可汗卒，遣鸿胪少卿孙杲临吊，册其嗣为“腾里野合俱录毗伽可汗”。

53 十二月，甲辰，加山南东道节度使于頔同平章事。

54 以奉义节度使伊慎为右仆射。

55 己酉，以给事中刘闢为西川节度副使、知节度事。上以初嗣位，力未能讨故也。右谏议大夫韦丹上疏，以为：“今释闢不诛，则朝廷可以指臂而使者，惟两京耳。此外谁不为叛？”上善其言。壬子，以丹为东川节度使。丹，津之五世孙也。

56 辛酉，百官请上上皇尊号曰“应乾圣寿太上皇”；上尊号曰“文武大圣孝德皇帝”。上许上上皇尊号而自辞不受。

57 壬戌，以翰林学士郑絪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

58 以刑部郎中杜兼为苏州刺史。兼辞行，上书称李锜且反，必奏族臣；上然之，留为吏部郎中。

【注释】

①中寿：《庄子》中说人一生的上寿一百，中寿八十，下寿六十。中寿即活八十岁。

【译文】

35 二十五日，皇帝派遣度支、盐铁转运副使潘孟阳去江淮一带宣抚慰问，巡视租税和各项专卖物品的利弊得失，顺便考察官员们的优劣，以及老百姓的疾苦。

36 二十七日，皇帝任命尚书左丞郑余庆为同平章事。

37 九月初二，礼仪使上奏皇帝说：“曾太皇太后沈氏失踪已经很

久了,按情理已经没有寻访迎接回来的必要。根据晋朝庾蔚之的说法,寻找亲人三年以后还没有找到的话,便等到他(她)八十岁寿辰的时候,为他(她)服丧。请在大行德宗皇帝开启攒宫,即行安丧的日子,由陛下率朝廷文武百官前去哭祭致哀,就把这一天定为曾太皇太后沈氏的忌日。"皇帝采纳了他的意见。

38 初六,负责监修国史的韦执谊上奏说,已开始下令史官编撰《日历》。

39 十三日,皇帝将神策军行军司马韩泰贬职为抚州刺史,将司封郎中韩晔贬职为池州刺史,将礼部员外郎柳宗元贬职为邵州刺史,将屯田员外郎刘禹锡贬职为连州刺史。

40 冬,十月初三,右仆射、同平章事贾耽去世。

41 初三,皇帝任命中书侍郎、同平章事袁滋仍然担任同平章事,充任西川节度使。征召刘闢入朝担任给事中。

42 舒王李谊去世。

43 太常寺商议给曾太皇太后沈氏立溢号为"睿真皇后"。

44 山野之人罗令则从长安到普润去,假称是太上皇的命令,向秦州刺史刘澭征调军队,而且他还劝说刘澭废掉皇帝。刘澭将他抓起来押送到长安城,罗令则和他的同党都被军棍打死。

45 十四日,将神武孝文皇帝葬于崇陵,庙号为德宗。

46 十一月初四,将睿真皇后和德宗皇帝的神主安置在太庙中合祭。礼仪使杜黄裳等人商议后,认为:"国家效法周朝的制度,太祖犹如后稷,高祖犹如周文王,太宗犹如周武王,他们的神主都不能迁移。但高宗皇帝已经位列三昭三穆之外了,请将他的神主迁移到西夹室中去。"皇帝同意了。

47 初七,皇帝将中书侍郎、同平章事韦执谊贬职为崖州司马。韦执谊因为曾经时常与王叔文意见不合,而且是宰相杜黄裳的女婿,所以得以最后才被贬职。但王叔文失败后,韦执谊也自然失去了原来的权势基础,知道大祸就要降临,虽然还担任着宰相职务,但却

经常坐卧不宁，神形疲惫，有气无力，听到行人走路的声音，都会惊恐万分，丧神失色，这种情况一直到被贬职。

48 十三日，皇帝任命韩全义为太子少保，让他退休。

49 刘闢不接受朝廷的征召，布防军队，自我守卫。袁滋害怕他的势力强大，不敢前去西川。皇帝很生气，将袁滋贬为吉州刺史。

50 皇帝将右庶子武元衡重新起用为御史中丞。

51 朝廷大臣商议认为王叔文的党羽有的从朝廷的员外郎外放出去任刺史，所贬降处分得太轻了。十四日，朝廷再次将韩泰贬职为虔州司马，将韩晔贬职为饶州司马，将柳宗元贬职为永州司马，将刘禹锡贬职为朗州司马。又将河中府少尹陈谏贬职为台州司马，将和州刺史凌淮贬职为连州司马，将岳州刺史程异贬职为郴州司马。

52 回鹘的怀信可汗去世，皇帝派遣鸿胪寺少卿孙杲前去吊唁，并册封怀信可汗的儿子为“腾里野合俱录毗伽可汗”。

53 十二月初九，皇帝加封山南东道节度使于頔为同平章事。

54 皇帝任命奉义节度使伊慎为右仆射。

55 十四日，皇帝任命给事中刘闢为西川节度副使，代理节度使的事务。这是因为皇帝觉得才继位，没有力量去讨伐刘闢的缘故。右谏议大夫韦丹上疏皇帝，认为：“现在放了刘闢而不去惩治他，那么朝廷能够灵活调动、指挥的就只有东京洛阳、西京长安的军队了。这两地之外的军队，谁还不想反叛朝廷呢？”皇帝觉得他说得很好。十七日，皇帝任命韦丹为东川节度使。韦丹是韦津的五世孙。

56 二十六日，朝廷文武百官请求给太上皇上尊号为“应乾圣寿太上皇”，给皇帝上尊号为“文武大圣孝德皇帝”。皇帝允许给太上皇上“应乾圣寿太上皇”的尊号，但自己却拒绝接受尊号。

57 二十七日，皇帝任命翰林学士郑絪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

58 皇帝任命刑部郎中杜兼为苏州刺史。杜兼向皇帝辞行时,上书奏称李锜将要造反,就一定会上奏将自己的全家杀了。皇帝觉得他说得对,将他留在朝廷担任吏部郎中。

资治通鉴全译卷第二百三十七

唐纪五十三　起柔兆阏茂，尽屠维赤奋若六月，凡三年有奇。

宪宗昭文章武大圣至神孝皇帝上之上

元和元年

1 春，正月，丙寅朔，上帅群臣诣兴庆宫上上皇尊号。

2 丁卯，赦天下，改元。

3 辛未，以鄂岳观察使韩皋为奉义节度使。癸酉，以奉义留后伊宥为安州刺史兼安州留后。宥，慎之子也。壬午，加成德节度使王士真同平章事。

4 甲申，上皇崩于兴庆宫。

5 刘闢既得旌节，志益骄，求兼领三川，上不许。闢遂发兵围东川节度使李康于梓州，欲以同幕卢文若为东川节

度使。推官莆田林蕴力谏阙举兵，阙怒，械系于狱，引出，将斩之，阴戒行刑者使不杀，但数砺刃于其颈，欲使屈服而赦之。蕴叱之曰："竖子，当斩即斩，我颈岂汝砥石邪？"阙顾左右曰："真忠烈之士也！"乃黜为唐昌尉[1]。

上欲讨阙而重于用兵，公卿议者亦以为蜀险固难取，杜黄裳独曰："阙狂戆书生，取之如拾芥耳！臣知神策军使高崇文勇略可用，愿陛下专以军事委之，勿置监军，阙必可擒。"上从之。翰林学士李吉甫亦劝上讨蜀，上由是器之。戊子，命左神策行营节度使高崇文将步骑五千为前军，神策京西行营兵马使李元奕将步骑二千为次军，与山南西道节度使严砺同讨阙。时宿将名位素重者甚众，皆自谓当征蜀之选；及诏用崇文，皆大惊。

上与杜黄裳论及藩镇，黄裳曰："德宗自经忧患，务为姑息，不生除节帅；有物故者，先遣中使察军情所与则授之。中使或私受大将赂，归而誉之，即降旄钺，未尝有出朝廷之意者。陛下必欲振举纲纪，宜稍以法度裁制藩镇，则天下可而得理也。"上深以为然，于是始用兵讨蜀，以至威行两河，皆黄裳启之也。

高崇文屯长武城，练卒五千，常如寇至，卯时受诏，辰时即行，器械糗粮，一无所阙。甲午，崇文出斜谷，李元奕出骆谷，同趣梓州[2]。崇文军至兴元，军士有食于逆旅，折人匕箸者，崇文斩之以徇。

刘闢陷梓州，执李康。二月，严砺拔剑州，斩其刺史文德昭。

【注释】

①唐昌：县名。唐初设置，屡有废兴，治所在今四川郫县唐昌镇。

②梓州：隋代以新州改名，后历有废改，治所在今四川三台县。

【译文】

唐纪五十三　起丙戌（公元806年），止己丑（公元809年）六月，共三年六个月。

宪宗昭文章武大圣至神孝皇帝上之上

元和元年（丙戌，公元806年）

1 春，正月初一，皇帝率领朝廷文武群臣去兴庆宫给太上皇上尊号。

2 初二，皇帝下诏赦免天下，改年号。

3 初六，皇帝任命鄂岳观察使韩皋为奉义节度使。初八，皇帝任命奉义军留后伊宥为安州刺史兼任安州留后。伊宥是伊慎的儿子。十七日，皇帝加封成德军节度使王士真为同平章事。

4 十九日，太上皇在兴庆宫驾崩。

5 刘闢得到西川节度使的任命后，更加志得意骄，要求朝廷让他兼管剑南西川、东川和山南西道等地，皇帝不答应。刘闢于是调兵包围梓州，攻打东川节度使李康，他想让幕僚卢文若担任东川节度使。担任推官的莆田人林蕴极力劝阻刘闢出兵东川，刘闢大怒，将林蕴套上枷锁，关在监狱中，然后又把他提出来，做出要杀他的样子，又暗中告戒行刑的人不要真杀他，只在他的脖子上用刀刃磨几下，打算这样让他屈服之后，再赦免他。林蕴喝斥道："小子，要杀就杀，我的脖子难道是磨刀石吗？"刘闢对左右的人说："他是真正的忠烈之士啊！"于是将林蕴贬职为唐昌县尉。

皇帝打算讨伐刘闢，但不敢轻易用兵，王公卿相们商议也认为蜀地险固，难以攻下，只有杜黄裳一个人说："刘闢是一个狂妄、蠢笨的书生，打败他就像拾取草芥一样容易。我了解神策军使高崇文

既勇敢，又有谋略，可以重用。希望陛下将军事大权全部交给他，不要设置监军，刘闢就一定会被活捉。"皇帝采纳了他的意见。翰林学士李吉甫也劝皇帝讨伐蜀地，皇帝因此而器重他。二十三日，皇帝命令左神策军行营节度使高崇文率领步兵、骑兵五千人作先锋部队，神策军京西行营兵马使李元奕率领步兵、骑兵二千人为后续部队，与山南西道节度使严砺一同讨伐刘闢。当时朝廷中的老将，声名和地位很重的人有很多，都称自己应当是征讨蜀地军事首领的人选。后来皇帝下诏任用高崇文为帅，大家都大吃一惊。

皇帝与杜黄裳讨论到各地军镇这一问题时，杜黄裳说："德宗皇帝自从经历了朱泚作乱的忧患之后，一味地姑息各军镇，不在节度使还活着时任命别的人来代替。节度使有去世的，就派遣宫中宦官使者去察看军中情势，将节度使授给人心所归的人。宫中宦官使者有的接受了大将的贿赂，回朝廷后就为他美言，德宗皇帝就将节度使职务授给他，对节度使的任命，没有一个人选是出自朝廷意见的。陛下一定要整顿纲纪，那么就应该渐渐地用纲纪法度来约束和削弱各个军镇，这样天下就可以太平了。"皇帝认为他讲的非常正确，于是就开始调派兵力讨伐蜀地，终于使朝廷的威严遍及河北、河南各地，这都是以杜黄裳的建议开始的。

高崇文驻扎在长武城，训练了五千士兵，经常就像敌人来了那样做好战斗准备。在卯时接受诏令，辰时就可以出发，武器装备和粮食草料，一样都不缺少。二十九日，高崇文从斜谷出兵，李元奕从骆谷出兵，两支军队一同向梓州赶去。高崇文的军队到了兴元府，途中，将士们在客舍就餐，有人把主人的汤匙、筷子折断了，高崇文就将他斩首示众。

刘闢攻下了梓州，抓住了东川节度使李元康。二月，严砺攻下了剑州，杀了剑州刺史文德昭。

6 奚王诲落可入朝。丁酉，以诲落可为饶乐郡王，遣归。

7 癸丑，加魏博节度使田季安同平章事。

8 戊午，上与宰相论"自古帝王，或勤劳庶政，或端拱无为，互有得失，何为而可？"杜黄裳对曰："王者上承天地宗庙，下抚百姓四夷，夙夜忧勤，固不可自暇自逸。然上下有分，纪纲有叙；苟慎选天下贤材而委任之，有功则赏，有罪则刑，选用以公，赏刑以信，则谁不尽力，何求不获哉！明主劳于求人而逸于任人，此虞舜所以能无为而治者也。至于狱市烦细之事，各有司存，非人主所宜亲也。昔秦始皇以衡石程书[1]，魏明帝自按行尚书事[2]，隋文帝卫士传餐[3]，皆无补于当时，取讥于后来，其耳目形神非不勤且劳也，所务非其道也。夫人主患不推诚，人臣患不竭忠。苟上疑其下，下欺其上，将以求理，不亦难乎！"上深然其言。

9 三月，丙寅，以神策行营京西节度使范希朝为右金吾大将军。

10 高崇文引兵自阆州趣梓州[4]，刘闢将邢泚引兵遁去，崇文入屯梓州。闢归李康当于崇文以求自雪，崇文以康败军失守，斩之。丙子，严砺奏克梓州。丁丑，制削夺刘闢官爵。

11 初，韩全义入朝，以其甥杨惠琳知夏绥留后。杜黄裳以全义出征无功，骄蹇不逊，直令致仕；以右骁卫将军李演为夏绥节度使。惠琳勒兵拒之，表称"将士逼臣为节度使"。河东节度使严绶表请讨之，诏河东、天德军合击惠琳，绶遣牙将阿跌光进及弟光颜将兵赴之。光进本出河曲

步落稽，兄弟在河东军，皆以勇敢闻。辛巳，夏州兵马使张承金斩惠琳，传首京师。

12 东川节度使韦丹至汉中，表言“高崇文客军远斗，无所资，若与梓州，缀其士心，必能有功”。夏，四月，丁酉，以崇文为东川节度副使、知节度事。

13 潘孟阳所至，专事游晏，从仆三百人，多纳贿赂；上闻之，甲辰，以孟阳为大理卿，罢其度支、盐铁转运副使。

14 丙午，策试制举之士，于是校书郎元稹、监察御史独孤郁、校书郎下邽白居易[5]、前进士萧俛、沈传师出焉。郁，及之子；俛，华之孙；传师，既济之子也。

【注释】

①衡石程书：秦始皇在位时，国家大小事情都亲自处理，每天必须看完用秤称好的文书，每天要做的事都有一个计划，不完成任务不休息。

②魏明帝：三国时期魏国的皇帝曹睿，公元227～240年在位，处理政事喜好抓细微末节的小事。

③隋文帝：隋朝建立者杨坚，公元581～603年在位，有勇有识，才能卓著，处理政事十分勤奋。

④阆州：唐代以隆州改置，治所在今四川阆中县。

⑤下邽：县名。秦代设置，后屡有废改，治所在今陕西渭南县下邽镇。

【译文】

6 奚王诲落可进京朝见。初三，皇帝封诲落可为饶乐郡王，打发他回去了。

7 十九日，皇帝加封魏博节度使田季安为同平章事。

8 二十四日，皇帝与宰相们讨论“自古以来的帝王，有的处理国家大事勤勤恳恳，有的消闲拱手，清静无为，他们各自都有成功和

失败的地方，应该怎么办才好呢？”杜黄裳回答说：“君王对上，要承担天和先祖们所赋予的使命，对下要安抚天下百姓和周边各族，朝朝夕夕，忧劳辛苦，自然不能够自求清闲，自我享乐。但是君王与臣下之间有区别，纲常法纪有一定的秩序。如果君王能够慎重地选择天下的贤才而任用他们，有功劳的就奖赏，有罪过的就惩罚，选拔和任用都很公正，奖赏和惩罚都讲求信用，那么谁又能不尽力地为朝廷效劳，朝廷有什么目标不能实现呢？圣明的君王在寻求贤才方面十分辛劳，但在任用了贤才之后又十分安逸，这就是虞舜能够清静无为，却达到天下大治的缘故。至于处理诉讼囚犯和钱财方面的琐碎事情，各自有相关部门负责，不是君王应该亲自处理的事。从前秦始皇每天用衡器称量一天要批阅的奏章，魏明帝亲自到尚书省去检查具体事务，隋文帝勤于政事，连吃饭都是卫士送来，但对当时的治理没有什么补益，反而受后世的讥笑，像他们的耳朵、眼睛、形体、精神不能说不勤奋和辛苦，但他们所致力做的事情，并不是他们应该做的。说起来君王最怕的是不能对臣下推心置腹，人臣最怕的是不能对君王竭尽忠诚。君王怀疑臣下，臣下欺瞒君王，这样想求得天下太平无事，那不也是很难的吗？”皇帝认为他说的这些都很正确。

9 三月初三，皇帝任命神策军京西行营节度使范希朝为右金吾大将军。

10 高崇文带兵从阆州赶赴梓州，刘闢的将领邢泚带兵逃跑，高崇文率军进驻梓州城。刘闢向高崇文交还李康，以求为自己洗刷罪责，因为李康丧军失城，高崇文就将他杀了。十二日，严砺上奏朝廷说已经攻下了梓州。十三日，皇帝下制书削夺了刘闢的官职和爵位。

11 当初，韩全义进京入朝，让他的外甥杨惠琳代理夏绥的留后事务。宰相杜黄裳认为韩全义出征打了败仗，回来后又假称脚有病不朝拜皇帝，有失恭敬，所以就直接让他退休，而任命右骁卫将军

李演为夏绥节度使。杨惠琳让全军戒备,拒绝李演上任,还上表称"将士们逼迫我做节度使。"河东节度使严绶上表朝廷请求征讨杨惠琳。皇帝下诏命令河东军和天德军夹击杨惠琳。严绶派遣牙将阿跌光进和他的弟弟阿跌光颜率兵前去讨伐杨惠琳。阿跌光进本是河曲一带的步落稽人,兄弟俩在河东军中,都以勇敢闻名。十七日,夏州兵马使张承金杀了杨惠琳,将他的首级传到京城长安。

12 东川节度使韦丹去上任到了汉中,上表朝廷称"高崇文率领外地军队长途远征,没有什么可依靠,如果把梓州给他管辖,可以维系和团结将士,这样一定会获得成功。"夏,四月初四,皇帝任命高崇文为东川节度副使,暂时代理节度使的职权。

13 潘孟阳所到之处,一味地游玩,跟随他的仆人有三百人,接受了很多贿赂。皇帝听说这事之后,十一日,任命潘孟阳为大理卿,停止了他度支、盐铁转运副使的职务。

14 十三日,皇帝亲自考试特别优秀的人才,在这次考试中,校书郎元稹、监察御史独孤郁、校书郎下邽人白居易、前进士萧俛、沈传师都脱颖而出。独孤郁是独孤及的儿子。萧俛是萧华的孙子。沈传师是沈既济的儿子。

15 杜佑请解财赋之职,仍举兵部侍郎、度支使、盐铁转运副使李巽自代。丁未,加佑司徒,罢其盐铁转运使,以巽为度支、盐铁转运使。自刘晏之后,居财赋之职者,莫能继之。巽掌使一年,征课所入,类晏之多,明年过之,又一年加一百八十万缗。

16 戊申,加陇右经略使、秦州刺史刘澭保义军节度使。

17 辛酉,以元稹为左拾遗,白居易为盩厔尉、集贤校理,

萧俛为右拾遗，沈传师为校书郎。

稹上疏论谏职，以为："昔太宗以王珪、魏征为谏官，宴游寝食未尝不在左右，又命三品以上入议大政，必遣谏官一人随之，以参得失，故天下大理。今之谏官，大不得豫召见，次不得参时政，排行就列，朝谒而已。近年以来，正牙不奏事，庶官罢巡对，谏官能举职者，独诰命有不便则上封事耳。君臣之际，讽谕于未形，筹画于至密，尚不能回至尊之盛意，况于既行之诰令，已命之除授，而欲以咫尺之书收丝纶之诏[1]，诚亦难矣。愿陛下时于延英召对，使尽所怀，岂可置于其位而屏弃疏贱之哉！"

顷之，复上疏，以为："理乱之始，必有萌象。开直言，广视听，理之萌也。甘谄谀，蔽近习，乱之象也。自古人君即位之初，必有敢言之士，人君苟受而赏之，则君子乐行其道，小人亦贪得其利，不为回邪矣。如是，则上下之志通，幽远之情达，欲无理得乎！苟拒而罪之，则君子卷怀括囊以保其身，小人阿意迎合以窃其位矣。如是，则十步之事，皆可欺也，欲无乱得乎！昔太宗初即政，孙伏伽以小事谏，太宗喜，厚赏之。故当是时，言事者惟患不深切，未尝以触忌讳为忧也。太宗岂好逆意而恶从欲哉？诚以顺适之快小，而危亡之祸大故也。陛下践阼，今以周岁，未闻有受伏伽之赏者。臣等备位谏列，旷日弥年，不得召见，每就列位，屏气鞠躬，不敢仰视，又安暇议得失，献可否哉！供奉官尚尔[2]，况疏远之臣乎！此盖群下因循之罪也。"因条奏请次对百官、复正牙奏事、禁非时贡献等十事。

稹又以贞元中王伾、王叔文以伎术得幸东宫，永贞之际几乱天下，上书劝上早择修正之士使辅导诸子，以为："太宗自为藩王，与文学清修之士十八人居。后代太子、诸王，虽有僚属，日益疏贱，至于师傅之官，非眊瞶废疾不任事者③，则休戎罢帅不知书者为之。其友谕赞议之徒，尤为冗散之甚，搢绅皆耻由之。就使时得僻老儒生，越月逾时，仅获一见，又何暇傅之德义，纳之法度哉！夫以匹士爱其子，犹知求明哲之师而教之，况万乘之嗣，系四海之命乎！"上颇嘉纳其言，时召见之。

【注释】

①丝纶之诏：《礼记》中称"王言如丝，其出如纶。王言如纶，其出如綍。"丝纶之诏实际指君王的决定。

②供奉官：官名。指在皇帝身边供职的人。唐代有三院御史内供奉、翰林院供奉等。

③眊(mào 冒)：年老眼昏。

【译文】

15 宰相杜佑请求皇帝解除他主管财赋的职权，他还向皇帝推荐兵部侍郎、度支使、盐铁转运副使李巽来代替自己主管财赋的职务。十四日，皇帝加封杜佑为司徒，免除了他的盐铁转运使职务，任命李巽为度支、盐铁转运使。自刘晏之后，担当度支、盐铁转运使职务的人，没有一人赶得上刘晏的。但李巽在位一年，征收的赋税，数量有刘晏时那么多，第二年超过了刘晏，第三年比刘晏时多收一百八十万缗。

16 十五日，皇帝加任陇右经略使、秦州刺史刘澭为保义军节度使。

17 二十八日，皇帝任命元稹为左拾遗，任命白居易为盩厔县尉、集贤校理，任命萧俛为右拾遗，任命沈传师为校书郎。

元稹向皇帝上疏讨论谏官职责，他认为："从前太宗皇帝任命王珪、魏征为谏官，无论是宴会、游玩，还是吃饭睡觉，从来都让他们跟在身边，又下令三品以上的大臣入朝商议国家大事，一定派一名谏官跟着他，以便评论意见的正确和错误，所以天下的政治十分清明。现在的谏官，从大处上说，得不到陛下的召见，次要方面说，不能参预时政，平日只是排在百官的行列中，朝见参拜天子而已。近年以来，皇帝不让在正衙陈奏事情，朝廷百官轮流向皇帝陈奏事情，回答问题的制度也停止了，谏官能奉行自己职责的地方，只有在诏命不太合适时，上密封的奏章劝谏而已。君臣之间，臣下在君王过失还没有出现的时候，就在无形之中加以劝谏、暗示，即便是筹画得极为周密，还不能使君王回心转意，更何况是已经颁布的诏令，已经宣布了的官职委任，要想通过谏官短短的一尺左右的奏章就能让君王收回诏令，那实在是太难了啊。希望陛下能经常在延英殿召见谏官，回答各种问题，让他们把心中的意见都讲出来，怎么能把他们安置在谏官的位子上，却又忽视疏远他们呢？

没过多久，元稹又向皇帝上疏，他认为："在治乱的开始，一定都有预象和征兆。君王打开直言劝谏的通路，拓宽接纳意见的范围，这就是达到政治清明，天下大治的征兆。君王喜欢听阿谀奉承的话，被周围亲信的人蒙蔽，那就是天下将要大乱的预象。自古以来，君王在继位的开初，一定有敢于直言进谏的人士，君王如果接受了他的建议，并奖赏他，那么正人君子们就乐于为他们所追求的理想而奉献，而世俗小人也贪图利益，不做奸邪的事情了。这样一来，君王和臣下的心意相通，幽隐、遥远地方的事情也能上达朝廷，能不政治清明吗？如果拒绝直言之士的意见，而且治他的罪，那么正人君子就会闭口不言政事，隐退保身了，世俗的小人便会出来曲意迎合上面的意见，窃居本该是正人君子的地位了。这样一来，即

使是君王周围的事情，都可以欺瞒下去，即便是不想扰乱天下，那能做到吗？从前太宗皇帝刚即位的时候，孙伏伽因为小事情向皇帝劝谏，太宗皇帝十分高兴，厚厚地赏赐了孙伏伽。因此，在那个时候，谈论政事的人所担心的只是谈得不够深刻和切中要害，从来没有以触犯什么忌讳担忧过。太宗皇帝难道是喜欢不同意见和厌恶臣下顺从自己的心思吗？实在是因为臣下顺适心意所得的快乐小，而国家危亡的祸患大的缘故啊。陛下继承皇位，现在已经一年了，还没有听说有像孙伏伽那样劝谏受奖赏的人。我们身居谏官的位置，整天整年地浪费时间，从没得到过陛下的召见，每次站在上朝大臣的行列中，总是屏住呼息，毕恭毕敬地弯着腰，连对陛下都不敢仰视，哪里还有时间来议论朝政的得失，向陛下呈示自己的意见呢？像我们这些供奉官尚且如此，何况那些更受疏远的臣子呢？这都是群臣因袭旧习惯的罪过啊。"于是一条一条地陈奏请求皇帝依次召见群臣问话、恢复在正衙中奏事、禁止臣下在规定时间之外的额外进贡等十件事。

元稹又以贞元年间，王伾、王叔文以雕虫小技得到东宫皇太子的宠信，在永贞年间几乎祸乱天下为事例，上书皇帝，劝皇帝尽早选择德操清正的读书人辅导各位王子。他认为："太宗皇帝自从做藩王时候起，就与十八位博学雅文、德行清高的人住在一起。后来各代的皇太子、诸王，虽然也有幕僚人员，但他们却一天天受轻视和疏远，至于负责教育的师傅官职，不是眼花耳聋，废残病重不能干事的人，就是军队中退休和罢免了将帅职务不读书的人担任着。而各王府中的友、司议郎、谕德、赞善等身负辅导之责的官员，尤其为闲散之职，士大夫们都觉得担任这些官职是一种耻辱。即便是有时能找到没见过什么世面的老儒生来担任这种官职，往往是每过一个多月，仅能召见一次，他们哪有时间来用道德义理来辅导他，使他深知国家的法令制度呢？即便是地位卑微的人士爱他们的儿子，也还知道寻找通晓事理的老师来教导，何况皇太子、诸王都是

天子的后嗣，事关国家的前途命运呢？”皇帝对元稹的建议很是嘉许，采纳了不少意见，而且经常召见他。

18 壬戌，邵王约薨。

19 五月，丙子，以横海留后程执恭为节度使。

20 庚辰，尚书左丞、同平章事郑余庆罢为太子宾客。

21 辛卯，尊太上皇后为皇太后。

22 刘闢城鹿头关，连八栅，屯兵万余人以拒高崇文。六月，丁酉，崇文击败之。闢置栅于关东万胜堆。戊戌，崇文遣骁将范阳高霞寓攻夺之，下瞰关城。凡八战皆捷。

23 加卢龙节度使刘济兼侍中。己亥，加平卢节度使李师古兼侍中。

24 庚子，高崇文破刘闢于德阳[1]；癸卯，又破之于汉州[2]；严砺遣其将严秦破闢众万余人于绵州石碑谷。[3]

25 初，李师古有异母弟曰师道，常疏斥在外，不免贫窭。师古私谓所亲曰：“吾非不友于师道也，吾年十五拥节旄，自恨不知稼穑之艰难。况师道复减吾数岁，吾欲使之知衣食之所自来，且以州县之务付之，计诸公必不察也。”及师古疾笃，师道时知密州事，好画及觱篥[4]。师古谓判官高沐、李公度曰：“迨吾之未乱也[5]，欲有问于子。我死，子欲奉谁为帅乎？”二人相顾未对。师古曰：“岂非师道乎？人情谁肯薄骨肉而厚他人，顾置帅不善，则非徒败军政也，且覆吾族。师道为公侯子孙，不务训兵理人，专习小人贱事

以为己能,果堪为帅乎?幸诸公审图之!"闰月,壬戌朔,师古薨。沐、公度秘不发丧,潜逆师道于密州,奉以为节度副使。

26 秋,七月,癸丑[6],高崇文破刘闢之众万人于玄武[7]。甲午,诏:"凡西川继援之兵,悉取崇文处分。"

27 壬寅,葬至德大圣大安孝皇帝于丰陵[8],庙号顺宗。

28 八月,壬戌,以妃郭氏为贵妃。

29 丁卯,立皇子宁为邓王,宽为沣王,宥为遂王,察为深王,寰为洋王,寮为绛王,审为建王。

30 李师道总军务,久之,朝命未至。师道谋于将佐,或请出兵掠四境;高沐固止之,请输两税,申官吏,行盐法,遣使相继奉表诣京师。杜黄裳请乘其未定而分之;上以刘闢未平,己巳,以师道为平卢留后、知郓州事。

31 堂后主书滑涣久在中书[9],与知枢密刘光琦相结,宰相议事有与光琦异者,令涣达意,常得所欲,杜佑、郑絪等皆低意善视之。郑余庆与诸相议事,涣从旁指陈是非,余庆怒叱之;未几,罢相。四方赂遗无虚日,中书舍人李吉甫言其专恣,请去之。上命宰相阖中书四门搜掩,尽得其奸状,九月,辛丑,贬涣雷州司户,寻赐死;籍没,家财凡数千万。

【注释】

①德阳:县名,唐初设置,治所在今四川德阳县。

②汉州:唐代设置,治所在今四川广汉县。

③绵州:隋代设置,历有废兴,治所在今四川绵阳县东。

④觱篥：也称"必栗"、"悲栗"，古代西域管乐器。

⑤乱：这里指病得神志不清。

⑥癸丑：唐宪宗元和元年七月无癸丑日，疑误。

⑦玄武：县名，隋初以伍城县改名，唐代治所在今四川中江县东南。

⑧丰陵：唐顺宗李诵墓，在今陕西富平县境内。

⑨堂后主书：唐代一种下级官吏，即堂后官，在中书省，多接触朝廷机密。

【译文】

18 二十九日，邵王李约去世。

19 五月十三日，皇帝任命横海军留后程执恭为节度使。

20 十七日，尚书左丞、同平章事郑余庆被罢免宰相职务，降职为太子宾客。

21 二十八日，尊奉太上皇后为皇太后。

22 刘闢在鹿头关修城堡，将八座营栅连在一起，在此驻扎兵力一万多人抵抗高崇文。六月，初五，高崇文将刘闢打败。刘闢又在鹿头关的东边万胜堆一带修建营栅。初六，高崇文派遣猛将范阳人高霞寓率兵攻占了这里，在万胜堆可以俯视鹿头关全城。总共交战八次，高崇文都打了胜仗。

23 皇帝加封卢龙节度使刘济兼任侍中职务。初七，加封平卢节度使李师古兼任侍中职务。

24 初八，高崇文在德阳打败了刘闢。十一日，又在汉州打败了他。严砺派遣将领严秦率兵在绵州的石碑谷打败了刘闢的一万多人。

25 当初，李师古有异母弟弟叫李师道的，经常遭疏远冷落，斥逐在外地，难免贫困潦倒。李师古私下对他亲近的人说："我并不是不爱护我的弟弟师道，我年仅十五岁时就做了节度使，自己常常恨自己不知道耕种和收获的艰难。何况师道又小我几岁，我想让他知道衣食是从哪里来的，将把州县的事务交给他管理，我猜想各位一定

没有看出我的用意来。"后来李师古病得极厉害,李师道当时正负责密州事务,他喜欢画画和吹奏胡族人的乐器觱篥。李师古对判官高沐、李公度说:"乘我神志还清醒的时候,我想询问一下你们。如果我死了,那你们将拥立谁作军中主帅呢?"两人对视了半天,没有回答。李师古说:"那难道不是李师道吗?人之常情,谁肯薄待自己的兄弟骨肉,而厚待其他的人呢?只是主帅人选不合适,不但败坏了军政大事,而且将会倾覆我们全族。李师道身为公侯的后代,不致力于训练军队,治理百姓,专门学习些小人们干的卑贱勾当,以此作为自己的才能,他果真能够胜任主帅的职权吗?希望你们仔细审察考虑吧!"闰六月初一,李师古去世。高沐、李公度将丧事隐瞒下来,暗中去密州迎接李师道,拥立他担任节度副使。

26 秋,七月癸丑这一天,高崇文在玄武打败了刘闢的一万多人。初三,皇帝下诏命令:"凡是相继赴西川增援的军队,一概都听高崇文指挥调遣。"

27 十一日,将至德大圣大安孝皇帝下葬于丰陵,庙号为顺宗。

28 八月初二,皇帝册封妃子郭氏为贵妃。

29 初七,皇帝册立皇子宁为邓王,宽为沣王,宥为遂王,察为深王,寰为洋王,寮为绛王,审为建王。

30 李师道总揽军中事务,过了很长时间,朝廷对他的任命还没有下来。李师道与将吏僚佐们商量办法,有的人请求出兵向周边各地的邻境去抢掠,高沐坚决劝止,请求李师道向朝廷上缴两税,申请委派官吏,执行朝廷的食盐专卖法,一个接一个地派遣使者带着表章去京城。宰相杜黄裳请求皇帝乘李师道还没有稳定的时候,分散他的权力。皇帝以刘闢还没有被平定为理由,初九,任命李师道为平卢留后,并掌管郓州事务。

31 堂后主书官滑涣长时间在中书省供职,与负责机密事务的刘光琦相勾结,宰相们在议事中有与刘光琦意见不同的人,刘光琦就让滑涣传达自己的意见,因此,经常能够满足他的愿望,杜佑、郑细

等都低声下气，很友好地对待滑涣。郑余庆与各位宰相商议政事，滑涣从旁边评点各个意见的对错，郑余庆愤怒地斥责了滑涣。没过多久，郑余庆就被罢免了宰相职务。各地给滑涣行贿、赠送东西的事情，没有哪一天停止过，中书舍人李吉甫上奏说滑涣肆意专权，请求皇帝罢免他。皇帝命令宰相们将中书省衙的各个门都关起来，突然搜查，滑涣奸邪的罪状全都暴露出来了。九月十一日，皇帝将滑涣贬职为雷州司户，不久就下令让他自杀，抄收了他的家产，他的家财总共有几千万。

32 壬寅，高崇文又败刘闢之众于鹿头关；严秦败刘闢之众于神泉[1]。河东将阿跌光颜将兵会高崇文于行营，愆期一日，惧诛，欲深入自赎，军于鹿头之西，断其粮道，城中忧惧。于是闢、绵江栅将李文悦[2]、鹿头守将仇良辅皆以城降于崇文；获闢婿苏强，士卒降者万计。崇文遂长驱直指成都，所向崩溃，军不留行；辛亥，克成都。刘闢、卢文若帅数十骑西奔吐蕃，崇文使高霞寓等追之，及于洋灌田；闢赴江不死，擒之。文若先杀妻子，乃系石自沈。崇文入成都，屯于通衢，休息士卒，市肆不惊，珍货山积，秋豪不犯，槛刘闢送京师。斩闢大将邢泚、馆驿巡官沈衍，余无所问。军府事无巨细，命一遵韦南康故事[3]，从容指挥，一境皆平。

初，韦皋以西山运粮使崔从知邛州事，刘闢反，从以书谏闢；闢发兵攻之，从婴城固守；闢败，乃得免。从，融之曾孙也。

韦皋参佐房式、韦乾度、独孤密、符载、郗士美、段文昌等素服麻屦,衔土请罪;崇文皆释而礼之,草表荐式等,厚赆而遣之。目段文昌曰:"君必为将相,未敢奉荐。"载,庐山人;式,珣之从子;文昌,志玄之玄孙也。

阙有二妾,皆殊色,监军请献之,崇文曰:"天子命我讨平凶竖,当以抚百姓为先,遽献妇人以求媚,岂天子之意邪!崇文义不为此。"乃以配将吏之无妻者。

杜黄裳建议征蜀及指受高崇文方略,皆悬合事宜。崇文素惮刘澭,黄裳使谓之曰:"若无功,当以刘澭相代。"故能得其死力。及蜀平,宰相入贺,上目黄裳曰:"卿之功也!"

33 辛巳④,诏征少室山人李渤为左拾遗;渤辞疾不至,然朝政有得失,渤辄附奏陈论。

34 冬,十月,甲子,易定节度使张茂昭入朝。

35 制割资、简、陵、荣、昌、泸六州隶东川。房式等未至京师,皆除省寺官。丙寅,以高崇文为西川节度使。戊辰,以严砺为东川节度使。

庚午,以将作监柳晟为山南西道节度使。晟至汉中,府兵讨刘闢还,未至城,诏复遣戍梓州;军士怨怒,胁监军,谋作乱。晟闻之,疾驱入城,慰劳之,既而问曰:"汝曹何以得成功?"对曰:"诛反者刘闢耳。"晟曰:"闢以不受诏命,故汝曹得以立功,岂可复使他人诛汝以为功邪?"众皆拜谢,请诣戍所如诏书。军府由是获安。

36 壬申⑤,以平卢留后李师道为节度使。

37 戊子，刘闢至长安，并族党诛之。

38 武宁节度使张愔有疾，上表请代。十一月，戊申，征愔为工部尚书；以东都留守王绍代之，复以濠、泗二州隶武宁军。徐人喜得二州，故不为乱。

39 丙辰，以内常侍吐突承璀为左神策中尉。承璀事上于东宫，以干敏得幸。

40 是岁，回鹘入贡，始以摩尼偕来[6]，于中国置寺处之。其法日晏乃食，食荤而不食湩酪[7]。回鹘信奉之，可汗或与议国事。

【注释】

①神泉：县名，隋代以西充国县改名，治所在今四川安县南。

②绵江：即绵水，在今四川江安县一带。

③韦南康：即前西川节度使韦皋，他曾封南康郡王。

④辛巳：唐宪宗元和元年九月无辛巳日，疑误。

⑤壬申：据章钰校应为"壬午"，即二十三日。

⑥摩尼：宗教名。三世纪时由波斯人摩尼创立，吸取各种宗教的思想成份。唐代传入中国，也称为"明教"、"明尊教"、"末尼教"等。

⑦湩酪：即奶酪。

【译文】

32 十二日，高崇文又在鹿头关打败了刘闢的军队，严秦在神泉打败了刘闢的军队。河东军的将领阿跌光颜率兵与高崇文在行营相会，但他耽误了一天时间，因为害怕高崇文杀他，就想通过深入敌境来赎罪，他率军驻扎在鹿头关的西边，断绝了刘闢军队的运粮之路，在鹿头关内的人又忧虑，又害怕。于是，刘闢、绵江营栅的守卫将领李文悦和鹿头关的守卫将领仇良辅都带着全城人马向高崇

文投降了，还活捉了刘闢的女婿苏强，刘闢的士兵投降人数以万计。高崇文于是长驱直入，向成都进发，所到之处，刘闢的军队都纷纷崩溃，高崇文的军队不受阻拦地一直向前。二十一日，攻下了成都。刘闢、卢文若率领几十个骑兵向西逃奔吐蕃，高崇文派高霞寓等人追击，在羊灌田这个地方赶了他们，刘闢投江自杀，没有淹死，被捉住了。卢文若先杀了妻儿老小，才把石头系在身上投水自杀。高崇文进入成都之后，将军队驻扎在交通要道上，让士兵们休整，市中的商货和行人不受惊扰，珍奇的货物像山一样堆积着，但高崇文的军队连一根毫毛都不曾侵犯，高崇文将刘闢装进槛车，送往京城。他杀了刘闢的大将邢泚和馆驿巡官沈衍，其他的人一概不问。西川军府中的事情，无论大小，高崇文下令一律遵循南康郡王韦皋时期的旧例，他从容不迫地指挥，整个西川境内都平定下来。

当初，韦皋任命西山运粮使崔从主持邛州事务，刘闢反叛朝廷，崔从写信去劝阻刘闢，但刘闢却调兵来攻打他，崔从据城坚守。直到刘闢失败，他才得以幸免。崔从是武后时期文人崔融的曾孙。

韦皋的参谋辅佐官员房式、韦乾度、独孤密、符载、郗士美、段文昌等人都穿着白色衣服和麻鞋，口里含着土块请求治罪。高崇文将他们都释放了，而且对他们很礼貌，还草拟表章向朝廷推荐房式等人，送给他们很多钱财，打发他们走了。高崇文看着段文昌说："你今后一定会做将领和宰相，所以我不敢推荐你。"符载是庐山人。房式是肃宗皇帝时宰相房琯的侄儿。段文昌是唐代开国功臣段志玄的玄孙。

刘闢有二个小妾，都长得天姿国色，监军请求高崇文将她们进献给宫廷，高崇文说："天子命令我讨伐平定凶恶的叛逆，我应当以安抚百姓为首要任务，立即向宫廷进献妇人，讨好天子，这难道是天子的本意吗？我高崇文本着一个义字，不能这样做。"于是就将这两个美妾许配给将吏中还没有妻子的人。

杜黄裳建议讨伐蜀地以及向高崇文指示的战略、崇略，都与事

情的发展遥相符合。高崇文一向害怕刘闢，杜黄裳就派人对高崇文说："你如果不能取胜，那就要让刘闢取代你。"所以，高崇文能够拼死力战。蜀地平定以后，宰相们向皇帝道贺，皇帝看着杜黄裳说："这都是你的功劳啊！"

33 辛巳这一天，皇帝下诏征聘少室山人李渤担任左拾遗，李渤以有病为借口推辞了，但是朝廷政事中有成功和失败的地方，李渤随时寄上奏疏，陈述自己的意见。

34 冬，十月初五，易定节度使张茂昭进京入朝。

35 皇帝下制书将资、简、陵、荣、昌、泸六州分割出来，隶属于东川节度使管辖。房式等人还没有到京城长安，都被皇帝任命为省寺官。初七，皇帝任命高崇文为西川节度使。初九，皇帝任命严砺为东川节度使。

十一日，皇帝任命将作监柳晟为山南西道节度使。柳晟到了汉中地区，被征调去讨伐刘闢的汉中府兵回来了，他们还没有进城，皇帝又下诏调派他们回去戍守梓州。将士们又是怨恨，又是愤怒，胁迫监军，准备叛乱。柳晟听说这事之后，快鞭策马，急速进城，安慰犒劳这些将士，一会儿，柳晟问将士们说："你们为什么能取得成功呢？"将士们回答说："这是因为去杀反叛的刘闢。"柳晟说："刘闢因为不接受诏命，所以你们能够立功，怎么能又让别的人来杀你们而作为他们的功劳呢？"将士们都向柳晟行礼谢罪，请求像诏书命令的那样去守卫梓州。军府这样才获得了安定。

36 二十三日，皇帝任命平卢留后李师道为节度使。

37 二十九日，刘闢被押解到长安城，他和族人以及同党一起被杀。

38 武宁军节度使张愔得了重病，上表朝廷请求派人代替自己。十一月十九日，皇帝召征张愔担任工部尚书，派东都洛阳留守王绍去代替他任节度使，又把濠州、泗州重新划归武宁军管辖。徐州地区的人因为得到这两个州很高兴，所以没有起来作乱。

39 二十七日，皇帝任命内常侍吐突承璀为左神策军护军中尉。吐突承璀在皇帝还在做东宫太子的时候侍奉过他，因办事干练、敏捷得到了皇帝的宠信。

40 这一年，回鹘入京朝贡，开始带着摩尼教的僧人一起来，朝廷在国内建立寺庙让他们居住。摩尼教的教规规定，天快黑下来的时候才开始进食，能够吃荤腥的肉菜，但不吃奶酪。回鹘人信奉他们，可汗有时还与他们一起商议国家大事。

二 年

1 春，正月，辛卯，上祀圜丘，赦天下。

2 上以杜佑高年重德，礼重之，常呼司徒而不名。佑以老疾，请致仕；诏令佑每月入朝不过再三，因至中书议大政；他日听归樊川。

3 门下侍郎、同平章事杜黄裳，有经济大略而不修小节，故不得久在相位。乙巳，以黄裳同平章事，充河中、晋、绛、慈、隰节度使。己酉，以户部侍郎武元衡为门下侍郎，翰林学士李吉甫为中书侍郎，并同平章事。吉甫闻之感泣，谓中书舍人裴垍曰："吉甫流落江、淮，逾十五年，一旦蒙恩至此。思所以报德，惟在进贤，而朝廷后进，罕所接识，君有精鉴，愿悉为我言之。"垍取笔疏三十余人；数月之间，选用略尽。当时翕然称吉甫为得人。

4 二月，癸酉，邕州奏破黄贼，获其酋长黄承庆。

5 夏，四月，甲子，以右金吾大将军范希朝为朔方、灵、盐

节度使，以右神策、盐州、定远兵隶焉；以革旧弊，任边将也。

6 秋，八月，刘济、王士真、张茂昭争私隙，选相表请加罪。戊寅，以给事中房式为幽州、成德、义武宣慰使，和解之。

7 九月，乙酉，密王绸薨。

8 夏、蜀既平，藩镇惕息，多求入朝。镇海节度使李锜亦不自安，求入朝；上许之，遣中使至京口慰抚，且劳其将士。锜虽署判官王澹为留后，实无行意，屡迁行期，澹与敕使数劝谕之，锜不悦，上表称疾，请至岁暮入朝。上以问宰相，武元衡曰："陛下初即政，锜求朝得朝，求止得止，可否在锜，将何以令四海！"上以为然，下诏征之。锜诈穷，遂谋反。

王澹既掌留务，于军府颇有制置，锜益不平，密谕亲兵使杀之。会颁冬服，锜严兵坐幄中，澹与敕使入谒，有军士数百噪于庭曰："王澹何人，擅主军务！"曳下，脔食之；大将赵琦出慰止，又脔食之；注刃于敕使之颈，诟詈，将杀之；锜阳惊，救之。

冬，十月，己未，诏征锜为左仆射，以御史大夫李元素为镇海节度使。庚申，锜表言军变，杀留后、大将。先是锜选腹心五人为所部五州镇将，姚志安处苏州，李深处常州，赵惟忠处湖州，丘自昌处杭州，高肃处睦州，各有兵数千，伺察刺史动静。至是，锜各使杀其刺史，遣牙将庾伯良将兵三千治石头。常州刺史颜防用客李云计，矫制称招讨

副使，斩李深，传檄苏、杭、湖、睦，请同进讨。湖州刺史辛秘潜募乡闾子弟数百，夜袭赵惟忠营，斩之。苏州刺史李素为姚志安所败，生致于锜，具桎梏钉于船舷，未及京口，会锜败，得免。

乙丑，制削李锜官爵及属籍。以淮南节度使王锷统诸道兵为招讨处置使；征宣武、义宁、武昌兵并淮南、宣歙兵俱出宣州①，江西兵出信州，浙东兵出杭州，以讨之。

【注释】

①义宁：唐宪宗元和二年还没有设置义宁军，义宁似为武宁之误，《新唐书》作"武宁"。　武昌：即武昌军，唐代军镇，元和元年(公元806年)置，治所在今湖北武汉市。

【译文】

元和二年(丁亥，公元807年)

1 春，正月，皇帝在圜丘祭祀，大赦天下。

2 皇帝因为宰相杜佑年龄大，品德高尚，所以对他很礼貌、尊重，经常称他为司徒而不直接叫他的名字。杜佑因为年老有病，请求皇帝允许他告老退休。皇帝下诏让杜佑每个月上朝二三次，在这个时期内顺便去中书省商议国家大事，其余时间允许他回樊川的私宅内居住。

3 门下侍郎、同平章事杜黄裳具有经国济世的远大谋略，但却不注意生活小节，因此不能长期呆在宰相位置上。十七日，皇帝任命杜黄裳仍为同平章事，充任可中、晋、绛、慈、隰等地节度使。二十一日，皇帝任命户部侍郎武元衡为门下侍郎，任命翰林学士李吉甫为中书侍郎，二人一同担任同平章事职务。李吉甫听到任命的消息后，感动得哭了起来，他对中书舍人裴垍说："我李吉甫在江淮流落

转任，超过了十五年时间，现在突然承蒙皇帝的恩典到了这一地步。我考虑，要报答皇帝的恩典，只在于举荐任用贤能的人才，但我对朝廷中的后起之秀，很少有交往和结识，你对人才有独特的见地，希望你毫无保留地将他们的情况告诉我。"裴垍提笔给他写了三十多人的名字，在几个月之内，李吉甫几乎将他们都一一选拔上来任用了。一时间，大家都纷纷议论说李吉甫能选用贤能人才。

4 二月十五日，邕州上奏打败了西原洞的蛮族人，抓住了他们的酋长黄承庆。

5 夏，四月初七，皇帝任命右金吾大将军范希朝为朔方、灵、盐等地节度使，将右神策军、盐州和定远的军队划归他统辖。这是为了革除过去的弊端，由朝廷直接派出镇守边疆的将领。

6 秋，八月，刘济、王士真、张茂昭因为私人之间的怨仇争端，一个接一个地向朝廷上奏章，要求将对方治罪。二十一日，皇帝任命给事中房式为幽州、成德、义武宣慰使，去调解他们之间的关系。

7 九月初一，密王李绸去世。

8 夏州的杨惠琳、西川的刘闢被平定后，各地的军镇都诚惶诚恐，很多人都请求进京入朝。镇海节度使李锜也惴惴不安，要求进京入朝，皇帝同意了，还派宫中宦官使者去京口安抚慰问他，而且犒劳他的将士们。李锜虽然任命判官王澹为留后，其实没有离开京口去京城的意思，多次改变出发日期，王澹与朝廷的使者多次劝导他，李锜很不高兴，上表朝廷，声称有病，请到了年底再入朝。皇帝就这事问宰相们的意见，武元衡说："陛下即位不久，李锜要求入朝就让他入朝，要求停止入朝就准许他停止入朝，这个决定权在李锜那里，这样下去，怎么能号令天下呢？"皇帝觉得他说的对，于是下令征召李锜入朝。李锜的诡计用尽了，于是策划反叛朝廷。

王澹掌管留后事务后，对军府中的制度和人事都有改动，李锜内心更加愤愤不平，暗中指示卫兵杀了王澹。正好给将士们发冬季服装，李锜在帷帐中坐着，四周戒备森严，王澹与朝廷的使者进去

见他,有几百个士兵在门庭内鼓噪说:"王澹是什么人,竟敢擅自主持军中事务?"将他拉出去,剁成碎片吃了。大将赵琦出来劝阻,也被士兵们剁成碎片吃了。士兵们将刀刃对着朝廷使者的脖子,痛骂朝廷使者,准备把他杀了。李锜假装大吃一惊,将他救了。

冬,十月初五,皇帝下诏征召李锜入朝担任左仆射,委任御史大夫李元素为镇海节度使。初六,李锜上表朝廷说军队发生了哗变,杀了留后和大将。在这之前,李锜挑选心腹亲信五人担任管辖之内的五个州的镇守将领,姚志安在苏州,李深在常州,赵惟忠在湖州,丘自昌在杭州,高肃在睦州,各自带兵几千人,观察刺史们的动静。到这个时候,李锜派人通知他们,让他们各自杀了本州刺史,又派遣牙将庾伯良率兵三千人去修建石头城。常州刺史颜防运用宾客李云的计策,假称皇帝有命令任他为招讨副使,杀了李深,向苏州、杭州、湖州、睦州传送檄文,请他们共同讨伐李锜。湖州刺史辛秘暗中招募乡下子弟几百人,乘夜袭击了赵惟忠的营地,杀了赵惟忠。苏州刺史李素被姚志安打败,姚志安将李素用枷锁锁住,钉挂在船舷上,要将他活着送给李锜,船还没有到京口,正好李锜吃了败仗,李素得以幸免一死。

十一日,皇帝下制书,削除了李锜的官职爵位和皇室的名籍。任命淮南节度使王锷为招讨处置使,统率各道军队。征调宣武军、武宁军和武昌军的兵马以及淮南军和宣歙的军队从宣州出发,征调江西的军队从信州出发,浙东的军队从杭州出发,一同讨伐李锜。

9 高崇文在蜀期年,一旦谓监军曰:"崇文,河朔一卒,幸有功,致位至此。西川乃宰相回翔之地,崇文叨居日久,岂

敢自安!"屡上表称"蜀中安逸,无所陈力,愿效死边陲"。上择可以代崇文者而难其人。丁卯,以门下侍郎、同平章事武元衡同平章事,充西川节度使。

10 李锜以宣州富饶,欲先取之,遣兵马使张子良、李奉仙、田少卿将兵三千袭之。三人知锜必败,与牙将裴行立同谋讨之。行立,锜之甥也,故悉知锜之密谋。三将营于城外,将发,召士卒谕之曰:"仆射反逆,官军四集,常、湖二将继死,其势已蹙。今乃欲使吾辈远取宣城,吾辈何为随之族灭!岂若去逆效顺,转祸为福乎!"众悦,许诺,即夜,还趋城。行立举火鼓噪,应之于内,引兵趋牙门。锜闻子良等举兵,怒,闻行立应之,抚膺曰:"吾何望矣!"跣走,匿楼下。亲将李钧引挽强三百趋山亭,欲战;行立伏兵邀斩之。锜举家皆哭,左右执锜,裹之以幕,缒于城下,械送京师。挽强、蕃落争自杀,尸相枕藉。癸酉,本军以闻。乙亥,群臣贺于紫宸殿。上愀然曰:"朕之不德,致宇内数有干纪者,朕之愧也,何贺之为!"

宰相议诛锜大功以上亲[1],兵部郎中蒋乂曰:"锜大功亲,皆淮安靖王之后也。淮安有佐命之功,陪陵、享庙,岂可以末孙为恶而累之乎!"又欲诛其兄弟,乂曰:"锜兄弟,故都统国贞之子也,国贞死王事,岂可使之不祀乎?"宰相以为然。辛巳,锜从父弟宋州刺史铦等皆贬官流放。

十一月,甲申朔,锜至长安,上御兴安门,面诘之。对曰:"臣初不反,张子良等教臣耳。"上曰:"卿为元帅,子良等谋反,何不斩之,然后入朝?"锜无以对。乃并其子师回

腰斩之。

有司请毁锜祖考冢庙，中丞卢坦上言："李锜父子受诛，罪已塞矣。昔汉诛霍禹，不罪霍光[2]。先朝诛房遗爱，不及房玄龄。《康诰》曰[3]：'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况以锜为不善而罪及五代祖乎！"乃不毁。

有司籍锜家财输京师。翰林学士裴垍、李绛上言，以为："李锜僭侈，割剥六州之人以富其家，或枉杀其身而取其财。陛下闵百姓无告，故讨而诛之，今辇金帛以输上京，恐远近失望。愿以逆人资财赐浙西百姓，代今年租赋。"上嘉叹久之，即从其言。

【注释】

①大功：本是古代的一种服丧的规范，这里实际指亲族范围，即包括堂兄弟姊妹在内的各个亲属关系。

②霍光：西汉时期著名的大臣、政治家，曾执掌朝政二十余年，族党满朝，权倾内外，后其兵权被收，宗族被诛。

③《康诰》：《尚书》中的一篇。

【译文】

9 高崇文在蜀地担任西川节度使满了一年，有一天早晨，他对监军说："我高崇文，不过是河朔地区的一个士兵，侥幸为国家立了功，才有了现在这一地位。西川是宰相回旋翱翔的地方，我高崇文在此愧居太久了，哪能心安理得呢？"多次向朝廷上表称"蜀地平安无事，在这里没有可以尽力的地方，我希望到边境上为国家拼死效力。"皇帝选择可以去代替高崇文的人，感到很难有合适的人选。十三日，皇帝任命门下侍郎、同平章事武元衡仍任同平章事，充任西川节度使。

10因为宣州地区富饶，李锜打算先攻占这里，于是派遣兵马使张子良、李奉仙、田少卿率兵三千人去袭击。他们三人知道李锜肯定会失败，就与牙将裴行立共同商议讨伐李锜。裴行立是李锜的外甥，所以对李锜的各种暗中策划全都知道。张子良等三人率兵在城外扎营，在即将出发的时候，他们召集将士们，劝导说："李仆射反叛朝廷，朝廷的军队已聚集在我们四周，常州、湖州的守将相继被杀，他的处境已经十分艰难了。现在他准备让我们长途跋涉，去攻占宣城，我们为什么要追随他而身犯灭族之罪呢？不如脱离李锜，归顺、效力于朝廷，那不就是转祸患为福吗？"将士们都很高兴，答应脱离李锜。当天晚上，军队又回到城下。裴行立在城上举着火把呐喊，在城内响应，带兵直奔军府的牙门而去。李锜听说张子良等人起兵反叛他，十分恼怒，又听说裴行立也起来响应，捶着胸脯说："我还有什么指望呢？"赤着脚逃走，躲藏到楼下。李锜的卫兵将领李钧带着三百名"挽强"弓箭手奔到山亭上面，准备应战，被裴行立设下的伏兵拦腰斩杀了。李锜的全家都嚎啕痛哭，随从们抓住了李锜，用幕帐布将李锜裹了起来，用绳子系着吊下城去，用枷锁锁着押送京师。他组建的特种军"挽强"、"蕃落"都争相自杀，尸体遍地杂陈。十九日，镇海军内将事情上奏给朝廷。二十一日，朝廷文武群臣在紫宸殿向皇帝道贺平定了叛乱。皇帝十分忧伤地说："这都是我不培植修养德操的缘故啊，以至于天下有多起犯上作乱，干犯法纪的人，我很惭愧啊，有什么值得祝贺的呢？"

宰相们商议要杀掉李锜堂兄弟姊妹以上的亲属，兵部郎中蒋乂说："李锜堂兄弟姊妹以上的亲属，都是淮安靖王李神通的后代。淮安王有辅佐太祖、太宗创建国家的功勋，他死后享受陪葬献陵，神主配祀于高祖祠庙的待遇，怎么能以他后世一个不成器的子孙的罪过来连累他的盛名呢？"宰相们商议又准备杀了李锜的兄弟，蒋乂说："李锜的兄弟，是已故都统李国贞的儿子，李国贞为朝廷献出了生命，怎么能让没有后代来祭祀他呢？"宰相们觉得蒋乂说的

有道理。二十七日,将李锜的堂兄弟、担任宋州刺史的李锜等人都贬职流放。

十一月初一,李锜被押解到京城长安,皇帝来到兴安门,当面责问李锜。李锜回答说:"我最初没有造反,这都是张子良等人教我这样做的。"皇帝说:"你是镇海军的元帅,张子良等人阴谋造反,为什么不杀了他们,然后进京入朝呢?"李锜无话可答。皇帝于是下令将李锜和他的儿子李师回一起腰斩。

有关部门请求毁了李锜祖先的坟墓和家祠,中丞卢坦上奏说:"李锜父子受到诛杀,已经就抵偿罪过了。从前汉代时杀了霍禹,但不加罪于霍光,本朝之初,杀了房遗爱,但不加罪于房玄龄。《康诰》说:'父子兄弟之间,有罪受罚,互相不牵连。'况且是李锜犯罪,怎么能牵连到他的五世祖呢?"李锜的祖坟和家祠这才没有被毁掉。

有关部门抄收了李锜的家产送往京城。翰林学士裴垍、李绛上奏说:"李锜僭逆奢侈,盘剥搜刮六州的老百姓,让自己一家富有,甚至滥杀无罪之人,以剥夺他们的财产。陛下怜悯老百姓们告状无门,所以派兵讨伐并杀了李锜,现在将他的钱财用车送到京城长安,恐怕会使天下的百姓们失望。希望陛下将李锜的家产赏赐给浙西各州的百姓们,用它来代交今年的田租赋税。"皇帝嘉许、感慨很长时间,随即就采纳了他们的意见。

11 昭义节度使卢从史,内与王士真、刘济潜通,而外献策请图山东[1],擅引兵东出。上召令还,从史托言就食邢、洺,不时奉诏;久之,乃还。

他日,上召李绛对于浴堂,语之曰:"事有极异者,朕

比不欲言之。朕与郑絪议赦从史归上党，续征入朝。絪乃泄之于从史，使称上党乏粮，就食山东。为人臣负朕乃尔，将何以处之？"对曰："审如此，灭族有余矣！然絪、从史必不自言，陛下谁从得之？"上曰："吉甫密奏。"绛曰："臣窃闻搢绅之论，称絪为佳士，恐必不然。或者同列欲专朝政，疾宠忌前，愿陛下更熟察之，勿使人谓陛下信谗也！"上良久曰："诚然，絪必不至此。非卿言，朕几误处分。"

上又尝从容问绛曰："谏官多谤讪朝政，皆无事实，朕欲谪其尤者一二人以儆其余，何如？"对曰："此殆非陛下之意，必有邪臣以壅蔽陛下之聪明者。人臣死生，系人主喜怒，敢发口谏者有几！就有谏者，皆昼度夜思，朝删暮减，比得上达，什无二三。故人主孜孜求谏，犹惧不至，况罪之乎！如此，杜天下之口，非社稷之福也。"上善其言而止。

12 群臣请上尊号曰"睿圣文武皇帝"；丙申，许之。

13 盩厔尉、集贤校理白居易作乐府及诗百余篇，规讽时事，流闻禁中；上见而悦之，召入翰林为学士。

14 十二日，丙辰，上谓宰相曰："太宗以神圣之资，群臣进谏者犹往复数四，况朕寡昧，自今事有违，卿当十论，无但一二而已。"

15 丙寅，以高崇文同平章事，充邠宁节度、京西诸军都统。

16 山南东道节度使于頔惮上英威，为子季友求尚主；上以皇女普宁公主妻之。翰林学士李绛谏曰："頔，虏族；季

友，庶孽，不足以辱帝女，宜更择高门美才。”上曰：“此非卿所知。”己卯，公主适季友，恩礼甚盛；顿出望外，大喜。顷之，上使人讽之入朝谢恩，顿遂奉诏。

17 是岁，李吉甫撰《元和国计簿》上之，总计天下方镇四十八，州府二百九十五，县千四百五十三。其凤翔、鄜坊、邠宁、振武、泾原、银夏、灵盐、河东、易定、魏博、镇冀、范阳、沧景、淮西、淄青等十五道七十一州不申户口外，每岁赋税倚办止于浙江东·西、宣歙、淮南、江西、鄂岳、福建、湖南八道四十九州，一百四十四万户，比天宝税户四分减三。天下兵仰给县官者八十三万余人，比天宝三分增一，大率二户资一兵。其水旱所伤，非时调发，不在此数。

【注释】

①山东：山即太行山。山东指太行山东边的魏博和恒冀军镇。

【译文】

11 昭义军节度使卢从史，私下与王士真和刘济暗中勾通，而表面上又向朝廷献计献策，请求去攻打太行山东边的魏博、恒冀等军镇，并且擅自带兵东出太行山。皇帝下诏命令他回原地，卢从史以要到邢州、洺州获取粮食为借口，不按规定时间服从诏令。过了很久，他才率兵回到原地。

有一天，皇帝在浴堂殿召见李绛问话，皇帝对他说：“有件极为异常的事情，我本来不想说出来。我曾经与郑絪商议下诏命令卢从史回上党去，然后再将他征召入朝。郑絪却将这一秘密泄露给了卢从史，让他声称上党地区缺乏粮食，而去太行山东边获取给养。作人臣的竟然如此辜负我，那将怎么处置他呢？”李绛回答说：“如果

真的是这样的话，诛灭了他的全族后都还有余罪！但是郑绚、卢从史一定不会自己把这件事情说出来，那么，陛下是从什么地方得到这一消息的呢？"皇帝说："这是李吉甫秘密上奏说的。"李绛说："我私下听到士大夫们议论，都称赞郑绚是德行高尚的佳士，恐怕他一定不会这样做的。可能是同僚想专揽朝廷大权，嫉忌郑绚得到陛下宠信和位子排在自己前面的缘故，希望陛下再仔细地考察一下，不要让人说陛下相信诬陷之词！"皇帝考虑了半天说："确实如此，郑绚肯定不会这样做。如果不是你提醒，我几乎对郑绚要作出错误的处分了。"

皇帝还曾从容地询问李绛的意见："谏官们往往毁谤朝廷的大政，全都没有事实根据，我打算将其中一二个突出的人贬职流放，借以警戒其他人，你看怎么样？"李绛回答说："这大概不是陛下的意思，一定有奸邪的臣子想壅塞和掩盖陛下对天下情况的视听。作人臣的生与死，完全由君主的喜怒来决定，敢于向君王开口劝谏的人能有几个呢？即便是对要劝谏的事情，都是白天揣摸，晚上思考，早上删改，晚上省减，反复思量的，等到要上达到君主之手时，内容已经是十中不存二三了。因此君王努力不懈地要求谏官们上言劝谏，谏官也还害怕，不敢劝谏，更何况要加罪于他们呢？这样一来，就是封住了天下人的嘴巴，这不是国家的福。"皇帝觉得他说得很好，就打消了惩罚谏官的念头。

12 朝廷群臣请求为皇帝上尊号为"睿圣文武皇帝。"十三日，皇帝同意了。

13 担任盩厔县尉和集贤校理的白居易创作乐府和诗歌一百多篇，规劝和讽刺当时的政事，这些作品流传到了宫中，皇帝见了很喜欢，征召白居易到翰林院作了学士。

14 十二月初三，皇帝对宰相们说："太宗皇帝天资英明神圣，群臣中劝谏的人还再三再四地对事情反复劝谏，何况我孤陋寡闻、平庸愚昧呢？从今以后，凡是有事情做得不对的，你们应当将事情原

原本本的说出来，不要只说十分之一二的意见就算了。”

15 十三日，皇帝任命高崇文同平章事，让他担任邠宁节度使和京城西边各支军队的都统职务。

16 山南东道节度使于頔害怕皇帝的英明和兵威，为他的儿子于季友请求娶公主为妻，皇帝把女儿普宁公主许配给了于季友。翰林学士李绛劝谏皇帝说：“于頔是胡族人。于季友是他的庶出儿子，没有资格娶陛下的女儿，应该为公主另外选择高门第的优秀人才。”皇帝说：“这其中缘由不是你能知道的。”二十六日，皇帝将普宁公主嫁给于季友，对于季友的恩典和礼遇十分隆重，完全出乎于頔的意料之外，他非常高兴。不久，皇帝让人去劝导于頔入朝谢恩，于頔于是就奉命入朝了。

17 这一年，李吉甫编撰《元和国计簿》这本书进呈给皇帝，这本书总共记载了天下的四十八个军镇二百九十五个州府、一千四百五十三个县的情况。除了凤翔、鄜坊、邠宁、振武、泾原、银夏、灵盐、河东、易定、魏博、镇冀、范阳、沧景、淮西、淄青等十五道七十一个州没有申报户口外，每年的赋税征收只得靠浙江东、西、宣歙、淮南、江西、鄂岳、福建、湖南八个道四十九个州了，这里总共有一百四十四万编户，比天宝年间缴税的户口减少了四分之三。天下的军队完全依靠国库供应的有八十三万人，比天宝年间增加了三分之一，大概每二户人家要供养一个士兵。水灾、旱灾的损失，临时征调的钱财，还不包括在这中间。

三　年

1 春，正月，癸巳，群臣上尊号曰“睿圣文武皇帝”；赦天下。“自今长吏诣阙，无得进奉”。知枢密刘光琦奏分遣诸

使赍赦诣诸道，意欲分其馈遗，翰林学士裴垍、李绛奏“赦使所至烦扰，不若但附急递”。上从之。光琦称旧例，上曰：“例是则从之，苟为非是，奈何不改！”

2 临泾镇将郝玭以临泾地险要[1]，水草美，吐蕃将入寇，必屯其地，言于泾原节度使段祐，奏而城之，自是泾原获安。

3 二月，戊寅，咸安大长公主薨于回鹘。三月，回鹘腾里可汗卒。

4 癸巳，郇王总薨。

5 辛亥，御史中丞卢坦奏弹前山南西道节度使柳晟、前浙东观察使阎济美违赦进奉。上召坦褒慰之，曰：“朕已释其罪，不可失信。”坦曰：“赦令宣布海内，陛下之大信也。晟等不畏陛下法，奈何存小信弃大信乎！”上乃命归所进于有司。

6 夏，四月，上策试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举人，伊阙尉牛僧孺、陆浑尉皇甫湜[2]、前进士李宗闵皆指陈时政之失，无所避；吏部侍郎杨于陵、吏部员外郎韦贯之为考策官，贯之署为上第。上亦嘉之，诏中书优与处分。李吉甫恶其言直，泣诉于上，且言“翰林学士裴垍、王涯覆策。湜，涯之甥也，涯不先言；垍无所异同”。上不得已，罢垍、涯学士，垍为户部侍郎，涯为都官员外郎，贯之为果州刺史。后数日，贯之再贬巴州刺史，涯贬虢州司马。乙亥，以杨于陵为岭南节度使，亦坐考策无异同也。僧孺等久之不调，各从辟于藩府。僧孺，弘之七世孙；宗闵，元懿之玄孙。贯之，福嗣之六

世孙;湜,睦州新安人也。

7 丁丑,罢五月朔宣政殿朝贺[3]。

8 以荆南节度使裴均为右仆射。均素附宦官得贵显,为仆射,自矜大。尝入朝,逾位而立;中丞卢坦揖而退之,均不从。坦曰:"昔姚南仲为仆射,位在此。"均曰:"南仲何人?"坦曰:"是守正不交权幸者。"坦寻改右庶子。

9 五月,翰林学士、左拾遗白居易上疏,以为:"牛僧孺等直言时事,恩奖登科,而更遭斥逐,并出为关外官[4]。杨于陵等以考策敢收直言,裴垍等以覆策不退直言,皆坐谴谪。卢坦以数举职事黜庶子。此数人皆今之人望,天下视其进退以卜时之否臧者也。一旦无罪悉疏弃之,上下杜口,众心汹汹,陛下亦知之乎?且陛下既下诏征之直言,索之极谏,僧孺等所对如此,纵未能推而行之,又何忍罪而斥之乎!昔德宗初即位,亦征直言极谏之士,策问天旱,穆质对云:'两汉故事,三公当免;卜式著议[5],弘羊可烹[6]。'德宗深嘉之,自畿尉擢为左补阙。今僧孺等所言未过于穆质,而遽斥之,臣恐非嗣祖宗之道也?"质,宁之子也。

【注释】

①临泾:县名,隋代改淑谷县设置,治所在今甘肃镇原县。

②陆浑:县名,隋代以伏流县改名,治所在今河南嵩县东北。

③五月朔宣政殿朝贺:唐代贞元七年(公元792年)规定,每年五月一日,文武大臣和各在京官吏在宣政殿向皇帝朝贺。

④关外官:这里指京城以外的军镇官吏。

⑤卜式:西汉大臣,封为关内侯,反对盐铁专卖,被贬职。

⑥弘羊:即桑弘羊,西汉著名理财家,主张盐铁酒专卖,采取措施,平抑物

价，后因争权被杀。

【译文】

元和三年（戊子，公元808年）

1 春，正月十一日，朝廷文武群臣给皇帝上尊号为“睿圣文武皇帝。”皇帝大赦天下，并宣布：“从今以后，地方长官进京朝见，不准进献钱财物品。”负责枢密事务的刘光琦上奏分别派遣使者带着赦令到各道去，他的小算盘是准备分得各使者们接受的馈赠，翰林学士裴垍和李绛上奏说“朝廷派出的使者所到之处都会给各地带来麻烦和骚扰，不如只交给驿站快速传递。”皇帝采纳了他们的意见。刘光琦说这是以前的惯例，皇帝说：“惯例是好的就依从，如果不对，那为什么不改正过来呢？”

2 镇守临泾的将领郝玭认为临泾地区地势险要，水草肥美，吐蕃军队如果要侵犯边疆，就肯定会在这里驻扎，他把这一想法对泾原节度使段祐说了，段祐向皇帝上奏后在临泾修建城堡，从此以后，泾原地区平安无事。

3 二月二十六日，咸安大长公主在回鹘去世。三月，回鹘的腾里可汗去世。

4 十一日，郇王李总去世。

5 二十九日，御史中丞卢坦上奏弹劾前山南西道节度使柳晟、前浙东观察使阎济美违犯了皇帝的赦令，向宫廷进献财物。皇帝召见卢坦，褒奖、安慰他，说：“我已经免了他们的罪，我不能失掉了信用。”卢坦说：“将赦令向四海之内宣布，是陛下的最大信用。柳晟等人不害怕陛下的法令，陛下为什么只讲小的信用，而不讲大的信用呢？”皇帝于是命令将他们进献的财物交给有关部门。

6 夏，四月，皇帝以贤良方正和直言极谏为名目，亲自主持考试以选择人才，伊阙县尉牛僧孺、陆浑县尉皇甫湜、前进士李宗闵都陈述、指责当时朝政失误的地方，毫不避讳。吏部侍郎杨于陵和吏

部员外郎韦贯之是主考官，韦贯之将他们三人都列为上等。皇帝对他们也很是赞赏，下令中书省优先安置他们。李吉甫恨他们直言不隐，在皇帝面前哭诉，而且说："翰林学士裴垍和王涯负责复试。皇甫湜是王涯的外甥，王涯事先没有作说明，裴垍也没有提出异议。"皇帝迫不得已，罢免了裴垍、王涯的翰林学士职务，任命裴垍为户部侍郎，任命王涯为都官员外郎，外放韦贯之为果州刺史。过了几天后，又将韦贯之贬职为巴州刺史，将王涯贬职为虢州司马。二十三日，皇帝任命杨于陵为岭南节度使，他也是因为主持考试没有提出不同意见而受牵连的。牛僧孺等人长时期得不到调职任用，分别被藩镇召聘为幕僚。牛僧孺是隋朝宰相牛弘的七世孙。李宗闵是郑王李元懿的玄孙。韦贯之是韦福嗣的六世孙。皇甫湜是睦州新安人。

7 二十五日，皇帝下令停止五月初一在宣政殿群臣朝贺的惯例。

8 皇帝任命荆南节度使裴均为右仆射。裴均一向依附宦官，才得到显赫富贵的地位，他担右仆射职务后，更是骄傲自大。他曾经上朝，在超出自己官职的地方上站着，中丞卢坦向他行礼，请他退回原位，裴均不听从。卢坦说："从前姚南仲担任仆射时，他的位置就在这里。"裴均说："姚南仲是个什么人？"卢坦说："他是一个坚守正义，不交结有权势显贵宠臣的人。"卢坦不久就被降职为右庶子。

9 五月，翰林学士、左拾遗白居易上书皇帝，他认为："牛僧孺等人直言不讳地谈论朝政，蒙陛下恩典而登上科第，但是却又遭到排斥，都在外边军镇中做官。杨于陵等人因为负责考试，敢于录取直言论事的人，裴垍等人因为复试没有斥退这些被录取的人，都获罪贬职和流放外地。卢坦以多次履行自己的职责而被降职为右庶子。这些人都是现在众望所归的人物，天下的人们就是通过观察他们的升降职务来猜测朝政好坏的。朝廷在他们无罪的情况下，一下子将他们都疏远、贬斥了，这样使得朝野内外，上上下下都闭口不谈朝政，大家内心惶惑不安，陛下对这种情况也知道吗？而且陛下既

然下诏令征求直言不讳地谈率朝政，要求人们极言劝谏，牛僧孺等人所作的策对，正是根据陛下诏书的要求作为，即使他们所议论的事情不能推广施行，但又怎么能忍心加罪于他们，将他们斥逐在外呢？从前德宗皇帝刚刚继位的时候，也召征直言极谏的人士，当时策试和询问的有关天气干旱的问题，穆质回答说：'按照两汉时期的惯例，天气干旱的，应当将三公罢免。根据卜式所倡导的观点，就是要将桑弘羊用水火烹死。'德宗皇帝对穆质很是赞赏，把他从京城郊区的县尉提升为朝廷的左补阙官。现在牛僧孺等人所说的事情，激烈程度没有超过穆质，但却被朝廷急忙驱逐了，我担心这不是继承祖宗事业的正确做法啊！"穆质是玄宗皇帝时期功臣穆宁的儿子。

10 丙午，册回鹘新可汗为"爱登里啰汨密施合毗伽保义可汗"。

11 西原蛮酋长黄少卿请降；六月，癸亥，以为归顺州刺史。

12 沙陀劲勇冠诸胡，吐蕃置之甘州，每战，以为前锋。回鹘攻吐蕃，取凉州；吐蕃疑沙陀贰于回鹘，欲迁之河外。沙陀惧，酋长朱邪尽忠与其子执宜谋复自归于唐，遂帅部落三万，循乌德鞬山而东[1]。行三日，吐蕃追兵大至，自洮水转战至石门，凡数百合；尽忠死，士众死者太半。执宜帅其余众犹近万人，骑三千，诣灵州降。灵盐节度使范希朝闻之，自帅众迎于塞上，置之盐州，为市牛羊，广其畜牧，善抚之。诏置阴山府[2]，以执宜为兵马使。未几，尽忠弟葛勒

阿波又帅众七百诣希朝降;诏以为阴山府都督。自是,灵盐每有征讨,用之所向皆捷,灵盐军益强。

13 秋,七月,辛巳朔,日有食之。

14 以右庶子卢坦为宣歙观察使。苏强之诛也,兄弘在晋州幕府,自免归,人莫敢辟。坦奏:"弘有才行,不可以其弟故废之,请辟为判官。"上曰:"易使苏强不死,果有才行,犹可用也,况其兄乎!"坦到官,值旱饥,谷价日增,或请抑其价。坦曰:"宣、歙土狭谷少,所仰四方之来者;若价贱,则商船不复来,益困矣。"既而米斗二百,商旅辐凑。

15 九月,庚寅,以于頔为司空,同平章事如故;加右仆射裴均同平章事,为山南东道节度使。

淮南节度使王锷入朝,锷家巨富,厚进奉及赂宦官,求平章事。翰林学士白居易以为:"宰相人臣极位,非清望大功不应授。昨除裴均,外议已纷然,今又除锷,则如锷之辈皆生冀望。若尽与之,则典章大坏,又不感恩;不与,则厚薄有殊,或生怨望。幸门一启,无可奈何。且锷在镇五年,百计诛求,货财既足,自入进奉。若除宰相,四方藩镇皆谓锷以进奉得之,竞为刻剥,则百姓何以堪之!"事遂寝。

16 壬辰,加宣武节度使韩弘同平章事。

17 丙申,以户部侍郎裴垍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上虽以李吉甫故罢垍学士,然宠信弥厚,故未几复擢为相。

初,德宗不任宰相,天下细务皆自决之,由是裴延龄辈得用事。上在藩邸,心固非之;及即位,选擢宰相,推心

委之，尝谓珀等曰："以太宗、玄宗之明，犹藉辅佐以成其理，况如朕不及先圣万倍者乎！"珀亦竭诚辅佐。上尝问珀："为理之要何先？"对曰："先正其心。"旧制，民输税有三：一曰上供；二曰送使；三曰留州。建中初定两税，货重钱轻；是后货轻钱重，民所出已倍其初，其留州、送使者，所在又降省估，就实估以重敛于民。及珀为相，奏："天下留州、送使物，请一切用省估；其观察使，先税所理之州以自给，不足，然后许税于所属之州。"由是江、淮之民稍苏息。先是，执政多恶谏官言时政得失，珀独赏之。珀器局峻整，人不敢干以私。尝有故人自远诣之，珀资给优厚，从容款狎。其人乘间求京兆判司，珀曰："公不称此官，不敢以故人之私伤朝廷至公。他日有盲宰相怜公者，不妨得之，珀则必不可。"

18 戊戌，以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李吉甫同平章事，充淮南节度使。

19 河中、晋绛节度使邠宣公杜黄裳薨。

20 冬，十二月，庚戌，置行原州于临泾[③]，以镇将郝玭为刺史。

21 南诏王异牟寻卒，子寻阁劝立。

【注释】

①乌德鞬山：又作乌都鞬山、乞督军山等，即今蒙古国境内的杭爱山脉。

②阴山府：唐宪宗元和三年（公元 808 年）设，专管沙陀族降众，其地在今内蒙古阴山山脉附近。

③行原州：原州本治平高县（今宁夏固原），后被吐蕃占领，后在今甘肃镇

原县设行原州，以招抚原州的逃难百姓。

【译文】

10 二十五日，皇帝派人册封回鹘的新可汗为“爱登里啰汨密施合毗伽保义可汗。”

11 西原蛮族的酋长黄少卿请求向朝廷投降。六月十二日，皇帝任命黄少卿为归顺州刺史。

12 沙陀族人在各胡族人中最为强健骁勇，吐蕃将他们安置在甘州，每次出去作战，都以沙陀人打先锋。回鹘人进攻吐蕃，占领了凉州。吐蕃怀疑沙陀人暗中听回鹘的指挥，打算把他们迁移到黄河以西的地区。沙陀人很害怕，酋长朱邪尽忠和他的儿子朱邪执宜商量再次主动归顺唐朝，于是就带领全部落的三万人马沿着乌德鞬山向东出发。他们走了三天，吐蕃的大批军队追赶上来了，沙陀人从洮水转战到石门河一带，总共交战几百次，朱邪尽忠战死，沙陀族人的士兵和百姓死了一多半。朱邪执宜带着其余的将近一万人和骑兵三千，到灵州向唐朝投降。灵盐节度使范希朝听说这件事后，亲自带领人马在边塞上去迎接，将他们安置在盐州，为他们购买牛羊，扩大他们的畜牧范围，很好地安抚了他们。皇帝下诏设置阴山府，任命朱邪执宜为兵马使。不久，朱邪尽忠的弟弟葛勒阿波又带着部众七百人到范希朝这里来投降。皇帝下诏任命他为阴山府的都督。从此以后，灵盐地区凡是要出征作战，都调用沙陀人打仗，总是打到哪里，都能取胜，这样，灵盐地区的军队实力更加强大了。

13 秋，七月初一，日食。

14 皇帝任命右庶子卢坦为宣歙观察使。刘阙的女婿苏强被杀之后，他的哥哥苏弘在晋州幕府中担任官职，他主动请求免职回家，各地长官都不敢任用他。卢坦上奏皇帝说：“苏弘有才能，德行也好，不能因为他弟弟的缘故而荒废了这样一个人才，我请求征聘他为判官。”皇帝说：“假如以前苏强不被诛杀，他真的有才能和德

行好的话，也还可以任用，更何况是他的哥哥呢？”卢坦到宣歙走马上任，正碰上这里因天旱引起饥荒，谷子的价钱每天都在上涨，有人请他压低谷价。卢坦说：“宣歙地区土地面积狭小，出产的粮食少，粮食主要依靠四方的商旅运来。如果粮食价钱低了，那么运粮的商船就不再来了，那这里的粮食就更加困窘。”不久每斗米值二百钱，各地的商人纷纷运粮食到这里来。

15 九月十一日，皇帝任命于頔为司空，他所担任的同平章事职务依然如故。皇帝加封右仆射裴均为同平章事，让他去担任山南东道节度使。

淮南节度使王锷进京入朝。王锷家里十分富有，对宫廷的进奉十分丰厚，并花大量钱财贿赂、结交宦官，谋求担任平章事一职。翰林学士白居易认为：“宰相职务是做臣子的最高职位，如果不是德高望重和立下了很大功勋的人，就不应该把这一职务授给他。昨天任命裴均为宰相，外头已经议论纷纷，今天又要任命王锷为宰相，那么像王锷这类人都要产生担任宰相的奢望。如果都让他们担任宰相职务，那么国家的典章制度就要受到很大破坏，而且，他们还不会感恩戴德。如果不把宰相职务给他们，那么又有厚此薄彼的情况，有的人就会怨恨朝廷。让他们侥幸任职的大门一经打开，就不好收拾了。而且王锷在军镇任职五年，千方百计地搜刮财物，他的钱财已经十分丰富了，自然要向宫廷进献一部分。如果任命他为宰相，那么各地军镇的主帅都认为王锷是因为向宫廷进献财物得官职的，就会竞相搜刮、盘剥老百姓，那老百姓又怎么能忍受得了呢？”于是任命王锷为宰相的事情就停止下来了。

16 十三日，皇帝加封宣武军节度使韩弘为同平章事。

17 十七日，皇帝任命户部侍郎裴垍为中书舍人、同平章事。皇帝虽然因为李吉甫哭诉的缘故罢免了裴垍翰林学士职务，但是对他却更加宠爱和信任，因此，没过多就又提升他为宰相。

当初，德宗皇帝不信任宰相，天下大小事情全部由自己决定，

所以,像裴延龄这种人就能专揽朝廷大权。皇帝还是藩王时,本来就从内心里觉得这样做不对。等到继承皇位之后,选拔宰相,推心置腹地信任他们,皇帝曾经对裴垍说:"凭太宗皇帝、玄宗皇帝那样的英明,也还要借助辅佐大臣才得以达到天下大治,何况我不如先圣们万分之一呢?"裴垍也竭尽全力辅佐皇帝。皇帝曾问裴垍:"要达到天下大治,最先做什么事情?"裴垍回答说:"先端正自己的心术。"以前的制度规定,老百姓上缴的赋税有三个名目:一是上供给朝廷,二是送交节度、观察使,三是留给州县开支。建中初年制定两税法,重视货物而轻视钱币;后来又轻视货物重视钱币,老百姓上交的赋税已比当初加了一倍。那些留给州县,送交节度、观察使的,所在地方又降低都省规定的价钱,而按照实际的货物价钱征收,这样就加重了老百姓的赋税负担。到裴垍担任宰相时,他上奏皇帝说:"全国各地留给州县和送交节度、观察使的赋税,请一律都按都省规定的价钱为标准征收。各观察使,先在直辖的州内收税以供应开支,不足的部分,才允许他们在管辖下的州收税。"这样一来,江淮一带的老百姓才稍稍能喘一口气。在他之前,掌管朝廷大政的人都讨厌谏官能谈论朝政的成功与失误之处,只有裴垍一个人欣赏谏官们的意见。裴垍仪表威武严峻,别人不敢在他那里谋私利。曾经有个老朋友从很远的地方到他这里来,裴垍给了很优厚的资助,他们十分闲散地叙旧。老朋友乘机向裴垍要求担任京兆府的参军职务,裴垍说:"你不胜任这一官职,我不敢因为和你有老朋友的交情损害朝廷至上的公正。以后哪一天,有哪位瞎子宰相怜悯你,你不妨得到这个官职,但我肯定是不会给你的。"

18 十九日,皇帝任命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李吉甫仍然担任同平章事,外放为淮南节度使。

19 河中、晋绛节度使杜黄裳去世。

20 冬,十二月初三,朝廷在临泾这个地方设置行原州,任命镇守将领郝玭为刺史。

21 南诏王异牟寻去世，他的儿子寻阁劝继承了王位。

四 年

1 春，正月，戊子，简王遘薨。

2 渤海康王嵩璘卒，子元瑜立，改元永德。

3 南方旱饥。庚寅，命左司郎中郑敬等为江、淮、二浙、荆、湖、襄、鄂等道宣慰使，赈恤之。将行，上戒之曰："朕宫中用帛一匹，皆籍其数，惟赐救百姓，则不计费，卿辈宜识此意，勿效潘孟阳饮酒游山而已。"

4 给事中李藩在门下，制敕有不可者，即于黄纸后批之。吏请更连素纸，藩曰："如此，乃状也，何名批敕！"裴垍荐藩有宰相器。上以门下侍郎、同平章事郑絪循默取容，二月，丁卯，罢絪为太子宾客，擢藩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藩知无不言，上甚重之。

5 河东节度使严绶，在镇九年，军政补署一出监军李辅光，绶拱手而已。裴垍具奏其状，请以李鄘代之。三月，乙酉，以绶为左仆射，以凤翔节度使李鄘为河东节度使。

6 成德节度使王士真薨，其子副大使承宗自为留后。河北三镇，相承各置副大使，以嫡长为之，父没则代领军务。

7 上以久旱，欲降德音，翰林学士李绛、白居易上言，以为"欲令实惠及人，无如减其租税"。又言"宫人驱使之余，其数犹广，事宜省费，物贵徇情"。又请"禁诸道横敛以充进奉"。又言"岭南、黔中、福建风俗，多掠良人卖为奴婢，

乞严禁止”。闰月，乙酉，制降天下系囚，蠲租税，出宫人，绝进奉，禁掠卖，皆如二人之请。己未，雨。绛表贺曰：“乃知忧先于事，故能无忧；事至而忧，无救于事。”

8 初，王叔文之党既贬，有诏，虽遇赦无得量移。吏部尚书、盐铁转运使李巽奏：“郴州司马程异，吏才明辨，请以为杨子留后[1]。”上许之。巽精于督察，吏人居千里之外，战栗如在巽前。异句检簿籍，又精于巽，卒获其用。

9 魏征玄孙稠贫甚，以故第质钱于人，平卢节度使李师道请以私财赎出之。上命白居易草诏，居易奏言：“事关激劝，宜出朝廷。师道何人，敢掠斯美！望敕有司以官钱赎还后嗣。”上从之，出内库钱二千缗赎赐魏稠，仍禁质卖。

10 王承宗叔父士则以承宗擅自立，恐祸及宗，与幕客刘栖楚俱自归京师；诏以士则为神策大将军。

11 翰林学士李绛等奏曰：“陛下嗣膺大宝，四年于兹，而储闱未立，典册不行，是开窥觊之端，乖重慎之义，非所以承宗庙，重社稷也。伏望抑挹谦之小节，行至公之大典。”丁卯，制立长子邓王宁为太子。宁，纪美人之子也。

12 辛未，灵盐节度使范希朝奏以太原兵六百人衣粮给沙陀；许之。

13 夏，四月，山南东道节度使裴均恃有中人之助，于德音后进银器千五百余两。翰林学士李绛、白居易等上言：“均欲以此尝陛下，愿却之。”上遽命出银器付度支。既而有旨谕进奏院：“自今诸道进奉，无得申御史台；有访问者，辄以名闻。”白居易复以为言，上不听。

【注释】

①杨子留后：杨子即扬州扬子县。唐代大历年间以来，盐铁转运使在此设巡院，故有留后一职。

【译文】

元和四年（己丑，公元809年）

1 春，正月十一日，简王李遘去世。

2 渤海康王嵩璘去世，他的儿子元瑜继承王位，改年号为“永德。”

3 南方地区因天气久旱不下雨引起饥荒。十三日，皇帝任命左司郎中郑敬等人为江、淮、两浙、荆、湖、襄、鄂等道的宣慰使，去赈济抚恤老百姓。他们将要出发的时候，皇帝告诫他们说：“我在宫中用一匹绢帛，都要在帐上记数，只要赈救百姓，就不必计算会花多少钱财，你们应该了解我这份心意，不要效仿潘孟阳只是去饮酒作乐，游山玩水。”

4 给事中李藩在门下省供职，凡是皇帝下的敕令中有不合适的地方，他就在写着敕令的黄纸的后面写批语。办事的官吏请他写在白纸上，附在敕令的后面，李藩说：“如这样做，那就是状文了，怎么能叫批敕呢？”裴垍向皇帝推荐李藩，说有宰相的器度。皇帝觉得门下侍郎、同平章事郑絪因循苟且，明哲保身，二月二十一日，罢免了郑絪的宰相职务，将他降职为太子宾客。提升李藩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李藩知道什么不对就说出来，皇帝因此十分重视他。

5 河东节度使严绶，在军镇任主帅九年，无论是军政大事，还是补官任职，完全都由监军李辅光决定，严绶不过袖手表示服从罢了。裴垍将这一情况向皇帝奏报了，请求用李鄘来代替他。三月初九，皇帝任命严绶为左仆射，任用凤翔节度使李鄘去担任河东节度使。

6 成德节度使王士真去世，他的儿子副大使王承宗自任为留后。

河北地区的三个军镇，各自父子承袭，设置副大使一职，由嫡长子担任，父亲去世后，就由副大使代理军中事务。

7 因为天气久旱不雨，皇帝打算向全国下赐恩典的诏令，翰林学士李绛、白居易上奏皇帝，他们认为“要想让百姓们都得到实惠，不如减免他们的田租赋税。”他们又说“宫人们除了供驱使的以外，剩下的数量还很多，办事应该节省费用，对人贵在顺应常情。”他们又请求“禁止各道横征暴敛钱财以向宫中进献。”又说“岭南、黔中、福建地区的风俗，是喜欢抢劫良民，将他们卖给人家做奴婢，请求严厉禁止。”闰三月初三，皇帝下诏，减轻对全国囚犯的处罚，免除百姓本年的赋税，将宫中妇女放回老家，杜绝各道进献钱财，禁止掠卖人口。其内容完全是李绛、白居易所请求的。十三日，天下了雨。李绛上表向皇帝祝贺说：“在事情还没有产生之前就先忧虑，就会消除忧患，忧虑在事情发生之后，那么就不能挽救了。”

8 当初，王叔文的同党遭到贬斥之后，有诏令规定：他们遇到大赦也不能酌情向内地迁移。吏部尚书、盐铁运转使李巽上奏皇帝说：“郴州司马程异，是做官吏的材料，能明辨是非，请任命他为杨子巡院的留后。”皇帝同意了。李巽精于督察部属之道，他的下属官员虽然远在千里之外，但战战兢兢地就像在李巽面前。程异检查、审核财产的帐簿文书，又比李巽精明，最终得到了任用。

9 魏征的玄孙魏稠十分贫困，以祖传老宅作抵押向别人借了钱，平卢节度使李师道请求朝廷允许他用私人财产为魏稠赎回老宅。皇帝命令白居易草拟认可的诏书，白居易上奏皇帝说：“这件事关系到对臣下的激励和劝勉，这个事情应该由朝廷办理。李师道是什么人，竟敢抢这一美名？希望陛下敕令有关部门用官府的钱赎回魏征的老宅，交给他的后人。”皇帝采纳了这一建议，拿出宫中内库的钱二千缗赎回老宅，赐给魏稠，还禁止典当和出卖这座老宅。

10 王承宗的叔父王士则因为王承宗擅自担任留后职务，担心祸害到整个宗族，于是与幕客刘栖楚一起从那里跑回了京城。皇帝下

诏任命王士则为神策大将军。

11 翰林学士李绛等人上奏皇帝说："陛下继承皇位以来，到现在已经四年了，但是还没有确立太子，颁行册命，这将形成某些人暗中窥求这一职位的端倪，违背了对册立太子极为慎重的原则，不是继承祖宗大业，重视杜稷大计的做法啊。希望陛下抑制谦逊的小节，实施天下最公正的册封大典。"二十一日，皇帝颁布制书册立长子邓王李宁为太子。李宁是纪美人的儿子。

12 二十五日，灵盐节度使范希朝上奏皇帝，请求将李太原防秋军队六百人的衣服粮食拨给沙陀人，皇帝同意了。

13 夏，四月，山南东道节度使裴均依仗宫中有宦官相助，在皇帝颁布赐给各地恩典的诏书之后，还向宫中进奉了银器一千五百多两。翰林学士李绛、白居易等人上奏皇帝说："裴均想用这些东西试探一下陛下，希望陛下拒绝。"皇帝连忙下令将银器交给度支收管。不久，皇帝又有旨意传给各军镇设在京城的进奏院："从今以后，各道向宫中进献钱物，不能把这事告诉御史台。有访查这一事的人，马上就把他们的名字奏报上来。"白居易又因这一事情劝谏，但皇帝不理睬。

14 上欲革河北诸镇世袭之弊，乘王士真死，欲自朝廷除人；不从则兴师讨之。裴垍曰："李纳跋扈不恭，王武俊有功于国，陛下前许师道，今夺承宗，沮劝违理，彼必不服。"由是议久不决。上以问诸学士，李绛等对曰："河北不遵声教，谁不愤叹，然今日取之，或恐未能。成德自武俊以来，父子相承四十余年，人情贯习，不以为非。况承宗已总军务，一旦易之，恐未必奉诏。又范阳、魏博、易定、淄青以地

相传,与成德同体,彼闻成德除人,必内不自安,阴相党助,虽茂昭有请,亦恐非诚。今国家除人代承宗,彼邻道劝成,进退有利。若所除之人得入,彼则自以为功;若诏令有所不行,彼因潜相交结;在于国体,岂可遽休!须兴师四面攻讨,彼将帅则加官爵,士卒则给衣粮,按兵玩寇,坐观胜负,而劳费之病尽归国家矣。今江、淮水,公私困竭,军旅之事,殆未可轻议也。"

左军中尉吐突承璀欲希上意,夺裴垍权,自请将兵讨之。宗正少卿李拭奏称:"承宗不可不讨。承璀亲近信臣,宜委以禁兵,使统诸军,谁敢不服!"上以拭状示诸学士曰:"此奸臣也,知朕欲将承璀,故上此奏。卿曹记之,自今勿令得进用。"

昭义节度使卢从史遭父丧,朝廷久未起复;从史惧,因承璀说上,请发本军讨承宗。壬辰,起复从史左金吾大将军,余如故。

15 初,平凉之盟,副元帅判官路泌、会盟判官郑叔矩皆没于吐蕃。其后吐蕃请和,泌子随三诣阙号泣上表,乞从其请;德宗以吐蕃多诈,不许。至是,吐蕃复请和,随又五上表,诣执政泣请,裴垍、李藩亦言于上,请许其和;上从之。五月,命祠部郎中徐复使吐蕃。

16 六月,以灵盐节度使范希朝为河东节度使。朝议以沙陀在灵武,迫近吐蕃,虑其反复,又部落众多,恐长谷价,乃命悉从希朝诣河东。希朝选其骁骑千二百,号沙陀军,置使以领之,而处其余众于定襄川。于是,执宜始保神武

川之黄花堆[1]。

17 左军中尉吐突承璀领功德使[2]，盛修安国寺，奏立圣德碑，高大一准"华岳碑"[3]，先构碑楼，请敕学士撰文，且言"臣已具钱万缗，欲酬之"。上命李绛为之，绛上言："尧、舜、禹、汤，未尝立碑自言圣德，惟秦始皇于巡游所过，刻石高自称述，未审陛下欲何所法！且叙修寺之美，不过壮丽观游，岂所以光益圣德！"上览奏，承璀适在旁，上命曳倒碑楼。承璀言："碑楼甚大，不可曳，请徐毁撤。"冀得延引，乘间再论，上厉声曰："多用牛曳之！"承璀乃不敢言。凡用百牛曳之，乃倒。

【注释】

①神武川：地名，在今山西山阴县东北。

②功德使：官名，唐代管理全国僧人、尼姑、道士的名册和寺庙道观事宜的官吏。贞元四年（公元788年）设置左右街大功德使和东都功德使等。

③华岳碑：唐玄宗在华岳祠前立华岳碑，高五十余尺，为自己歌功颂德。

【译文】

14 皇帝打算革除河北地区各军镇主帅世袭的弊端，乘王士真去世，想从朝廷中派人去担任主帅。如果成德军的人不服从，就派兵去征讨。裴垍说："李纳飞扬跋扈，对朝廷极不恭敬，王武俊对国家立有功勋，陛下在前面已经允许了李师道承袭李师古的主帅职务，现在要剥夺王承宗的主帅职务，阻止、奖劝不合理，成德军一定不服。"因此，这一事情长时间没有决定下来。皇帝就此事征询各位翰林学士的意见，李绛等人回答说："河北地区各军镇不遵从陛下的诏令、教化，谁不为此而愤慨呢？但是现在要攻下他们，也恐怕还不可能。成德军的主帅自从王武俊担任以来，父子间继承已有四十多

年,当地人已经习以为常,不觉得这样做不对了。何况王承宗已经全面负责军政事务,一旦要撤换他,恐怕他未必服从诏令。另外,范阳、魏博、易定、淄青等军镇都是父死子承,与成德军情况相同,他们听到朝廷任命成德军的主帅后,一定会内心惶恐不安,暗中互相结党和帮助。虽然张茂昭请求朝廷派人去担任成德军主帅,也恐怕不是出自诚心诚意。现在朝廷任命主帅去代替王承宗,他的相邻军镇劝朝廷办成这件事,或进或退都有利。如果朝廷任命的人能进入成德军,那么这些邻道就认为是自己的功劳。如果成德军不服从诏令,就会乘机暗中勾结。朝廷为了国家的体统,怎么能立即罢休呢?一定会调兵四面进攻。这些邻道的将帅们就会被加官进爵,朝廷要给他们的士兵供应衣服、粮食,他们却按兵不动,把朝廷的命令当成儿戏,在一旁坐观胜负。而兴师动众,花费钱财的弊端全被朝廷承担了。现在江淮一带大水成灾,官府和百姓们都十分贫穷困窘,出兵打仗的事情,恐怕不能轻易地就下决定吧。"

左神策军护军中尉吐突承璀想迎合皇帝的心意,剥夺裴垍的权力,向皇帝请求自己率兵前去讨伐。宗正少卿李拭上奏皇帝说:"王承宗不能不讨伐。吐突承璀是陛下的亲信近臣,应该把禁军交给他,派他统领各路军马,那谁还敢不服从?"皇帝将李拭的奏章拿给各位翰林学士看,并说:"李拭是个奸臣,他知道我想让吐突承璀为统帅,所以就上了这一道奏章。你们记住,以后千万不要重用他。"

昭义军节度使卢从史为父亲守丧,朝廷长时间没有重新起用他。卢从史很害怕,就托吐突承璀在皇帝那里求情,请求调派昭义军去讨伐王承宗。十七日,皇帝起用卢从史为左金吾大将军,其他职务一如从前。

15 当初,朝廷与吐蕃结"平凉之盟",副元帅判官路泌和会盟判官郑叔矩都被吐蕃人捉去了。后来,吐蕃向朝廷求和,路泌的儿子路随三次到皇宫前嚎哭着上奏表章,请求皇帝答应吐蕃人的要求。

德宗皇帝认为吐蕃诡计多端，不答应。到这时，吐蕃又来朝廷求和，路随又五次向皇帝上表，哭着到朝廷的当权者那里去请求，裴垍、李藩也向皇帝谈了这事，请求皇帝同意吐蕃的求和，皇帝这才同意了。五月，皇帝任命祠郎中徐复出使吐蕃。

16 六月，皇帝将灵盐节度使范希朝调任为河东节度使。朝廷中议论沙陀人在灵武，靠近吐蕃，担心他们会反复无常，又因为他们的部落众多，恐怕会使当地粮食价格上涨，于是就命令沙陀人全部跟随范希朝去河东军。范希朝从中选择出勇猛的骑兵一千二百人，号称"沙陀军"，设置军使统领他们，而把其余的沙陀人安置在定襄川一带。到这个时候，朱邪执宜才开始驻守神武川的黄花堆。

17 左神策军护军中尉吐突承璀兼任功德使，他大肆修建安国寺，上奏皇帝请求竖立圣德碑，其长宽高与玄宗皇帝竖立的"华岳碑"相同，先修建好碑楼，请皇帝下令翰林学士撰写碑文，而且还说"我已经准备了一万缗钱，作为碑文的报酬。"皇帝下令李绛来撰写碑文，李绛上奏皇帝说："尧、舜、禹、汤，都没有竖立石碑来述说自己的圣明德操，只有秦始皇在巡游到过的地方，镌刻石碑，夸大自己的功德，不知道陛下想效仿哪一种人？而且叙述修建安国寺的美妙，不过是建构如何壮丽和供游人观览一类的话，那怎么能光大和增进陛下圣明的德操呢？"皇帝看这份奏章时，吐突承璀正好在旁边，皇帝命令他将碑楼拉倒。吐突承璀说："碑楼很大，不能拉倒，请允许将它慢慢拆毁。"他希望拖延时间，找机会再辩解，皇帝严厉地说："多用些牛将碑楼拉倒！"吐突承璀这才不敢再说什么。总共用了一百头牛，才将碑楼拉倒。

资治通鉴全译卷第二百三十八

唐纪五十四　起屠维赤奋若七月，尽玄黓执徐九月，凡三年有奇。

宪宗昭文章武大圣至神孝皇帝上之下

元和四年

1 秋，七月，壬戌，御史中丞李夷简弹京兆尹杨凭，前为江西观察使贪污僭侈；丁卯，贬凭临贺尉[1]。夷简，元懿之玄孙也。上命尽籍凭资产，李绛谏曰："旧制，非反逆不籍其家。"上乃止。

凭之亲友无敢送者，栎阳尉徐晦独至蓝田与别。太常卿权德舆素与晦善，谓之曰："君送杨临贺，诚为厚矣，无乃为累乎！"对曰："晦自布衣蒙杨公知奖，今日远谪，岂得不与之别？借如明公他日为谗人所逐，晦敢自同路人乎！"

德舆嗟叹，称之于朝。后数日，李夷简奏为监察御史。晦谢曰："晦平生未尝得望公颜色，公何从而取之！"夷简曰："君不负杨临贺，肯负国乎！"

2 上密问诸学士曰："今欲用王承宗为成德留后，割德、棣二州更为一镇以离其势，并使承宗输二税、请官吏，一如师道，何如？"李绛等对曰："德、棣之隶成德，为日已久，今一旦割之，恐承宗及其将士忧疑怨望，得以为辞。况其邻道情状一同，各虑他日分割，或潜相构扇；万一旅拒，倍难处置，愿更三思。所是二税、官吏，愿因吊祭使至彼，自以其意谕承宗，令上表陈乞如师道例，勿令知出陛下意。如此，则幸而听命，于理固顺，若其不听，体亦无损。"

上又问："今刘济、田季安皆有疾，若其物故，岂可尽如成德付授其子，天下何时当平！议者皆言'宜乘此际代之，不受则发兵讨之，时不可失。'如何？"对曰："群臣见陛下西取蜀，东取吴，易于反掌，故谄谀躁竞之人争献策画，劝开河北，不为国家深谋远虑，陛下亦以前日成功之易而信其言。臣等夙夜思之，河北之势与二方异。何则？西川、浙西皆非反侧之地，其四邻皆国家臂指之臣。刘闢、李锜独生狂谋，其下皆莫之与，闢、锜徒以货财赂之，大军一临，则涣然离耳。故臣等当时亦劝陛下诛之，以其万全故也。成德则不然，内则胶固岁深，外则蔓连势广，其将士百姓怀其累代煦妪之恩，不知君臣逆顺之理，谕之不从，威之不服，将为朝廷羞。又，邻道平居或相猜恨，及闻代易，必合为一心，盖各为子孙之谋，亦虑他日及此故也。万一

余道或相表里,兵连祸结,财尽力竭,西戎、北狄乘间窥窬[2],其为忧患可胜道哉!济、季安与承宗事体不殊,若物故之际,有间可乘,当临事图之;于今用兵,则恐未可。太平之业,非朝夕可致,愿陛下审处之。"

时吴少诚病甚,绛等复上言:"少诚病必不起。淮西事体与河北不同,四旁皆国家州县,不与贼邻,无党援相助;朝廷命帅,今正其时,万一不从,可议征讨。臣愿舍恒冀难致之策,就申蔡易成之谋。脱或恒冀连兵,事未如意,蔡州有衅,势可兴师,南北之役俱兴,财力之用不足。倘事不得已,须赦承宗,则恩德虚施,威令顿废。不如早赐处分,以收镇冀之心,坐待机宜,必获申蔡之利。"既而承宗久未得朝命,颇惧,累表自诉。八月,壬午,上乃遣京兆少尹裴武诣真定宣慰,承宗受诏甚恭,曰:"三军见迫,不暇俟朝旨,请献德、棣二州以明恳款。"

【注释】

①临贺:县名,西汉时设置,治所在今广西贺县东南贺街,后有废兴。

②窬(yú 娱):本意为爬墙过去,这里指窥伺。

【译文】

唐纪五十四　起己丑(公元809年)七月,止壬辰(公元812年)九月,共三年三个月。

宪宗昭文章武大圣至神孝皇帝上之下

元和四年(己丑,公元809年)

1秋,七月十八日,御史中丞李夷简弹劾京兆尹杨凭在担任江西观察使职务时贪污受贿,过于奢侈。二十三日,皇帝将杨凭贬职为

临贺县尉。李夷简是郑王李元懿的玄孙。皇帝下令抄收杨凭的家产，李绛劝谏说："以前的规定：不属于犯了反叛的罪行，就不抄收家产。"皇帝这才没有抄收。

杨凭的亲朋好友没有敢给他送行的，只有栎阳县尉徐晦一个人到蓝田与杨凭道别。太常卿权德舆一向与徐晦关系很好，就对徐晦说："你给杨临贺送行，实在是厚道的举动，但你不怕受连累吗？"徐晦回答说："我徐晦还是一个平头百姓时，就蒙受杨公的了解和奖掖，现在他被贬职到很远的地方，怎么能不同他道一个别呢？假如您有一天受诬陷被放逐外地，我徐晦敢像路人一样对待您吗？"权德舆感慨半天，在朝廷中称赞他的品德。过了几天，李夷简上奏皇帝任命徐晦为监察御史。徐晦向李夷简道谢说："我平生都没有得到机会见您一面，您根据什么任用我呢？"李夷简说："你不辜负杨临贺，怎么敢辜负朝廷呢？"

2 皇帝私下征询各位翰林学士说："现在想任命王承宗为成德军的留后，划割德、棣二个州出来，另设一个军镇，以分割王承宗的势力，并且让王承宗向朝廷缴纳两税，向朝廷请求任命当地官员，情形像李师道一样，你们看怎么样？"李绛等人回答说："德州和棣州隶属于成德军，时间已经很长了，现在突然一下子将它们分割出来，恐怕王承宗和他的将士们忧虑怀疑，怨恨朝廷，以此找到犯上的借口。况且他的各个邻道与他的情况相同，都担心自己的辖地在日后会被分割出去，有的就会暗中相互勾结，蛊惑煽动了。万一他们一起来抵制、抗拒的话，朝廷处理起来就会有加倍的困难，希望陛下再多作考虑。而要王承宗上缴两税和向朝廷申请任免官吏的这种正确做法，希望陛下乘派吊唁使者去成德的机会，让吊唁使者用这个意思来开导王承宗，让他上奏表章请求效仿李师道的做法，还不要让他知道这是陛下的意见。这样一来，王承宗如果听命于朝廷，正好也合乎情理，如果他不服从朝廷命令，也不损害朝廷的体统。"

皇帝又问道:"现在刘济和田季安都生了重病,如果他们死了的话,怎么能像成德军那样就把主帅职位交给他们的儿子呢?这样一来,天下什么时候才能平定下来呢?议论这一事的人都说'应该乘这个机会派人去代替他们,如果不服从朝廷命令,就调兵去讨伐,不能失掉这一时机。'你们觉得该怎么办?"李绛等人回答说:"朝廷群臣看到陛下西边攻下了蜀地,东边攻下了吴地,事情顺利得就像翻了一下手掌,所以想奉迎阿谀和争权夺利的人争着为陛下出谋画策,劝说陛下打开河北地区,而不为国家的长远大计作深入的思考。陛下也因为以前取得胜利很容易,而听信了他们的意见。我们日夜思考这一事情,觉得河北地区的情况和形势与蜀、吴两地不同。其理由是什么呢?西川和浙西都不是经常变乱、反复无常的地区,它们四边相邻的道府州县都是朝廷能随意调动指挥的。只有刘闢、李锜产生了狂妄的图谋,他们的部下都不赞同,刘闢、李锜只能用钱财来拉拢他们,朝廷的大军一到,他们就分崩离析了。因此,我们当时也劝陛下派兵去诛杀他们,这是由于万无一失的缘故啊。成德军的情况就不相同,它的内部,上下之间牢固地纠结在一起已经很长时间了;它的外部,与各邻道相互勾连,势力很大。成德军的将士和百姓都怀念王氏家族几代人养育的恩德,不清楚君主与臣子,反叛和顺从之间的道理,劝导他们,他们不听从,威慑他们,他们不服从,就会使朝廷蒙受羞辱。另外,相邻的各道平时有的还互相猜忌和愤恨,要听到朝廷派人去代替王承宗担任主帅的消息后,一定会拧成一股绳,这是因为他们都要为子孙后代考虑,也担心日后有一天自己也会遇上的缘故啊。万一其他各道有的与他们相互应援,那么战祸就会接连不断,国家就耗尽财钱,用尽人力。而吐蕃、回鹘等乘机窥伺中原,那样造成的祸患能说得完吗?刘济和田季安与王承宗的情况大体相同,在他们死去的时候,如果有机可乘,就应该在事情发生后再采取对策。要是现在对他们就以武力相逼,恐怕不是很合适。要求得天下太平的大业,不是一朝一夕就

可以办到的，希望陛下审慎地处理这件事。”

当时吴少诚病得十分厉害，李绛等人又向皇帝进言说：“吴少诚这一病，一定好不了。淮西的情况与河北地区的情况不同，它的四周都是朝廷控制的州县，它不与其他的叛逆州道相邻，没有同党可以援助它。朝廷向淮西派出主帅，现在正是时候，如果万一他们不服从，可以商议出兵讨伐。我们希望陛下舍弃对恒冀动武这一难以取得成果的计划，转而筹谋淮西这一容易达到目的的策略。假如恒冀各镇联合起来，事情就不能按计划进行，但蔡州出现了问题，形势就允许派兵去征讨。如果南北两地都开战交仗，那么朝廷的财政费用就不足了。如果事情出于不得已，那就必须赦免王承宗，那就会使陛下的恩德没有收获地施行了一次，朝廷的威严和号令也一下子失去了效力。不如尽快采取措施，以收揽恒冀地区的人心，然后坐等合适的机会，一定会获得收申州、蔡州于朝廷控制之下的利益。”不久以后，王承宗因为长久没有得到朝廷的任命，很是恐惧，他接二连三地向朝廷上表章表白自己归顺朝廷的心迹。八月初九，皇帝才派遣京兆府少尹裴武去真定宣旨安抚，王承宗十分恭谨地接受了诏令，他说：“我受了属下各支军队的逼迫，来不及等候朝廷的命令就担任了留后一职，请让我把德州和棣州献给朝廷以表明我的诚意吧。”

3 丙申，安南都护张舟奏破环王三万众[1]。

4 九月，甲辰朔，裴武复命。庚戌，以承宗为成德节度使、恒·冀·深·赵州观察使，德州刺史薛昌朝为保信军节度、德·棣二州观察使。昌朝，嵩之子，王氏之婿也，故就用之。田季安得飞报，先知之，使谓承宗曰：“昌朝阴与朝

廷通，故受节钺。”承宗遽遣数百骑驰入德州，执昌朝，至真定，囚之。中使送昌朝节过魏州，季安阳为宴劳，留使者累日，比至德州，已不及矣。

上以裴武为欺罔，又有谮之者曰：“武使还，先宿裴垍家，明旦乃入见。”上怒甚，以语李绛，欲贬武于岭南，绛曰：“武昔陷李怀光军中，守节不屈，岂容今日遽为奸回！盖贼多变诈，人未易尽其情。承宗始惧朝廷诛讨，故请献二州；既蒙恩贷，而邻道皆不欲成德开分割之端，计必有间说诱而胁之，使不得守其初心者，非武之罪也。今陛下选武使入逆乱之地，使还，一语不相应，遽窜之遐荒，臣恐自今奉使贼庭者以武为戒，苟求便身，率为依阿两可之言，莫肯尽诚具陈利害，如此，非国家之利也。且垍、武久处朝廷，谙练事体，岂有使还未见天子而先宿宰相家乎！臣敢为陛下必保其不然，此殆有谗人欲伤武及垍者，愿陛下察之。”上良久曰：“理或有此。”遂不问。

5 丙辰，振武奏吐蕃五万余骑至拂梯泉[2]。辛未，丰州奏吐蕃万余骑至大石谷，掠回鹘入贡还国者。

6 左神策军吏李昱贷长安富人钱八千缗，满三岁不偿，京兆尹许孟容收捕械系，立期使偿，曰：“期满不足，当死。”一军大惊。中尉诉于上，上遣上使宣旨，付本军，孟容不之遣。中使再至，孟容曰：“臣不奉诏，当死。然臣为陛下尹京畿，非抑制豪强，何以肃清辇下！钱未毕偿，昱不可得。”上嘉其刚直而许之，京城震栗。

7 上遣中使谕王承宗，使遣薛昌朝还镇；承宗不奉诏，

冬，十月，癸未，制削夺承宗官爵，以左神策中尉吐突承璀为左·右神策、河中、河阳、浙西、宣歙等道行营兵马使、招讨处置等使。

翰林学士白居易上奏，以为："国家征伐，当责成将帅，近岁始以中使为监军。自古及今，未有征天下之兵，专令中使统领者也。今神策军既不置行营节度使，则承璀乃制将也；又充诸军招讨处置使，则承璀乃都统也。臣恐四方闻之，必窥朝廷；四夷闻之，必笑中国。陛下忍令后代相传云以中官为制将、都统自陛下始乎！臣又恐刘济、茂昭及希朝、从史乃至诸道将校皆耻受承璀指麾，心既不齐，功何由立！此是资承宗之计而挫诸将之势也。陛下念承璀勤劳，贵之可也；怜其忠赤，富之可也。至于军国权柄，动关理乱，朝廷制度，出自祖宗，陛下宁忍徇下之情而自隳法制，从人之欲而自损圣明，何不思于一时之间而取笑于万代之后乎！"时谏官、御史论承璀职名太重者相属，上皆不听。戊子，上御延英殿，度支使李元素、盐铁使李鄘、京兆尹许孟容、御史中丞李夷简、给事中吕元膺、穆质、右补阙独孤郁等极言其不可；上不得已，明日，削承璀四道兵马使，改处置为宣慰而已。

李绛尝极言宦官骄横，侵害政事，谗毁忠贞，上曰："此属安敢为谗！就使为之，朕亦不听。"绛曰："此属大抵不知仁义，不分枉直，惟利是嗜，得赂则誉跖、跻为廉良[3]，怫意则毁龚、黄为贪暴[4]，能用倾巧之智，构成疑似之端，朝夕左右浸润以入之，陛下必有时而信之矣。自古宦官败

国者，备载方册，陛下岂得不防其渐乎！”

已亥，吐突承璀将神策兵发长安，命恒州四面藩镇各进兵招讨。

【注释】

①环王：即唐代林邑郡，治所在今越南广南省维川县南部。

②拂梯泉：又作蹛鹈泉，在今内蒙古杭锦后旗西北。

③跖、跻：即柳下跖和庄跻，被认为是先秦时期的两个大盗。

④龚、黄：即龚遂和黄霸，均为西汉时期大臣，为政宽和，卓有政绩。

【译文】

3 二十三日，安南都护张舟向朝廷奏报打败了林邑国的三万人马。

4 九月初一，裴武回朝奏报完成了使命。初七，皇帝任命王承宗为成德军节度使和恒、冀、深、赵四州观察使，任命德州刺史薛昌朝为保信军节度和德、棣二州观察使。薛昌朝是薛嵩的儿子，是王氏家族的女婿，所以朝廷就地任用了他。田季安得到快马传递的这一消息，事先就知道了朝廷的任命，于是派使者去对王承宗说：“薛昌朝暗中与朝廷勾通，因此得以被任命为德、棣二州的主帅。”王承宗连忙派遣几百名骑兵快速赶到德州，把薛昌朝抓了起来，将他弄到真定，关押起来。宫中宦官使者给薛昌朝送旌节，经过魏州，田季安表面上设宴慰劳使者，将使者一连几天留在魏州，等到赶赴德州时，薛昌朝已经被抓走了。

皇帝认为裴武是在欺瞒朝廷，又有诬陷他的人说：“裴武出使回来，先住在裴垍家里，第二天早上才进宫朝见。”皇帝对他非常生气，就将此事说给李绛听，打算将裴武贬职流放到岭南去，李绛说：“裴武从前沦落在李怀光的军队中，坚守节操，毫不屈服，现在怎么会突然去做奸邪的事情呢？这大概是叛贼诡计端，一般人不完全了

解他情况的缘故。王承宗开始害怕朝廷派兵讨伐杀了他，所以请求将德、棣二州献给朝廷。自蒙受陛下恩典宽大处理以后，他的相邻各道都不希望成德军开分割地盘的先例，我估计肯定有人暗中离间、劝说、利诱和威胁王承宗，使他不能坚持最初的意见，这并不是裴武的罪过啊。现在陛下挑选裴武出使反叛作乱的地方，他出使回来，事情与他说的话一句不合，就马上要将他流放到荒远的地方去，我担心从今以后，奉命出使叛逆地方的人要以裴武为鉴戒，只是谋求便利自己，都说些模棱两可的话，不肯竭尽诚心，将利害关系都陈述出来，这样一来，对国家就没有利啊。而且裴垍、裴武在朝廷待了很长时间，熟悉朝廷中的各种礼仪制度，哪里有出使回朝后，还没有朝见天子，就先住在宰相家的事情呢？我敢为陛下作肯定的担保：他们不会这样做，这大概是有奸邪之人想中伤裴武和裴垍，希望陛下将这事弄清楚。"皇帝思考了很久说："从情理上讲，事情可能是这样的。"于是就不再追究裴武了。

5 十三日，振武军向朝廷奏报吐蕃有五万多骑兵到了拂梯泉一带。二十八日，丰州向朝廷奏报吐蕃一万多骑兵到了大石谷，将回鹘入朝进贡后回去的使者劫掠走了。

6 左神策军的官吏李昱向长安城的富人借了八千缗钱，过了三年还不偿还，京兆尹许孟容将李昱逮捕，用枷锁锁住，关押起来，说："如果在期限满了以后还不还完，那就要杀你的头。"左神策军大为震惊。左神策军护军中尉将这一事告到皇帝那里，皇帝派遣宫中宦官使者向许孟容传达旨意，要将李昱交给左神策军处置，许孟容扣住李昱，不让他走。宫中使者再次来，许孟容说："我不服从诏令，罪该当死。但我为陛下治理京畿地区，不能够抑制打击豪强，怎么能把陛下京城一带地区治理得太平无事呢？李昱的钱没有还完的话，左神策军就不能领回李昱。"皇帝称赞许孟容刚强正直，而答应了他的要求，这事使京城的人震动恐惧。

7 皇帝派遣宫中宦官使者去劝说王承宗，让他打发薛昌朝回本

镇去,王承宗不服从诏令。冬,十月十一日,皇帝下制书削去了王承宗的官职和爵位,任命左神策军护军中尉吐突承璀为左、右神策军,河中、河阳、浙西、宣歙等道行营兵马使和招讨处置等使。

翰林学士白居易上奏皇帝,他认为:"国家派兵征讨叛逆,应该把责任交给将帅来完成,近年来才派宫中宦官使者做监军。从古代到现在,没有征调天下各地的军队,专门任用宫中宦官使者作统帅的事情。现在神策军不设置行营节度使,那么吐突承璀就是军中的主将了。他又充当各路军马的招讨处置使,那么就成了各军的统帅了。我担心天下各地听到这一消息后,就会窥探朝廷中失误之处。周边各胡族人听到这一消息后,一定会耻笑大唐无人。陛下怎么能忍受得了让后代的人们相互传说以宦官作主将和统帅的事情是从陛下开始的呢?我又担心刘济、张茂昭以及范希朝、卢从史,乃至于各道的将领们都以受吐突承璀的指挥为耻辱。他们既然不能同心对敌,那怎么能为朝廷立功呢?这是帮助王承宗的措施而挫伤了各位将领斗志的安排啊。陛下如果考虑到吐突承璀很勤劳,让他地位很显贵就行了;如果怜惜他忠心赤诚,让他很富有就行了。至于军旅和朝廷的大权,动一下都关系到天下是否清明或祸乱。而且朝廷的制度,是列祖列宗们定下的,难道陛下宁肯忍受有顺从下人的要求而自己毁坏国家的法令制度的名声,满足别人的欲望而损害自己的神圣和英明吗?陛下为什么不能暂时思考一下,却要招致万世以后的嘲笑呢?"当时,谏官和御史们认为吐突承璀职位与名声太重而劝谏皇帝的人一个接一个,皇帝都不理睬。十六日,皇帝贺临延英殿,度支使李元素、盐铁使李鄘、京兆尹许孟容、御史中丞李夷简、给事中吕元膺、穆质、右补阙独孤郁等人都极力上言认为任命吐突承璀一事不对。皇帝迫不得已,第二天,削掉吐突承璀的兵马使职务,将处置使改为宣慰使。

李绛曾经极力向皇帝陈说宦官们傲慢专横、侵扰损害朝廷的政治事务,诬陷毁谤忠诚的大臣,皇帝说:"他们这一伙人胆敢向我

进谗言吗?即便是有,我也不会听信的。"李绛说:"这一伙人大抵上都是不知道仁义道德,不分辨是非曲直,唯利是图,只要得了贿赂,就能把柳下跖和庄蹻这种恶人说成是廉洁和善良的人,如果违背了他们的心愿,就能把龚遂、黄霸这种廉洁、贤良的人毁谤成为贪婪、残暴的人。他们能用奸诈的机智,捏造出是非难明的事端,他们朝朝夕夕在陛下身边叙说,将谗言渐渐地夹进来,陛下有时候也一定会相信他们的话的。自古以来,宦官们败坏朝廷大政的事,书籍上全都记载下来了,陛下怎么能不对他们的侵染加以防范呢?"

二十七日,吐突承璀率领神策军从长安城出发,他下令恒州四面的军镇各自调兵讨伐王承宗。

8 初,吴少诚宠其大将吴少阳,名以从弟,署为军职,出入少诚家如至亲,累迁申州刺史。少诚病,不知人,家僮鲜于熊儿诈以少诚命召少阳摄副使、知军州事。少诚有子元庆,少阳杀之。十一月,己巳,少诚薨,少阳自为留后。

9 是岁,云南王寻阁劝卒,子劝龙晟立。

10 田季安闻吐突承璀将兵讨王承宗,聚其徒曰:"师不跨河二十五年矣,今一旦越魏伐赵;赵虏,魏亦虏矣,计为之奈何?"其将有超伍而言者,曰:"愿借骑五千以除君忧。"季安大呼曰:"壮哉!兵决出,格沮者斩!"

幽州牙将绛人谭忠为刘济使魏,知其谋,入谓季安曰:"如某之谋,是引天下之兵也。何者?今王师越魏伐赵,不使耆臣宿将而专付中臣,不输天下之甲而多出秦甲,君知谁为之谋?此乃天子自为之谋,欲将夸服于臣下也。若

师未叩赵而先碎于魏,是上之谋反不如下,且能不耻于天下乎!既耻且怒,必任智士画长策,仗猛将练精兵,毕力再举涉河,鉴前之败,必不越魏而伐赵,校罪轻重,必不先赵而后魏,是上不上,下不下,当魏而来也。"季安曰:"然则若之何?"忠曰:"王师入魏,君厚犒之。于是悉甲压境,号曰伐赵。而可阴遗赵人书曰:'魏若伐赵,则河北义士谓魏卖友;魏若与赵,则河南忠臣谓魏反君。卖友反君之名,魏不忍受。执事若能阴解陴障,遗魏一城,魏得持之奏捷天子以为符信,此乃使魏北得以奉赵,西得以为臣,于赵有角尖之耗,于魏获不世之利,执事岂能无意于魏乎!'赵人脱不拒君,是魏霸基安矣。"季安曰:"善!先生之来,是天眷魏也。"遂用忠之谋,与赵阴计,得其堂阳[1]。

忠归幽州,谋欲激刘济讨王承宗。会济合诸将言曰:"天子知我怨赵,今命我伐之,赵亦必大备我。伐与不伐孰利?"忠疾对曰:"天子终不使我伐赵,赵亦不备燕。"济怒曰:"尔何不直言济与承宗反乎!"命系忠狱。使人视成德之境,果不为备;后一日,诏果来,令济"专护北疆,勿使朕复挂胡忧,而得专心于承宗"。济乃解狱召忠曰:"信如子断矣;何以知之?"忠曰:"卢从史外亲燕,内实忌之;外绝赵,内实与之。此为赵画曰:'燕以赵为障,虽怨赵,必不残赵,不必为备。'一且示赵不敢抗燕,二且使燕获疑天子。赵人既不备燕,潞人则走告于天子曰:'燕厚怨赵,赵见伐而不备燕,是燕反与赵也。'此所以知天子终不使君伐赵,赵亦不备燕也。"济曰:"今则奈何?"忠曰:"燕、赵为怨,天

下无不知。今天子伐赵，君坐全燕之甲，一人未济易水，此正使潞人以燕卖恩于赵，败忠于上，两皆售也。是燕贮忠义之心，卒染私赵之口，不见德于赵人，恶声徒嘈嘈于天下耳。惟君熟思之！"济曰："吾知之矣。"乃下令军中曰："五日毕出，后者醢以徇！"

【注释】

①堂阳：县名，西汉时设置，屡有废兴，治所在今河北新河县西。

【译文】

8 当初，吴少诚宠信他的大将吴少阳，称他为堂弟，任命他在军中担任要职，吴少阳出入吴少诚的家就像最亲的亲属一样，他一直升任到申州刺史的职务。吴少诚病重，不省人事，他的家仆鲜于熊儿假称吴少诚的命令，召来吴少阳，让他代理节度副使的职务和主持军中与地方事务。吴少诚有一个儿子吴元庆，吴少阳杀了他。十一月二十七日，吴少诚去世，吴少阳自任为留后。

9 这一年，云南王寻阁劝去世，他的儿子劝龙晟继承王位。

10 田季安听到朝廷派吐突承璀率兵讨伐王承宗的消息后，召集他部下将吏们说："朝廷军队不跨过黄河已经有二十五年了，现在一下子要越过魏地而讨伐赵地，如果王承宗的赵地被朝廷收复了，那么我们的魏博也要被收复了，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对策呢？"他的一个将领站出来谈论这事，他说："希望能借给我五千骑兵，我来为您排解忧患。"田季安大声呼喊道："真是个壮士！我已决定出兵，谁要是阻拦，我就要杀谁！"

幽州的牙将、绛州人谭忠为刘济出使魏博，知道了田季安的策略，进去对田季安说："要是按那个人的计策行事，那就是将天下的兵马都招引到魏博来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现在朝廷的军队

越过魏博境内去讨伐成德军，不派德高望重的大臣和老将统领军队，而由宫中宦官使臣作统帅，不调遣天下各地的军队，而以关中地区的军队为主，您知道这是谁的策略？这是天子自己谋画的，想以此向大臣们夸耀示威，让臣下敬服啊。如果朝廷的军队还没有去攻打承德，就先在魏博被打败了，这就说明皇帝的谋略反而不如臣下的谋略，这事不就让皇帝在天下觉得耻辱吗？既然感到耻辱，而且十分愤怒，皇帝就一定任用聪明人筹划长远的策略，任用勇猛的将领训练精锐的士兵，竭尽全力再次渡过黄河，鉴于以前失败的教训，一定不会越过魏博去讨伐成德，比较罪责的轻重，一定不会先打成德而后攻魏博，这就是不上不下，直冲魏博而来。"田季安问："那么应该怎么办呢？"谭忠说："朝廷军队进入魏博境内，您应该重重地加以犒赏。乘机将所有的军队都调到成德军的边境上，号称要讨伐王承宗。但暗中可以派人给王承宗送信说：'如果魏博要攻打成德，那么河北地区的仁义之士就会说魏博出卖朋友；如果魏博与成德结成一伙的话，那么河南地区的忠臣又会说魏博反叛君主。出卖朋友和反叛君王的名声，魏博都不能忍受。如果您能暗中解除防备，送给魏博一座城池，魏博能拿它作为向天子报捷和凭据。这样就能使魏博向北与成德结成友好关系，向西边能作天子的顺臣。对成德而言，不过是一点小小的损耗，对魏博而言，却是获得了极大的利益，难道您一点也不被魏博建议打动吗？'王承宗如果不拒绝您，那么魏博的霸业基础就牢靠了。"田季安说："好！先生到魏博来，真是上天要帮助魏博啊。"于是就运用谭忠的计策，与王承宗暗中商议，得到了成德军的堂阳县。

谭忠回到幽州后，打算用计谋激将刘济去讨伐王承宗。正碰上刘济召集各位将领们说："天子了解我怨恨王承宗，现在下令我去讨伐他，成德军也一定对我们作了充分的防备。去讨伐和不去讨伐，究竟哪种有利？"谭忠连忙回答说："天子最终不会让我们去讨伐王承宗，王承宗也不会防备我们。"刘济恼怒地说："你为什么

直接说我刘济与王承宗一同反叛朝廷呢?"于是下令将谭忠关押到监狱中去。刘济又派人去视察成德军的边境,王承宗果然没有作防备。过了一天,朝廷的诏令也真下来了,命令刘济"专心保护北部边疆,不要让我又挂记着胡族人来侵犯,能够一心一意地讨伐王承宗。"刘济才打开监狱,将谭忠召来说:"事情真像你判断的那样,你是根据什么知道?"谭忠说:"卢从史表面上与我们亲近,而实际上却忌恨我们。他在外表上与成德军断绝了关系,而实际上却在援助王承宗。他为王承宗筹划道:'卢龙镇以成德镇为屏障,虽然恨成德镇,但一定不会来攻打成德,所以成德不必防备他们。'这一方面是要暗示成德不敢与卢龙镇对抗,另一方面是要让卢龙镇受到天子的怀疑。成德人既然不向卢龙镇设防戒备,那么卢从史就会跑去奏报天子说:'卢龙镇与成德镇结怨很深,成德镇被讨伐,但却不防备卢龙镇,这就是卢龙镇反过来援助成德镇了。'这就是我知道天子最终不让您讨伐成德,而成德也不防备我们的理由。"刘济问:"那现在该怎么办?"谭忠说:"卢龙与成德结怨,天下没有什么人不知道。现在天子调兵讨伐成德,您动员了卢龙镇的全部军队,却没有一个人渡过易水的,这正是让卢从史抓住破绽用卢龙镇的现状对成德镇施小恩小惠,而又在皇帝面前败坏您忠诚的名声,在这两个方面都达到了他的目的。这就使卢龙镇空有忠于朝廷,信守道义之心,最终却招来私下与成德勾通的口实,不但成德人不感激我们,而且还让我们的恶名在天下闹得纷纷扬扬。希望您认真思考这一件事!"刘济说:"我已经清楚了。"于是向全军下令说:"五天之内,全军出动讨伐成德,谁要是落后了,就把他剁成肉酱示众!"

五 年

1 春,正月,刘济自将兵七万人击王承宗,时诸军皆未

进,济独前奋击,拔饶阳[1]、束鹿。

河东、河中、振武、义武四军为恒州北面招讨,会于定州。会望夜,军吏以有外军,请罢张灯。张茂昭曰:"三镇,官军也,何谓外军!"命张灯,不禁行人,不闭里门,三夜如平日,亦无敢喧哗者。

丁卯,河东将王荣拔王承宗洄湟镇。吐突承璀至行营,威令不振,与承宗战,屡败;左神策大将军郦定进战死。定进,骁将也,军中夺气。

2 河南尹房式有不法事,东台监察御史元稹奏摄之[2],擅令停务;朝廷以为不可,罚一季俸,召还西京。至敷水驿,有内侍后至,破驿门呼骂而入,以马鞭击稹伤面;上复引稹前过,贬江陵士曹。翰林学士李绛、崔群言稹无罪。白居易上言:"中使陵辱朝士,中使不问而稹先贬,恐自今中使出外益横暴,人无敢言者。又,稹为御史,多所举奏,不避权势,切齿者众,恐自今无人肯为陛下当官执法,疾恶绳愆,有大奸猾,陛下无从得知。"上不听。

3 上以河朔方用兵,不能讨吴少阳。三月,己未,以少阳为淮西留后。

4 诸军讨王承宗者久无功,白居易上言,以为:"河北本不当用兵,今既出兵,承璀未尝苦战,已失大将,与从史两军入贼境,迁延进退,不惟意在逗留,亦是力难支敌。希朝、茂昭至新市镇[3],竟不能过;刘济引全军攻围乐寿[4],久不能下。师道、季安元不可保,察其情状,似相计会,各收一县,遂不进军。陛下观此事势,成功有何所望!以臣愚

见，须速罢兵，若又迟疑，其害有四：可为痛惜者二，可为深忧者二。何则？

“若保有成，即不论用度多少；既的知不可，即不合虚费赀粮。悟而后行，事亦非晚。今迟校一日则有一日之费，更延旬月，所费滋多，终须罢兵，何如早罢！以府库钱帛、百姓脂膏资助河北诸侯，转令强大。此臣为陛下痛惜者一也。

“臣又恐河北诸将见吴少阳已受制命，必引事例轻重，同词请雪承宗。若章表继来，即义无不许。请而后舍，体势可知，转令承宗胶固同类。如此，则与夺皆由邻道，恩信不出朝廷，实恐威权尽归河北。此为陛下痛惜者二也。

“今天时已热，兵气相蒸，至于饥渴疲劳，疾疫暴露，驱以就战，人何以堪！纵不惜身，亦难忍苦。况神策乌杂城市之人，例皆不惯如此，忽思生路，一人若逃，百人相扇，一军若散，诸军必摇，事忽至此，悔将何及！此为陛下深忧者一也。

“臣闻回鹘、吐蕃皆有细作，中国之事，小大尽知。今聚天下之兵，唯讨承宗一贼，自冬及夏，都未立功，则兵力之强弱，资费之多少，岂宜使西戎、北虏一一知之！忽见利生心，乘虚入寇，以今日之势力，可能救其首尾哉！兵连祸生，何事不有！万一及此，实关安危。此其为陛下深忧者二也。”

【注释】

①饶阳 县名，西汉时设置，治所在今河北饶阳县东北。

②东台:唐代官制规定,御史台分管东都洛阳事务的机构称为东台。

③新市镇:地名,在今河北正定县东北。

④乐寿:县名。隋仁寿元年(公元601年)改广城县设置,治所在今河北献县。

【译文】

元和五年(庚寅,公元810年)

1 春,正月,刘济亲自率兵七万人进攻王承宗。当时各支军队都还没有出动,只有刘济一支军队独自向前进攻王承宗,攻下了王承宗的饶阳和束鹿两地。

河东、河中、振武、义武四支军队担任从恒州北面向王承宗进攻的任务,他们在定州会合。正碰上十五的夜晚,义武军中的官吏认为定州驻有外地的军队,请求停止张灯结彩过元宵。张茂昭说:"河东、河中、振威三镇军队,都是朝廷的军队,怎么能说是外地的军队呢?"于是下令在城内张灯结彩,不禁止人们通行,不关闭里坊的大门,一连三个晚上都像平时一样,也没有人敢大声喧闹的。

二十六日,河东军的将领王荣攻下了王承宗的洄湟镇。吐突承璀到了行营之后,军威和命令都不严整,与王承宗交战,屡战屡败。左神策军的大将军郦定进也战死了。郦定进是一员猛将,神策军将士因为他战死而士气低落。

2 河南府尹房式有违犯法令的事情,东都洛阳的监察御史元稹上奏朝奏将房式拘捕,而且自作主张让房式停职,朝廷认为这样处理不合适,罚了元稹三个月的薪俸,把他召回西京长安。元稹到了华阴县内的敷水驿站,有宫廷的宦官从后面赶来,撞破驿站的大门,呼叫谩骂着进去,用马鞭打伤了元稹的脸。皇帝又联系元稹前面的过失,将他贬职为江陵士曹。翰林学士李绛、崔群上奏皇帝说元稹没有过错。白居易向皇帝上奏说:"宫中宦官使者陵辱了朝廷大臣,陛下不追究宫中宦官使者,却将元稹先贬职外放,恐怕从今

以后，宫中宦官使者到外面去更加残暴蛮横，没有人再敢来说什么了。另外，元稹身为御史，向朝廷检举、奏报了不少事情，他对有权有势的人也不回避，痛恨他的人很多，恐怕从今以后，没有人敢为陛下恪尽官职，执行法令，痛恨邪恶而惩治罪人了，即使有大奸大恶的人，陛下也无法知道了。"皇帝没有听从他的劝谏。

3 因为河朔一带正在调兵打仗，皇帝不能同时讨伐吴少阳。三月十九日，任命吴少阳为淮西留后。

4 各路军队进攻王承宗，久战没有什么建树，白居易上奏皇帝，他认为："河北地区本来不应该动用武力，现在派兵出征之后，吐突承璀不曾艰苦力战，就先失掉了军中大将。他与卢从史两支军队进入叛贼的境内，拖延、推迟行动，不仅仅是有意停滞不前，而且也是他们的兵力难以抵挡王承宗的军队。范希朝和张茂昭到了新市镇，竟然不能通过，刘济带领全军围攻乐寿县，长期攻不下来。李师道、田季安原来就不作什么指望，观察他们的情形，好像相互间商议过，他们各自攻下了一个县以后，就不再进军了。陛下看看这种形势，成功哪里有什么把握？根据我的愚昧见解，必须迅速停止用兵，如果又迟疑不决的话，那么危害就有四个方面：其中应为陛下痛惜的有两个方面，应为陛下深深担忧的有两个方面。为什么这样说呢？

"如果确保战事能够获得成功，那就可以不考虑花费多少钱财。既然明确知道战事不可能获得成功，那就不应该白白浪费钱财和粮食。如果弄清楚了这个道理以后再采取正确措施，为时也不晚。现在，晚纠正一天过失，就会有一天的费用，再拖延十天半月的，所花费用就很多了，最后还是要停止用兵的，还不如早点停止用兵！用国家库存的钱财和老百姓的血汗去资助河北地区的各镇主帅，反而让他们强大起来。这就是我为陛下痛惜的一个方面。

"我又担心河北地区的各个将帅见到吴少阳已经受到朝廷的任命，一定会援引这一事情作例子来比较，大家会一致要求朝廷为

王承宗洗雪罪名。如果他们上奏的表章一份接一份地送上来，按道理讲就不能不答应。经过河北各镇的请求后停止对王承宗的讨伐，那种情形可想而知，这样只能使王承宗与他同类型的人更加紧密地抱成一团。这样一来，对王承宗的处置决定权就操在他相邻的各军镇手中，对王承宗的恩典和信义就都不来自于朝廷了，我实在是担心朝廷的威严和权力全都归河北各军镇所有了。这是为陛下痛惜的第二个方面。

“现在天气已经开始炎热起来，战事和天气都烧烤着将士们，以至于将士们饥渴疲劳，生病和瘟疫流行，露宿野外等，还赶着他们去打仗，那他们怎么受得了？即便是他们不爱惜生命，也难以忍受痛苦。何况神策军中的士兵都是城市中悠闲的人，他们毫不例外地都不习惯于这种艰苦的战事，如果突然想到要找一条生路，如果一个人逃走的话，那么就有一百人受到这一行为的煽动。一支军队如果溃散了的话，那么各支军队的军心都一定会受到动摇，如果事情一下子到了这一地步，怎么还来得及后悔啊?这是我为陛下深深担忧的一件事。

“我听说回鹘、吐蕃都有间谍在京城，他们对我大唐的事情，大大小小的都十分清楚。现在陛下调集天下的兵力，只讨伐王承宗这一个叛贼，从冬天到夏天，旷日持久，没有什么进展，那么兵力的强弱，钱财花费了多少，怎么能让吐蕃、回鹘都一一知道呢!如果他们突然看到有利可图而产生歹心，乘我们防备空虚来侵犯边塞，以朝廷现在的势力，怎么有可能兼顾两头呢?战事相连，祸患丛生，那什么事情不会发生?万一到了这一地步，实在是关系到了国家的安宁与危险啊。这是我为陛下深深担忧的第二件事。”

5 卢从史首建伐王承宗之谋，及朝廷兴师，从史逗留不

进，阴与承宗通谋，令军士潜怀承宗号；又高刍粟之价以败度支，讽朝廷求平章事，诬奏诸道与贼通，不可进兵。上甚患之。

会从史遣牙将王翊元入奏事，裴垍引与语，为言为臣之义，微动其心，翊元遂输诚，言从史阴谋及可取之状。垍令翊元还本军经营，复来京师，遂得其都知兵马使乌重胤等款要。垍言于上曰："从史狡猾骄很，必将为乱。今闻其与承璀对营，视承璀如婴儿，往来都不设备；失今不取，后虽兴大兵，未可以岁月平也。"上初愕然，熟思良久，乃许之。

从史性贪，承璀盛陈奇玩，视其所欲，稍以遗之；从史喜，益相昵狎。甲申，承璀与行营兵马使李听谋，召从史入营博，伏壮士于幕下，突出，擒诣帐后缚之，内车中，驰诣京师。左右惊乱，承璀斩十余人，谕以诏旨。从史营中士闻之，皆甲以出，操兵趋哗。乌重胤当军门叱之曰："天子有诏，从者赏，敢违增斩！"士卒皆敛兵还部伍。会夜，车疾驱，未明，已出境。重胤，承洽之子；听，晟之子也。

6 丁亥，范希朝、张茂昭大破承宗之众于木刀沟[1]。

7 上嘉乌重胤之功，欲即授以昭义节度使；李绛以为不可，请授重胤河阳，以河阳节度使孟元阳镇昭义。会叶突承璀奏，已牒重胤句当昭义留后，绛上言："昭义五州据山东要害，魏博、恒、幽诸镇蟠结，朝廷惟恃此以制之。邢、磁、洺入其腹内，诚国之宝地，安危所系也。昬为从史所据，使朝廷旰食，今幸而得之，承璀复以与重胤，臣闻之惊

叹,实所痛心!昨国家诱执从史,虽为长策,已失大体。今承璀又以文牒差人为重镇留后,为之求旌节,无君之心,孰甚于此!陛下昨日得昭义,人神同庆,威令再立;今日忽以授本军牙将,物情顿沮,纪纲大紊。校计利害,更不若从史为之。何则?从史虽蓄奸谋,已是朝廷牧伯。重胤出于列校,以承璀一牒代之,窃恐河南、北诸侯闻之,无不愤怒,耻与为伍;且谓承璀诱重胤逐从史而代其位,彼人人麾下各有将校,能无自危乎!倘刘济、茂昭、季安、执恭、韩弘、师道继有章表陈其情状,并指承璀专命之罪,不知陛下何以处之?若皆不报,则众怒益甚;若为之改除,则朝廷之威重去矣。"上复使枢密使梁守谦密谋于绛曰:"今重胤已总军务,事不得已,须应与节。"对曰:"从史为帅不由朝廷,故启其邪心,终成逆节。今以重胤典兵,即授之节,威福之柄不在朝廷,何以异于从史乎!重胤之得河阳,已为望外之福,岂敢更为旅拒!况重胤所以能执从史,本以杖顺成功;一旦自逆诏命,安知同列不袭其迹而动乎!重胤军中等夷甚多,必不愿重胤独为主帅。移之他镇,乃愜众心,何忧其致乱乎!"上悦,皆如其请。壬辰,以重胤为河阳节度使,元阳为昭义节度使。

戊戌,贬卢从史驩州司马。

【注释】

①木刀沟:水名,自今河北行唐县南承滋河,东流经今新乐县南,至今安平县东北注入滹沱河故道。

【译文】

5 卢从史是第一个向朝廷提出讨伐王承宗建议的人，后来朝廷调兵遣将攻打王承宗时，卢从史却故意逗留，驻军不前，暗中还与王承宗通风报信，相互勾结，下令将士们暗中藏着王承宗的行军标志。他又抬高粮草的价格，破坏度支对各支军队的供应，暗示朝廷要求担任平章事职务，向朝廷诬奏各个道的主帅与王承宗相勾结，建议不能向王承宗进军。皇帝对此非常忧虑。

正好卢从史派遣牙将王翊元到朝廷来奏报事情，宰相裴垍将他带到一边谈话，给他讲了作臣子应尽的义务，渐渐打动了王翊元，王翊元于是向朝廷表达了自己的诚心，讲了卢从史的阴谋和如何制服他的情况。裴垍让王翊元回到本军去作好各种谋划和安排，然后再到京城长安来，王翊元于是得到了都知兵马使乌重胤等人的诚心相助。裴垍对皇帝说："卢从史阴险狡猾，骄横凶狠，一定会发生叛乱的。现在听说他与吐突承璀军营面对面扎营，把吐突承璀当小孩子看待，平时来来往往都不作防备。要是失掉了这个机会不抓住他的话，以后虽然调集大量兵马，也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将他平定。"皇帝最初听到了感到非常吃惊，经过很长时间的深入思考后，才允许这样做。

卢从史生性贪婪，吐突承璀将各种珍奇的玩赏物品都摆出来，看卢从史喜欢什么，便逐渐拿来送给他。卢从史很高兴，对吐突承璀更加亲昵。四月十五日，吐突承璀与神策军行营兵马使李听策划，将卢从史召到军营来赌博，在帷幕后埋伏一些勇健的士兵，突然出来，将卢从史抓到帷帐的后面捆起来，放进车内，向京城长安飞奔而去。卢从史的左右侍从们惊慌作乱，吐突承璀下令杀了他们十几人后，宣布了皇帝诏书的意旨。卢从史军营中的士兵听说这件事后，都披着铠甲出营，拿着兵器边跑边大声喧哗。乌重胤挡在军营的大门前，大声喝斥将士们道："天子有诏令，服从的人给赏赐，违抗的人杀头！"将士们都收起兵器回到自己的队伍中去了。那时

正好是晚上，装着卢从史的车急速奔驰，天还没有亮，就离开了卢从史统辖的区域。乌重胤是乌承洽的儿子。李听是李晟的儿子。

6 四月十八日，范希朝、张茂昭在木刀沟一带将王承宗的人马打得大败。

7 皇帝嘉许乌重胤，打算就地任命他为昭义军节度使。李绛认为不能这样做，请求任命乌重胤为河阳节度使，而调任河阳节度使孟元阳为昭义节度使。正好吐突承璀上奏皇帝说，他已发布文书，让乌重胤暂时负责昭义军留后职务。李绛上奏皇帝说："昭义军的泽、潞、邢、洺、磁五州处在太行山东边的要害之地，魏博、恒州、幽州各军镇互相勾结，朝廷只有凭借这五个州来控制他们。邢州、磁州、洺州深入这些军镇的腹地，实在是国家的战略宝地，关系着朝廷的安宁和危亡啊。这里从前被卢从史据有，使朝廷时时刻刻忧心忡忡，现在万幸将它得到了，吐突承璀却又将他给了乌重胤，我听说这事后很惊讶和叹息，实在是非常痛心！不久朝廷才用办法诱捕了卢从史，这虽然是从长远打算的策略，但已很失体统。现在吐突承璀又用一纸文书就差遣一个人担任重要军镇的留后职务，并为他要求节度使的旌节，目无君王之心，还有什么比这更厉害呢？陛下才得了昭义军，人和神都一同庆贺，朝廷的威望和号令又树立起来了。今天却突然又把它交给昭义军的一个牙将，使得天下人心一下子沮丧下去，朝纲政纪大为紊乱。比较一下这一事情的利害关系，还不如卢从史担任节度使。为什么这样说？卢从史虽然心生奸邪的计划，但他已是朝廷任命的一方主帅。乌重胤只是众多将领中的一员，仅凭吐突承璀的一份文书就代替了卢从史。我私下担心河南、河北各军镇的主帅听到这一消息后，没有不愤怒的，对与他平起平坐感到耻辱。而且他们还会说吐突承璀引诱乌重胤驱逐卢从史，而取代卢从史的位置，他们人人的属下都有不少将领，怎么能不感到自己也很危险呢？假如刘济、张茂昭、田季安、程执恭、韩弘和李师道等人相继上奏表章，陈说这一情况，并且指责吐突承璀有

专擅朝命的罪过，不知道陛下将怎么处理这件事？如果对他们的表章都不予理睬，那么他们就会更加愤怒。如果按他们的要求改任节度使，那么朝廷便会失去自己的威严了。"皇帝又派枢密使梁守谦与李绛密秘商议说："现在乌重胤已经总揽军政事务，事情已出于迫不得已了，还是应该给他节度使的旌节。"李绛回答说："卢从史担任主帅不是出自朝廷的意见，所以他才产生了奸邪的念头，最后成了朝廷的叛逆。现在因为乌重胤手中掌管了军队，就马上把节度使职务给他，那么赏罚的大权就不操在朝廷手中了，这又同卢从史的情况有什么区别呢？乌重胤能担任河阳节度使，已经是出乎他意料的福份了，他哪里敢再起兵来反抗呢？何况乌重胤之所以能捉住卢从史，本来就是依仗朝廷的力量。一旦他自己违抗朝廷的命令，怎么知道他以前同级的将领不效仿他的做法来行动呢？乌重胤在昭义军中的同级将领有很多，他们一定不希望乌重胤一个人独自担任主帅。将他调移到别的军镇去任职，大家才会感到满意，哪里还用得着为将要导致祸乱而担忧呢？"皇帝对此很高兴，完全按照李绛的请求去作了。(四月)二十三日，皇帝任命乌重胤为河阳节度使，任命孟元阳为昭义节度使。

二十九日，皇帝将卢从史贬职为驩州司马。

8 五月，乙巳，昭义军三千余人夜溃，奔魏州。刘济奏拔安平[1]。

9 庚申，吐蕃遣其臣论思邪热入见，且归路泌、郑叔矩之柩。

10 甲子，奚寇灵州。

11 六月，甲申，白居易复上奏，以为："臣比请罢兵，今之

事势，又不如前，不知陛下复何所待！"是时，上每有军国大事，必与诸学士谋之；尝逾月不见学士，李绛等上言："臣等饱食不言，其自为计则得矣，如陛下何？陛下询访理道，开纳直言，实天下之幸！岂臣等之幸？"上遽令"明日三殿对来[2]。"

白居易尝因论事，言"陛下错"。上色庄而罢，密召承旨李绛，谓"白居易小臣不逊，须令出院"。绛曰："陛下容纳直言，故群臣敢竭诚无隐。居易言虽少思，志在纳忠。陛下今日罪之，臣恐天下各思箝口，非所以广聪明，昭圣德也。"上悦，待居易如初。

上尝欲近猎苑中，至蓬莱池西，谓左右曰："李绛必谏，不如且止。"

12 秋，七月，庚子，王承宗遣使自陈为卢从史所离间，乞输贡赋，请官吏，许其自新。李师道等数上表请雪承宗，朝廷亦以师久无功，丁未，制洗雪承宗，以为成德军节度使，复以德、棣二州与之；悉罢诸道行营将士，共赐布帛二十八万端匹[3]；加刘济中书令。

13 刘济之讨王承宗也，以长子绲为副大使，掌幽州留务。济军瀛州，次子总为瀛州刺史，济署行营都知兵马使，使屯饶阳。济有疾，总与判官张玘、孔目官成国宝谋，诈使人从长安来，曰："朝廷以相公逗留无功，已除副大使为节度使矣。"明日，又使人来告曰："副大使旌节已至太原。"又使人走而呼曰："旌节已过代州。"举军惊骇。济愤怒，不知所为，杀大将素与绲厚者数十人，追绲诣行营，以张玘

兄皋代知留务。济自朝至日昃不食，渴索饮，总因置毒而进之。乙卯，济薨。绲行至涿州，总矫以父命杖杀之，遂领军务。

14 岭南监军许遂振以飞语毁节度使杨于陵于上，上命召于陵还，除冗官。裴垍曰："于陵性廉直，陛下以遂振故黜藩臣，不可。"丁巳，以于陵为吏部侍郎。遂振寻自抵罪。

15 八月，乙亥，上与宰相语及神仙，问："果有之乎？"李藩对曰："秦始皇、汉武帝学仙之效，具载前史，太宗服天竺僧长年药致疾，此古今之明戒也。陛下春秋鼎盛，方励志太平，宜拒绝方士之说。苟道盛德充，人安国理，何忧无尧、舜之寿乎！"

【注释】

①安平：县名，西汉时设置，治所在今河北安平县。

②三殿：即麟德殿，唐代皇宫重要处理政事的地点之一，因殿有三面，故名。

③端匹：唐代度量衡制度规定，布帛长六丈为一端，长四丈为一匹。

【译文】

8 五月初六，昭义军的士兵三千多人在夜间溃散，逃奔到了魏州。刘济上奏朝廷说攻下了安平县。

9 二十一日，吐蕃派遣大臣论思邪热进京朝见，而且还归还了路泌、郑叔矩的遗骸。

10 二十五日，奚族人侵犯灵州。

11 六月十五日，白居易又上奏皇帝，他认为："我多次请求陛下停止在河北用兵，现在战事的形势，又不如从前了，不知道陛下还

要等待什么?"在这一段时间,皇帝每遇到有军国的大事情,一定要与翰林院的各个学士商量对策。皇帝曾有一次一个多月没有召见学士们,李绛等人上奏皇帝说:"我们饱食终日,不说点什么,要是从我们自己的立场上考虑,这是很好的事情,但这对陛下又怎么样呢?陛下征求询问治理天下的意见和方针,广开言路,采纳劝谏的直言,这实在是天下的幸事,哪里只是我们的幸运呢?"皇帝连忙下令他们"明天到麟德殿来奏对。"

白居易曾在一次议论事情的过程中,由于说"这事陛下错了"的话,皇帝神色严峻地停止了谈话,暗中将翰林院承旨李绛召来,对他说:"白居易一个小小的臣子,竟敢出言不逊,必须将他弄出翰林院。"李绛说:"陛下容忍直言,采纳各方意见,因此朝廷群臣们敢于竭尽忠诚,毫不隐讳地将事情说出来。白居易说话虽然没有注意方式,但他的目的在于向陛下进献自己的忠诚。陛下如果今天将他治罪,那我就担心天下的人都要闭口不谈政事了,这不是扩大视听,彰明陛下神圣的德操的办法啊。"皇帝听了很高兴,对白居易就如从前一样。

皇帝曾经想去宫苑中打猎,一行人已经来到靠近宫苑的蓬莱池西边,对左右随从们说:"李绛一定要进言劝谏,不如现在就不去打猎了。"

12 秋,七月初二,王承宗派遣使者到朝廷来陈说自己受了卢从史的挑拨离间,请求允许向朝廷交缴赋税,请朝廷申派官吏,允许他改过自新。李师道等人也几次上表朝廷,请求为王承宗平反,朝廷也认为调派大军征讨,长时间没什么建树。初九,皇帝下制书为王承宗平反,任命他为成德军节度使,还把德、棣两州重新给了他。将各道出征的将士全部遣反回去,一共向他们赏赐布帛二十八万端匹。加封刘济为中书令。

13 刘济出征讨伐王承宗的时候,任命长子刘绲为节度副大使,负责幽州留后事务。刘济驻扎在瀛州,他的二儿子刘总担任瀛州刺

史，刘济任命刘总为行营都知兵马使，让他去驻守饶阳。刘济生了重病，刘总与判官张玘和孔目官成国宝策划，让人假冒从京城长安来的，对刘济说："朝廷因为您在此停军不前，没有建树，已经任命副大使为节度使了。"第二天，又派人来告诉刘济说："朝廷任命副大使刘绲的节度使旌节已经送到太原了。"又派人边跑边呼叫道："节度使的旌节已经送过代州了。"使得全军都十分惊恐不安。刘济对此十分愤怒，不知道该怎么办，就下令杀了大将中一向与刘绲关系很好的几十人，召刘绲马上到行营来，任命张玘的哥哥张皋代理幽州留后职务。刘济从早上到太阳西沉，一直没有进食，他觉得口渴，要水喝，刘总乘机将毒药投进水中给刘济喝。十七日，刘济去世。刘绲到了涿州，刘总假称是父亲的命令，将刘绲用军棍打死，于是自己就总揽了军中事务。

14 岭南的监军许遂振用流言蜚语在皇帝那里毁谤岭南节度使杨于陵，皇帝就下令将杨于陵召回朝廷，任了他一个闲散的官职。裴垍说："杨于陵性格廉洁正直，陛下因为许遂振几句话的缘故就罢免了一方的主帅，这样不合适。"十九日，皇帝任命杨于陵为吏部侍郎。不久，许遂振承担了这一事件的罪责。

15 八月初七，皇帝与宰相们谈到了有关神仙的问题，皇帝问道："果真有神仙吗？"李藩回答说："秦始皇和汉武帝学习神仙方术的效果，以前的历史书籍上记载得清清楚楚，太宗皇帝服了天竺僧人的长寿药后得了疾病，这就是学习神仙方术从古到今的明确鉴戒啊。陛下年富力强，正下决心要将天下治理清平安乐，应该拒绝方术之士的游说。如果能够使道德盛大，百姓安乐，国家平安，那还用得着担心没有尧、舜那样长的岁寿吗？"

16 九月，己亥，吐突承璀自行营还，辛亥，复为左卫上将

军，充左军中尉。裴垍曰："承璀首唱用兵，疲弊天下，卒无成功，陛下纵以旧恩不加显戮，岂得全不贬黜以谢天下乎！"给事中段平仲、吕元膺言承璀可斩。李绛奏称："陛下不责承璀，他日复有败军之将，何以处之？若或诛之，则同罪异罚，彼必不服；若或释之，则谁不保身而玩寇乎！愿陛下割不忍之恩，行不易之典，使将帅有所惩劝。"间二日，上罢承璀中尉，降为军器使；中外相贺。

17 裴垍得风疾，上甚惜之，中使候问旁午于道[1]。

18 丙寅，以太常卿权德舆为礼部尚书、同平章事。

19 义武节度使张茂昭请除代人，欲举族入朝。河北诸镇互遣人说止之，茂昭不从，凡四上表；上乃许之。以左庶子任迪简为义武行军司马。茂昭悉以易、定二州簿书管钥授迪简，遣其妻子先行，曰："吾不欲子孙染于污俗。"

茂昭既去，冬，十月，戊寅，虞候杨伯玉作乱，囚迪简。辛巳，义武将士共杀伯玉。兵马使张佐元又作乱，囚迪简，迪简乞归朝。既而将士复杀佐元，奉迪简主军务。时易定府库罄竭，闾阎亦空，迪简无以犒士，乃设粝饭与士卒共食之，身居戟门下经月；将士感之，共请迪简还寝，然后得安其位。上命以绫绢十万匹赐易定将士；壬辰，以迪简为义武节度使。甲午，以张茂昭为河中、慈、隰、晋、绛节度使，从行将校皆拜官。

20 右金吾大将军伊慎以钱三万缗赂各军中尉第五从直，求河中节度使；从直恐事泄，奏之。十一月，庚子，贬慎为右卫将军，坐死者三人。

初，慎自安州入朝，留其子宥主留事，朝廷因以为安州刺史，未能去也。会宥母卒于长安，宥利于兵权，不时发丧。鄂岳观察使郗士美遣僚属以事过其境，宥出迎，因告以凶问，先备篮舆[8]，即日遣之。

21 甲辰，会王缯薨。

22 庚戌，以前河中节度使王锷为河东节度使。上左右受锷厚赂，多称誉之，上命锷兼平章事，李藩固执以为不可。权德舆曰："宰相非序进之官。唐兴以来，方镇非大忠大勋，则跋扈者，朝廷或不得已而加之。今锷既无忠勋，朝廷又非不得已，何为遽以此名假之！"上乃止。

锷有吏才，工于完聚。范希朝以河东全军出屯河北，耗散甚众；锷到镇之初，兵不满三万人，马不过六百匹，岁余，兵至五万人，马有五千匹，器械精利，仓库充实。又进家财三十万缗，上复欲加锷平章事，李绛谏曰："锷在太原，虽颇著绩效，今因献家财而命之，若后世何！"上乃止。

23 中书侍郎裴垍数以疾辞位；庚申，罢为兵部尚书。

24 十二月，戊寅，张茂昭入朝，请迁祖考之骨于京兆。

25 壬午，以御史中丞吕元膺为鄂岳观察使。元膺尝欲夜登城，门已锁，守者不为开。左右曰："中丞也。"对曰："夜中难辨真伪，虽中丞亦不可。"元膺乃还。明日，擢为重职。

26 翰林学士、司勋郎中李绛面陈吐突承璀专横，语极恳切。上作色曰："卿言太过！"绛泣曰："陛下置臣于腹心耳目之地，若臣畏避左右，爱身不言，是臣负陛下。言之而陛下恶闻，乃陛下负臣也。"上怒解，曰："卿所言皆人所不能

言，使朕闻所不闻，真忠臣也。他日尽言，皆应如是。"己丑，以绛为中书舍人，学士如故。

绛尝从容谏上聚财，上曰："今两河数十州，皆国家政令所不及；河、湟数千里，沦于左衽③，朕日夜思雪祖宗之耻，而财力不赡，故不得不蓄聚耳。不然，朕宫中用度极俭薄，多藏何用邪！"

【注释】

①旁午：纵横交错的意思。

②籃舆：古代的一种竹轿。

③左衽：本指衣服从左边开襟。因为少数民族的上衣习惯于从左边开襟，所以代指胡族人。

【译文】

16 九月初二，吐突承璀从行营中回到了朝廷。十四日，皇帝再次任命吐突承璀为右卫上将军，充任左神策军护军中尉。裴垍说："吐突承璀最先倡议朝廷对王承宗动用武力，使天下百姓疲劳困乏，最后还是没有成功。即使陛下顾念他旧日的友情，不立即将他杀头示众，怎么能对他一点也不加贬斥，用他向天下人谢罪呢？"给事中段平仲、吕元膺上奏皇帝说应该将吐突承璀处斩。李绛上奏说："陛下如果不惩罚吐突承璀，哪一天又有一个打了败仗的将领，那将如何处置呢？假如将他杀了，那他与吐突承璀罪责相同，惩处却不一样，那他一定内心不服。假如将他无罪释放，那又有谁在打仗中不明哲保身而与敌人游戏呢？希望陛下舍弃不忍下手的私恩，行使不可更改的刑罚，使将帅们都得到警戒和劝勉。"过了两天，皇帝罢免了吐突承璀左神策军护军中尉的职务，将他降职为管理兵器的军器使。朝廷内外的人都为此相互祝贺。

17 裴垍得了中风的疾病，皇帝很是怜惜他，接二连三地派宫中宦官使者去询问他的病情。

18 二十九日，皇帝任命太常卿权德舆为礼部尚书、同平章事。

19 义武军节度使张茂昭请朝廷任命人来代替他，他打算带全族的人进京入朝。河北地区的各军镇主帅交相派人去劝说他不要这样做，但张茂昭一概不听，他一共向朝廷上表四次，皇帝才同意了他的请求。皇帝任命左庶子任迪简为义武军的行军司马。张茂昭将易、定二州的帐簿文书和府库钥匙全文给了任迪简，打发他的妻儿老小先去京城长安，他说："我不想让子孙们沾染上这里的污浊习俗。"

张茂昭离开义武军以后，冬，十月十一日，虞候杨伯玉起兵叛乱，将任迪简关押起来。十四日，义武军的将士们起来一起杀了杨伯玉。兵马使张佐元又起兵叛乱，将任迪简再次关押起来，任迪简请求让他回到朝廷去。不久，将士们又起来杀了张佐元，拥戴任迪简主持军中事务。当时易定两州的库存东西都用光了，居民也逃散一空。任迪简没有什么东西犒劳将士们，于是就烧煮粗米饭，与士兵们一起吃，他还在军府的大门前与士兵们同住了一个多月，将士们受到了感动，一起请求任迪简回军府内就寝。这样，任迪简的地位才巩固下来。皇帝下令赏赐给易定地区的将士们绫绢十万匹。二十五日，皇帝任命任迪简为义武军节度使。二十七日，皇帝任命张茂昭为河中、慈、隰、晋、绛节度使，跟随他一起入朝的将吏们都分别被朝廷委任了官职。

20 左金吾大将军伊慎用三万缗钱贿赂右神策军护军中尉第五从直，谋求出任河中节度使的官职。第五从直担心这事泄露出去，把这事向皇帝奏报了。十一月初三，皇帝将伊慎贬职为右卫将军，有三人因这一事件获罪被处死。

当初，伊慎从安州进京入朝，留下他的儿子伊宥主持留后事务，朝廷也因此任命伊宥为安州刺史，所以他就没有离开安州。正

好伊宥的母亲在长安去世了，伊宥贪恋手中的兵权，不按时将母亲的死讯公布。鄂岳观察使郗士美派遣属下官吏办事经过安州境内，伊宥出来迎接，办事的官吏将伊宥母亲的死讯告诉了他，而且事先准备好了竹轿，当天就把伊宥打发上路了。

21 初七，会王李缳去世。

22 十三日，皇帝任命前河中节度使王锷为河东节度使。皇帝身边的侍从都接受了王锷的很多贿赂，都在皇帝面前为王锷美言，皇帝下令王锷兼任平章事职务，李藩坚持认为这样做不合适。权德舆说："宰相不是按照等级逐步递升的官职。大唐兴起以来，各方的镇帅不是大忠臣和有大功勋，就是专横跋扈的人，朝廷出于迫不得已，才给他们加封这一职务。现在王锷既不是忠臣，又没有功勋，朝廷也不是出于迫不得已，为什么要急忙将这一职位加给他呢？"皇帝这才作罢。

王锷有治理事务的才干，擅长修缮和储集一类的事情。范希朝带着河东的全部人马驻扎河北，征讨王承宗，损失和逃亡的人很多。王锷到河东镇的时候，士兵不满三万人，马不超过六百匹，一年多以后，士兵增加到了五万人，马有五千匹，兵器装备精良锋利，仓库中的储藏很充实。王锷又向朝廷进献了私人财产三十万缗，皇帝又打算加封王锷平章事职务，李绛劝谏说："王锷在太原，虽然干出了点成绩，现在如果因为他向朝廷进献了私人财产，就任命他为宰相，那怎么向后世交待呢？"皇帝这才停止。

23 中书侍郎裴垍因为病重，多次向皇帝要求辞去宰相职务，二十三日，裴垍被免去宰相职务，改任兵部尚书。

24 十二月十二日，张茂昭进京入朝，请求皇帝允许他将祖父和父亲的尸骨从河北迁移到京兆府来。

25 十六日，皇帝任命御史中丞吕元膺为鄂岳观察使。吕元膺曾经打算在晚上进城，但城门已经锁了，守门的人不给他开门。吕元膺的随行人员说："这是吕中丞啊。"守门的人回答说："晚上难以分

辨真假，虽然是吕中丞，我也不能开门。”吕元膺只得回去了。第二天，吕元膺将守门的人提升到重要职务上来。

26 翰林学士、司勋郎中李绛向皇帝当面陈说吐突承璀专横独断，话说得十分恳切。皇帝听了后气得声色俱厉地说：“你说得太过份了！”李绛哭着说：“陛下将我安置在视为心腹和耳目的职位上，如果我害怕和回避陛下的身边随从，爱惜自身，不直率言事，那就是我辜负了陛下。如果我说了，但是陛下讨厌听这些事，那就是陛下对不起我了。”皇帝的怒气才缓解了，说：“你所说的事情都是别人所不能说的，你让我听到了难以听到的事情，你真是一个忠臣啊。以后谈事把话说完，都应该像今天这样。”二十三日，皇帝任命李绛为中书舍人，仍然同以前一样担任翰林学士职务。

李绛曾经很从容地劝谏皇帝不要聚敛钱财，皇帝说：“现在河南、河北几十个州，都是朝廷政令不起作用的地方；河、湟等地几千里的地方，沦陷在胡人手中，我日夜都在打算为祖宗洗雪这一耻辱，但是财力却不雄厚，所以不得不蓄积钱财呀。如果不是要这样做，我宫廷中的用度极为俭省，储藏许多财物又有什么用处呢？”

六　年

1 春，正月，甲辰，以彰义留后吴少阳为节度使。

2 庚申，以前淮南节度使李吉甫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二月，壬申，李藩罢为太子詹事。

3 己丑，忻王造薨。

4 宦官恶李绛在翰林，以为户部侍郎，判本司。上问：“故事，户部侍郎皆进羡余，卿独无进，何也？”对曰：“守土之官，厚敛于人以市私恩，天下犹共非之；况户部所掌，皆陛

下库府之物,给纳有籍,安得羡余!若自左藏输之内藏以为进奉,是犹东库移之西库,臣不敢踵此弊也。"上嘉其直,益重之。

5 乙巳,上问宰相:"为政宽猛何先?"权德舆对曰:"秦以惨刻而亡,汉以宽大而兴。太宗观《明堂图》,禁扶人背[1];是故安、史以来,屡有悖逆之臣,皆旋踵自亡,由祖宗仁政结于人心,人不能忘故也。然则宽猛之先后可见矣。"上善其言。

6 夏,四月,戊辰,以兵部尚书裴垍为太子宾客,李吉甫恶之也。

7 庚午,以刑部侍郎、盐铁转运使卢坦为户部侍郎、判度支。或告泗州刺史薛謇为代北水运使,有异马不以献;事下度支,使巡官往验,未返,上迟之,使品官刘泰昕按其事[2]。卢坦曰:"陛下既使有司验之,又使品官继往,岂大臣不足信于品官乎?臣请先就黜免。"上召泰昕还。

8 五月,前行营粮料使于皋谟、董溪坐赃数千缗,赦贷其死。皋谟流春州[3],溪流封州,行至潭州,并追遣中使赐死。权德舆上言,以为:"皋谟等罪当死,陛下肆诸市朝,谁不惧法!不当已赦而杀之。"溪,晋之子也。

9 庚子,以金吾大将军李惟简为凤翔节度使。陇州地与吐蕃接,旧常朝夕相伺,更入攻抄,人不得息。惟简以为边将当谨守备,蓄财谷以待寇,不当睹小利,起事盗恩,禁不得妄入其地;益市耕牛,铸农器,以给农之不能自具者,增垦田数十万亩。属岁屡稔,公私有余,贩者流及他方。

10 赐振武节度使阿跌光进姓李氏。

11 六月，丁卯，李吉甫奏："自秦至隋十有三代，设官之多，无如国家者。天宝以后，中原宿兵，见在可计者八十余万，其余为商贾、僧、道不服田亩者什有五六，是常以三分劳筋苦骨之人奉七分待衣坐食之辈也。今内外官以税钱给俸者不下万员，天下〔千〕三百余县，或以一县之地而为州，一乡之民而为县者甚众，请敕有司详定废置，吏员可省者省之，州县可并者并之，入仕之途可减者减之。又，国家旧章，依品制俸，官一品月俸钱三十缗；职田禄米不过千斛。艰难以来，增置使额，厚给俸钱，大历中，权臣月俸至九千缗，州无大小，刺史皆千缗。常衮为相，始立限约，李泌又量其闲剧，随事增加，时谓通济，理难减削。然犹有名存职废，或额去俸存，闲剧之间，厚薄顿异。请敕有司详考俸料、杂给，量定以闻。"于是命给事中段平仲、中书舍人韦贯之、兵部侍郎许孟容、户部侍郎李绛同详定。

【注释】

①抶(chì 斥)：鞭打。

②品官：唐代有品级的宦官，唐宪宗时内侍省中有品官二千九百多人。

③春州：唐初设置，后历有改易，治所在今广东阳春县。

【译文】

元和六年(辛卯，公元 811 年)

1 春，正月初九，皇帝任命彰义留后吴少阳为节度使。

2 二十五日，皇帝任命前淮南节度使李吉甫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二月初七，李藩被罢免宰相职务，改任太子詹事。

3 二十四日，忻王李造去世。

4 宦官们讨厌李绛在翰林院任职，就想办法让他去作了户部侍郎，负责度支事务。皇帝问他："根据以前的惯例，户部侍郎都要向宫廷进献盈余的钱财，只有你一个人不进献，那是为什么？"李绛回答说："守护疆土的地方官，加重向百姓征收赋税，进献朝廷为自己换取恩宠，天下的人尚且还要都来非难他，何况户部所掌管的，都是陛下府库中的钱财，支出和收入都记录在案，哪有什么盈余？如果把钱财从朝廷的左藏中送到宫廷的内藏中去，作为对陛下的一种进献，那就像把东库的东西转移到西库一样，我不敢承袭这一弊端啊。"皇帝很赞赏他的直率，更加重视他。

5 三月十一日，皇帝问宰相道："治理国家宽和与威严，哪一种放在前面？"权德舆回答说："秦朝执政因为残酷狠毒而灭亡，汉朝执政因为宽和大度而兴盛。我朝太宗皇帝看了《明堂图》以后，下令禁止鞭打人的背。因此，安禄山、史思明叛乱以来，多次出现背叛朝廷的逆臣，但他们转眼间都灭亡了。这是因为列祖列宗施行仁义的政治，团结了天下的人心，人们不能忘却的缘故啊。那么，治理天下，宽和与威严的先后次序就清楚了。"皇帝觉得他这话说得很好。

6 夏，四月初四，皇帝将兵部尚书裴垍降职为太子宾客，这是由于李吉甫讨厌他的缘故。

7 初六，皇帝任命刑部侍郎、盐铁转运使卢坦为户部侍郎、判度支。有人上告泗州刺史薛謇担任代北水运使的时候，发现了一匹不同寻常的好马，却不拿来进献给宫廷。皇帝把这个事情交由度支处理，卢坦派巡官去检验核察，派去的人还没有回来，皇帝觉得处理得太缓慢了，就派宫中的品官刘泰昕去查证这一事情。卢坦说："陛下既然让有关部门去查处这一事情，又派宫中的品官跟着去处理，这难道不是相信大臣的程度还不如品官吗？请陛下先罢免了我的官职吧。"皇帝只好将刘泰昕召回朝廷。

8 五月，前征讨王承宗的行营粮料使于皋谟和董溪因为贪污几

千缗钱财，犯了罪，皇帝下令免了他们的死罪。于皋谟被流放到春州，董溪被流放到封州，他们走到潭州的时候，皇帝追派宫中使者让他们自杀而死。权德舆上奏皇帝，他认为："于皋谟等人的罪行应当处死，陛下将他们诛杀在闹市，那还有谁不畏惧法律呢？不应该已经赦免了他们又杀了他们。"董溪是德宗皇帝时期宰相董晋的儿子。

9 初七，皇帝任命金吾大将李惟简担任凤翔节度使。陇州与吐蕃的疆境连接，以前经常相互间早晚侦察，交互攻入对方的境内烧杀抢掠，弄得人们不得安宁。李惟简认为守卫边疆的将领应该谨慎地防备，蓄积钱财粮食以备敌人入侵，不应该见小利益就攻入对方境内，挑起事端，窃取上级官吏的赏赐。他严禁将士，不得随便进入吐蕃人的境内。同时增加购买耕牛的数量，铸造农耕的器具，以供应给那些要耕种田地而不具备耕牛和农具的人，这样增垦田地几十万亩。一连几年都获得丰收，公家和私人都有了余粮，贩卖粮食的人远走外地去销售。

10 皇帝给振武节度使阿跌光进赐姓李。

11 六月初四，李吉甫上奏皇帝说："自秦朝到隋朝，一共有十三个朝代，各朝设置官员的数量，没有比本朝更多的。天宝年间以后，中原地区驻扎的军队，能够统计出来的就有八十多万人，其余的作商贾、僧人、道士等不耕种田地的人，就占总人口的十分之五六，这就是经常用占总人口十分之三的人的辛勤劳动，来养活占总人口十分之七的不经过自己的劳动就获得衣服和粮食的人。现在朝廷内外要用征收的赋税供给薪俸的官员不少于一万人，全国一千三百多个县中，以一个县的地方设置一个州，以一个乡的人口编成一个县的情况很普遍，请陛下下令有关部门详细审定州县的废除和设置，官吏可以省去的就省去，州县可以合并的就合并，作官的途径可以减少的就减少。另外，国家以前的制度规定：根据官职的品级制定供给薪俸的标准，一品官每个月的薪俸为三十缗钱，因职务

而发给的田地上出产的粮食不超过一千斛。自从安史之乱以来,国家增设官职的名目和数额,给官吏提供优厚的薪俸。大历年间,当权大臣的月薪高达九千缗钱。州不论大小,刺史的月薪都有一千缗。常衮担任宰相时,才开始设置限制进行约束,李泌又酌量职务的闲散和繁重,根据情况增加薪俸,当时称这样做通情达理,能办成事情,按理说难以削减。但是,却还存在着只存名义,职事荒废,或者存在薪俸,员额却没有了,以及闲散和繁重之间,薪俸优厚和微薄差别很大的各种情况。请陛下敕令有关部门详细审察薪俸和马的饲料和杂项供给,根据情况审定后上奏。"皇帝于是下令给事中段平仲、中书舍人韦贯之、兵部侍郎许孟容和户部侍郎李绛一同详细加以审定。

12 秋,九月,富平人梁悦报父仇,杀秦杲,自诣县请罪。敕:"复仇,据《礼经》则义不同天,征法令则杀人者死。礼、法二事,皆王教之大端,有此异同,固资论辩,宜令都省集议闻奏。"职方员外郎韩愈议,以为:"律无其条,非阙文也。盖以不许复仇,则伤孝子之心而乖先王之训;许复仇,则人将倚法专杀,无以禁止其端矣。故圣人丁宁其义于经,而深没其文于律,其意将使法吏一断于法,而经术之士得引经而议也。宜定其制曰:'凡复父仇者,事发,具申尚书省集议奏闻,酌其宜而处之。'则经律无失其指矣。"敕:"梁悦杖一百,流循州①。"

13 甲寅,吏部奏准敕并省内外官计八百八员,诸司流外一千七百六十九人。

14 黔州大水坏城郭，观察使窦群发溪洞蛮以治之[2]；督役太急，于是辰、溆二州蛮反，群讨之，不能定。戊午，贬群开州刺史。

15 冬，十一月，弓箭库使刘希光受羽林大将军孙琦钱二万缗，为求方镇，事觉，赐死。事连左卫上将军、知内侍省事吐突承璀，丙申，以承璀为淮南监军。上问李绛："朕出承璀何如？"对曰："外人不意陛下遽能如是。"上曰："此家奴耳，豢以其驱使之久，故假以恩私；若有违纪，朕去之轻如一毛耳！"

16 十六宅诸王既不出阁，其女嫁不以时，选尚者皆由宦官，率以厚赂自达。李吉甫上言："自古尚主必择其人，独近世不然。"十二月，壬申，诏封恩王等六女为县主，委中书、门下、宗正、吏部选门地人才称可者嫁之。

17 己丑，以户部侍郎李绛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李吉甫为相，多修旧怨，上颇知之，故擢绛为相。吉甫善逢迎上意，而绛鲠直，数争论于上前；上多直绛而从其言，由是二人有隙。

18 闰月，辛卯朔，黔州奏：辰、溆贼帅张伯靖寇播州、费州。

19 试太子通事舍人李涉知上于吐突承璀恩顾未衰，乃投匦上疏[3]，称"承璀有功，希光无罪。承璀久委心腹，不宜遽矣。"知匦使、谏议大夫孔戣见其副章[4]，诘责不受；涉及行赂，诣光顺门通之。戣闻之，上疏极言"涉奸险欺天，请加显戮。"戊申，贬涉峡州司仓。涉，渤之兄。戣，巢父之子

也。

20 辛亥，惠昭太子宁薨。

21 是岁，天下大稔，米斗有直二钱者。

【注释】

①循州：隋代设置，州名后历有改易，治所在今广东惠州市东北。

②溪洞蛮：唐代分布在今湖南西部和贵州东部地区的少数民族。

③投匭(guǐ 轨)上疏：唐代制度规定，朝廷设四个匣子即匭，臣民可依据不同情况将奏疏投进不同的匣子中，通玄匭主要收受为朝政出主意、献计献策的奏章。

④戣(kuí 葵)：此为人名。

【译文】

12 秋，九月，富平县人梁悦为了替父亲报仇，杀了秦杲，然后自己跑到县府请求治罪。皇帝下敕令说："关于复仇这个问题，根据《礼记》的说法，杀父之仇不共戴天。但按照法令条文的规定，那么杀人的要处以死刑。礼仪和法令两方面，都是君王教化天下的重要事项，这一事情在礼仪和法令方面存在着如此不同的差别，固然可供辩论商议，应该让尚书省召集人员议论后上奏。"担任职方员外郎的韩愈提出看法，他认为："在律令中，没有对这一条作规定，并不是在制定时漏掉了。这大概是因为不允许别人报杀父之仇，就伤害孝子的心，而违背了先王们以孝治天下的训令。允许别人报杀父之仇，那么人们就会根据这条法擅自杀人，而没有办法禁止这种杀人现象的发生了。所以先圣们就在经书中反复强调这一道理，而在法律条文中，却看不出这种规定，他们的用意就在于让执法的官吏一概以律令为依据裁断，而尊奉经典的饱学之士又得以引经据典地进行议论。应该就处理这种事情制定一个条文为：'凡是报杀父之仇的，事情发生后，一概要申报尚书省讨论上奏，根据实际情况

作适当的处置。'这样就能兼顾经典和法律各自强调的原则了。"皇帝下敕令道："打梁悦一百军绳，流放循州充军。"

13 二十二日，吏部上奏说：依据敕令合并机构和减省官吏的旨意，一共减省朝野内外各级官员八百零八人，以及各部门九品以下的吏员一千七百六十九人。

14 黔州发大水冲坏了城墙，观察使窦群调集溪洞蛮的各部落人来修筑城墙。因为对工程催促得太急切，于是，辰州和溆州的部落人起来造反，窦群率军讨伐，不能平定反叛。二十六日，皇帝将窦群贬职为开州刺史。

15 冬，十一月，管理弓箭的弓箭库使刘希光接受了羽林大将军孙琦贿赂的钱二万缗，便为孙琦游说外出担任节度使职务，事情泄露以后，皇帝让刘希光自杀。这个事情牵连了左卫上将军、负责内侍省事务的吐突承璀。初五，皇帝将吐突承璀贬职为淮南监军。皇帝问李绛道："我把吐突承璀贬职外放，你觉得怎么样？"李绛回答说："外边的人没有想到陛下会马上采取这种措施。"皇帝说："吐突承璀是一个家奴，以前是因为使唤他很长时间了，所以因私恩宽大了他。如果他有违法乱纪的事情，我抛弃他就像丢掉一根毫毛一样！"

16 皇室内的十六个诸王都没有离京到封地去，他们的女儿便不能按时出嫁。选择匹配公主的男子，都由宦官们负责，这些男子大多用很厚重的钱财贿赂宦官们来推荐自己。李吉甫上奏皇帝说："自古以来，娶公主的人，一定要选择合适的人选，只是近年来不这样做。"十二月十一日，皇帝下诏册封恩王等人的六个女儿为县主，委托中书省、门下省、宗正寺和吏部选择门第、人才合适的人士，将县主们嫁给他们。

17 二十八日，皇帝任命户部侍郎李绛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李吉甫出任宰相后，经常向过去与自己结怨的人报复，皇帝对这一情况很了解，所以提拔李绛担任宰相。李吉甫善于迎合皇帝的心意，

而李绛为人却十分耿直，他们多次在皇帝面前发生争执，皇帝多半认为李绛正确，而采纳他的意见。因此，李绛与李吉甫有了矛盾。

18 闰十二月初一，黔州上奏朝廷说：辰州和溆州叛贼的头目张伯靖侵扰播州和费州。

19 担任试太子通事舍人这一官职的李涉知道皇帝对吐突承璀的恩宠眷顾并没有减弱，于是以投匣的方式上疏皇帝，他说"吐突承璀有功劳，刘希光没有罪过。吐突承璀长期被陛下亲近信任，不应该马上就抛弃了他。"担任知匦使和谏议大夫的孔戣看到了李涉上疏的副本，斥责李涉，不接受他的疏章。李涉于是向守门的人行贿，跑到光顺门上疏。孔戣听说后，上疏皇帝，极力陈说"李涉奸邪险恶，欺蒙天子，请将他在闹市中处斩示众。"十八日，皇帝将李涉贬职为峡州司仓。李涉是李渤的哥哥。孔戣是孔巢父的儿子。

20 二十一日，惠昭太子李宁去世。

21 这一年，天下粮食大获丰收，有的地方一斗米只值二文钱。

七　年

1 春，正月，辛未，以京兆尹元义方为鄜坊观察使。初，义方媚事吐突承璀，李吉甫欲自托于承璀，擢义方为京兆尹。李绛恶义方为人，故出之。义方入谢，因言"李绛私其同年许季同，除京兆少尹，出臣鄜坊，专作威福，欺罔聪明"。上曰："朕谙李绛不如是。明日，将问之。"义方惶愧而出。明日，上以诘绛曰："人于同年固有情乎！"对曰："同年，乃九州四海之人偶同科第，或登科然后相识，情于何有！且陛下不以臣愚，备位宰相，宰相职在量才授任，若其

人果才，虽在兄弟子侄之中犹将用之，况同年乎！避嫌而弃才，是乃便身，非徇公也。”上曰：“善！朕知卿必不尔。”遂趣义方之官。

2 振武河溢，毁东受降城[1]。

3 三月，丙戌，上御延英殿，李吉甫言：“天下已太平，陛下宜为乐。”李绛曰：“汉文帝时兵木无刃，家给人足，贾谊犹以为厝火积薪之下，不可谓安。今法令所不能制者，河南、北五十余州。犬戎腥羶，近接泾、陇，烽火屡惊；加之水旱时作，仓廪空虚，此正陛下宵衣旰食之时，岂得谓之太平，遽为乐哉！”上欣然曰：“卿言正合朕意。”退，谓左右曰：“吉甫专为悦媚；如李绛，真宰相也！”

上尝问宰相：“贞元中政事不理，何乃至此？”李吉甫对曰：“德宗自任圣智，不信宰相而信他人，是使奸臣得乘间弄威福。政事不理，职此故也。”上曰：“然此亦未必皆德宗之过。朕幼在德宗左右，见事有得失，当时宰相亦未有再三执奏者，皆怀禄偷安，今日岂得专归咎于德宗邪！卿辈宜用此为戒，事有非是，当力陈不已，勿畏朕谴怒而遽止也。”

李吉甫尝言：“人臣不当强谏，使君悦臣安，不亦美乎！”李绛曰：“人臣当犯颜苦口，指陈得失，若陷君于恶，岂得为忠！”上曰：“绛言是也。”吉甫至中书，卧不视事，长吁而已。李绛或久不谏，上辄诘之曰：“岂朕不能容受邪，将无事可谏也？”

李吉甫又尝言于上曰：“赏罚，人主之二柄，不可偏

废。陛下践阼以来,惠泽深矣;而威刑未振,中外懈惰,愿加严以振之。"上顾李绛曰:"何如?"对曰:"王者之政,尚德不尚刑,岂可舍成、康、文、景而效秦始皇父子乎!"上曰:"然。"后旬余,于頔入对,亦劝上峻刑。又数日,上谓宰相曰:"于頔大是奸臣,劝朕峻刑,卿知其意乎?"皆对曰:"不知也。"上曰:"此欲使朕失人心耳。"吉甫失色,退而抑首不言笑竟日。

4 夏,四月,丙辰,以库部郎中、翰林学士崔群为中书舍人,学士如故。上嘉群说直,命学士"自今奏事,必取崔群连署,然后进之"。群曰:"翰林举动皆为故事。必如是,后来万一有阿媚之人为之长,则下位直言无从而进矣。"固不奉诏。章三上,上乃从之。

5 五月,庚申,上谓宰相曰:"卿辈屡言淮、浙去岁水旱,近有御史自彼还,言不至为灾,事竟如何?"李绛对曰:"臣按淮南、浙西、浙东奏状,皆云水旱,人多流亡,求设法招抚,其意似恐朝廷罪之者,岂肯无灾而妄言有灾邪!此盖御史欲为奸谀以悦上意耳,愿得其主名,按致其法。"上曰:"卿言是也。国以人为本,闻有灾当亟救之,岂可尚复疑之邪!朕适者不思,失言耳。"命速蠲其租赋。上尝与宰相论治道于延英殿,日旰,暑甚,汗透御服,宰相恐上体倦,求退。上留之曰:"朕入禁中,所与处者独宫人、宦官耳,故乐与卿等且共谈为理之要,殊不知倦也。"

6 六月,癸巳,司徒、同平章事杜佑以太保致仕。

【注释】

①东受降城：唐代设置，在今内蒙古托克托西南黄河东岸。

【译文】

元和七年（壬辰，公元812年）

1 春，正月十一日，朝廷任命京兆尹元义方为鄜坊观察使。当初，元义方向吐突承璀奉迎献媚，李吉甫想以吐突承璀为靠山，于是就提拔元义方担任了京兆府尹。李绛讨厌元义方的品性和为人，因此就将他调出朝廷，到外边任职。元义方进宫向皇帝谢恩，乘机告状说"李绛与他同年登科举的许季同谋私利，任命许季同为京兆府少尹，让我到鄜坊去任职，他专横独断，作威作福，欺蒙陛下的视听。"皇帝说："我对李绛的为人很熟悉，他一定不会这样做。明天，我要问问他这事。"元义方内心很惶恐，惭愧地出了宫。第二天，皇帝责问李绛说："人们一般会对自己同年登科举的人徇私情吗？"李绛回答说："所谓同年，就是分布在九州四海的人偶然在一年同科考登进士第，有的人是登以后才结识，那又有什么私情可言？而且陛下不嫌弃我愚昧无知，让我担任宰相之职。宰相的职责就在于根据人才才能的大小给他一个合适的官职和职责。如果那个人真的有才能，虽然是自己的兄弟子侄，也还是要任用，何况只是一个同榜的进士呢？为了避嫌疑而抛弃人才，那就是专门为自身利益考虑，而不是一心为公啊。"皇帝说："你说得好！我知道你一定不会徇私情。"于是就催促元义方到鄜坊去赴任。

2 振武军内的黄河大水漫出来，毁坏了东受降城。

3 三月二十八日，皇帝驾临延英殿，李吉甫说："天下已经治理得太平无事了，陛下应该好好享乐了。"李绛说："汉文帝时期兵器木钝，没有锋刃，家家充实，人人富足，贾谊还觉得这种盛世是将火种放在堆积的柴禾之下，不能说是平安无事。现在朝廷法令不能触及的地方，在黄河南、北地区有五十多个州。吐蕃、回鹘的踪迹 靠近

泾州和陇州地区,边疆上的烽火屡次报警。加上水灾旱灾时常发生,国家仓库储藏空虚,这正是陛下要日以继夜、辛勤操劳的时候,哪能说得上是太平无事,可以立即享乐呢?"皇帝很高兴地说:"你说的正合我的心意。"皇帝退朝后,对左右侍从说:"李吉甫一味地献媚讨好我。像李绛,才是真正的宰相啊!"

皇帝曾经问宰相道:"贞元年间,朝廷政治不清明,究竟是什么导致这样的呢?"李吉甫回答说:"德宗皇帝只用自己圣明的智慧办事,不信任宰相而相信别人,这样就使得奸邪之臣乘机作威作福。朝廷政治不清明,就是这个缘故啊。"皇帝说:"但政治不清明也未必都是德宗皇帝的过错。我年纪还小的时候,随侍在德宗皇帝身边,见到事情在成败得失的关头,当时的宰相也没有反复据理力争的人,他们都贪恋俸禄、苟且偷安。现在怎么能将过错全归罪于德宗皇帝呢?你们应该以他为鉴戒,凡是在事情有得有失的关头,应当不停地极力陈说,不要害怕我生气和谴责而立即停止劝谏。"

李吉甫曾经说:"做人臣的,不应该强行劝谏,让君王高兴,臣下安宁,不也是很美的事吗?"李绛说:"作人臣的,应当敢冒犯圣上,苦口婆心,陈说事情的得失,如果不这样作,让君王陷入恶名流传的境况中,那怎么能说是忠诚呢?"皇帝说:"李绛的话说得对。"李吉甫来到中书省后,躺在那里不处理政事,只是一味地长吁短叹。李绛有时候很长时间不劝谏皇帝,皇帝就要责问他:"难道是我不能接受你的谏劝吗?或者是没有什么事情要谏劝呢?"

李吉甫又曾对皇帝说:"奖赏与惩罚,是君王的两大权力,不能够偏废。陛下继承皇位以来,给天下的实惠恩泽够多的了。但是威严和刑罚却没有大用,以致朝野内外都松懈懒惰,希望陛下严厉地施行刑罚。"皇帝看着李绛说:"你觉得怎么样?"李绛回答说:"圣明君王的政治,崇尚道德而不崇尚刑罚,怎么能舍弃了周成王、周康王、汉文帝、汉景帝的做法,而效仿秦始皇父子呢?"皇帝说:"你说的对。"过了十多天,于頔入朝奏对,他也劝皇帝用严刑。又过了几

天，皇帝对宰相们说："于頔是个大奸臣，他劝我用严刑峻法，你们知道他的用意吗？"宰相们都回答说："不知道。"皇帝说："他这样做是要让我丧失天下的人心。"李吉甫大惊失色，退朝后，一直低着头，一整天不说话不谈笑。

4 夏，四月二十九日，皇帝任命库部郎中、翰林学士崔群为中书舍人，他担任的翰林学士职务同从前一样。皇帝欣赏崔群能够直言议事，于是下令翰林学士"从今以后奏报事情，一定要同崔群一起署名，然后才能上奏。"崔群说："翰林院的一举一动都会成为惯例。一定要这样做，如果以后万一有一个阿谀奉迎的人做了翰林院的长官，那么下面敢于直言议事的人的看法就无法上奏给陛下了。"坚持不服从这一道诏令。向皇帝三次上奏章，皇帝才采纳了他的意见。

5 五月初三，皇帝对宰相们说："你们多次谈到淮南、两浙一带去年发生了水旱灾害，最近有御史从那里回朝，没有一句话提到受灾的事，这是究竟怎么回事？"李绛回答说："我分析了一下淮南、浙西、浙东给朝廷上奏的章疏，都谈到遭受水旱灾害，百姓很多都流散逃亡了，要求想办法招抚，他们的含意好像担心朝廷要治他们罪似的，哪有没发生灾害而瞎说受灾的事呢？这大概是御史想欺瞒奉迎，以讨得陛下的欢心了。我希望知道这个御史是谁，对他进行审查治罪。"皇帝说："你说的是对的。国家以百姓为根本，听说有灾害，就应当立即赈救，哪能还怀疑事情是假的呢？我刚才没有认真思考，所以失言了。"于是下令立即免除受灾地的赋税。皇帝曾经与宰相们在延英殿讨论治理国家的策略，天色已晚，天气极热，皇帝身上的衣服都被汗水湿透了，宰相们担心皇帝身体疲倦，要求退朝。皇帝挽留他们说："我一进宫禁中，与我相处都是些宫女和宦官，所以我很高兴与你们商谈治理天下的关键事项，一点也不觉得疲倦。"

6 六月初七，司徒、同平章事杜佑以太保的职位退休。

7 秋，七月，乙亥，立遂王宥为太子，更名恒。恒，郭贵妃之子也。诸姬子澧王寬，长于恒；上将立恒，命崔群为寬草让表，群曰："凡推己之有以与人谓之让。遂王，嫡子也，寬何让焉！"上乃止。

8 八月，戊戌，魏博节度使田季安薨。

初，季安娶洺州刺史元谊女，生子怀谏，为节度副使。牙内兵马使田兴，庭玠之子也，有勇力，颇读书，性恭逊。季安淫虐，兴数规谏，军中赖之。季安以为收众心，出为临清镇将，将欲杀之。兴阳为风痹，灸灼满身，乃得免。季安病风，杀戮无度；军政废乱，夫人元氏召诸将立怀谏为副大使，知军务，时年十一。迁季安于别寝，月余而薨。召田兴为步射都知兵马使。

辛亥，以左龙武大将军薛平为郑滑节度使，欲以控制魏博。

上与宰相议魏博事，李吉甫请兴兵讨之，李绛以为魏博不必用兵，当自归朝廷。吉甫盛陈不可不用兵之状，上曰："朕意亦以为然。"绛曰："臣窃观两河藩镇之跋扈者，皆分兵以隶诸将，不使专在一人，恐其权任太重，乘间而谋己故也。诸将势均力敌，莫能相制，欲广相连结，则众心不同，其谋必泄；欲独起为变，则兵少力微，势必不成。加以购赏既重，刑诛又峻，是以诸将互相顾忌，莫敢先发，跋扈者恃此以为长策。然臣窃思之，若常得严明主帅能制诸将之死命者以临之，则粗能自固矣。今怀谏乳臭子，不能自听断，军府大权必有所归，诸将厚薄不均，怨怒必起，不

相服从，则旱日分兵之策，适足为今日祸乱之阶也。田氏不为屠肆，则悉为俘囚矣，何烦天兵哉！彼自列将起代主帅，邻道所恶，莫甚于此。彼不倚朝廷之援以自存，则立为邻道所鳖粉矣[1]。故臣以为不必用兵，可坐待魏博之自归也。但愿陛下按兵养威，严敕诸道选练士马以须后敕。使贼中知之，不过数月，必有自效于军中者矣。至时，惟在朝廷应之敏速，中其机会，不爱爵禄以赏其人，使两河藩镇闻之，恐其麾下效之以取朝廷之赏，必皆恐惧，争为恭顺矣。此所谓不战而屈人兵者也。"上曰："善！"

他日，吉甫复于延英殿盛陈用兵之利，且言刍粮金帛皆已有备。上顾问绛，绛对曰："兵不可轻动。前年讨恒州，四面发兵二十万，又发两神策兵自京师赴之，天下骚动，所费七百余万缗，讫无成功，为天下笑。今疮痍未复，人皆惮战。若又以敕命驱之，臣恐非直无功，或生他变。况魏博不必用兵，事势明白，愿陛下勿疑。"上奋身抚案曰："朕不用兵决矣。"绛曰："陛下虽有是言，恐退朝之后，复有荧惑圣听者。"上正色厉声曰："朕志已决，谁能惑之！"绛乃拜贺曰："此社稷之福也。"

既而田怀谏幼弱，军政皆决于家僮蒋士则，数以爱憎移易诸将，众皆愤怒。朝命久不至，军中不安。田兴晨入府，士卒数千人大噪，环兴而拜，请为留后。兴惊仆于地，众不散；久之，兴度不免，乃谓众曰："汝肯听吾言乎！"皆曰："惟命。"兴曰："勿犯副大使，守朝廷法令，申版籍，请官吏，然后可。"皆曰："诺。"兴乃杀蒋士则等十余人，迁怀

谏于外。

【注释】

①齑(jī机):同齑,切碎的腌菜或酱菜,引申为细碎。

【译文】

7秋,七月十九日,皇帝册立遂王李宥为太子,给他改名为李恒。李恒是郭贵妃的儿子。澧王李宽是姬生的儿子,比李恒年龄大。皇帝准备册立李恒为太子时,下令崔群为李宽草拟让皇太子的表章,崔群说:"一般来说,将自己拥有的东西给别人叫做让。遂王是陛下的正妻生的儿子,澧王李宽哪让了什么?"皇帝于是作罢。

8八月十二日,魏博节度使田季安去世。

当初,田季安娶了洺州刺史元谊的女儿为妻,生了个儿子叫田怀谏,让他担任了节度副使。牙内兵马使田兴是田庭玠的儿子,勇猛有力气,读过一些书,性格很恭谨谦逊。田季安为人荒淫残暴,田兴多次劝阻他,军中将士都把希望寄托在田兴身上。田季安为了收拢人心,将田兴斥逐到临清去任镇守将领,并打算杀了他。田兴假装得了风湿病,用艾草将全身炙灼了一遍,才得免一死。田委安得了疯病,没有限制地随便杀人,军政事务荒废混乱,他的夫人元氏召集各位将领立田怀谏为副大使,让他掌管军中事务,这一年他才十一岁。又将田季安迁移到别的地方去住,过了一个多月,田季安去世。田怀谏召回田兴,让他担任步射都知兵马使。

二十五日,皇帝任命左龙武大将军薛平为郑滑节度使,打算让他来控制魏博的局势。

皇帝与宰相们商议魏博的事情,李吉甫请求派兵去讨伐,李绛认为对魏博不需要派兵征讨,魏博会自动归顺朝廷。李吉甫极力陈说不能不派兵征讨的理由,皇帝说:"我也觉得应该采取军事行动。"李绛说:"我私下分析黄河南北军镇中专横跋扈的主帅,他们

都把军队分给各位将领统领，不专任一个人掌握兵权，这是因为怕这个人权力太大，乘机会对自己下手的缘故。各位将领的兵力都相当，不能相互节制，如果他们想广泛地联合起来，那么大家的心思并不一致，计划一定会泄露出去。如果打算一个人独力发动兵变，但兵力太少，力量微弱，从形势上讲是无法成功的。加上各镇主帅悬赏十分厚重，刑罚又极为严厉，因此将领们之间互相顾虑猜忌，不敢率先发难，专横跋扈的主帅就凭仗着这一形势，作自己长远的打算。但我私下考虑，如果长期有一个严明的主帅能够控制各位将领为自己拼死效力，那么他的统治就可以稍稍让局面平稳。现在田怀谏是一个乳臭未干的小毛孩，不能够自己处理政事，军府中的大权一定会落到什么人手里，如果对待各位将领厚此薄彼，不很平均，那么一定产生怨恨，而不肯服从上司的命令，以前所采取的分散兵力的策略，恰恰成了现在发生祸乱的方便之处。田氏家族不是全被杀戮，那么就全成了阶下囚，那还用得着麻烦朝廷军队去征讨吗？那个人从各位将领中出来代替主帅，相邻各道所憎恨的，没有比这一点更厉害了。他如果不依靠朝廷的援助而自我生存下来，那么就会立刻被相邻军镇的军队打得粉碎。因此，我认为不需对他们用兵，可以袖手等待魏博镇主动归顺朝廷。只希望陛下驻兵不动，蓄养声威，严令各军镇挑选训练人马，随时等待朝廷命令。还要让魏博的将士们知道这件事，过不了几个月，魏博军中一定会有效命朝廷的人站出来。到那个时候，只要朝廷响应和反应敏捷迅速，抓住机会，不要吝啬官爵俸禄，用它来赏赐给合适的人，让黄河南北各军镇主帅都知道这种赏赐，从而担心自己的部下起来效仿而获得朝廷的奖赏，他们一定都会诚惶诚恐，争着要恭敬地顺从朝廷了。这就是所说的不使用武力便可以让敌人屈服的办法啊。"皇帝说："很好！"

又一天，李吉甫再次在延英殿向皇帝极力陈说对魏博动用武力的好处，而且说粮草钱财都已经准备好了。皇帝询问李绛的意

见,李绛回答说:"不能够轻易使用武力。前年讨伐王承宗的时候,朝廷调集恒州四面军镇的军队二十万,又派遣左右神策军从京城出发去征讨,弄得天下骚动不安,花钱七百多万缗,最后没有获得成功,被天下的人们耻笑。现在,战争的创伤没有恢复,人们都害怕打仗。如果又下敕令赶他们上前线打仗,我担心不但不会成功,而且可能发生其他变故。何况对魏博不必动用武力,事情和形势都十分清楚,希望陛下不要再怀疑。"皇帝突然起身拍着桌子说:"我已经决定不使用武力了。"李绛说:"陛下虽然已经说出了这个决定,但恐怕退朝以后,还会有人来迷惑陛下的视听啊。"皇帝面色严肃,厉声说道:"我的心意已经决定下来,谁还能够迷惑我?"李绛于是向皇帝行礼祝贺道:"这就是国家的福气啊。"

不久,因为田怀谏年幼力弱,军政事务都由他的家仆蒋士则决定,蒋士则多次以自己的好恶调动、改任各位将领,大家都十分愤怒。而且朝廷对主帅的任命长时间不颁布,军中将士很是不安。田兴早晨进入军府,有几千名士兵喧闹起哄,围着田兴向他行礼,请求他担任留后职务。田兴吃惊地扑倒在地,士兵们不散开。过了很长时间,田兴估计自己无法拒绝,才对大家说:"你们肯听我的话吗?"大家都说:"只听你的号令。"田兴说:"不要冒犯副大使,遵守朝廷的法令,向朝廷申报版图户籍,申请朝廷委派官吏,你们答应了这些,我才担任留后。"大家都说:"好!"田兴于是就杀了蒋士则等十几人,将田怀谏迁移到军府之外去居住。

资治通鉴全译卷第二百三十九

唐纪五十五　起玄默执徐十月，尽柔兆涒滩，凡四年有奇。

宪宗昭文章武大圣至神孝皇帝中之上

元和七年

1冬，十月，乙未，魏博监军以状闻，上亟召宰相，谓李绛曰："卿揣魏博若符契。"李吉甫请遣中使宣慰以观其变，李绛曰："不可。今田兴奉其土地兵众，坐待诏命，不乘此际推心抚纳，结以大恩，必待敕使至彼，持将士表来为请节钺，然后与之，则是恩出于下，非出于上，将士为重，朝廷为轻，其感戴之心亦非今日之比也。机会一失，悔之无及！"吉甫素与枢密使梁守谦相结，守谦亦为之言于上曰："故事，皆遣中使宣劳，今此镇独无，恐更不谕。"上竟遣中

使张忠顺如魏博宣慰,欲俟其还而议之。癸卯,李绛复上言:"朝廷恩威得失,在此一举,时机可惜,奈何弃之!利害甚明,愿圣心勿疑。计忠顺之行,甫应过陕,乞明旦即降白麻除兴节度使,犹可及也。"上且欲除留后,绛曰:"兴恭顺如此,自非恩出不次,则无以使之感激殊常。"上从之。甲辰,以兴为魏博节度使。忠顺未还,制命已至魏州。兴感恩流涕,士众无不鼓舞。

2 庚戌,更名皇子宽曰恽,察曰悰,寰曰忻,寮曰悟,审曰恪。

3 李绛又言:"魏博五十余年不霑皇化,一旦举六州之地来归,刳河朔之腹心,倾叛乱之巢穴,不有重赏过其所望,则无以慰士卒之心,使四邻劝慕。请发内库钱百五十万缗以赐之。"左右宦官以为"所与太多,后有此比,将何以给之?"上以语绛,绛曰:"田兴不贪专地之利,不顾四邻之患,归命圣朝,陛下奈何爱小费而遗大计,不以收一道人心!钱用尽更来,机事一失不可复追。借使国家发十五万兵以取六州,期年而克之,其费岂止百五十万缗而已乎!"上悦,曰:"朕所以恶衣菲食,蓄聚货财,正为欲平定四方;不然,徒贮之府库何为?"十一月,辛酉,遣知制诰裴度至魏博宣慰,以钱百五十万缗赏军士,六州百姓给复一年。军士受赐,欢声如雷。成德、兖郓使者数辈见之[1],相顾失色,叹曰:"倔强者果何益乎?"

度为兴陈君臣上下之义,兴听之,终夕不倦,待度礼极厚,请度遍至所部州县,宣布朝命。奏乞除节度副使于

朝廷，诏以户部郎中河东胡证为之。兴又奏所部缺官九十员，请有司注拟，行朝廷法令，输赋税。田承嗣以来室屋僭侈者，皆避不居。

郓、蔡、恒遣游客间说百方，兴终不听。李师道使人谓宣武节度使韩弘曰："我世与田氏约相保援，今兴非田氏族，又首变两河事，亦公之所恶也！我将与成德合军讨之。"弘曰："我不知利害，知奉诏行事耳。若兵北渡河，我则以兵东取曹州！"师道惧，不敢动。

田兴既葬田季安，送田怀谏于京师。辛巳，以怀谏为右监门卫将军。

4 李绛奏振武、天德左右良田可万顷，请择能吏开置营田，可以省费足食，上从之。绛命度支使卢坦经度用度，四年之间，开田四千八百顷，收谷四千余万斛，岁省度支钱二十余万缗，边防赖之。

5 上尝于延英谓宰相曰："卿辈当为朕惜官，勿用之私亲故。"李吉甫、权德舆皆谢不敢。李绛曰："崔祐甫有言，'非亲非故，不谙其才。'谙者尚不与官，不谙者何敢复与？但问其才器与官相称否耳。若避亲故之嫌，使圣朝亏多士之美，此乃偷安之臣，非至公之道也。苟所用非其人，则朝廷自有典刑，谁敢逃之？"上曰："诚如卿言。"

6 是岁，吐蕃寇泾州，及西门之外，驱掠人畜而去。上患之，李绛上言："京西、京北皆有神策镇兵，始，置之欲以备御吐蕃，使与节度使掎角相应也。今则鲜衣美食，坐耗县官。每有寇至，节度使邀与俱进，则云申取中尉处分。比其

得报，虏去远矣。纵有果锐之将，闻命奔赴，节度使无刑戮以制之，相视如平交，左右前却，莫肯用命，何所益乎！请据所在之地士马及衣粮、器械皆割隶当道节度使，使号令齐一，如臂之使指，则军威大振，虏不敢入寇矣。"上曰："朕不知旧事如此，当亟行之。"既而神策军骄恣日久，不乐隶节度使，竟为宦者所沮而止。

【注释】

①兖郓：这里指淄青、平卢两军镇。

【译文】

唐纪五十五　起壬辰(公元812年)十月，止丙申(公元816年)，共四年三个月。

宪宗昭文章武大圣至神孝皇帝中之上

元和七年(壬辰，公元812年)

1冬，十月，魏博监军将士们将拥戴田兴，废黜田怀谏的事情向朝廷奏报，皇帝紧急召见李绛说："你预料魏博的事态发展真是料事如神，十分吻合。"李吉甫请求皇帝派遣宫中宦官使者去魏博安抚，并观察事态的发展，李绛说："不能这样做。现在田兴将魏博的土地军队和百姓进献给朝廷，正等待着朝廷的诏令，如果不乘这个机会对他推心置腹，安抚接纳，用很大的恩宠团结他，而一定让敕使去那里以后，又带回将士们为他请求节度使旌节的表章回朝，然后再把节度使职务授给他，那么就是恩惠来自他的将士们，而不是出自陛下。将士们在他的心中重要，而朝廷在他的心中不重要，那个时候他对朝廷感恩戴德的心意，也就比不上现在将节度使职务授给他的程度。机会要是一丧失，那么后悔也来不及了。"李吉甫一向与枢密使梁守谦相交结，梁守谦也为李吉甫对皇帝说："从前的

惯例，都要派遣宫中的宦官使者去宣旨慰劳，现在只有魏博一镇不这样，恐怕魏博人更难知道朝廷的意向了。”皇帝最后还是派遣宫中的宦官使者张忠顺去魏博镇宣旨慰问，打算等他回来以后再商议主帅任命事宜。十八日，李绛又对皇帝说：“朝廷施行的恩典和威严的成功与失败，就在此一举了。好的机会，应该特别珍惜，怎么能随便放弃呢？处理这一事情，哪种措施有利和有害，是非常清楚的，希望陛下的心里不要再怀疑。我估计张忠顺的行程，应该才过了陕州，请求陛下明天早上就颁布白麻纸诏书，任命田兴为节度使，这样还来得及。”皇帝还打算暂时任命田兴为留后，李绛说：“田兴对朝廷如此恭谨顺从，如果朝廷不对他施行非同寻常的恩典，那就不能让他对朝廷有超常的感激。”皇帝采纳了他的主张。十九日，皇帝任命田兴为魏博节度使。张忠顺还没有踏上回程，皇帝的任命就到了魏州。田兴感谢皇帝的恩典，激动得泪流满面，全军将士没有不受鼓舞的。

2 二十五日，皇帝给皇子们改名，李寬改为李恽，李察改为李悰，李寰改为李忻，李寮改为李悟，李审改为李恪。

3 李绛又对皇帝说：“魏博镇的人们已经五十多年没有沾润君王恩德的教化了。现在突然一下子带着全镇六州的土地归顺了朝廷，等于挖了河朔地区的心脏，倾覆了黄河南北地区反叛作乱的巢穴，朝廷如果没有超出他们意料的重赏，那么就难以守慰将士们的忠心，而让相邻四周各道的人们受到劝勉而羡慕了。请陛下拿出宫中内库的钱一百五十万缗来赏赐给他们。”皇帝身边的宦官们认为“所赏赐得太多了。如果以后再有相同的事情，那又用什么来赏赐呢？”皇帝将这话说给李绛听，李绛说：“田兴不贪图专擅一地的权利，不顾忌四同邻道对他的危害，归顺朝廷，陛下怎么能吝惜小小的花费而耽误了大事，不借此收拢一道的人心呢？钱用光了还会再来的，好的时机一丧失，就再也无法追回来了。假如朝廷调派十五万兵力去攻这六个州，以一年为期限攻下来的话，那么花费难道只

有这一百五十万缗吗?"皇帝很高兴,说道:"我之所以穿粗劣的衣服,吃俭省的食物,蓄积钱财,正是为了要平定天下四方。要不然,将钱财白白地存在仓库里干什么呢?"十一月初六,皇帝派遣担任知制诰的裴度去魏博镇宣旨慰劳,带去一百五十万缗钱赏赐给军中将士,免除六州的老百姓一年赋税。军中将士接受了朝廷的赏赐,发出如雷般的欢呼声。成德、淄青、平卢三镇的几批使者见到这种场面,相视着,脸上黯然失色,感叹道:"坚持不服从朝廷命令的人真的会有什么好处呢?"

裴度替田兴讲述君臣上下之间关系的原则,田兴听了一整个晚上都不觉得疲倦,他对待裴度的礼仪极为周到,请裴度走遍他统辖下的所有州县,向军民们宣布朝廷的命令。田兴上奏朝廷请求任节度副使,皇帝下诏任命担任户部郎中的河东人胡证去作节度副使。田兴又上奏朝廷说他的属下还缺九十名官员,请求有关部门选拔派任,奉行朝廷的法令,向朝廷交纳赋税。田承嗣就任节度使以来建造的超过规定的豪华房屋,田兴一律回避,不去居住。

郓州李师道,蔡州吴少阳、恒州王承宗都派遣说客去魏博千方百计地劝说不要归顺朝廷,田兴始终不理睬。李师道派人对宣武节度使韩弘说:"我李家世代与田家约定互相保护援助,现在田兴不是田承嗣的同宗,又首先改变了黄河南北地区军镇的规矩,这也是您所厌恶的!我准备与成德军派兵一同讨伐田兴。"韩弘说:"我不知道你说的利害关系,只知道遵奉朝廷的命令行事。如果你的兵马向北渡过黄河,那我就派兵东进,攻下你的曹州!"李师道害怕了,不敢出兵。

田兴安葬了田季安以后,就把田怀谏送到了京城长安。二十六日,皇帝任命田怀谏为右监门卫将军。

4 李绛上奏振武军和天德军一带有良田将近一万顷左右,请选择能干的官吏负责开垦营田,能够节省驻军的衣服和粮食开支,皇帝采纳了这一建议。李绛命令度支使卢坦编列所需费用,在四年之

内；开垦田地四千八百顷，收获谷物四十多万斛，每年节省度支的开支二十多万缗钱，边防驻军依靠营田收入来开销。

5 皇帝曾经在延英殿对宰相们说："你们应该为我珍惜官职，不要用它来给亲戚朋友。"李吉甫和权德舆都表示说不敢这样做。李绛说："以前的宰相崔祐甫说过一句话：'不是亲戚和朋友，就不熟悉他的才能。'对熟悉的人尚且还不能给他一个官职，对不熟悉的人，怎么还敢给他官职呢？只要追问这个人的才能和器识与他的官职是否相称。如果回避任用、亲朋嫌疑，使本朝没有人才济济的美称，这是得过且过，只求自己安稳的臣子的做法，不符合大公无私的原则啊。假如用人不当，那么朝廷自有法典刑律，谁又敢逃脱惩罚呢？"皇帝说："实在是应该按你说的那样做。"

6 这一年，吐蕃侵犯泾州地区，敌人到了泾州城西门的外边，驱赶、掳掠人口和牲畜回去了。皇帝很为此事担忧，李绛上奏说："京城西边和北边都有神策军的镇守部队，最初，把他们安置在那里是为了防备和抵御吐蕃军队，让他们与各边镇节度使的军队形成犄角，响应边镇的。现在他们穿着华美的衣服，吃着鲜味食物，坐在那里消耗朝廷的钱财。每当有敌人来的时候，边镇节度使要求他们一同出击抗敌，他们就说要报告给护军中尉，听候他的指示，等得到护军中尉的答复时，敌人早已远离了。即使是有果断勇猛的神策军将领，听到命令后立即出击，但节度使没有刑罚和处死的权力来约束他们，对待他们就像平级官员一样，节度使指挥他们前进或后退，他们不肯服从命令。让他们布防驻守在那里又有什么用处呢？请陛下根据他们所在的地点，将人马和衣服粮食、武器装备分割出来，划给当地节度使管辖，使号令整齐，指挥自如，那么就能使军队的声威大为振作，敌人就不敢侵犯了。"皇帝说："我不知道原来情况是这样，应该立即采取这一措施。"但是，因为神策军骄横惯了，不愿意隶属于节度使，这事最后因被宦官们劝阻而作罢了。

八 年

1 春，正月，癸亥，以博州刺史田融为相州刺史。融，兴之兄也。融、兴幼孤；融长，养而教之。兴尝于军中角射，一军莫及。融退而抉之，曰："尔不自晦，祸将及矣！"故兴能自全于猜暴之时。

2 勃海定王元瑜卒，弟言义权知国务。庚午，以言义为勃海王。

3 李吉甫、李绛数争论于上前，礼部尚书、同平章事权德舆居中无所可否；上鄙之。辛未，德舆罢守本官。

4 辛卯，赐魏博节度使田兴名弘正。

5 司空、同平章事于頔久留长安，郁郁不得志。有梁正言者，自言与枢密使梁守谦同宗，能为人属请，頔使其子太常丞敏重赂正言，求出镇。久之，正言诈渐露，敏索其赂不得，诱其奴；支解之，弃溷中[1]。事觉，頔帅其子殿中少监季友等素服诣建福门请罪，门者不内；退，负南墙而立，遣人上表，阁门以无印引不受；日暮方归，明日，复至。丁酉，頔左授恩王傅，仍绝朝谒；敏流雷州，季友等皆贬官，僮奴死者数人；敏至秦岭而死。

事连僧鉴虚。鉴虚自贞元以来，以财交权幸，受方镇赂遗，厚自奉养，吏不敢诘。至是，权幸争为之言，上欲释之，中丞薛存诚不可。上遣中使诣台宣旨曰："朕欲面诘此僧，非释之也。"存诚对曰："陛下必欲面释此僧，请先杀臣，然后取之，不然，臣期不奉诏。"上嘉而从之。三月，丙辰，杖杀鉴虚，没其所有之财。

6 甲子，征前西川节度使、同平章事武元衡入知政事。

7 夏，六月，大水。上以为阴盈之象，辛丑，出宫人二百车。

8 秋，七月，振武节度使李光进请修受降城，兼理河防。时受降城为河所毁，李吉甫请徙其徒于天德故城②。李绛及户部侍郎卢坦以为："受降城，张仁愿所筑，当碛口，据虏要冲，美水草，守边之利地。今避河患，退二三里可矣，奈何舍万代永安之策，徇一时省费之便乎？况天德故城僻处确瘠，去河绝远，烽候警急不相应接，虏忽唐突，势无由知，是无故而蹙国二百里也。"及城使周怀义奏利害，与绛、坦同。上卒用吉甫策，以受降城骑士隶天德军。

李绛言于上曰："边军徒有其数而无其实，虚费衣粮，将帅但缘私役使，聚货财以结权幸而已，未尝训练以备不虞，此不可不于无事之时豫留圣意也。"时受降城兵籍旧四百人，及天德军交兵，止有五十人，器械止有一弓，自余称是。故绛言及之。上惊曰："边兵乃如是其虚邪！卿曹当加按阅。"会绛罢相而止。

【注释】

①溷(hùn 混)：这里指厕所。

②天德故城：地名，唐乾元年间以天安军改名为天德军，最初的治所在永济栅(今内蒙古乌拉特前旗东北部)，天德军旧城即在这里，后天德军移治今山西大同一带。

【译文】

元和八年(癸巳，公元813年)

1 春，正月初九，皇帝任命博州刺史田融为相州刺史。田融是田

兴的哥哥。田融和田兴年龄很小的时候就失去了父母。田融年龄大一些,抚育并教养了田兴。田兴曾在军中与将士们比赛射箭,全军将士没有人比得上他。田融退场后鞭打了田兴,对他说:"你不能自我隐藏才能,就会大祸临头了!"所以田兴能够在猜疑、残暴的田季安统治时期自我保全下来。

2 勃海定王元瑜去世,他的弟弟言义暂时代理勃海国内事务。十六日,皇帝册封言义为勃海王。

3 李吉甫和李绛多次在皇帝面前争论事情,礼部尚书、同平章事权德舆在中间不偏不倚,皇帝很瞧不起他。十七日,权德舆被罢免宰相职务,仍担任礼部尚书一职。

4(二月)初七,皇帝给魏博节度使田兴赐名为田弘正。

5 担任司空、同平章事职务的于頔长期居留在京城长安,闷闷不乐,难以伸展平生志向。有一个叫梁正言的人,自称和枢密使梁守谦同一宗族,能够为别人办好所托的事情,于頔就让他的儿子太常丞于敏用很厚重的礼物贿赂梁正言,要求让自己出去作节度使。过了很长时间后,梁正言行骗的事情渐渐暴露出来,于敏向他追索不回所贿赂的东西,就以利诱惑梁正言的家奴,把梁正言杀了后肢解,丢到厕所里去了。事情暴露后,于頔带着他的儿子殿中少监于季友等人穿着白色丧服到建福门前去请皇帝治罪,守门的人不让他们进去。他们退下来后,背朝着南墙站着,派人上表章给皇帝,阁门中值班的人因为表章上没有印信不接受。他们一行到天黑时才回家,第二天,又到这里来了。二月十三日,皇帝将于頔降职为恩王的师傅,仍然禁止他去朝见。将于敏流放到雷州,于季友等人都被贬职,家仆为此事死的有好几个人,于敏到秦岭时就死了。

这件事牵连了僧人鉴虚。鉴虚自从贞元年间以来,用钱财交结权贵宠臣,接受各地军镇的贿赂和赠馈,使自己生活得十分优裕,官吏们也不敢过问他的事。到这时,权贵宠臣们纷纷争着为他说情,皇帝准备对他施行免罪处理,御史中丞薛存诚认为不能这样

做。皇帝派宫中宦官使者前去御史台宣布意旨说："我想当面责问这个僧人，不是要放他。"薛存诚回答说："陛下如果一定要当面释放这个僧人，那么就请先杀了我，然后再将他从御史台提走，否则，我肯定不会接受诏令。"皇帝对薛存诚很赞赏，就听从了他的要求。二月初三，朝廷将鉴虚用军棍打死，没收了他的所有财产。

6 十一日，皇帝征召前任西川节度使、同平章事武元衡入朝处理朝廷事务。

7 夏，六月，发生了洪水灾害。皇帝认为这是阴气太盛的缘故，初五，放出了二百车宫女回家乡。

8 秋，七月，振武节度使李光进请求朝廷修筑受降城，兼带治理黄河堤防。当时受降城被黄河冲毁，李吉甫请求将受降城的人迁移到天德军的旧城中去，李绛和户部侍郎卢坦认为："受降城是中宗皇帝时期张仁愿修建的，地处大沙漠的出口，占据着控制异族人的要害之地，这里水草肥美，是防守边疆很有利的地方。现在为了回避黄河水患，退后二三里就行了，怎么能舍弃万代安定的长远大计，而只为一时节省开支的便利着想呢？何况天德军旧城地处偏远的贫寒之地，离黄河极远，烽火报警告急不能互相接应，胡族人突然前来侵犯，那就势必无法预先得知，这是无缘无故地缩减国土二百里啊。"后来受降城的城防使周怀义上奏朝廷，讲述修城与否的利弊得失，想法与李绛和卢坦相同。但皇帝最后却采用了李吉甫的建议，将受降城的骑兵划归天德军统辖。

李绛对皇帝说："边防军只有数字而实际上没有那么多人，白白浪费了衣服和粮食，将帅们只知道假公济私，储积钱财以交结权贵宠臣，未曾训练士兵，以防备不测，这种情况，不能不在还没有发生事情的时候请陛下事先注意。"当时，受降城的士兵名册上本有四百人，等到与天德军移交兵员的时候，只有五十人，武器装备只有一张弓，其余的东西跟这差不多。因此李绛就谈到了这一事情。皇帝很吃惊地说："边防军队竟然这样虚弱吗？你们应该仔细加以

追查。"正好,李绛被罢免宰相职务,这事就无人过问了。

9 乙巳,废天威军[1],以其众隶神策军。

10 丁未,辰、溆贼帅张伯靖请降。辛亥,以伯靖为归州司马,委荆南军前驱使。

11 初,吐蕃欲作乌兰桥,先贮材于河侧,朔方常遣人投之于河,终不能成。虏知朔方、灵盐节度使王佖贪,先厚赂之,然后并力成桥,仍筑月城守之。自是朔方御寇不暇。

12 冬,十月,回鹘发兵度碛南,自柳谷西击吐蕃。壬寅、振武、天德军奏回鹘数千骑至鹈鹕泉[2],边军戒严。

13 振武节度使李进贤,不恤士卒;判官严澈,绶之子也,以刻核得幸于进贤。进贤使牙将杨遵宪将五百骑趣东受降城以备回鹘,所给资装多虚估。至鸣沙,遵宪屋处,而士卒暴露;众发怒,夜,聚薪环其屋而焚之,卷甲而还。庚寅夜,焚门,攻进贤,进贤逾城走,军士屠其家,并杀严澈。进贤奔静边军。

14 群臣累表请立德妃郭氏为皇后。上以妃门宗强盛,恐正位之后,后宫莫得进,托以岁时禁忌,竟不许。

15 丁酉,振武监军骆朝宽奏乱兵已定,请给将士衣。上怒,以夏绥节度使张煦为振武节度使,将夏州兵二千赴镇,仍命河东节度使王锷以兵二千纳之,听以便宜从事。骆朝宽归罪于其将苏若方而杀之。

16 发郑滑、魏博卒凿黎阳古河十四里,以纾滑州水患。

17 上问宰相："人言外间朋党大盛，何也？"李绛对曰："自古人君所甚恶者，莫若人臣为朋党，故小人谮君子必曰朋党。何则？朋党言之则可恶，寻之则无迹故也。东汉之末，凡天下贤人君子，宦官皆谓之党人而禁锢之，遂以亡国。此皆群小欲害善人之言，愿陛下深察之！夫君子固与君子合，岂可必使之与小人合，然后谓之非党邪？"

【注释】

①天威军：唐宪宗元和初，将中央禁军的左、右神威军合并成一个军，号称天威军。元和八年废除此军，将士并入神策军中。

②鹘鹈泉：即拂梯泉，在西受降城北三百里。

【译文】

9(八月)二十五日，皇帝撤消天威军，将天威军的人马划归神策军统辖。

10 二十七日，辰州和溆州叛乱的首领张伯靖请求向朝廷投降。九月初二，皇帝任命张伯靖为归州司马，交给荆南节度使差遣。

11 当初，吐蕃人想修建乌兰桥，先在黄河边上储存了木材，朔方军经常暗中派人去把木材丢进黄河流走，乌兰桥始终架不成。吐蕃人知道朔方和灵盐节度使王佖贪婪，就先用很厚重的礼物贿赂他，然后集中力量把桥架好了，还在桥旁修筑一座月牙型的城墙防守。从此以后，朔方地区抵御吐蕃入侵的战事就接连不断了。

12 冬，十月，回鹘调兵穿过沙漠南下，从柳谷渡向西攻击吐蕃。二十三日，振武军和天德军上奏朝廷说回鹘几千名骑兵到了鹘鹈泉一带，边防军队加强了警备。

13 振武军节度使李进贤不体恤士兵。他的判官严澈是严绶的儿子，因为对人刻薄严厉而得到李进贤的宠信。李进贤派遣牙将杨遵

宪率领五百名骑兵赶赴东受降城去防备回鹘，所发给物资装备多半不是原物，而是用另外的东西折价给的。这支军队到了鸣沙县，杨遵宪一个人住在屋里，将士们都宿营在露天里。大家十分愤怒，晚上，弄了许多柴草堆集在杨遵宪住的房屋的四周，放火烧死了他，然后收起铠甲回振武军城去。十一日晚上，他们烧毁了振武军城的城门，向李进贤发起攻击，李进贤翻城墙逃走，将士们杀了他的全家，一并连严澈也杀了。李进贤逃奔到静边军那里去了。

14 朝廷群臣多次上表请求皇帝册立德妃郭氏为皇后。皇帝因为郭妃是郭子仪的孙女，这一族势力强盛，担心册立她为皇后以后，就不能亲近其他嫔妃了，于是以有岁时的禁忌为借口，最后还是没有答应。

15 十八日，振武军的监军骆朝宽上奏朝廷说叛乱的士兵已经平定，请求发给将士们衣服。皇帝很生气，调任夏绥节度使张煦为振武节度使，让他带领夏州的兵马二千人去就任振武节度使，还命令河东节度使王锷率二千人马迎接他，让他见机行事。骆朝宽将罪责都归在将领苏若方身上，就将他杀了。

16 皇帝调集郑滑、魏博的士兵开凿黎阳山附近的黄河古河道十四里，以便缓解滑州的水灾。

17 皇帝问宰相们说："人们说朝廷内外拉结朋党的风气很盛，这是为什么？"李绛回答说："自古以来，君王最痛恨的事情，就是臣子们结成朋党，所以小人要诬陷君子一定就要说他们结成朋党。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讲结朋党这一事情是可恶的，但仔细追查却没有什么痕迹。东汉末年，凡是天下的贤人和君子，宦官们都称他们是朋党中的人而永不任用他们，于是终于使东汉王朝灭亡了。这都是小人们想陷害好人的话，希望陛下深入地考察一下！一般说来，君子总是与君子在一起，难道能够一定让他们与小人们合群，然后才说他们不是朋党中的人吗？"

九 年

1 春，正月，甲戌，王锷遣兵五千会张煦于善羊栅[1]。乙亥，煦入单于都护府，诛乱者苏国珍等二百五十三人。二月，丁丑[2]，贬李进贤为通州刺史。甲午，骆朝宽坐纵乱者，杖之八十，夺色，配役定陵。

2 李绛屡以足疾辞位。癸卯，罢为礼部尚书。

初，上欲相绛，先出吐突承璀为淮南监军，至是，上召还承璀，先罢绛相。甲辰，承璀至京师，复以为弓箭库使、左神策中卫。

3 李吉甫奏："国家旧置六胡州于灵、盐之境，开元中废之，更置宥州以领降户；天宝中，宥州寄理于经略军[3]。宝应以来，因循遂废。今请复之，以备回鹘，抚党项。"上从之。夏，五月，庚申，复置宥州，理经略军，取鄜城神策屯兵九千以实之。

先是，回鹘屡请昏，朝廷以公主出降，其费甚广，故未之许。礼部尚书李绛上言，以为："回鹘凶强，不可无备；淮西穷蹙，事要经营。今江、淮大县，岁所入赋有二十万缗者，足以备降主之费，陛下何爱一县之赋，不以羁縻劲虏？回鹘若得许昏，必喜而无猜，然后可以修城堑，蓄甲兵，边备既完，得专意淮西，功必万全。今既未降公主而虚弱西城[4]；碛路无备，更修天德以疑虏心。万一北边有警，则淮西遗丑复延岁月之命矣！倘虏骑南牧，国家非步兵三万，骑五千，则不足以抗御！借使一岁而胜之，其费岂特降主之比哉！"上不听。

4 乙丑,桂王纶薨。

5 六月,壬寅,以河中节度使张弘靖为刑部尚书、同平章事。弘靖,延赏之子也。

6 翰林学士独孤郁,权德舆之婿也。上叹郁之才美曰:"德舆得婿郁,我反不及邪?"先是尚主皆取贵戚及勋臣之家,上始命宰相选公卿、大夫子弟文雅可居清贯者;诸家多不愿,惟杜佑孙司议郎悰不辞。秋,七月,戊辰,以悰为殿中少监、驸马都尉,尚岐阳公主。公主,上长女,郭妃所生也。八月,癸巳,成昏。公主有贤行,杜氏大族,尊行不翅数十人,公主卑委怡顺,一同家人礼度,二十年间,人未尝以丝发间指为贵骄。始至,则与悰谋曰:"上所赐奴婢,卒不肯穷屈,奏请纳之,悉自市寒贱可制指者。"自是闺门落然不闻人声。

7 闰月,丙辰,彰义节度使吴少阳薨。少阳在蔡州,阴聚亡命,牧养马骡,时抄掠寿州茶山以实其军。其子摄蔡州刺史元济,匿丧,以病闻,自领军务。

上自平蜀,即欲取淮西。淮南节度使李吉甫上言:"少阳军中上下携离,请徙理寿州以经营之。"会朝廷方讨王承宗,未暇也。及吉甫入相,田弘正以魏博归附。吉甫以为汝州扞蔽东都,河阳宿兵,本以制魏博,今弘正归顺,则河阳为内镇,不应屯重兵以示猜阻。辛酉,以河阳节度使乌重胤为汝州刺史,充河阳、怀、汝节度使,徙理汝州。己巳,弘正检校右仆射,赐其军钱二十万缗,弘正曰:"吾未若移河阳军之为喜也。"

九月，庚辰，以洺州刺史李光颜为陈州刺史，充忠武都知兵马使；以泗州刺史令狐通为寿州防御使。通，彰之子也。丙戌，以山南东道节度使袁滋为荆南节度使，以荆南节度使严绶为山南东道节度使。

吴少阳判官苏兆、杨元卿、大将侯惟清皆劝少阳入朝；元济恶之，杀兆，囚惟清。元卿先奏事在长安，具以淮西虚实及取元济之策告李吉甫，请讨之。时元济犹匿丧，元卿劝吉甫，凡蔡使入奏者，所在止之。少阳死近四十日，不为辍朝，但易环蔡诸镇将帅，益兵为备。元济杀元卿妻及四男以圬射堋，淮西宿将董重质，吴少诚之婿也，元济以为谋主。

8 戊戌，加河东节度使王锷同平章事。

9 李吉甫言于上曰："淮西非如河北，四无党援，国家常宿数十万兵以备之，劳费不可支也。失今不取，后难图矣。"上将讨之，张弘靖请先为少阳辍朝、赠官，遣使吊赠，待其有不顺之迹，然后加兵，上从之，遣工部员外郎李君何吊祭。元济不迎敕使，发兵四出，屠舞阳[5]，焚叶，掠鲁山、襄城、关东震骇。君何不得入而还。

10 冬，十月，丙午，中书侍郎、同平章事赵公李吉甫薨。

11 壬戌，以忠武节度副使李光颜为节度使。甲子，以严绶为申、光、蔡招抚使，督诸道兵招讨吴元济；乙丑，命内常侍知省事崔潭峻监其军。戊辰，以尚书左丞吕元膺为东都留守。

12 党项寇振武。

13 十二月，戊辰，以尚书右丞韦贯之同平章事。

【注释】

①善羊栅：地名，即善阳栅。在今山西朔县境内。

②丁丑：唐宪宗元和九年二月无丁丑日，疑误。

③经略军：唐代军镇，唐玄宗天宝年间置，治所在今内蒙古鄂托克旗东北。

④西城：即西受降城。唐代设置，在今内蒙古乌拉特中后旗西南乌加河北岸。

⑤舞阳：县名。秦代设置，治所在今河南舞阳县西北。历有废兴。

【译文】

元和九年(甲午，公元814年)

1 春，正月二十六日，王锷派遣五千兵马在善羊栅与张煦会合。二十七日，张煦进入单于都护府城内，杀了叛乱的苏国珍等二百五十二人。二月丁丑这一天，皇帝将李进贤贬职为通州刺史。十六日，骆朝宽因为纵容叛乱将士而获罪，朝廷将他打了八十军棍，削夺了他的官品和官服，把他发配到定陵服劳役。

2 李绛多次因脚病向皇帝靖求辞职。二十五日，李绛被罢免宰相职务，改任礼部尚书。

当初，皇帝准备提升李绛为宰相，就先把吐突承璀外放去担任淮南的监军，到这时，皇帝要召回吐突承璀，就先罢免了李绛的宰相职务。二十六日，吐突承璀回到京城长安，皇帝再次让他担任弓箭库使和左神策军护军中尉。

3 李吉甫上奏说："朝廷以前在灵州和盐州境内设置六胡州，开元年间废除了，另外设置宿州统领归降的胡族人。天宝年间，宥州附属于经略军治理。宝应年间以来，遵循旧制于是又废除了宥州。现在请陛下恢复宥州，以防备回鹘，安抚党项。"皇帝采纳了他的建

议。夏，五月十四日，朝廷恢复设置宥州，治所在经略军，将驻防鄜城的神策军九千人调来充实宥州的力量。

在此之前，回鹘可汗多次向朝廷请求娶公主为妻，朝廷认为公主出嫁远地，要花费很多钱，所以就没有答应。礼部尚书李绛上奏皇帝，他认为："回鹘凶猛强悍，不能没有防备。淮西地区穷迫困窘，要经营收复大计。现在江淮一带的大县，每年向朝廷交纳的赋税都有二十万缗钱，足够备办公主下嫁的费用，陛下为什么珍惜一个县的赋税收入，而不用它来牵制、维系强悍的胡人？回鹘如果得到允许娶公主为妻，一定会很高兴，而不猜疑朝廷。然后朝廷可以修筑城墙沟堑，储蓄铠甲武器，边疆防备巩固以后，就能够专心致志地对付淮西地区，这样一定会获得万无一失的成功。现在既没有下嫁公主而使西受降城防卫空虚，又不防备沙漠的南路，还在天德军修建东受降城，让回鹘心中疑虑。万一北部边疆有异族入侵的警报，那么淮西的残余叛逆就又可以苟延残喘了！假如回鹘的战马南侵，朝廷若没有三万步兵，五千骑兵，就无法阻挡抵御。假如在一年之内打败了回鹘人，那所花的费用岂止是下嫁公主所花的钱能比的吗？"皇帝对他的建议不理睬。

4 十九日，桂王李纶去世。

5 六月二十七日，皇帝任命河中节度使张弘靖为刑部尚书、同平章事。张弘靖是德宗皇帝时期宰相张延赏的儿子。

6 翰林学士独孤郁，是权德舆的女婿。皇帝称赞独孤郁才华横溢时说："权德舆能够以独孤郁为女婿，我反而比不上权德舆吗？"在此之前，聘娶公主的人都是权贵、皇室的亲戚以及功勋卓著的家族的子弟，皇帝这才命令宰相选择王公卿相、大臣的子弟们中温文尔雅，可以担当清闲职位的人。但很多家庭都不愿意高攀公主，只有担任司议郎的杜佑的孙子杜悰不推辞。秋，七月十八日，皇帝任命杜悰为殿中少监、驸马都尉，让他娶岐阳公主。岐阳公主是皇帝的长女，是郭妃生的。八月十三，杜悰与岐阳公主完成婚礼。岐阳公

主有贤淑的品行，杜氏家族是一个大家族，是公主长辈的不下几十人，岐阳公主对他们都很卑谦和蔼、顺从，就像对待自己家人的礼数一样，在二十年内，家人没有以丝毫的借口指责公主骄贵傲慢。岐阳公主刚到杜家时，就与杜悰商量说："陛下赐给我们的奴仆，他们最终是不肯服服帖帖地，上奏请陛下将他们收回去，我们所有的奴仆都从市场上买那些出身寒微贫贱可以使唤的人。"从此以后，闺门之内十分清静，连人说话的声音都听不到。

7闰八月十二日，彰义节度使吴少阳去世。吴少阳在蔡州，暗中招集各地的亡命之徒，放养马骡，经常抢劫寿州茶山的钱财以充实军需。他的儿子、蔡州代理刺史吴元济封锁吴少阳的死讯，向朝廷上奏说吴少阳病了，自己掌管了军中事务。

皇帝自从平定西蜀的刘闢以后，就想攻占淮西。当时的淮南节度使李吉甫上奏皇帝说："吴少阳军中上下之间人心离散，请允许我将治所移到寿州去筹划这件事。"正好朝廷出兵讨伐王承宗，没有力量考虑这事。后来李吉甫入朝担任宰相，田弘正带着魏博镇归顺朝廷。李吉甫认为汝州护卫着东都洛阳，驻扎在河阳军的军队，本来是用来控制魏博镇的，现在田弘正归顺了朝廷，那么河阳就成了内地军镇，不应该再在这里屯驻重兵，以表示对魏博的猜疑。十七日，皇帝将河阳节度使乌重胤调任汝州刺史，让他充任河阳、怀州、汝州地区的节度使，将治所迁移到汝州。二十五日，皇帝任命田弘正为检校右仆射，赏赐给魏博军钱二十万缗，田弘正说："这些给我带来的喜悦都比不上朝廷将河阳的军队移到汝州啊。"

九月初七，皇帝任命洺州刺史李光颜为陈州刺史，充任忠武军都知兵马使。任命泗州刺史令狐通为寿州防御使。令狐通是令狐彰的儿子。十三日，皇帝将山南东道节度使袁滋调任荆南节度使，调荆南节度使严绶为山南东道节度使。

吴少阳的判官苏兆、杨元卿和大将侯惟清都劝说吴少阳进京入朝，吴元济讨厌他们，杀了苏兆，囚禁了侯惟清。杨元卿因为入朝

奏报事情正在长安城，就把淮西的各种情况和攻下吴元济的策略都告诉了李吉甫，请求派兵讨伐。当时吴元济还隐瞒着父亲死了的消息，杨元卿劝李吉甫，对凡是蔡州派来的使者，他们走到哪里就将他们阻留在那里。吴少阳死了将近四十天，皇帝没有为他停止上朝以示哀悼，只是将蔡州四周各军镇的将帅们调换了，增加兵力，加强防备。吴元济杀了杨元卿的妻子和四个儿子，用他们的血涂在箭靶上。淮西的旧将董重质是吴少诚的女婿，吴元济便让他为主要策划人。

8 二十五日，皇帝加封河东节度使王锷为同平章事。

9 李吉甫对皇帝说："淮西的情况不同于河北地区，它的四周没有同伙可以支援，朝廷经常在这里驻扎几十万军队防备它，将士的辛劳和朝廷的开支都难以支撑下去，如果失掉现在的机会不去攻打，那以后就很难下手了。"皇帝准备派兵去讨伐，张弘靖请求先为吴少阳的死停止上朝，给他追赠官爵，派遣使者去吊祭和赠送治丧的钱财，等吴元济有不恭顺朝廷的迹象，然后使用武力，皇帝采纳了他的建议，派遣工部员外郎李君何去吊祭。吴元济不迎接朝廷的使者，调兵四面出击，血洗舞阳县，焚烧叶城，抢劫了鲁山和襄城，关东地区受到了极大的震动。李君何不能进蔡州去，只好回朝了。

10 冬，十月初三，中书侍郎、同平章事赵公李吉甫去世。

11 十九日，皇帝任命忠武节度副使李光颜为节度使。二十一日，皇帝任命严绶为申州、光州和蔡州招抚使，督促各道军队招抚讨伐吴元济。二十二日，皇帝命令负责内侍省事务的内常侍崔潭峻担任严绶的监军。二十五日，皇帝任命尚书左丞吕元膺为东都留守。

12 党项人侵犯振武军的防地。

13 十二月二十五日，皇帝任命尚书右丞韦贯之为同平章事。

十 年

1 春,正月,乙酉,加韩弘守司徒。弘镇宣武,十余年不入朝,颇以兵力自负,朝廷亦不以忠纯待之。王锷加平章事,弘耻班在其下,与武元衡书,颇露不平之意。朝廷方倚其形势以制吴元济,故迁官使居锷上以宠慰之。

2 吴元济纵兵侵掠,及于东畿。己亥,制削元济官爵,命宣武等十六道进军讨之。严绶击淮西兵,小胜,不设备,淮西兵夜还袭之;二月,甲辰,绶败于磁丘[1],却五十余里,驰入唐州而守之。寿州团练使令狐通为淮西兵所败,走保州城,境上诸栅尽为淮西所屠。癸丑,以左金吾大将军李文通代之,贬通昭州司户。

诏鄂岳观察使柳公绰以兵五千授安州刺史李听,使讨吴元济,公绰曰:"朝廷以吾书生不知兵邪!"即奏请自行,许之。公绰至安州,李听属橐鞬迎之[2]。公绰以鄂岳都知兵马使、先锋行营兵马都虞候二牒授之,选卒六千以属听,戒其部校曰:"行营之事,一决都将。"听感恩畏威,如出麾下。公绰号令整肃,区处军事,诸将无不服。士卒在行营者,其家疾病死丧,厚给之,妻淫泆者,沈之于江,士卒皆喜曰:"中丞为我治家,我何得不前死!"故每战皆捷。公绰所乘马,踶杀圉人[3],公绰命杀马以祭之,或曰:"圉人自不备耳,此良马,可惜!"公绰曰:"材良性驽,何足惜也!"竟杀之。

3 河东将刘辅杀丰州刺史燕重旰,王锷诛之,及其党。

4 王叔文之党坐谪官者,凡十年不量移,执政有怜其才

欲渐进之者，悉召至京师；谏官争言其不可，上与武元衡亦恶之，三月，乙酉，皆以为远州刺史，官虽进而地益远。永州司马柳宗元为柳州刺史，朗州司马刘禹锡为播州刺史。宗元曰："播非人所居，而梦得亲在堂，万无母子俱往理。"欲请于朝，愿以柳易播。会中丞裴度亦为禹锡言曰："禹锡诚有罪，然母老，与其子为死别，良可伤！"上曰："为人子尤当自谨，勿贻亲忧，此则禹锡重可责也。"度曰："陛下方侍太后，恐禹锡在所宜矜。"上良久，乃曰："朕所言，以责为人子者耳；然不欲伤其亲心。"退，谓左右曰："裴度爱我终切。"明日，禹锡改连州刺史。

宗元善为文，尝作《梓人传》，以为："梓人不执斧斤刀锯之技，专以寻引、规矩、绳墨度群木之材，视栋宇之制，相高深、圆方、短长之宜，指麾众工，各趋其事，不胜任者退之。大夏既成，则独名其功，受禄三倍。亦犹相天下者，立纲纪、整法度，择天下之士使称其职，居天下之人使安其业，能者进之，不能者退之，万国既理，而谈者独称伊、傅、周、召，其百执事之勤劳不得纪焉。或者不知体要，衒能矜名，亲小劳，侵众官，听听于府庭，而遗其大者远者，是不知相道者也。"

又作《种树郭橐驼传》曰："橐驼之所种，无不生且茂者。或问之，对曰：'橐驼非能使木寿且孳也。凡木之性，其根欲舒，其土欲故，既植之，勿动勿虑，去不复顾。其莳也若子，其置也若弃，则其天全而性得矣。他植者则不然，根拳而土易，爱之太恩，忧之太勤，旦视而暮抚，已去而复

顾，甚者爪其肤以验其生枯，摇其本以观其疏密，而木之性日以离矣。虽曰爱之，其实害之；虽曰忧之，其实仇之。故不我若也！为政亦然。吾居乡见长人者，好烦其令，若甚怜焉而卒以祸之。旦暮吏来，聚民而令之，促其耕获，督其蚕织，吾小人辍饔飧以劳吏之不暇，又何以蕃吾生而安吾性邪！凡病且怠，职此故也。"此其文之有理者也。

【注释】

①磁丘：即慈丘，县名，隋代设置，治所在今河南泌阳县北。

②槀(gao 高)：收藏衣甲或弓箭的器具。

③踶：即踢。

【译文】

元和十年(乙未，公元815年)

1 春，正月十三日，皇帝加封韩弘司徒职位。韩弘镇守宣武军，十几年一直不进京入朝，因为自己兵力强大，很觉得自己了不起，朝廷也不把他当作竭诚尽忠的臣子看待。朝廷加封王锷同平章事之后，韩弘以自己的地位在王锷之下为耻辱，写了一封信给宰相武元衡，露出了一些愤愤不平的牢骚。朝廷正要利用韩弘统辖地区的有利形势来制服吴元济，所以给他加封的官职在王锷之上，以表示对他的宠信和安慰。

2 吴元济放兵马出去侵扰抢劫，到了东都洛阳的近郊地区。二十七日，皇帝下制书削去吴元济的官职爵位，命令宣武等十六道进军讨伐吴元济。严绶进攻淮西的军队，获得一场小胜利，就没有防备，结果淮西的军队晚上袭击了严绶的军队。二月初二，严绶在磁丘战败，后退五十多里，进入唐州防守。寿州团练使令狐通被淮西的军队打败，退保寿州城，寿州边境上的各个营栅都被淮西兵血洗了。

十一日，皇帝任命左金吾大将军李文通代替令狐通，将令狐通贬职为昭州司户。

皇帝下诏命令鄂岳观察使柳公绰将五千将士交给安州刺史李听统领，让他去讨伐吴元济，柳公绰说："朝廷认为我是一个书生，不懂得用兵的方法！"立即就向朝廷上奏请求自己带兵去，朝廷同意了。柳公绰到了安州，李听让军中将领们前去迎接他。柳公绰将鄂岳都知兵马使和先锋行营兵马都虞候的两项委任书给了李听，从军中挑选六千名将士交给李听统辖，他还告戒自己的部下将领们说："行军打仗的事情，一切由李都将决定。"李听感激柳公绰的恩德，敬畏他的威严，就像柳公绰的部下一样。柳公绰的军令整齐严肃，处理军中各种事务，各个将领没有不服从的。士兵出征打仗的人，如果家中有生病和死的事情，柳公绰就给他们发很多东西；如果妻子有与别人淫乱的，那么就把她沉在江中淹死，士兵们都高兴地说："柳中丞为我们治理家务事情，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为他拼命打仗呢？"因此每打一仗都取得了胜利。柳公绰平时骑的一匹马，踢死了养马的人，柳公绰下令杀了马来祭祀那个养马的人，有人说："养马的人自己不提防被踢死了的，这是匹好马，杀了可惜了！"柳公绰说："这匹马善于奔跑，但性子顽劣，杀了它又有什么可惜的呢？"最后还是将马杀了。

3 河东军的将领刘辅杀了丰州刺史燕重旰，王锷杀了刘辅及其同伙。

4 王叔文的同党们因罪被贬官流放的，一共有十年没有按赦免诏令向内地逐渐移动，朝廷中执掌大政的人怜惜他们的才能，打算逐渐起用他们，就将他们全都召到京城长安来了。谏官们纷纷上奏说这样做不合适，皇帝和武元衡也讨厌这些人。三月十四日，皇帝都将他们任命为边远地区州的刺史，他们虽然升了官，但是去的地方却更加遥远了。永州司马柳宗元担任了柳州刺史，朗州司马刘禹锡担任了播州刺史。柳宗元说："播州不是人能住的地方，但刘梦得

的母亲还健在，万万没有母亲和儿子一起去的道理。"打算向朝廷请求，愿意将柳州刺史一职让给刘禹锡，而自己去作播州刺史。正好御史中丞裴度也为刘禹锡向皇帝求情说："刘禹锡实在是有罪的，但他的母亲年纪很大，要同他的儿子作生死离别，实在是太伤心了！"皇帝说："作儿子的，尤其应该自我谨慎，不要给双亲带来忧虑，要说起来，刘禹锡是应该加重责罚的。"裴度说："陛下正在侍奉着太后，按情理恐怕应该对刘禹锡有所怜悯吧。"皇帝沉思了很久，才说："我刚才说的话，那只是责备作儿子的人的，但并不是想要让他母亲伤心。"退朝以后，皇帝对身边的侍从说："裴度对我爱护得很深切啊。"第二天，皇帝将刘禹锡改任为连州刺史。

柳宗元很会写文章，他曾写了一篇《梓人传》，在文中他谈到："负责作房屋的工匠头目，不使用斧头、刀锯的技巧，专门用长尺、圆规角尺以及墨斗来估量各种木料的用途，他考察房屋的格局，观测高度、方圆、长短是否合适，指挥各位工匠，各负责自己的事情，不能够胜任职责的人，他就辞退他们。房屋作成之后，那么功劳只是他一个人的，他所得的酬金是工匠们的三倍。朝廷的宰相也同他的情况一样，他建立政纲法纪，整肃法令制度，选择天下的人才让他们与担负的职位相称，让天下的百姓都定居下来，使他们安心从事自己的职业，有才能的人就提拔起来，没有才能的人就斥退出去。天下得到治理后，谈论这一事情的人只称赞伊尹、傅说、周公、召公等宰相，其他的朝廷文武百官的辛勤和劳苦都不能够记载下来。有的宰相不知道应该如何治理天下，只是一味地炫耀自己的才能，夸张自己的名声，亲自做些琐碎的小事，侵犯百官职责内的事情，在官署中吵闹争论不休，而没有抓住朝廷政务中重要的和长远的事情，这是因为他们不知道做宰相的法则啊。"

柳宗元又写了一篇《种树人郭橐驼传》说："郭橐驼所种的树，没有一棵不能活下来而且长势茂盛的。有人问他其中的道理，郭橐驼回答说：'并不是我郭橐驼能够使树木长久而且滋长繁茂。一般

来说，树木的特性是，它的根要舒展，它周围的泥土要随移植而来。把树栽下以后，就不要动它，不要为它担心，离开这里不再来看它。栽种树木的时候要像子女一样爱护，栽进泥土之后就像对抛弃了东西一样，那么，树木的特性就能保存下来而生长自得。其他栽树的人就不一样，将树根盘拳起来而换了树苗原来的泥土，爱护它太过于深切了，为它担忧得太殷勤了，早上去看，晚上去摸，已经栽好了又回来看。甚至抓破树皮，以检查树是活的，还是枯死了，摇晃着树干来观察两树之间是太远了，还是太近了，而使树木一天天脱离了自然本性。虽然说是爱护它，实际上是害了它；虽然说是为它担心，实际上却是在仇恨它。所以他们都不如我了！处理政事也和种树一样。我住在乡下，看到当官的人，喜欢不断地发号施令，像是很爱惜老百姓，最后却是祸害老百姓。早晚都有官吏来，召集老百姓发号施令，催促我们去耕种和收获，督促他们养蚕织布，我们这些平民百姓忙得早晚饭都吃不上，去慰劳官吏还来不及，这又哪里是让我们休养生息，增殖生计，安宁地生活呢！要说老百姓困窘懈怠，都是这个原因造成的。"这就是柳宗元在文中讲的治国之道。

5 庚子，李光颜奏破淮西兵于临颍。

6 田弘正遣其子布将兵二千助严绶讨吴元济。

7 甲辰，李光颜又奏破淮西兵于南顿[1]。

8 吴元济遣使求救于恒、邢；王承宗、李师道数上表请赦元济，上不从。是时发诸道兵讨元济而不及淄青，师道使大将将二千人趣寿春，声言助官军讨元济，实欲为元济之援也。

师道素养刺客奸人数十人，厚资给之，其人说师道

曰:"用兵所急,莫先粮储,今河阴院积江、淮租赋,请潜往焚之。募东都恶少年数百,劫都市,焚宫阙,则朝廷未暇讨蔡,先自救腹心。此亦救蔡一奇也。"师道从之。自是所在盗窃发。辛亥暮,盗数十人攻河阴转运院,杀伤十余人,烧钱帛三十余万缗匹,谷三万余斛,于是人情恇惧。群臣多请罢兵,上不许。

9 诸军讨淮西久未有功,五月,上遣中丞裴度诣行营宣慰,察用兵形势。度还,言淮西必可取之状,且曰:"观诸将,惟李光颜勇而知义,必能立功。"上悦。

考功郎中、知制诰韩愈上言,以为:"淮西三小州,残弊困剧之余,而当天下之全力,其破败可立而待。然所未可知者,在陛下断与不断耳。"因条陈用兵利害,以为:"今诸道发兵各二三千人,势力单弱,羁旅异乡,与贼不相谙委,望风慑惧。将帅以其客兵,待之既薄,使之又苦;或分割队伍,兵将相失,心孤意怯,难以有功。又其本军各须资遣,道路辽远,劳费倍多。闻陈、许、安、唐、汝、寿等州与贼连接处,村落百姓悉有兵器,习于战斗,识贼深浅,比来未有处分,犹愿自备衣粮,保护乡里。若令召募,立可成军。贼平之后,易使归农。乞悉罢诸道军,募土人以代之。"又言:"蔡州士卒皆国家百姓,若势力穷不能为恶者,不须过有杀戮。"

10 丙申,李光颜奏败淮西兵于时曲。淮西兵晨压其垒而陈,光颜不得出,乃自毁其栅之左右,出骑以击之。光颜自将数骑冲其陈,出入数四,贼皆识之,矢集其身如猬毛。其

子攙辔止之，光颜举刀叱去。于是人争致死，淮西兵大溃，杀数千人。上以裴度为知人。

【注释】

①南顿：县名，西汉时设置，历有改易，治所在今河南项城县西南。

【译文】

5 二十九日，李光颜上奏朝廷说在临颍打败了淮西的军队。

6 田弘正派他的儿子田布率三千名骑士协助严绶进攻吴元济。

7（四月）初三，李光颜又向朝廷奏报说在南顿县一带打败了淮西的军队。

8 吴元济派遣使者向王承宗和李师道求救，王承宗、李师道多次上表章给皇帝请求赦免吴元济，皇帝不答应。当时朝廷调派各道军队讨伐吴元济，但没有命令淄青镇参予，李师道就派大将率二千人马去寿春，名义上是帮助朝廷讨伐吴元济，实际上是想援助吴元济。

李师道一直养着几十个刺客和奸邪之辈，给他们的待遇十分优厚，他们劝李师道说："派兵打仗最急需的东西，没有比得上粮食储备了。现在河阴转运院聚积着江淮一带的赋税，请让我们暗中去烧毁了。再在东都洛阳召募几百名不良少年，让他们抢劫都市、焚烧宫殿，那么朝廷就没有时间来攻打蔡州，而先去援救自己的核心后方了。这也是一条援救蔡州的奇策。"李师道采纳了他们的建议。从此以后，各地都有盗贼们暗中活动。初十的傍晚，几十名盗贼进攻河阴转运院，杀死杀伤护院的十几个，烧毁了钱币、布帛三十多万缗、匹和谷物三万多斛，这样一来，人们就感到惶恐不安了。朝廷大臣很多人都请求停止军事行动，皇帝不肯答应。

9 各路军队攻打淮西，长时间没有获得什么成功，五月，皇帝派遣御史中丞裴度到行营去慰问将士，察看打仗的形势。裴度回来，

谈了淮西一定能攻下的情况，而且还说："观察了各位将领之后，只有李光颜勇敢善战，懂得为朝廷效忠，他一定能立下功勋。"皇帝听了后很高兴。

担任考功郎中和知制诰的韩愈上奏朝廷，他认为："淮西地区仅有三个小州，在残破困顿、难以支撑的形势下，面对着全国军力的攻打，其失败是可以预料的。但是，现在所不清楚的是陛下作不作出决断了。"于是逐条陈说用兵的利害，他认为："现在各道调派兵力二三千人出征，势单力弱，将士们客居异地他乡，不了解敌人的情况，一遇见敌人就感到害怕。将帅们因为他们是外地来的军队，给他们的待遇很菲薄，但又极力役使他们。甚至将他们原来的队伍拆散，使原来的士兵和将领们相互分离，以致将士们深感孤单，心怀胆怯，很难立下战功。另外，各道又各自需要为派出的军队运送给养，道路很遥远，劳苦和花费成倍增多。听说陈、许、安、唐、汝、寿等州与敌人相邻接壤，各个村落的老百姓家全部有武器，已经习惯与敌人打仗，非常熟悉敌人的详情，近来虽然没有召募他们，但他们还是愿意自己准备衣服和粮食，保护家乡的平安。如果朝廷下令召募他们，就可以立即组成军队。敌人被平定以后，也容易让他们回乡务农。请撤回各道的军队，召募当地的老百姓来代替。"他又说："蔡州地区的士兵都是朝廷的百姓，如果吴元济山穷水尽不能够再作恶下去时，不必过多地杀害他们。"

10 二十六日，李光颜上奏朝廷说在时曲一带打败了淮西的军队。淮西兵一早上就紧逼着李光颜的营垒摆开阵势，李光颜的军队不能出营作战，李光颜于是将营垒左右两边的栅栏毁掉，派骑兵出去。李光颜亲自率领几名骑兵冲锋陷阵，多次出入敌人军中，敌人都认识他了，射箭都射到他身上，就像刺猬一样，他的儿子拉着他的战马劝止他，李光颜对儿子举着刀，把他喝骂走了。于是，将士们争相拼死杀敌，淮西的军队大规模溃散，被杀了几千人。皇帝觉得裴度善于识别人才。

11 上自李吉甫薨，悉以用兵事委武元衡。李师道所养客说李师道曰："天子所以锐意诛蔡者，元衡赞之也，请密往刺之。元衡死，则他相不敢主其谋，争劝天子罢兵矣。"师道以为然，即资给遣之。

王承宗遣牙将尹少卿奏事，为吴元济游说。少卿至中书，辞指不逊，元衡叱出之；承宗又上书诋毁元衡。

六月，癸卯，天未明，元衡入朝，出所居靖安坊东门；有贼自暗中突出射之，从者皆散走，贼执元衡马行十余步而杀之，取其颅骨而去。又入通化坊击裴度，伤其首，坠沟中，度氈帽厚，得不死。傔人王义自后抱贼大呼[1]，贼断义臂而去。京城大骇，于是诏宰相出入，加金吾骑士张弦露刃以卫之，所过坊门呵索甚严。朝士未晓不敢出门。上或御殿久之，班犹未齐。

贼遗纸于金吾及府、县，曰："毋急捕我，我先杀汝。"故捕贼者不敢甚急。兵部侍郎许孟容见上言："自古未有宰相横尸路隅而盗不获者，此朝廷之辱也！"因涕泣。又诣中书挥涕言："请奏起裴中丞为相，大索贼党，穷其奸源。"戊申，诏中外所在搜捕，获贼者赏钱万缗，官五品；敢庇匿者，举族诛之。于是京城大索，公卿家有复壁、重橑者皆索之[2]。

成德军进奏院有恒州卒张晏等数人，行止无状，众多疑之。庚戌，神策将军王士则等告王承宗遣晏等杀元衡。吏捕得晏等八人，命京兆尹裴武、监察御史陈中师鞫之。癸亥，诏以王承宗前后三表出示百僚，议其罪。

裴度病疮，卧二旬，诏以卫兵宿其第，中使问讯不绝。或请罢度官以安恒、郓之心，上怒曰："若罢度官，是奸谋得成，朝廷无复纲纪。吾用度一人，足破二贼。"甲子，上召度入对。乙丑，以度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度上言："淮西，腹心之疾，不得不除。且朝廷业已讨之，两河藩镇跋扈者，将视此为高下，不可中止。"上以为然，悉以用兵事委度，讨贼甚急。初，德宗多猜忌，朝士有相过从者，金吾皆伺察以闻，宰相不敢私第见客。度奏："今寇盗未平，宰相宜招延四方贤才与参谋议。"始请于私第见客，许之。

陈中师按张晏等，具服杀武元衡；张弘靖疑其不实，屡言于上，上不听。戊辰，斩晏等五人，杀其党十四人，李师道客竟潜匿亡去。

12 秋，七月，庚午朔，灵武节度使李光进薨。光进与弟光颜友善，光颜先娶，其母委以家事。母卒，光进后娶，光颜使其妻奉管钥，籍财物，归于其姒。光进反之曰："新妇逮事先姑，先姑命主家事，不可易也。"因相持而泣。

13 甲戌，诏数王承宗罪恶，绝其朝贡，曰："冀其翻然改过，束身自归。攻讨之期，更俟后命。"

【注释】

①傱(zòng 纵)人：侍从。

②重檐：唐代的一种建筑形式，即大屋顶下建有小的房屋，颇类后世的亭子间或阁楼那种形式。

【译文】

11 自从李吉甫去世以后，皇帝就把调兵征讨的事全交给武元衡

处理。李师道豢养的刺客们劝李师道说："天子之所以要坚决讨伐蔡州的原因，都是由于武元衡的主意，请允许我们秘密地去刺杀他。武元衡死了，那么其他宰相就不敢主持讨伐蔡州的行动了，就会纷纷劝说皇帝停止用兵了。"李师道觉得有道理，就给了很多钱打发他们去行刺。

王承宗派遣牙将尹少卿入朝奏报事情，为吴元济说情。尹少卿到了中书省，说的话很不谦逊，武元衡当场将他喝斥出去。此后，王承宗又向皇帝上书攻击毁谤武元衡。

六月初三，天还没有亮，武元衡去上朝，出了他居住的东安坊的东门，有盗贼从暗地里突然跑出来向他射箭，他的随从人员都纷纷逃散，盗贼牵着武元衡的马走了十几步，就把武元衡杀了，砍下他的头颅后离开了。盗贼们又进了通化坊去袭击裴度，伤了裴度的头部，裴度掉到沟里，裴度因为头上的毡帽很厚，得以幸免一死。裴度的侍从王义人背后抱住一个盗贼大喊大叫，盗贼砍断了王义的手臂后就跑了。京城为此大为震惊，于是皇帝下诏命令宰相出住宅和入朝堂，都加派金吾骑兵全副武装保卫，他们所经过的街坊大门，都严格吆喝搜索。要上朝的大臣天不亮不要出家门。皇帝有时候上殿很久了，上朝的人士还没有到齐。

盗贼们在金吾卫和京兆府与各县留下纸条威胁说："你们不要急着搜捕我们，否则，我们就先拿你们开刀。"因此，各个搜捕盗贼的人不敢太急。兵部侍郎许孟容去见皇帝说："自古以来，没有宰相横尸大街，而没有抓获刺杀者的事情，这是朝廷的奇耻大辱啊！"说着就泪流满面。许孟容又到中书省抹着眼泪说："请上奏任用裴中丞为宰相，大规模搜捕盗贼的同党，查清他们谋杀的根源。"初九，皇帝下诏朝廷内外的各地要搜捕盗贼，抓获行刺的盗贼，就将赏钱一万缗，给五品官职。胆敢包庇窝藏的，杀他的全家。于是，在京城大规模地进行了搜捕，王公卿相家有夹层墙壁和双层楼层的，都进行了搜索。

成德军在京城长安的进奏院中有恒州来的士兵张晏等几人，他们行踪诡秘，很多人都怀疑他们是刺客。初十，神策军的将军王士则等人上告王承宗派遣张晏等人刺杀了武元衡。官吏们逮捕了张晏等八人，皇帝下令京兆尹裴武和监察御史陈中师审讯他们。二十三日，皇帝下诏把王承宗上奏的前后三个表章给群臣看，商议如何处置王承宗。

裴度养伤，在家卧床二十天，皇帝下诏派宫廷卫士去守卫他的住宅，宫中宦官使者去询问病情的人轮流不断。有人请求皇帝罢免了裴度的官职来安定恒州和邢州的人心，皇帝十分生气地说："如果罢免了裴度，那就让王承宗等人的阴谋得逞了，朝廷再没有纲常政纪可言。我任用裴度一人，就足以打败这两个叛贼。"二十四日，皇帝召裴度入朝商议事情。二十五日，皇帝任命裴度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裴度对皇帝说："淮西地区是朝廷的心腹大患，不能不消灭一祸患。而且朝廷已经在进攻吴元济，黄河南北军镇中专横跋扈的人，将以此来衡量他们同朝廷谁的力量强大，决不能中止军事行动。"皇帝觉得他说得对，就把打仗用兵的事务全部交给裴度处理，以加紧进攻吴元济。当初，德宗皇帝对朝廷大臣多有怀疑之心，大臣们有相互交往的，金吾卫的人都暗中侦察，上报给皇帝，宰相们不敢在自家的宅第中会见客人。裴度上奏说："现在叛贼们还没有平定，宰相应该招揽延引四方的贤能人才参预商议平叛事宜。"开始请求在自己家里会见客人，皇帝同意了。

陈中师讯问张晏等人，他们都承认刺杀了武元衡。宰相张弘靖怀疑这与事情不符，多次向皇帝谈到这件事，皇帝不相信。二十八日，杀了张晏等五人，还杀了他们的同伙十四人，最后竟让李师道派来的刺客暗中逃跑了。

12 秋，七月初一，灵武节度使李光进去世。李光进与弟弟李光颜关系很好，李光颜先娶妻室，他们的母亲就将家事交给李光颜的妻子处理。他们的母亲去世后，李光进才娶妻室，李光颜让他的妻子

将钥匙和记载财产的帐本交给嫂子保管。李光进又送回给李光颜说："弟媳曾侍奉过先母，先母让她主持家务，这不能更改。"于是兄弟俩握着手哭起来。

13 初五，皇帝下诏列举王承宗所犯罪恶，不让他再进京朝贡，说："希望他翻然醒悟，改过自新，自己入朝，负荆请罪。进攻讨伐他的日期，再等以后的命令。"

14 八月，己亥朔，日有食之。

15 李师道置留后院于东都，本道人杂沓往来，吏不敢诘。时淮西兵犯东畿，防御兵悉屯伊阙；师道潜内兵于院中，至数十百人，谋焚宫阙，纵兵杀掠，已烹牛饷士，明日，将发。其小卒诣留守吕元膺告变，元膺亟追伊阙兵围之；贼众突出，防御兵踵其后，不敢迫，贼出长夏门，望山而遁。是时都城震骇，留守兵寡弱；元膺坐皇城门，指使部分，意气自若，都人赖以安。

东都西南接邓、虢，皆高山深林，民不耕种，专以射猎为生，人皆趍勇[1]，谓之山棚。元膺设重购以捕贼。数日，有山棚鬻鹿，贼遇而夺之，山棚走召其侪类，且引官军共围之谷中，尽获之。按验，得其魁，乃中岳寺僧圆净；故尝为史思明将，勇悍过人，为师道谋，多买田于伊阙、陆浑之间，以舍山棚而衣食之。有訾嘉珍、门察者，潜部分以属圆净，圆净以师道钱千万，阳为治佛光寺，结党定谋，约令嘉珍等窃发城中，圆净举火于山中，集二县山棚入城助之。

圆净时年八十余，捕者既得之，奋锤击其胫，不能折。圆净骂曰："鼠子，折人胫且不能，敢称健儿！"乃自置其胫，教使折之。临刑，叹曰："误我事，不得使洛城流血！"党与死者凡数千人。留守、防御将二人及驿卒八人皆受其职名，为之耳目。

元膺鞫訾嘉珍、门察，始知杀武元衡者乃师道也，元膺密以闻；以槛车送二人诣京师。上业已讨王承宗，不复穷治。元膺上言："近日藩镇跋扈不臣，有可容贷者。至于师道谋屠都城，烧宫阙，悖逆尤甚，不可不诛。"上以为然；而方讨吴元济，绝王承宗，故未暇治师道也。

16 乙丑，李光颜败于时曲。

17 初，上以严绶在河东，所遣裨将多立功，故使镇襄阳，且督诸军讨吴元济。绶无他材能，到军之日，倾府库，赍士卒，累年之积，一朝而尽；又厚赂宦官以结声援，拥八州之众万余人屯境上，闭壁经年，无尺寸功。裴度屡言其军无政。

九月，癸酉，以韩弘为淮西诸军都统。弘乐于自擅，欲倚贼自重，不愿淮西速平。李光颜在诸将中战最力，弘欲结其欢心，举大梁城索得一美妇人，教之歌舞丝竹，饰以珠玉金翠，直数百万钱，遣使遗之。使者先致书。光颜大飨将士，使者进妓，容色绝世，一座尽惊。光颜谓使者曰："相公愍光颜羁旅，赐以美妓，荷德诚深。然战士数万，皆弃家远来，冒犯白刃，光颜何忍独以声色自娱悦乎？"因流涕，座者皆泣；即于席上厚以缯帛赠使者，并妓返之，曰："为

光颜多谢相公，光颜以身许国，誓不与逆贼同戴日月，死无贰矣！”

【注释】

①趫(qiáo 乔)：步伐轻捷、矫健。

【译文】

14 八月初一，日食。

15 李师道在东都洛阳设立了留后院，他那一道的人员纷纷往来于留后院，洛阳的官吏不敢盘问。当时淮西的军队侵犯东都近郊，洛阳的防御兵全部驻守在伊阙县。李师道暗中派士兵潜进在洛阳的留后院中，人数达到了几十甚至上百，他们策划准备焚烧宫殿，派士兵在城中烧杀抢劫，已经煮了牛肉犒劳士兵们，准备在第二天起事。其中有一名士兵到东都留守吕元膺那里告发了这一阴谋，吕元膺紧急调伊阙的守军回洛阳包围留后院。盗贼们冲出包围，防御兵紧跟在后边，但不敢太迫近了。盗贼们出了长夏门之后，朝山上逃跑了。当时东都洛阳全城震惊，留守的兵力人数少力量弱。吕元膺坐在皇城门前，指挥部署，神态自如，东都的人都靠这一点安心下来。

东都西南地区与邓州和虢州接壤，这里都是高山深林，老百姓不耕田种地，专门以打猎为生，人们都矫健勇猛，被称为山棚。吕元膺重金来鼓动人们捉捕盗贼。过了几天，有一个山棚去卖鹿，与盗贼相遇，鹿被夺走，山棚跑回去召集同伴们，而且带领官府的军队一起将盗贼包围在山谷中，将他们全部捉住。经过审讯，知道了这次盗贼的头目是中岳寺的和尚圆净。圆净曾经作过史恩明的将领，他凶猛强悍超出常人，向李师道建议，在伊阙和陆浑两县之间多买田地，让打猎的山棚们居住下来，并给他们提供衣服粮食。有曹嘉珍、门察这两个人，暗中将自己的部下交给圆净统领，圆净用李师

道的钱上千万，名义上是修建佛光寺，实际上是用来集结同党，搞阴谋诡计。让訾嘉珍等人暗中在洛阳城起事，圆净在山中举火把作号令，召集伊阙、陆浑两县的山棚进洛阳城援助。圆净当时已经八十多岁了，搜捕的人抓到他以后，用锤子奋力猛击他的小腿，但还是打不断。圆净骂他们说："你们这些无名鼠辈，连别人的小腿都打不断，还敢称是什么健儿！"于是就自己伸出小腿来，教他们折断了自己小腿。他受刑前，很惋惜地叹息说："你们耽误了我的大事，不让我使洛阳血流满城了！"他的同党被杀的总共有几千人。有两名东都留守和防御的将领以及驿站的士兵都暗中接受了李师道的委任，替他刺探各种消息。

吕元膺审讯訾嘉珍、门察后，才知道刺杀宰相武元衡的主谋是李师道。吕元膺将此事密奏给皇帝，又用监车将訾嘉珍、门察送到京城长安。皇帝因为已经声讨了王承宗，就不再彻底追究李师道了。吕元膺上奏说："近些日子以来，军镇专横跋扈，不臣服朝廷的，有可以宽容处置的人。但是李师道阴谋策划血洗东都洛阳，焚烧宫殿，背叛陛下，忤逆朝廷极为厉害，不能不杀了他。"皇帝觉得说的对。但是当时正在讨伐吴元济，又禁绝王承宗向朝廷进贡，所以没有时间来惩治李师道。

16 二十七日，李光颜在时曲打了败仗。

17 当初，皇帝认为严绶以前曾担任河东主帅，这次派出的他以前的部将多半都立了功劳，因此就派他镇守襄阳，而且还督促各种军队进攻吴元济。严绶没有什么才能，他到襄阳赴任时，就把军府库存的钱财拿出来赏赐给将士们，军府多年的积蓄，被他一下子就用光了。他又用很多钱财贿赂宦官，让他们在朝廷为自己通气声援，他率领襄、邓、唐、随、均、房、郢、复八州的兵力一万多人驻扎在边境上，整年守在营垒中，没有建一点功劳。裴度多次向皇帝说他的军队没有军纪军威。

九月初五，皇帝任命韩弘为进攻淮西的各支军队的都统。韩弘

喜欢自己独断专行，打算借助敌人的力量抬高自己的地位，不希望淮西马上就被平定下来。李光颜在各位将领中作战最卖力，韩弘打算取得他的欢心，就在整个大梁城中到处搜寻，找到一个美丽的妇女，教给她歌舞弹奏的技巧，再在她身上装饰金银珠宝，总价值有几百万钱，派使者赠送给李光颜。使者先给李光颜送了信。李光颜正大规模地犒劳将士们，韩弘的使者送进这个妓女，她的姿色容貌举世无双，满座将士都惊呆了。李光颜对使者说："韩相公怜悯我身在军旅之中，赏赐给我一个美丽的妓女，我所蒙受的恩德实在是深厚。但是几万将士，都是离家远道来这里作战，他们出生入死，拼命战斗，我李光颜怎么能忍心一个人用声色来娱乐自己呢？"说着就留下了眼泪，在座的将士们都哭起来。李光颜就在宴席上，将很多丝帛送给使者，并且要使者将妓女送回给韩弘，说："你要替我李光颜多多向韩相公表示谢意，我将身体交给了国家，发誓与叛贼势不两立，不共戴天，即使死了，也不会有贰心！"

18 冬，十月，庚子，始分山南东道为两节度，以户部侍郎李逊为襄、复、郢、均、房节度使；以右羽林大将军高霞寓为唐、随、邓节度使。朝议以唐与蔡接，故使霞寓专事攻战，而逊调五州之赋以饷之。

19 辛丑，刑部侍郎权德舆奏："自开元二十五年修《格式律令事类》后，至今《长行敕》，近删定为三十卷，请施行。"从之。

20 上虽绝王承宗朝贡，未有诏讨之。魏博节度使田弘正屯兵于其境，承宗屡败之；弘正忿，表请击之，上不许。表

十上，乃听至贝州。丙午，弘正军于贝州。

21 庚戌，东都奏盗焚柏崖仓。

22 十一月，寿州刺史李文通奏败淮西兵。

壬申，韩弘请命众军合攻淮西，从之。

李光颜、乌重胤败淮西兵于小溵水，拔其城。

乙亥，以严绶为太子少保。

盗焚襄州佛寺军储。尽徙京城积草于四郊以备火。

丁亚，李文通败淮西兵于固始[1]。

戊寅，盗焚献陵寝宫、永巷。

23 诏发振武兵二千，会义武军以讨王承宗。

24 己丑，吐蕃款陇州塞，请互市，许之。

25 初，吴少阳闻信州人吴武陵名，邀以为宾友，武陵不答。及元济反，武陵以书谕之曰："足下勿谓部曲不我欺，人情与足下一也。足下反天子，人亦欲反足下。易地而论，则其情可知矣。"

26 丁酉，武宁节度使李愿奏败李师道之众。时师道数遣兵攻徐州，败萧、沛数县，愿悉以步骑委都押牙温人王智兴，击破之。十二月，甲辰，智兴又破师道之众，斩首二千余级，逐北至平阴而还[2]。愿，晟之子也。

27 东都防御使吕元膺请募山棚以卫宫城，从之。

28 乙丑，河东节度使王锷薨。

29 王承宗纵兵四掠，幽、沧、定三镇皆苦之，争上表请讨承宗。上欲许之，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张弘靖以为"两役并兴，恐国力所不支，请并力平淮西，乃征恒冀。"上不为之

止，弘靖乃求罢。

【注释】

①固始：县名。南朝宋设置，后屡有改易，治所在今河南固始县东北。

②平阴：县名。隋大业二年（公元606年）改榆山县置，治所在今山东平阴县。

【译文】

18 冬，二月初三，朝廷将山南东道分成两个军镇，任命户部侍郎李逊为襄、复、郢、均、房五州节度使，任命右羽林大将军高霞寓为唐、随、邓三州节度使。朝廷大臣商议唐州与蔡州相邻，所以让高霞寓专门进攻吴元济，而李逊征调所辖五州的赋税来供应高霞寓的军队。

19 初四，刑部侍郎权德舆上奏皇帝说："我整理了自开元二十五年修撰的《格式律令事类》以来到现行《长行敕》的有关律令，最近删定成为三十卷的新书，请陛下下令施行。"皇帝采纳了他的建议。

20 皇帝虽然禁止王承宗朝贡，但没有下诏命令讨伐他。魏博节度使田弘正在王承宗的边境上驻扎军队，多次被王承宗打败。田弘正很恼火，上表请求皇帝让他进攻王承宗，皇帝不同意。田弘正上了十次表章，皇帝才允许他到贝州。初九，田弘正率军驻扎在贝州。

21 十三日，东都阳上奏盗贼烧毁了清河县的柏崖仓。

22 十一月，寿州刺史李文通上奏说打败了淮西的军队。

初五，韩弘请求皇帝下令各路军队联合攻打淮西，皇帝同意了。

李光颜、乌重胤在小溵水打败了淮西的军队，攻下了溵水县城。

初八，皇帝任命严绶为太子少保。

盗贼烧毁了设在襄州佛教寺庙的军用物资。朝廷下令将京城

内堆积的柴草全部移到四周郊外,以防备盗贼纵火。

初十,李文通在固始县打败了淮西的军队。

23 皇帝下诏征调振武军的将士二千人,与义武军会合,共同讨伐王承宗。

24 二十二日,吐蕃与陇州交好,请求双方往来交易货物,皇帝同意了。

25 当初,吴少阳听说了信州人吴武陵的名声,邀请他来作自己的宾客和朋友,吴武陵不理睬。后来吴元济反叛朝廷,吴武陵写信劝导他说:"您不要以为部下不会欺蒙我,您部下的心思与您的心思一样。您要反叛天子,您的部下也想反叛您。您要换到他们的地位上去考虑这事,那您就了解这种情况了。"

26 三十日,武宁节度使李愿上奏朝廷说打败了李师道的军队。当时李师道多次派兵攻打徐州,打下萧县、沛县等好几个县。李愿将全部步兵、骑兵都交给了担任都押牙官的温州人王智兴指挥,打败了李师道的军队。十二月初七,王智兴又打败了李师道的军队,杀敌二千多人,乘胜追击敌人到平阴县才回来。李愿是李晟的儿子。

27 东都防御使吕元膺上奏朝廷请求召募打猎的山棚来保卫宫城,皇帝同意了。

28 二十八日,河东节度使王锷去世。

29 王承宗放纵军队四处抢劫掳掠,幽州、沧州、定州三个军镇都被他害苦了,相继争着上表朝廷请求讨伐王承宗。皇帝准备答应,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张弘靖认为"南北两地都调兵打仗、恐怕国力难以支撑,请集中力量平定淮西以后,再去讨伐王承宗。"皇帝不肯打消讨伐王承宗的念头,张弘靖于是请求辞去宰相职务。

十一年

1 春，正月，己巳，以弘靖同平章事，充河东节度使。

2 幽州节度使刘总奏败成德兵，拔武强，斩首千余级。

3 庚辰，翰林学士、中书舍人钱徽，驾部郎中、知制诰萧俛，各解职，守本官。时群臣请罢兵者众，上患之，故黜徽、俛以警其余。徽，吴人也。

4 癸未，制削王承宗官爵，命河东、幽州、义武、横海、魏博、昭义六道进讨。韦贯之屡请先取吴元济，后讨王承宗，曰："陛下不见建中之事乎？始于讨魏及齐，而蔡、燕、赵皆应，卒致朱泚之乱，由德宗不能忍数年之愤邑，欲太平之功速成故也。"上不听。

5 甲申，盗断建陵门戟四十七枝。

6 二月，西川奏吐蕃赞普卒，新赞普可黎可足立。

7 乙巳，以中书舍人李逢吉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逢吉，玄道之曾孙也。

8 乙卯，昭义节度使郗士美奏破成德兵，斩首千余级。

9 南诏劝龙晟淫虐不道，上下怨疾，弄栋节度王嵯巅弑之[1]，立其弟劝利。劝利德嵯巅，赐姓蒙氏，谓之"大容"。容，蛮言兄也。

10 己未，刘总破成德兵，斩首千余级。

11 荆南节度使袁滋父祖墓在朗山，请入朝，欲劝上罢兵。行至邓州，闻萧俛、钱徽贬官；及见上，更以必克劝之，仅得还镇。

12 辛酉，魏博奏败成德兵，拔其固城[2]。乙丑，又奏拔其

鹉城③。

13 三月,庚午,太后崩。辛未,敕以国哀,诸司公事权取中书门下处分,不置摄冢宰。

14 寿州团练使李文通奏败淮西兵于固始,拔锻山。己卯,唐邓节度使高霞寓奏败淮西兵于朗山,斩首千余级,焚二栅。

15 幽州节度使刘总围乐寿。

16 夏,四月,庚子,李光颜、乌重胤奏败淮西兵于陵云栅,斩首三千级。

17 辛亥,司农卿皇甫镈以兼中丞权判度支。镈始以聚敛得幸。

18 乙卯,刘总奏破成德兵于深州,斩首二千五百级。乙丑,义武节度使浑镐奏破成德兵于九门,杀千余人。镐,瑊之子也。

19 宥州军乱,逐刺史骆怡;夏州节度使田进讨平之。

20 五月,壬申,李光颜、乌重胤奏败淮西兵于陵云栅,斩首二千余级。

【注释】

①弄栋:即弄栋城,南诏弄栋节度使治此城,在今云南姚安县北。

②固城:地名,在冀州南宫县(今河北南宫县)境内。

③鹉城:地名,在今河北南宫县境内。

【译文】

元和十一年(丙申,公元816年)

1 春，正月初三，皇帝仍然任命张弘靖担任同平章事；出朝廷充任河东节度使。

2 幽州节度使刘总上奏朝廷说打败了成德的军队，攻占了武强县城，杀敌一千多人。

3 十四日，翰林学士、中书舍人钱徽和驾部郎中、知制诰萧俛，都被解除现在的职务，各自守任原来的官位。当时朝廷大臣中请求停止军事行动的人很多，皇帝很厌恶他们，因此就罢免了钱徽和萧俛以警告其他的人。钱徽是吴人。

4 十七日，皇帝下制书削除了王承宗的官职爵位，下令河东、幽州、义武、横海、魏博和昭义六道军队讨伐王承宗。宰相韦贯之多次请求皇帝先攻下吴元济，然后再讨伐王承宗，他说："陛下难道不知道建中年间的事情吗？开始是攻打魏博的田悦和淄青的李纳，但是蔡州的李希烈、卢龙的朱滔和恒冀的王武俊都起兵响应田悦和李纳，最后导致了朱泚的叛乱，这是因为德宗皇帝不能够忍下几年的愤怒，准备很快就使天下太平无事的缘故啊。"皇帝对他的意见不理睬。

5 十八日，强盗折断了建陵的门戟四十七枝。

6 二月，西川节度使上奏吐蕃赞普死了，新赞普可黎可足继位。

7 初九，皇帝任命中书舍人李逢吉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李逢吉是太宗皇帝时期文学馆学士李玄道的曾孙。

8 十九日，昭义节度使郗士美上奏朝廷说打败了成德的军队，杀敌一千多人。

9 南诏王劝龙晟荒淫残暴，上上下下都痛恨他，弄栋地区的节度王嵯巅起来杀了他，拥立他的弟弟劝利为南诏王，劝利感激王嵯巅，给他赐姓为蒙氏，称他为"大容"。容，在当地语言中是哥哥的意思。

10 二十三日，刘总打败成德的军队，杀敌一千多人。

11 荆南节度使袁滋的父亲和祖父的坟墓在朗山县，他请求进京

入朝，打算劝说皇帝停止军事行动。他走到邓州的时候，听说萧俛和钱徽被贬职的消息。后来晋见皇帝，反过来用一定会攻下蔡州的话劝说皇帝继续采取军事行动，这才得以回去继续担任节度使职务。

12 二十五日，魏博镇上奏说打败了成德的军队，攻下了固城。二十九日，魏博镇又上奏说攻下了鹑城。

13 三月初四，皇太后王氏去世。初五，皇帝敕令说因为遭逢国丧，朝野各机构的事情一切暂由中书省和门下省处理，不再设置首相。

14 寿州团练使李文通上奏朝廷说在固始县打败了淮西的军队，攻下了锻山。十三日，唐邓节度使高霞寓上奏说在朗山打败了淮西的军队，杀敌一千多人，烧毁了敌人两处营栅。

15 幽州节度使刘总包围了乐寿城。

16 夏，四月初五，李光颜、乌重胤上奏说在陵云栅打败了淮西的军队，杀敌三千多人。

17 十六日，司农卿皇甫镈因兼任御史中丞而暂时负责度支事务。皇甫镈因为善于搜刮钱财而得到皇帝的宠幸。

18 二十日，刘总上奏说在深州打败了成德的军队，杀敌二千五百人。三十日，义武节度使浑镐上奏说在九门一带打败了成德的军队，杀敌一千多人。浑镐是浑瑊的儿子。

19 宥州发生士兵哗变，他们驱逐了刺史骆怡。夏州节度使田进派兵讨伐，平定了宥州的局势。

20 五月初七，李光颜、乌重胤上奏说在陵云栅打败了淮西的军队，杀敌二千多人。

21 六月，甲辰，高霞寓大败于铁城，仅以身免。时诸将讨

淮西者，胜则虚张杀获，败则匿之；至是，大败不可掩，始上闻，中外骇愕。宰相入见，将劝上罢兵，上曰："胜负兵家之常，今但当论用兵方略，察将帅之不胜任者易之，兵食不足者助之耳。岂得以一将失利，遽议罢兵邪！"于是独用裴度之言，他人言罢兵者亦稍息矣。己酉，霞寓退保唐州。

上责高霞寓之败，霞寓称李逊应接不至。秋，七月，贬霞寓为归州刺史[1]，逊亦左迁恩王傅。以河南尹郑权为山南东道节度使。以荆南节度使袁滋为彰义节度、申·光·蔡·唐·随·邓观察使，以唐州为理所。

壬午，宣武军奏破郾城之众二万，杀二千余人，捕虏千余人。

22 田弘正奏破成德兵于南宫，杀二千余人。

23 中书侍郎、同平章事韦贯之，性高简，好甄别流品，又数请罢用兵；左补阙张宿毁之于上，云其朋党，八月，壬寅，贯之罢为吏部侍郎。

24 诸军讨王承宗者互相观望，独昭义节度使郗士美引精兵压其境；己未，士美奏大破承宗之众于柏乡[2]，杀千余人，降者亦如之，为三垒以环柏乡。

25 庚申，葬庄宪皇后于丰陵。

26 九月，乙亥，右拾遗独孤朗坐请罢兵，贬兴元府仓曹。朗，及之子也。

27 饶州大水，漂失四千七百户。

28 丙子，以韦贯之为湖南观察使，犹坐前事也。辛巳，以吏部侍郎韦颢[3]、考功员外郎韦处厚等皆为远州刺史，张

宿谗之,以为贯之之党也。颉,见素之孙;处厚,夐之九世孙也。

29 乙酉,李光颜、乌重胤奏拔吴元济陵云栅。丁亥,光颜又奏拔石、越二栅;寿州奏败殷城之众,拔六栅。

30 冬,十一月,壬戌朔,容管奏黄洞蛮为寇④。乙丑,邕管奏击黄洞蛮,却之,复宾、蛮等州。

31 丙寅,加幽州节度使刘总同平章事。

32 李师道闻拔陵云栅而惧,诈请输款。上以力未能讨,加师道检校司空。

33 王锷家二奴告锷子稷改父遗表,匿所献家财,上命鞫于内仗。遣中使诣东都检括锷家财。裴度谏曰:"王锷既没,其所献之财已为不少。今又因奴告检括其家,臣恐诸将帅闻之,各以身后为忧。"上遽止使者。己巳,以二奴付京兆,杖杀之。

【注释】

①归州:唐初设置,后历有改易,治所在今湖北秭归县。

②柏乡:县名,隋开皇十六年(公元596年)设置,治所在今河北柏乡县。

③颉(yí 以):此为人名。

④容管:管辖今广西一带少数民族的行政机构,管辖容、辨、白、牢、钦、岩、禺、汤、瀼、古等州。

【译文】

21 六月初十,高霞寓在铁城打了一个大败仗,仅仅自己一人幸免于难。当时各个进攻淮西的将帅们,打了胜仗就虚张声势,谎报杀敌和俘虏的数量,打了败仗就隐瞒不报。到这时,打了大败仗不

能掩盖了，才上奏给朝廷，朝野内外听到这一消息都十分震惊。宰相们入朝见皇帝，准备劝说皇帝停止军事行动，皇帝说："胜和败是打仗人的正常事情，现在你们来只应该讨论用兵策略，审核将帅中不胜任的人，将他们撤换，军队的粮食不充足的就想法供应。怎么能因为一个将领打了败仗，就马上商议停止军事行动呢？"于是，皇帝只采纳裴度一个人的意见，其他主张停止军事行动的人的言论也渐渐消失了。十五日，高霞寓退守唐州。

皇帝责问高霞寓失败的原因，高霞寓说李逊没有及时来接应。秋，七月，皇帝将高霞寓贬职为归州刺史，将李逊降职去担任恩王的师傅。任命河南府尹郑权为山南东道节度使。皇帝又任命荆南节度使袁滋为彰义节度使和申、光、蔡、唐、随、邓各州观察使，以唐州为治所。

十八日，宣武军上奏说打败了郾城的两万敌人，杀敌二千多人，抓获俘虏一千多人。

22 田弘正上奏说在南宫县打败成德的军队，杀敌二千多人。

23 中书侍郎、同平章事韦贯之，性格清高孤傲，喜欢品评官吏士人才能和德行的等级，又因为多次请求皇帝停止军事行动。左补阙张宿就在皇帝面前毁谤他，说他与人结成朋党。八月初九，韦贯之被罢免宰相职务，降任吏部侍郎。

24 各支讨伐王承宗的军队互相观望，踌躇不前，只有昭义节度使郗士美率领精锐军队迫进王承宗的境内。二十六日，郗士美上奏说在柏乡县将王承宗的军队打得大败，杀敌一千多人，敌人投降的也有一千多人，昭义军已修建三个营垒将柏乡城围了起来。

25 二十七日，将庄宪皇后安葬在丰陵。

26 九月十三日，右拾遗独孤朗因请求皇帝停止军事行动而获罪，被贬职到兴元府去任仓曹。独孤朗是独孤及的儿子。

27 饶州发生洪水，漂走、淹没了四千七百户人家。

28 十四日，皇帝任命韦贯之为湖南观察使，这还是对他请求停

止军事行动的惩罚。十九日，皇帝将吏部侍郎韦颢和考功员外郎韦处厚等人都贬职到偏远地方担任刺史。张宿诬陷他们，说他们是韦贯之的同党。韦颢是玄宗皇帝时期宰相韦见素的孙子。韦处厚是后周时韦夏的九世孙。

29 二十三日，李光颜、乌重胤上奏说攻占了吴元济的陵云栅。二十五日，李光颜又上奏说攻下了石、越两个营栅。寿州上奏说打败了殷城的敌人，攻占了六个营栅。

30 冬，十一月初一，容管上奏说黄洞蛮人侵扰当地。初四，邕管上奏说进攻黄洞蛮人，打退了他们，收复了宾州和蛮州等州。

31 初五，皇帝加封幽州节度使刘总为同平章事。

32 李师道听说吴元济的陵云栅被攻占之后，感到恐惧，假称请求为朝廷效忠。皇帝认为没有力量去讨伐李师道，就加封给李师道检校司空一职。

33 王锷家的两个仆人上告王锷的儿子王稷私下篡改了他父亲留下的表章，隐瞒了王锷要进献给朝廷的家庭财产。皇帝下令在朝堂的内廊中审讯此案，又派遣宫中宦官使者到东都洛阳去搜查审核王锷的家产。裴度劝阻皇帝说："王锷已经死了，他向朝廷进献的财产已经为数不少了。现在又因为家仆上告而搜查他的家，我担心各个将帅们听说这事以后，各自都会担忧死后的家事。"皇帝连忙停派使者去东都。初八，皇帝下令将王锷的两个家仆交给京兆府，将他们用军棍打死。

34 庚午，以给事中柳公绰为京兆尹。公绰初赴府，有神策小将跃马横冲前导，公绰驻马，杖杀之。明日，入对延英，上色甚怒，诘其专杀之状，对曰："陛下不以臣无似，使

待罪京兆。京兆为辇毂师表，今视事之初，而小将敢尔唐突，此乃轻陛下诏命，非独慢臣也。臣知杖无礼之人，不知其为神策军将也。"上曰："何不奏？"对曰："臣职当杖之，不当奏。"上曰："谁当奏者？"对曰："本军当奏；若死于街衢，金吾街使当奏；在坊内，左右巡使当奏。"上无以罪之，退，谓左右曰："汝曹须作意此人，朕亦畏之。"

35 讨淮西诸军近九万，上怒诸将久无功，辛巳，命知枢密梁守谦宣慰，因留监其军，授以空名告身五百通及金帛，以劝死事。庚寅，先加李光颜等检校官，而诏书切责，示以无功必罚。

36 辛卯，李文通奏败淮西兵于固始，斩首千余级。

37 十二月，壬寅，程执恭奏败成德兵于长河[1]，斩首千余级。

38 义武节度使浑镐与王承宗战屡胜，遂引全师压其境，距恒州三十里而军。承宗惧，潜遣兵入镐境，焚掠城邑，人心始内顾而摇。会中使督其战，镐引兵进薄恒州，与承宗战，大败，奔还定州。丙午，诏以易州刺史陈楚为义武节度使，军中闻之，掠镐及家人衣，至于倮露。陈楚驰入定州，镇遏乱者，敛军中衣以归镐，以兵卫送还朝。楚，定州人，张茂昭之甥也。

39 丁未，以翰林学士王涯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

40 袁滋至唐州，去斥候，止其兵不使犯吴元济境，元济围其新兴栅，滋卑辞以请之，元济由是不复以滋为意。朝廷知之，甲寅，以太子詹事李愬为唐、随、邓节度使[2]。愬，

听之兄也。

41 初置淮、颍水运使。杨子院米自淮阴溯淮入颍，至项城入溵，输于郾城，以馈讨淮西诸军，省汴运之费七万余缗。

42 己未，容管奏黄洞蛮屠岩州。

【注释】

①长河：县名，隋仁寿元年(公元601年)设置，治所在今山东德州市。

②愬(sù 素)：此为人名。

【译文】

34 初九，皇帝任命给事中柳公绰为京兆尹。柳公绰刚到任的时候，有一个神策军的下级将领策马横冲直闯了柳公绰前面的仪卫，柳公绰停下马，下令用军棍将此人打死。第二天，柳公绰到延英殿去奏对，皇帝怒气冲冲，责问柳公绰擅自杀人的情况，柳公绰回答说："陛下不觉得我愚昧不才，让我担任京兆尹。京兆府是首都所在，为全国的表率。现在我就职一开始，就有下级将领胆敢如此冒犯，这是轻视陛下的诏令，而不仅仅是侮辱我一个人。我只知道要杖杀一个无礼的人，不知道他是神策军的将领。"皇帝说："那你为什么不上奏给朝廷呢？"柳公绰回答说："我的职责是应该杖杀他，而不应该上奏这件事。"皇帝问："那谁应该将这事上奏呢？"柳公绰回答说："这个人所属军队的主帅应该上奏。如果死在大街上，那么金吾卫负责巡逻的街使应该上奏。如果死在坊市里，那么御史台的左右巡使应该上奏。"皇帝没有理由加罪于他。退朝以后，皇帝对身边的侍从们说："你们必须小心谨慎地对待他，连我也畏惧他。"

35 攻讨淮西地区的各路军队将近九万人，皇帝对各个将领久战无功很恼怒。二十日，下令负责枢密事务的梁守谦慰问将士，就此

留下来监督各军进攻，还交给他空着姓名的官职委任书五百份以及大量金银布帛，来劝勉将士们拼死作战。二十九日，皇帝先给李光颜等人加封了检校官，然后在诏书中严厉的谴责他们，还表示如果他们不立战功就一定要受到惩罚。

36 三十日，李文通上奏说在固始打败了淮西的军人，杀敌一千多人。

37 十二月十一日，程执恭在长河打败了成德的军队，杀敌一千多人。

38 义武节度浑镐与王承宗交战，多次打胜仗，于是就带领全军人马开进王承宗的境内，在离恒州三十里远的地方驻扎下来。王承宗很恐惧，暗中派兵进入浑镐的境内，在城镇中烧杀抢劫，浑镐的军心开始顾念家园而受动摇。正好宫中的宦官使者来督促他们作战，浑镐带兵进逼恒州，与王承宗交战，被打得大败，逃回了定州。十五日，皇帝下诏任命易州刺史陈楚为义武节度使，军中的士兵们听到这一消息后，抢劫浑镐和他家人的衣服，甚至让他们赤身露体。陈楚快马奔入定州，制止了作乱的人，从将士手中将衣服收缴回来还给浑镐，派兵护送他回朝。陈楚是定州人，他是张茂昭的外甥。

39 十六日，皇帝任命翰林学士王涯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

40 袁滋到了唐州，撤除了巡逻哨，让他的军队停止行动，不让他们侵犯吴元济的境内。吴元济包围了他的新兴栅，袁滋用卑谦的言词请求吴元济撤军，吴元济从此不再把袁滋放在心上。朝廷知道了这件事，二十三日，皇帝任命太子府詹事李愬担任唐、随、邓三州节度使。李愬是李听的哥哥。

41 朝廷开始设置淮、颍水运使。杨子转运院的大米从淮阴溯淮水而上进入颍水，到了项城以后进入溵水，运到郾城，以供应攻打淮西的各支军队，从而节省了通过汴水漕运的费用七万多缗钱。

42 二十八日，容管上奏说黄洞蛮人血洗了岩州。

资治通鉴全译卷第二百四十

唐纪五十六　起强圉作噩，尽屠维大渊献正月，凡二年有奇。

宪宗昭文章武大圣至神孝皇帝中之下

元和十二年

1 春，正月，甲申，贬袁滋为抚州刺史。

李愬至唐州，军中承丧败之余，士卒毕惮战，愬知之，有出迓者，愬谓之曰："天子知愬柔懦，能忍耻，故使来拊循尔曹。至于攻战进取，非吾事也。"众信而安之。

愬亲行视士卒，伤病者存恤之，不事威严。或以军政不肃为言，愬曰："吾非不知也。袁尚书专以恩惠怀贼，贼易之，闻吾至，必增备，吾故示之以不肃。彼必以吾为懦而懈惰，然后可图也。"淮西人自以尝败高、袁二帅，轻愬名

位素微，遂不为备。

2 遣盐铁副使程异督财赋于江、淮。

3 回鹘屡请尚公主，有司计其费近五百万缗，时中原方用兵，故上未之许。二月，辛卯朔，遣回鹘摩尼僧等归国；命宗正少卿李诚使回鹘谕意，以缓其期。

4 李愬谋袭蔡州，表请益兵；诏以昭义、河中、鄜坊步骑二千给之。丁酉，愬遣十将马少良将十余骑巡逻[1]，遇吴元济捉生虞候丁士良，与战，擒之。士良，元济骁将，常为东边患；众请刳其心，愬许之。既而召诘之，士良无惧色。愬曰："真丈夫也！"命释其缚。士良乃自言："本非淮西士，贞元中隶安州，与吴氏战，为其所擒，自分死矣，吴氏释我而用之，我因吴氏而再生，故为吴氏父子竭力。昨日力屈，复为公所擒，亦分死矣，今公又生之，请尽死以报德。"愬乃给其衣服器械，署为捉生将。

5 己亥，淮西行营奏克蔡州古葛伯城。

6 丁士良言于李愬曰："吴秀琳拥三千之众，据文城栅，为贼左臂，官军不敢近者，有陈光洽为之谋主也。光洽勇而轻，好自出战，请为公先擒光洽，则秀琳自降矣。"戊申，士良擒光洽以归。

7 鄂岳观察使李道古引兵出穆陵关。甲寅，攻申州，克其外郭，进攻子城。城中守将夜出兵击之，道古之众惊乱，死者甚众。道古，皋之子也。

8 淮西被兵数年，竭仓廪以奉战士，民多无食，采菱芡鱼鳖鸟兽食之，亦尽，相帅归官军者前后五千余户；贼亦患

其耗粮食，不复禁。庚申，敕置行县以处之，为择县令，使之抚养，并置兵以卫之。

【注释】

①十将：唐朝军队中的下级军官。

【译文】

唐纪五十六　起丁酉(公元817年)，止己亥(公元819年)正月，共二年一个月。

宪宗昭文章武大圣至神孝皇帝中之下

元和十二年(丁酉，公元817年)

1 春，正月二十四日，皇帝将袁滋贬职为抚州刺史。

李愬去唐州赴任，这支军队在经历损兵折将失败之后，将士们都害怕打仗，李愬了解这一情况，有出来迎接他的人，李愬就对他们说："天子知道我李愬柔弱怯懦，能忍受耻辱，所以让我来安抚你们。至于进攻打仗，攻城略地，那就不是我的事了。"大家都听信了就安下心来。

李愬亲自去看望将士们，士兵中有受伤生病的，李愬就安慰抚恤，一点也没有主帅的威风和严厉。有人就对他说军中政事不够整肃，李愬说："我不是不知道这件事。袁尚书一味地用恩惠安抚感召敌人，敌人轻视他，听说我来了，一定会加强防备，所以我故意要做出军纪不整肃的样子。他们一定认为我懦弱，而放松警惕，这样我们才能想法去攻打他们。"淮西的那些人自以为曾经打败过高霞寓和袁滋两位主帅，轻视李愬的名声和地位一直很卑微，于是就不防备他。

2 皇帝派遣盐铁转运副使程异在江淮一带督促征收赋税。

3 回鹘可汗多次请求娶公主为妻，有关部门计算下嫁公主去回鹘，花费将近五百万缗钱，当时中原地区正在打仗，所以皇帝没有

答应。二月初一，皇帝打发回鹘的摩尼僧人等回去；又下令宗正少卿李诚出使回鹘，向他们说明朝廷的意图，以便延缓婚期。

4 李愬计划袭击蔡州，上表朝廷请求增加兵力。皇帝下诏命令将昭义、河中、鄜坊三军的步兵，骑兵二千人拨给他。初七，李愬派遣下级军官马少良带十几名骑兵巡逻，遇到了吴元济的捉生虞候丁士良，与他交战，抓住了丁士良。丁士良是吴元济的一员猛将，经常祸害唐州和邓州的东部地区。将士们请求挖了丁士良的心，李愬同意了。不久李愬又召见丁士良，责问他，丁士良毫无惧色。李愬说："这是一个真正的大丈夫啊！"于是下令给丁士良松绑。丁士良这才自己主动地说："我本来不是淮西的士兵，贞元年间是安州的士兵，与吴少阳作战，被他们抓住了，当时我自以为要被杀，但吴氏没有杀我，还任用我，我因为吴氏而获得再生，因此就为吴氏父子竭尽全力。昨日我兵力不够，又被您捉住了，也自以为要被杀，现在您又让我活下去，请允许我为您拼尽死力来报答您的恩德。"李愬于是就发给他衣服和武器，任命他为捉生将。

5 初九，淮西行营上奏说攻占了蔡州的古葛伯城。

6 丁士良对李愬说："吴秀琳率领三千将士，占据着文城栅，为吴元济的左臂，朝廷的军队不敢接近他，这是因为有陈光洽为他主持策划各项事宜。陈光洽勇敢，但却很轻率，喜欢亲自出营交战，请允许我为您先抓住陈光洽，那么吴秀琳自然会投降了。"十八日，丁士良抓住陈光洽回营来了。

7 鄂岳观察使李道古率领军队出了穆陵关。二十四日，进攻申州，攻下了外城，又进军攻打内城。申州城的守将晚上带兵袭击，李道古的军队受惊慌乱，死的人很多。李道古是曹王李皋的儿子。

8 淮西地区受战火之灾好几年，将仓库中的储藏全都用光了，以供应作战的士兵，百姓很多人都没有粮食吃，就采猎菱角、芡实、鱼鳖和鸟兽来吃，这些东西也都吃光了，相继投奔朝廷军队的前后有五千多户人家。敌人也担心他们消耗粮食，不再禁止他们投奔朝廷

军队。三十日,皇帝下令暂时设置一个行县来招纳他们,为他们选择县令,让县令负责抚恤和教养事宜,还派兵保护他们。

9 三月,乙丑,李愬自唐州徙屯宜阳栅。

10 郗士美败于柏乡,拔营而归,士卒死者千余人。

11 戊辰,赐程执恭名权。

12 戊寅,王承宗遣兵二万入东光[1],断白桥路;程权不能御,以众归沧州。

13 吴秀琳以文城栅降于李愬。戊子,愬引兵至文城西五里,遣唐州刺史李进诚将甲士八千至城下,召秀琳,城中矢石如雨,众不得前。进诚还报:"贼伪降,未可信也。"愬曰:"此待我至耳。"即前至城下,秀琳束兵投身马足下;愬抚其背慰劳之,降其众三千人。秀琳将李宪有材勇,愬更其名曰忠义而用之,悉迁妇女于唐州。于是唐、邓军气复振,人有欲战之志。贼中降者相继于道,随其所便而置之;闻有父母者,给粟帛遣之,曰:"汝曹皆王人,勿弃亲戚。"众皆感泣。

官军与淮西兵夹溵水而军,诸军相顾望,无敢渡溵水者。陈许兵马使王沛先引兵五千渡溵水,据要地为城,于是河阳、宣武、河东、魏博等军相继皆渡,进逼郾城。丁亥,李光颜败淮西兵三万于郾城,走其将张伯良,杀士卒什二三。

己丑,李愬遣山河十将董少玢等分兵攻诸栅[2];其日,

少玢下马鞍山，拔路口栅。夏，四月，辛卯，山河十将马少良下嶲岈山，擒淮西将柳子野。

吴元济以蔡人董昌龄为郾城令，质其母杨氏。杨氏谓昌龄曰："顺死贤于逆生，汝去逆而吾死，乃孝子也；从逆而吾生，是戮吾也。"会官军围青陵，绝郾城归路，郾城守将邓怀金谋于昌龄，昌龄劝之归国。怀金乃请降于李光颜曰："城人之父母妻子皆在蔡州，请公来攻城，吾举烽求救，救兵至，公逆击之，蔡兵必败，然后吾降，则父母妻子庶免矣。"光颜从之。乙未，昌龄，怀金举城降，光颜引兵入据之。吴元济闻郾城不守，甚惧。时董重质将骡军守洄曲[3]，元济悉发亲近及守城卒诣重质以拒之。

李愬山河十将妫雅、田智荣下冶炉城。丙申，十将阎士荣下白狗、汶港二栅。癸卯，妫雅、田智荣破西平[4]。丙午，游弈兵马使王义破楚城[5]。

五月，辛酉，李愬遣柳子野、李忠义袭朗山，擒其守将梁希果。

【注释】

①东光：县名。西汉时设置，后屡有改易，治所在今河北东光县。

②山河十将：唐宪宗元和十二年为攻打淮西地区，在东都洛阳和唐州、邓州地区召募勇猛过人者当兵，号称山河子弟，设置十将加以统领。

③洄曲：即时曲，地名，在今河南漯河市沙河与澧河合流的下游地区。

④西平：县名，西汉时设置，在今河南西平县西，曾历有改废。

⑤楚城：地名，又名楚王城，在今河南信阳市北长台关的西边。

【译文】

9 三月初五,李愬从唐州移军驻扎宜阳栅。

10 郗士美在柏乡打了败仗,撤营而回,士兵们战死的有一千多人。

11 初八,皇帝给程执恭赐名为程权。

12 十八日,王承宗派兵二万进入东光县,切断了通往白桥的道路。程权抵挡不住,带领军队回了沧州。

13 吴秀琳率领文城栅的军队向李愬投降。二十八日,李愬带兵到了文城栅的西边五里远的地方,他派遣唐州刺史李进诚带领八千名身穿铠甲的将士到了文城营栅下面,召吴秀琳出城投降,从城上射下的箭和石头像雨一样密集,将士们不能前进。李进诚回来向李愬报告说:"敌人假装投降,他们不能让我们相信。"李愬说:"他们这样做是等我去啊。"马上就来到文城下面,吴秀琳将兵器收藏起来,扑在李愬的马足前面,李愬抚摸着吴秀琳的背安慰他,接受了他三千将士的投降。吴秀琳的将领李宪有才能又勇敢,李愬给他改名叫李忠义而重用了他,又将文城的妇女们全部迁移到了唐州。这样一来,唐州和邓州军队的士气又振作起来了,将士们又有出去打仗的决心。敌人投降李愬的络绎不绝,李愬根据他们的实际情况一一作出安排处置,听说投降者中有父母在家的,就发给粮食布帛打发他们回家,还说道:"你们都是天子的臣民,不要扔下父母不管。"大家都感动得哭了。

朝廷军队和淮西的军队隔着溵水驻扎着,朝廷的各支军队互相观望,没有敢渡过溵水的。陈许兵马使王沛率先带兵五千名将士渡过溵水,占据险要地势修建营垒,于是河阳、宣武、河东、魏博等各支军队相继都渡过了溵水,逼进郾城。二十七日,李光颜在郾城打败淮西的军队三万人,赶走了这里的将领张伯良,杀死了的敌人占总数的十分之二三。

二十九日,李愬派遣山河子弟的下级军官董少玢等人各带人

马进攻淮西的一些营垒。当天，董少玢攻占了马鞍山和路口栅。夏，四月初二，由河子弟的下级军官马少良攻下了嶲岈山，抓住了淮西的将领柳子野。

吴元济任命蔡州人董昌龄为郾城县令，将他的母亲杨氏扣为人质。杨氏对董昌龄说："归顺朝廷而死比反叛朝廷则活下去要强，你脱离叛贼，而我因此死了，那你才是孝子。你协从叛贼，而我因此能活下去，那就等于是杀了我。"正好朝廷军队包围了青陵这个地方，切断了郾城通向蔡州的归路，郾城的守将邓怀金与董昌龄商议对策，董昌龄劝他归顺朝廷。邓怀金于是去向李光颜请求投降说："守郾城的将士们的父母妻子儿女都在蔡州，请您前来攻城，我点燃烽火向蔡州求救，蔡州的救兵来了，您就迎面攻击，蔡州的军队一定会失败，然后我再向您投降，那么这些人的父母妻子儿女就大概可以免于一死了。"李光颜采纳了他的要求。初六，董昌龄和邓怀金带领全城将士向李光颜投降，李光颜带兵进城驻守。吴元济听说郾城失守，非常恐惧。当时，董重质带着骡军防守洄曲，吴元济将亲信将士和守蔡州城的士兵全部派到董重质那里，全力抵抗李光颜。

李愬的山河子弟的下级军官妫雅、田智荣攻占了冶炉城。初七，下级军官阎士荣攻占了白狗和汶港两座营栅。十四日，妫雅和田智荣攻克了西平城。十七日，游弈兵马使王义攻下了楚城。

五月初二，李愬派遣柳子野、李忠义袭击朗山，抓住了守将梁希果。

14 六镇讨王承宗者兵十余万，回环数千里，既无统帅，又相去远，期约难一，由是历二年无功，千里馈运，牛驴死者什四五。刘总既得武强，引兵出境才五里，留屯不进，月

给度支钱十五万缗。李逢吉及朝士多言"宜并力先取淮西,俟淮西平,乘其胜势,回取恒冀,如拾芥耳!"上犹豫,久乃从之。丙子,罢河北行营,各使还镇。

15 丁丑,李愬遣方城镇遏使李荣宗击青喜城[1],拔之。

愬每得降卒,必亲引问委曲,由是贼中险易远近虚实尽知之。愬厚待吴秀琳,与之谋取蔡。秀琳曰:"公欲取蔡,非李祐不可,秀琳无能为也。"祐者,淮西骑将,有勇略,守兴桥栅,常陵暴官军。庚辰,祐率士卒刈麦于张柴村,愬召厢虞候史用诚,戒之曰:"尔以三百骑伏彼林中,又使人摇帜于前,若将焚其麦积者。祐素易官军,必轻骑来逐之。尔乃发骑掩之,必擒之。"用诚如言而往,生擒祐以归。将士以祐多日多杀官军,争请杀之;愬不许,释缚,待以客礼。

时愬欲袭蔡,而更密其谋,独召祐及李忠义屏人语,或至夜分,他人莫得预闻。诸将恐祐为变,多谏愬;愬待祐益厚。士卒亦不悦,诸军日有谍称祐为贼内应,且言得贼谍者具言其事。愬恐谤先达于上,已不及救,乃持祐泣曰:"岂天不欲平此贼邪!何吾二人相知之深而不能胜众口也。"因谓众曰:"诸君既以祐为疑,请令归死于天子。"乃械祐送京师,先密表其状,且曰:"若杀祐,则无以成功。"诏释之,以还愬。愬见之喜,执其手曰:"尔之得全,社稷之灵也!"乃署散兵马使,令佩刀巡警,出入帐中;或与之同宿,密语不寐达曙,有窃听于帐外者,但闻祐感泣声。时唐、随牙队三千人,号六院兵马,皆山南东道之精锐也。愬又以祐为六院兵马使。

旧军令，舍贼谍者屠其家。愬除其令，使厚待之，谍反以情告愬，愬益知贼中虚实。乙酉，愬遣兵攻朗山；淮西兵救之，官军不利；众皆怅恨，愬独欢然曰："此吾计也！"乃募敢死士三千人，号曰突将，朝夕自教习之，使常为行备，欲以袭蔡。会久雨，所在积水，未果。

16 闰月，己亥，程异还自江、淮，得供军钱百八十五万缗。

17 谏议大夫韦绶兼太子侍读，每以珍膳饷太子，又悦太子以谐谑；上闻之，丁未，罢绶侍读，寻出为虔州刺史。绶，京兆人。

18 吴元济见其下数叛，兵势日蹙。六月，壬戌，上表谢罪，愿束身自归。上遣中使赐诏，许以不死；而为左右及大将董重质所制，不得出。

19 秋，七月，大水，或平地二丈。

20 初，国子祭酒孔戣为华州刺史，明州岁贡蚶、蛤、淡菜，水陆递夫劳费，戣奏疏罢之。甲辰，岭南节度使崔咏薨。宰相奏拟代咏者数人，上皆不用，曰："顷有谏进蚶、蛤、淡菜者为谁，可求其人与之。"庚戌，以戣为岭南节度使。

【注释】

①方城：县名，北魏时设置，治所在今河南方城县，后历有兴废。　青喜城：即青台镇。

【译文】

14 河东、幽州、义武、横海、魏博、昭义等六个军镇讨伐王承宗的

军队有十几万,绵延包围几千里,既没有一个节制各军的统帅,各军镇的军队又相隔很远,很难采取统一的军事行动,因此经过二年的征战却也没有什么建树,朝廷千里迢迢运送军用物资,牛和驴死掉的有十分之四五。刘总攻占武强县以后,带兵离开武强县境内才五里远,驻扎在那里继续进攻,每个月度支都要给他军费十五万缗钱。李逢吉和朝廷中的大臣们很多都向皇帝进言说"应该集中力量先攻下淮西,等淮西平定之后,乘打了胜仗的形势,回师攻占恒冀地区,那就像拾根草一样容易!"皇帝还犹豫不决,过了很久才采纳这一建议。十七日,皇帝下令撤除河北行营,让各支军队回本军镇去。

15 十八日,李愬派遣方城镇遏使李荣宗进攻青喜城,攻占了该城。

李愬每当获得敌人的投降士兵,一定让人带来亲自询问各种情况,因此,敌人的险要和容易攻占的地方,什么地方远,什么地方近以及哪里空虚、哪里充实等情况,他都了解得十分清楚。李愬对吴秀琳十分优厚,与他商议攻占蔡州的事情。吴秀琳说:"您要攻占蔡州,没有李祐这个人不行,我吴秀琳实在无能为力。"李祐是淮西的骑兵将领,既勇敢,又有谋略,防守着兴桥栅,经常欺凌侮辱朝廷的军队。二十一日,李祐带士兵到张柴村来割麦子,李愬召见厢虞候史用诚,告诫史用诚说:"你带三百名骑兵埋伏在那一带的树林中,又派人在李祐的正面摇旗呐喊,做出像是要去烧他们割的麦堆的样子。李祐一向轻视朝廷的军队,一定只带几名轻装骑兵来追赶。你这时就带埋伏的骑兵来袭击,就一定会抓住他。"史用诚按照李愬说的去作,将李祐活捉回来了。将士们因为李祐不久前杀害了很多朝廷的将士,争着要求李愬杀了他。李愬不同意,给李祐松了绑,用宾客礼对待他。

当时李愬想袭击蔡州,一切策划更加保密只召见李祐和李忠义单独商议,有时商议到半夜,其他人没有机会参予讨论。各位将

领担心李祐叛变，都来劝阻李愬，李愬待李祐反而更优厚。士兵们也很生气，各支军队每天都有文书来声称李祐要做吴元济的内应，而且说是抓获敌人的间谍交待的这一事情。李愬担心毁谤的话先到了皇帝那里，自己就来不及救李祐了，于是拉着李祐的手哭着说："难道是上天不想平定吴元济这个叛贼吗？为什么我们两人彼此了解得这样深刻，还抵挡不住大家的议论呢？"于是就对大家说："大家既然怀疑李祐，那么就请大家允许送他到朝廷，让天子来处死他吧。"于是就将李祐锁起来押送京城，事先向皇帝上一密奏讲明与李祐商议袭击蔡州的事，而且说："如果杀了李祐，攻占蔡州就无法成功。"皇帝下诏赦免李祐无罪，将他交还给李愬。李愬见李祐回来很高兴，拉着他的手说："你得以保全，是社稷的福份啊！"就任命李祐为散兵马使，让他佩带刀剑巡视警戒，自由出入军帐中。李愬有时与李祐同住一处，秘密交谈，整夜不睡，直到天亮，有在军帐外边偷听的人，只听到李祐受感动的哭泣声。当时唐州和随州地区节度使的卫队有三千人，号称六院兵马，都是山南东道的精锐将士。李愬又任命李祐为六院兵马使。

根据以前的军令规定：对窝藏敌人间谍的人，要杀了他全家。李愬废除了这条军令，让人们厚待敌人的间谍。这样，敌人的间谍反而把各种情况告诉给了李愬，李愬更加了解敌人的虚实。二十六日，李愬派兵攻打朗山，淮西的军队来援救，朝廷军队吃了败仗，将士们都惆怅恼恨，只有李愬一人高兴地说："这是我的计策啊！"李愬于是召募敢死将士三千人，号称突将，自己亲自早晚训练，让他们经常做好出发打仗的准备，打算用他们来袭击蔡州。正碰上长期下雨，很多地方都积了很深的水，袭击没有成功。

16 闰五月初十，程异从江淮地区回朝，督收供应军需的钱一百八十五万缗。

17 谏议大夫韦绶兼任太子侍读，他总是拿些山珍海味来让太子吃，又说些诙谐的笑话来让太子高兴。皇帝知道了这件事，十八日，

罢免了韦绶的太子侍读职务，不久就外放他出朝去担任虔州刺史。韦绶是京兆府人。

18 吴元济见他的部下很多人都背叛了他，军事形势日益窘迫，六月初四，向朝廷上表称有罪，愿意入朝投案。皇帝派遣宫中宦官使者赐给吴元济一个诏令，答应免他一死。但吴元济被身边的人和大将董重质控制了，不能出蔡州。

19 秋，七月，发生了严重的洪水，有的地方平地涨了二丈深的水。

20 当初，国子祭酒孔戣担任华州刺史，明州每年要向朝廷进贡蚶子、蛤蜊、淡菜等水产品，水陆长途转运的运夫既辛苦，耗费也多，孔戣上奏朝廷请求停止这项进贡。十七日，岭南节度使崔咏去世，宰相上奏了几个代替崔咏职务的人选，皇帝都没有看中，说："近来有进谏停贡蚶子、蛤蜊、淡菜的那个人是谁，可以找到这个人，把岭南节度使的职务交给他。"二十三日，皇帝任命孔戣为岭南节度使。

21 诸军讨淮、蔡，四年不克，馈运疲弊，民至有以驴耕者。上亦病之，以问宰相。李逢吉等竞言师老财竭，意欲罢兵；裴度独无言，上问之，对曰："臣请自往督战。"乙卯，上复谓度曰："卿真能为朕行乎！"对曰："臣誓不与此贼俱生。臣比观吴元济表，势实窘蹙，但诸将心不一，不并力迫之，故未降耳。若臣自诣行营，诸将恐臣夺其功，必争进破贼矣。"上悦，丙戌，[1]以度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兼彰义节度使，仍充淮西宣慰招讨处置使。又以户部侍郎崔群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制下，度以韩弘已为都统，不欲更为

招讨，请但称宣慰处置使；仍奏刑部侍郎马总为宣慰副使，右庶子韩愈为彰义行军司马，判官、书记，皆朝廷之选，上皆从之。度将行，言于上曰："臣若贼灭，则朝天有期；贼在，则归阙无日。"上为之流涕。

八月，庚申，度赴淮西，上御通化门送之。右神武将军张茂和，茂昭弟也，尝以胆略自衒于度；度表为都押牙，茂和辞以疾，度奏请斩之。上曰："此忠顺之门，为卿远贬。"辛酉，贬茂和永州司马。以嘉王傅高承简为都押牙。承简，崇文之子也。

李逢吉不欲讨蔡，翰林学士令狐楚与逢吉善，度恐其合中外之势以沮军事，乃请改制书数字，且言其草制失辞。壬戌，罢楚为中书舍人。

22 李光颜、乌重胤与淮西战，癸亥，败于贾店。

23 裴度过襄城南白草原，淮西人以骁骑七百邀之。镇将楚丘曹华知而为备[2]，击却之。度虽辞招讨名，实行元帅事，以郾城为治所。甲申，至郾城。先是，诸道皆有中使监陈，进退不由主将，胜则先使献捷，不利则陵挫百端；度悉奏去之，诸将始得专军事，战多有功。

24 九月，庚子，淮西兵寇溵水镇，杀三将，焚刍蒿而去。

25 初，上为广陵王，布衣张宿以辩口得幸；及即位，累官至比部员外郎。宿招权受赂于外，门下侍郎、同平章事李逢吉恶之。上欲以宿为谏议大夫，逢吉曰："谏议重任，必能可否朝政，始宜为之。宿小人，岂得窃贤者之位！必欲用宿，请去臣乃可。"上由是不悦。逢吉又与裴度异议，上方

倚度平蔡;丁未,罢逢吉为东川节度使。

【注释】

①丙戌:唐宪宗元和十二年七月无丙戌日,疑误。

②楚丘:县名,隋开皇六年(公元586年)设置,治所在今山东曹县东南。

【译文】

21 各路攻打淮西的朝廷军队,历时四年攻不下蔡州,军需物资的转运弄得人们疲惫不堪,老百姓甚至有因为牛死了用驴耕田的。皇帝也一直担忧这事,就征询宰相们的意见。李逢吉等人争着说军队士气衰竭,钱财消费已尽,意思是想停止军事行动。只有裴度一个人不说一句话,皇帝问他的意见,裴度回答说:"我请求亲自前去督战。"二十八日,皇帝又对裴度说:"你真能为我去前线督战吗?"裴度回答说:"我发誓不与吴元济同在人世。我仔细揣摸了吴元济上的表章,他的形势已到了十分窘迫的境地,但各路讨伐的主帅心不齐,没有集中力量进攻,所以吴元济才没有投降。如果我亲自去行营督战,各位主帅担心我会争夺他们的功劳,一定会争着进攻消灭敌人了。"皇帝很高兴,丙戌这一天,任命裴度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兼任彰义节度使,还充当淮西宣慰招讨处置使。皇帝又任命户部侍郎崔群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委任的诏令颁布后,裴度认为韩弘已经做了都统,不想再担任招讨一职,请皇帝只给宣慰处置使职务。他还上奏请刑部侍郎马总担任宣慰副使,让右庶子韩愈担任彰义行军司马,他的判官和书记官都从朝廷中挑选,皇帝都满足了他的要求。裴度将要出发时,对皇帝说:"如果我消灭了吴元济,那么就会回来朝见陛下;如果吴元济还在,那我就不会回朝。"皇帝听了也流了眼泪。

八月初三,裴度前往淮西,皇帝在通化门为他送行。担任右神武将军的张茂和,是张茂昭的弟弟,曾经在裴度面前炫耀自己有胆

识和谋略。裴度上表请求任命他为自己去淮西督战的都押牙官，张茂和以有病为借口拒约，裴度上奏请皇帝杀了他。皇帝说："他们张家一门忠诚恭顺朝廷，我为你将他贬斥到很远的地方去。"初四，皇帝将张茂和贬职为永州司马。任命嘉王傅高承简为都押牙。高承简是高崇文的儿子。

李逢吉不想讨伐蔡州，翰林学士令狐楚与李逢吉关系很好，裴度担心他们联合朝野的势力阻挠军事行动，就请求皇帝在制书上改动几个字，并且说令狐楚起草诏制措辞失当。初五，皇帝将令狐楚降职为中书舍人。

22 李光颜、乌重胤与淮西的军队交战，初六，在贾店打了败仗。

23 裴度经过襄城南边白草原这个地方时，淮西派出七百名精悍的骑兵来袭击，当地镇守的将领楚丘县人曹华事先知道了这事，作了准备，将敌人打退了。裴度虽然辞去了招讨的官名，实际上却行使元帅的职责，他以郾城为指挥所。二十七日，裴度到了郾城。在此之前，各道的军队都有宦官使者监督战阵，军队进攻撤退不由主帅决定，如果打了胜仗，那么监军就率先派人向朝廷报捷，如果打了败仗，那么监军就百般凌辱将帅。裴度将这些事全部上奏给皇帝，撤除了监军，各位将帅才得以一心一意指挥军队，作战多有建树。

24 九月十四日，淮西的军队侵犯溵水镇，烧毁了喂牲口的草料后离开了。

25 当初，皇帝还在作广陵王的时候，平民百姓张宿因为能言善辩得到了宠信。皇帝继位之后，张宿一直升官到刑部的比部员外郎。张宿在朝廷内外结纳权贵人物，收受贿赂，门下侍郎、同平章事李逢吉很讨厌他。皇帝打算任命张宿为谏议大夫，李逢吉说："谏议大夫责任重大，一定要能够判断朝政的是非，才适宜担任这一职务。张宿是一个小人，怎么能够窃得贤明呢？陛下一定要任用张宿，那就请先免了我的职务才行。"皇帝从此不喜欢他。李逢吉又与裴

度持不同意见，皇帝正依靠裴度平定蔡州。二十一日，皇帝罢免了李逢吉宰相职务，改任他为东川节度使。

26 甲寅，李愬将攻吴房，诸将曰："今日往亡[1]。"愬曰："吾兵少，不足战，宜出其不意。彼此往亡不吾虞，正可击也。"遂往，克其外城，斩首千余级。余众保子城，不敢出，愬引兵还以诱之，淮西将孙献忠果以骁骑五百追击其背；众惊，将走，愬下马据胡床，令曰："敢退者斩！"返旆力战，献忠死，淮西兵乃退。或劝愬乘胜攻其子城，可拔也。愬曰："非吾计也。"引兵还营。

李祐言于李愬曰："蔡之精兵皆在洄曲，及四境拒守，守州城者皆羸老之卒，可以乘虚直抵其城。比贼将闻之，元济已成擒矣。"愬然之。冬，十月，甲子，遣掌书记郑澥至郾城，密白裴度。度曰："兵非出奇不胜，常侍良图也。"

27 上竟用张宿为谏议大夫，崔群、王涯固谏，不听，乃请以为权知谏议大夫，许之。宿由是怨执政及端方之士，与皇甫镈相表里，谮去之。

28 裴度帅僚佐观筑城于沱口，董重质帅骑出五沟，邀之，大呼而进，注弩挺刃，势将及度。李光颜与田布力战，拒之，度仅得入城。贼退，布扼其沟中归路，贼下马逾沟，坠压死者千余人。

29 辛未，李愬命马步都虞候、随州刺史史旻留镇文城，命李祐、李忠义帅突将三千为前驱，自与监军将三千人为

中军，命李进诚将三千人殿其后。军出，不知所之；愬曰："但东行！"行六十里，夜，至张柴村，尽杀其戍卒及烽子[2]。据其栅，命士少休食干糒[3]，整羁靮，留义成军五百人镇之，以断洄曲及诸道桥梁，复夜引兵出门；诸将请所之，愬曰："入蔡州取吴元济！"诸将皆失色。监军哭曰："果落李祐奸计！"时大风雪，旌旗裂，人马冻死者相望。天阴黑，自张柴村以东道路，皆官军所未尝行，人人自以为必死，然畏愬，莫敢违。夜半，雪愈甚，行七十里，至州城；近城有鹅鸭池，愬令击之以混军声。

自吴少诚拒命，官军不至蔡州城下三十余年，故蔡人不为备。壬申，四鼓，愬至城下，无一人知者。李祐、李忠义钁其城，为坎以先登，壮士从之；守门卒方熟寐，尽杀之，而留击柝者，使击柝如故。遂开门纳众，及里城，亦然，城中皆不之觉。鸡鸣，雪止，愬入居元济外宅。或告元济曰："官军至矣！"元济尚寝，笑曰："俘囚为盗耳！晓当尽戮之。"又有告者曰："城陷矣！"元济曰："此必洄曲子弟就吾求寒衣也。"起，听于廷，闻愬军号令曰："常侍传语。"应者近万人。元济始惧，曰："何等常侍，能至于此！"乃帅左右登牙城拒战。

时董重质拥精兵万余人据洄曲。愬曰："元济所望者，重质之救耳！"乃访重质家，厚抚之，遣其子传道持书谕重质；重质遂单骑诣愬降。

愬遣李进诚攻牙城，毁其外门，得甲库，取器械。癸酉，复攻之，烧其南门，民争负薪刍助之，城上矢如猬毛。

晡时,门坏,元济于城上请罪,进诚梯而下之。甲戌,愬以槛车送元济诣京师,且告于裴度。是日,申、光二州及诸镇兵二万余人相继来降。

自元济就擒,愬不戮一人,凡元济官吏、帐下、厨厩之卒,皆复其职,使之不疑,然后屯于鞠场以待裴度。

【注释】

①往亡:即往亡日,古代的一种迷信说法,阴阳家们认为每年阴历八月的白露节后的十八天为往亡日,九月的寒露节以后的第二十七日为往亡日,在往亡日这一天要出门或打仗等都不吉利。

②烽子:唐代军队中专门守候烽烟、负责报警和传递警报的人。烽子是有烽候地方的最低等级的士兵。

③糒(bèi 备):干粮。

【译文】

26 二十八日,李愬准备去攻打吴房县,各位将领劝阻他说:"今天是不利于前去攻战的往亡日啊。"李愬说:"我们的兵力太少,不能够正式与敌人交战,应该采取出乎敌人意料的行动。敌人因为今天是往亡日,不会防备我们,我们正好乘这一机会去进攻。"于是带军前去,攻下了吴房县的外城,杀敌一千多人。残余的敌人退保里城,不敢出城迎战,李愬就带兵回去,借以引诱敌人出城,淮西的将领孙献忠果然中计,带领五百名精锐骑兵跟着李愬后面追击。李愬的将士们惊慌失措,准备逃走,李愬下马坐在胡床上,下令说:"谁敢后退就杀谁!"将士们回军与敌人拼死作战,孙献忠战死。淮西的士兵这才退回去。有人劝李愬乘胜去攻吴房县的里城,说可以攻占。李愬说:"打下吴房不是我的策略。"于是带领军队回营。

李祐对李愬建议道:"蔡州的精兵都在洄曲和派到四面的边境上去防御,防守蔡州城的都是老弱的士兵,可以乘蔡州空虚直接进

攻蔡州城。等到敌人的将领们听到这一消息，吴元济已经被我们抓获了。”李愬同意李祐的意见。冬，十月初八，李愬派遣掌书记郑澥到郾城去，将这个计划秘密地告诉给裴度。裴度说：“用兵，如果不能采取奇特措施，就不能取胜，李常侍的计划很好。”

27 皇帝最后还是要任用张宿作谏议大夫，崔群和王涯坚持劝谏，但皇帝不采纳他们的意见。于是，他们就请皇帝让张宿暂时代理谏议大夫一职，皇帝同意了。张宿从此以后怨恨执掌朝政的人和品德端正的人士，与皇甫镈互相勾结，诬陷这些人，将他们赶出朝廷。

28 裴度带着部下僚属去视察沱口的筑城情况，董重质带领骑兵从五沟这个地方出来，拦击裴度一行，大声呼叫着向前冲锋，张弓拔剑，看情况马上就要接近裴度了。李光颜和田布率军拼命迎战，抵挡住了敌人。裴度才得以进入沱口城内。敌人撤退了，田布控制了敌人退回五沟的关键地方，敌人纷纷下马跨沟，掉到沟里和压死的人有一千多人。

29 十五日，李愬命令马步都虞候、随州刺史史旻留在文城镇守，命令李祐和李忠义率领三千名突将作前锋，自己与监军带三千名将士作中军，命令田进诚率领三千名将士作后卫。军队出发后，将领们不知要去哪里。李愬说：“你们只管向东前进！”行军六十里，晚上，到了张柴村，他们将淮西在这里守卫的士兵和负责守候烽火报警的士兵全部杀光。占领了这里的营垒，李愬下令士兵们稍事休息，吃一些干粮，整理一下马身上的器具，留下义成军的五百名将士在这里镇守，以切断洄曲和各条通往蔡州道路上的桥梁。李愬又连夜带着军队出了营门。各位将领们询问军队要去哪里，李愬说：“进蔡州城去抓住吴元济！”各位将领们都大惊失色。监军哭着说道：“我们果然中了李祐的奸计了！”当时正刮大风，下着大雪，军旗都被风撕破了，被冻死的人和马随处可以见到。天气阴沉漆黑，从张柴村到东边去的路，朝廷军队以前都没有行走过，人人都自以

为此行一定活不成了。但是又害怕李愬,不敢违抗他的命令。到半夜的时候,雪下得更大,军队行军七十里,到了蔡州城下。靠近蔡州城边有一个满是鹅鸭的水池,李愬下令去扰击鹅鸭,以掩盖军队行动的声音。

自从吴少诚抗拒朝廷的命令以来,朝廷军队有三十几年没有到蔡州城下来了,所以蔡州人没有防备。十六日,凌晨四更时分,李愬的军队来到蔡州城下,蔡州城内没有一个人知道。李祐和李忠义先用锄头在城墙上挖掘,弄成梯坎,率先登城,让强壮的士兵接着上城。守卫城门的士兵们正在熟睡,他们将这些人杀光,只留下敲更的人,让他继续敲更。然后打开城门放军队进城,军队到了里城,也跟前面一样,城内没有一个人知道这事的。鸡叫的时候,大雪停止了,李愬已经进入了吴元济的外宅。有人告诉吴元济说:"朝廷军队到了呀!"吴元济那时还在睡觉,笑着说:"这是被俘的囚徒们在闹事!天亮后一定把他们全杀了。"又有人告诉吴元济说:"州城已被攻下了!"吴元济说:"这一定是洄曲的士兵们到这里来找我要御寒衣服的。"他起床,在厅堂中处理事情,听到李愬的军队传达号令的声音:"常侍传令。"响应的人将近一万人。吴元济这才害怕起来,说:"这是个什么样的常侍,竟能到这里来!"于是率领侍卫们登上军府的牙城上抵抗。

当时,董重质带着一万多精锐军队守在洄曲一带。李愬说:"吴元济所希望的,正是董重质的救援啊!"于是去拜访董重质的家,很优厚地安抚他的家人,派他的儿子董传道带着自己的信去劝说董重质,董重质终于单人骑马到李愬这里来投降。

李愬派遣李进诚进攻吴元济的军府城墙,毁坏城墙的外门,找到了武器库,取出了兵器。十七日,李愬的军队又进攻,烧毁了吴元济军府的南门,老百姓争着背柴草来帮助攻打吴元济,朝廷军队射到城墙上的箭像刺猬的毛一样多。到太阳西沉的时候,城门被攻破,吴元济在城墙上请求治罪,李进诚用梯子让吴元济下来。十八

日，李愬用囚车将吴元济押送到京城长安去，而且向裴度报告了。这一天，申州和光州两州的将士和一些军镇援助淮西的军队二万多人相继向朝廷军队投降。

自从吴元济被抓住以后，李愬不再杀一人，凡是吴元济的官吏和军帐下、马厩、厨房的士兵，李愬一概让他们恢复原来的职事，让他们不起疑心。然后将军队驻扎在球场上等候裴度的到来。

30 以淮南节度使李鄘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

31 己卯，淮西行营奏获吴元济，光禄少卿杨元卿言于上曰："淮西大有珍宝，臣能知之，往取必得。"上曰："朕讨淮西，为人除害，珍宝非所求也。"

32 董重质之去洄曲军也，李光颜驰入其壁，悉降其众。庚辰，裴度遣马总先入蔡州慰抚。辛巳，度建彰义军节，将降卒万余人入城，李愬具鞬出迎，拜于路左。度将避之，愬曰："蔡人顽悖，不识上下之分，数十年矣，愿公因而示之，使知朝廷之尊。"度乃受之。

李愬还军文城，诸将请曰："始公败于朗山而不忧，胜于吴房而不取，冒大风甚雪而不止，孤军深入而不惧，然卒以成功，皆众人所不谕也，敢问其故？"愬曰："朗山不利，则贼轻我而不为备矣。取吴房，则其众奔蔡，并力固守，故存之以分其兵。风雪阴晦，则烽火不接，不知吾至。孤军深入，则人皆致死，战自倍矣。夫视远者不顾近，虑大者不详细，若矜小胜，恤小败，先自挠矣，何暇立功乎！"众

皆服。愬俭于奉己而丰于待士,知贤不疑,见可能断,此其所以成功也。

裴度以蔡卒为牙兵,或谏曰:"蔡人反仄者尚多,不可不备。"度笑曰:"吾为彰义节度使,元恶既擒,蔡人则吾人也,又何疑焉?"蔡人闻之感泣。先是,吴氏父子阻兵,禁人偶语于涂,夜不然烛,有以酒食相过从者罪死。度既视事,下令惟禁盗贼,余皆不问,往来者不限昼夜,蔡人始知有生民之乐。

甲申,诏韩弘、裴度条列平蔡将士功状及蔡之将士降者,皆差第以闻。淮西州县百姓,给复一年。近贼四州,免来年夏税。官军战亡者,皆为收葬,给其家衣粮五年。其因战伤残废者,勿停衣粮。

十一月,上御兴安门受俘,遂以吴元济献庙社,斩于独柳之下。

初,淮西之人劫于李希烈、吴少诚之威虐,不能自拔,久而老者衰,幼者壮,安于悖逆,不复知有朝廷矣。自少诚以来,遣诸将出兵,皆不束以法制,听各以便宜自战,故人人得尽其才。韩全义之败于溵水也,于其帐中得朝贵所与问讯书,少诚束以示众曰:"此皆公卿属全义书,云破蔡州日,乞一将士妻女为婢妾。"由是众皆愤怒,以死为贼用;虽居中土,其风俗犷戾过于夷貊。故以三州之众,举天下之兵环而攻之,四年然后克之。

官军之克元济也,李师道募人通使于蔡,察其形势,牙前虞候刘晏平应募,出汴、宋间,潜行至蔡。元济大喜,

厚礼而遣之。晏平还至郓，师道屏人而问之，晏平曰："元济暴兵数万于外，阽危如此，而日与仆妾游戏博弈于内，晏然曾无忧色。以愚观之，殆必亡，不久矣！"师道素倚淮西为援，闻之惊怒，寻诬以他过，杖杀之。

戊子，以李愬为山南东道节度使，赐爵凉国公；加韩弘兼侍中；李光颜、乌重胤等各迁官有差。

33 旧制，御史二人知驿；壬辰，诏以宦者为馆驿使。左补阙裴潾谏曰："内臣外事，职分各殊，切在塞侵官之源，绝出位之渐。事有不便，必戒于初。令或有妨，不必在大。"上不听。

【译文】

30 皇帝任命淮南节度使李鄘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

31 二十三日，淮西行营上奏抓住了吴元济。光禄少卿杨元卿对皇帝说："淮西有不少珍奇宝贝，我对这些了解得很清楚，让我去找，一定能够找到。"皇帝说："我派兵攻打淮西，目的在于为民除害，珍奇宝贝不是我所要找的。"

32 董重质离开洄曲的军队后，李光颜率军奔进洄曲的军营，招降了这里的全部敌军。二十四日，裴度派遣马总先进蔡州城去安抚百姓和投降将士。二十五日，裴度打出彰义军的节度使标志，带着投降的将士一万多人进蔡州城，李愬全副武装出来迎接，在路的左边向裴度行礼。裴度准备回避李愬的拜礼，李愬说："蔡州人愚顽悖逆，不懂得上级和下级的名分礼数，已经几十年了。希望您借此做给他们看，让他们知道朝廷的尊严。"裴度才接受李愬的行礼。

李愬带军队回去，驻扎在文城，各位将领请教他说："开始，您在朗山打了败仗而不忧虑，在吴房县打了胜仗却又不攻下县城，顶

冒着大风大雪行军不止，用一支孤单的军队深入敌人的境内却不畏惧，最终取得了胜利，这都是我们大家所不明白的，请问您，这是什么缘故？"李愬说："在朗山战事中失利，那么敌人就会轻视我们而不加防备了。要是攻占了吴房县，那么敌人就会逃向蔡州，集中力量固守蔡州城，所以不攻占吴房县，是为了将敌人的兵力分散。在大风大雪的阴暗天气中出兵，那么敌人的烽火不能连接传递，就不知道我们要到了。我们以孤单的军势深入敌人境内，那么将士们就都要拼死力战，打起仗来就会使军力倍增了。一般来说，看得远的人不会顾及近处的事情，考虑大事的人不必知道琐细的事情，如果以一次小胜利而洋洋自得，以一次小失败而忧心忡忡，那首先就搅乱了自己的阵脚，哪里还有时间来立功呢？"大家听了以后都十分佩服。李愬自己生活节俭，但对将士们却很优厚，任用贤明的人就不再怀疑，了解是可以实行的事能够当机立断，这就是他之所以获得成功的原因。

裴度用蔡州投降的士兵作节度使的卫队，有人劝阻他说："蔡州人中反复无常的人还很多，不能不作防备。"裴度笑着说："我担任彰义节度使，元凶既然已被抓获，那么蔡州人就是我们的自己人，那对他们又有什么要怀疑的呢？"蔡州人听了这话都感动得哭了。在此之前，吴少阳父子拥兵抗拒朝廷，禁止有两人以上的人在路上说话，不准人家晚上点蜡烛，有用酒和食品相互招待的人，就犯了死罪。裴度主持政事之后，下令只是禁止出现盗贼，其余的一概不管，人们相互往来是白天，还是晚上，他都不加限制，蔡州人这才知道有人生的正常乐趣。

二十八日，皇帝下诏韩弘和裴度，要他们罗列平定蔡州的将士们功劳情况和蔡州投降的将士名单，都分等级上奏朝廷。免除淮西地区各州县百姓的赋税两年。靠近淮西四边的各个州县，都免除明年的夏税。朝廷军队战死的人，都要收尸埋葬，发给他们的家属五年衣服和粮食；那些在战场上受伤残废的人，要一直供应他们的衣

服和粮食。

十一月，皇帝到兴安门去接受俘虏，将吴元济带到宗庙社稷前献祭后，在独柳树下将他杀头。

当初，淮西的百姓受李希烈、吴少诚暴政的威胁，无法从中超脱出来，时间一长，年老的人衰弱了，年幼的成了壮年，他们都安于悖离朝廷的现状，不再知道有朝廷在上了。自吴少诚统治以来，派遣各位将领出兵抢掠进攻，都不用法令制度来约束他们，听任他们根据实际情况自己指挥打仗，所以每个人都能施展自己的才干。韩全义在溵水被打败以后，淮西兵在他的营帐中得到朝廷中的权贵们写给他们的问候信，吴少诚把信件捆起来给大家看说："这都是王公卿相们给韩全义的信，说在攻下蔡州的那一天，要求弄一个蔡州将士的妻子和女儿作奴婢和小妾。"于是，大家都非常愤怒，拼命为叛贼效力。淮西虽在中原，但这里的风俗骠悍暴戾比周边胡族人还厉害。所以，吴元济凭借三个州的军民，朝廷用全国的兵力四面围攻，攻打了四年才攻下来。

朝廷军队要攻打吴元济的时候，李师道招募人作使者去蔡州通风报信，并考察蔡州的形势，担任牙前虞候的刘晏平应招，从汴州和宋州之间出发，暗中来到蔡州。吴元济非常高兴，送给他很重的礼物打发他回去。刘晏平回到郓州之后，李师道让其他人走开，单独询问情况，刘晏平说："吴元济将几万兵马派出蔡州城外防守，形势如此危险，但他整天与仆妾们在城内赌博下棋，寻欢作乐，没有一点忧虑的神色。依我的愚见看来，他肯定会败亡，时间不会太长了！"李师道一向依靠淮西作为后援，听了这话又惊讶又恼怒，不久就用别的过错诬陷，用军棍打死了刘晏平。

初三，皇帝任命李愬为山南东道节度使，封赐给他凉国公的爵位。加封韩弘兼任侍中职务。对李光颜、乌重胤等人都有不同等级的升迁。

33 以前的制度规定，用两名监察御史管理全国驿站。初七，皇帝

下诏任命宦官为馆驿使。左补阙裴潾劝谏皇帝说："宫廷内的臣子和朝廷的事务，职责和名分完全不同。最重要的是堵住侵犯官员职守的根源，杜绝越官任职的势头。如果事情处理得不合适，一定在最初就引起警惕；颁行的命令如果有妨碍，不一定是大事情才纠正。"皇帝不采纳这一意见。

34 甲午，恩王连薨。

35 辛丑，以唐、随兵马使李祐为神武将军，知军事。

36 裴度以马总为彰义留后；癸丑，发蔡州。上封二剑以授梁守谦，使诛吴元济旧将；度至郾城，遇之，复与俱入蔡州，量罪施刑，不尽如诏旨，仍上疏言之。

37 十二月，壬戌，赐裴度爵晋国公，复入知政事。以马总为淮西节度使。

38 初，吐突承璀方贵宠用事，为淮南监军。李鄘为节度使，性刚严，与承璀互相敬惮，故未尝相失。承璀归，引鄘为相；鄘耻由宦官进，及将佐出祖[1]，乐作，鄘泣下曰："吾老安外镇，宰相非吾任也！"戊寅，鄘至京师，辞疾，不入见，不视事，百官到门，皆辞不见。

39 庚辰，贬淮西降将董重质为春州司户。重质为元济谋主，屡破官军；上欲杀之，李愬奏先许重质以不死。

【注释】

[1]出祖：这里指古代一种隆重的饯行仪式，先祭路神，后在路上设宴为人送行。

【译文】

34 初九，恩王李连去世。

35 十六日，皇帝任命唐州、随州兵马使李祐为神武将军，掌管军中事务。

36 裴度任命马总为彰义留后。二十八日，裴度从蔡州出发回朝。皇帝将两把宝剑赐封给梁守谦，让他去全权处死吴元济以前的部将。裴度到郾城时，遇到了梁守谦，又与他一起进蔡州城，根据罪行对吴元济的部将实施刑罚，不完全按皇帝的诏令旨意办事，还上奏章陈述自己的意见。

37 十二月初七，皇帝封赐裴度为晋国公，让他再入朝处理政事。皇帝任命马总为淮西节度使。

38 当初，吐突承璀正得居贵位，受皇帝宠信而手握大权，担任淮南监军。李鄘担任淮南节度使，他性格刚直威严，与吐突承璀相互间既尊敬又害怕对方，所以两人没有闹翻。吐突承璀回朝以后，就推荐李鄘为宰相。李鄘以被宦官推荐为耻辱，后来将领僚佐们为他饯行，当乐声大作时，李鄘流着眼泪对大家说："我到老都安于在军镇任外官，宰相一职不是我能胜任的啊！"二十三日，李鄘到了京城长安，以生病辞职，不进宫朝见皇帝，不去处理政事，朝廷文武百官到家门口拜会，他一概推辞，不肯接见。

39 二十五日，皇帝将淮西投降的将领董重质贬职为春州司户。董重质是吴元济的主谋人，多次打败过朝廷军队。皇帝打算杀他，李愬上奏说事先已答应董重质不处死他的。

十三年

1 春，正月，乙酉朔，赦天下。

2 初，李师道谋逆命，叛官高沐与同僚郭昕[1]、李公度屡谏之。判官李文会、孔目官林英素为师道所亲信，涕泣言于师道曰："文会等尽心为尚书忧家事，反为高沐等所疾，尚书奈何不爱十二州之土地，以成沐等之功名乎？"师道由是疏沐等，出沐知莱州。会林英入奏事，令进奏吏密申师道云："沐潜输款于朝廷。"文会从而构之，师道杀沐，并囚郭昕，凡军中劝师道效顺者，文会皆指为高沐之党而囚之。

及淮西平，师道忧惧，不知所为。李公度及牙将李英昙因其惧而说之，使纳质献地以自赎。师道从之，遣使奉表，请使长子入侍，并献沂、密、海三州。上许之，乙巳，遣左常侍李逊诣郓州宣慰。

3 上命六军修麟德殿；右龙武统军张奉国、大将军李文悦以外寇初平，营缮太多，白宰相，冀有论谏；裴度因奏事言之。上怒，二月，丁卯，以奉国为鸿胪卿，壬申，以文悦为右武卫大将军，充威远营使。于是浚龙首池，起承晖殿，土木浸兴矣。

4 李愬奏请判官、大将以下官凡百五十员；上不悦，谓裴度曰："李愬诚有奇功，然奏请过多。使如李晟、浑瑊，又何如哉！"遂留中不下。

5 李鄘固辞相位，戊戌，以鄘为户部尚书。以御史大夫李夷简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

6 初，渤海僖王言义卒，弟简王明忠立，改元太始；一岁卒，从父仁秀立，改元建兴。乙巳，遣使来告丧。

7 横海节度使程权自以世袭沧景，与河朔三镇无殊，内不自安；己酉，遣使上表，请举族入朝，许之。横海将士乐自擅，不听权去，掌书记林蕴谕以祸福，权乃得出。诏以蕴为礼部员外郎。

8 裴度之在淮西也，布衣柏耆以策干韩愈曰："吴元济既就擒，王承宗破胆矣，愿得奉丞相书往说之，可不烦兵而服。"愈白度，为书遣之。承宗惧，求哀于田弘正，请以二子为质，及献德、棣二州，输租税，请官吏。弘正为之奏请，上初不许。弘正上表相继，上重违弘正意，乃许之。夏，四月，甲寅朔，魏博遣使送承宗子知感、知信及德、棣二州图印至京师。

幽州大将谭忠说刘总曰："自元和以来，刘阔、李锜、田季安、卢从史、吴元济阻兵冯险[2]，自以为深根固蒂，天下莫能危也。然顾盼之间，身死家覆，皆不自知，此非人力所能及，殆天诛也。况今天子神圣威武，苦身焦思，缩衣节食，以养战士，此志岂须臾忘天下哉？今国兵骎骎北来，赵人已献城十二，忠深为公忧之。"总泣且拜曰："闻先生言，吾心定矣。"遂专意归朝廷。

9 戊辰，内出废印二纽，赐左、右三军辟仗使。旧制，以宦官为六军辟仗使，如方镇之监军，无印。及张奉国得罪，至是始赐印，得纠绳军政，事任专达矣。

【注释】

①昈(hù 户)：此为人名。

②冯(pin 凭):即凭,凭据的意思。

【译文】

元和十三年(戊戌,公元818年)

1 春,正月初一,皇帝大赦天下。

2 当初,李师道策划反抗朝廷,判官高沐和同僚郭昕、李公度多次劝阻李师道。判官李文会、孔目官林英一向受李师道的亲近信任,流着眼泪对李师道说:"我们这些人尽心尽力地为您担忧操持家务事情,反而受高沐等人的憎恨,您为什么不爱惜自己的十二个州的土地,而用它来成就高沐等人的功名呢?"李师道从此以后就疏远高沐等人,把高沐外放到莱州去做刺史。正好林英入京上奏事情,他让淄青设在京城长安的进奏院的官吏秘密报告李师道说:"高沐等人暗中向朝廷表示忠诚。"李文会接着就诬陷高沐等人。李师道于是就杀了高沐,并且囚禁了郭昕,凡是军中劝说李师道为朝廷效力的人,都被李文会指责为高沐的党羽而囚禁起来。

后来淮西被朝廷平定,李师道既担忧,又害怕,不知所措。李公度和牙将李英昙乘李师道害怕而劝说他,让他向朝廷派出人质,献出土地来自我赎罪。李师道采纳了这一建议,派遣使者向朝廷上奏,请求让他的长子进京侍奉皇帝,并且向朝廷献出沂、密、海三个州。皇帝同意了。二十一日,皇帝派遣左常侍李逊去郓州宣诏慰问。

3 皇帝下令中央禁军的六军修建麟德殿。右龙武统军张奉国和大将军李文悦认为外地的寇贼才平定,营造缮修的地方太多了,就把这事向宰相说了,希望能有所论议和劝谏。裴度乘上奏事情的时候向皇帝谈了这件事。皇帝很生气。二月十三日,皇帝将张奉国降职为鸿胪卿。十八日,皇帝将李文悦改任为右武卫大将军,让他担任威远营使。这以后,朝廷调集人力疏通了龙首池,建起了承晖殿,皇帝开始渐渐地大兴土木。

4 李愬向皇帝上奏请求任命判官、大将军以下的官员共一百五

十人。皇帝对此很不高兴，对裴度说："李愬确实建立了奇功，但上奏请求任命的官员太多了。假使像李晟、浑瑊那样立了功劳，那又该怎么办呢？"于是将他的奏章留在宫中，不下发给中书省。

5 李鄘坚决辞去宰相职位，(三月)十四日，皇帝任命李鄘为户部尚书。皇帝任命御史大夫李夷简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

6 当初，渤海国的僖王言义去世，他的弟弟简王明忠继位，改年号为太始，一年以后就死了。他的叔叔仁秀继位，改年号为建兴。二十一日，仁秀派遣使者向朝廷报丧。

7 横海节度使程权自己觉得世代承袭沧州景州地区的主帅职位，与河朔地区三个军镇没有什么区别，内心很是不安。二十五日，派遣使者上表朝廷，请求率领全族人口进京入朝，皇帝同意了。横海军的将士喜欢自作主张，不听朝廷命令，不让程权离开，掌书记林蕴用福祸的道理开导他们，程权才得以离开。皇帝下诏任命林蕴为礼部员外郎。

8 裴度在淮西的时候，有一个平民百姓叫柏耆的人向韩愈献计策以谋求官职，他说："吴元济已经被抓住，王承宗就被吓破了胆，我希望能够带着宰相写的信去劝说王承宗，可以不用麻烦朝廷用兵而让他归顺。"韩愈将这事告诉了裴度，裴度写了封信打发柏耆送到王承宗那里去。王承宗很害怕，向田弘正哀求，请求用二个儿子作为人质，而且还向朝廷献出德、棣二个州，向朝廷交纳赋税，请朝廷委派官吏。田弘正为他向朝廷上奏请求，皇帝当初不同意。田弘正一个接一个地上奏表章，皇帝不想违背田弘正的意见，于是就同意了。夏，四月初一，田弘正派遣使者送王承宗的儿子王知感、王知信和德、棣二个州的地图、印信到了京城长安。

幽州的大将谭忠劝刘总说："自从元和年间以来，刘阔、李锜、田季安、卢从史、吴元济，凭借着军队和地势险要违抗朝廷，自认为根深蒂固，天下的人不能危害他们。但是在短暂的时间内，他们一个个身首异处，家族覆没，这都是他们自己也不知道的，这不是人

力能够达到的，而是上天要杀戮他们啊。况且现在的天子神圣英明，威严勇武，苦心思虑，节衣缩食，来供养战士，皇帝的这个志向，难道是片刻忘记了天下的安宁吗？现在朝廷的军队快速向北挺进，王承宗已经向朝廷进献了德州和棣州共十二个县的土地，我谭忠深深为您的处境担忧。"刘总流着眼泪向谭忠行礼说："听了先生的一席话，我的决定就下定了。"于是决意归顺朝廷。

9十五日，皇帝从宫内拿出两颗废弃了的印信，赐给左、右三军辟仗使。以前的制度规定，让宦官担任中央禁军六军的辟仗使，职掌与外面军镇的监军相同，但没有印信。张奉国因事获罪以后，到现在皇帝才赐给辟仗使印信，可以纠正军政事务，处理意见可以直接上奏皇帝。

10庚戌[1]，诏洗雪王承宗及成德将士，复其官爵。

11李师道暗弱，军府大事，独与妻魏氏、奴胡惟堪、杨自温、婢蒲氏、袁氏及孔目官王再升谋之，大将及幕僚莫得预焉。魏氏不欲其子入质，与蒲氏、袁氏言于师道曰："自先师徒以来，有此十二州，奈何无故割而献之！今计境内之兵不下数十万，不献三州，不过以兵相加。若力战不胜，献之未晚。"师道乃大悔，欲杀李公度，幕僚贾直言谓其用事奴曰："今大祸将至，岂非高沐冤气所为！若又杀公度，军府其危哉！"乃囚之。迁李英昙于莱州，未至，缢杀之。

李逊至郓州，师道大陈兵迎之，逊盛气正色，为陈祸福，责其决语，欲白天子。师道退，与其党谋之，皆曰："弟许之，他日正烦一表解纷耳。"师道乃谢曰："曩以父子之私，且迫于将士之情，故迁延未遣。今重烦朝使，岂敢复有

二三?"逊察师道非实诚,归,言于上曰:"师道顽愚反复,恐必须用兵。"既而师道表言军情,不听纳质割地。上怒,决意讨之。

贾直言冒刃谏师道者二,舆榇谏者一[22],又画缚载槛车妻子系累者以献;师道怒,囚之。

五月,丙申,以忠武节度使李光颜为义成节度使,谋讨师道也。以淮西节度使马总为忠武节度使、陈·许·溵·蔡州观察使。以申州隶鄂岳,光州隶淮南。

12 辛丑,以知勃海国务大仁秀为勃海王。

13 以河阳都知兵马使曹华为棣州刺史,诏以河阳兵送至滴河[23]。会县为平卢兵所陷,华击却之,杀二千余人,复其县以闻;诏加横海节度副使。

14 六月,癸丑朔,日有食之。

15 丁丑,复以乌重胤领怀州刺史,镇河阳。

16 秋,七月,癸未朔,徙李愬为武宁节度使。

乙酉,下制罪状李师道,令宣武、魏博、义成、武宁、横海兵共讨之,以宣歙观察使王遂为供军使。遂,方庆之孙也。

上方委裴度以用兵,门下侍郎、同平章事李夷简自谓才不及度,求出镇。辛丑,以夷简同平章事,充淮南节度使。

17 八月,壬子朔,中书侍郎、同平章事王涯罢为兵部侍郎。

18 吴元济既平,韩弘惧。九月,自将兵击李师道,围曹

州。

【注释】

①庚戌:四月没有庚戌这一天,据章钰校,应为庚辰,即二十七日。

②舆榇谏:这里指抬着棺材去劝谏,以表明劝谏到死的决心。

③滴河:县名。隋开皇十六年(公元596年)设置,治所在今山东商河县。

【译文】

10 二十七日,皇帝下诏为王承宗和成德军的将士们洗雪罪名,恢复他们的官职爵位。

11 李师道昏庸怯懦,军府中的大事情,他只与妻子魏氏,奴仆胡惟堪、杨白温,婢妾蒲氏、袁氏以及孔目官王再升商议,军中的大将和幕僚们都不能参预。魏氏不想让自己的儿子入朝作人质,就和蒲氏、袁氏一起向李师道说:"自已故司徒李公以来,我们就拥有这十二个州的地方,为什么要无故割让出来献给朝廷呢?现在合计境内我们的兵力不下几十万人,如果不献出三州来,朝廷不过就是对我们使用武力。如果我们拼出全力作战,打不赢的话,再向朝廷献出三个州也不晚。"李师道听了后十分后悔,打算杀了李公度。幕僚贾直言对李师道亲信的奴仆说:"现在大祸就要临头了,这难道不是高沐冤死的魂魄所造成的吗?如果又杀了李公度,那军府就十分危险了啊!"李师道于是只将李公度囚禁起来。他又调李英昙去莱州任职,李英昙还在赴任的路上,就被李师道的人勒死了。

李逊到了郓州,李师道大规模地布置军阵来迎接他。李逊的态度很强硬,用极严肃的语气向李师道陈说利害祸福,要求一句话决定何去何从,准备回去奏报天子。李师道回去以后,与他的亲信们商议这件事。亲信们都说:"先答应好了,以后只需要写一纸奏章就解决问题。"李师道于是向李逊道歉说:"以前因为由于父子的私情,而且迫于将士们的压力,所以就耽搁了事情,没有派儿子入朝。

现在又麻烦朝廷的使者远道而来，我怎么敢再三心二意呢？"李逊看出李师道没有诚意，回到朝廷，对皇帝说："李师道愚妄顽固，反复无常，恐怕一定要对他动用武力。"不久，李师道上表奏说军中将士们不让他向朝廷献土地，送人质。皇帝十分恼怒，决定讨伐李师道。

贾直言冒死劝谏李师道两次，抬着棺材死谏李师道一次，又画了李师道被捆绑在囚车中，妻儿老小被囚禁的画献给李师道来劝止他。李师道很恼火，将贾直言囚禁起来。

五月十三日，皇帝将忠武节度使李光颜调任为义成节度使，这是策划讨伐李师道的措施。任命淮西节度使马总为忠武节度使和陈州、许州、溵州、蔡州等地观察使。将申州划归鄂岳观察使统辖，将光州划归淮南节度使管辖。

12 十八日，皇帝册封代理勃海国事务的大仁秀为勃海王。

13 皇帝任命河阳都知兵马使曹华为棣州刺史，诏令河阳的军队护送曹华到滴河去。正好滴河县被李师道的军队攻下，曹华率军进攻，打退了李师道的军队，杀敌二千多人，恢复了滴河县的秩序，曹华将此事上奏朝廷，皇帝下诏加封曹华为横海节度副使。

14 六月初一，日食。

15 二十五日，皇帝又任命乌重胤兼任怀州刺史，镇守河阳。

16 秋，七月初一，皇帝将李愬调任为武宁节度使。

初三，皇帝颁下制书数列李师道的罪状，下令宣武、魏博、义成、武宁、横海各军出兵共同讨伐李师道，任命宣歙观察使王遂为供应军队后勤需要的供军使。王遂是武则天皇后时宰相王方庆的孙子。

皇帝正任用裴度负责讨伐李师道的事宜，门下侍郎、同平章事李夷简自称才能赶不上裴度，要求皇帝允许他外出担任节度使。二十八日，皇帝任命李夷简为同平章事，担任淮南节度使。

17 八月初一，中书侍郎、同平章事王涯被罢去宰相职位，改任兵

部侍郎。

18 吴元济被平定后，韩弘害怕。九月，亲自率领军队进攻李师道，包围了曹州。

19 淮西既平，上浸骄侈。户部侍郎判度支皇甫镈、卫尉卿·盐铁转运程异晓其意，数进羡余以供其费，由是有宠。镈又厚赂结吐突承璀。甲辰，镈以本官、异以工部侍郎并同平章事，判使如故。制下，朝野骇愕，至于市井负贩者亦嗤之。

裴度、崔群极陈其不可，上不听。度耻与小人同列，表求自退；不许。度复上疏，以为："镈、异皆钱谷吏，佞巧小人，陛下一旦置之相位，中外无不骇笑。况镈在度支，专以丰取刻与为务，凡中外仰给度支之人无不思食其肉；比者裁损淮西粮料，军士怨怒；会臣至行营晓谕慰勉，仅无溃乱。今旧将旧兵悉向淄青，闻镈入相，必尽惊忧，知无可诉之地矣。程异虽人品庸下，然心事和平，可处烦剧，不宜为相。至如镈，资性狡诈，天下共知，唯能上惑圣聪，足见奸邪之极。臣若不退，天下谓臣不知廉耻；臣若不言，天下谓臣有负恩宠。今退既不许，言又不听，臣如烈火烧心，众镝丛体。所可惜者，淮西荡定[1]，河北底宁，承宗敛手削地，韩弘舆疾讨贼，岂朝廷之力能制其命哉？直以处置得宜，能服其心耳。陛下建升平之业，十已八九，何忍还自堕坏，使四方解体乎！"上以度为朋党，不之省。

镈自知不为众所与，益为巧谄以自固，奏减内外官俸以助国用；给事中崔植封还敕书，极论之，乃止。植，祐甫之弟子也。

时内出积年缯帛付度支令卖，镈悉以高价买之，以给边军。其缯帛朽败，随手破裂，边军聚而焚之。度因奏事言之，镈于上前引其足曰："此靴亦内库所出，臣以钱二千买之，坚完可久服。度言不可信。"上以为然。由是镈益无所惮。程异亦自知不合众心，能廉谨谦逊，为相月余，不敢知印秉笔，故终免于祸。

20 五坊使杨朝汶妄捕系人，迫以考捶，责其息钱，遂转相诬引，所系近千人。中丞萧俛劾奏其状，裴度、崔群亦以为言。上曰："姑与卿论用兵事，此小事朕自处之。"度曰："用兵事小，所忧不过山东耳。五坊使横暴，恐乱辇毂。"上不悦，退，召朝汶责之曰："以汝故，令吾羞见宰相！"冬，十月，赐朝汶死，尽释系者。

21 上晚节好神仙，诏天下求方士。宗正卿李道古先为鄂岳观察使，以贪暴闻，恐终获罪，思所以自媚于上，乃因皇甫镈荐山人柳泌，云能合长生药。甲戌，诏泌居兴唐观炼药。

22 十一月，辛巳朔，盐州奏吐蕃寇河曲、夏州。灵武奏破吐蕃长乐州②，克其外城。

【注释】

①荡：这里指清除。

②长乐州:地名,唐代属吐蕃统辖区,在定远城(今宁夏平罗县)西边。

【译文】

19淮西地区被平定以后,皇帝渐渐地骄奢享乐起来。担任户部侍郎、负责度支事务的皇甫镈和担任卫尉卿、盐铁转运使的程异了解皇帝的心意,多次向皇帝进贡盈余以供开销,两人因此受皇帝的宠信。皇甫镈又用厚重礼物贿赂、巴结吐突承璀。二十三日,皇甫镈以现任官职,程异以工部侍郎的官职一同担任同平章事,两人各自像从前一样负责度支和盐铁转运事务。委任书一颁布,朝野内外都十分惊讶,甚至连街市上贩卖东西的小商人也都嘲笑他们。

裴度和崔群极力陈说这一任命不合适,但皇帝对他们的意见毫不理会。裴度以与这样的小人平起平坐为耻辱,上表请求皇帝允许他辞去宰相一职,皇帝不同意。裴度又上疏皇帝,他认为:"皇甫镈和程异都是负责钱粮方面的官吏,是奸诈取巧的小人,陛下突然一下子任命他们为宰相,朝野内外没有人不诧异和嘲笑的。何况皇甫镈负责度支事务,一味地多多收取,刻薄地拨给,凡是朝野内外依靠度支拨给钱粮的人,没有哪一个不想生吃了他的肉的。以前裁减进攻淮西的各支军队的粮草等,军中将士又怨恨又愤怒。正好我去行营开导、劝慰了将士们,才得以避免了军队的哗变。现在都是攻打淮西的原班将领和士兵去围攻李师道,他们听说皇甫镈担任宰相,一定都会大吃一惊和忧虑重重,知道再没有可以申诉的地方了。程异虽然人品平庸,但心地平和,可以让他处理烦杂的重任,但不适合让他做宰相。至于像皇甫镈,生性狡诈奸邪,天下的人都知道,他只能迷惑陛下的视听,由此可见他的奸诈邪恶到了极点。我如果不辞去宰相职务,天下的人就会说我不知道廉耻;我如果不向陛下陈说这一意见,天下的人就会说我辜负了陛下对我的恩典和宠爱。现在要辞职既然得不到陛下的准许,意见陛下又不接受,我现在的情况正如烈火烧心、万箭穿体一样。最可惜的是,淮西的奸

贼才清除，河北地区也才安宁，王承宗拱手割让土地，韩弘亲率大军，积极讨伐李师道，这难道是朝廷的力量能够控制他们吗？这是因为对他们采取的措施合适，能够让他们从内心服从啊。陛下要创建的天下太平的宏伟大业，十分已经完成了八九分，怎么能够忍心再回去自行破坏，让天下的人心涣散呢？"皇帝觉得裴度与人结成了朋党，不肯考虑他的意见。

皇甫镈自己知道被大家反对，更加投机取巧向皇帝献媚，以巩固自己的地位，他上奏减省朝廷内外官员的薪俸，来资助国家的开支。给事中崔植将皇帝实施皇甫镈建议的诏书封好退回宫中，极力反对这样做，皇帝才作罢。崔植是德宗皇帝时宰相崔祐甫弟弟的儿子。

当时，皇帝将宫廷内库存的陈年丝帛交给度支让他们出卖，皇甫镈用度支的钱高价将这些丝帛买了下来，将它拨给守卫边疆的军队。这些丝帛都朽烂毁坏了，随手一拿就破烂不堪，边防军将这些东西堆在一起焚烧了。裴度向皇帝陈奏事情时说了这件事，皇甫镈当着皇帝的面上前伸出脚说："这双靴子也是从宫廷内库中来的，我花了二千钱买下了它，结实牢固，可以久穿。裴度说的话不能相信。"皇帝觉得皇甫镈说的对。从此以后，皇甫镈更加肆无忌惮。程异也自知大家都不欢迎他，他能够廉洁、谨慎、谦虚、礼让，担任宰相一个多月，不敢持印提笔处理政事，所以最后能免遭灾祸。

20 五坊使杨朝汶随便拘捕普通百姓，拷打刑问，索要利息钱，于是转辗牵连、诬陷，拘囚了将近一千人。御史中丞萧俛将这一事件弹劾上奏，裴度和崔群也向皇帝说了这件事。皇帝说："暂且与你们讨论用兵的事情，这是件小事，我自然会处理。"裴度说："用兵的事不重要，这一事所担忧的不过是太行山以东地区。但五坊使残暴蛮横，恐怕要扰乱京城。"皇帝听了很不高兴，退朝以后，召见杨朝汶，斥责他说："因为你的缘故，使得我羞于见宰相们！"冬，十月，皇帝下令杨朝汶自杀，将五坊使拘捕的人全放了出来。

21 皇帝晚年喜欢神仙长寿之术，下令天下寻求方士。宗正卿李道古以前担任过鄂岳观察使，以贪婪残暴闻名，担心最后会被治罪，就想办法向皇帝献媚，于是就通过皇甫镈向皇帝推荐了山野之人柳泌，说他能够制造长生不老的药物。二十四日，皇帝下诏命令柳泌住进兴唐观内炼制长生不老药。

22 十一月初一，盐州上奏说吐蕃侵犯河曲和夏州地区。灵武节度使上奏在吐蕃的长乐州打败了吐蕃军队，攻下了长乐州的外城。

23 柳泌言于上曰："天台山神仙所聚，多灵草，臣虽知之，力不能致，诚得为彼长吏，庶几可求。"上信之。丁亥，以泌权知台州刺史，仍赐服金紫。谏官争论奏，以为："人主喜方士，未有使之临民赋政者。"上曰："烦一州之力而能为人主致长生，臣子亦何爱焉！"由是群臣莫敢言。

24 甲午，盐州奏吐蕃遁去。

25 壬寅，以河阳节度使乌重胤为横海节度使。丁未，以华州刺史令狐楚为河阳节度使。重胤以河阳精兵三千赴镇，河阳兵不乐去乡里，中道溃归，又不敢入城，屯于城北，将大掠。令狐楚适至，单骑出，慰抚之，与俱归。

先是，田弘正请自黎阳渡河，会义成节度使李光颜讨李师道。裴度曰："魏博军既渡河，不可复退，立须进击，方有成功。既至滑州，即仰给度支，徒有供饷之劳，更生观望之势。又或与李光颜互相疑阻，益致迁延。与其渡河而不进，不若养威于河北。宜且使之秣马厉兵，俟霜降水落，自

杨刘渡河，直指郓州，得至阳谷置营[1]，则兵势自盛，贼众摇心矣。”上从之。是月，弘正将全师自杨刘渡河，距郓州四十里筑垒。贼中大震。

26 功德使上言：“凤翔法门寺塔有佛指骨，相传三十年一开，开则岁丰人安。来年应开，请迎之。”十二月，庚戌朔，上遣中使帅僧众迎之。

27 戊辰，以春州司户董重质为试太子詹事，委武宁军驱使，李愬请之也。

28 戊寅，魏博、义成军送所获李师道都知兵马使夏侯澄等四十七人，上皆释弗诛，各付所获行营驱使，曰：“若有父母欲归者，优给遣之。朕所诛者，师道而已。”于是贼中闻之，降者相继。

初，李文会与兄元规皆在李师古幕下。师古薨，师道立，元规辞去，文会属师道亲党请留。元规将行，谓文会曰：“我去，身退而安全；汝留，必骤贵而受祸。”及官军四临，平卢兵势日蹙，将士喧然，皆曰：“高沐、郭昕、李存为司空忠谋，李文会奸佞，杀沐，囚昕、存，以致此祸。”师道不得已，出文会摄登州刺史，召昕、存还幕府。

29 上常语宰相，人臣当力为善，何乃好立朋党！朕甚恶之。裴度对曰：“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君子、小人志趣同者，势必相合。君子为徒，谓之同德；小人为徒，谓之朋党；外虽相似，内实悬殊，在圣主辨其所为邪正耳。”

30 武宁节度使李愬与平卢兵十一战，皆捷。乙卯晦[2]，进攻金乡[3]，克之。李师道性懦怯，自官军致讨，闻小败及失

城邑，辄忧悸成疾，由是左右皆蔽匿，不以实告。金乡，兖州之要地也，既失之，其刺史驿骑告急，左右不为通，师道至死竟不知也。

【注释】

①阳谷：县名，隋开皇十六年(公元596年)设置，治所在今山东阳谷县。

②乙卯：据他本当为己卯，即十五日。

③金乡：县名。东汉时设置，后有改移，治所在今山东嘉祥县。

【译文】

23 柳泌对皇帝说："天台山是神仙们聚集的地方，那里多生长灵草，我虽然知道这一情况，但却没有能力将灵草弄来，真的要是成了那里的地方官，灵草就都可以求到了。"皇帝相信他说的话。初七，皇帝任命柳泌暂时代理台州刺史，还赐给他金紫色的官服。谏官们争着上奏劝阻皇帝这样作，他们认为："君王喜欢方术之士，但还没有让方术之士统领百姓，处理政务的事。"皇帝说："麻烦一个州的人力物力，但能够为君王求得长生不老，做臣子的又有什么值得爱惜的呢？"从此以后，朝廷文武大臣都不敢说这件事。

24 十四日，盐州上奏吐蕃军队逃走了。

25 二十二日，皇帝任命河阳节度使乌重胤为横海节度使。二十七日，皇帝任命华州刺史令狐楚为河阳节度使。乌重胤带着河阳军的三千名精锐将士去横海军就职，河阳的士兵们不愿意离开自己的故乡，走到半路就溃散了，但他们又不敢进河阳军镇所在的城内，驻扎在城外的北边，准备对河阳城大肆抢掠。正好令狐楚到了河阳镇，他单人匹马出到城外，慰问安抚溃散回来的将士们，与他们一同进城。

在此之前，田弘正请求从黎阳一带南渡黄河，与义成节度使李光颜会合一起攻打李师道，裴度说："魏博军渡过黄河以后，不能再

退回去，必须立即进攻李师道，才能有所成功。他们要是到了义成军的治所滑州后，马上就要度支给他们提供军需物资，这样一来，朝廷空有供应军饷的烦劳，却反而使魏博产生观望情绪。田弘正或许会与李光颜相互间怀疑猜忌，会更加贻误战机。与其让他渡过黄河不向李师道进攻，不如就让他在黄河以北蓄养军威。应该暂时让他喂饱战马，磨砺兵锋，作好准备，等到降霜和黄河水退以后，从杨刘镇渡过黄河，直接向郓州逼进，如果能够在阳谷县境设营驻军，那么军势自然会盛大，敌人就会军心动摇了。"皇帝采纳了他的意见。在这个月中，田弘正率领全部军队从杨刘镇渡过黄河，在距郓州四十里的地方修建营垒。敌人大受震惊。

26 功德使上奏皇帝说："凤翔的法门寺的塔中有佛祖的手指骨，相传每隔三十年打开一次，如果打开了藏佛祖手指骨的塔门，就会庄稼丰收，百姓平安。明年应该打开法门寺塔，请陛下派人去迎接佛祖的手指骨。"十二月初一，皇帝派遣宫中宦官使者率领一些僧人去迎接佛祖手指骨。

27 十九日，皇帝任命春州司户董重质担任试太子詹事一职，让他去为武宁军效劳，这是根据李愬的请求而做的。

28 二十九日，魏博和义成军向朝廷送来俘虏的李师道的都知兵马使夏侯澄等四十七人，皇帝都将他们免于治罪，不加杀头，各交给俘虏他们的行营去效劳，说道："他们中如果有父母健在，想回家的，从优发给路费打发他们回家。我要诛杀的，只有李师道一个人。"这样一来，敌人听说了这件事后，一个接一个地向朝廷军队投降。

当初，李文会与他的哥哥李元规都在李师古的幕府中任职。李师古去世后，李师道继位，李元规辞去官职，李文会嘱托李师道的亲信请李元规留下来。李元规准备回家的时候，对李文会说："我离开这里，人一去就会获得安全；你留下来，一定会一下子就显贵起来，但会遭受灾祸。"后来朝廷军队从四面逼进郓州，平卢的军事日

益窘困，将士们吵吵闹闹，都说："高沐、郭昈、李存为李司空忠心耿耿地出谋划策，李文会奸邪险诈，杀害了高沐，囚禁了郭昈和李存，才导致了今天的灾祸。"李师道迫不得已，将李文会外放出去，代理登州刺史，召回郭昈和李存回幕府内任职。

29 皇帝时常对宰相们说：作人臣的，应该竭力作好事，为什么喜欢树朋立党呢？我非常讨厌做这种事的人。裴度回答说："事情的法则是同一类别相聚一处，万事万物是按着群体而区分的。无论是君子，还是小人，他们的志向和趣味相同，就一定会聚集结合在一起。君子们结成一团，那么就称他们是同德的人；小人们抱成一团，那么就称他们是朋党中人。这两者外表上虽然相似，但实质上却有天壤差别。这就在于圣明的君主辨别他们是邪恶的，还是正派的了。"

30 武宁节度使李愬与李师道的军队打了十一次仗，每次都取得了胜利。十五日晚上，李愬进攻金乡县，攻克了这里。李师道生性胆小怯懦，自从朝廷军队讨伐他以来，一听到打了小败仗和失掉了城镇，马上忧急交加，以致生病，因此他身边的人都隐瞒情况，不把实情告诉给他。金乡县是兖州地势险要的地方，失掉金乡县以后，兖州刺史的驿传兵向郓州告急，李师道身边的人不把这一情况报告给李师道，李师道到死也不知道这一情况。

十四年

1 春，正月，辛巳，韩弘拔考城[1]，杀二千余人。

丙戌，师道所署沭阳令梁洞以县降于楚州刺史李听[2]。

2 吐蕃遣使者论短立藏等来修好，未返，入寇河曲。上

曰："其国失信，其使何罪！"庚寅，遣归国。

3 壬辰，武宁节度使李愬拔鱼台[3]。

4 中使迎佛骨至京师，上留禁中三日，乃历送诸寺，王公士民瞻奉舍施，惟恐弗及，有竭产充施者，有然香臂顶供养者。

刑部侍郎韩愈上表切谏，以为："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黄帝以至禹、汤、文、武，皆享寿考，百姓安乐，当是时，未有佛也。汉明帝时，始有佛法。其后乱亡相继，运祚不长。宋、齐、梁、陈、元魏已下，事佛渐谨，年代尤促。惟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后三舍身为寺家奴，竟为侯景所逼，饿死台城，国亦寻灭。事佛求福，乃更得祸。由此观之，佛不足信亦可知矣！百姓愚冥，易惑难晓，苟见陛下如此，皆云'天子犹一心敬信，百姓微贱，于佛岂可更惜身命？'佛本夷狄之人，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义、父子之恩。假如其身尚在，奉国命来朝京师，陛下容而接之，不过宣政一见，礼宾一设，赐衣一袭，卫而出之于境，不令惑众也。况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岂宜以入宫禁！古之诸侯行吊于国，尚先以桃茢祓除不祥[4]。今无故取朽秽之物亲视之，巫祝不先，桃茢不用，君臣不言其非，御史不举其罪，臣实耻之！乞以此骨付有司，投诸水火，永绝根本，断天下之疑，绝后代之惑，使天下之人知大圣人之所作为，出于寻常万万也，岂不盛哉！佛如有灵，能作祸福，凡有殃咎，宜加臣身。"

上得表，大怒，出示宰相，将加愈极刑。裴度、崔群为

言："愈虽狂，发于忠恳，宜宽容以开言路。"癸巳，贬愈为潮州刺史。

自战国之世，老、庄与儒者争衡，更相是非。至汉末，益之以佛，然好者尚寡。晋、宋以来，日益繁炽，自帝王至于士民，莫不尊信。下者畏慕罪福，高者论难空有。独愈恶其蠹财惑众，力排之。其言多矫激太过。惟《送文畅师序》最得其要，曰："夫鸟俛而啄，仰而四顾，兽深居而简出，惧物之为己害也，犹且不免焉。弱之肉，强之食。今吾与文畅安居而暇食，优游以生死，与禽兽异者，宁可不知其所自邪！"

5 丙申，田弘正奏败淄青兵于东阿⑤，杀万余人。

6 沧州刺史李宗奭与横海节度使郑权不叶，不受其节制；权奏之。上遣中使追之，宗奭使其军中留己，表称惧乱未敢离州。诏以乌重胤代权，将吏惧，逐宗奭。宗奭奔京师，辛丑，斩于独柳之下。

7 丙午，田弘正奏败平卢兵于阳谷。

【注释】

①考城：县名。东汉时改甾县设置，历有改移，治所在今河南民权县。

②沭阳：县名。北周建德七年(公元578年)以怀文县改名，治所即今江苏沭阳县。

③鱼台：县名。唐宝应元年(公元762年)以方与县改设，治所在今山东鱼台县西。

④桃茢：即桃木和荏苒，古人认为这些东西可以消灾除邪，保人平安。

⑤东阿：县名，秦代设置，治所在今山东阳谷县东北阿城镇。

【译文】

元和十四年(己亥,公元819年)

1春,正月初二,韩弘攻下了考城县,杀敌二千多人。

初七,李师道任命的沭阳县令梁洞带领全县军民向楚州刺史李听投降。

2吐蕃派遣使者论短立藏等人到唐朝来要求建立和好关系,他们还没有回去,吐蕃的军队就侵犯了河曲地区。皇帝说:"这是他们的国家失去信用,他们的使者又有什么罪过呢?"十一日,打发他们回国。

3十三日,武宁节度使李愬攻下了鱼台县。

4宫中宦官使者将佛祖手指骨迎回京城,皇帝将佛祖手指骨在宫禁中留了三天,才送到各寺庙去。王公大臣,士绅百姓瞻仰佛指骨和进行施舍的人,惟恐没有机会,有的人将财产全部施舍给了佛寺,有的人在手臂和头顶上燃香供佛。

刑部侍郎韩愈向皇帝上表章极力劝谏这样作,他认为:"佛教,只是异族人的一个信仰。从黄帝到夏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都享有高寿,百姓们安居乐业。那个时候,还没有佛教。汉朝明帝时期,中国才开始有佛教。这之后,天下大乱,王朝衰亡的事情一件接一件,每个王朝的国运都不长久。南朝、宋、齐、梁、陈和北魏以来,君王信奉佛教渐渐谨慎,而且在位年数都很短促。只有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先后三次将自身施舍给寺庙作奴仆,最后落得一个被侯景逼迫,饿死在台城的下场,国家不久也灭亡了。他信奉佛教是为了求福,却相反得到了祸患。由这一事情看来,可以知道佛教不值得信奉了!平民百姓愚昧无知,容易被迷惑而难以明白其中的道理,他们如果看到陛下这样信佛,都会说:'天子还这样一心一意敬奉佛教,我们地位卑贱的平民百姓,信奉佛教,怎么能再爱惜身家性命呢?'佛祖本来是异族的胡人,他说的不是先王们传下来的言语,身上不穿先王们传下来的服饰,他不知道君臣之间的上下法则

和父子之间的恩泽与孝顺。假如他还健在的话,奉他们国王之命来京城朝见,陛下宽容而接见他,也不过是在宣政殿见他一面,在礼宾院设宴招待他一次,赏赐给他一套衣服,派人护送他出国境,这是为了不让他蛊惑天下的百姓。何况佛祖已经死了很久,他枯朽的骨头,怎么能让进入宫禁中呢?古时候,诸侯为别人吊丧,先都要用桃木和萑苕扫除不祥之气。现在陛下却无缘无故地将朽烂污秽的东西弄到宫中,亲自去察看,还先不让巫祝们用桃木萑苕除邪,满朝文武大臣不说这样做的不是,御史们不弹劾与这事相关的有罪之人,我实在是以此为耻辱!请求陛下将这根骨头交给有关部门,丢到水或火中去,永远断绝了根源,消除天下人的疑虑和后人们的迷惑,让天下的人都知道伟大的先圣先贤们的所作所为,高出一般事情的万万倍,这不是件很盛大的事情吗?佛祖如果有灵,能够左右福祸之事,所有的灾殃罪过,应该全加在我身。"

皇帝看了韩愈的表章后,大为恼怒,拿给宰相们看,准备对韩愈处以极刑。裴度和崔群为他解释说:"韩愈虽然狂妄,但出自一片忠心,应该宽容对待,以便广开言路。"十四日,皇帝将韩愈贬职为潮州刺史。

自从战国时期以来,老子和庄子的学说与儒家学说争论长短,互相之间认为自己对,对方错。到了东汉末年,又加上了一个佛教,但当时信奉的人还不多。西晋和刘宋王朝以来,佛教一天天兴盛,从帝王到官吏百姓,没有不尊敬信奉的。普通人害怕获罪和企求得福,高层的人就讨论空无和实有的问题。只有韩愈一个憎恨佛教蛊惑百姓,消耗财力,竭力排斥,他说的话很多都太激烈,太过分。只有《送文畅师序》一文最为抓住了关键,他说:"要说鸟儿低头啄食,总抬头左顾右盼,野兽深居简出,这都是害怕别的东西伤害它们,这样小心还难以避免灾祸。弱者的肉,是强者的食物。现在我与文畅安宁地居住,悠闲地生活,自由自在地生或死,和飞禽走兽们不同,难道能不知道这种生活是怎么来的吗?"

5 十七日，田弘正上奏在东阿县一带打败了李师道的军队，杀敌一万多人。

6 沧州刺史李宗奭与横海节度使郑权有矛盾，不接受郑权的调动和控制。郑权将这事上奏朝廷。皇帝派宫中使者来收回李宗奭的印信，李宗奭让军中将士挽留自己，他上表称怕军中变乱，不敢离开沧州。皇帝诏令乌重胤来代替郑权，沧州将士害怕了，他们驱逐了李宗奭。李宗奭逃向京城。二十二日，皇帝下令将他在独柳树下杀头。

7 二十七日，田弘正上奏说在阳谷县打败了平卢李师道的军队。